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雍正刻本

清胡任典增輯

一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一二五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三七七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胡任興增輯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歷科廷試狀元策

荀彧

已丑狀元

游國 焦 斌

已丑榜眼

顧谷 吳道南

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威於齊庭加擊之世其民不勝而
不嚴而治意甚焉之而淳風既遠至道難得而微焉一帝之
典三王之誌其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遠矣於書契
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繁
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遠轍三代而下惟漢之謂令焉近古
王通氏至取以緒書而或褒幸宜之烈傷于孝文或美元初
之治鑑于永平登覽盛之宜父子亦不相贊耶夫道尚世無
契要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而不事

于令歟乃極機論以錄論精神象之流汗鼓舞于風雷定
保比之金石其稱今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緯章昧開文明若

加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備靈詰訓頌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憑舉而振厲之歟朕祇適

先休格選成憲凡權綱陳紀臣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

善備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諸臣至先世德意禁欲愈詳悖

愈甚往士伍辱將校今則操刀割之矣往賜吏微官長今則

有司今且於非馬公庭矣其他恣肆無良背禮而傷教者

以一二數而謂之不聽諫之不俊即三令五申徒勞置

切寢聞豈奉宜之失舉抑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切寢聞豈奉宜之失舉抑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庭
答惠文虎列率遺扞問之妾令何以能備法何以能嚴
欲擇通獻以定命執大實以成手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
寧豈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母隱朕將親覽

翁正春

臣對 開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
擴而風勵之典以彰必有幸治之實心然後化原而中正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申畫一之條垂雅然之軌以養德
使萬民之心志耳日日繫屬於象魏而祇濯維新者是也實
心者何點繁縟之文寢真誠之懿以點制鈞陶使一人之精
神意慮日淪淪於實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指於外是
即其聲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伏立

北

卷六

天下即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即

其施篤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

下即以神字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擬

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常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

靈晏然若盤孟之承諸君經此通耳藉令有實心矣而非政

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何焉而

天下之勞平日流於濫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實心以奉

之則粉飾徒具粹白已滿政教號令安所振而注焉而天下

之勞平日至於疲弛而不可振此就近之隱憂庸主之淺

固宜淳熙錄議之理察察罕觀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天縱玄德應五百載之昌期

躬擐瑤圖紹億萬年之正統出

寶開歲銘以檢心性

志勵時幾能負觀政憂而清禮經

神壽聖學流正誠之澤中外沾濡屏嚴肅之威事與應盡治

化聖益已邁三讓五卑視近代而懷德之矣返鑒

聖不自聖進臣等而首謙以帝王之質之變與夫漢令寬嚴之宜

終有欲於微惕愷慢之風而澤惟乎尊君安國之術臣有以

仰道

陛下之心仰虞帝之鳴咎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臣竊伏蓬蒿

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乘奉交之會以効芹曝

清閑諄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有司

卷六

三

民若有恒性克終厥德惟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

四方羣人聚之廣林總之異風氣與宜習俗具尚懷智欲以

相頌負才欲以相投匪聖帝之則配匪約束之則爭若人者

積德之德是君師之權而為民主者也所以萬聖齊約

之則就齊方焉者時能意而色授之道必有得於令

指膏庭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實文無所損益

華康所沿榮澤澤潤滋養忘言之至理而游移之玄風也

親所謂令哉苟茲以作矣明五教而萬邦仰德五典而

大備而昭昭之化耀焉之數帝王者實又進德立教勸學

以迄天下觀聽而駭豎古初義義皇世遠民隔滋矣如必

焚符破盟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扶離朱之目與天下

無為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

之必與水之必東也勢也聖人不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

可為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

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敬之懿直與禮制文章相綱鑒則

有不專待令者在世主關於大較假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

寡怨則商周滋弊也則膠柱鼓瑟之見而未親聖人運治之

精矣三代而下近古惟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樂於典

節終之以禮樂三王之學也豈非以徒令哉豈今觀之未道

化民孝文之治雖矣迺實以孝宜為優恭察裁此奉平之

政宗矣適謂不以元知為益不知棄弱之後而令廢焉一

書制之效起然三際一開卒為基廟之王則孝宜未廢優也

未強之後而令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實屬一偏竟落

卷六

卷六

四

威之漸則元和未甚懿也雖其寬嚴與宜先亦或不相襲要

以未通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變者

道通者權衡乎又質之變調劑乎寬嚴之宜而為皇極敦

之本者也彼權機喻以經綸精神象之漢汗鼓舞旋於

定保比之金石胡稱令機重若是詎非以案篇於道為之

液而不在于區區告誡開無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跡朔元再造寬寬制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

伏讀

肅訓大訓洋洋列其布聞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備黨而誅奸

頑英洋乎典謨並茂關石俱備矣大都有綱綱舉之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電行雷動之威無率文拘俗之陋二

餘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勵懲責者又無

縱將海內外齊斷飲醉怡然衛守同散馳驅無鈞繩而可將無開鍵而不可開豈側然之故哉我

陛下昭天開釋二紀於茲諸凡繩網陳紀臣世絕俗之具舉然

矣固宜將士效股心之誠百發宗提議之難

清編合行章之宜費序敦樸極之風制有繩網亦常清於

賜下安敢端成九命其間哉初世教棄物情玩適有不勝其

契者義士伍馬將校變非經也今且操戈暫之矣違條之

法安在焉憂重徵官長事非細也今且路草草之矣專專之

治安有以宗庶許

親藩倫序不例置乎至於某甲攫都市此橫胡可言也以

陵有司名分不升是乎乃於士聞公庭縱恣將何極也值

此類尤難悉數類記之不見繩網之無後心誠有加

聖制所謂勸誘念五而玩愒念法禁戒愈詳而件機愈甚有茲

一舉而振勸之道將矣語語曰治悍馬者利其銳策將與木

者致其繩墨今日之勢何以異此臣以為非可姑息貪虛詞

借也在於實政實心加之意耳夫所謂實政實心者非他

議論也振紀綱也省之振之而持以決行以所也方今

大盛防貴敗尾無良駭張例忌人心玩矣國勢搖矣而

物者謹律意而實法名譽者遊騰樂於尊請辱將領則

官領之得也司則既監司之氣言及懲等庶則見謂宗

之官員言及振士則則見謂士之氣言及懲等庶則見謂宗

否名實既於振舍之謀則實既於盈庭之訟致今顧日語

之夫臨焉跳躍而莫敢誰何安在其誓斯頭而重兩鐵

臣聞議論宜有也議論肯矣至所以建威銷萌使天下

實體而不放犯者不有

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難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

罪即當然一大網之撲骨于分果必必懲累敗自亂而

誅情有可原也而猶網之罪必不可不嚴事有可原也而

罪之分必不可不正令嚴禁漸有若輩安子之論高山絕

時年不入者誰不持心排志以安分守義故謂繩網宜

也夫繩網者法也而有法法焉者蓋四海健先之衆不從上

之令而從上之好其所趨執順旨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

而在其行法之意故于行越絕之誅加於小窮而或罰

強悍則法不行禁漸東瀛之禁禁於孤寒而或寬假於勢

則法不行禁繼之典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舍則

不行風聲之號當矣或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指則法不

必也愚不以卑處繩網不以強貴阿既不以權勢

以姑息當繩網此堅如金石行此信如四時據此無私如天

地此又臣所謂省議論振紀綱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

發常張其繩結常密故令出入咸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

則其意慮常實其發會常通故令出入咸信之而不忍叛

幾義國體崇人心查手雖然粉實以罰治者治之之

則人以必化者美辭之許象也誠念邊鄙而備用撫臣則

以振之以威而康黎之呼自思念民義而慎擇大吏

而振振示足以軍局而嚴督之風自維念

宗室而宗正得人如劉向者務敦睦有倡人皆同聞東平之

等斥可以不須矣念序而師表得人如劉向者務敦睦有

方士皆節制關里之行茲歌可以成化矣故臣集用人

要也。通鑑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

陛下靜極居野，野極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誠矣。顧天人之介，

消危微之關鍵，辨僞執持少弛，他如庸曼、鄧、郗一切可喜，

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情慮而弗振發，務殷圖而弗振，

所繫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綱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遠，密而不開。

大廷訂處，平萬年而不忽微眇，親近乎頤輔而不惑，食于益壽

講學益勤。

顧開則康，滯之志，諸精明之慮，生放覽令未頒而志所嚮往，便

滯象魏未布而神所統注，即爲靈臺，由是遠聲定命，大

成乎將臣工，祗承耀宇，寧謐用以龍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焉？區區漢令，毋容置喙矣。此非史館說書

卷之

卷之

程頤曰：有闢難躋之志，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

高皇帝祖訓，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即

聖制所謂皇極教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

陛下俯鑒察焉。臣草茅卑賤，識見庸淺，

竊慮不勝戰慄頓越之至。臣謹對

己未科萬曆三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懷操二柄以聚衆，字康

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英主，以機戈謀勳，選

弘文爲美談，而周公誥克，詰召公誡，張皇顧諟，切於成康

隆之際，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

重，豈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夏

成祖文皇帝肇基於燕，漢既以一

神武之舉，爲萬民請命，更禮賢館，節節當

締造之初，延儒直閣，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裁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矣

列聖繼紹

承元

朕烈祖承迨於朕躬，嗣膺丕緒，允撫太平之業，且二百三十禩，

威權乎四裔，方內安於疆土，而澤者運，則今文具太盛，武備

空弛，試舉其果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司農猶未

何以莊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猶未

何以張撻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秩，條條得農，則材

非乏也，而闔閭虛動，刺無將，刈也，生食尺籍，具存也，而

符籙發，雖若無兵，其樂安在？意者人情，徂於累安，而法制

於非大爲振，勝不可駭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

論之者，五者有因，則兵之要作，原十六衛者，有請與大

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後，繼紹於聖武，保邦，皆

又武備安邊，擇宜必先治內，無兵無將，繼紹廷三

根柢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廟廟修之紀綱自可以將得
衝而無煩師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警斯亦居
處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理將欲經文緯武
而修攘之實政以爲長治久安計則何施而可諸士其
忠誠盡明者於篇母有所隱朕且采擇而行焉

臣朱之藩

臣對曰閔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盡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
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
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因威嚴而日益
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當時立法垂統制宣而
中外之奉明威以修密能者自有所歸朕而無廢弛獨獨之
虞有精神以經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出中而

策六

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其融淡而無汗格備駁之處

治不忘亂而不徒後太平之文具以疎廢戶綱維之防是以
危可常安而終將順廟廟之武略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
王所以範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享久長者其道
不出此有如特武之足以勸亂而置文事爲緩圖固非所以
垂燕翼之永計若但於文之足以勸治而忽武備爲疎節亦
非所以冀守成之弘厥此其綱紀之設施已有備而不舉之
患况望廟廟之端獨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
帝之先世之所爲經營格格者不免漸漬而歸於
積衰極弊也圖修攘保治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惟
聖德倫而王度光昭於海寓

九文元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敷電於寰區

有躬躬已崇集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隨德誠以俱流

澤慮悉心炯炯乎夷夏爲防而震懼乘乾明以遠著東西

國已

樽俎而鈔折衝之功士伍風倫亦且

談笑而得轉接之術矣然猶不敢怠荒進臣等於

廷而敢以振奮之遠猷根柢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先

當時又盛武備之端而試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借時保業

之慮即臣等亦嘗有樂於東耶幸愚敢不棄誠披丹腹

策六

曝於萬一手臣聞除亂利用武興治利用文者防機權以

天下之急務也亂退而風靡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

經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謙恭

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

不及而不涉於威征周之成康稱郢隆盛際而周公之克

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若時乎以文

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則欲使祖宗締造

之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勸治

起之圖精神之懸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顯爲武必不以

靡爲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四方維治之令

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尤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美之

如是而後居重挾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亂順內威外之若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見錯因漢制之變而安富而匈奴之數困中國也欲以利器錯舉知兵擇將之要握其機以勁弩長戰短兵輕車非關之五共逞其長杜牧困唐制之變為強驍而國勢之漸成駭駭也作原千六衛以明切制之善而制機于變法之難欲置將立衛以復祖宗之舊而亦杜牧之謂法神法可易其法而不可易其制之謂於文者以法而法之威請選勇果於村官則曉開於下口以盡其武之實此皆老成謀國深長策事而真知保邦必不于經內必先而後安邊擇盜之效可冀三美務去而後無庸慮之失可挽乃其所謂治內去弊亦不過曰紀綱之當立也唐依之當分也汴費之當節也橫賜之當罷也逸遊之當省也奢廢之當禁也于諸之當紀也僕倖之當抑也號今之當備也賞罰之當明也功賞之當責也此其說于文事而實陰有補於武備豈非往古之覆轍而可為今日之明鑒者歟洪武太祖高皇帝仗劍以清田畝而禮賢館師在佐物多事之秋成祖文皇帝犁庭以蕩胡氛而延儒道關不越國錄誦磨之始信焉武不廢文而道

許也巨勢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為天下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敎練徒嚴習禮放則在以節嚴為綱紀而精與主帥相連則主帥亦無偏偏士伍相溫潤而不挾嫌趨附以恩者矣諸遠為京師帶甲卒之勇悍固所以張雄伐之威也而供饘徒煩行營馬其則任以訓練為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不與寇將臨幸相構感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前資之官星布幕府而專銳分閫之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畢而流務乳口者不得與將種爭道而馳則雖越在萬里外而精神常傲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躬符組者安往非其將軍之亞夫也州郡之屯牧雖次編聯而荏苒符檄動稱兵弱則清查非其綱紀乎而侵占影射若不得視養兵弱肉而食

臣下說易之衷而奮奉車之運者矣况東顧而鯨波已息西思
么麼可平又何足煩慮幾煩而陳不必爲之盡機抑太平
要不在遠境而在廟堂經理有善不在說言而在綱紀所
折衝以精神而無煩歸敬蓋

陛下之洞晰天下之治原而益知無子之化行將燦然莫廷
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者欲圖實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爲
區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爲求精神一說豈惟兵不
可以轉弱爲強即朝夕左右之籌工且無以通靈性而成
交精神一屬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吏治亦
有以乎心志而樂歸命朝禁旅親承

靈穀之風猷其個化既速於抱鼓遠成獨荷優渥之養于其
靈益切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登無指原自後
聖大

念思牧治藩於耕鑿之永庇冀忘制挺使捷之恩而惠其終
征於莫安豫於積習於振奮之效不可幾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收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撫者也臣空

陛下遠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業不息之強而乾乾匪解躬
休於臨朝豈館延儒直顯之初制而者高不憚於勤劬則諸
修操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淳樸嚴密之體因可以鼓

通貫徹之忠繼
美於由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眷注不吝於燕錫勵功在
修操而奔走樂侮之餘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固可以敷

思廣益之助勿以

春秋惠星而移屬於自過之途則偏運和

燕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錦衛都屋相管束勿以物力豐
而遠志於恒足之境則自守於濬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
追散僻壤相耶宜其仰承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臣竊思安處危之一言而希堯堯聖明合清心寡欲則無所
網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臣竊思安處危之一言而希堯堯聖明合清心寡欲則無所
網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臣竊思安處危之一言而希堯堯聖明合清心寡欲則無所
網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臣竊思安處危之一言而希堯堯聖明合清心寡欲則無所
網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臣竊思安處危之一言而希堯堯聖明合清心寡欲則無所
網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臣竊思安處危之一言而希堯堯聖明合清心寡欲則無所
網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齊堯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其賤士
不識處萬千言

戊戌科 萬曆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盡擬庶績率以綜核名實爲先

唐虞之時明更相信無爲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

九或厚自乃成爲法亦何備與世降而法愈詳人益爲名

濁者治亦別敎政乃曰試則次第宜一切用君子長者之

道但不知或在中而外而遠者之考論云者豈其誠未至

後世之糾核者毋若漢宣帝當時吏稱民安可謂致矣乃

當時受賞者意猶察之猶未密蓋許文帝躬修玄默無

矜目鎮天下以無名之朴而人稱謂才宣不如又何指也

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錫超越千古立綱陳紀法度森嚴庶幾

好暴用夏變夷東國瑞克

聖祖世宗高皇帝英斷如神振起衰制禮作樂品式具備

聖威風遠赫然中興光烈前烈於茲哉範重當年而功流

歷矣朕嗣守

祖宗丕業任人圖政惟名實爲範範夫何與我共理者不明朕心

難擬成習職官不慙而趨局以逞洋靡相向而利口惟賢

其端理奉法愛民仰宗者曾幾何人嗟乎文盛則質衰言華

則行薄自古記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清矣而吏習尚偷

化宣矣而士風尚詭風值頓矣而民困小察或兵諒矣而

健伐未戢忠諫詳矣而寬博猶多工費益矣而虛冒猶故來

舊章而不守懲新詔而不遵未治獨勞重徵病瘼誠不足

法不能維怠者朕不明無能風之

斯茲欲猶名責實雖無補有功俾治理遠獲淳良以

唐虞雖烈之盛何施而可爾諸士方當始進心志精白

仰世變必有概於中矣宜各愼所懷傳言之朕將擇而行

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責政而後可

以約束人羣錯綜萬幾有以致泰熙之治必有信平之責

心而後可以激勵百工振刷庶務有以臻邦彥之理何謂

責政立紀綱飭法度舉諸象魏之表行乎今甲之申首於

嚴肅則令散於諸司百府暨及於郡國海內之紳之

鉅纖悉莫不備具凡屬舉廢毫無滲漏者是也何謂信平

振怠惰勵精明發乎淵微之內起於有責之間始於有

欽近錄

極清風於營穀邦畿灌注於邊疆遐邇論之治之精神

虛無不覺達肌膚形體毫無壅閼者是也責政陳則臣下

有所畏受察有所法廷臣目以一視聽不亂無敢漫

離之憂而治具彰實心立則臺司有所察矣亦亦有所

平心氣以承典度不論繁簡推情處之思而治本固有此

治具則不能収天下以勢而示天下以守而治本固有此

症然以漸而臻有此治本則不徒撫天下以文而且喻天

下以神相率相勸而致隆不勞而至自古帝王所爲不下

堂階而化行於風靡不出廟廊而令應於好澤用此道耳

厥後崇清淨若潔若磨廉不理政務尚綜核者欺蒙虛冒

總事空文入日以爲治日以敎亦何以繼帝王之上聖復

隆古之休風而稱統理民物承天地之責哉恭惟

皇帝陛下

敬聽明睿之寶

備文武聖滿之德

提於穆之玄符承

國家之鴻業八柄以馭臣民而百領整齊三事以定謨猷而九

圖式命蓋已操

大例於掌土法大治於域中國可以六五帝四三王而漢以下

矣乃猶進臣等於

延閣循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禪讓之化其盛心也臣草茅

歲士何敢妄言然亦日擊世變矣雖身托江湖有聞焉而不可

言言焉而不得盡者今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而無忌

欺不披瀝以

東才策

聞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

其責者付之人君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經其

事者法之莫大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曰天

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典理致治要

必求端於天今天夫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茫輕濤

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嶽河海共宣其職人

人治治澤普濟之澤在在蒙合弘廣大之休無欠缺以虧其

化無留滯以塞其功者蓋不武之項然醞醞於太虛不已其

精潛流行於無極故實有是化工耳然則人君法天之治寧

可專於無為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職司焉

實政者人君憲天之心寧可專於外務強以法令把持說具

必有不貳不已之真精為實心者非猶庸虞之世君也垂

而治臨臨和風動之休民也畫象而理成擊壤從欲之俗君

臣相漢南無猜嫌明且相信兩無顧忌萬古稱無為之治

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載九載畢乃成法制又詳備

無遺焉蓋其端蓋溫恭日以精熟流注於堂皇欽明兢業日

以志慮操持于方寸故不必絲核而庶府修明無事約束而

九官效職固以實心行實政也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

其吏稱民安可謂效矣而專意於檢舉則檢舉之所不及者

必漏遺焉故仍增受實所從來也語玄默者首推文帝彼其

簡節欲自可謂潤矣而注精於修持則修持之所然化者必

皆洋溢於四海平安所由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實心不流則

可欲責之臣臣已窺我之意而做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窺

我之疎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而士以文下以

東才策

上下相蒙得應聲之利亦得應聲之害實心常運而治其少

疎則意動而達於令臣且乎我之志而澤共為神施而偏於

威民且聞吾之天而順從焉凡注居規畫裕焉不設而上以

神下以實上下交儆無絲核之名而有莫大之利彼漢宣不

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法惟

太祖高皇帝唐智原於天授開張本於性生草昧之初即創制

謀定萬世之至聖草考案之高蹈頤頤之治理必應漢之以

威有從漢民之應應應崇之果虎必摧折之以錫庶僥用惟

從帝王所自立之地加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闢而再位日

月降而重嗣蓋以一心行實政固以實政致弘勳其職在

訓訓有日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各門毋得阻

而敬勤謹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按其意緒固有加無益者至

世宗肅皇帝返委廢者振之以英斷廢棄者作之以精明創

作樂議法考文

定之所後與河海而回探

威之所及與雷而共迅一時止治修明庶績成理赫然中興

誠有以遠紹

先烈垂範後世也今我

朝人固治日以實政望臣工矣而遲慢成習或有如

容應所冀者或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趨避以違者貽代庖之

議有所趨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內矣則於歷前賢之事

驗事而稽之功使有官不得參冬暑兵司不得分刑

今日所當圖者也取言通行古音有訓而說廢以炫者其

宋元

卷六

考

口之羞有所避於外之虞必不潔於中之拍矣則因言而

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便捷巧不得與渾樸者聲稱儒不至其

輕浮共舉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近行者希朝廷之耳目以

激濁揚清也而吏習尚倫即使者分遣無以盡易其習為

之計惟是廉否嚴嚴最必如張誠之在益州黃霸之在

川斯上焉列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民之心術以進

於俗也而士風向詭即申公宣化無以盡變其風為今之計

惟是聘儒學官獨重經制必如陽城之在國學闡發之在

學宮五經寄焉而士可風矣四海之窮民士室九室非不

賦也而和無告者則露宿未宜而校者有以差之

雖未達而漁獵者有以阻之上費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

私侵之而清出夫之指乎四夷之內紅黃東五不

兵也而提伐未張者則守主統禱之曹子無折衝禦侮之

名暴挽建之粗才道地張奇正之機兵費其資國不得其用

何不嚴遴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參謀之機費有以于天

之和而抑鬱不伸何以召群則刑罰不可不重也故起死

肉白骨謀而詳明者得以不次之賞而刻如秋荼者置不

焉而究無所獲矣天地一生財奉以供風氣之用而虛費不

經何以恒足則妄費不可不革也故藏什頭惜水庸收支有

節者在其裕國之忠而猶然冒費者非勿救焉而財無所

矣蓋無稽者雖則百工優有功者實則庶幾勤勤意觀則

政治咸理又何庸虞之不可並轉設而實心為之本矣實心

以任人而人不欺苟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情

而邪肆不然精神不實法則難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宋元

卷六

考

嚴為恭謹成而易變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告者此實心也是

必慎於幾微戒於有密不必明堂聽政也而定其志慮儼如

上帝之對不必宣室致齊也而約其心神凜若師保之臨使

本厚澄微如明鏡止水壓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輊如空谷

虛室靜之而無不答一念萌知其出於天理而充之以期於

行一意勤知其出於人欲而避之必期於盡愛情也則察所

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善惡也則察所惡而

欲為與所懼而不欲為者何事勿日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

之視聽注焉勿日非違人不得禁而神明之祥監存焉一法

之量立日吾為天守財而不私謀卑卑一錢之出納日吾為

天守財而不私為盈縮一官之設日吾為天命有德一奸

勳日帝為財有罪蓋實心先立實政舉舉維照之化不難

矣何言與有哉臣不識是子言

宸恩不勝感佩之至

臣謹對

辛丑科 萬曆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聞陸古帝王罔不念前天命者而惟久遠成化之易視視般考祥其旋元吉詩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謂以足命也能者卷之以福斯謂之命矣惟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睿斷軒策士親賜詞問有曰朕思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明恭稽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朕子孫

列聖繼本暨於朕揚天命自度風雨備嘗思遠近所聞不耳正

忽所見朕生之境不及見

皇祖然聞

皇祖恒以敬

大法

祖親賢恤民爲要務以經術爲本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傷遠閭官所之間焉然奉法華夷遠近穆如和風至於稽古考文尤爲謹備而皆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嚴事終字皆取洪範無逸名之

爾衷所存歷歲三五之盛四十五年有如一曰賢親樂利至今思慕不忘爾多士雖晚尚有能揚厥之者與我國家景運隆

皇祖益綿而

皇祖享國亦自長永莊謹此

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窺

聖心以持盈滿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探其昧畀行惟勤誠恐

知何所倚為而可義此故不復更端仰奉

皇祖之清問者清問爾多士其悉心陳對朕將擇善而從用經

承天休欽哉毋略

臣對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遵成憲而後可以為永命

之主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傳而後可以為繼志之

極思何也人主之所奉承者帝命也而其所憑藉者祖德

也天命可去亦可存而尊經綱固結於一姓由夫積累深

厚有以避天爵而貽之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嗣

六卷

繼續承於後王由夫美善懿獎有以逸心源而承之於後

世心切於法祖自不敢以放逸怠惰之念乘而敬德以先

志主於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述持而心法以合

帝王所以繼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堂皇而措國祚於泰

山之安圖維一世而綿國祚於萬祀之久者其道端不出

此稽合有見於天命之當保而先乘祖德如弁髦則雖

宵衣旰食之勤而既與祖德一即與天命二何以格等

而使之惠顧有見於祖德之當法而先置吾心放逸則

按故府往席之遺而既與心源二即與憲典二何以直

章而與之合符故善保命者求之祖而已善法祖者求之

心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而前人之所以善作即繼

之所以善述中興與繼世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克

祖宗之所以立德繼先世重熙累洽之慶而嗣後嗣

長治之休其本端有在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哲具大有為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敢康之念

畏天變而儆省之聞常切不徒減膳徹樂之處又

憫人窮而憂之戒特嚴災止解衣推食之小惠

湛思濫澤與河海同其淵深

赫聲濯靈與風雷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廟廊雍

寧濟濟與風雨同其沾濡文恬武熙內安外謐廟廊雍

居安慮危開承明之

廷進壯事之士而與之圖維治安揚

祖德謙以持盈保泰之謙究以祈天命之實而即以

皇祖之所以策士者策臣等臣生也晚即

先朝之故實且不能詳其萬一况奕世之心源又安能窺其

聖手無以對揚求之

陛下之心而已嘗聞天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其君全德

德以開夫承前啓後之勳天欲觀至治於有成也必使其

君多歷年所以究其法典安民之易故自古永命之君未

有不符之久逸化成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

歟則其首在無逸之篇矣昔周公以永命戒成王既建

以疾敬德知民依矣而又以商周之王其享國最久者

法惟恭默嘉靖如高宗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惟成

其如中宗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朝至於今

漢高祖文王故其享國五十年蓋無過以清其心深明
衆欲無所乘於內而君志日益清明若身日益強固壽
之遠也無過以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溢於外而君德
益下究民隱日益上通諸國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
本於視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勛無所謂吉也時之豫
福也而本於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修德無所謂福也
之言定命也而本於動作威儀則舍吾身之受中無所謂
命也慎之言動視聽之聞而達關乎吉凶善敗之大幾之
幾微有密之內而能格於帝座玄默之表則知所天之
信無有過於一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奉天命於開基之始
成祖文皇帝掃除家難保天命於繼體之餘

世宗憲皇帝

六卷

列聖相承兢業不替數百年來治安如一日而其享國最久長
致治最隆治者近則

肅皇帝今則

陛下永祚純禧俊先炳耀英風大啓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獲瞻視飲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追所聞不宜近忽所見臣有以仰覽

陛下其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勵萬一焉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居於外凡四方之情僞小民之

難無不盡知者養正於蒙凡五帝之典刑三王之法箴無

不盡覽者故其致治也崇尚經術則尊六經正廟視而非

聖之書不以陳於觀覽脩明法律則式舊典鑒成憲而

法之事不以形於舉動明作以脩內治則城社無伏姦

敢無向隅而海內益於長正安靜以飭邊圉則波不揚
海風不害於遠而邊圉雖於玉燭其他與富飭度稽古
文凡以潤色皇猷黼黻太平者不可枚舉於其大要

大法

祖親賢惟民四者而已其行先烈所以爲教者矣天之責也

近端方勤恤民隱所以爲善體先志之實也此皆見之行

事鑒豈可據者然祖德綿遠非真有水木本源之思則志

必怠於率由若心易肆非特以冰兢淵潛之念則必

於自用

聖制以爲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而卽其洪範無違名於

庭者宜遵

皇祖之心蓋已得其心僞非徒襲其龜筮矣故欲經明休烈天

嗣至治永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實而已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實在也以我

皇祖之盛德也嘗曰親賢而試觀今日懷才據德之彥能無

於車奔者乎能無阨於下寮者乎能無一飯斥逐而棄

復收者乎則我

皇祖之弓旌加於草茅賜褒及於通匠者可法也聞巷小民

祖宗之所培養

上天之所降監也以我

皇祖之克君也猶曰恤民而試觀今日水流仰沫之家能無

於征輸者乎能無疲於奔命者乎能無剝肉強食而不

自傳者乎則我

皇祖之遠定以燕流移禍租以議賤貨者可法也賢人既已

位小民既皆得所則

皇祖在天之神必式瞻之而賢人爲之贊美小民爲之愛戴即

上帝降臨之際必寵綏之而福澤有不久長國祚有不綿遠者

未之見矣哉我

皇祖時盛之盛在十有四年之初故以克敬開其始而達成四

十五年安瀾之變我

皇上伏養之養在二十九年之後必以克敬圖其永而遠貽億

萬載無疆之休創守一心

祖孫合德將商宗姬誦願於不足處而漢宋諸君置於不必言

矣然而敬德之傳非由

精定

六卷

肅皇帝始也

太祖常曰今天下已平四方無事高居晏樂夫豈不可然自古

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天命去留皆決於是安

敢暇逸煌煌乎保泰之令謨矣

弘治章皇帝常曰今因夷貊服藩內晏然古人有言儼戒無虞

又曰禍生於懈怠若有怠心少失防閑必有意外之變

純乎天命之遠圖矣上敬德以保盛治實

累朝心法踵而行之則而效之是法

肅皇帝者非即所以法

創祖哉然而克敬之道不易言矣人上一心衆欲攻之羣小何

之而且豐亨豫大之世可以惟吾欲而無不立至蒙安

慶之久即或少有失而未至甚貽故未雨桑土之謀

之所以圖幾也而承初復隆之誓亦世主之所以達耳也

公卿之所矢諫杞人之所過計不過無違一言而何幸於

皇祖之何微滿之足憂何怠荒之足懼將見太平之慶

興之彌山

肅皇帝始之由

皇上成之而長久安事在此一命決矣言之非難行之實難

是致謹於危微理欲之辨嚴絕乎夷取誘蔽之端而又力

學以啓此心篤行以純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

四方艱難以儆惕此心朝夕不輟終始無間正所謂不

以虛文而法以實事者有不足以紹其心法而徵其治

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懼履之至

謹對

奏

六卷

天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治至無爲而矣豈其主神聖其及而能以一人獨運成功無亦下有忠勤任事者爲之共念分難臣代其勞而主乃享其逸歟帝王無爲莫如堯舜禹考當時荒度樹藝虞衡之臣胼胝不顧身過門不顧家卽刻在皇廟而風夜惟寅思日孜孜則彼左右宣力如四岳大官十二牧勞可知也故二帝不過率作兩省成而而庶事康萬幾理夫非臣之力歟惟惟非

太祖高皇帝肇造屬宇聖精太平咨

論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輪君股肱論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

論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親君如朝視國如家親民如子凡可以

安國家利人民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

太祖神聖而所求臣者如此惟時賢智効勞股肱畢力素倖職集世濟唐虞有以也諸士亦能揚厲共盛歟朕既通

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雖以殿門未達深屏靜攝而幾務常重章奏畢覽其業一念何嘗斯須少弛乃心動而事在志勉而

効疏吏治日始民生日慶士習日詭風俗日澆特冀日虛行伍日耗嘉究日長災荒日聞其故安在無亦邇來浮虛習勝

歡暢樂溢如

聖祖所謂避難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力爲國家任事者少歟朕見人臣自爲謀鮮不藏者謀國則否自拮据其家事無愛力而

讜能者幹國則息此何說也今欲責成士夫各極乃心力爲賦任事俾吏稱民安士醇俗厚儲盈伍實安息股銷舉千

人垂拱仰成庶幾無爲之治何道而可爾多士其正言之

臣楊守勤

臣對臣聞帝王之理天下也必其君有委任責成之實心而後能使羣工親屬以收奮庸熙亮之鴻功必其臣有竭忠宣力之實念而後能使一人垂拱以享和平清淨之盛治何人君之所與分猷而共理者臣也人臣之所爲環衛而効忠者君也君不任人則無以獨運而成功故必慎選天下之賢材以布列於庶位而無以壅斷廢委用之誠無以綜覈失推心之誼斯可以率作省成而俾人人各罄其心力以抒九重望治之思臣不竭忠則何以盡職而共位故必俯仰殫平之智力以畢致於當官而無以身圖報主之義無以內顧

奏六

許國之貞斯可以弼工贊績而俾事事咸協於理以奏萬方寧謐之化故明盛之世其君不自以其心爲心而格體臣子忠自獻之心以爲心則委信專而人皆得以展布其四體其臣亦不自以其心爲心而格體大君虔懷側席之心以爲心則同報切而君始得以坐享其幾康當其時上有元首垂明之頌而不聞有賢責之名臣有履職維良之稱而不聞有尸素之誚鉅細畢舉朝野同風而無爲之治豈絕千古良有以也此非

今日安望哉欽惟

皇帝陛下

英者天縱秉仁義禮智之全

至德性成建中和位育之極

廢天戒而忘懼修古之意時勤
軫民艱而賑恤於全之恩何濟

慈孝兼弘以冀大猷而盡備盡物之規立隆於萬世
文武並用以綏長治而永同來阜之軌通記於遐荒
德澤與雨膏同其潤而東志之允懷者所在塗歌而卷
光明與日月同其燦爛而素萌之愷息者靡不親見而雪消以
此字於有位鼓無庶登固將使東躬直已之風布滿於序列
朝度夕惕之誼垂於臣鄰矣乃猶以浮虛之習日勝玩愒
之笑日滋而欲却帝王無為之化特進諸士於
延備賜

清開揚焉所以任人弘化之方兼浮整玩之術而遠追唐虞之
烈近遵

狀元選
大社之漢臣有以仰鏡

為東思治雖泰寧有象而不忘得人敷治之懷豈獨無虞而不忘
倡率考成之念臣謹草茅塵土然伏睹吏治民生之始幾士
習風俗之說澆希藏行伍之虛耗茲先災蔽之萬國每秋一
效芹眼而無輕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一天也天有無窮之
大化而不能以自運必藉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四時之民王
行之吏各司其令各宣其氣而後盡功以遇品物以遂繁
有壘閣淑庶其間者而天始成其清虛浩蕩君有無窮之
運而勢難以自給必待心膂手足應司百府承流之臣奔走
之佐共致其身共畢其分而後五辰時撫衆度具貞無或南
委頓棄其間者而君始克以拱揖受成故君而不虛心相
賢倡始聯屬以作忠非所以備天而宏厥授之功也臣而

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副托非所以報主而繼代終之義
稽古唐虞之際君兢兢業業不忘其香儆余之慮以下資

臣而臣聞閭閻師師各體獨憂敷治之心以共臻於理惟時
任荒度稷任樹藝益任虞衡上之所以因材而受任者一何
專也而賦職不恤三過不入身家不顧下之所以宜力而分
猷者又何憂也故九官岳牧之能周不居夜勤勞以法歷歷
維勤之志而庶正軌幾聞不降萬阜成以穰時雍風動之化
人知幾幾謠謠受之治萬古慕及而不知其上下一心以
成此實效爾洪惟我

太廟躬經帝舜造區夏以條混一之勳官精太平以垂萬禩之業
而於任人一事尤惓惓焉嘗

商廷臣日朕親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
臣不食

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洋洋

聖謨文憲之思勇切於此矣嘗
論外以賢臣之事君也親君如親視國如家親民如子凡可以
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老選難而懼勢則事不立矣維

聖訓歷有之自弗廢於此矣是以當時賢智食竭其慮又武憑
其能吏治民安而釀成一道遠路之盛備益伍實而齊濟人

妖天變之禍即操梓數華世頑固陋非偶然矣嗣我
皇上汪思上理躬先大政以致隆平者已踰三紀於茲比年以來

雖
浮居中禁而熾務之裁決未嘗不親臨

靜攝凝神而章奏之批宣未始或輟聞宜精共爾位爾奏勅忠

通中外而事顧相左彼乃副疎其故何也無亦避嫌僻勞
 多而彈忠竭勤者鮮歟臣以為人君辨官任事位曰天位
 曰天職載曰天祿業已不私其有以與臣共而人臣析主
 群肢體非吾有所勝非吾有血氣非吾有豈得自便其私以
 不為君用故以自為身謀之心謀則利害必悉於始必終
 矣以自為家計之心幹國則經理必周故事必密矣惟身家
 之念豈有忠盡之念分故吏治當靜矣而積弊自棄頑風
 甘則與在鮮廉耻而望望也儻亦既懲傷瘡痍之節而盡
 去循理以勵之平民生者裕矣而莫楚是樂為焉與家財
 非苦困而疎撫字也儻亦既政虎貳蛇之賊而禍煩去
 以殺之手士智自竭而趨說則重幸者非也說先恭讓而殺
 文藝而奇表者無蹤說者無則說可使正矣風俗自朴而之

法則砥柱者少也誠商節儉而抑淫靡而僭踰者法習陵者
 法則澆可使漸矣會計之臣非之也而幣藏日盛是在清廉
 之人不難以身任怨而公私必核上下必稽庶足酌盈而濟
 虛乎疑駭之弊非誠也而行伍日耗是在嚴翼之人不難以
 身任事而老弱必汰虛冒必清庶足震懼而起懦乎矣充有
 所窺伺而生則各發而身以殲之者各可已也災稕有以相
 威而集則昭假無虞以消之者各可射也夫如是則自端自
 獻之忱不愧於古人而無有惰窳處鈔之失以玷官常匪
 此而之豈可實於貪影而無有賈乘羶餽之笑以虛委奇其
 不亦忘身忘家者所宜爾也而要之此臣之所以任事也
 君之所以任人也夫任人者而事惟是憲憲焉聽其進舍
 望猶的不事為故又寧惟是斤斤虧其威嚴法制以謹

孫為世盡有所以提先勞之本焉而未可空文藉也有明
 神鼓之機焉而非可清淨理也故欲人之無浮夸其若
 之以實欲人之無玩惕莫若生之以勤有如廣廈無窮之
 事所必行者所斷行之而無幸旁落事所必已者汲汲已
 而無狂固循則仰興利除害之政者方快心指志以樂事
 始而謹不以實應也清廟明堂之中事關欽若若翼翼焉
 而無季代謹事開為酌者孜孜臨蒞而無尚聲聞則仰畏天
 勤民之慮者方亦衷白意以競相洋福而誰不以勤應也
 君不私其家而以天下為一家故臣不敢管其家君不私其
 身而通天下為一身故臣不敢靡其身是謂率作有威之實
 心與躬工登績之父子共協以協於理意我

皇上所以遠追唐虞邇隆之風永延

太祖昇平之業者端在斯乎而抑臣有
 獻焉以臣之卑其仰而願忠於君也恒無窮而或苦於志意之
 約結形迹之避忌以君之尊其俯而通傳於臣也恒甚易而
 何新於便宜之是假體悉之是優以今
 皇上神聖廓然顯明其道若揭日月而行天堅金石而有令以道
 中腰外疑之端而又盡捐其聰明務寬其文法以開安位行
 志之路使任事之臣有不棄家急公危身健體以緩胥吏之
 憂者臣弗之信也而官人必先於知人知人尤本於清心休
 愛

陛下澄神懷德以大公好公惡之源且
 鳴吾晉接以純勿貳勿疑之矩則用必當事事必當功而其疑之
 象立見於清時惟不暇遠乃能自通而端拱之化永傳於

世尚何有於咸王登三而補庸數於無算也臣愚不識

干冒

宸嚴無任懇惓附越之至臣謹對

臣等

奏

丁未科 萬曆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執天之樞立人之樞必使天下所由體
道而後天下之心惟一心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敷教廣
民極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然有欲有
有守皇則命之矣乃不恤於無不惟於吾者亦受而命之
禍何歟豈王道若大路然山之則是皆差其行皆可近天
子之光歟後世極之不遑斯有岐嶽有岐嶽斯有二心有
二心斯人務自全官不任事而國受其害矣然則皇極可
弗行歟稽之載籍有言君臣同體豈可使事形逆者有言
百官得其職則萬事得其序者有言中人以上苟處賢得
宜與全才無異者亦與皇極之旨有發明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教萬世

論廷臣曰天下若無難治第君臣同心一德一慮則則民萬事

鮮有不康又

論曰居官者大小不同要皆各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凡目所
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於國家重
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雖煌煌真建極錫極之讓已朕風
夜旌綱罔敢怠息亦其自爾有位同心戮力急公忘私以
匡朕之不逮而通者人懷疑二事多因循紀綱日廢風俗
日趨頹矣日廢議論日繁豈自全之意多好於而邪者少
歟朕其憂之夫人皆吾人人事皆吾事作興事非夫人之
與而誰與要以各事其職則官不易方共圖其業則心
二用營之理家新舊職者各盡其業而家道成矣治天下
要不出此不然毋乃錫極者猶未至歟自今欲與公卿

執事其矢乃心有餘勝無荷嫌有異同無句域有奸惡
假設有實取無虛謬究使上錫福下保極以庶幾於
正直之道其何情而可謂多士尚湯之毋謂每屬朕
親覽焉

黃仁俊

臣討臣聞帝王之建極於上而錫極於下也必有不用
之心以公天下而後能使群工相勵以成奮庸之弘
功必有不自武之心以信天下而後能使一德交孚以
收齊熙勿穆之抑理何也若心常易日用惟失治齊之
道諸委任之顯令大小各盡其用內外各展其能而舉
作者成之術以布天下之賢才於庶位是之謂公若心
多自求惟存諸淵淵之中通諸堂陛之際令上下不
六

六

三

衷初終不撓其念而推其誠肫懇之意以遍天下之
於富官是之謂信公為信運則責付人人任事而無自
以偽要之體無自賢以虛難詳之司是以人與事成
於而而明聽真為四海昭庶發其疑之疑信為公本則
迹融精神聚而無以猜疑起腰隔之嫌無以拘繫絕誠
之謂是以天與澤互融於志而上下行濟一堂隆泰交
起之休自古明盛之世君不自為心而為體人臣竭其
納之忠務使得登其才力故臣亦不自為心而仰副人
君之推擇賢腹之愛必期交贊於隆平當其時超運其
朝野為之同風上錫其福下保其極躋海宇內於萬平
直之路則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神實天縱精建於中和位育之發

至德性成更涵夫仁義禮智之遺

謹天戒以彌虞時勤儉省之思於日晷

矜民艱而告切廣單節賑之澤於雪敷

微號特崇而身範率先永垂燕胎之芳華

元良懋建而身範率先永垂燕胎之芳華

寬仁博學之德東漸西被隨在權飲潤而全解

英武威肅之威赫昇靈靈盡人望風行而常厲允乎建其有

極錫厥兆民直使位若皆白承休之倚闥開觀雍熙

西之盛矣乃猶聖不自聖勝進退等於

廷俯賜

清問舉帝王執樞立極之道造國家建官任事之規博稽君臣

各得之調上選

六

六

三

皇祖交輝之猷而務誠其要是雖時當豐稔而恆以振綱飭紀

惕其極運際奉寧而猶以圖治任人履其虛臣也仰窺

純衷即美之競脫辭之葉業局以加茲惟是伏處蓬茅竊懼

震敢不披瀝以對臣惟人君之執皇極以理萬民也猶天

之執玄樞以化萬物也天有四時之官五行之吏以鼓

其所為生育者數布其所為收斂者而行生之大化揚

於茲特載之問天又有於穆之精不已之命以蒸運其

所為生育消通其所為收斂者而玄默之真元日融流於

照臨廣濶之表其大化有所寄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

至公而不勞其真元有常流也天之不自求也而其

位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任人則

信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任人則

二日之幾上初之而而下以代之幾與就章之故上圖空而而下以幾之必不至有發達委重之處法天心之信以用人則同心同德之誠有以應之匪躬匪懈之靈有以成之而不至有金湯牽制之患故夫發海歸一人之極字於成平直之風人共由於一道而世則合為一心豈不以是哉考諸書稱是建其有極用數錫厥下民則極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乃有為固在所念而後於極者亦可測之以近天子之光治朋比德誼屬其辜而不權於咎者即可受之以歸錫極之內行差而邪昌義遠而獎率何極之不保亦何福之不敷乎潛通於卒運流於流極之不遇而因生岐路岐之互起而因有二心心二而始自全之意重任事之念輕固受其欺而誰司其尤矣夫君臣不二其體豈容形迹之強分百官各得其職始致萬事之得序若夫處置誠合其機宜且將中材可收為全品斯於皇極之旨庶乎互審要惟托天下以公心乎天下以信心則皇之所由建極者耳洪惟太祖高皇帝臨運口口一洗行禽歷土之穢肇造區夏再觀暨名文物之隆大綱整肅四海通淳迺其每諭享臣立教萬世若曰君臣同體惟一德一應則庶民萬事鮮有不康又曰大小盡職惟為與食稱則盡心國家豈有廢事大哉王言煌煌乎建極錫極之謀已故其將因天地以昭堂簾而能布滿於庶幾大公也安地天以應上下而尊卑貴賤一心大信也貽

聖朝錫福之盛開便載保極之休豈無自與嗣我皇上通鑑鴻業聖精太平三十五年於茲風夜祗繹為百官固宜就列者同心而効力服業者急公而忘私以佐敷極之理夫何邇來人萌邪二之思多則衡之弊糾未釋其私慮風俗且入於彫瀆職案漸繁議論繁起夫私以自全者多好於而邪者少與臣類聖問之悠悠也臣以為天下猶家然理家者排以間奴織以間奴各司其職而不亂且斗果不有寸絛不私共圖其業以相成故能王伯兼資緩急足倚夫天下若此矣腹心之臣彈誠以格股肱之佐畢志以襄誰司督率務盡正物之器孰任糾繩必無勿欺之節撫綏則鴻鴈極其哀啓爾絲易為保障捍禦則荏苒荷荷其鳴吠續續固其防閑人有責而人副之斯官不易方其有責而共營之斯心無二用官不易方而微然有一定之幹運心無二用而毅然効竭廢之聖勳於以省浮議而責官常於以挽澆澆而飭弛玩夫孰非諸臣者責而繼以會皇之極耳臣伏祈聖訓謂欲共夫乃心求所為錫福保極以幾於萬平正直之道則舍公信兩言將安所效其清埃乎蓋極者皇之所建而致之臣庶者也心者極之所會而握之方寸者也心儀於私則自用不復用人而極以偏心滿於偏則自貶因以貶人而極不一惟謹之於獨以清私偏之萌誠之於意以公信之意公則無不公臣前無私人節無私惡無私好成無私惡即幾微獨任之見且盡捐之以與天下通則無不信匪直多指不或疵並不寸提事不行二今不

以此彰信則本無自貶之心安前仍恐而神具天縱若四
之不忒凡此舉工仰承休德有一乃心以供王事居家
以憂國散有散不仁者遠誰非錫福之人大道同由孰是
彼之路嘉平正直之道海為固然而不已之令聞無損之

考我

皇上直以建極之躬安享之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等幸甚

不識臣等于何
宸嚴不勝戰慄悚兢之至 臣謹對

卷六

卷六

三

庚戌科 萬曆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極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
日數奉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敗于其出令則或
之絲綸或翰之漢汗或謂實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固若
重敷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績令出惟行遐乎萬已和漢唐
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效中興高哲一下而羈將
卒莫不命命者是豈無所操擇而能者歟我

太風高皇帝再遣寶區

明並日月威如雷建臣下海有陳奏精僞立決溥海內外肅恭
功令惟謹

聖訓 神宗朝 萬曆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揚厲其
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浮輕之說藉開奉宣

朱六

之吏多有亦仰惠

皇祖之餘烈焉邇來人心躁競肅說成風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
而此可彼否甲乙互爭黨類莫辨公車舉廢不可勝覽蓋議
論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極至于吏治邊防士風文體諸開保
治化者朕皆三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令之貪殘封疆之破
壞縫掖之蠹陵文章之怪誕皆日甚一日雖有明綸褒如充
耳蓋諸今廢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極茲其故果安在歟漢人
言四患當屏日僞曰奢曰放朱人言國未宜勸修黃頌
而無信輕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以今日之事實之同
歟否歟傳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煩
上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咎豈朕之燭斷未精而
率作者成者非其追歟抑臣下矜伐黨伐處不在公倫玩百

誠有難達說敗將無所謂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司全而行
在今外上下之問同自有著乎默喻而不在于科條文告之
未者歐陽多士扶策而來目擊時弊諸所為者議論定權
重今尊君必有盡矣其則著于篇賦得探香

臣導策

臣對臣謂帝上之統一道法也必誠然有躬垂天下之模範
而後黎民共臣官歸于鴻平正道之內而王道施必施然有
縮結天下之精神而後庶民明庶民共舞於紀綱法度之中而
王政舉何謂王道無偏無黨無私焉獨運于神明之府密而
天下無人不往來于周行故曰道也何謂王政有綱有目茲
秋焉分布于未耆之靈承而天下無事不經緯於大猷故曰
政也道以宰政道施而政不疵政以顯道政舉而道愈光蓋

臣策六

操機既足以昭垂而精神九足以縮縮故舉天下知一人之
身耳目手足亦當然無礙於心志而得舉其視聽將行之
用舉天下之事如一人之自為耳目手足亦當然舉用於心
志而周達於視聽持行之外故不煩教戒約教而羣臣百姓
無不與我許之風不事衡石程書而一日萬幾無滯遺忘遠
之矣自古上理之世推心置人而不疑得人任事而不勞事
之集也歲月日時無易而明良成念用之休人之和也官商
律呂相調而師齊奉其祀之績用此道也此政也若夫封已
而厭數於人則其道不廣因人而遺難於事則其政不張如
屋幸無失亦小康廢度而已豈王者一遺之理哉洪惟

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輯熙勝慶

深仁必世合華夷內外莫不專親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郊壇步禱匪徒振樂減膳而粉飾平慶文
肅肅威銘一惟鎮性養心而豫指平藝紀
持小心而撫泰垂衣端冕靜收三十八載之昇平
靖大慈以享也臣等鼓篋弓坐籌百千萬里之勝算
承垂垂格惟咸正罔缺以臨後人
長策尊學有玉衡妙道以順天下
建五有極以錫福則家乘承勺舉注周此德蓋見而雪清
奉三無私以承乾則文恬武熙合鑄介衣冠悉天覆而地載乃
信進臣等子

臣策六

廷等以政令之積玩空遊之陽憂為當今盡畫
人添至著慮恒久矣策不德心以對夫君臣之際天地之交
平其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世之鴻圖其後天而保泰也
相與靈萬世之長策相得益彰新學休養乃良辟諸臣千石
希遠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難而一德難也以成
續而就升神則紆體推赤不勝煩也以青蒲而據案則則
草履顧不勝將也此一心所為難也陽燧見日而然然諸見
月而津虎窟而各風生聖與而為雲集君臣亦然或不分而
自親或應之而愈遠此一德所為難也易之得孝也日上下
交而忘同泰之為言通也后以義成輔相為事身親臣庶而
家親愛子身之血脈不流則府庫營衛必有結締之患結締
不已克且發之腹心家之情而不和則與並亞旅必有染

卷六

之虞漢散既極矣且移之主伯大君聖臣重即稍屬益驚害小而遂有乘隙以爲合者其害鉅上都不勝即微異舉其幾淺而遂有緣異以爲同者其幾深何也上雖開九重內距而又憎寒味之紛紜也則幾凡而誠意不流久而之且疑且畏滑九者轉而孤矣下輕泰萬言以仰而而又玩弄之彌高也則情機而事任卷虛久之而上且厭且猜將者轉而厭矣蓋臣諱易而得聖人之微意焉彼乾上坤下者適行覆載之恒而遂名爲否乃上行下濟若互易等卑之體一心惟一故一體世豈有欲泰而不交欲交而不疎兩相疑貳而能共其大和者哉陸贄有言爲上莫不求治爲下莫不願忠而恒若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情莫不願知於下而恒若九幾不社也就幾以通情合情以圖治其

卷六

本應皇帝聰明天授仁智性成開草昧之鴻濛聯聖賢之分誼糾舉伊咎伊辟召謙辭諸名儒商確王霸究析興亡其論侍臣有曰舉大業者不可以獨運居大賢者不可以獨成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舉情又曰朕日總萬幾安能每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具

前部院諸臣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不任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又曰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取否耳若君能取臣臣能取吏吏則治否則亂蓋深燭主臣相倚之勢氣運共造之機用能身聞乾坤手洗日月以開二百餘年安瀾磐石之治我

皇上以不世出之姿負大有爲之略履重熙累洽而海嶽不驚張大皇享而飾厥躬至下不改大法小廉之舊上不見更張易轍之勞極盛鴻休同符聖祖即三五之隆何以加焉適邇年以來

形庭之節御猶鴻金華之勳謂前朝重臣久疎於遠際列君類苦於代庖以至臣下營營而問青牙瑛瑛而工發鼓御閣者借門神筆之西馬步者借以快黨代之謀猷藉有禁而枝葉日增之勢居因而終罔知故玩忽一端已露否塞之形滿成誠有知也臣從田間來每見條教章程有德意則闕少德意則闕果

已有聖人之放於疑令玩今耶夫亦上下之交際而道嚴法守之未明也夫君不能離臣而爲君則官守之有缺即主命之歉也而易可盡責之下臣不能離君而爲臣則君令之不宣即臣職之廢也而易可專托之上大人臣立不諱之朝處得爲之地而結誠不能達五位忠盡無以感三靈分誼謂何臣謂謂上下之間惟相信而後政舉惟相重而後論說人乃斯職也走戈鉞禦境俾老章奏使

君父視外廷之相構如兒戲之爭言則聖在國體古稱上幾有可否之爭同寅有協和之美乃朝吏慕聖毀譽洩更子云我龍標榜說樹使天下智略竭于疑黃名實淆於陞白則憂在國是權顧忌則處於不言窺機發又托於敢言事事類于燕然既驗風節人人閉于唯應又涉當同列與在官路之分事有

得火事竣則氣已平言有異同言誤則意已化乃黑白混
同途何滿漉之不辨辨觸判于一肘何錯角之不休則髮
岐路之盛其變有始于天地不交而憂世道者泥旋而實
工之不盡復謂日而與百度之或寧可奈何哉武觀今日之
事所為脫銜委彈日變日勢而不可收拾者不知幾千百端
始就

明國所刻其為史治耶是建庶之一宿也其為邊防耶是養雄之
符讀也其為士風耶是憂世之宗元也其為文德耶是宋人
之格度也推而察之何事非虛文則何事不可府蓋何人不
受病則何人不可發案故臣所貴於南宮者祇願一心任事
而以疑其為難移以轉修為匡救則不求退在納隔之衡而
情自格於老第其所期於

皇上者祇願一心任人而以功罪優事權以賞罰儆功罪則不求
更遷改主之方而今自行于流水所云君臣同心治化乃成
以此遠違善癖之熙洽近爾

太祖之隆平可也何漢唐以下庶幾小前考之足論焉抑更有

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以不息為恒體故帝王之所以

行道者亦無一日息
皇帝赫赫明威昭昭仁問深居而政不勞貸泰已而化若風行朝
治矣臣多歷年所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漸午今

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正中止正漸明而漸動矣
昌之日也伏願
迨然玄覽惘然胸情復

從茲日御之規廣展細靡與四五備矣商皇王之邦理修
禁庭書接之例平晷煖閣與二三猶獨講文武之弘圖以不
之心行不息之道將氣機動盪於三極神采煥發於兩關
白
皇上之一心而有餘矣又美道法之不彰也故臣愚不識忌諱
資

資嚴易勝惶悚闕越之至臣謹對

皇上



丙辰科嘉慶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非堦人所諱言

詰爾戎兵又曰張皇六師夫當威服叛政之初而

格以此告之書文事武備經國者宜並重而承旅之威舞

之化二者固相須無涉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宏區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擇甲船可關

代文明之治然而固本之訓始安忘戰之戒無諱諱焉其

萬世治安慮予深是也可得而惕厲其盛歟朕嗣繼洪基

精上理四十四載於茲邊雖深居靜海而安撫大計無日不

惕於衷聞警明詔執事恭飭營務慎固邊防備將練兵薄

制御長策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申今徒動情懷如改京營

號稱禁旅若重取輕之責焉屬而人籍空存士卒疲羸至不

欽此

七本

勝甲胄梓有緩急將何所持舉邊左延緩戰兵所自出現

大勇闖入肆行蹂躪而防禦之術未聞此豈兵之不足無

教養無素雖有兵而不得其用歟夫兵以食爲命無食是

兵也今司農告罄給餉不時有支棄降之天動稱稱腹

方而脫其苦者以資戰守似矣而行之終實實

何歟得毋石文之世難以講武而克詒張皇之治卒不可

敷茲振振重之勢操常應之權俾國家神靈日張足以威

四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諸士志切匡時抱先憂之憂久

尚許著於篇毋使外服朕將永而行之

錢士升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屋宇也必有嚴嚴之經制而後有衛

慮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治安

可以提順德厥服之本制謂經綏綱維其庸戶慎固其

慮慮屬屬焉在遺囑封守之外而因散玩愒者是已何

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勢易易也聖學在赫應運之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

以十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常試

玩玩則驕是爲不戒自戕而天下受弊雖虛耗之言兵而

備則地則險是爲以安忘戰而天下多猝起竊發之虞

惟以兵勤民無稍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

皆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發急與君子弟之制父兄夫大

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腹之實而金錢利

皆備練召募之責人有微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

所以番衣莽已而延國祚於泰山之安戰羽舞干而萬

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不志武備以

乃所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

壯國家之神氣收安撫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聖明降下

文式聖神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

止孝止慈惇千古之憂常建其有

得名得者備五福之純嘏敷庶民

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坐收四十四載之昇平

獨握恩權而建威銷萌舉國億萬斯年之根本

謹天戒則步騎郊壇實已憂深於雲漢

軫民艱則與發內帑漢居堂慰於甘霖蓋歌雍咏功德澤已溢

流於茲垣而臥鼓張弓威嚴直聳服平夷更可以坐享恬熙

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即伸幾代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

進以安撫之大計兵食之要顧而究及於情懷之美端實效

之終妙思所以振積弊而操常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

茅書生有習紹於而編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養食之謀

久矣仰承

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陰戒柔戒不虞自

石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教養帝日雖有金城十仞猶慮

賦元策

步希甲百萬而無慮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無食者昔

有虞虞敷文德辛格三苗說者以為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

兩隨千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中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

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

春教振旅振旅錡錡錡之有中夏教養舍辨號名之中中秋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生位麗運之法

無事則蒐苗備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即為卒乘故

其時兵即為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即為兵而有練兵之實至

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詰則日張皇罔然若有

意外不測之處此則制所以獨詳而設世莫之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殫除邊陲肇建宸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初擢

柴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圖本之調居安忘備之戒每時時

焉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處清源外以爭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

已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驚徹大內而虜旋悔禍與平定

盟至隆慶間俺酋以厭煩之變為犒音之懷納款貢市至今

不絕表

皇上親擢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檣帆狎至玄覽樂浪之境天戈指

而即日草紅花之毒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異足城

美

二祖覆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遠近

之邊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趨避之勇有幾嗟呼在所

家之近而庚癸之絕隔關內外兩虛兵食似窘誠有如此

聖訓所言者臣伏而思之

賦元策

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

按籍籍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具兵以徵餉餉以贖兵

兵減則餉空溢餉匱則兵空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

而莫為濟慮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蠹在內足

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于兵之外愈見於兵之

內而兵如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

之外愈見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者兵則蠹

漏之樊耳今欲振積弊之勢而諸而足之術臣以為兵不期

多期於需用而已餉不期於嚴實而已今京營除占役

歲名外括之止有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備緩急者

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毫縞力不能勝匹

驍勇而焉米日中而提如傀儡之登揚角抵之劇戲卒

卷七

五

五

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不爲
 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選精銳
 十營命將訓練而歸其老弱于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振今
 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應伍者
 應點者注無敢而清汰之缺卽以補四方之召募者幾之
 外無增額內無冒濫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
 兵伍而兵自強倘一兵卽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
 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使帥家丁歲可省月濫百萬兩
 足之計莫先此者然就節餉餉臣以爲莫如屯田使夫屯
 以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襄陽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
 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郊寧何承鉅行之河壯皆足以
 紓軍儲而省餉輒

提撥見肘矣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卽多騰占而歸
 還開有贖占隨棄者莫若專委一大臣久任而責成之附
 贖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廢
 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廣大攻不能
 害而又有山阜以望遠消壘以限關營壘以休息遊兵以
 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精豐於垣士飽於餉
 省餉餉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見之長策哉抑猶有籌
 之
 邊振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
 征伐者必先有無慮無竟之慨或而後四夷來王蒞戎兵
 必先有開塞同知之治人而後清表咸服伏望
 皇上法天行之簡繼繼之明聖聖聖之德特近以威
 撫平叛安撫興一二大臣共商安撫之款諱兵食之策則精神一
 振振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緯雖與唐虞三代無
 可也草茅無遺子同
 宸嚴不勝舉懷隨地之至 謹對

已未科 萬曆四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興化致理致國多端而擬置人心機

世道則必以綱紀爲首務詩云龜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

論亦曰善爲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

之於下然則御世宰衡術莫要於此然三季以還惟漢唐

歷年最久張君直譯代不乏人當其時所爲立經陳紀以

一代之治者亦可指而言數表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廟父子帝子封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

疆者朕環承鴻業紹述罔愆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

庶幾

祖宗之遺緒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墮人情漸玩德意漸

廢

爾今格而不行申飭嚴勸慶矣日甚在位者以爲難爲要

而職葉則在下者以干犯爲故常而隄防盡壞甚至傳

使太師僚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

望寇履倒置名分淆然其他驕恣僭踰之風蹂躪郡

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哉漢人

天下所以不運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衰而不改而

又開紀綱毀壞皆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爲當哉抑君臣

委任其實有不啻他語者歟夫更化者貴識因革之宜

敵難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續施之餘返極重之

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違綱紀正風俗地以復我

祖宗之舊知之何而可爾多士學古遵今習當世之務

務所應明著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

批摩

四對臣聞帝王之選理字內也必有肅然畫一之法

世爲動靈然後風俗美而國祚永享其盛長又必有

振綱之神然與一世爲始結然後政立化行而國勢不

頹微法以排衆則紀綱實首振之爲事之始每物之準

合人心世道而獨居其會不可一日廢焉者也神以位

上下且分任之提事之繁華物之難理必先立綱陳紀

神其法不可一日弛焉者也法之創也慮後常用至

故面安生付倚生急視前王之成應若可斷其自行自

止漫無操而治日以墮法之網也雖世常勤至臨政日

習生死既生復視故府之幾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

擯自棄而治竟以墮夫惟法與神兩相附使守成之

創始之業而舊章率由無忘惟法與神常相運使化

後常若履實之初而太號漢行無聖哲上作之下日成

爲明聖以康庶事履實善法元首起歲未有主憂勤而

職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澤洪廣以範人心道術一

同矣宋有朝制法而下模化者古聖明王所以治人

宰制實字有賴指掌領之勢而無委曲貽貽之失與

起過千載者道必由此矣敘惟

皇帝陛下

大德廣福惟祿位名壽之兼隆

至仁生威暨東南西北以育

劉人勢而等官分服不徒推解虛名

命軍真而發希漸矣止膠瀾小

在師錫命慶萬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象迺抗違棄止並垂憲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高蕃茂夏

念東南杆軸其空而以約已皆躬為事

慮西北千戈未靖而以籌邊策遠為心

文德秀敷值群工輶臨而面與咨詢立通民情於諸座

武功遐邇宵旰靡寧而躬先保障重奠四海於金甌已已

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寧外攘隨在代俞安之機矣而

聖不自聖

執期日新進臣等於

廷議以授古宜今之臺綱提目整之愷更顯焉於判擬之未

融泄者之真振誠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極思也

伏草茅竊懼榮藉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君猶天也天道難

冥其而生長收藏榮替代禪不滯不惑一若有集于成法者

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難據而體樂刑賞生

殺予奪不競不峙一若有歸于定法者是則君之治人而人

不敢欺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儉廉欽惟日率作

興事慎乃志所謂冠者豈非法與所謂備者豈非君與臣與

守之與所聞率者豈非若先之而臣後之其其昭府修事和

地乎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

典有則商稱監于先王周稱文讓武烈皆不敢有厭薄有

之心亦各恭其臣夏稱臣人况有常意商稱惟治亂在庶官

周稱其爾典當作之師皆不敢怠重正治官之念是以官

唐虞亦克用久則人與法之相維者得也表

太和萬世帝壽萬壽無疆雖遠臣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時以

擊領維風易俗者不自用也其是官之法本之周官六

藝掌各有條屬房人則司之冢宰理財則司之度支典

問之宗伯節盡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庀材則問之

空載在

會典有詳明且盡大抵職虛名而為實効器浮議而責成功

唐虞虞淵虞淵周黃非前代所及

列聖相承代有周諮至我

皇上親揚獨主雖以

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體之者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詳奉

皇祖之法為法而顧尊乎成憲玩愒聖而不循惟會為風

而莫惕非不變俗誰是真悟者非不遊康莊是故奉有徒

口舌為功不以職掌為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前俱困

私兩端誠有如

聖朝所慮者臣以為法在則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避賦有

法言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畏惟君之今者豈法得其

而我善與屯有屯法昔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印之不

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豈有法言正以之通

而今胡有受墜帶之害者豈墜法得其人而後行與故時久

而玩生玩久而生以我初意漸失者非法之變矣也奉法

者自凌夷之也因時而思舊故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綱

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有端為法

人或借威以制民或借兵以施德不辭禁暴之名不止

之習上得統法而繼之其爲藝也淺有餘爲法藝之人則
也而猶託于愛民尅勤也而仍託于清躬行藝墨而語
身謀競而口恬靜并與其法而竊之其爲藝也深惟風興
在綜稽之中故反以稱稽爲名然則欲變風興者必先使
稽之名無爲人所託一託之則七日不復之精神也惟稽
即依勅法之內故反以勅法爲名然則欲增稽藝者必先使
勅法之名無爲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且今
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衛名則有備要
則無備况饑饉入內地而永受創憐他處困疫首而思援
宜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賈多思及此不當同處
舟矣而徒有謹謹詳詳之狀何也豈邊陲之念終不敵其
戶之念耶思及此不當詳居盾火矣而更多論論就就之
何也豈君父之念終不易其身家之念耶藝法之事易除
法之心難除

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制之亦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父
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提君
父之思也不勸人邊陲之虞不敵以平門戶之爭而不先平
門戶之爭亦不克勸邊陲之虞也抑臣更有
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勸天惟義之虞舜而後九德成事百
奏庶績之堯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被
阜之宜

皇上者巨工之法也

天堯

祖宗者又

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卿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需其
無不求之於
天心之仁愛而况
祖法雖然具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以不遇不殖之心風
臣下則素絲毫之節者矣以無備無虞之念倡率群工
漢丘集蓋之門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程哉臣愚不識
詳于日

宸嚴易勝戰慄惴惴之至

臣謹對

壬戌科天啓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搏挽乾坤匡扶世運者靡不於

武二稱爲競競書贊帝堯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曰

明馮曰文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誡武烈各標其一之數聖人

豈于持世。民有偏指邪。斯其於中有交相爲用者歟。夫

太極高皇帝首開盛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

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文辭武張武因文精於都畿洵

追躋帝乳而與虞夏殷周燦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關釋難強隅小管不無震驚然金殿卒以不攝

世永賴則

列聖之成憲實

明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所爲觀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務鑒于羽舞階鼓

黎思士實並圖維執事巧而盡茲醜習逆戕所行一年于茲

竟未有能訓其命者何也茲取教養而文德因抑聲容盛而

武功苑與夫禁旅之聚萃台者也。龜屯之基盤自若也。琉璃

之番與山若也明帶礮者死第而屢結繼待省事關而終

幾已獲賴而爲合驛市人矣客兵散如轉沙土著聚亦異

數使帥藉之勳。旣由禮之性。報訓練寄之感。甘又典兵之

有戒妄妄昏明迄無成功說者以爲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漸

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卽天子

御用以內修外域非岐塗也卽如

朱朝瑄阿台馴也先驍順義友逆濬劍倭奴以及暹年東征西討

之役啄車攻而歌杖杜者詎吳人任母亦惟是擇人而事

之可類夫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辨在

王廷獻省繁言以嚴實審操德以剛廉赫然收順治威

效明振弘

鑒要別著于蘭畔及母邦祇將探焉

卷之十

臣封區國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誕數可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必有震疊之武功而後神氣不

振可以摧頤拾威服之本支德何以光昭經之以仁壽遠

義諸強之以心源融融焉敷育於襲襲蒙林之日而龜益昌

機者是已武功何以度疊運之以謀撥之以略折衝之以機

神精靈焉提挈於戶牖藩籬之外而無不鼓舞者是已有主

德以植武功故綱繆必謹條畫必周而中外之幸靈爽以終

志孝者自有所佩服而德廢弛頽廢之虞有武功以見文德

故寤思不屬無人不覺而運運之承德意以布新維者自有

所書發而無去弱弱之變古帝王所以力致者旂而字

其出此道爾無令聲靈播報本先疎則出言不足以

情發號不足以明旨凝注其何基焉而勢必潰敗而與號又

或粉飾雖具振刷全弛則綱紐積而欲解法制習而不靈

絕其何乘焉而機且扞格而難操此德衰於宥密之荒寧歟

1

繫於廟堂之燕豫而淳熙景樂之休所以寧寧乎親也則惟
光之長運收安據之洪猷正有享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采聽明庠哲之貢

備聖神英毅之嘏

繼隆方始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出靈樞新應昭億萬年之正統

軫時艱而內裕麗性德意湛湛於琛寔

益國寶而永正業征賢材布滿於中外

平震而貞百度心知血氣咸當天覆地載之規

鈞命以懷萬邦南北東西共暢萬萬風行之象

一怒安民靜邊徼多虞恬熙自適於率土七旬振旅即干戈未

靖

神武行秦乎庸功追躋唐虞繼美更商在此日矣通衢達

于

廷議以文事武備內修外接陽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變夷而

究及於文德之所以開武功之所以施思以振積衰而振衰

勝制六合以成四夷即帝之嚆咨王之訪落不是過也臣竊

伏蓬蓬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欲乘交泰之會陳傾否之謀

以輔

昇平於萬一頃

清問醇粹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世治用文世亂用武此千古之

常言也兵戈日熾則馬上之治自復求乎詩書永平既久則

表冠之流必輕視乎幹弁此亦千古之陋習也聖王知其然

是以撻撻倥偬而講求治理使天下日福壽兼育於德教

中者無敢一日之懈故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臣庶協中而

四方風動則皆文德之為效也清寧燕暇而克結戎兵使下

下日戒懼震悚於太平之世者無或片令之偷故百祥惟

而後安不作四方順軌而悍悍不生則皆武功之為力也然

文以經武則忠君親上之念即寓於入孝出弟之民武以濟

文則除暴去暴之雄事越於戡亂安民之略文與武又皆文

際而互為用也自漢以降言文者祇為治具之繁文而終不

出於心精之流注於是時方無事則君臣拱手以觀相承而

律遇傾危則平日之所施設者遂無一之可恃言武者亦僅

聲容之末技而終不出於元神之鼓舞於是時際備安則上

下相蒙以養優倖而一當險阻則平時之所布置者總無一

之足藉蓋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小機變故

嚴肅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賞罰之望而十紀作亂之事

起元神之威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卒伍而河決魚

爛之形成以雍容為太平以謙降為能事而奮奔為威之禍

伏凡此皆文德之滿武功之弛三季之積弊而千載之承

也哉

太祖高皇帝聖鑒類於中原復文明之土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

成昭文皇帝益紹述而光大之豈惟創舉所始足以混一區夏

惟文告所被足以永致基隆文懿武彘武緯文靖所以奠磐

石之安而開泰寧之治胎毓之謀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世守勿替河清海晏固多康平寧謐之朝而外患內憂

間有震動助動之會然而創平底定不虞重而宅於安寧

前代所視爲極厄之運無前之烈皆不動聲色而生收歟
歟哉有以占

祖德入人之深而

皇臺之秀聖即百千世未有替也

陛下冲齡御宇積承鴻業薄海內外無不喁喁仰德比之首被
神武之不殺猶蓋爾小醜逆我顛行破軍蹙地會無辜虞
其則兵窮還將則將之禁旅之環幸衛屯之基置章與於
時而實而器之不啻土襲虛飯之不可用也國家威靈數百
萬金錢以養若輩而臨事竟不得其縑毫之用則亦安取此
林林者爲乎帝廟之列第符祖之分關亦寧有異於盛時而
委而任之不啻乳臭賈人之不可仗也國家優世數十百金
業以榮若輩而遍觀曾與收其一二之用則又安取此桓桓

者乎宜

聖心之怒焉以恩而慨然有怒於省署言以嚴實書操柄以關機
也臣則以禁言之省莫若先定是非之衡蓋今之所謂是非
者皆要譽也毀譽之極至於周公新葬不能定而千秋定評
竟無有是而葬而非周公者惟其實焉耳事必有據據必有
見聞見聞既確而鑒空刻影之談自知其不售矣故聖賢正
所以省繁言也臣又以爲操柄之審莫若先斷利害之平以
舜之皆愚知人既曰何異於雖堯有苗而卒不貸利於四凶
惟其富焉耳天下固有刑一人而億萬人勸賞一人而億萬人
服者此正事機之訣要若服於不果終於不信甚至不公
而激揚天下之柄於是乎窮矣故國機正所以操柄也聖
既省而在位者咸思事實以自勵募兵則實有其兵邊藩

實有其將何至有烏合之慮而屢鼓擊之思德柄既奮而
事者咸思遠機以自奮廟堂則有廟堂之機臺臺則有臺

之機何至有兒戲之虞而深執務之戒

主恩固結而一時之情而悉化爲肝胆

皇威振耀而百司之賴盼盡轉爲禁當局內無需共效同舟之虞
師中奏吉坐收仗鉞之點此信可旋至而立效者矣抑臣尤

有進焉

陛下之尊猶天也天未嘗不借四序五行以成其穆穆而窮奧之

森嚴不聘在四序五行也天亦未嘗不借霜雪霽霽以彰其

林赫而明盛之彰輝亦不專在霜雪霽霽也

陛下親賢使能濟濟充庭矣而孰可爲相孰可爲將孰可治民孰

可理財

聖心其有區別乎講學勤政時時屬精矣臨

朝抵奉引之文

講禮少獻詩之實

中台有斜封之漸外庭卑伏蒲之功

聖慮亦嘗遠省乎此皆文經武義之原而光昭震疊之本也臣未

敢諂弊

先朝盛事即

神祖四十餘年西平吟東靖倭北市虜南滅播此亦皆助敵寧易

剪平而渡師祖席之上奏功發笑之間同此生齒何嘗憂無

兵同此人材何嘗憂無將此無異故

神風乘積強之緒人心固是當振肅之餘而

陛下繼久安之祥法制政令正類靡之候也屬以持之斷以決

精明以選之剛毅以操之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天下引領
之矣草莽愚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懼越之至謹對

九

戊辰科 奉天元年

皇帝制曰朕聞任賢圖治帝王之首務自昔聖主賢臣相須共濟
其君開門求網務以招徠天下之彙英惟恐遺漏而其臣則
心一德共以肩荷國家之機務無復獲家書言禽受敷施
之百僚師師詩官裝裝士懼之金玉其相蓋求之非一舉
家之若一人類知斯也載考當日官制唐虞觀古聖官惟百
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以官限才得無遺佚之歎歟且唐
虞之世已云萬幾三代觀益事體漸繁如才不盡於服官又
官必至於廢事而熙熙充工咸和丕冒其治理卓絕千古又
何嫌洪惟

太廟高皇帝即位初年分遣使臣訪求賢才其

諭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又

日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覆者輕任之當日

設官分職大約仿虞周之制度用能竭日月於重新維天地

於不墜更與唐虞三代比隆已朕籍

漢烈之遺服制復之運除奸去倭制盡流膏肓然欲真更始而紀

法未盡彰明憲祭未盡享或其大者如牧豎獻勾西虜揮首

通處宣靈逆步投首向擒聞寇鳴張無忌餉日耗於多兵乃

通警又患兵少而且驚悍不前餉日無餉民日困於加餉乃

轉運又苦餉竭而且侵冒多端動日在民膏此兵民交困之

日所賴大小任事之臣朕用是寤寐賢豪乃臣四出庶幾

鑒我翼成摩風雲顧所謂經文緯武之儒詰兵理財之效尚

未獲一二何暇將用不盡其才官或在任其用舉諸日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又曰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野應者無窮無慮

司寅協恭圖上臣矢報之精心亦建監功歟之根本也
士以新發之劍當朕訪落之日其各率意言之無諱

臣對曰周帝王之臨叙宇內也必有振綱挈領之情意而

可以統攝萬幾分秩庶正矣濂陽之上理必有分條析目之

實務而後可以因材用器豈能任官闕率固之宏猷何謂綱

領人主所謂熟運於淵衷而致之以隨指授之以行運融融

焉使四海並遊於庶幾咸熙之世而不知經緯之何從者是

已何謂條目人主所為驅推之共任而舉之以空堅持之

平商通達為使群工倍奮於百度惟修之朝而兩翼翬之

政教者是已惟有所熟運於其中也故百官實協而治群力

環拱而陳雖口代天官手代天工各自効其股肱耳目之資

而露雷風雨天不言而歲功成惟有所共任以為用也故長

短畢呈其技倆全各肖其形雖小而服采大而服休亦衆成

其翼為明焉之資而風虎雲龍聖人作而萬物睹古帝王亦

已無為而四方風動照臨有赫而百辟惟休用此道也精令

綱紐之自施而徒費歟於登庸則深體謀功之權雖實司之

即令品藻之不清而但求功於成聲則量器量能之法難實

任之誠欲薪槁弘開而綱維畢效則任賢圖治之幾端有望

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以立極

聰明睿智而有臨

稽敘在躬帝謂予懷明德

乾綱獨振人言幸厚太平

集岳牧於彤庭大法小廉共勵平康之治

備萬銘於素蟬清心寡欲特開勤儉之風

為天下得人五百年興樂伊尹一卜金縢立召夢龍於左右

惟一念作聖德焉載都巡魯步重開玉帛欣陪孔孟於後先

雷庭震而天地精致七日之觀神祉景城孤項朝成清於見觀

日月朗而風雲會紫三朝之手如祥麟威鳳班聯共慶於瞻雲

九表偉烈豐功莫勝日揚軼進是真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

者矣迺猶不自滿假進退等於

庭而悉以容之如振補陳設之典量能授職之規既嚴亮工之職

咸知不冒之化皆津津

下問康道而且勤倦於紀法之未盡修明蒼黎之未盡事載發

歐漸勾西虜押首偃處宜雲逆彥授首尙瘡痍寇賊無繼

兵驍銳之民困逐影外影顧則之憂內勞輸觀之計殷殷

望應燎若觀火而

闕門之訪更及荷覽此聖帝之嚆吾王之訪落何以通也臣隨

讀聖齊於時俾徒勤而高日時觀觀首

明並并尋之忱盟於葵蓬久矣敢不失心故謹敘一得之愚以

為

陛下獻焉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為四時之幸而綱維幹旋之柄

天任之分布流行之用則四時任之故雨露寒燠不一其序

生長收藏不一其功而要以四時不自為用而為天用此四

時之功順也君猶心也心為五官之令而權衡輟轉之原

心任之左宜右有之資則五官任之故視聽奔走不一其

聰明靈運不一其能而要以五官不相爲用而爲心用此
官之稱職也夫人君者上之有論道選邦之佐而下之亦
理煩治劇之司豈曰克庭之乏人與然而不制不之也何
使板蕩之羽儀而皆爲登堂之簋蓋且藉之有考焉名實
衡而嚴之亦有典明黜陟之權豈曰選注之同哉與然而注
即非弗效也其所以使互施之權施而終無易混之字蓋故
恐八紘八極以收之而故不勝收矣且兇亦有腹心冥鴻亦
有羽翼而後以明庭之彥必皆師濟之舉獲乎且三等五等
以辨之而辨不勝辨矣燕石皆能混玉魚目亦可亂珠而珠
未與別之英必皆庸庸之舉獲乎是以唐虞稽古而有庶
勵翼之勳成周憲建而見思皇克生之盛非其隆同實協
之盛則其嚴懲功懋德之程也非其敦培共正直之忱則其
明乎屬科處之職也哉

太祖高皇帝靖難胡奴奪國區夏啓靈明之日月定再池之乾坤
固已流唐深虞虞殷殷盤局而其分黨設官則崇布星羅
朝無倖位末材陶士則家慶尸美野無遺賢蓋其
論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此
堂簋指臂之義真可垂
訓萬世而又
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仕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雖遠
天降非直一時登用之成規實千古審俊之良法也
則豈相不格連
明憲用能維貞百度以世顯周綱
陛下烈獲鴻基光揚大業修明

相制重罰臣工應百職之倫察則以各陳職掌
而論之與群位之紛撓則以協力同心嚴
戒之飲永

堯舜之君快觀拜屬之盛此固宜人自奮而事事畢舉已乃
有負深嘆之羞而棄虞最勝失於辭之諫而嗔起爭鳴誠如
聖訓所慮者臣愚以爲事主之義同舟而共濟者也前古任機
者任機遇風而呼而祥罔不應焉而雨影祥之問亦可以
忠矣受臣之職同室而格鬪者也搶者幾手卒者幾足乘力
而接而策罔不片焉周章功宰之際亦可以俱生矣今天以
三尺之喙而使如沸如羹如美如快以警解爭也獨不可以和
劑乎以五寸之越而使忽忽開是更以蠅蚋持也獨不可
以典冠守乎一人而不必分兩人之用則勿使成連鼓上而
成靈鼓下成此而勿煩彼論之衆則器使佐奏得書而激
周得傷也況夫商之爲疑也其實固已定矣固其質而稱使
之安知用不等於金玉乎治之爲金也其才自有餘矣取其
才而哲成之安知棄必同於瓦礫乎驅逐不可以逐取深屋
不可以窺穴則何爲以所短庸用其所長成施亦可以直
遂除亦可以兼錫則何爲以所取盡淹於所短謂之爲之
必不以舉棄則古亦有實利東無待者何不寬於錄而而
於錄功請乘其之關必不以七暴則古正有舍汗青無日者
何不廣於捷逸而過於責效夫然後賢賢之政可防而共
不能爭獲獎之座水土不必盡移積之成此亦可防而問者
已夫然後青肆之典宜明也隨刊不必此羽山之福斧斯無
所迷監國之德此尤可詳而議者已材當則能必效功審則

庸必書任久則積必著按廣則令必行更以

聖天子明鏡止水之心開門推轂之用遂置俊傑登壇英良世

不乏遺大投數之材經文傳武之略皆焉

聖下雖而我之而消埃可報肝膽寧私親技即露焉才足策又且

何功不効何噴弗成而向有悍虜居長兵庫食糧之足慮

且夫兵非乏也而用兵者之未始有用兵者也虎頭或

於生入而後費亦能於徵諸安而移距之英亦有自行伍而

特簡者乎使其某准許之遺屈南陽之職更不必禁中嘆

牧矣矧非區也而任暢者雖亦未始有任暢者也流馬既

豐於輪備局更饒於制喉管平建武之策亦有階前新而

深維者乎使知辛刀亦可佐關中智魯亦足善將下則不必

以量沙驚夜宿矣此今日之兵窮而答不在兵也亦不止

兵也飽匪而答不在飽也亦不獨一飽也故為今之計者惟

當心以任人而乃實心以任事則無論補衛也雖代庖而亦

可分舉以授事而又合力以成功則無論竭死也雖予盾而

亦可方今

聖天子側席下求諸臣努力諸劬而猶患有事與人進議與任任

詞成夕發左支右吾者則亦何以仰副

罪難若溺之恩而尚寒風夜匪謂之責乎抑臣猶有進焉

泰交之景運明與具交成之而其權實獨操之

元首故取人以身帝王之首務也

陛下躬修明德以為賢士之標榜羣飛羽皆望鶴赴之何不足以

屬其凝之牆而成中興之治哉是在

陛下提其大綱一振而飭之耳臣草茅無知干冒

友黨不勝舉陳陳之至 臣對

新

亦聖亦神如圭如璧真盛世之文

碑正如畫既若如蘇頌之絕不見排比之迹所以為佳

辛未科舉題

皇帝制曰朕聞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前王作之後王遵之

詩詠率賓舊章書稱監于先王咸憲此物此志也乃有謂

法不能以自行又謂有治人無治法然則古聖三代之法

備于明禮後世倣而行之反以嚴整其故何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夏創制立極於凡建官理財停典庸禮諸

若奏通工案遠靡不揆古宜今創提目登即所稱六府一事

允治萬世永賴曷以加焉可得而揚厥猷

列聖相承率循無斁重熙累洽以迄今茲繼時遠則玩愒易生玩

久則初意益失朕以寡昧獲繼鴻圖夙夜兢兢思所以所

天永命觀

誤楊

祖一惟步

皇祖成憲是訓是遵乃紹庭從切訓浪未融戒諭屢由世咨其

非不言獎恬而躁競之習愈熾非不言進廉而榮壘之風

燦猶是民異域也昔胡以公私兩利今胡以上下交困猶是

屯與墜也昔胡以邊腹灌輸今胡以軍商耗斂竭民力以

兵而索餉有兵遇警則單弱立見矣惜撫賞以修備而無名

有偷嚴實則虛飾如故矣綜稽以益獎而與即在綜稽之中

明罰以懲姦而姦反隱明罰之內諸如此類未易殫指豈

法之不可行歟抑不法者未得其要歟殆所謂必有治人而

後能行治法其責安在朕遠慕初

天喜起之歌思百工之所以熙庶事之所以康實有不吝自寧者

爾諸士目擊時艱有繫于中久矣其悉應以對毋隱朕將

探焉

臣陳子泰

臣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必有以人維法之模而後施刑

後先合以成梓橰之理必有以法維人之畫兩倣履樂刑

分以奉明作之功何謂以人維法有一法即有奉行此法者

無人以奉行之則因仍漸失其舊故典章成憲皆法而率循

此典章成憲皆人也何謂以法維人有一人即有綜覈是人

首無法以綜覈之則班駘將窮其厥故印璽緩若皆人而

成此印璽緩若皆法也法立則名必核其實言必謀其功而

人無以自遷推之簡兵清餉理財用人皆賴其大而事有

條有理矣人得則任必先於讓公必勝於私而法無之或辭

推之要名惜諂諛爭好讓皆移其實而在在可建可擊矣故

公私得以兩利邊服得以交輸就民可以養兵而民仍不病

于賦就兵可以衛民而兵自不窮于餉則法自足以繩人而

雖有陳說食委之恩弗堪違也人自足以守法兩雖有凶邪

沿習之陋弗風仍也古帝王所以恭己無為而收節濬之

澤邑不大而集臣鄰之益率循此道也尤而大之端有望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奉三無私

建五有極

乾斷執火風之風

晉光進山澤之威

德備惠玄猶集虛心於王族

治業上理更動前問於金華念金敬
天出王游衍閑息

事奉

祖上下降降惟勤

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
勤問學而身親講帷月朔日就非徒窮二首之祿

建中和之極業總修貢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
一後先之揆遠邁淵源十六帝帝典王謨操之有要允矣

太平天子卓哉

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於

廷悉以節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

二祖因材器使之方以及強勝之若何剪除流寇之若何撲滅兵

餉之若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也廢之欲極其舊唐馬之
必循其原而終歸于破格用人以歸平康大哉

王言真所謂計議定命違歡辰告也草茅之士疊積久矣草不
傾瀝對揚撫其草蓋以副

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所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
天下擾人才之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

治用達于才則無不獲竟舜之如天好生肅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失謙倦倦於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登天下之

要樞固不出乎明明庸庸之外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兼瑞邦家孜孜計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

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考察
部缺輕重備舉選賢能收乎須久任何其用之策實之事
慮之造也創業垂統經綏萬民與勳華無異軌矣

列聖丕承奕葉重熙

二祖以美舜之心為心故都命廣于堂廉

列聖以

二祖之心為心故捐軀勤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
傾然之故也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開宜黷落於邪風期於邑備斯民於
和風勳之域乃數年役夷魏甸於東播奎拔聖於西盜寇之

莫逆無已氓庶之微謨永息金匱金盛之天下而有提襟
肘之形固宜有以順

聖慮也噫嘻此豈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盡力為
國建勳定之續此舉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為首庸庸之

士為先難經叛道者難而樞術重巧廉速化者難而樞行全
士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沿邊本我屬地屬

無衛遂至披猖一境于四路之輕入而開鐵陷再壞於難
之易局而達清危三壞于賊守之爭執而廣率棄非我能

我我為可乘耳誠以守為難反客為主夜郎之強不及漢大
未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不已遂至聚

一窮於倚山之為固而窟未易清再窮於各有之觀望而
不歸一二窮於發從之無當而矣不可禦非寇不可禦我

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違無違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
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可撤矣今定增制開

而兵終無一定之數則老弱之不足可乎訓練則軍威成
鼓舞則風鶴助勦請以精之說易其欺可矣倘誠不可減矣
今日請額則明日請歷久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之不
核可乎守則四知之掌嚴侵則一錢之周實請以核之說易
其誠可矣昨所未嘗不聖也紙經未嘗不著也自抽屯補伍
而耕種無人自耕減亡計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輪粟而輪粟
而開中之法來自墜墜於公復墜於私而庇支之用替則修
屯政以復墜法者不可以條議為舉實也舟楫非不碍往來
也駁路非不碍申飭也自兩路失序而漕漕可虞自包攬公
行而弁彘莫問自食之不盡其力而雲烟之色以識自蒙之
不能達其材而號驅之則開開則通漕糧而修馬政者不可
以奉行為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域不可築果
韓之持籌何東南之賦不可蠲果郭李之在邊何棄師言不
可成臂指之用果襄虞之治郡何窮智者之不可成謀獲之
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
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修年以用人雖無雙之
國士終受抑於勝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廉僕持節
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考為大德之掩寸朽有合抱之
器三敗之孟明無以救功於後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用
也鋒刀一割之用其可不參惜歟書滿

商聖帝公告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
又曰凡事勦則成怠則敗聖人君子盡心如此世有辱事者
所謂用人而又以誤人用者行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誤者
其賣亮為非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

艱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蓋綱舉領合舉策盡力而

其一是也

皇上之一榮幸之耳臣重幸新達于瀆

宸厥無任戰慄懼越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 崇禎七年

皇帝御曰朕聞帝王之治莫難于唐虞乃事陶唐漢不出知人安民兩端而謂能哲而惠惟帝其難何唐虞也又有謂堯舜知不偏物仁不偏愛急親賢之為務似則重知人者且為受重施在教庸命討之先而哲能官人尤為要歟世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初文皇帝肅邦家皆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運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貢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部察院奏聞又如六部官毋得輕調遷果選用賢能故守相令久任洋洋聖謨作述同揆英華重慶良非偶然之故已朕編讀不閱說列聖相承年遵玄軌英華重慶良非偶然之故已朕編讀不閱說

先猷

卷一

先猷就就惟恐失聖第所與共治天下者十天也今十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遂陸本我屬夷遠窄人寡一日稱兵犯順而三繫失守其故何歟目今三節閣率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邊也邊不靖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減奴俸猶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氏為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即如田鹽法徵生財之源屢修議甲餉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為三軍饑命焉匹為敵陣重番折數掛欠遂失原價原制何道可復今蘇寧奴猶蠲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似藉於奴賊何朝野匯之近聖夷繼主作何聞彼流賊漸運節廣存益滋擾浙閩剿賊不速民善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重多故作何

挽回治彈又唐宋會以武臣為中書今極能便文武似不

分我

太祖高皇帝會以直隸為布政典史為會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臣劉理順

臣對臣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謀其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慮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效於君而後政事修治成一入垂拱之體何謂實事實職以察其能是也人不必開崇車局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賢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職最迫若者悉而國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開難易時不必開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則智者無不竭之才勇者無不殫之

力忠貞篤於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證蓋有實心方能指實事而果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之所以興庶幾而第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蓋以為易而狂之者治之所自隳也國家承國治之後惰俗日偷而整頓之艱難欲拯濟否聖人必且勞焉蓋不以為難而諒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惟然以用賢圖治為已任者真大有為之君而樂察親見政

在今矣欽惟

聖帝陛下

剛健中正之威備

聰明睿智以有臨

持小心以保泰而臣弟滿性年四十七載之昇平

增太憲以亨也而子孫君王駢集億千萬年之鴻祐固已發

既鼓靜淵恬波蕩然稱華隆盛際哉乃猶屬風俗之敗壞由

紀綱之廢失就說焉求所以肅人心維世道者進賢等手

廷俯賜

清問臣草茅末品無足效前聖而幼學有憾敢不據所觀爲

明廷獻焉夫人心之不能無偶玩也非有以振肅之則玩者日

究將有極重不可反之勢世道之不能無陵夷也非有以維

持之則夷者日夷故且有大敗不可支之象振肅維持之術

舍紀綱其誰屬哉周模模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恭

勉乃所以綱紀也宋儒朱熹之言曰有紀綱持之于上而後

有風俗驅之于下蓋持之乃所以驅也顧始末皆不修明而

後漸以廢壞也當其修明也若曰張皇臣曰懲上下意固

易所爲係泰也及其壞壞也若曰莫遠臣曰雷同上下異止

易所爲係否也泰者通也不惟上下通而世道人心亦與之

俱通過而塞隨之平阪往復之運可忘歟貞乎學者壞也不

惟國事壞而人心世道亦與之俱壞壞而治國之先甲後甲

之事可忘振育子漢典法度簡約恭儉嗣世而清淨蓋一

規而隨然而痛災流涕之疏賢洛陽猶有寒心焉唐世貞

鳴盛開元樂營而房杜機宋同心輔政然而微微張九齡之

言在已負先見矣宋以忠厚開基亦以猜忌胎亂而紹聖紛

太祖高皇帝鑒遠近臣一洗初元腥穢之習

成祖文皇帝再臻家難重舉日月蒸烈之勳六卿率屬各修其

文武分曹不侵其權官方嚴飭如農有畔等咸明排如

退士安于庠守未字之員兵安于伍奉周禮之令吏取

之智里無爭張之風寇履之分柄若日星品式之守嚴于

澤遠遠乎

大明會典一書其宰物御世之上理超然漢唐宋而上之矣我

皇上以首出之資紹釋大統繼承鴻業其修明政令以繼述

祖宗之大法固有愆遺

御極之初庶幾化行俗美不特遠烈邇來乃稍不然者法守何漸

壞也人情何滋玩也德意何以塞而不究也且

詔令何以格而不行也墜夷之甚而飭莫敢請就

明問所及而極言之可乎夫職業之隸于位不可越也而今日

視之覆防之設于下不可潰也而今日侵軼之偏裨而犯大

帥僚屬而抗官長則甚矣奸胥而傾有司亂民而擄富室

則橫甚矣而且說士耶妻我東魯道後西竺是謂甚淫而且

說民耶木石文務倡優后飾是謂甚僂而且說官耶借人地

以分畛域別好惡以生羽翼是謂甚競而且說國耶締結而

恣勢鈐同室而還戈者是謂甚欺中于人心人心將日遠

于世道世道將日遠昔人患燕室茲不啻然也昔人憂

火今不啻燔房也夫在紀綱果徒在紀綱乎將無上之任乎

抑上與下交任之乎漢廷是謂政衆俗敎在承平日久而

高皇帝創業艱難朱葉劉王日贊惟謹居安思危之訓無日不

儆焉

又皇帝守以兼制三機用心如水激石有禾好食之勢事也
日矣以故提綱舉要法立而不犯今行而不過爲萬世

全華卒復不問

召見之拜家章奏皮開其微止

蓋之費雖而考議日積漸長安坐累玉桂印列不與環顧無

期誰任紀綱之耳目而三公才立大彼星希寡卜不末會

弗允誰任紀綱之股肱而

西席塵封不示開議之益前教匪不重左右之選誰任紀綱之

根本又兄情願成習恐他日有人以官爲傳令若泛梗之通

還官以事爲偶奇加聖慮之一指彼此互推其功而後

相讓其受其咎困獨之過所轉上與下交任之者大抵一代

之興關則則精明勤懇累舉則積慶不支一退之身初政則

策應交持末路則普修或乘獨之初氣縱終氣衰盛衰之末

不能穿香獨獨之朝風疾暴風後衝風之餘不能走斯達然

則反誰爲張操紀綱以振人心世道之失者其家會可知也

聘康莊者垂顧委籌有時而什念以于覆轍則羊腸或可爲

安途涉燭淵者乘輿亂流而沒念及于權權腹腹顧

可爲順流特在我

皇上之一自振耳誠以人責事以事責功職事之司如也

各不相混而人何敢志于職之外以名思分以分思義上下

之定如乾尊坤卑各不相侵而人何敢越于分之內慎官每

之任以應屬學官士有敢以淫靡者手躬儉儉之行以示天

下先而人有敢以侈靡者乎明和衷之龍振師濟之威貶

方不數也一任隨之遂信賞爵之條則國是不羈也一身

中天君定其主事而五百百億靡不奉令以聽一家之中

人盡整頓其精神而亞旅適以舉不執事以從將風靡俗

夫世道人心而不奮然靡靡者未之有也以

祖宗之休牛獨比隆漢朕米已哉抑過猶有訛焉夫人主一心耳

而何而中之者且千百心者所稱成滿之聖也有以不違實

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淵淵之財而清白之氣會會愈細迷

千人攻之固而皆鋼之寒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愈

弛獨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財非人主之財歟乃

以之吾心哉以

皇上明聖遠邁成湯而愚願以不殖之說進臣草茅無知千言

宸嚴不勝戰慄悚息之至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臣謹對

丁丑科 崇禎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洪範八政首重食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是兵食兩者固經世之大端也周制治兵
農不出比閭族黨鄉遂之間而伍兩卒旅之軍師已具其司
馬子農隙講武事而已當其時居足以守出足以戰固足以
耕而食內順治而外威服何其處歟後世藉兵以衛民賦民
以養兵而兵與農遂分而為二乃兵日驍死民日蹙敵古
豈不可復行歟漢初南北兩軍猶調諸農後增募期門羽林
入較尉等軍而兵制壞唐貞觀中置府兵最為近古漸更爲
驍騎而虛弱日甚其治軍得失之政可待而鑒陳賊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多日

加意留屯

卷七

勅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農者莫如屯

命天下衛所舊兵屯種庶幾兵農兼濟嗣用以紆又

論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洋

洋

聖謨垂遠派直駕漢駘府與成周比監可得而審焉其處歟未

平日久養失初制各邊始仰給內帑年餉日增虛糜不可

花版縉絕不緒十載于茲適值虜寇交讐官貯庫藏罄

安操大計無財不飭籌餉而餉之窘屢愈甚且耗盡其可

矣無庸不飭練兵而兵之單弱如故且增募日應請矣民力

不堪再加呼庚勢難姑待將何術而可即議者未嘗不言清

屯開墾而修防徙申尚鮮竟効其故何歟又有謂屯與墾相

表裏非重復輪播關中之舊制屯政必不能興其說然歟否

歟且屯墾固屬本計蓄艾未濟目前抑別有生節之道

又在舊層初開太倉之未足支數年今直無終歲之計兵
交餉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又今不圖後將何繼昔唐以建
之耗竭用一劉宴即能值國用充足而後將何繼昔唐以建
山東軍伍劉宴屯較射不三年而兵精庫實蓋雄視列
豈非實心任事之明歟大儒者動稱王政薄言當今者
一能爲富強如劉晏乎抱負之流而不可得亦士大夫之恥
也諸士必有樂于中久矣其悉聽所見以對朕將有採焉

臣劉同升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安四海而永敘萬年也有體世之大道
察天下之元氣而成致大之體有救世之大後振天下之神
氣而奮明作之用何謂經世之大通安常可久字畫一以宜

民而不以補豆苟且開後世機謀術數之端然非好遠而圖

于事情何謂救世之大權通變不能漸心思以裕國而不以

膠柱執方隘王政酌盈濟虛之理故誠時務而貴乎俊傑是

故儒者言經濟則薄管商而不知能爲管商者乃能不爲管

商也蓋管商非無學術可以治一國不可治天下乃其不爲

管商而豈不爲富強抑儒者言事業則稱呂葛而不知有呂

葛之心者不思無呂葛之才也蓋呂葛能忘身家可以堅一

心即可任一世乃其不爲呂葛而又不豈爲乘孔是故天下之

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于事而在于心古之聖

明王以之試功照績此道得也夫治國之事繁其緒紀事其

節目不過兵食數端豈與人在舍此而別言致主宜乎近

不效而負大有爲之君及可爲之時則勉勵勵竭有盡

今日吳欽惟

皇帝陛下

立德建極

聖恩集成

聰明睿智以有臨

嚴恭實畏而無違

日清日又曰昔曰謀道咸備而發國書之報乃聖乃神乃文乃

武心廣運而開通吉之先風德來儀歌功詠牧之景淑無彙

終則解慍蒼生

河清獻瑞期允揚烈之精神降禹啟則敷敘淳美

郊遊步禱念民力之昔有斯平時和丰豐宛然幽風之詠匪修耕

籍之舊文

卷一

太廟居維孝思之錫類達于繼志述事遐哉天保之章皆重德

永之新德人稱

太平天子世頒

有通聖人乃稱

萬彙之敷達臣等於

廷諮以治道謂古之兵雖食足今之兵雖食匱推原漢唐之制

考求

國初之規其亦有救時法

圖之思乎臣草茅無謀然目擊時艱懷諸懷之志切處堂之憂久

矣敢不效千慮之一得為芻蕘之

獻夫國安崇文時練尚武以爲過矣聖人安不忘危文武兼

重慮至殷也千古之談兵食者莫如於孔子其曰足食足兵

民信知矣大旨以兵食與民分爲三者則民之與兵不得

混爲一也夫乘輅而耕者民也持成而戰者兵也後之兵

民不分并食亦不分驅市人而膏斧則病在兵抽屯籍而

伍則病在食備壯丁以禦侮則病在民一者去而三者之

焉知却來墮費爲聖人之作用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勳業開平內安外攘雄略邁漢唐遠矣

列聖重光承平日久我

皇上英毅中興而捕奴外江流寇內援調兵議餉歲無寧日臣

皆曰賴

睿算嚴明歲此朝食而度支告訕三軍有庚癸之呼熊虎奮未

聞也更番無計七月有卒旅之虞烏驚獸散可憂也在昔

卷二

高皇帝勅五軍都察府加意留屯百養兵而不病農又其

論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洋

洋

聖漢萬世良法也夫漢南北軍易而爲期門羽林入較禁而蓋兵

弱矣何以易之南北兩軍久而不足用故也唐府兵易而爲

騎騎而唐兵弱矣何以易之府兵久而不足用故也南北兩

軍之不足用而南北軍之食不可開增一軍多一食則漢之

未流不徒兵法變而餉法亦壞府兵之不足用而府兵之

食不可開變一兵耗一食則唐之末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

亦壞然

聖制猶未及宋也夫宋兵之弱殆又甚焉聚天下之兵於京師

一足用有餘則遠望勤王矣天下之食於京師無一足恃

管則搜括民力此尤弊無可爲救正者乎

聖制曰開墾屯田修防從申尚鮮寧效夫開墾之效實未易也

國初龍江之屯盛於前代其他郡邑往往有之一沒於虜賊之

請乞一墾於豪不之侵占而田爲子虛之陳矣雖有趙左園

農藏屯子何所乎則垂之

令甲而限田之制可行也

聖制曰屯田與鹽相爲表裏皆復舊制夫舊制之復誠未易也

國初關中輪梁實足利因通商往往稱便一重于折色之小利

一滯於飽戶之私販而宋柏章海之六畜矣雖有夷吾計然而

策何所施乎誠布之

功今而輸公之而五勸也

聖制曰建中之耗竭用則吳而國用充足民不困敝何說也夫聖

非弟以心計爲長其經世之說有過人者即如用鹽法之吏

皆選聖關之才佐之而不委之瑣尾之士故秦嶺風經而國

課自清矣

聖制曰山東之湖利用李抱真而與屯較射三年兵精何說也夫

抱真非僅以勇敢著名其忠諫之心有過人者是時諸節度

之權獨其乃心王室而不求而世爲干城之夫揚竿者度而

忠室安矣彼二臣者豈非管尚之流亞哉未必僅品將之心

也而今之士大夫學楚舒之道卒不與管尚同功教誨者爲

士大夫而士大夫亦自耻之也

皇上不負臣子臣子自負

皇上耳方今全盛之時收敗焉變兵變節而東平坐觀則

國體不壯怨怒焉憂道憂危而

此等防範策東出西沒則淮河何局獨今

宵旰自勤亦祿食驚心而計不忍出此者也夫屯政非一日之功

也而外省關兵僅循故事依惟

皇上儲宰管之實龍放老弱之托極以千議之繼而管者行之

諸臣所不敢言而悉任能者也有臣如抱真任一人足矣

皇上全兩淮之咽喉也五方之利害以周忱之久巡撫者處此

人所不及慮而視爲諱者也有臣如晏任一人亦足矣且

善理財者但理其用而已矣故不日財而暴日用誠知老餉

之何用則知漸餉之增何爲也誠知額內之何用則知額外

之增何爲

皇清丙戌科廣濟三年

皇帝制曰帝王君臨天下莫不欲圖長久傳之無窮

與五行通王初皆變矣後漢式復宣

之降命欲舉抑人事所致也朕承

上帝之寵

一休烈人主中夏有年方四時運山陳尚阻津改今欲早重

混一祗庶生民肇開鴻圖克垂永久以億萬年敬

之伏通何道而可致內外臣工朕所與共運天下者也朕居深宮

為進退計每聞前代朝臣分門別戶橫當當私蒙蔽把持

招權納賄朋黨則生毛羽異已則立陸深圖更有同年同

舍師生親故互相援助非擠孤踪浮議亂棄竟誰真控制綱

大壞國祚遂傾深可憂戒諸臣在朝各官因仍敝習不能力

改前非所關治亂甚非細故必如何而後可盡革其弊俾朕

得日聞正言行正事以綜核名實修明法紀舉在外各官貪

酷不公者甚眾朕民聽訟惟恐是聞善惡不分曲直顛倒吏

治既壞民心日離姦狡計行若具後臣斯亦向來有司之責

疾也必如何而後能使官方清肅風俗淳淳以致太平致欲

定天下之大業必同天下之心吏謹而民樸滿洲之治也

今如何為政而後能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歟語曰有治人

無治法又曰帝王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夫以四海之廣人

民之眾愚有尚備非常才全德備之大賢能佐朕平治天下

以延運祚於無疆者必如何而後可致之歟諸士心悼前事

身逢鼎運得失之原治亂之故善之熱失其悉心以對朕



母迄母長母陽明著於篇朕躬親覽焉

臣轉以漸

臣辨臣聞帝王之平治天下也必有開天闢地之奇畫一旦

不赫聲濯靈而後天下仰聖人之大略必有監古訂今之實

無一人不洗心滌慮而後天下服聖人之深心何謂大略設

官分職置軍典舉律大小相維內外互稽者是已大臣訓元

贊化軍工分職宣力以一人之恩德布兆庶不謀經緯之何

從何謂深心欲實與結新典正章律公備忘私國備忘家者

是已情而化為所應顧盼轉作據當以四海之教道効天子

見綱紀之俱舉本正制廷者正百官革命有雷上下繼此

克舉故勸天惟時惟幾莫不元首喜而股肱起士正百官者

正萬民居師和恒退過協為一體故流政惟簡惟寬莫不

應應而表彰隨聖德足以造命故層數雖不可測卜年卜世

直於初創洞其靈輿委政足以格民即嗜好絕不可者家風

象南還於敗革盡其麗麗古帝王所以知人安民求賢圖治

道不絕此章大業於金駢調休徵於玉燭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

事天隆典郊祀儀柔百神

勤民加志郵傳屯牧萬升

當陽布帝政大法小廉欽就五之乘飛

治心崇聖學日將月就麟翬一之堂與

中天下以定鼎獲三十載之開闢日星繁而字宙新

大一統以建官擴四百名之特額山海通而風雲會為矣

天子至道

聖人

啓沃高深德門光乎上下

制作美備華勳滿乎天人

神武布而四海歸鼎命集於貞辰

聰哲宣而萬幾泰泰交洽於闕門

勤名對於彤庭嚴天戒彰民莫寢龍濟濟左右扶酒派於青芝

陶帝制竊王風孔孟英爽後先固已

堯舜焉君周召作相矣猶昔

聖不自聖結且日新進臣等於

廷路以億萬年敬天神之道上張三統五行近推遠與實臨欽

奉之寶

卷八

仲其進退賞罰令滿漢官民同心合志瞻容訪落之勤肯

遇是有若買置廣言日馳之往古技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熟也蘇軾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臣嘉效昔人忠貞見

非一日敢不披瀝血誠仰副

聖朝萬一乎臣聞官人之道其精於唐虞時禹宅揆稷播教

掌教畢明刑義和治厝伯夷典禮義典樂益作農垂共工

納言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終其身止此一職故以

實心為實政况欽滿在御歷明且錄其為嘉謨碩議又何

於捷託通及咸用三公論道經邦三孤獻公弘化六卿分

各率僚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衆衣可以立政模正可以

心即懷唐宋若蕭張韓陳之將相司董之文學房杜之謀

使宋之清嚴韓范富厥之經濟義表後千古概非失日

天力洗格委為朝廷決大疑排大難者哉昔當明盛劉摯

上緣要在下分兵柄五府寄責於六科經督布按運應則

釐大體若變夏李楊制閩若職項王戚邵監若兗蘇方陳

易嘗不文經武維兵精餉給而不志微之遷延凌遲至

天下也報政實其速成則得民難於子產長材屈於短取則

百里失之士元禮泉徵諸父老薦舉未必盡公卿豐毀以

準糾劾未必悉當致古甘陵南北部之事一人率及數姓

事幾苟終年何不以有精神為國家圖長治則上幾如虎

下殿不失和氣可以法也致古循良吏治之籍守必因知屬

端至一錢周貨何可以無端吾恐為身家測案案則兩神清

風有司執法為公可法也朝臣外臣各敬旦氣翼

皇上維新之運消萬世之太平幸爾何滿漢不共歸一造化哉

卷八

聖朝孜孜日欲開正言行正事臣以為莫若於講學講學莫先於

明道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遺本於心兵農禮

樂禮樂茶馬何事不有前人臣之成效史氏之格言朝夕滿

利矣煥如觀火與其微妙說理不若明曉陳情

天子之學固不區區章句間也至於用人有用人之本末其官與

位相理財有理財之本求人與出衛科且應辟皆有美惡

賢優拙茫無究詰當分別資序其繁簡勞逸若何附之下

列風質其天錫損益若何酌之制名實法紀雖不盡此二者

亦可謂參核而修明之矣孔子不責難訟直欲以善權

下然難訟正難易言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懼有失此者

所以雖大書有譴而史或張揚都之達意最難也夫有

豈肯嗜殺貪黷黨心不術拙不足以經民之命貪賄不

隋是國祚設計行言良被旨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夫勝國之臣有異朝之師矣

皇上承

皇祖

聖考大有爲之業奄有萬邦大統最歡榮觀已罕乎聖術臣民類皆

而祝

聖明者咸願早成混一克垂永久在漢因當通漢之盛當重其所
以律已在滿亦當通漢之委緒詳其所以課人在漢固當教
滿之而模述真實之業於上在滿亦當辯漢之典則則是非
之介於心而且曰實則乎藉而可以當形者必也說在齊相之
著衆刑畢之楚南士也待而可以勝久首機也說在齊相之
收和角韓魏公之勸整頓也執此以進退百官天下賤然知

皇上之

皇上

皇上之無私朝臣且窮於真援外臣尤渾於真鑒仁人在左義士

在右忠臣居前聖人居後正所謂有治人而治法不委勞未
賢而得人甚速也無難惟無難惟休于萬斯年四方來賓

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聲威之上治其在斯乎

抑臣尤有進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以天下爲
一人者精明必周乎天下以億萬年爲周天者至誠直實平

後世明與誠百王傳心之要即

皇上法天之要是在

皇上力行於知人安民之先耳臣草茅漸進不識忌諱于賢

實數不勝戰慄聞述之主 臣謹對

己丑科 順治六年

皇帝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子自人中原以來滿漢皆
異風而遠通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覺漢人尚文習俗

不同與抑言語未通意見偶殊時或未能化與今欲曉諭

爲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民爲邦本食

民天自兵興以來地荒民逃賦稅不克今欲休養生息使

復業力農民足國裕何道而可邇來頑民梗化不軌時

徒加以兵恐被累無辜大傷好生之君若不加以兵則本

良民孰是底定之期今欲使之格心同化盜息民安一定

定又何道而可爾多士經術經世直應無隱務期要言可行

不用四六套全于將觀覽焉

皇上

皇上

皇上

臣對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母

聖訓實今臣拜辭之始也又蒙

聖諭許以直陳要言而復以浮薄之詞聲韻之體雖弘麗可采而

真實或闕母乃非所學而敢幸

叨問乎欽惟

皇上

道開乾坤化包中外驅除亂逆奠安生民隆祀典以達孝廣

額以求賢龍嚴衛以重人主寺宣以謹始近且勤

名對以開言路馳騁馬拔弓之榮榮寵隆運坐之條凡寬大之

至亦滿已舉行四海被其風而仰其德矣然猶

聖不自聖下訪於愚豈以爲臣之言詎有實乎雖然處不諱之

而有所不盡非臣志也夫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則滿漢皆

家也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橫之爲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人未有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也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潔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皆恐不能自直於其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嘗變革之初民重其生是以監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疑無相交之意而先已自怯也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導者未免輕漢人爲善教爲朋友其中自疑者未免輕漢人之多疑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得自重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目之巨謂滿人尚質以文稱之漢人尚文以質稱之其門教之者設滿學爲式於國子監或於教習處古使讀四書五經以通其理觀通經綱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學教之人即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舉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教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矣其以賢輔之者凡在官以賢事責之選授之必於所選之人參其多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與我者於民生安否盜賊平定盜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劾實可爲考有司以土田開墾民

持業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戎母以其少文而畏

難近如事理母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毋疑其貪而設爲冒欺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委遂如是則習而難不同道德同之也昔晉陸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異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漸發達古今轉者造物而有何不化之恥誠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

御便殿之制今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廣外意乘而相商訂官仍得於杖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幸相告詔而海寬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不可同與至於地之多荒者逃亡多也民之好漁者賦稅煩也

策之重

策人

國家未嘗不寬恩而上之所放下復收之則民不感也國家未嘗不足額而今之所減更故益之則民不知也古者理財以愛民爲先籍民以墾田爲重今欲充賦稅必先減之何則今田之闕者不及十之五而賦不可免則終不能應不若應則必有中飽於里甲率侵於差徭而民益亡田益荒故不如舉其荒者墾闢焉是上寬必不可得之賦以活民之生而收散可滿籍之民以厚國帑也若夫民之不能耕者官給牛種春以助之秋以收之焉又設常平之倉荒歲以備救量以備貸做社會之法登之以月報積穀司之以廉正紳士訪求西北之水利或墾或防以貯築滿東南之園田如埤沙因地修務務在不擾民而利民則民知田之可種自能業民知賦之可供自能墾田民益歸而農大起農大起而

自足矣若夫盜之多有民之不靖則在蓋廣寬大之政而
夫漢光武建將每曰凡征討豈務多殺傷要在乎定安撫
耳裴度平淮西即以蔡人爲牙兵或諫之度曰蔡人卽吾
庸何疑故臣以爲一在酌叛服之法也其來歸者或本於
誠或迫於兵力以恩待之使安其舊服以信予之使保其
家則無有自疑而爲叛者矣其未歸者或地遠阻化或迫
相從宜別其首從母及善長宜完其室家毋多係累則將
相與而格心矣一在彈亂之術也

國家沛大恩令爲兵者與爲賊者悉許歸服而此輩不知底也
彼具草亂之資以掠劫爲長技以焚掠爲本業豈能追而修
其家之勞事商賈之謹哉其不居三五成村妻孥鄉黨到
江湖聚聚山發法有所及則望影而逃風有所聞則舉
起去之則無盡殺之理留之必求處置之宜臣請今所在

其強者備爲勦敵如古府衛之法什伍相制備者率令屯田
以時散閱居則有城守之功出則有禦侮之用上無養兵之
費而下無夜呼之聲此亦杜萌之道也一在清亂成之源也
小民遭亂之餘幸少安息無不欲享其田廬長其子孫然
而守令不治則有重賦以追之有雜役以困之將帥不治則
兵未討賊而先虐民民未受賊而先受兵誠能懷有司之
嚴圖外之法則百姓能安其身好衛何所藉以爲用乎百姓
不生其心叛逆何所指以爲名乎此又靖本之治也如是則
執亂首而誅之是殺皆仁天下之心也取難民而釋之是
皆定天下之術也而妄憂盜之不息民之不安寧自古圖
新命必在德和民故周以忠厚享年八百故臣以開宣

寬大之政也然而臣有
清開所未及不敢不直陳者夫二帝三王爲古神聖功化之
然其治本於道德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本諸

簡幸輔侍從先將大學正其句讀說明意義然後四書五經漸
而進焉至於大乎行裝尤爲切要下手之書
經筵之條仍將內外奏疏逐事講說應證經傳以徵爲及心之
功以誠爲獲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全理明可以知人
幾審可以制變率圖傳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勝之福者
將在茲乎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展廢不勝戰懼闕越之至 臣謹對

壬辰科 題名九年

皇帝制曰朕承鴻業定鼎九年矣親政以來日益兢勤念治天下之道莫大乎用人聽言人有真邪世言有實是非往往混難辨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移將選何道與開創之始官制風俗禮樂兵刑皆建風規模粗設未備至道自歷三代以來其制詳可得聞與或因或革或盛或衰皆不在制度文為而別有在與用正人聞正言行正道朕日切于求得其要而諸士功學壯行宜各出所見實陳方見其文以達其實實諸臣為式每器對偶冗長故特廣開覽覽

郭忠倚

元集

卷八

七

對 開帝上之統御天下也有治人無治法後世之末本不足憂也有治化無治術後世之所存不足恃也惟聖王有一代之紀綱以為治法必有一代之首領以為治人者擬循之官方以為治術必有蓋藏之章心以為治化治人者何宅極奮庸有傑明作者是已教養之待實制作之待備創之初日不暇給而在理有人則進行有序而規模以嚴不致衰弊之法不能百年而無弊任賢所以固又而經國之本於此乎聖矣治化者何百爾端其清忠砥礪者是已賢養者有分耳目之有齊辯論之方處無不備而廉法化行則名教自榮而畏罪循經不然督責之制不能察案之無遺故法以同風而風勵之權于此乎一矣況德運維新正人才輔之日艱雖伊始尤人心藩志之初萬爾謀而宅中定其言成則雖大商則大九有而獨展建官開創則雖平遠其以弘敷重以迄桑能端在今日矣欽惟

聖明陛下

聖明陛下知賀夏性生

文武聖神德全廣運

御大寶而初降給輪既省刑而薄賦

此天子若却實獻而撤

上供與典大禹克勤克儉之心文王親民如傷之意同一極也

之乎同一教也

已至矣猶以為未至功已遠矣猶以為未盛乃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是謂以用人聽言之道制度得失之詳

不亦速製之無異歟以言論之其言之光明而正者必
子也言之和祥而剛健者必仁人也至于功罪何難辨止
先事與後事之間忠信何難分止在爲公及爲私之地也
問唐臣陸贄曰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衆而
發生天子不以地有小人而廢黜納出慶賞之言樂之而
乎九弊以通人情謹說既陳而數奏有道諸官必堅而獨
可詢其受不受皆照之足恃與難處此實非其本也
人臣之所爲莫白存乎心之誠偽而不在于庭制之屬人
之所以廢興在乎上激清揚而不在于餘論之內則欲中
諸臣奉公盡職永享積習之德而固太平垂制之善非有
以大變之而不可也夫人心之計才力豈有所不足哉身
之命重則爲君父之謀必重則爲之心必重則廢制之坊
矣也直計行忠良氣沮隨從使有各之曰變通無常事
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特心愷者爲之
曰干名天下之人舉皆相先而無有異而激以致太平
治此必不得已之數也臣愚以爲欲致天下之大治必順天
之人心知節義之當守而非以建名知廉潔之可進而
避罪去私而爲公忠愛而謀國志一而智勇生則一人且
數人之才矣獨立而不懼其事而無難誠至則則當清濁
朝且有骨指之勢矣而況開國之初一世之風尚于高
代之氣節于焉出大漢高車大度故其時多剛健不獨之
孝宜精吏能故其時苛術良賈實之用以迄光武崇尚
東漢之風于斯爲美是知人之志恒與時升降激之則剛
之則從隨之則靡片之則絕此風化之簡而旨路人才之

由也伏讀
制軍有日開創之初凡官制賦役鹽課兵刑皆從風紀規模初
未備至道而後開府唐三代以宋盛衰因革之故臣竊惟
官制百而軍律之制隆平屬六唐而成德之法備上中下
賦三變成書貢勳之名什一同制以人則伯夷伊尹
夫難以數則樂九成武樂六成士師掌刑而統之兵司
諸戎而通之徵莽天不而三州卜宅其事雖詳雖有規
而六計法嚴其綱若則唐三代以上繁簡之制可詳也
三公三有之命相都省行省之重丞付五說一以代奉
十能一以垂宋制編要有機二以分榮事謂是夫府衛
覆奏諸刑法則唐宋以王孫孫有司將作有監而內
察院以爲朝廷之紀綱外按察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則
唐宋元以下得失之制可詳也
皇上誠建條陳之建嘉草具之儀用者書之人有聖明之治
廢之具養百餘之力道中和之盛布數恤之修德節制之
嚴糾勸之令言出而利與人存而法舉將臣工有不日書
生有不日安者未之有也則製作之儀治化之成可計日
待也特臣更有爲焉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始古
今者則無道策則行知者則進高明委以帝王治本于
道不于心宋臣大學衍義所爲如明進術辦人才審治體
民情以爲格致學教長戒過欲以爲誠正誠言行正威儀
其修身重紀臣嚴內治定國本教成與以爲齊來
皇上以天候之責日御經筵簡宰輔侍從之臣能審時
審玉經有裨于身心者進御標道鑑奏疏有關于理

說必能助益而深輔成

辟德也尤祈滿漢互諱反覆下尚字必盡其義官必盡其職

有矣

聖心德修罔敷也

聖制所謂川正人開正言行正通其功其要于此臣草茅新進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傾越之至謹對

乙未科順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法之盛政教彰明於上六府孔修民於愛

奇九有十二教協恭和衷敷政良而無辜康新敷教職朕

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義政具無上運而紀綱猶有未

振法度猶有未張賦稅考成非不展如申飭而官吏之耗

尚滋盜賊雖推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其故何

歟朕所由良以百凡有位徧私難化雖仰情面者多實心

推當者少茲欲重新整頓大破積習俾各與事慎思共失

忠何道而可從來有治人無治法豈非人存則政舉而用人

為理財之本知人尤安民之要朕爾諸士懷柔修而際

廷獻其詳切敷陳以冀學問為真綱濟毒事獲厚朕將採擇而

施行焉

卷八

史大成

臣對曰周帝王之取年也用人為先而帝王之用人也知人

為要知其人足以理財而用之以理財財源開而財流節

盡可無會計之虞矣知其人足以安民而用之以安民民生

厚而民德正百姓可無仇讎之嘆矣知其人而不棄其愚用

其人而不盡其才古者綱紀修明法度寬務賦稅定納枯

承之制而國用之足箕斗之制不與草野樂未結舉趾之休

而民生悅康錄火之警不作得此道也大抵知人不棄其愚

則凡入其鑒者賢能非辨故大小罔不彰異以盡職用人

達其才則凡抱其才者短長畢試故內外罔不協恭以稱

故也知人而棄其愚陷師者未必盡賢清濁者未必盡

也而何以美康事無兼隆之憂設也用人而遺其才恐廢

有求必盡長服承者未必盡也而何以望天工奏熙亮
續然則明察獨昭選舉因人而當權衡無頭論辨隨器而
端有賴於今日矣欽惟

呈帝陛下

竊應明而作

勤學問而神

納諫如流覽數萬言於宵衣旰食之際

愛民若子捨二千石於潁川渤海之間

右御審左御圖論道進三公惟取半部能安天下

朝謀綱久謀紀經邦分百執欲求三策可致太平此誠至德深

心莫罄口竭筆述乃稍望道未見視民如傷進退等於

朝廷而諸之力洗目前之弊命登歷古之風此雖帝之有容

之有訪無以過也臣自維新進敢任臆誠以議大政然承問

而對臣之分也不欺所學臣之志也敢不披心露胆悉陳

獻乎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無爲而爲四時之宰兩陽寒煖各

式其教而不亂則歲功以成君猶心也心無動而爲五官之

主肅又哲謀各守其官而不亂則人事以理今天內之有

心謀道之佐外之有理煩治劇之臣是天之有四時也心之

有五官也而通之而大府三事未協遠之而五行八政未諧

是四時不若其序五官不奉其司也豈知人之道未盡得

抑用人之法未盡詳歟臣請一言之伏讀

制策有曰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與皇上理而紀綱

有未振法度猶有未張從來帝王之典綱紀不一法度亦

而要之綱紀之所以克振者振之以公法度之所以克振

張之以一無制已之欲則好惡審而舉廢無偏徇人之

則喜惡平而黜陟皆當無朝臣而某文則政令可以久無

廢而後怒則刑罰可以服昔者胥文之創舉也復原以示

齊桓之集統也釋楚以昭公子產錫晉國人誇之而弗恤

執立法貴近行之而用寬彼區區霸君之治紀綱法度且以

公服天下之心以一定天下之志而況齊唐虞而駕三代者

乎故臣謂今日者不必憂紀綱之不振而當思振之以公不

必憂法度之不張而當思張之以一也如什一既有制矣

款無增即爲萬貫則聚之法三等既自辨矣設舉無易即爲

周禮計美之文五刑既有頒矣滿漢無殊即爲虛與明允之

訓凡行之爲一代之政必垂之爲萬代之規何患損益之不

宜因革之不當哉講學議政莫先於此伏讀

制策有曰賦稅考成非不屢加申飭而官吏之耗蠹尚盛夫官吏

何以耗蠹也大凡吏視官故吏之耗蠹多由於官官之小者

視官之大者故官之小者之耗蠹未必不由於官官之大者也

臣見州縣之有司有惟科甚猛而索派甚煩者其賦稅未

盡能以威迫而完也然撫經之法少彌縫之法多藩臬之

稱之曰有才其有緣惟科之餘章案派之例者其賦稅往往

能以情威而速完也然而撫字之術工逢迎之術拙藩臬之

臣名之曰不及然則以撫而得不及之徵孰若以食而得

才之譽乎豪耗之滋所由來矣臣謂欲清豪耗之弊當與

恥之風考成之時官之入者雖有才而必嚴其律官之庸

雖不及而必錄其功夫然後重己之名譽則重民之脂膏

之耗蠹不勝而自化而吏又何所容其奸哉此正所謂治

本而清其源者也伏讀

制便有曰盜賊勦撫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此處

民之心至無已也蓋盜賊亦小民也豈無父母妻子之樂

無慮室墳墓之情何以不安耕田鑿井共習於刑其意

及好執銳涉歷相逐於櫛風沐雨原其始非困於飢寒則

於徭役也非迫呼以驅之則苦政以逐之也此罪則難建而

情有可憫者也今使大兵一至賊其家甚而繁累其

親戚隣里嗟此小民非不悔爲盜賊奈欲不爲盜賊而有所

不可也非勦之不得其道而撫之不得其道也凡請於勦之

之中卽寓撫之意當命一勦之之將卽設一撫之之官

諸軍中如監軍例其事實爲相濟而權則不許相侵然後進

命者死於勦之之將而不聽投誠者生於撫之之將

民豈有不涕泣投戈者乎不然勦賊者意在於盡敵乃止而

有司進而難控撫又遠而難控民雖望撫其撫之凡若

此者非有治法之可拘而有治人之堪擇也蓋得治人則

鈞可振法度可張賦稅之盡耗可清勦撫之机宜然合何也

爲其人能度心撫之不得治人則耗竭愈絀而愈不振法

愈廢而愈不張賦稅之耗盡而是吏日聞詳勦撫之機宜

而用者府寺何也爲其人多以前而徇也宜廣諒諒及之

也不思得人之道無他惟知之明而用之當耳燕石亦可混

玉魚目亦能類珠身言者則四者恐不足遽以爲明也尚其

採輿論以合之驥驥不可逐耳駑駘不可驟乘上中下三者

恐不足遽以爲當也尚其歷久任以試之於是僞果之真

嚴切罪與共之條條友之班班申朋黨相通之禁將見同

爲實心皇獎優獎互相推贊而不以爲兩矣持議不獨

范富敵各自敷陳而不以爲背矣誰不失公矢慎也哉抑

更有追屬難讀書則能明聖惟明聖則能知人尤其本與

草莽無知問識忌諱干

宸嚴不勝戰懼之至

戊戌科 順治十五年

皇帝曰朕惟唐虞三代民風淳茂淳字又安人無偏險之心

賡雍熙之盛率性而備德訓行而近光涵濡於道德仁義

中顯至刑措不用何治之隆也朕孜孜求治夙夜不遑十

五年于茲矣乃休養多方而閭閻未寧幹止訓勉日久而

衆未睹維新表章經術之令雖嚴而博通經學者尙寡明儒

用刑之念雖切而自干法網者猶多豈人心之惡不古若

抑奉行者未得其宜也今欲使兆民遵生業咸得其所庶

幾衣食足而禮義興人心協正風俗還醇敦尚經學而修

性道君子懷刑小人亦耻犯法俾墮古之土理再見于今

何道即可應諸士其各抒風抱詳切敷陳勿得剽竊浮泛

將採擇焉

孫承恩

臣對曰開帝王之職經四漸而承叙萬年也必立一代之

政以定綱紀而彰法度而後可以建久安長治之休必立

代之善教以端學術而正風俗而後可以致時雍風動之

善政者何所謂厚民之生是也民生不厚雖閭閻無幹止之

字羣黎無保乂之舉禮義廉耻之事不足以感動其體

人心固以不古善教者何所謂正民之德是也民德不正

雖學多養誠之端而性道凝聖白之說明訓勸勉之意不足

以檢束其身心而風尚因以不正古帝王建皇極于上而士

庶遠乎康止而之道于下亦惟厚生正德加之意而已然

天下之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學而在心有

心爲民之君以宣政教于上而實行而施教其德亦必有

心任事之臣以行政教于下而卑僂風行大其化苟率行

吏得其人而厚民生則實有以給其身正民德則實有以

其心則唐虞之協和于變三代之肅治重熙訓玉燭而

既不難見諸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

止幸止慈

克威克愛

聰明睿知具大有爲之姿

惕勵憂勤有不戒康之念無一事不念民瘼無一時不戾民

其于二帝三王之道亦已先極精微可謂後先媲美千古

勝者矣而猶以羣黎之未寧經術之未明刑罰之未措進

等而

論之此即唐虞明目達聰之意而三代盛王軫念民依之心也

臣等伏處草茅目擊時弊其欲謫露又矣而況仰承

清問敢不竭一得之愚以爲舜堯之獻乎臣聞國勢之所以

弱者在乎民心之游模而不在于乎富與強王政之所以廢

修其政政以養民氣而定民心其身身雖居于明堂之上

之中而民心無日不取民間之疾疢病痾而代之謀凡其所

爲保赤之節用里之制番桑之登成有以通其體而導其宜

而又建之學校以處之立之師儒以董之躬行禮讓以先之

畫一章奏以範之而又爲之詩書以明其義履樂以和其

夫然後其時之民既有以仰事俯官而不欲爲非又以明

習義而樂于爲善故其民之犯法者少而其吏之術楊固

慮設其具而無所用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底風戾茂也
又安人無偏廢之心俗靡推熱之盛至于刑措不用者政
之道得焉耳降及漢唐宋之世其君未嘗不求治民之道
治無不達于唐虞三代者何也蓋刑罰以督其民而不知
政教以化之之本故也何則夫民之為非也不能強之使
為而在使之不欲為民之為善也不能備之使必為而在
之樂于為其所以使之不欲為非而樂于為善者家給人足
而民心樂明政教讓而民心使也若不知其本而徒恃刑罰
以督之刑罰之所不及其心斯去之矣其何所勝唐虞教化
之美而得三代康茂之盛哉伏讀

家範

皇上之為此言者其百姓之福也方今百姓亦國無失有可勝之

父母妻子而不能養有可享之田廬產產而不能享是固
苦而莫所底止者非上之不能獨徇憐賦以救之而煩苛之
吏有以驅之使然也薄賦之日而米價無加賦之官得吏而
未嘗薄民也獨徇之時而未嘗有獨徇之實獨吏而未始徇
民也而東南之大困又其甚于漕而莫切于漕夫五兩五石
之定價

國家無纖毫用民而今日在事諸臣之奉行之者則大有待于
皇上愛民之心者夫強弁悍卒魚肉小民捐權則耗已十倍于定

制
國家收二歲之賦而小民必出兩倍之漕然此小民鮮有不
于爾其幸而傾其產以應官吏弁卒之誅求者耶唐杜牧

不可保安能章靜止而慶維新哉誠能嚴苛吏之罰重得
之條

制令必期其下虛虛假必期其不易而兆庶可以遂生榮樂
制實有曰表章經術之令雖殷而博遠綴學者尚寡此誠
虛虛右文至意也夫古之所謂經術者期于道乎用而已內
究天人之要其學可以盡性而養心外之審察國之機其
可以澤民而致主此所以賢才濟濟而一時有一時之用也
千今則不然上以文辭課天下而其要止在乎明義理下以
章句求後學而其志止在乎顯功名是而習一經白首而不
知所以為用無怪乎天下之士苟文章藝技殘守已而傾家
制儒作樂之事却廟封禪之儀恣然不知所適從也
皇上誠能日漸經術漸修國典漸修樂而文傳求海內之

關弘學之科廣廟庠序之教興行遠遜之書而昌養經術之
人不超而應之者未之有也

傾東有曰明慎用刑之令雖切而自于法網者尚多真
皇上新生之心所朝夕欽恤于中也能夫民之犯法者比此而
也該之則有不加誅而宥之則有不勝宥必有一定之律
以嚴莫守而使之有所不可易者使天下曉然于法之不得
而世之有所不可易者使天下曉然于法之不得
而民懼不可測者使天下之人不能測天子之生死于
乎我而民且懼而且感然則刑措之治亦在

皇上修指委惠加惠元元輩庶幾之者除東瀛之令寬其文經
其修能以致之而已何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幾又哉雖
治者若君臣民而治者吏也師民之

紹屢下而中渾之弊欲加故聖術之防實廣而士之本野

故恤刑之使日出而實家之願速如故也

皇上之德意有未至而教化有未至哉以知非

皇上之德意教化未至也諸臣之奉行德意教化者職未盡也

皇上未嘗負百計諸臣實負

皇上耳使諸臣勵盡羊之節敦崇孫之雅以愛身之念愛

君則利害必悉以謀家之計謀國則處當必周化情而為肝膽

推誠為懷當虛心以審察而實心以任事其非邪惡則必先

無字而後催科務使足其不食其在學校則必講禮讓而

風教務使正其人心其在士師則必重民命而却煩苛務使

當其術法同實協恭與利除弊公爾忘私爾忘家以上兩

堯舜之君跡雖照而登仁壽不誡千古盛事哉更有進焉

卷八

君者吏也而操吏者君也民之利害惟吏悉之而吏之賢否

惟君審之然則欲遂民生者惟于選舉有司勸懲有司者即

之意而已謂云心正則賢才備則用人取舍之間又有

皇上誠意正心以生其明斷矣因之所懷懇昧無知不識忌諱

冒

宸嚴不勝異保風越之至謹對

已亥科 順治十六年

皇帝制曰自古帝王治天下必設教脩明然後序乎寧寧

一 黜陟黜端端日郵故以庶政分任庶官俾六府孔修百

敬邦監之選服基潔焉朕承天啓命惟卿萬方十有六

茲所期茲勤政治者內則責之六卿外則責之百官惟任

其何職疎廢乃近見內外諸臣或懷私自便或持已率方

播議以即安或立疎而棄故以故庶務未肅民生未遂

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茲欲使正已率屬實心任事何道

可至於守令各官觀民足切催于後科協有專責何以

無憂克稱循良教化為朝廷首務刑法乃民命攸關朕加

茲民念深惟保欲端風俗則吏屬之事何先欲致祥刑則

尤之通渠若爾諸士經術風範應舉職地又與行將用

卷八

朝分職任政其各行所學著之于篇毋得專事直言無

將親覽焉

臣徐元文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萬方以廣治化於無窮也有職

下之大權而居庶司百職皆受命于立綱陳紀之中有容

天下之大德而居兆民萬物咸受成于欽哉時錫之內立

陳紀者天子所以秉政也夫政象故元官各而居是起凡

之承流而宣化者莫不奉一人之治以為治天下金然政

廉之賴而不識經緯之何從欽時錫福者天子所以通志

廣志通以朝廷正而華野率凡下之化民而成俗者莫不

一人之心以為心天下秋然泰運維之休而不離強弱之

自故王百官之本在于正身人代天工無棄教于欲明

之內世未有外深巨而運求臣辭之實亮者也正萬民之
在于百官累洽重熙端有資于翼爲明聰之端未有舍
而遠求庶土之幹寧者也欲致令共之治在屬所以治之
方欲廣教化之施在慎所以施之之本唐虞三代無難再
也欽惟

皇帝陛下

文臣林達

孝思格天

大一統以普皇慈交趾越家沛膏陽之膏澤

殊九功以揚光烈顯明樂備矣玄妙于官廷

生知不於陰陽履堯仁而日明維綱

無言勿忘懷戒肺病服而時歷病瘳

聖光康

討論幸經大學諸書以主權爲化成之本

斟酌嘉慶養兵之制以安人爲激遠之固固已德建

皇極以作則臣工平章百姓矣而猶延臣等於

廷諸以大法小廉之治刑刑庸俗之端此誠盛古明目達聰之

高瞻容訪落之盛心也臣雖愚下敢不竭寸愚之

清同於萬一平臣竊維天下之事不可以無所統亦不可以無

分惟統之自上故勞於求賢而選於得人惟分之自下故

有治人而即有治法然則體和於變之所由成不重德乎

官議伏讀

制漢有日內則六卿外則百執事任既備簡曉殊敦罔

皇上化育天下之本矣而尚以庶務未裕民生未遂屬宵旰之

思此誠堯舜之心與天地同哉臣等也臣以爲欽使大

法而小臣康則固有要焉夫所謂之治治國也上有其

不必有其事事在下也下有其事不敢有其美其在上也

不習百司之職不考太府之憲使人受成法于上則大臣

逸人主甚勞而倦勤或以明作而開廢弛之漸目雖而綱不

獨舉最近而堂不獨高何若使人各守其官官各守其法

體已崇而後私自便者撫之也夫所謂提挈聯聯起此聯

其功則謀謀無所効故繼以法則才智無所施若非寬其

實而徐張其勸懲使人保寵祿于下未事化而爲靜謐

化而爲潤停不當率化而爲旁觀則何若寬天下之智勇

功名實天下之心思實謀聚衆志既屬而持已幸方者無之

也夫所謂要者核名實也然必下有可核之實而后上得行

其核之之權若下未有定品而上先有成心使賢者不得不

隱其賢之跡不肯者乃益生其不肖之心其否益彰形影

說則何若正固是於一定付廷議于至公名實既核而推委

且作播當也夫所謂要者端好惡也好惡之所向不在廣天

下以不可窺而在乎天下以不忌窺若輕用其善惡實而

天下有窺

朝廷使天下之人或始以爲其小信而繼以成其大欺則何若

聰明謹密向奸惡既端而迂疎亦收定用也內臣外臣

一體大臣小臣亦無異宜惟至公至明以善守其美而臣

皇上睿哲天授以至明行其至公使擇輔相九卿以倡百寮

而又益以剛比緣釋之番絕實心實政之務與其誰不勸

以勸至治者哉雖然察近臣易而察遠臣難此尤

皇上所宜加之意者也夫郡守縣令與百姓至親矣而監臨

之者甚皇即監臨督責之者未必盡刻薄以私而平新

不能皆同此之所是彼之所非一官之身甚至實否判
方並職者或不能蒙顯榮而榮顯隨者或反得上遷往
有之要任延有日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事上上官無失名
忠臣之所不敢出也伏願

皇。固知守令之難勤加重訪有以慰勞而則惟之使各勉其
無侵擾黎民之患久于其任勿使施為未有次第旋見遷代
其治績殊絕者宜如漢世增秩賜金之例下已小吏得行其
所長則吏治之成效可期也至如
制策所云欲端風俗欲致祥刑則臣以為化民成俗之事于選民
者有專責焉何也天下至大兆民至衆非能人見

天子而率者於善也莫不視親民之官以為賢不肖古者親民之
官其循行道誼皆足以為人師矣舒應親令無非故也

承元集

卷八

刑

循行無非故也故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明乎師帥
之任所以教民之禮義教民節儉事功非但使之理舊書德
財風治刑獄而已今則專以財賦責守令者方至重焉催科
不暇給未嘗以教化為大務雖學臣寓旌別于庠序有司
欲射于鄉里文具而已求所謂教之以正樹之風聲者其通
無出安望民俗之丕變乎誠莫如以教化之事委之親民之
官而以學校之臣兼統之須五福之舊飭三綱之義微周家
雲正比長之法建立鄉學聘禮賢者教育民間子弟親民之
官動以自治勸以治人進郡縣百官宜論

皇上以德導民至意俾曉然知王教之所先而各自愛其身于是
時進鄉學之長考其得失明示勸戒韓延壽之馴悍俗悅實
之風特民皆異人任武夫然後仁清義舉民衆者于尊親

又為之明罰勅法以正之明慶唐虞以菴之畏罪之心
遷善之心雖有析楊程枯將無所施刑不期措而自措
期懷而自懷薄薄平平遵王之路何風俗之不歸於淳古
抑臣更有進焉事臣代君出治大君擇人共治總以正已
物為斷是在

皇上體用人惟已取人以身之意而精明強固以處之耳臣草
草廷聞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限越之至謹對

承元集

卷八

辛

辛丑科 順治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平治天下開創守成其道甚隆締造維艱
承匪易必政治修明舉安達文德軍數遠邁武功克奏
字乃可祗昭先靈茂登上理朕以冲齡深膺不稱仰惟
太廟

太宗經開大業遠長
世宗式臨鴻圖并既治定功成道垂

設廟安祇茲欲紹述
昭宗必如何而後可以又安海宇統緒治之道首重典章今紀綱
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當隨時制宜者何以附定章

社以爲萬世之規欽問閣論
社以爲萬世之規欽問閣論社以爲萬世之規欽問閣論社以爲萬世之規欽問閣論

以冀民生敷風俗淳樸由人心邪正何以使之懷誠以教
化欺至于底定四方賴師武臣之力然必賞明罰當而後可

以冀勵勳庸凡行間功罪宜如何消叙以昭勸懲欽爾多士
繼繼有素其各抒所學毋泛毋覺詳著于篇用裨維新之治

臣馬世倬

臣馬世倬

臣馬世倬

臣馬世倬

臣馬世倬

聖所以誦兵之要故有謂今天下爲已安已治遂可晏處

事者皆庸俗人之論也臣竊嘗見夫古來全盛之時不可以
數過而往往弊之所伏即伏于其盛而又輪焉焉夫賈誼
策陸贄之議蘇軾之對皆能舉一代之治而斷其何以治
以亂何以治而不亂何以亂而後治蓋有一代之治必有
代之才以應之豈有志焉而無才矣矣今當拜章之始豈可
自謙其所謂才者乎

皇帝陛下

聖德承符

崇德正氣

協運而與

聖德承符

崇德正氣

協運而與

聖德承符

崇德正氣

協運而與

文淵之聖

太宗之積功果仁至千

世祖以沉毅之姿而兼以明斷之識以恢廓之度而兼以經綸之才一年而平突厥一年而下江淮一年而定荆湘一年而平巴蜀不數年而五嶺望風滇南稽顙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盛也天下文武之臣莫不願畢智竭忠以得用人材亦已稱難矣而世祖謂未盡所以取才之方者何也古者人才既用而嘗有未用者有于既用之外故尚書曰有三宅有三俊而詩曰迺沍武夫公侯干城今天下野川濶之中其器量公輔之器者誰耶受然而取之泛濫而應之泛濫而任之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應之者不知其何以應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欲兵則兵欲刑則刑欲錢穀則錢穀古之聖人一人止任一事者今則以一庸人兼之而有條古之聖人兼

宋元

宋元

宋元

宋元

不易其官者今則一旦應之而亦無不足是亦理之所難也今即不必用九品四科之制而州郡之薦舉將帥之徵辟似亦不可少也若乃掣籤而使接資而陞實是同科第然其據彼論而後官量而後入獨不可稍存其異一千程才莫若于計吏而謂未盡所以取吏之道者何也古者養民之道莫重于二千石有以公卿而為之者府宰相出為刺史李常哀言然若夫守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今之郡縣官大如傳舍與民情漠不相接監臨使者顧盼威動所屬未必其所料未必不肖其趨諂諂者即為才其應對捷者即為敏何若惜重郡縣之資外越實成于督撫內職考核于鈐部而用唐虞三載之法以黜陟之彼監臨之所屬所料不亦可已乎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勢有不能盡汰者

人之無所容耳夫不慮才人之無所見而反應庸人之無所容此從來之積弊也抑以事日之計吏官之亦莫至于獨矣而謂未盡所以止貪之術者又何也凡人之溺于賄賂而不能脫者大抵有田園妻子之見以惑其心也故有昔居環堵而今則據甲第昔流牛衣而今則列姬妾昔無首領今則連阡陌其所以貪求不負何自有足耶誠能捐其田宅廢妾之數而為之計其有數十端者即生以終其不敬之罪彼有私金于府縣而受食舉無厭之名雖惡者亦必自笑其所為矣世祖見敗壞風俗之事必自卿大夫問之而後愚民從而效之此所謂矯俗之謀猶有未盡者至風淫風有一千身家必喪今之卿大夫多為淫靡舉益之事獨感愚民而後假兒舞女之樂實為國體之虧深尤屬創之使朝服

宋元

宋元

宋元

形而論全統夫亦當其與民相安而其與民相安者而已矣
行間之功罪即以此定之可也凡此者皆所謂當已矣
治而事至者為善雖不救之計者也雖然治天下有本有末
得其本而治之則無不治矣所謂本者何耶

制策所云紀綱法度是也司馬相如曰風軌節功步趨也蓋風
順而易也垂統理順易則也意度者明易也管取嚴代
之典章而考之其可得而指益者不過質文之異其尚耳不
過隆殺之異其制耳不過寬猛疏殺之異其用耳若夫紀綱
法度者不可得而指益者也紀綱法度治則吏治以肅民俗
以淳文德下瑞延敷武功于焉赫濯制之有其基而守之有
有其源者也紀綱法度亂則吏治以乖民俗以壞文德傷于
俗游武功失于爭競制不可以愈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
也故曰紀綱法度者不可得而損益者也我

國家之典章主簡便而主精詳至嚴明而主仁厚似無以加矣
而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太
臣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宜不同異于天下裝度既平察其
用禁人為牙兵而曰察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馬
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器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誠能盡
捐滿漢之形迹莫不精白一心以成至治則皆賢者皆學
之選也但桓桓者皆方召之儔也將見江南評衡之戈而
北思挑林之乘即以終于唐虞三代之盛亦何難乎臣草
新進聞識忌諱十冒
愛屋不勝戰慄頂越之主臣謹對

甲辰年
皇帝曰朕惟古帝王撫育羣生莫不以異行振德為首務以
修尚醇茂賢才衆多吏有嚴事之異民無匪弄之仰其時
措不用登於上理何其益也朕荷
上天佑之勝承

祖宗付託之重屬精求治三年於茲矣每思化善俗俾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乃治效猶未即臻豈廣厲之道有未盡歟今
議敷教化使天下悉盡教典為善其道何由至於考績
所以治氣官方制以便宜若不消滋揚成常敗明罰法所
以人畏民志何以使庶獄平允從欲以治歌爾多士其各抒
所見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等聞帝王之躬休歷事無海宇也然有禁天緯地之弘
模撫一事不受其裁裁而後垂於可久必有繼往開來之
紀綱蓋一人不安其性命而後功成於大觀之所以可以
者德其本前而圖之不特法而情入是已百慮尤貞
為明德之才承施宣化流元旨唐而殷殷良莫不本我后
敷之治以為治而其選於立綱陳記之中功之所以可以
者觀其全效而使之不任術而任化是已聖聖繼繼此
字敬寧之嘆辭止養修故朝廷正而章野安莫不體維星
極之心以為心而相化於然時錫福之內淑訓守有異時
而無異道不遇使大法小康明刑備載納天下於千康正
之休而皇猷始為有要繼進有殊勢也而無殊法不外此
晉民安內和外應聞天下以時乘風動之象而王師所以

備然則本計得而庶幾成矣全效故而多方求其善在全

次欽惟

皇帝陛下

德配乾元

位光壽康

陳九功而百出治躬堯天

大一統以垂永化漢高帝

泰交治而山龍寶米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降嘏無疆萬壽

日星河嶽

明令災而格風雷澤有孝有德有惠有恩皇朝止功攸暨

土崩車馬

布神威以靖國藩不揚波山無伏莽羽干舞而萬邦增初聖

日之儀

軍糧師以享民人獻冬日世猶存餐餐奉敬而四國協象風象

雨之好尚已太平有象茂嚴恭於肅王聖運無疆萬壽

奕禮夫乃

聖不自聖安食恩安進

庭夜夜勤詢雖帝若王詩學有過教躬君慈惠志切聖

一得之愚以為

輿朝三拜獻者書矣知聖聖

若同寅式加之敢不敬陳所學以升壽

休命乎痛常痛懷上理須法先獻無為非已也政修和臣職

寅亮之績同國多隆年之風唐虞之所以開治也寬仁彰

惠鮮懷保治理庶而維休肅休肅行舉而將以止辟三代

王之所以獻治也儀武修文采風俗修舉賢良而興禮樂
節儉而養刑指漢祖唐宗之所以求治也故一代之興衰
一代之人才以應之君臣一體上下同心共以善惡而

休希垂諸史冊班班可考矣今

國家極運方新聖澤伊始駕漢唐而舉南朝誠非無繼以處

伏禮

制家有曰更化善俗俾吏親其職民安其業乃治數舉未即獻

欲誕敷教化使天下嘉燕振興為善此誠

皇上嘉興維新之至意也愚以為風俗之惡不一大端士習之

流莫甚於君民風之弊必由於情者則放使而不知所歸

聖教則法令不能功矣情則游蕩而不知所習饒樂迫難好

究從此生矣天下之人相習以為固然極其荒僻之為

民之為害率由此耳故教化之權不實有其術而責明其

不實重其名而責原其實使天下咸樂於為善而不忍於為

不善斯不必家誦而戶曉之也然而君與情之不可不察

也固有道夫今為計曰正名分以定節則君情之權始不

而闇也差淫淫以彰教家嚴惡之風始不得而移也杜也

以養廉則奢競之習始不得而靡也省車馬則以崇儉則考

之向始不得而流也車服指以難功則金玉之價始不得而

爭也崇學校以端本則豐饒之氣始不得而張也此所謂

其意而原其實君子以之教行小人以之省禁又何處教化

之不行而風俗之不華乎伏讀

制家有曰考績課吏所以澄叙官方何以位賢否不滑濫

治之要圖也夫言吏治於今日難矣聖德而使之

簡放論也材之大小每論也上而澤泉諸司臨之天上而
撫諸臣降之賢否激揚不愚治術為短長而視湖遠之工
不審據守為嚴放而視繼承之役先放一行生吏往往選
之念輕而思係其背滅甚至爵祿之念輕而思得其身家
何暇顧民間之疾苦而修家耻之防維也哉且大儒科之
既重家派之令日煩僅之而應民受其害而吏旁奸蠹且中
他其利也催之而不應則官受其累而吏旁奸蠹且中
既也今日之有司從而督責之於上者如此從而侵伺之
者如此雖有精明廉謹之才卓魯與黃之行有不暇肘而
者幾何哉臣愚以議吏之法必先懲胥吏之法而考成之
弊清矣議吏之小者以為法必先察吏之大者以為法而
方之邪正明矣臣竊

策之文
宋人

御策有日明罰勅法所以大畏民志何以使廉獄平九從欲以治

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心與天地同德也蓋立法貴乎至二者所以定天
下之趨而使之不敢有所犯行法貴乎至公至者所以服
下之心而使之不敢有所怨昔者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
廉法行之而不失於寬也由是追耳若夫法煩苛則民心
法多門則民聽惑而且循吏得以任意奸民得以生心非所
以昭軌物而幾於表也今

國家不可有濫及之恩尤不可有變用之虞欲入與黃出之法
必均從重與從輕之議必謹至反生之條必重加申督以杜
刁訟之風庶幾弊者不至或以饒免除害者不至反以
害將明尤再見矣抑尤有違者二章三王為古聖神

化之極未有外修身勸民以圖治本者也今

皇上承

天庥而隆德德

風烈而經鴻圖非修身無以大昭事之忱非勸民無以見靈承

實誠於二者加之意巧則豐功偉業無難舉而行之也已

草茅萌進罔識忌憚十目

威嚴不勝戰慄傾越之至謹對

策之文
宋人

丁未科 皇朝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統一寰區必在用賢才澄治吏治使屬有
亨之衆民悅樂刑之休而後庶政畢修羣生克登上理
朕以冲齡仰承

天祚嗣續

祖宗鴻業夙夜水流期於俊又克延廉能者繼圖計日盈而開國
不幾數年於茲矣乃國治而政成未親其故何也國家重
任賢良以其養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稱其職職
來食風未息謀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取橫
民生益困何往而可幸其風弊欲至於國用常繁惟正之
供是賴乃催科不考者每縣於撫字茲欲使卓野免是呼之
苦而度支恒足其道安在爾多士詳勿微厥職

聖訓

卷八

四庫全書

臣野

臣野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編戶服於無疆也必有其爲
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用人不可以不慎吏治不
可以不清賦稅不可以不均此三者固治天下之大端也而
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蓋所謂本者何也人主之一心
是也所謂要者何也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故仁以舉
賢而愛惜人才則收用人之效矣仁以擇吏而澄清吏治則
成廉潔之風矣仁以理財而撫恤百姓則致豐亨之象而
樂利之休矣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庶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
上理者此道得也故善治天下者不恃有取天下之術而恃
有治吾心之道不徒有愛百姓之名而貴有愛百姓之實以
是內之百僚有師濟之威外之羣吏有廉法之操上之府

有允宜之植下之閭閻有康阜之風是堯舜三代之盛功
聖不難再見於今田者也最難

聖帝陛下

鴻圖克敷

一德方升

孝思永言隆祖任母美之尊養

惠澤普被備文漢武烈之類承

文教著日久之區

武功及海隅之遠四方皆已底定天下皆已治安而前

聖不自聖造

延而所以用人探吏之道足國裕民之方續帝咨王訪室有遺

以臣之愚願非有義鑑羣流之識何敢言人財之用舍非

衆元黃

封疆牧民之責何敢言百官之短長非有幾蒙大數之計何

敢言財賦之充訕然臣嘗聞祖宗元日恩無報圖獨有文章

又聞歐陽修曰士是不見用及用也又日後非吾職不敢言

是終無可言之日也今幾歷

清問實式加之其敢不竭千慮之一得以對揚

休分乎管續繼上理達念先猷而知古帝王雖治之本無數內

治之心而治心之要莫過吾心之仁何也蓋有親王之心斯

有親王之政言政之必本乎心也有國雖難距之風斯可以

行周官之法言心之可以立法也故欲求國用之足未有不

由民生之遯而可得也雖求民生之遯未有不由吏治之賢

而可得也欲求吏治之賢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欲

求用人之慎未有不由

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惟我

皇上夙夜兢兢期於任文充廷廉能者極以裕國計而慰民生

誠真踴於此矣伏諸
制策有曰國家簡任賢良以其襄治化必如何而後用當其才人

稱其職此我
皇上闢門顯俊之盛心也朝廷選用人才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

身也苟將用其能以理不能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其在詩

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所以長育人才之道也故方其未

用也當思其多及其既用也恒志其少與其用不足而後取

何如多取以待用凡有人而不與用之而不當皆可惜也

故賢能不可不惜也以內而言之臺省之內升本以賢能而

升者反選之山林之內折而候缺不如選缺後升久遠之舉

永元
遺補選之列非無益也外面言之監司郡縣之轉運亦以賢

能而升者又習以未竟之奏有功而升者仍以有過而升者

求於錢穀形名之間亦已甚也總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矣

得知人之佐而行以保任之法然後真才輩出矣
之在位者見一賢焉若親與遇不敢舉也見一不肖焉若
虞遠不敢去也則其故曰錢穀也選補之念生而循行之
子彈於上聞矣故曰仁以舉賢則愛惜人才而可以收用
人之效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貪風未息誅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懷
微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風弊與言及此真百姓之福也
夫今日之百姓誠苦矣苦於有司之制則也今之下吏亦苦
矣苦於大吏之誅求也大吏之取於小吏必備其名曰公費

不知藏之私囊之中者為公乎為私乎有司之取於百姓

歸其名曰樂輸不知得之微朴之下者為樂乎為怨乎臣

雖文致其辭而終無以盡入之耳目也於是一田之入而

兩田之出使吾民曾不得實錄而羅致焉求一一定之稅而

定之徵使吾民曾不得乘虛而托處焉求一一定之稅而

將不待而徵位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縣焉食吏之弊一至於

於此民生安得不日困乎以臣計之蠶食之法不可不嚴也

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夫大吏之貪不止賦歛

無度已也其位愈尊其害愈大其害愈大而人愈不敢言即

有不畏強禦之臣出力而排之不遇舉其大槩而不能悉其

實事也真如訪其貪之最者而懲之彼貪員無耻止為國家

要奸計耳以今日居官之風得真復日乎居之風樂何擇而

不為之使行漢世蠶食之法宋人崇蠶食吏之制欲又何利
而為此耶此非過於刻嚴也蓋唐虞之蠶也去民之害也彼
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下之至仁也故曰仁以擇吏

則澄清吏治而可以致康康之風者此也伏讀
制策有曰國用浩繁惟正之供是賴乃催科不善者每昧於
字茲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而農支恒足此以見愛民裕國
之弘模也大今之賦猶古之賦也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何以
古則上有餘而下無不足今則上未嘗有餘而民又患不足
豈非撫字催科之道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乎故當催科者
必為民治農桑焉必為民廣畜牧焉必為民緩刑罰焉必為
民遠有無焉如是而民力裕矣民力裕而土之所求無不獲
矣不善催科者惟日夜取民之財窮民之力日削月廢廢

大將將元元安所歸命哉臣嘗觀小民之家其割牛半集
風歷然若爲子孫百年之計也者一往還焉則爲墟安焉
三遷焉則又爲墟矣問之其辭或曰逃亡也或曰賊害而
能守也是非僅利之所迫而然耶故德字之道不可不講也
惟

皇上弘豈弟之思立慈惠之師使天下之爲吏者萬僅科於德字
之中則上有含盈庚億之慶兼撫字於離升之內則下有
給入足之風矣臣故曰仁以理則推循百姓而可以致
亨之象樂利之休者此也然臣風覆深恩欲爲
皇上更進一籌而終無易於仁以存心之爲要也書曰皇天無親
惟仁宜親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之謂也臣草茅新進

附識愚謬干冒

秋元黃

卷八

宸嚴不勝戰慄叩逃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 殿型九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溥天命令抱御四方莫不以安民興賢爲

務朕書示

祖宗鴻緒後夜圖治民生休戚日麗於懷而治未臻於邦隆其
何歟今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與賢
才原以爲民今既崇經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備輪進乃
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肅民生未遂果商榷之未善歟
風俗人心習於浮僞從徇而失實誠恐如何而能選賢
任人之盛以盡明新之化也我國家拔文儒武職樂之彥翰
幹之臣兼收並重何以論用人使才解其職猶蒙皆先來
之功封疆有干城之效職在外地方大吏惟督撫是賴教民
之官守令最要必法正而後景而欲獲大壯小廉選功令

卷之六

卷八

三

修職業以守自濯磨科何術之從舉清職數百萬取給東南
轉輸於黃運兩河何以修濬得宜而天庾將以充裕俾國收
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成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
確見於中其各盡風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車書一統厥萬年有道之長也有至德之先

後以昭法紀之隆焉有令業之弘開以彰道化之遠焉法紀
隆則天下肅聲德澤廣則人之人器道化遠則天下進德惟
德佩聖人之深心端眉眉而萬美攸集其最繫王心者在民
生之休戚與人才之得失唯求寬和以服物機明斷以平衡
然後股肱見而化理昌嘉謀嘉猷日陳於前大聖以深心
蓋慈濟而樂而治理畢張其最周固需者在文武之官朕其

東南之轉運唯東南王以立極期主善以垂模範後學既而
而因計兌現爲制序雖然其備深心以大器而急於善道
以爲法而法始無怨愛正紀綱章軌物皆本清明之志以訓
子不勝誨之何從而成萬國咸寧之治亦因法以永道
道爲有用方藩強義治華皆推視正之意以相宜立見教
施之流而而因法而治之微訓休風於日而華入業於金
聖帝有作今日矣哉惟

聖帝有作

功高身退

紹聖爲齊成顯松日之祥

紹武爲文永世聖亮之星

宋元

炳靈光於南而運將五百載之昌期

祥靈口於東方曆應億萬年之大統

垂裳而貞百度凡端心知血氣咸沾天授地載之

恩而衆志之允靈祥應者所在榮歌而共舞

錫命以懷萬邦不殊而北東西共暢雷厲風行之舉而鹿類之

其發威理者罔不崇賢而主名固已方焉唐虞益三威五面

濟世妙無歷失乃猶

聖不自運達

然而諸以民生休戚與賢育才且復詳於文讓武選國計克虞

之是應難繼聖賢何以加哉臣志切匡時有懷欲以久矣

敢不竭管見之愚以仰告

而原萬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民生休戚日歷於俄而治未臻於至隆今欲家給人足
以成豐亨樂利之休誠

撫恤民隱之盛心也以計之裕國必先裕民草野之阜康即

朝廷之美利富民實以富國官府之經制無非富里之輸

試祇維平上下相通之故而知天下之利自在民而萬世之

資開於一日非僅目前權宜之計已也故人主爲斯民謀

久遠不可使有餘之見常存於一人之意中尤不可使不足

之形時見於百室之婦子是在

皇上以恤民之實心行勸民之實政三懷九推以率先之司農可

嘆以畜治之使生穀之田盡墾而地無餘力游食之民盡

而民有餘利吏爲輕徭賦以舒其困三年九年以厚其藏

撥大豐亨之業不再見於今乎

狀元發

卷八

身

制策有曰興賢育才原以爲民今既崇舉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

端始進乃士風尚未近古以我吏治不精民生不遂原所由

來端因士氣之不振開之也然士氣之純穢在養之於乎

而非屬之於一旦苟養習不端及其一行作吏無惑乎寡廉

鮮耻豈民上而恣其貪殘欲民之各遂其生也何可得哉

養正之法當責之教官以教官之良士習也然尤在宗伯

學使學使督教官而以教官督士吾未見上有盡善之人而

子弟猶不謹者也品節敗者於乎時自不以廉隅而易其守

於以肅民社之將則有利而利必與有弊而弊必去治負

黃之譽俗殊仁讓之休其有浮僞以相將者乎日無有其有

有名而失黃者乎日無有於以退讓而養時雍不難矣

於振文奮武肅榮之彰新幹之臣非敢重道誠知

制策所云間用人使才情其職望表

皇上慎以處之公以行之明以歸之今日之選授可云公矣然

之策簡才之短長未易辨也常使權之餘於才者或才不能

於職所責至明之心行之以至慎而後可以竭其始終今

日降璋之科第如傳舍而授擢之典每至淹留不思在資格

之不備而盡在資格之過備難過隨明才之久任以重其權

示之超遷以優其典者無有也長才未必有越次之升短

才未必無依天之情所資本至公之心行之以至慎而後可

以委其成我

國家文武重統緒各有專司然而表正之體全在臂撫以下

屬之賢否皆能悉之下屬之貪廉皆能正之正器皆

之心未必盡

策元策

卷八

聖元

皇上之心則下屬之心又焉能承承臂撫以仰副

皇上之期許乎首云文不愛錢武不倍及其謂之何誠嚴其言實

而力行之庶不致以僥倖之權最自異其功名則舉動必當

而大法小廉爭自濯磨於

聖世大天吏之職斯以仰副於東南兩藩輪無策每為民害

皇上感於此誠萬姓之思波也臣謂微納出自民間而轉輸于

由天津運黃運兩河五為運米運河之條諸合在備無之

同官黃河則旋決而旋築且屢築而屢決以水衡數百萬金

耗費之洪濤駭浪中而靡有止息是未受克帑之利而先受

其費之虞矣且也需費之不貲而挑築每為民害則轉輸之

善策無如專其權於總漕兼其任於總河使漕不受制於河

而漕利使河得分治於沿而河亦利是非予以重權其以公

任不可盡任久則河之情形自熟而疏濬利導之傳宜備

周賈之旁貸無辭而諒御游移之弊絕將見日暮安瀾之

坐收紅朽之慶庶幾酒漿瑛瑛與心膺而俯來乎抑臣更有

進焉聖願

皇上以古帝之心為心且通于左右輔弼之所以為心選不必日

厚辭史無往非經史之故陳亦不必日訓誨進無在非經選

之開焉蓋實有遠志時敏之心而後延訪之即為躬行也

有舍已從人之志而後諮詢之仰為達務也豈非德為可久

之德業為可大之業以彰法紀則民風士習胥致於康和而

朝野樂觀其盛以彰道化則大法小廉蓋歸於亮采而文武

顯則其誠若所謂百靈效順河嶽懷柔時占大有史紀嘉祥

則又

策元策

卷八

聖元

聖世之餘事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悚息之至謹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以仁心行仁政無不以萬物為念
任其時勢克今教化覃敷大無不諒之心戶治無不
關至道而化頑梗率俾訟獄息而兵革消風雨時而休養
應何風之降也朕謹承

宗鴻緒繼御萬方風興夜寐冀登上理乃府事未盡脩和治邇未
臻備尚德綏刑之今時頒而仁德未興發舒調和之詔屢
下而休養未遂意者審幾度務設誠制行之源尚未究者
與大治之吏以刻為明古人之所戒也近見引律多煩繁
察議良貽見奏奏出人輕重之間率多未協于中何以使民
氣無先而法克常與稽斯為天下之大命乃當平之設多

卷九

屬庫文一遇荒歉即需賑濟而奏行不實致使朝廷之德意
不能遍及閭閻其何以使刑與弊並與古者稱九弊三即有
災殺民無使色其道有可講求者與夫有治人始有治法行
實政必有實心今欲誠其綱以昭督大經惟以行各處務
使物阜民安政成化治以庶幾於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抑
何道之從也倘多士蓄積有美其美盡所見言切敷陳毋忘
母恩朕將親覽焉

律黃

百對臣聞帝王欲舉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偃天下之人
心夫心者萬事之樞與至治之根也世有百年必敷之法
而有萬世可以無斁之心為政而不本之以心雖舉唐虞二
代之法施之而無一可古之聖王不能以勞天下而惟以

心勞天下其分猷布化則寄之百官有司其兼總條貫則付
之紀綱法度而其子愛元元忠厚惻隱之實心必有餘于用
人立政之外者以勸其羣臣使趨和倡也以率其下漸磨陶
治齊鵬鼓無務盡出其精白不取之心以為天子捐斯斯民
之其何者當與何者當革若何為利若何為害致張弛寬猛休
養生息君子相與早作夜思無往而不得其當由是衣食足
而獲貽充禁網疎而獄訟息暴民不作兵革不試而即有木
旱不時之憂無改乎閭閻樂利之養馴至四方從欲協和風
動人事得于天下天休應于上德勝以和風雨以時則惟聖王
能帥其臣以實心行實事之所致而非徒法羅令具一切腐
事補救凋傷政治之所可幾也欽惟

狀元策

卷九

得一居貞
兼三出處
定點臨而治吏治遠維雲帥龍紀之道
因然賜而合民依務勸導兩其風之好
車數文教而益講於道德仁義常使史補詩士獻策
底定武功而不息乎獨狩蒐苗其美右騎虞左御首
淑問既已暢于疆外

等

觀策之以府事未盡脩和治邇未臻醇備而欲講于仁讓之化休
否之澤審幾度務設誠制行之源此與公聽並能應時設經
之盛心也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獻者天下之九命和氣之

所自致災殄之所由生也表

皇上哀矜庶民之不辜特沛更始之恩屢下停刑之令而且寬大
出之開重矜疑之典戒慘酷之刑所以懲杜濫者至矣而民
猶或多冤者何也恭惟

制策引律多致駁察謹良或見 奏奉 以爲今日刑獄之制正
在於駁察肯於前而奏奉隨 其後也古之治獄者善使之意
論既重慎測度深寬然得盡其心也今自臬司上憲母論或
重或輕而必以駁察爲例有司苦其上之苛刻難施也乃
逆竊忌結之所因而文致罪人之辭以求一當究之出于樂
人之供者實非出之其人之口者也而上下文移公名爲要
招夫招而曰要是徒幸免駁察而不顧生民之命者矣 以
爲宜少寬假臬司之駁察而必慎擇其人焉以寄一方之民

狀元寶

卷九

三

命則應乎其可也而 尤有 請者在成例而一從律方者律
一成而不可變而復有疑有比是律之中已不勝其出入變
化而不必自增一個以較之也今自常律之外條例日增徒
使輕重上下行易以爲姦而已矣且夫法亦領用之如何耳
則則林林總總之刑唐虞仍之不闕其或濫五刑三千法莫
言焉而期之中謹不謂其名 則之當否果不在法之詳畧
也又況以今之律如所謂以 百各及其即若八字之義已
盡乎下人之比斯豈不足而猶必議例乎恭惟
念 聖時之官務而潤毒乎常平之設多屬虛文賑濟之恩奉
行不實 以爲今日欲行古者 人委務之法則迂欲如近
者朝下而族之令亦難爲繼 欲救古者平糶之制又恐有結
繩表擢括之諸弊若一賄於市平則有司出納歛散之不

時當斯之不責今亦僅見少

猶可行也誠各愛一方之宰
勸民量輸其粟而賜之
行之也以郵部而不以縣
官其勸之也以督撫而
其應義手若夫

制策所云耕九餘三即有 聖
臣謂今日足民之道有
有定額似不可復減然古
稅一則今他省之嚴輕者
百餘萬欠錢案以上視罪之
也此數百萬者或負于民而
無可奈何大抵因稅多而右
而有破冒百弊養生莫可旁
獨則村若少備有餘于民之
苟有可少寬減者城之藏富
征之說諸臣請之數矣言之
皇上亦欲行之再三矣而格而
賦餉之說古者一州之入必
之者其百萬而不仰給于他
歲歲用兵竭中原民力之供
地而所在旗藩大額外挾一
內以還丁

狀元寶

卷九

四

而 臣竊謂今日惟社會之法
仰請其鄉之舊宿有才德者
而之少加其恩以資屬其
之也以鄉人士君子而不以
於窮急扶予以禦凶荒也
 議 議者此則足民之本計也
六曰錢征曰賦餉今賦稅既
干而稅一人或十五稅一三千
爲里也而江南一省之入至六
及生計薄而欠者亦數百餘萬
民無可奈何或餉于吏而吏亦

可爲繼而輒因循而不變乎臣請於兵之可撤者撤之其必不可撤者則謂屯田古者常且嚴且屯今正當養兵不用之時其力尤可用且往者兵在涇中屯涇中在淮則屯淮在許則屯許在振武則屯振武在烏係伊吾則屯烏係伊吾安得藉口無可耕之田乎或猶不足則以近省之餉量給之俟得之數年則作盛而軍實充乃盡舉所爲協餉者而罷之協餉停而征可緩賦可減矣緩征減賦而民有餘財則耕九餘三遇災緩而無菜色矣凡此數條臣敢因

聖策而盡其愚雖然爲政有本致治有要則臣以爲必先于偕天下之心以實心行實政而後可也宋儒朱熹有云世有二敝有法敝有時敝法敝當禁之以法時敝當變之以心今雖百條師庶致具舉然臣往往畏罪之念重而踴躍之志

輕功名之慮深而忠愛之宜薄推委贖狗之情多而公忠任事之氣少則或者御臣之道亦有未至也臣謂宜推忠信以結之寬文法以優之敕資命以興之豐祿餼以勸之崇尚聖賢之實學以砥其禮義廉恥之防試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經理才幹之實漸磨陶冶遂爲鼓舞而向之數條者可以付之其人自餘矣臣其本則在

皇上之一心誠風化講學一本于獎成興創之至意則德業日京矣恭已出治一有以容微吁咈之盛心則百度脩舉矣側躬脩省齊居淵默而一本敬

天之誠則嘉祥致矣冬寒夏暑祈禱諸命而一由于愛民之實則生養遂矣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而物阜民安政成化治以進于古帝王協和風動之治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

宸殿不勝戰慄開越之至臣謹封

丙辰科 康熙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極綏理萬邦莫不以厚風俗正人心爲久安長治之本其時化理敦悅民生懷茂海內羣黎咸享豐隆大之休海內事修和之政政也朕荷

未盡不妄人心未盡是常問問云云秦蘇未裕軍興之輪稅者

濟人多狙詐君子長者之行不少概見而告訐聞來相率
題於仁讓其故何歟且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也知之明則不

關世道良非細故豈親親長長之誼素未講究歟抑可教者之訓飭未備也經國之道不詳言財況今歲定方殷軍需孔

狀元策

卷九

詠議生戎節亦既籌畫多方矣而度支未見充盈施行尚難

諸四海觀聽之時聞其奉法循令之誠而卽動其慕義懷德之隱實否不消而任使公敷勸不夷而衆德善則可以遠至而通乎可以摺文而奮武雖當國用類典自有萬世久遠之謀不爲一時補救之計誠得手執齊天下之道而有犯難以

爲心而天下咸以其心相維而莫可解古者淳樸茂實享
作其脩即存德義以強其應則以一人之心合天下之心以
澤大府事修和之績可以復見於今也欽惟

陛下
花信歸元

定正直蕩平之極光風澍雨並協休徵
紀聖神文武之模範日瞻雲咸歌夜旦

慈履孝善貽謀隆尊養至芳現於紺幃銅屏

萬姓以普鴻施圖墓省刑之令慶下恩祠湛露旁流
六師以揚駿烈結友一旅蒙之翌兼行威俱秋霜並霜敷天率

土之民幸被

盛德而甘徠臣矣乃猶有風俗未盡不變人心未盡還靜問問之蓋猶未裕電一典之輸輓猶煩上致

乎固不察邦之道也又曰子欲左右有民汝選乎欲上力四方汝爲言乎有治人以行治法也故時有羔羊亦將之節則人將以重疊不勝爲難持有三治六行之條則人將以鄉遂是移爲恥時有少米安集開誠布公之政則人將以棄逆效順厚親疎長爲主一人心上而風俗自就使天下同心向道固非旦夕可以爲功而亦轉移勸導之有義也夫頃制蒙曰俗尚流薄人多習君子長者之行不少樂見而告訢時聞米相率過于仁讓蓋欲以唐虞三代之治聖天下也管子曰禮義集貶國之四鄰管子曰皇皇永仁義者君子之行也今勸學典賢之典日殷而師儒之官皆以支義其高下不以行誼分其優劣遂至千通以爲能飾者以邀寵子矜多能迂之譏賢良鮮開修之學是未能體我

宋元

宋元

宋元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皇上以誠感之心以爲心也故有更新之恩應布而手反之盛

勉之有實而臨事之招徠撫輯尤在於賢勳之邦使知可相如轍巴蜀而竊發者感恩如蒙遂治渤海而流移者懷德人往豈其用遠哉我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皇上子惠元元禁預徵賦如承誦欲使內地之民業其保障也

其中而黃龍交遷守口紙滿相木西之金錢終無安瀾之一

日則何不併分司之員積歲費之千以佐丁馬飽饑饉汗費

既省餉餉漸充而

皇上後復發帑以爲心者德澤溥被民生上有裨于經費下無妨

作養亦在于奉公之習其人耳凡此者善乎人心嚴俗之

維繫而兼及于是足

國福臨之心安民之心總以克副我

心之所謂紀綱之振興者此也德義之敷養清此也而聖

欲竭片曝之忱以佐

聖德高澤之實者亦惟本

皇上振興愛養之心推廣力行之經史諸賢之精詳則因章可

以特指官方澄敘之靈一則賞罰可以咸宜作敢言之氣而

狀元

中外有遜達之情疏任事之忱而大小有一心之義謹職奉

之頑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炳燁先之諒察始圖終防儆慮遠

則克端之統業以挽中湯武之懸修以達極先後同源創等

合權也以承景命而錫純嘏至也也以紹宏謨而華丕基至

降也時逢風動之治可臻統邦履慶之續可奏咸五登三之

盛可以度越百王豈非垂統萬世者哉草茅新進門議

謹下

宸嚴不勝戰懼頓首之至

狀元

乙未科 庚辰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帝王統御天下建極綏猷莫不簡賢任能又事

兆庶官方澄敘府事修和農務興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風

貨流通獲大豐亨洵邦隆之上理也朕

天眷命爾繼鴻圖宵旰靡寧夜政求治每思民生休戚關乎吏治

之賢否安全喉味端緒循良旌獎司守今之任得加擢選

乃獎黃之結宋而禽豎之風如故或吏道雖多而端嚴操

之法未善歟或大法小廉表率未得其人歟國家歲富於民

必使人無游惰然後田野闢而生聚蕃比年以來勸農墾荒

之令屢下乃地利未盡汗萊尚多抑有司奉行不力耶將督

課者循名而未責其實也自昔九府圖法所以便民利用鼓

鑄之設其未肯矣適以銅不足用鑄造未敷有以開採鑄者

衆元實

有以禁民耗銅議者果行之可采利乎或二皆之外別有良

策厥爾多士留心經濟其詳切敷陳勿忘勿忽朕將親覽焉

臣對 閣帝王之經緯天下莫安乎生也弘綱獨覆於

必有鼓舞一世之權合大法小廉以純勸新舉科得而吏治

清世運方處其泰而必有阜成萬福之規統民生罔計以常

周斯兆姓樂而百昌達此用人且財爲治天下不易之大法

古之深謀遠慮之上爲久安長治計日夜移此至悉也倘天

下之人才常聚矣果天下之才自足以成天下之治而遠任

得其理激勵神其用則澄敘之典不滯天下之財用亦優矣

合天下之財恒足以裕天下之需而勸墾以盡其力鼓鑄以

賦其功則利賴之途益廣自懲貪獎廉之法無以振飭其紀

皇帝陛下

無辰定命

開物成猷

頌玉璫以總八紘

在璿玑而齊七政

勅萬幾於時職表聖絕學稽古遺文制作煥焉三代
連入肆以雲屯命肆專征髮威肆伐謨猷靖萬多方

狀元策

卷九

平

班朝流庶官惟日惟月惟時各修職業合卿尹公孤三百屬聯
常奏績

聲教記四

帛來同此於用人行政之要早財誠民之理豈猶有未治未
安者煩變遷過計乎然伏處草野於吏治之得大民生之
利病與利之所當興弊之所當革時察識其梗槩有懷欲吐
久矣茲者幸遂

清間敢不披肝瀝情條陳愚賤之一得乎

惟欲民之安而安民之實政莫急於擇吏吏得其人則能實心爲民賦役可輕庠棣可假上有禪子軍國下有濟子閭閻財未阜而物力出矣吏不得其人則不能實心爲民撫字與催科並重而或以徵此爲能黷絲與俸牌號便而或以逢迎

爲計有利而不興有弊而不去田卒汙萊也泉流日塞也閘之其人曰我不知也是尚得爲吏治乎哉要之長吏者民之師率也大吏者又禁吏之表師也

師率也大吏者又依吏之表師也

皇上以恤民爲心而愼于擇大吏大吏體

皇上恤民之心以爲心而發于表率羣吏大小相維賢能共奮而庶政無不畢舉矣伏讀

劉秉有曰民生休戚關乎吏治之賢否安全喫咄端在循良茂于監司守令之任務如恆遇乃焚黃之籍未開貪黷之風如故此有以知其身由然而夫今之爲吏者豈不自愛身名而或至不復顧其姓名豈不念其身家而或至不遑顧其身家哉宜肆行貪墨無厭至遺棄其生平者誠以守令之黜陟皆無操之也守令之可否皆撫定之也百姓稱其賢者擢曰不賢

狀元策

卷九

五

則卽以不賢報罷矣百姓觀其能督撫曰不能則旋以不能降調矣是守今之進退全憑督撫之意指而不問民生之休戚且自監司以上皆能上達于督撫而制于今之命然則強縱安得不工而民生安得不日蹙乎此弊實如卓魯守若廉范者亦將易其術而思以自托于上矣且古之以六計繁羣吏也廉善廉能其所長而不同皆統之以廉勤而吏之重有守也惟有守則其心必清而足以達勵其力必勤而足以肆應其仁愛足以結民心其貞亮足以勵士氣而可以輕于斥絕乎是吏之廉者決未可偏棄也卽或謂人之材有能有不能爲古有更張繁簡之法夫亦可通行也以此旌別淑慝其亦可也不然旌廉之典不聞而以一青連掩幾何其不以貪令耶抑自援納之途闢而出爲民牧者不能無濫乎矣其間潔已

卷九

九

九

在郵其費方面寬其起課使民知有服耕之利而

國家除收寬賦之效如是則民樂墾矣苟若清丈之令適足為

閭里之虞豈增課之文祇以益窮瘡之疾痛乎種無所出地

惟有不開民之熱者亦趨于荒而棄焉于墾乎

制策謂與民之令墾下乃地利未盡行案尚多恐有司之率

行不力督課者循名而末責其實此

呈上洞悉民隱矣今誠取其弊而悉絕之則本業可興也至如鼓

鑄之設其來已久禹有歷山之鑄湯有莊山之鑄皆所以利

民用也後世有父子會鑄之法迄魏隋不行誠不如錢之流

通也古法取舊銅易新錢勿雜錯勿用錫今也以銅不足用

為慮造者用多而無以給之賦然臣見制錢之鑄湧恒極窄

幾為用耳其達之郡縣者毋不如其行之京畿若錢價有低

昂未能盡一則民不便于行或有耗廢為器用者能半其有
值便遠近貴賤可以通行則民知錢之利而鑄出矣若開
採之藏地之所產本以給民則要必取之有制使官吏不得
以借端奸盜不得以裁裁然後利歸于上而民蒙其利不然
恐徒以滋擾擾之便也是故開採必得其人耗則必絕其源
也此皆因

制策之所開而直陳之者也蓋愚以為此二者皆定治之事耳
皇上極擇大吏有清心淳樸之臣以治其土而郡縣之諸司不
田野之荒萊日闢制度以興財力以阜吏補職而民安業以
閭閻太平之基是在我

皇上正本澄源之化實以昭之也草茅新進固識是言十月
展限不勝戰慄聞趨之至謹對

奏

奏九

奏三



伏處衡茅思欲德一得之思以爲

與朝拜獻者素矣今煌煌

高閣寶式承之不敢陳所學以討揚

休命乎竊以爲獎廉廉行之法不可不體其情也天人理道之微

不可不原其本也原生有用之圖不可不經其久也伏讀

制策有以民生之休戚由於吏治之含濫滋播之典毀褒其清操

卓越者時行拔擢而內計及於吏事皆成內名貴實以求及

最黜陟之允當大哉

王言其所爲吏治計者至遠遠也夫古之爲治者必其三物六行

脩之平日然後升於司徒而授之爵故其時即無非常之才

而亦不至有不肖之行逮及兩漢猶爲近古吏之廉者輒

秩賜金以褒異之是廉卽吏之報最也後之所爲報最者亦

米元策

卷九

少异矣雖有飲水茹菜之操而則名饒殺盜案之考成迫于

令甲而議其校是使黃黃卓魯勉爲循良亦有以知其不易

也我

皇上聞心吏治大計有八法之條舉劾亦循卓之選調復

命廷臣薦舉廉吏特行優擢又慎簡特撫之清望素著者界以表

率是天下之吏皆知廉吏之可爲美如今日也然而考成之

法尚猶其書則牧亦有未盡蓋然至考其法莫若竟向所

爲考功者而後之課行吏果廉雖則名後後盜案之未盡報

昆不害其爲循良也若三者即稱廉而其飲水茹菜之操且

不可間則亦何樂有此脂韋而誣陷者乎聞復常行廷臣公

舉之法使廉吏之上達不必盡由督撫之薦刺則太吏不得

扼其進退之權而司牧者皆爭自濯磨以冀一旦之知遇矣

伏讀

制策有曰迨之大原出于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數演

數以理神天人相貫之際誠有奧旨而窮極先天之數以爲

殊途一致之歸此千古心法之淵源也夫善言天者必有以

驗之人善言理者必有以通乎數天人理數之歸即太極之

體皇極之用也太極爲河圖之中宮曰天一以至地十周圓

於四正以成五十有九之數其象從天皇極本洛書之經緯

自戴九以至履一縱橫於四隅以成四十有五之數其法係

地孔子曰易有太極地發文王周公之所未發也周子曰無

極而太極是發孔子所未發也邵子言皇極兩名之經世是

從伏羲太極先天之圖洪範初一次九之數數用加倍以成

元會運世其數學又符前人所未發也蓋之周子主理故於

米元策

卷九

通書言誠節子主數故于內外篇言物然誠固理也物亦未

始非理也而朱子洛學實合理數而言之然臣以爲太極靜

涵於無極其天地之體乎皇極應建于有極其帝王之用乎

靜清於無極兩會歸於有極則道德發爲事功應建於有

極而原本於無極則文章適符大性命惟我

皇上默運太極之清微求正皇極之主宰欽時揚福以廣厥庶民

而更期明廉各則闕之異說而同符格物親物之殊功而一

致此所以參天地非帝王而非僅講明理數之源流已也伏

讀

制策有曰稽敘遐荒重譯來貢獻琛貢賁賁利用實和民生而

思遠致外邦物產以自吾民此誠不可不謀其利而防其弊

也古者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故四方來集遠方

無不致之物產今聲教誕敷數書一統矣海隅日出之邦無不引領而望曰蓋聞中國有聖人焉澤洋恩溥物產不得其所則其珠琛具旅幣無方固其所已因是合萬國之財以利

天子四海一家之象乎法莫若于海濱出入要道各置清望素著大臣以重之積聚其財而勿侵其利假古關市議而不征之義則梯航商賈暢然皆向風慕義願出於空室結廬道里遙遠山川阻深者非僅以利國用亦所以壯聲靈也非僅以阜民財亦所以固屏藩也且不以有用易無用則貨賄不可以不定不以有益易無益則物價不可以不善其防衛以示招徠重其誠信以杜邊疆斯經久之良機利賴之善策矣而以為三者之中尤有本末先後之辨夫洪範一書為

狀元策

卷九

君

天人運數之宗而三人政曰食曰貨曰貨曰師食貨者即早財利用之遺意也賓師者即天工人代之遺規也惟皇上上法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禮備中和兼綜理數而所以興吏治厚民生皆不勞而自理其天德垂昭王道不著而自顯王道原於天德以此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

宸采不勝戰慄懼越之至謹對

康熙戊辰科殿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撫御寰區昭敷治化必務本義行厚生止僇俾俗尚鴻龐兆人樂利期庶幾時雍風動之上理也朕仰祈天休納承

祖宗大業孜孜宵旦期登邦隆念小民之依惟農桑是重而農虞野餘職土室鮮蓋藏未底家給人足之盛將無漸消逐末者尚舉而乘未耜者或寡其獨之詒屢下學農之令時舉平作農事者素矣其果爭趨本業否與行其大於孝守莫重於廉漢有孝廉之科其法猶為近古自橫置浮靡人弊門內之行士昧一介之後今欲使束修砥節何道而可教化之不爽以凡為士者從事虛名而未敦實學也矯偽相扇中於人心咸令錫然知返著讀夫偽抑而術之從也夫野有餘風廉節

狀元策

卷九

天

多端士匪情飾貌滋長淺述孝弟力田事臻美俗其說可悉括與詞多士駢衡古今於民生士習得失之數善之幾矣其各抒所學以裨教養之隆朕將親覽焉

臣沈廷文

臣臣開帝王膺圖御宇則綿曆服於無疆也必有經理天下之治法以開一代之鴻基必有憂勞天下之實政以垂萬年之至計何謂治法也則聖紀建久安長治之規而學校井田雖然畢舉者是已何謂實政也則政布德和令成一道同風之治而正德厚生燦然具備者是已願治法之立不恃乎法而恃乎行法之治人實政之舉不存乎政而存乎敦政之實心有治人以行治法則亮工熙載無一人不在承流宣化之中攝德澤者必思民生何以克底於慶益司教化者必思士習何

其所務者實學也其所恥者虛名也而今之士其矣所務者
聲華而門內之實行不修也所恥者結納而居藉之本務多
疎也當其未遇則所憂者在功名而不在學業及其既遇則
所求者在祿利而又不在于功名祿利曰上以名求之下以實
應之若上以實求之下以名應之其可乎然則為士者從
事虛名而未實實學誠有如此

聖訓所云者於此亦欲大去其積習鼓勵其將來則必有以一其
趣而而勵其志氣俾爭自濯磨以自勵于開修篤行之途而
不入於浮偽苟且之習則其責在學臣與教官夫學臣與教
官之設所以為士習計至詳且切原不徒以文章重也夫亦
因言以考行蓋詞章以徵性術術耳使徒求之以文章已失
造士之初心至并不問文章而獨情而通斷野更有不可言

狀元集

卷九

三

者矣即如士行之優劣每學各列一人上之學臣以示勸懲
其法甚詳而其獎也或執一人之愛憎或偏倚口之悠悠未
有能得其實者然則為善者何以勸為惡者何以懲乎伏請
明憲有曰行莫大乎孝守莫重於廉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
孝孝可以作忠周禮以六計樂孝走而皆先之以廉是孝與
廉皆非立身之大節而人品學術之所由分乎是以為孝
廉之行於昔者未始不可行于今也

國家以科舉取士三年而一選其得人為獨盛則科舉之不可
廢也明矣宜令所在教官每年各舉至行可風清操足尚者
一人開之於學臣學臣核其實而達之於禮部禮部片其名
察其孝廉之尤著者而以聞之子

皇上如果卓卓可稱足為斯世坊表則長以歸儒之任使之振興

士習其餘不盡用者亦如褒美以示鼓勵庶士以實行為
而不為虛名矣乃臣以為治法之必特有治人實收之必本
於實心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愛養之方其法
必致扞格而難施

皇上以養士為心而諸臣不能體此心以盡養士之道其化
亦必因循而未洽惟在諸臣洗心滌慮以

皇上之心為心而不徒徇耳目之虛名以苟貪祿位則治法立而
實政修以厚民中至順也以端士習至正也推此而遠至親
宰不其於以華國焉體國經野垂裕於永久焉我

國家億萬年之業傳之無窮矣臣草茅新進固識愚謹千冒
不勝戰懼之至謹對

九集

卷

三

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休養生息慮無不周年復不畜數千百萬兩被思

之地災沴旋告閭閻無起色有以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有加無已也臣以爲足民之道有二開源節

流而已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

年耕有三年之蓄誠使勤其耨時其欲歲野無不闢之土

農無不力之田則開其源之說也至天下生財止有此數一

人耕之十人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一人織之十人衣

之家天下無寒不可得也誠使數其游惰禁其淫侈家無坐

食之人俗無耗財之事則節其流之說也至備荒之策義於

平日則積穀爲上酌於臨時則平糶爲功誠於賑給之條佐

以減價之法則民之窮而無告者既有升勺以資生即民之

米不食

積有不足者亦不致數二關之不繼此其爲澤誠普而其爲

利誠周法莫有善於此者也至於河工修濬漸底安瀾

之舟如期而至謂非我

皇上平成之治足以駕神禹而上者乎而

制策獨惓惓於黃運兩河所關甚重欲俾天固無虞萬世利賴誠

衷睿獨斷之主意也臣竊謂黃河之性高悍端微古稱難治

而後世益肇者以治河兼治清也運河之流受輸漕注飛輓

攸賴而嘗懷隄防者以治清兼治河也然而數百年以來

河工俾工利賴無虞莫如今日但人享已成之效則貪福而

不知人懷忌功之心則指利以爲害誠使任事之人虛公清

慎不執意見之私不徇偏黨之見浮費必惜費工必實母待

潰決而始議隄防時計目前而致忘久遠上流宜分則條爲

支河以教其奔騰衝決之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通渠成水

門以資灌漑使河之流分而不至於激下流直潄則相灌

諸郡河堤可築之地架之行下當水衝之民可以告促之勿

與水爭咫尺之地使河之勢緩而漸有所歸此則一勞永逸

之策也伏讀

制策有曰學校賢才所出此米廩斯職者因循陋習養營私

以致教育乖方士習凌兢而欲整則振興以廣模範作人之

化臣以爲欲士習之興起誠在乎教育之得其方欲教育之

得其方誠在乎脩斯職者之絕其私弊而已我

皇上懷儒學臣破例錄用誠千古未有之舉矣而府斯職者有不

洗心滌慮以副

皇上養育之雅化者乎而臣竊謂教育之方尚有宜變通者古者

狀元策

造士之法服習於九年大成之業其學六禮七教八風之屬

其文詩書禮樂上觀古道無不究也今者宏奎之外孰是察

其才智行能而優錄者乎即有優劣之條學官徇情呈報而

於振興之典蔑如也臣愚欲於文選之外特設學官力行一

科士之與於是科者務俾鄉里著聲舉行升之學官學困試

其文政復優者升之於朝命於家宰而官之備舉也聖賢才

之一端歟若夫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舉廢亦宜置在大吏

必內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深已而後吏飭民安式登上理

大哉

王言誠萬世人之極則也夫人臣自委質以上祗期有濟於國

事何有於身止期不輟手公謀何有於已蓋時有異四知之

楊震何患晝夜之金不却手府有焚香告天之趨非何患

真之弊不絕乎時有不謝邪暴之叔向何患桃李必在私門
槐柳森然並列乎臺大臣能潔已奉公而後能表率於庶民
司能潔已奉公而後能愛養羣黎誠使奸慝之徒有司不計
逢迎貨貨而以廉善才賢為薦舉守令之於百姓不為催科
督責而以勞心撫字為急公則吏察循良之化民安樂利之
休矣凡此數條謹因

聖問所及而盡其愚而貢之

皇上與造化俗則古之平章親選百姓昭明者矣之能遇也知人
則事則古之黜陟惟允選建惟公者莫之或加也正百官以
正萬民是仰時養亮未府修舉和之監理也以實心而行實
政是仰解體早財助於愛之休戚也臣所謂與天地父母
同其德者以此也

成元策

卷九

謹對

不勝戰慄屏息之至

丁丑仲夏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期乘遠能應察使安民世臻清
安之人享耕鑿之利庶幾海外外無一物不得其所頃因
遼瀾不靖禁行天討慈巨惡既殄西北塞外悉已蕩平收中
外一歸之其人皆言赤子覆育生成原無區別其何以撫循
綏柔使民歸附不致於仇讎向風者得遂其食息欲外氣既
除則民生何由休養朕深清治安治思雖臨險之人士素所
誠新復嚴加試論思在必寬但恐刻期相若未盡復收今欲
使天下小民人懷恩懷德惡之心去屬蓋幸繁錄之節其何
道之從也至于黃運河河為運道所係比年以來水潦頻仍
時有中央已支百餘萬金饗興工修築尚未底緒何道而疏

成元策

卷九

五八

海得宜悉免之患堤防孔固永無潰決之虞斯國
生均安其古歌則年七津通經術留心當世之務張于中主
素與其各抒所見切實陳陳朕特親覽焉

臣李

揚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成天下之大功遠近皆畏
懷德服聖人之神而安內攘外之類以奏必立天下之大法
貴戰時警嚴洗心敬聖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以隆必興
天下之大利川微皆守土致靈成聖人之治而河清海晏之
休以永益成大功者必始于斷春潤林肅恩威所以互用也
立大法者必由于明防微杜漸清濁所以不消也興大利者
必端于濬平地成天民知所以承賴也身居九重而上加通
方州以宮府一體之情成上下相維之勢遂至由于通安

張元策

卷九

四十一

游而效績則康輿興矣一則由于無勝之木養也蓋字物則
彌縫之計拙以慈良而著下考河深清自好者不勤也其行
則科歛之志肆以逢迎而庸顯耀將割民脂上者日多能威
其黜陟俾涇渭之有分別仰操廟矣使其人而果康也雖刑
名錢穀之事稍有誤有之可也且用之以風有位可也使
其人而果貪也雖刑名錢穀之事無一不列上等罷之可也
甚且誅之以懲威可也彼見貪者原為身家乃至不保其
祿位康者原愛百姓因之大建其功名而猶不爭自潔廉奉
行惟謹豈人情乎臣所謂至天下之大法必由於明若此也
至於水者天地自然之利而河則為古今莫大之患也表
皇上親行閱視重委舊臣又復發金錢百餘萬及時修築而
制策猶以疏濬得宜為利下詢誠國計民生之大計也臣聞

古今無善治河之法而止有導河之法而治之修防為塞
堵為順兆龍之能能休其不漲于奔潰之勢能條其不決乎
法莫若順其流而下歸之海不得其歸為閘為堤為壩之怒
也為引為支為儲蓄其勢也議則多排使理其費也惟疏其下
流則其去也疾去也疾則不至于淤溢或潰而莫可遏抑也
其去貴乎潔治上流而引之淮臨清之河廣而易漫也徐沛
之河高而易淤也宿桃之河淺而易塞也惟策治其上流則
其勢不汎勢不汎則不至于淤溢或沙而河身日以高也治
其上流則堤防不可以不固順其下流則疏濬不可以不深
誠如是則以河刷河而無藉于人力以河濟淮而無憂于挑
濬以海受河而足以及容以河利運而轉輸資其用縱有
雨潦河不為害矣所為興天下之大利必由于漸者此也凡

此皆治天下之要務也而要在

皇上主治之心而已惟

皇上以勤勞中外為心則無不長厥懷德而重譯來賓矣以肅清

吏治為心則無不肅廉洗心而貪墨自化矣以平庶底績為

心則無不守土效靈而汎濫無警矣以昭法紀則海內常明

聖教於受朝野寒觀其盛以彰道化則民物咸亨川嶽咸理

人神共親其休時雍風動之治可臻矣邦服豐之慶可奉咸

五登三之盛可以度越百王矣遠能邇解歌

天子萬年物阜民安咸頌

一人有道好隨之軌至治之休也臣草茅新進固識臣諱于

宸覽不勝戰懼懷越之至謹對

張元策

卷九

四十二

多士雖懷康濟久矣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江 輝對

臣對臣陽古之帝王以一身立乎天地之上意論臣投而六服承流言傳號演而萬里則命用以登黎元於上理厯天地於平威靈必有經久不厭之法以制群動而叙萬方亦必有明作有為之人以釐百工而應庶績有其法故事得其序而大綱以舉萬民以張禮樂政刑渙然定臣民之法守有其人故官得其宜而大臣以法小臣以廉工農水火各盡其智勇之功言是故內有開離離之心而外乃有立政周官之治上有聖作興事之意而下乃無怠誠玩愒之風設謀於內而制行之則還至而立效履歷於上而振綱之期日起而有功自唐虞三代而後數千百年之間凡所以立綱陳紀經緯者

物莫不由是然而前雖之曰古按之方今當已治已安之時而益議夫誠民阜物之道亦當以治人行治法而已本端則本

正源澤則流清方原自始宗任重者業廣固自然之理必至

皇帝陛下

臣江 輝

府督題明

弘經文滿武之功

穆內聖外王之學

總萬義而齊七政竊相賜賦讀詩書於和平

立四維而莫八欲黎吏安民致雍熙於簡易

翠華出而群黎望幸歌衢聖壤春陽嗟一路之山崩

狀元覽

卷九

三

丹詔開而多士觀光絳帳著我羅網盡中原之麟鳳臣竊伏祈

門書成

聖澤必矣乃者叨有司之惠與對

休命

制策有曰休養多方而尊尊或能下究省巡時舉而安若或重

於上開賢康惠里而青吏向多奸頑貴乘重慶而開闢本登

豐裕大哉

王言此誠堯舜憂民懷已之盛心也臣聞安民之道在乎察

吏察吏之要在於察其貪而察其貪之原由於大吏今自內而

尹外而縣牧無不仰頌

聖聰慎簡在位其間奉法循分者固多而節量不節者亦復不少

清問所及而竭其愚然臣又以爲治法之必特有待於治人者何也
皇上以愛養百姓望諸臣而諸臣之治民者有愛養之名無愛養之
之實皆薄之所以不宜也

皇上以清築河工望諸臣而諸臣之治河者有清築之名無清築
之實皆薄之所以未平也傳曰有治人無治法

廟堂之上公行賞罰之權察吏之閒實體公中堂一政以激濁揚清
錫官紀而大法尊以興利除弊舉民生而大功奏則六府三

王皆同以四海九州罔不文休光美實傳之無窮我
國之信而中之實者不列是矣

東元集

卷九

四二



狀元

卷十

帝制曰朕臨都天下四十餘年宵旰不遑勤求化理凡東治之
 淑慝民生之休戚無不刻之頃不切於懷比歲以來特
 革除市刑聲靈蒸然有治平之象康樂之風矣然而有方猶
 未甚勸科俗猶未盡淳訟獄猶未衰止豈久道化成之難期
 歟抑有司奉行不力也從來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或
 矯矯以適名深刻以求異雖復失志潔清而民不獲其澤豈
 非務糾核則人受煩苛之擾尚寬則人家休養之福其何
 法以激勸之歟夫開闢之風俗世道之淳淳繫焉風俗厚則
 仁讓之教興風俗偷則暴凌之氣熾今欲使家敦孝弟曰勵
 廉隅共勉為忠厚長者之道而耻為非僻浮薄之行宜何術
 之從也至於刑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者

其悉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式丹對

臣料言聞帝王之錫極垂變化成天下也通達而建太平
 之基則貴其享太平於有不患澤敷而培曆數之本則貴其
 綿曆數於無疆大太平之所以長享而靡斁之所以久綿貴
 蓋萬方已治而益求其治兆民已安而更貽以安此聖德
 者誠希而垂裕者誠遠也當其經營於未治容儀於不安必

有以肅宮箴時必有以移風俗焉必有以整綱章焉已治
 已安之後天下已無不法之官而第思其未治之治或好
 為異而不協於中天下已無不奉教之人而猶恐其不教之
 後或率乎習而水歸於淳天下已無不受於民之民而第
 恐朝廷於治極之恩或振其權者未盡盡其意惟一人之神明
 懸垂於其先而見中流範者為臣民受治之原斯一代之矩
 範垂於其後而永流宣化者有上下咸宜之理也夫王道
 混洞民風雍浚即以致刑措而集休徵丕基之聲聞景同之
 久長端在乎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元氣說天

太和育後

狀元

卷十

二

為鈞齊子履載聲靈遐邇多方久蒙厚平
 寶算當於春秋福祿來同寰宇共登仁壽
 文德興武功垂慈終錄寧而琪球集惟圖詩書羽晉之風
 岸資何聖學交隆震錫列而問史陳更重韓篇章之美
 軫輒道手九州四海榮榮顯顯恩肆故必使物物得所而後
 罷於懷

謹獻紀乎千歲萬年起河谷各勸學省耕但得事事合宜而可

垂為法

治已遷於唐虞夏殷周之治而猶不自暇逸肝而食宵而末勞
 一已以安兆民童叟咸知

心常洽乎使旬後要亮之心而遂大殺生成者希焉此選
 天和以昌國祚歲時正樂符長歲德廣功

平純熙而德澤保全之國猶復不忘乎

聖慮乃遠

近而答以官方之未盡勸習俗之未盡淳訟獄之未盡平

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主意乎且思以爲未治而未治之故

而未安者帝王之事功也已治而如未治已安而如未安者

聖人之心術也哉

皇上既爲帝王之事功而復運聖人之心術其於澄夫治淑世風

化民成俗所期遠矣而影自隨源深而流自遠者乃奉行或

有未力舉非有司之過歟伏願

制策曰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矯矯以邀名深刺以表異雖天志

潔清而民不被其澤大哉

王言真有見於官方之重保乎民也夫潔清自治固亦爲臣之所

狀元策

卷十

三

應爾下口讀實指古一日居官而以食言聞此下愚不肯之

事而有志者怨爲之手士大夫報

國庶民斯待遠望而不受苞苴足罪乃事乎乃武以此悻悻

日君非強事者實指活名斯耳見其小而所就者必不遠矣

且大奸名重之人其居心必苛而民之不免於罪戾者多

矣其過乎大而不之爲家其害保者鮮矣彼汙吏利民固

不足道乎然則爲官之害而宜以好名立異爲貽患社民

之端可不中乎

皇上之謂寬以容人乎以是事無違才於辭核無肆志於煩苛安

靜樂易與民休息則良吏之風則昇平之象矣伏願

制策又曰風俗厚則仁義之教興風俗偷則禮義之氣壞將使家

教孝弟口屬廉隅勉爲忠厚長者之道而耻爲非僻浮薄之

行此尤化民成俗之大機也蓋天下之太平久矣開創之時

兵戈未戢或有露陵今四方久靖德化久孚於此去貴陵而

歸仁讓直易易耳夫孝弟爲百行之原未有人人自致於孝

弟而風俗猶不長厚者也廉隅爲立身之要未有人人自勉

其廉隅而風俗猶或有浮薄者也哉

皇上頒行

聖諭教澤深廣又方

昭班孝子順孫嚴禁誣害善良所以率勵風俗而逆之淳古者其

道甚備惟在有司實心奉行訓勸有素勸戒有方民非無良

安有不歸於仁讓者耶抑臣聞古有孝廉之科今雖不立其

名而未始不可行其實爲有司者能表孝廉特加優異以

爲開闢之倡其於轉移風俗或未必無補也伏願

狀元策

卷十

三

制策又曰法司奏議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欲聽獄之吏

體

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刑措此真

皇上生天下之心天下久已共見之矣而聽獄之有司或飾詞問

內輕重失平又或恣意濫刑無辜羅罪誠有可

至憐頌可以文致爲獄決乎斯民不幸有犯祝有司之一言

爲重輕而乃偏任已見或受人囑託甚或通賄賂遂至偏

詞周內其咎雖有差等要其違心而棄理則一也至於有司

之臨民非可恣意自爲而刑辟之際尤爲不可省刑之而當

我心無憾而彼亦甘心刑之不當彼罪惡忍而我心稍欲

乎恣意之刑必無一當可抑也夫

至德之主而不能循理恤人以端成刑則無刑之治斯其咎豈可

道乎易曰明慎用刑則能詳盡則能酌減

皇上詳酌再三之心而治獄必得其情無偏詞以定罪刑必審

其當無恣意以行私將庶司皆卑卑而協應於

今日如天生之堯舜豈非至治之軌歟臣竊觀是三者皆在

皇上萬幾指注之中而獨詳切而弗釋者凡皆迫於爲民耳

皇上以是倡之羣臣以是應之上而督撫下而郡縣皆平易之治

無苛擾之端則休養矣夫聚之郡邑散之郊野皆良民之風

無浮薄之習則教化廣矣夫大之重案小之輕刑皆平允之情

無寬濫之獄則和氣流矣要之吏治不雜而民俗自淳民俗

既淳而刑罰自省是三者又有相須以成之理焉而總本諸

皇上愛民之實心以致之將見和寧播於千百國而山海湛

其休昌熾勝於他萬年而純禧積慶衍其澤請得載述而感

感美傳之永永報窮矣臣草茅新進同議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頓首之至

奉一

五

丙戌科庚辰四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撫御寰區肇創治期務久道化成之效所以澄叙

官方漸淳民俗勤求康阜薄海嶺南者無不殫心區畫而猶

慮吏治之絕不齊習俗之澆漓不一民生雖幸而猶

庶獄難盡解於平九十四餘年以來宵衣旰食未嘗一日釋

諸懷也夫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恭嚴不飭則行檢俱廢其

或市名立異自以綜核爲能則民無從訴欲使大吏以平

有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俾小民安貧息怠而無欲市

之擾自何道之從與沃土民遂瘠土民勞閭閻之恒情也爲

長吏者非時申教訓則無以儆偷惰而息奢靡今欲轉移習

俗效齔風之勤而各修其業法唐風之儉而克中於禮將何

以倡率之積貯老天下之大命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故雖水旱偶災其民恒足自給今者蠲賑屢頒而民間委積

或寡豈其習於華侈者不知樽節歟抑有司視爲具文而不

知所以勸導之也茲欲比屋蓄儲而豐歉有恆何施而可至

於刑以爲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服於小大之獄必

平必慎毋念民命至重務委曲以永其生乃四方奏報或未

協中而爲獄之吏至有施用酷刑濫傷民命者何其慘而不

德也斥殘刻而進慈良俾獄無冤民而治裁刑措必有道以

處此大批吏尚廉平則刑無濫虐民知勤儉則家有蓄藏表

紳道勸責在司牧爾多士請明於吏治民生者素矣其悉意

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施雲錦對

臣封臣聞帝王之曆國御宇而垂統萬年也必有法天不息

奉一

六

之學而後世治未治未嘗之天下故治之必錫民牛之必恤窮而後治於數十年之先亦必有與天合一之德而後能治既治既安之天下故吏治已飭而益期其飭民生已恤而益深其恤大德清矣泰於數十年之後夫無故所以遺教官方者必使之憂勤於廉平而後已也所以漸摩民俗者必使之習於勞績而後已也以未康寧而至於無一民之失所而此心猶不勝於然也以諒奇而至於無一夫之弗獲而此心猶不勝於然也惟一人之心與天同其默運故一代之治與入同其化庶幾結之所以風靡民風之所以不愛積儲裕而民食無匱多之憂刑獄清而民命有生全之樂無一非王者之精神所與為維持而鞏固者馴主休徵畢集天命用養而不基由之永莫享國於以久長唐虞三代之隆其道

欽元策

卷十

七

未有不積諸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經綸萬有

網紀三才

調玉燭以乘時清晏享祥八表陽和普被

握璇璣而撫運平成介福九天湛露弘敷

生而知安而行為神乃武乃文廣運立古今之極

乾剛健坤則順時雨時暘時暉中和燦參贊之權

丹輪布而餘官咨岳岳俊升賢務俾人人樂勸其長而說光華

者十八百歲

聖德臨明發榮輝烈賞刑敘非必使物物各得其所而被潤澤

七

治已等於三古禮樂既興兵刑既措猶復以肝而食育而衣保

泰時盈綢繆調於行水

慮諸乎四方時雖以養風以練武則以老若安其耄耋

民足物遷家俗無疆蓋治無疆治之念無疆於累洽重熙

而

聖主自聖之誠肅切於臨事情訪乃進下等於

廷而軍之可治之可治之未也過與夫民生之務底

於憂勤庶幾之治於年久生達明發拜獻有懷慈願效

一得之思也久矣今茲

清問哲式臨之敢不直抒所見以敬陳無隱乎伏讀

制策曰作吏之道在察已愛民無顧不飭則行檢俱廢其或市名

立異自以綜覈為能則民益流累大哉

狀元策

卷十

王言為世居官治民之範範也夫吏不廉則容容肆以為利而無

以彰節儉正直之風吏不平則逞擊斷以為能而無以錫豈

弟慈祥之福貪殘者顯行其剝削而恒欲腹民以自肥固非

為民司牧之義也賢者隱行其剝削而借以驚愚而動衆

亦非與民休息之仁也古之良吏有克砥介介之節者矣蓋

庶則其心清而苞五之私必絕其廉慎而蘆蘆之飭必嚴暮

夜之所以不欺也有不勝必結之名者矣蓋乎則其行和而

婉為之所不作其政公而獨執之弊不生蓋乎之所以無擾

也誠使今之大吏以及有司無一人不仰體我

皇上慈敘官方之主意而相與治日以持身和年以御下則百姓

無不蒙其福而國家亦樂與受其成矣豈獨善善之私

美虞世也哉伏願

制策又曰沃土民逸瘠土民勞

偷惰而自怠

王言萬世民風土俗之標也

有以量之則有始末矣

彼夫七月之勤也農家之強而無非採為衣食之謀非王化

之木乎今之教民者苟假之

非聖澤之遺乎今之教民者苟假之

俗吏之所能為也則欲教民節儉以克訓我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司之責而誰責與伏讀

于而蠶秋之吏至有恣用酷刑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積乎中而溢乎外者也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之獄致其忠愛以恤之則可無傷民命之虞

者上畏奏御則多嚴練以致文其詞恐貽失出則或囑內以

麗人於法獨不念人命至重奈何不委曲以求其生而行哉

以是乎誠以于嚴為必不可師以羅吉為不可法

允有以仰佑刑期無刑之治而我

皇上萬維頻祈之至意亦於是乎垂休百禩矣

因道無二致蓋吏尚嚴乎則刑無惜虐民知勤儉則家有素

藏而要之我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皇上二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暑於上而春生夏長不以靡物之

一丑科庚辰年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君臨海內將五十年每念政治之道以任賢能安良
生爲多乎所爲於世公也衣衾名節雖形賦化教育人才者
不啻鼓鑄之殷而臨導之切矣頃者之賢實大小臣之果能
精白乃心而士習民風舉其善者與從來人更之於
國家雖均休戚同腹心股肱肅清一而皆也倘或官懷
私背公懷黨則臣職謂何夫不欺之爲忠無偽之爲誠古名
臣忠誠合然後從下正不阿衡下不倚今欲戒懲去僞以
其勉於一德一心之謂也無非勉於大者館者爲度之標準
也誠能以名節自勵則持已有清介廉潔之修臨事自有勁
挺激昂之氣正身服官恭始基於此其何以使在位者咸以
禮法爲防檢以名教爲矩範與至於限之強暴皆吾赤子乃

宋元集

卷一

士

或迫於饑寒或失於訓誡轉而爲盜非其本心爲有司者能
曲體良民養其計期免以誨教使其民皆有樂生之向往
之公則良善安而美道可格此非民教之切務乎國家養
士期於實用文詞非所事也昔之爲官者通傳治有接摺經
傳以誠禮引引春秋以誨教者今之一舉目一經者多矣其能
盡行所學以施諸政事者有幾士習窮理達務以收明經進
用之效句道而可大抵朝廷有過思先師之旨則民俗日淳
而士氣益奮學校多通經稽古之儒則教身有本而奉職無
愆而多士講明於學行治理者久矣其爲陳於簡牘將親覽
焉

臣趙能等對

下之心莫不竭忠盡誠矢報國效身之義而偏陵好惡之私

不作必有以振作臣工之氣莫不循理奉法懷德行立名之
志而苟且瞻徇之計不生心有以厚天下之風俗使愚賤皆
修廉潔之心知爲善之樂而轉移習俗者不令而自行必有以
明天下之道術使士子皆明體達用成經世之材而致青紫
英者無遺而弗居其上有公忠體國之臣則下無僻僻便頑
之衆百工聲而萬民正也一有砥礪廉隅之臣則下自收修
實學之士禮義立而教化興也聖主知其然故與三三大臣
早夜講求所以漸摩陶治之而設置之術其時之大片亦以
君之心爲心通相倡也以率其師尹百執事於是可收皆循
良而民生以遂膠庠多俊又而士行克端唐虞三代之世明
良合德師濟盈廷不下階序而化驗若神則不基聖國幸國
幸元集

卷一

士

久長而治道成矣欽惟
皇帝陛下
乾元仁壽
維熙智臨
嚴恭儉以思所以無違
宮廷溫柔之德足以有容
泰交洽而容敬臣隣一德一心助幾以代天工範萬業
吳命申而敷陳義訓無偏無黨蒙福以錫民福萬壽平
獨朕重矣合水火土木衣六府惟修而且秋五禮敷五教歌
五刑普德流於千八百國
升賢竊後進孝友慈親任郵六行並舉而且開四門產四聰明
四目垂休列於億萬斯年罔曰俗進雅熙人遵道蹈天之

則被潤澤而大豐美海隅之遠聞盛德而皆來臣乃治鐘

治之心際久道化成而靡切

聖不自聖之心德廣容導訪而靡遺進退等而聚之以獎公忠振

名節民風士習豈盡不變之道以臣之愚固非有官守言責

之寄何敢言司馬之短長非有封疆牧民之權何敢言羣生

之休戚非有師帥董率之任何敢言人才之臧否然嘗按之

性古鑒之當今之得日夜念此至燕也煩煙煙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且抒胸臆以効芻蕘之一得乎伏讀

制策有曰人臣不欺之爲忠無倚之爲誠忠與誠合然後能守正

不阿獨立不倚大哉

聖訓意萬世臣道之極也臣聞天道不言而四時之更五行之佐

張其教焉臣道有終而以宣上德以達下情圖廢政焉善矣

狀元策

卷十

三

元首腹肱聯爲一體所繫匪細也古之爲臣者平日以天下

爲已任及至定大策夫大疑毅然獨斷於胸中而絕無依同

瞻顧之累且當官心不負其所學衡主判害相乘危疑就集

亦卓然獨行其至性而絕非矯飾矯譽之圖蓋忠則幽獨自

操可以格天地而管鬼神誠則精白一心可以感豚魚而盟

金石自非然者貴罪之令重而赴功之意輕功名之慮深而

忠愛之誼薄推趨避之情多而慷慨任事之方少國家奚

預焉今欲戒欺去偽亦惟使之講明君父之大義研析理欲

之大則不以禍福而動搖不以艱難而退阻則庶幾忠與誠

合而無愧於古人臣之義矣

制策又曰名節者爲臣之標準欲使在位者咸以禮法爲坊檢以

名教爲矩範誠探本溯源之論也三代以下尚名節者東漢

爲多至宋南渡而最盛明之東林亦繼踵然則名節之禍

不旋踵而隨之大抵名高爲衆所尤氣盛爲物所畏天下正

人少而小人多附和小人者多而排斥正人者愈不少雖亦

人惡其異已而事愧於相形之故然當時士大夫之名節或

不無矯枉過正之失而操之於禮法名教未必盡合乎中也

夫以禮法爲坊檢則嘯笑不苟跬步必慎一起居出入而若

有父兄師休之嚴以名教爲矩範則談說忠孝履蹈仁義一

視聽言動而皆有天下後世之儆由是義利之辨必嚴廉恥

之坊必峻患得患失之思必絕而矜奇立異之見亦必不存

所謂持已清介臨事謙恭者皆不乎此此即昔人不愛錢不

惜身之說也天下有愛錢惜身之人而能自厲名節者乎則

取舍較然可說矣

卷十

四

制策又曰爲有司者能曲體民隱經畫其生計勸勵以禮教使民

皆樂生嚮義則良善既安而秀頌可格此誠好生如天保民

若子之至意也夫民非蠢無良也非蠢蠢愚不卒也誰無家

人婦子之情誰無田廬鄉井之樂其或弄兵潢池草竊伏莽

者非困迫於饑寒即漸漬於失教耳民牧之謂何其使吾民

萬不得已而自罹於法細手誠爲之則田里牧養何事竊伏莽

緩催科則民有樂生之心離驅之爲盜而不顧更爲之習教

射蠲誦法崇學校明約束則民有向義之路雖強之爲盜而

弗從此乃清盜之源除盜之根也今之有司不此之務及盜

發而畏考成又從而誅之夫不能彈盜而併不能捕盜不微

化盜而併不欲彈盜亂古所傳襲述之治術海虞謂之治亂

歌其言不肖相去固何如哉

制業又曰養士期於實用欲令士皆窮理達務以收明體適用之

效此崇尚實學之盛心也古者命鄉論士之秀者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升之學曰選士樂正掌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於是大樂正論其秀者升之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可見取士者不僅望其詞章富麗客使一時已也書曰學古入官茲事以訓詁曰學至而君求之則文學政事固相為表裏明矣無如今之士窮年佔畢僅為取科名之具凡典籍所載是策所傳有關於國計民生者較乎米之講焉一旦出面應世求一事之合乎古人而不可得昔人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由今觀之豈通經者原不足用哉夫亦其窮年佔畢時原無志於通經之用迨所求既獲遂併其佔畢者而棄之耳今惟嚴校其經濟之文更試

狀元策

卷十

七

以當世之要務以觀其學術才幹之高下則明體適用之真才於是事出矣然其大要總不外乎獎進公心而振興名節也人臣公忠以體國者必能慈惠以子民名節以自持者必能指古以力學實私植黨則既寵利而無安上全下之謀和光同塵則既浮華而無窮經致用之實事雖各見理則同歸

我

皇上雖誠求正風示百官諸臣仰體而率由之於以化導民俗激

揚士氣一以貫之有餘矣臣草茅新進同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傾越之至臣謹對

萬壽科康熙五十二年

吳已科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務莫先於敬持其心心者所以傷方礪人才而消毀孽之本也自御極以來錫爵視爵五十餘年如一日至於小大臣工亦無時不以國爵忘家以人事君之義相為告戒焉邊疆雖靖尤加意於武備之修凡以立國之道德威不可偏廢古帝王所以深根固本杜漸防微是朕之所夙夜而不寐康帝也昔曰儆戒無虞又曰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今則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朕惟康虞成周之盛君臣所以均色澤者豈過應感歎無亦察於天命人心之理而無荒無怠期以長遠

狀元策

卷十

七

上天之眷而永底黎民之生也其何以使中外臣僚悉喻朕意歟夫洪範述人有猷有為歸于有守周官典更則能法之類必首以廉然則廉隅者士行之先也服官之本也督撫者州縣之師部院大臣者百寮羣吏之表故李鳳接部而倉皇為之解官楊嗣登朝而奮動為之振聾今吏未盡澄清官邪未盡肅振其亦謂率之道有所未至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口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內而部院卿臬外而督撫提鎮所寄腹心耳目也有所屬舉朕必虛心而採用焉然謀其成效往往不能悉副使者何也夫無至公之心則知交姻姪各徇其所私無至明之識則劣品庸流各阿其所好古大臣薦賢不使人知而補庸必爭矣朕必滿者其風豈遠歟立政之篇致意于庶言庶獄庶慎而終以克詒戎厥古者簡閱車徒一年而四舉焉朕鑒於前代愼選將勁恤兵甄徵勢酬壯烈留神戎事用樹國威然自禁旅之外所在登

伍盡能按軍實而肅行陣歟夫練習不素則技勇之藝疎矣制不嚴則驕惰之兵衆其何以振紀宣威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也聖之潔清自勵則援引必公而小大莫非法厚之選憂危其惕則防維必至而內外每未享寧謐之休朕之所以教臣工者即其所以望多士者也爾多士其悉聽所學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依龍對

對曰臣聞帝王之清閑御宇而應天下於仁壽之域也與天合其德而後有財成教化之功其所以保泰持盈傷公廉而儆驕惰者極參贊經綸之大旨統貫於一誠亦必有法天行健之聖心而後有久大化成之治效其所以乾惕日深勵臣工而安軍國者盡經營指畫之宜尤精心於一

卷元策

卷十

七

朕夫是以聖人在上一念必貞於萬年而容儼尤深於明盛雖官歲已滿而猶慮其未肅也然則已公而猶慮其未公也軍政已嚴而猶慮其未嚴也蓋天道無心而化成聖人有心而無爲其精誠之所播思慮之所周本與天地之默成者相爲契合故亦與天心之廣運者其其周流用以見君心之粹臣職之修應周於內外官僚洞達於軍國至計而聖旨臨本於心德之精純中和之極致馴至德業光昭治化翊洽喜起歌而休征協應牧固安而天命永凝自昔唐虞三代之盛未有不利諸此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三才立極

百祿登宣

體不息於乾行保合太和順四時而成序並無礙於坤載含弘光大涵萬物以資生

秉天縱之聰明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性德安焉之謂聖布寰區之化澤不貸而勤不怒而威者鼓之舞之以盡神德並中天淵心傳於一畫而以履欽若以篤溫恭仰數千年性道之源流煥如日月

業化三古開治統之邦隆而以正朝廷以安國境使億萬世安之海宇固若也乘功德固已蕩滌而幾旋化理固已昭然

而炳炳烺烺休哉真有曠千載而獨隆者矣乃

聖不自聖之衷恒深於密而安益求安之意彌切於時咨愛道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治安之咨嚴官守之潔清舉能進賢之勿替棣華

卷元策

卷十

六

練士之必嚴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而幸際休明之世涵濡教養之澤久矣今當

清問下逮敢不敬効愚誠直持管見以仰答

高深於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制治保邦無荒無怠何以使中外臣僚無不共喻至意大哉

王言萬世久安長治之所由裕也粵稽堯舜之世君臣互儆故吁咈每過於都俞成周之時上下泰交而寅畏蓋嚴於謬謬以

德愈盛則心愈敬治愈盛則情愈惕此古聖人之所以憂盛而危明宵衣而旰食者也蓋天命之理實協於貞恒而人心

之理惟通於敬慎敬慎者所以固已固之人心貞恒者所以凝久凝之天命故雖當文武恬嬉而不可忘敬勵也茲當

內又安而不可忘費約也煌煌

聖廟所當勒之金石宜之廟堂布告之中外庶子臣僚皆仰體盛

心而無忘保仍焉矣

制策又曰吏道未盡澄清官邪未盡肅肅責在倡率之永至真德

牧官方之至意也夫士修於家而仕於國不貴乎才而貴乎

守守也者所以範其才也不貴乎能而貴乎廉廉也者所以

善其能也中外不得而異其起大小不得而論其志所係於

天下國家者甚重也然而當撫之表率不端則州縣得以藉

其口大臣之行道不清則條屬得以逞其私故州縣之賢否

視乎督撫而俸吏之得失在乎部堂部堂以潔清律已雖不

必嚴加糾察而屬吏之愧畏自生督撫以公廉自持雖不必

頻奏彈章而州縣之冰兢自凜此必致之效而相為維繫者

張元策

卷十

九

也古之大臣志操清嚴持身公正不負其所學以不負其所

事不忘其所修以不忘其所治良有以也今之爲督撫部院

者亦庶乎惟廉性慎有以仰副表

皇上

破毀諛諛之意則大法小廉不有以佐盛理於無窮也默伏

讀

制策

又曰內而部院卿貳外而督撫提鎮有所爲舉必虛心採用

然無至公之心無至明之識各徇所私各阿所好信如是是

誠足煩

聖慮也

臣聞古有選舉之政未聞有能行保舉者保舉乃出我

皇上求賢若渴之盛心故特公其識於大臣而嚴其辨於職守此

真用人之良法而取人之要方然而當有舉非其人而引非

其當者則是以私而不以公以虛而不以實之故也夫爲國

安則懷公貨甚微謂此則欺罔難安豈純臣以人事君之道

乎豈國家用人立政之意乎藩閭流劣品特巧於營求而拙

於報主端人碩士嘗爲於佐理而沒於干人是以大臣之保

舉極不得其當而欲明其識要必先公其心心公而誠自明

欲公其心必嚴絕其私私絕而心自公矣伏讀

制策

又曰禁旅之外所在營伍核軍實而肅行陣練習技勇節制

嚴情使國家長收衛民之用此真我

皇上

思兵安民之至計也夫國之所重在民而民之所倚以無恐

者則在兵此古之所以講戎兵而簡車徒天下雖安而不弛

武備者非所以宣示威武非所以震懾臣民也無邊防萌太

未然致戒於所忽故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兵之方將無所

使而寬

退將之法也蓋練習之道不一各隨其所用之宜故

法元策

卷一

三

較材角技軍政在所必嚴節制之道亦多端各因其所守之

也故調撥指畫軍心在所必一今雖太平日久四海晏安而

軍實之不可不核行陣之不可不肅技勇之習不可不精節

制之方不可不察如是則軍安軍安則民安民安則國亦與

之而久安長治矣凡此者事本相因治無二理故上乾而下

惕吏治則軍清而皆出於我

士以至誠之廣運者立訓練紀務使因計官方與軍情而並傷

以至誠之默存者審慎稽詳兼使賢臣廉吏更與民將而加

益蓋天道以至誠不惑至教自然者運於和清之末而四時

以行萬物以有

至道以至誠不惑者惕於盛明之世而上下以正軍國

以安蓋至誠之德與天而合機至誠之心法天而行健

於以成萬年不拔之基於以綿

萬壽無疆之慶有永永無極者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旒不勝悚懼之至

臣謹對

宋元定

卷上

主

乙未年康熙五十四年

奉

大承運

皇帝制曰朕誕膺圖曆仰承

大養寰宇又安五十餘年惟是夙夜兢兢宵旰不遑樂庶績咸進斯民於仁壽之域而猶念大業成於終日與內外諸臣共色咨職欲其以惕厲者存心廉平者盡職庶多士無苛妄之舉而淵固有磐石之安故勅幾圖治未嘗一日釋諸職也夫自古帝王必謹小慎微克終厥德乃能底於久安長治之祚書曰敬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是以永保天命懋登上理今者承平日久朝野內外保無有習於恬嬉以疎畧而漸幾叢勝者乎夫兢業所以保泰要安或致愆功其相與維持警勵求制治保邦之道宜若何以副朕意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屬官六計弊吏皆冠以廉則廉固是官所首重矣然廉非綠飾之具稽核或近於煩苛膠滯亦隲於偏執非所以表率庶司錫福兆民也茲欲大小臣工奉公潔已無矯情干譽之弊養和平博大之風其道何由儒者著書立說皆率言務期闡明大道折衷於至當古來聖賢徑傳純粹以精先儒論者疏通易曉即不立注解其義自明而或逞其臆見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使聖賢精意反因之而滋晦其何以垂列聖維倡明正學歟至撥文書武國家並重故有百年不用之兵無一日可弛之備古者蒐苗獮狩皆以講武而克詰戎兵即在庶徵庶慎之後今雖六字滿平戈甲永息而訓練之方可達焉不謂職夫紀得不明則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亦無以得衆心其必兢兢下方思

威逆者然後將士多干城之富中外享稔穰之福陳夫子下交
取斯百菊張潔清之襟懷生進道義之文章敦厚之德永振
凡皆治益求治安安國安所乃保奉時益者無以喻也士商
心經濟久矣其其著於儒服將親臨焉

之紀綱安贊化宣猷者咸震動俗教以共襄予保泰持盈之計必有以備天下之吏治使循分守職者咸濬清正直以共效其忠若愛國之誠必有以昌明正學使讀書稽古之餘實能範其耳目心思而文教光昭於天壤必有以炳煥弘猷使肅旅整軍之下實能明其勸懲賞罰而武功保久予邦家懷一人憂勤惕厲於上羣臣翼爲明範於下天工人代庶績有

卷十

三、

所以威臨也朝廷有整理之規條平野致恬嬉之景象一道同風萬世之所以永新也是以古之聖人存法天行健之心而日強不息本意天出治之學而日進無疆其時之臣莫不奉承官守野之思勤主右匡蹇之力詭天下已致又安而猶慮此業之有未竟者國之有未修文德之未遍雖敷武功之未遠思慮由是圖治彌殷政化日茂休徵集而百福拜唐虞三代之隆境也欽惟

下

乾德當陽
秦符凝命

建中和之極玉振金聲

開昌熾之圖日華雲燭

對丹於甲辰周情孔思沐邇外王內聖之功
屋典爰於形廷禹暘湯盤綽見兩地參天之學
固已近萬千古
本聰明睿知以布新訓澤萬方合南朔東西以崇大化勸
業饒饒而益盛性功萬萬而推名實乃

不自聖之意迫切於時多矣求友之志旁舍未嘗不訪進等於是
廷而策之以揚厲居心廉平盡職正身而回疆圖之計以臣
之愚陋何足以知之然幸際休明仰承

問問敢不竭駑鈍之末見以答

制治保邦之道大哉

王言誠萬世治天下之要務也夫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在乎法之

卷十

新

盡善而尤在堅其守法之心在乎化之盡神而尤在禦其數
化之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用顧畏于民巖巖言
天與民之可畏而君臣交儆保治孜孜無日可滋其怠荒
正統

正找

士上溯紀父易厲精國治下有以慰民生上有以輔天眷而承流宣化於下者安可因世道之休隆或致幾希之疎畧乎惟本平日成權極獨之功以殫其忠其匪懈之節虛心以審幾而不執偏成之見實心以任事而不存推委之愆去私而奉公忘家而謀國力勸志銳智勇奮發於幾先則無不鑄之官方矣獨立而下懼其事而無嫌誠至明主功名昭明於報主則無不鑒之職棄矣由是居安思危危微防漸同寅協恭以取表裏反響起以一德於以成泰交之風而普澤黔之九國之

所以入安而長治也

制家有曰康固官首重然頃奇偏執非所以求平庶可錫福兆民欲臣工之奉公潔已無他情于榮之繁養和平敦大之風此與吾清吏治之至計也士君子學古入官非徒尚其才而必觀其守守即有為而其才自無不善周禮六計辨吏廉善廉能廉廣廉正廉法廉廉固官之本敦治之原也夫小吏之貪廉視乎大臣之清濁而大臣之清濁分於一定之公私私則濁公則清此人之所易知也然亦行立廉介之名滋緣偏之且糾移迹於煩苛廉而夫之制也膠漆如狗執廉而失諸固也廉固任延口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今以廉立名是豈得爲公忠無私乎爲大臣者惟守信約之風持正大之體羔羊素絲之節倡於上茹荼鐵鉤之事息於下大法

狀云

卷十

五

小廉風聲較輕鼓之捷爲更甚耳間有小吏之不廉者則行漢世懲貪之法宋人禁錮貪吏之制漢又何果而爲此耶廉吏曰多民生益厚而世乃享和平恬大之福矣

者家自無以爲立名則以何世使聖賢持老滋明所以爲正學計其遠矣古來道開於經傳而理闡於聖言漢儒之變氣其美於前宋儒之正學其理於後傳而能約簡而能其大是以爲傳之久而日月之遠天階首可宗之而不易其迄今萬世之業愈久而愈明一由於見聞而不易而百山石室之藏愈深而愈見也一由於理解未明而存心義性之功乎世也則其事也猶愈日恨之茂者其意豈有根柢未深而欲其行之有當乎况我

皇上稽古右文煌煌著述可以照耀于古而人之從事於簡牘者益當虛心集益來說說以定一是証實理以永空談則學術正道義明而立名阿世之心其將知所退乎

何策有曰紀律不明無以申賞罰休養不至無以得衆心其必錄

聖上治兵安民之盛心也易曰師貞吉明知軍旅之事所關於國計者甚重而民以養兵以衛民鄰當太平之暇而不可忘武備之設也周禮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大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以訓練於平時者益詳其法後世奉而行之精其技於兵而貴其成於將不以兵無所用而弛治兵之方將無所使而寬避將之法也蓋兵爭將之令而用材敵技擊情之心不敢萌將體兵之心而宣德揚威調度之法

狀云

卷十

五

所必備今准令安無事之時行蒐苗獮狩之訓乎紀律使士卒於以觀其長幼乎休養使行陣於以感其悲明戎兵克詰之安恒得十城服心之安而海宇永平疆圉永固其利有貽於無窮者矣要之臣子之竭忠盡誠治道之探文奮武惟在我

皇上以法天行健之心廣意天出治之學則圖久遠而不計目前矢貞恒而不易苟且雖養齊之五福業以執中揚武之懸修以建德先後同歸古令合機以厲臣節至廉也以明道術至嚴也以理軍國而莫河山至安也也追日遠於昌明民氣益盛於康阜二氣和而力行調七政齊而四時若休養至我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藉諸此也臣草茅新選聞謨忠憤千慮

兵燹不勝戰慄隨越之至謹對

戊戌科 庚子十七年

奉

小聖

皇朝御版臨御天下垂六十年御世

宗社託之重知人下以又安海宇者是以良察以冀訪求金璽

為藉世內先聖也其用道士六宮以孝為首其祭吏也六

宮而康為先人八宮而孝為先天下而孝為先而實有不孝往

往見其於鄉黨路笑於其親其與為之問可不辨歟夫卿大夫

立身行已有恩歸士庶之責今乃謂此而經而考其實行反不

能元虞

有封爵田畝之誠焉者其故何歟易之泰卦曰勿恤其孚于食

而信之如亂而有常數他人手既信則可以勿憂而受其福也

天下安寧已久朕自親臨之體察其誠與中外臣民動

心相與古者臣民之於天子而結人心者皆無其意欲特

為優待且何謂之遺也皇朝之習者以遺經為要修近代詩經

詩經主其末而遺經者心其末見其古切於躬行日用絕無

益故使士進一經則明一經之義而收一經之用者其術安在

古者內百民聞之備其有遠境之備自漢有屯田墾下之議及

後進屯田諸葛亮平魏以屯田者有成績今欲推廣其法而行

之使部內無轉運之難行間莫飽饑之利其所以興良法而

實效與大人皆知孝行之為先則臣節必砥礪而學統之本也

人皆知孝運之誠持此綱要必周此即安寧之業也諸士大夫

當世務務所宜講其有以助上而待化而成功者必心腹之誠

與親隨也

臣封臣 開帝王之體備三才而照應萬年也必有生成天下

之實心以貫乎萬物之性皆上其所以與兩儀之仁義廉

臣之德物而學問之仁義廉智之德皆上其所以與兩儀之仁義廉

臣之德物而學問之中而實其德其德必有致於天下之

實政以達於法宮之野其實不其所以新德修之英礪斯景

運之寶要觀士子之華處處逐逐之精於者一如化上之

施福滿乎區區之內而光輝成被其功蓋其心之無不實者

通貫物恒包新中外而與天同體故其政之無不實者臣此

狀元黃

交廷政武事決口為天而用建德為美廣德為善廣德之端

也雖海宇又安焉而問之聖之其也雖崇實雖華猶得士學

未也雖雖有備無患猶恐其心之不忠也夫是以人紀格而

天工代偶術聖而遠境充悉本心政之合一不為好飾之虛

文而九域八聖治之矣賜嘉祥而集協氣周流有道之長氣

無極而此也故謹

臣等謹

奏二才而後成能建中而之極

備自福而升恒而應事耶保定之符

履精於歲時拱拱之時有冤單心者通德與長同如一

昔拘於鼎穀履歷之會得親戴德者合百千國惟出一心固已
路上理而昭布太孫德之湯湯義舉之某際月朔而潤色為業
皆顯顯彰彰之風也

聖德淵中儒者編切不遺一節詢及魏漢進臣等於
廷而求之以奉行之修治其家之文以莊聖王之旨用是史之華
宜也之思而何足以事水

清問然當拜辭之始敢不竭誠以陳之本見孝也

制策有曰孝廉孝廉而教為孝也立名節者舉不多見真偽之
間不可不詳使使卿大夫立身行已風靡士庶大哉

此意生人之大本大原萬世之至教也周禮三代之遺教以
教化為急務而三物實與孝居六行之首三年喪廉吏為六

計之先蓋以養父事君而百行之原斯立不貪為寶而一生
之德無虧也

皇上孝思不怠勤親亮復
論內外大臣正已率屬教廉慈會皆舉公請有司禮送而極實行
者何也夫父在而孝之義日聞於耳而貴未嘗不履而虛以

為其言之家而人皆之地相以共其有文而後議來有恩
相與乎睦則初得之歲日寓於目而實太官既食安步以制

其人試之方則志節之間能無人聞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
習乎談使卿大夫之庭而後敢言不喜躬行士庶無不以愛

敬二人為本矣而天下之品百濟濟非皆君子也士庶無不
以窮通一節為孝家也足敬教化而風俗有人才而德歸
用宜

一人之德意而於選舉士之賢於是不專責歟

制策有曰天下安寧久入每慎積玩之懼與中外臣僚功臣相
持益保泰何道之遵此世太平之基也夫唐虞之世有元

苗康服之契有齊範秦之文其時地乎天威中皆舉相
相與保治於勿替者海有文明之君恭已於上翼為明覽之

臣交贊於下所以厚生正德萬世永賴者也
皇上日總萬幾兢兢業業不半底績而風衣不逞樂天命而同人

心者至矣為臣子者承
聖德諸誡之餘或負原事於弛之咎何以無負厥心耳目之任乎

政無後先而苟利於國如無不為則無文親相承之義法無
小大而行之既久守而勿失則無紛更多事之端內而公卿

左右之大臣無黨同立異則部院詹曠皆以謹飭者安職業
之常外而封疆文武之大吏惟端本澄源則州縣有司皆以

廉元肅
廉平者為地方之福於以助理雍熙持盈保泰則周易泰卦
之象必脩人事而食其福者固已驗於此矣

制策有曰虛文多則本意虧折而盛則實理微微使士進一經則
明一經之義教一經之用干古經學之所由明也梁劉勰著

宗經之篇以為三經之義則唐韓愈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故
漢史儒林傳對於六籍唐家取士分必於三經蓋謂賦華而
不實百氏其內不精行學士之重由來尚矣
皇上生知博學著述之富究極天人尤以目明經學為至而折衷
於朱子大建儒治之功見於毫芒其學為博未嘗解經之力
見於章句其學為約至朱子而首章大成至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制策有曰天下安寧久入每慎積玩之懼與中外臣僚功臣相
持益保泰何道之遵此世太平之基也夫唐虞之世有元

苗康服之契有齊範秦之文其時地乎天威中皆舉相
相與保治於勿替者海有文明之君恭已於上翼為明覽之

臣交贊於下所以厚生正德萬世永賴者也
皇上日總萬幾兢兢業業不半底績而風衣不逞樂天命而同人

心者至矣為臣子者承
聖德諸誡之餘或負原事於弛之咎何以無負厥心耳目之任乎

政無後先而苟利於國如無不為則無文親相承之義法無
小大而行之既久守而勿失則無紛更多事之端內而公卿

左右之大臣無黨同立異則部院詹曠皆以謹飭者安職業
之常外而封疆文武之大吏惟端本澄源則州縣有司皆以

廉元肅
廉平者為地方之福於以助理雍熙持盈保泰則周易泰卦
之象必脩人事而食其福者固已驗於此矣

制策有曰虛文多則本意虧折而盛則實理微微使士進一經則
明一經之義教一經之用干古經學之所由明也梁劉勰著

宗經之篇以為三經之義則唐韓愈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故
漢史儒林傳對於六籍唐家取士分必於三經蓋謂賦華而
不實百氏其內不精行學士之重由來尚矣

皇上生知博學著述之富究極天人尤以目明經學為至而折衷
於朱子大建儒治之功見於毫芒其學為博未嘗解經之力
見於章句其學為約至朱子而首章大成至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皇上而心源可契學者得觀於海晏河原而耀於日經星緯焉是
一而進一國家理數政事人物可以參攷而有得近已而長發

異同固無所用之而通經之實用彰矣

銀行間獲飽騰之利足食是兵

日創乃數國防收不迭原案創收或非常久之目得善治

一思意欲得勝固以兵而爲兵一時耕作亦因兵而藉

還講得此。則水之阻軍民無作可爲持久計其如歟。

力之必觀乎其力懸隔之遠近葬之塋一旦而墜焉見田

之嘉德也。守此國寧謐。一舉不貽。予復不云。入彀。人。

重臣當平之世或有解之乃扞服省之臣以

一節案典訓以定儒宗息革需而

三、大學有修己而治國之大學以孝爲教而天下平

無二也。通其於精而其事必明也。實心實政一以貫之內理。

方至以莫不謂可爲

宸嚴不勝戰慄罔起之至

卷十

辛丑科舉

奉

六

天

人

分

信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奉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之

弘

治

忠懷能得

治隆泰運

更中和之極學懋大內聖王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以多讀之功業廣乎經文經武

聖

狀元第

卷十

聖

恭而不得問之同有時猶獨議決獨斷雖以清見通信之人而不妨各出其見而不得謂之異蓋本於上之明而達下得為之問本於術則心術早已告其外而不內必究極於心術先其公而忘其私故其事而為之今日以為善歌心處之存微也以舉數獨成則之善也其白乃心清共商而明成矣其獨不知其所以然者非預會之岳而喜起之風乎

制策有曰聘舉之初歲月才能而後引引其授引引文初情請託不能收任使之弊此誠遠致官方之至意也入下之流品不能不異而舉欲識之於一時則雖明哲不能微其窮故唐虞之治命官必各而舉之巨受將必讓此保舉之意所由始也然以人之不能易得而奇之於保舉而後又以

保舉之不能盡實則人之難知而亦舉之者之失也其所失者何也心之不公也誠之不明也援引私交而徇情請託也故雖有人焉稱第一則以其上言之耳目及其至得意隨而肆其貪污或曰在人而向者非知人之善故使內而九卿外而諸公提議其

皇上宵衣旰食之勤明目達聰之智以備簡乃保舉也必實察之於品行政事之隱而不欺苟且以取浮華且必實得之於道德文章之深而不諛苟私以為朋比則亦必能盡心於撫字而將弁必能効力於疆場文治隆而武備修於樂樂運國而政治手領承永無憂矣

制策有曰也田為古良法美意然或冒濫冊籍虛請敘叙又養兵備邊之至計也夫上古之將兵與良良一自管子作內政而

青軍令而兵與農分矣惟屯田之法猶有古昔井田之遺意故其聚而爲兵也則被堅執銳卽此土伯亞旅之人有其數而爲農也則耒耜鋤耨卽此卒旅區區之士自涇陽周諸葛亮用之皆有成效然而天下無不敝之迹而有不敝之人順天應時而必有所宜也同上之利則必有所用也同一地而屯之分功猶也同一屯而人之分事民也是必得一賢心任事之計以爲之使而於屯政必長其宜而澄清之考其真偽實爲軍勳而人不惟百感倖圖功之心酌其輕重以爲優敝而人自將有踴躍爭先之意則田之未墾者日益而新收自估民之不耕者日集而所聚日繁不越乎阡陌畝畝之間而已儼然有金城湯池之固矣

宋元集 卷十 三
制策有曰西康克年使士卒斂散而無驕悍之心持重而養敵復之氣非我

皇上神聖文武德服布帛又安能深謀遠慮至此哉從來有百年必備之兵而無一日可玩之武蓋兵之力貴勇而其氣貴靜故斂散爲大將之德而持重九勝兵之宜周書之必必嚴於步武止奇司法之典常論於春秋又夏皆所以審其必勝之氣而又有以制其驕逸之心此布制之師百戰而百勝也誠使爲將者皆有以斂其才養其氣恐其輕也而持之以重慮其銳也而束之以法務使人人知此不得已而用之之意則其行也以律而不復有酬酢之意其居也以武而不復有號咷之心則雖鋒陷地所向無敵之師而堅壁固壘所處皆難撼之勢雖古昔帝王之世所以奮武衛而詰戎兵召又何以加焉總之有純心之臣則道亦細故亦必存敬慎之心

選舉之正必能得人而選備之則則山脈海濱自必有寧謐之休而將師之材亦將優武是皆本於

皇上至誠之心以達之公忠而李升蓄聚多而軍實振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也上草茅新進罔識忘千言

宋元集

卷十

三

癸卯恩科 雍正元年

奉

天

皇帝制曰朕惟政治之道必君臣一德賢才奮興孝悌由當庫

仁厚治乎海宇然後一道同風克期登之治朕有

天祿不承大統仰惟

聖祖仁皇帝御宇六十餘年本至誠以御下頒

聖訓以教民故能使俊又為廷臣忠孝廉節食肉衣惟恐一事未

理不克至而前尚書嚴時可之司臣所不過周易泰卦言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謂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

以事君此朝廷之泰也朕推心置腹以至誠待下大小臣宜

精白之心且言無隱今果能以嘉謬入告無遺責難之表朕抑

永元發

或有依違瞻顧不克以至誠奉上者朕則雖大司徒以三物教

萬民而實與之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至州長率正族師各以歲月考校故其時人知奮勵克崇

實學今三載矣其行古之道也朕加意作人特開恩科何以

使道學兼修德行無忝與邦司達士之責者宜嚴古歲月考校

之制而文行武藝百行莫先於孝六計必主於廉今欲使家

有孝子臣有廉吏所以倡導鼓舞之者其道安在至帝王之治

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今欲此戶可封何煩臻此放勳由克明峻

之新政者其悉以計朕所親臨焉

臣等謹將王之言曰御宇而致治者治之治之治之使耳

目股肱共為一體而善治左右有賢家善起之風將使智愚

賢否共歸一途而聖治等行有棧棧而行之澤將使立名既

節而修之於家施之於國而言行舉動有足百用之材將

使化民成俗者本之於身後之於民而風俗全行皆無無

偏之治是惟聖德之上二心一德故言中府中經不有至誠

信之治以東治乎其間也亦惟四海之遠一道同風故國

學鄉誼莫不有濯磨砥礪之心以鼓舞於其際也惟上之風

示者深故教養主性詩節廉隅而恭儉不妄者不遺於出處

也惟下之歸感者切故入則循經出則負來而謬謬可厭者

微元錄

不隔於遠近也唐虞三代所以正朝廷而立百官始於家邦

放乎四海用以成廣澤之風致提提之俗屬士臣之節端風

化之源協於上下以承天祚諸職之効可致之祥莫不畢致

者未始不由乎此欽惟

皇帝陛下

聖祖降下

造叶美圖

德教萬甸

仁心廣設細休風於虞夏商周

義開昭宣訖教於東南西南

育焉有翼有孝有德若漢唐之錫於無疆

不斃不隳不凋不采鴻業欽承於有永

開門顯後雖自古未有之宏細悉極殊異日登泰五色雲開欽

位辭光統也

明日達聰際職代木達之盛德所輝萬天上麒麟冠彩纓
國華清流庭園已彌性優游神機靜固從容中道電祿月虛
北里賦其意永九上欲其樂怡矣乃
聖情若谷安益求安通等語

廷而策之以君臣交泰賢士策位與孝崇化民成俗之道臣
之愚陋何足以仰

滿朝燕對楊之節微不則官之一得子伏讀

制策有曰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忠以事君大小臣工宜精白一心
曰言無隱此誠萬古明良家乘之盛心也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古之為君者有所不得已
於其臣而為手足為腹心不似康遠至高而廢卻食呼嘯之
狀元業

卷十

望

盛為臣者有勞不能已於其君而却必言言必盡不以時在
物卑而忘明憂盛之心故漢有直言極諫之科而唐置補
闕拾遺之職至於宋世雖不為諫官者亦許陳詞若在常參
即未始預謀者不拘班次凡以抒百爾之忱而作敢言之氣
也哉

皇上聖明治風夜荷各屬在臣工無不可以詩興因是四海之
封榮皆已悉忠之節策者已周知朝野遠近之制度又
為首已舉為大觀而古之今之豐功偉業皆已盡而推
包範具以宏遠思慮其不克盡其誠而竭主
野言下而推心置腹之感誠備待諫者時不無天地父母
之思至於為幼時有款言而無可言者奏交之盛斯為至
矣

制策有曰三載貢典循行古之道也何以使道藝兼修行無不
此誠萬古典寶育才之至意也古者已大有善可學而探
大有不善可得而借蓋其時黨正開師養之於小學之中
樂司成納之於大學之道而又有三年學校之法比年考校
之法誦經解志策業策舉至於終始行修有進有德所以優
崇而勵者非一日之功我

皇上聖明天縱簡意作人而補增科舉才者為天下之士固皆鳴
鳴而向化觀形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謂之藝故為士者
不患其藝之不工而患其道之不立見之於言謂之文措之
於躬謂之行故為士者不愛其文之不苦而視其行之不修
誠使造士者仿古歲月考核之制倡率於上或效錄湖經義
治事之法或考朱子年治經之科務其實勿務其名聽其
狀元業

卷十

望

言必觀其行何患道藝之不兼而文行之不茂歟
制策有曰百行莫先於孝六計必主於廉欲使家有孝子國有廉
吏思所以倡導敦嚮之者此誠萬古典崇長行之良規也嘗
考西漢孝廉各為一科至東都合而為一故任延舉族俱以
孝稱至晉陳郡謝氏廉著若杜氏之一門三舉太丘之素雁
咸望漢唐以還僅見而已至於正親之孝廉不能稱述孝經
闡發之孝廉止可讀諸兵籍舉士舉官得失之矣我
皇上大孝慈天至誠勸勉凡其明發之志者無不誦白華之什而
有懷二人凡矢素餐之節者無不咏羔羊之詩而秉心正直
顯其節焉而鼓鑒之者則在卿臺之中示之以大易之惕使
出入進退皆有常言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率小廉者未之
有也又在方面諸臣明下以水鏡之操使州邑下傳洗心革

卷一

子思
皇帝制曰朕惟治之世君一心一德一都一縣一大法一小一廉一士一尚一輕一行一農一勤一力一作一用一能一監一監一師一濟一吏一治一清一效一治一而一休一養一尚一何一之一盛一也一朕一撫一臨一區一宇一夕一惕一朝一兢一覽一內一外一臣一工一共一襄一治一理一以一成一邦一之一運一意一甚一殷一矣一孔一子一曰一臣一事一君一以一忠一人一臣一必一有一公一正一無一私一之一學一乃一克一盡一忠一誠一不一二一之一心一朕一推一心一量一腹一以一待一望一下一每一延一見一廷一臣一

必詳詳諸誠見。厥有位聖念公爾忘私。始自於隱微之地。默
有等吏以文明操勉其過。焉非正直之王道也。其於誠。有欲有爲
下達乎。今皆務得人。誠欲其善事。惟恐有拂地方。匪直澤已自

好而已。生事者其紛更而違事必主革廢操切患其滋擾而
優客又主養材何進而成明作悼大之治獄王制崇正崇四
立四教頭先王詩書禮樂以達士其不師教者有郊遠之戮
韓之弊而論其秀者則升之司徒司馬而人材出焉若士爲
民之百必致向學行以信風化或爲華辭實實者爲士爲
貴治學化導有未至耶抑崇德懲惡所當勸懲互用歟古者
農有官方官與孝弟同科蓋農務者斯之責也我國家休養生
息數千年來戶口日以蕃滋而地畝止有此數非請求良政

焉

臣陳惠章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御天下而綿屬服於無疆他必育其爲治之本焉必有其致治之要焉夫臣節不可以不砥吏治不可以不肅士氣不可以不端政不可以不勅此數者固治天下之大者也而猶非其本也抑猶非其要也所謂本者何人王之一心是也所謂要者何人主之以心行政是也惟以心行政則名假曰深雖公忠已隨而猶慮其未勵也澄清曰切雖官方日勤而寤慮其未飭也裁成之念日熾雖士行已敦而猶慮其未敦也愛養之情日篤雖民生已達而猶慮其未達也蓋一人憂勤萬端於上羣臣翼爲助聽於下天工人代庶績所以成熙朝廷有整理之規修士民致治應之氣象

卷十

聖

德業光昭萬世所以永賴由是廷臣無黨援之私外吏有濫清之節卑中之教有振興閭閻之生榮華進顯至於仁風翔洽河嶽懷柔世世郊隆化登上理是唐虞三代之隆規曰不難再見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神聖開天

中初立極

承天地之德內聖外王

弘參贊之功文緯武

崇儒立道事涉經術之隆儀

詢事考言頒降闕門之盛典

垂裳而整百庶載于戈與禮樂調燭斯若日星

獨命以優其邦捐却賦賞并刑忠恩澤同雨露固已庶幾暢應

並獻嘉祥景運弘開咸蒙復旦四方於以底定六府於以修

和上下於以有一德之風中外於以有重慶之象矣

聖不自聖之意端緒大端各即安益奉安之心畢資於誠然爰進

聖訓以爲臣民之道作吏之方與夫教士重農之主計雖懸擢

高深何以加茲臣等部無知至愚抄履何足贊

前次於萬一微言之初仰承

清問敢不特竭愚誠陳官見耶伏請

制策有曰人臣必有公正無私之學乃克盡忠誠不二之心而欲

凡茲有位公爾忘私矢精白於隱微之地大哉

王臣此風勵臣工之至意也從來世道之休盛惟在於泰交而臣

職之端共一本於公正自獨之內皆導然於神明之鑒而不

敢稍萌一樹私權之計然後謂之公風夜之地皆肅然於

帝天之臨而不敢稍存一矯偏飾詐之思然後謂之正故古

病臣之事君也精白乃心於共濟而有朝夕匪懈之忠有表

異如一之誠惟其無私故也使今日廷臣承

皇上寬厚古風之意潔已以奉公實心以任事彼此交勵在廷各

獻其忠良內外無他官官咸趨於正直同寅協恭以和衷而

明良遇起以成化豈非前之盛事乎

制策有曰吏治以操字爲本而非疎德操德無以濟之其所爲吏

治計者誠至深且遠也夫聖已自好國爲吏之術宜然士大

才而康也者所以濟其能也乃或以此特梓自矜沽名賣可則不能無紛更掄切之舉否則輕礙自持拘謹迂曲又不免有避事養奸之弊夫遠志於給養不可也恃才以煩苛不可也畏葸廢事不可也優容以滋弊更不可也則凡青撫大吏與夫郡縣守令是當仰遵我

皇上之訓寬以容人平以制事公以御物敏以圖功安靜樂易與民休息焉振興黷剔與民更始焉雖洪範所稱有敷有為有守者無論斯矣

制衡有日士為國民之首必教同學行以倡風化此以見聖王造士之心為加切矣惟古之勤士者有三物六行之陳有戒林董賊之具使之漸摩於詩書弦誦之地沐浴於文章遠德之中故其時之為士者雖不盡非常之才而斷不竟有不

狀元策

卷一

學

肖之行而今之士異矣所務者聲華厚利而門內之責行不修也所習者摺衷狙詐而居稽之本猶多矣也是宜嚴其考課禁其弄詭斥邪惡之行而移遂移邪重文行之儒而鄉舉里選而師道克立而善人自多也即如士行之機劣每學各刻一人上之學臣以示勸懲其法至善其道至公惟今所在教官徐以察之詳以核之於非僻之徒嚴加懲創而端慤之士急為勸懲則善有以勸惡有以懲而士風蔚然不壞矣

劉策行曰古者勸農有官力田與孝弟同科而歲講求政明人力以當地利此誠如天之仁愛民無已之盛心也臣惟古之勤農也必使地無遺利而後農家衣食之原以開必使人餘力而後耕耨收獲之理以盡益多一運末之民即少一力

困之民也多一忘情之民即少一幸作之民也野有石而

不墾是棄和於地也固有是草而不芟是棄農於草也

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轡十千維稱言農人宜

修也是言活責成於守令守令者親民之官也守令之責

勤則民樂其業而趨事者自眾守令之責重則民之共法

而意作者自少然尤在大吏責守令守令責百總夫民見上

自督率之人而俯畏德不作嘔土猶不闢者也用是主伯亞

旅爭力田間而饒餉斤兩歲成沃壤矣足民移國之計孰有

外於此者乎凡此皆治國家之重務也然更行謂為痛嘗

豈惟王道而却為治之方總不外此數大政而立法之本總

不外此一心蓋有純王之心斯有純王之政言心之可以立

政也有闢邪歸正之風斯可以行周官之法言政之必本于

心也故謂心神德之文皆康世所產言而王者所不尚惟

狀元策

卷一

學

皇上以整飭臣工為心斯登采章而無不砥節也以澄教育吏為心斯大法小廉而無不盡職也以儆教勸學為心斯品正行端而無不尚賢也以前重農務本為心斯家給戶足而無不歡人行也由是時雖風動之治可臻綏邦麗之慶可奏久安長治之效可以綿亘萬年深仁厚澤之施可以並隆三古休徵茲至天命因之而益凝至德淪浹人心由之而永固則我

國家悠久無疆之業基於此矣臣等幸新進閣誠恐千言

莫廢不勝感懷願越之至臣謹對

丁未年

大宋

皇帝

州府

聖祖

聖祖仁皇帝自元之重祚以來勸求治理日與民休息各優勿
知聖祖神功元首段昭之德有應厚澤厚之財吏治實效於
治清民生其登於殿屋則乾夕惕野食宵衣成念無一忽釋於
中也人君不夫出治而暫化端賴臣鄰人臣體國奉命而分朕
必責其力相告臣鄰為一體故公爾忘私爾爾忘家爾爾良之
虞以成德家鄰為一體故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而相恭之美以

宋元

卷十

四

君朕推誠布公賞罰百爾臣工為一體而諸臣之事者果能
盡一德一心之道而無偏於曲獨寡又何以使同助共濟有紀
而比之私化彰域之見以臻節節濟濟之盛職國家所以重士
者以士之能自求域也故必端其所習而後無害視為儀型風俗
資其表率乃式章委詐偽于犯名教習於曲學而末循正道者
為浮薄而不取貴行士不目重而里巷小民貧而輕之且相率
藉口而傲於士習未端安望民風之歸於學乎今欲使讀書
之人自求其理身治德為端人正士以樹四民之坊表必
何道而可乎今為親民之官百姓之休戚係焉古之稱循吏者
必以惠黎黎風化為要務故里里之樹藝成歲史書物類之
風字行發治化以至其相里之實心望父母斯民之實政則素
相濟教養垂施斯不愧循良矣朕欲百姓之安風俗淳美果何

道而便可教皆得其人以收實效歟抑大法小廉必端本家大
吏之倡率歟若夫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勢民勤相以盡地力自
古重之蓋本業勤則衣食之源裕爾仰足則禮義之化興正民
之德必先厚民之生民有以也海宇承平日久休養多年戶口
愈繁生齒愈眾而地不加廣自非人盡土農上農以食分農見而
婦子穿窬然則欲使野無不墾之土國無遊手之民不事未利
而專務何產為民教者必如何助地鼓勇而後見豐亨大和之
休也夫朝寧有富起之風則薄罕於賦稅咸養典而野多俊又
矣長吏樹撫循之精明愛子若生養若梓桑而戶樂為之矣爾
多士留心經濟其詳著於篇報將親覽焉

臣對

卷十

臣對

臣對 聖祖仁皇帝天出治而致萬年有道之長也必有以
啓承之良道使廟廟儲儲之在共彰師濟之休風必有以
弘遠達之良規使摩摩商淑之儒共贊文明之雅化必有以
飭天下之吏治使為民司教者克奏撫字循良之績必有以
厚天下之民生使務本力作者自致豐亨豫大之福必有以
志之文字則明良一德而元首殷隆之遊可叶齊歌幾拜之
風也亦惟文行之垂傳則聖吉率彰而清聖積古之功可備
論秀書升之選也惟上之極於選者殷斯大法小廉無不鼓
舞於功名之地以為報稱之資也惟上之念殷成哲切故利
明厚生故不踰限於耕藉之天而成太平之治也自昔唐虞
三代之際兢兢業業於萬幾基命於有密用能先取德義弘敷化
理使臣節協贊俊又卑升司有亮惠之微百姓吐弄怪之
淳由是協於上下以承天序諸福之極可致之祥莫不畢致

者其意或由於此歟惟

自帝時下

元

奉行致命

建中初之極內聖外王

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之聖合休隆二光而耀照

帝聖之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之聖合休隆二光而耀照

帝聖之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之聖合休隆二光而耀照

帝聖之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之聖合休隆二光而耀照

帝聖之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之聖合休隆二光而耀照

帝聖之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文明時變之聖合休隆二光而耀照

帝聖之聖德之極奉天兩地

聲勢震東西兩河清海寧關六字之昇平

卷一

至

卷一

至

像必先端大赴之幸來故不以書與相擬而稱白始者也

皇上推誠布公視臣鄰如一體教養宣讀字詞處於一心則凡

夜自公者雖不舉高厚之德思執簡持衡者誰敢忘竭共人

意志由此而正直自久於體微之地悉去其偏私公諱同人

而念之問信化其愚無無無王迫之海平從賢讓

能致世官之知如也

聖訓之聖德而與值未共相勉於匪耶之謂則泰受之盛於是乎

成矣

制策有曰士必端其所習而後審觀為儀則風俗資其表率此

誠為世教勵人才之至意也竊惟古之達士各有三物六行

之陳有黨正闡師之設力田與孝弟同科對策以賢良為首

凡欲養其忠厚誠懇之性而導以仁義中正之修故為士者

不患文辭之不足而患道德之不實務當備正道以維持乎

名教無容泥而學而自足其能附乘

皇上愛士育才術施典章研鍊學士一儒同弗振興鼓發而又

師儒之官申庠序之教誠欲使誦讀古訓者悉為舉人正士

以示四民之坊表也夫士曰未端民思不可得厚而欲濯磨

於一旦必先教育於平時是為師儒者慎勿漫然若治事

之徒兼求最分年考核之經其賢否樹之風聲則師道之

而善人多矣

制策有曰守令為親民之官必以惠黎黎為風化為要務蓋

吏治之思莫切於是矣夫周禮之計吏也廉善廉法廉取其

廉能洪範之程人也有猷有為望歸於有守若勤勤履履

導鄉人循吏傳中殊多可紀蓋必有至誠惻怛之實心以行

父母斯民之實政斯則秉相濟而性情不失諸偏若牧養

皇上知人善任備極延脩務使人地相宜才猷具備故乃吏者

不恪恭厥職思所以報最於三年而百姓已皆又安風俗已皆淳美矣乃猶以得人爲兢兢豈非安益求安之至計歟夫皆令爲親民之官其所以厚民生在乎勸課農桑使閭里足於衣食其所以正民德者在平振興禮樂使序不亂詩書由足入境採風而濡袴輿論書名紀綱而準常吾我雖左之簡吏何以加焉禮曰大臣法小臣廉齊德信率於上守令承風於下惟大吏能正已率屬斯小吏皆守法奉公是又其本也

制軍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而欲使食足而歸于寧此誠足屬狀元責

卷十

聖

裕民之良模也蓋國禮義生於富足雖大本於豐亨是故周禮遺人康人之職常使野有蓋歲而戶多蓄積周詩豳雅而頌之篇惟聞傲戴南畝而田畯至喜今欲野無不耕之土則所以經營於樹藝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欲國無游手之民則所以董勸其習勤者有來亦來茹之命也

皇上軫念民依周知稼穡舉耕耨之典開水利之宜凡以生齒既眾則仰食者多而欲人人不遑末利事恒進而爲上農也誠使爲民牧者勞勩勤相巡行於畝畝之中因地乘大廣示以耕桑之利陽風始至而播穀維勤有百既寧而于知悉舉則便箱登會箱有慶無事謀藉助之方施補助之典而家給人足不已貽樂利於無窮歌夫朝廷之上庶尹克諧養穡稼之歌之盛則萬邦樂獻莫不志切觀光而濯磨砥礪矣

之廣長吏撫循竭奉公盡因之誠則海隅蒼生無不共沐恒而歸德自得矣效有相因而理無二致惟在我

皇上以法天行健之心大德天出治之政則臣鄰交陳而風動靡雍唐績咸熙而民安物阜由是九功歌敷昭乎成清堂之祥萬福凝承觀日月升恒之慶金縢鞏固王綱常調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千百展展不勝戰懼顛越之至臣謹謝

狀元責

庚戌科雍正八年

事

入承運

王帝制曰朕紹繼洪基疆域區宇勅求治聖肝食宵衣未敢忘
源惟邦隆之世朝中有喜起之屏臣鄰失公忠之諫司民社者
樹德績列庠序者履獲修厥與中外諸臣謬復謬謬庶幾重勉
恪恭各職厥心臻茲盛軌易曰天地交泰春明夏之慶也書曰
惟賢惟能庶官乃和言師亮之美也蓋聖天子於一德而後履
明躬諸賢贊其休像保合為一心而後歷歷振綱共收其效
惟心置腹一本至誠冀百爾臣工抒誠啟沃以冀治化而在
諸臣果能精白乃心夙夜獻替無偏黨之憂秉抑舉廢
固將為受敷施何以俾同朝共事之臣和衷交勉以膺康
永元寶

拜之盛職人臣職內職外皆朕股肱耳目之寄必也忠以居心
公以進事然後能與若為一體苟齷齪互結而懷溺情明比之
以文貌相承而共鳴浮沽名之術何以稱諸共匪懈無忝厥職
也今欲使內外諸臣相勉也於古大臣公忠體國之誼欽乃攸司
無載爾勳上躬之節而勿效之徒果何道之從茲至於朕
今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萬姓之休戚係焉而初登仕籍之
人未嘗試之以事何由知其勝任與否而用舍之職天下州縣
繁多有一官即需一人錢糧既下家以少養而又欲勤繁爾之
宜使人稱其官才符於職其道安在夫聖吏者賢無之責也務
為姑息於長發逸玩愒之風稍涉苛求又非為國家愛惜人才
之道何以勵其操守作其志氣象其不逮者其過想使吏吏
風率教誥勉考勉以奏爾貞之積厥國家造士之典至遲所期

於士者至厚非專以文詞相尚也必崇實學或真有志則更輕
明行修之產出則為通方致遠之材始此副長司道職之至意
乃海內之士或號為聲華或矜為巧偽而於時復營之實
又阿諛固陋而無適於用將欲使之流游諸賢相與進退而修
業其何以漸厚陶淑因材造就以為國家之選厥夫君臣上下
一德一心斯若官有所求而各稱厥職矣內外官庶克勤克
慎斯舉材莫不奮勵而各竭其習矣爾多士留心經濟有素其
各抒所蘊以對朕覽焉

對 閣帝王之建中錫福而弘萬世之丕基也必能與天
同運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則室康慶隆之問皆觀感於主極
之精純而共臻大輝濟明反之盛必能與天合德如天之廣
宋元寶

後而無私則臣鄰士庶之眾皆統貫於王猷之敷布而其底
於薄乎正直之風蓋天無心而成化者也而五行迭運四序
推遷節宣其氣者總無一息之不周聖人繼天而治者也
而庶司分職多士承風克毅厥猷者要無一端之遺憾是以
持盈保泰則九有明而股肱良也宣猷布化則大臣法而小
臣廉也簡賢任能則庶官懋賞而天下皆砥礪夫素粹之節
也與行育才則黜浮崇實而天下皆涵濡於樸樸之化也惟
有嚴有翼常明作以開天下之先故中外臣民皆其精神所
指注不競不赫常敬慎以持天下之後故官方十習皆其宵
旰所勸求自昔唐虞二代風動誠和鴻圖丕副享國久長者
其道恒由於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應軒圖

上卷

欽明文思而廣德集皇之大成

剛健中正以養精體曰上而日出

本太公以證論萬有民誠物中弘景運於中天

推至誠以養德三才玉振金聲永昇平於寰海

所共無疆德馨馨於日月日明而猶茲昭格時雨時暘時寒時

暄休微陽四氣之和

彰既有常陳宏訓於無黨無偏而大化覃乎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聲夜託八庭之遠固已九功歌叙致平成清晏之祥萬福

凝水觀日月星雲之慶盛德大業炳炳麟麟景治重熙綿綿

奕奕矣乃

厥元象

聖不自聖意切於時言而安益求矣端設於博訪後進臣等於廷

而策以君臣交泰之隆風勵公忠之誼與夫樞選簡史之法

敦崇實學之方下至愚樸何足以仰酬

高問然對揚伊邇不待有寵之見以為引獻之先香乎伏讀

訓策有曰帝臣等於是也而後以明勸懲之實其猷條采合為一

心而後接長成德焉其教大哉

聖言此誠千古之休光也蓋人君有出以理萬物則上當天

命下民民若必精勤勤焉始有六合一家中國一人之象

臣代君以分理萬民則思慮思慮思精過推致身臣士而

始有不貪權利不傾身家之德孝積唐虞之聖克容容敵而

兼資夫益賢而皇恩庶民爾翼以效其忠憤修思不以講

其本而翼為明聽之才用以獨時聖之治成用之仕文漢武

烈而兼資夫右召而左周故分陝以佐朝家保釐以滿王室

而無繫孝德之士用以成太和之休養

皇上推誠布公體信達順萬澤之施羣生無不被尊視之歎凡有

無不同力殫於隆盛之時日與內外臣工勤色語誠百爾臣

僚誠當此意而殫力於隆盛之時日與內外臣工勤色語誠百爾臣

顧之私則上下交而志同自左右民而征吉而回交泰於天

地大吉起於都俞矣

訓策又曰忠以居心公以辦事然後能盡君為一體欲使內外諸

臣竭匪躬之節而盡勿欺之忱大哉

聖言此誠萬世臣道之極軌也昔曰同寅協恭詩曰夙夜匪懈

言敬也唯敬則無私而盡提所比之必絕惟敬則無忘而勤

忠宣力之必勤盡其平居之正厥心者以君父為重則當官

體國自靖其間位必不從志以營私平居之誠厥意者以聖

賢為師則精勤析非自精自乃心必不欺公而罔上我

皇上至德如天至明如日廉幹者受任使之專獎勵必優於倫等

才能者庸不次之擢資格不限以恒規則凡家修而廷獻者

孰不失心幽獨竊慕夫有猷有為有守之兼長亦孰不共濟

和衷又儆於口清曰慎曰勤之古訓由是公爾忘私爾爾忘

家皆奮發以副

聖主之精勤入則贊化出則宣猷皆勉勉以盡臣工之心力而協

恭之盛聖躬之節何難再見歟

訓策又曰敬令為親民之官欲使人悔其官才得於職承風率教

鼓舞勉勵以泰循良之績大哉

聖言此誠建官維賢之至意也夫安民莫先於察吏而察吏則大

有不同行事易見於前官而實否難定於初試蓋際之所為既不可以定其心而心之所趨亦未足以定其品故車服之庸必先之以明試敷奏而登進之身必資之於詢事考言欲對酌州邑賢而之宜而得其才能之實非資之督撫大吏無以知其詳也我

皇上睿察羣材無微不燭三升之典既遠選之咸宜六計之條尤甄別之至當而更委之事以試之能其言以察之付之公正無私之大吏以考其請而黜陟之則其歷試之才能以振作其有為之志氣而寬其無心之過愆則所以課吏即所以安民而務簡之牧令皆得其人而露黃卓魯不能擅美於前矣

制策又曰士必崇實學敦實行將欲漸摩陶淑以備興髦之選大

哉

卷下

要

聖言此誠養育人才之盛心也竊惟學校為風化之原多士為齊民之嚮導之於古六德六行之教必先於六藝孝弟力田而外實重六賢良凡欲敦崇實學愛養人才以歸任使也夫廉恥者名教之大防故器識為先而文藝為後忠孝者立身之大節故德行為本而才華為末我

皇上聖鑒卓簡風勵士節重之以實學試之以文行立賢無方一長必錄迭使讀書稽古者明懷遠用無異都之行無邪曲之云不自非薄振興鼓舞以期厚俗人心之厚也大師道立則善人多經學明則大義者誠或仿學校貢舉分年之議兼京學州學考課之法而推廣行之則積習當必消除而實行有不敦尚者乎是數百事有相因而理無二致故以昭法紀則

海內清明羣黎歸德神人共慶其嘉祥以彰德化則臣庶等民物康阜朝野樂觀其盛美堯舜之執中湯武之建極先後同源創守一轍也由是王道丕著天德昭昭我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草茅新進闕識忘謬千冒宸嚴不勝瞻懷附趨之至臣謹對

朱元策

卷下

本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尺牘

陳眉公先生手授

人翰海

金閨徐含靈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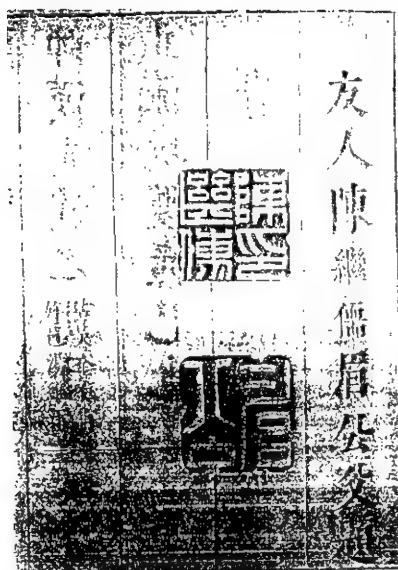
翰海序

世上一種現成文字如覆
之散綺波之湧翠花山
芋蔥其供人吞吐無盡
事再臣情管佐慈復容
天職贖忠又可惟維
參於肩肩王強相惟
遠山梅花終非本態雖脉

聚里春辭馬不坐那雁斜
遠披千里若面於楚火
一途幾爲天下重業
修子裁奔州再攜此後
無生味誰爲飛瀑懸流
酒屋月誰爲澄水最
珠出人眼未到處誰
賺如百間屋誰爲舊語

悲。揀。殺。弱。癯。不。第。是。命。而。
無。游。翰。海。而。樂。之。游。出。
氣。固。垂。魚。龍。翔。沒。盡。州。
魚。澄。自。聳。天。苗。苗。輪。輪。又。
心。躍。動。吾。門。人。泥。錫。侯。新。
遠。情。矣。陶。士。行。簞。頭。未。足。
盡。爲。經。濟。文。亦。何。太。何。不。
有。一。段。真。精。神。透。映。恭。進。

便是悲業足蜚奎府之光
方今烽燧欲銷戎索自定
賦詩非策八脚不重者
愚漢文之一紙賢於千萬
師漢光武之明見聘單
止流玩雙魚已也
昔
崇禎庚午孟夏朔日雲閣



翰海例七

雕蟲伎。仕夫不為。而凡小牘。曰言之不文。其行

不速。自晉大八先生。率以筆馬。張餘然出覺。

一片竹葉。松濤。勝吳飲。釋史十倍。

義以類聚。事以類聚。何異堂。曰通觀而已矣。

且每書作數次。讀之學成。而受教。因東坡

法也。蘇子十二部。都各幾種。

披讀如雲。若即七枕。易盡。然自周秦迄昭代。小

殊大珠。漱碧翻瑤。蘇子瞻云。凡物皆有英華。

較於形至之外。為人。所喜。然則一舉。歡。空。上

具。鬼。牙。世。豈。無。擇。之。去。者。耶。

泰容大篇。如鶴頭之雞。裁也。乃我。朝。韓。公。文

之。論。奏。草。曰。母。文。文。弗。省。也。母。多。多。覽。弗。意

也。此。語。精。確。世。曾。有。快。讀。盡。以。都。天。人。策。者

乎。因。加。疏。剔。

或者頌余漏萬。則思昔人有云。願讀盡世間好

書。其友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錯過耳。用

以解嘲。

乃終覺素頭有限也。單池大樹。桂林千筍。磷磷

璚璚。迷莫致。世且笑我眼如豆。手如錢乎。

請依續編。

讀中平信腐語。不足煩帳下兒。信手抹去。若夫

境骨冰。鏡形霞日。映令人心動者。亟投之。我

師。若公先生。正之。家仲海。若。同社。陳。元。古

其。其。其。

蘇。若。居。至。人。錫。侯。氏。識。

潘。五。若。九。若。周。兄。勸。肉。王。兄。先。納。朱。只。宗。迷

郎。兄。后。冷。錢。兄。四。如。張。兄。愛。璫。高。之。聊。紀

其。其。其。

卷之一	情部	卷之二	奚官部	翰海	卷之三	自叙部	卷之四	交際部
○○○思	○○○嫌	○○○贊美	○○○薦	○○○悔才	○○○述	○○○自快	○○○謝	○○○謝
○○○惜別	○○○凱候	○○○稱美	○○○屬	○○○悔才	○○○謝	○○○謝	○○○謝	○○○謝

	敘失昭	謝輸
○	訝無翰	○ 龍
○ ○	謝觀	○ 辭觀
○ ○	拾飲	○ 謝飲
○	辭飲	○ 乞
卷之五		
情至部		
○	慰	○ 悼
○	言	○ 賀
○	諸語	
卷之六		
藥后部		
○ ○ ○	起	○ ○ ○ 起
卷之七		
憤部		
○ ○ ○	恨恨	○ 鄙薄
○	萌謙	○ 慨世
卷之八		

翰海卷之一目次

情部

思

遺囑集

吳蒼

與東平王

明帝

與李林甫

孔融

與吳季重

魏齊

月後帖

晉索靖

華帖

王羲之

與郭氏妻

王羲之

代謝山楨

宋何遜

答公義尚

陳柳頤言

謝花祖忠

齊劉蕃明

與劉智藏

宋元中

答郭時

劉峻

與元九

唐白居易

答元微之

崔鶯鶯

與王慶源

宋蘇軾

與王元直

蘇子瞻

與六城文

黃庭堅

與葉道升

蘇子瞻

與許敬卿

明李攀龍

與王元美

李于麟

與李于麟

王世貞

寄黃貞父

錢文薦

寄許性之

宗臣

與李路溪

王元美

與姜仲文

屠隆

與朱長壽

王元美

與王元美

陳繼儒

答李少舉

陳蔚公

與王慕怡

張國維

與陳仲倩

虞邦榮

與王元美

李于麟

與馬策之

寄吳乾吉

曹雅菴

與弟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又

寄兄

劉汝佳

答楊子同

與項捷東

陳蔚公

與友

與兵憲

許鼎臣

與秦文揚

寄都太史

周啟臣

寄黃介子

與馮開之

屠赤水

寄僧

寄李空朗

錢文薦

與陳爾旌

寄張不偏

王世貞

寄朱景周

與文

王舞登

與吳蘭波

寄張不偏

虞青霞

報李雅實

與朱象湖

何喬新

寄孫汝師

與秦將可

洪時象

寄岳儀都

寄楊伯里

馮夢禎

寄徐祠部

寄文

屠長卿

與文

寄燕

宗方誠

答沈飛霞

與屠長卿

馮開之

寄文

寄虞青霞	張一中	寄劉覺成	譚世諱
寄徐惟和	郭原岳	與吳峻伯	宗子相
寄友	王訓	復劉華父	王璋
寄尹夷康	袁中道	寄友	江桂
與友	徐霍文	東王章仲	劉汝佳
與徐子與	李攀龍	與黃淳父	丁曜
與陶石簫	袁宗道	與金伯詒	馮開之
與都文叔	王百穀	寄張幼子	章玄
與魏世恩	呂圓南	寄馬湖蘭	王百穀
又	王百穀	又	江南陳
與洪舜子	戚義	與屠長卿	馮開之
與辜樸父	屠赤水	與陸函台	劉汝佳
與李于麟	王元美		
惜別			
與東平王	漢明帝	答夫泰嘉	徐淵
又答	徐淵	問行帖	晉王右軍
蘇隋王	齊謝朓	送權十一	唐李太白
送趙四	李太白	送李太白	楊休及

送李秀才	任華	又送	任華
送魏七	任華	送許戶曹	任華
送朱拾遺	顧況	與盧次樞	明王食則
與沈君典	屠長卿	與喬白巖	劉麟
與王元凱	王鳳洲	與吳鵬峰	凌約言
與袁履善	王元美	與項明父	陳夢熊
與孫玉繩	虞邦譽	報方元順	文翔鳳
與戴君聲	劉大受	報友	陳履吉
與紀和元	戚義	寄弟	劉汝佳
與黃慎軒	袁伯修	寄曹惟德	王浚川
與徐八石	虞邦譽	別吳君一	戚義
寄友	胡文煥	與馬姬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孫玉繩	虞邦譽
與范貞宇	吳應秋	與王子聲	袁中郎
別孫孝培	戚繼侯	東項明甫	江朝賓
東郭子	戚繼侯		
旅			
與曹孟德	洪劉巴	與從兄	吳陸景

與劉孝輝	明簡文帝	答唐書也	宋文天祥
寄陳時應	明林世吉	寄陸幻然	張維禎
與王兵備	王維禎	寄友	黃履康
祝候			
賜偶將軍	漢光武帝	與智顗師	陳宣帝
與趙德麟	宋蘇長公	與大別才	蘇長公
與王定國	蘇長公	與黃象直	陳師道
與徐師川	黃象直	與張允清	明劉麟
與沈太史	陳浩初	與周叔夜	王元美
與陳山人	江南漢	與陸羽行	黃洪憲
與王元美	西開之	與梁公實	王弁洲
與文	宗方誠	與周公瑕	王元美
與馮開之	屏赤水	與龍文史	王百穀
與沈二大	宗子相	與王德漢	王百穀
與陶石簪	袁伯爵	與丁象甫	祝無功
與孔碩之	許君信	寄馬用昭	王百穀
與王父母	王母		

新海英之一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胤錫保
情郎	陳龍彩五若泰	
思		
○ 遺稿慎		吳蒼
仲芳之下惟別二年。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風何嘗不嘆。		
與東平三卷		明帝
蘇別之流。獨坐不樂。伏枕而吟。時望永懷。請及采茲以增嘆息。		
曹子建與吳季重云。日不夜與。唯靈惠而面有遠景之遠。別有參商之闊。忍抑六龍之首。損我之和。樂折若木之華。開陳元之。各天路。高遠。良無由。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 與韋林甫	孔文舉	
婢疾動。不得道與足下岸懷廣坐。舉杯相托。以為邑。		

○與吳季重

言五

念昔日南皮之游。高譚娛心。哀第順年。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得甘瓜於清渠。沉未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明月。同來共載。以游後園。與輪徐勣。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如激吟。余願而言。斯樂難常。今果分別。各在一方。每一念至。何如可言。

○月儀帖

索靖

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延佇遙及。不勝眷然之戚。

新詩

卷一

二

○駐帖三則

王羲之

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

不得執手。此恨為深。足下自愛。數惠音。臨者悵然。

每念長風。不可居思。

陳周弘讓渡王褒云。各在天涯。難為懸憶。清風朗月。但寄相思。獨管嗣音。聲淚俱咽。

○與邾氏妻

王羲之

相過終無復日。遠切在心。未嘗暫輟。一日臨坐。目想

寐風。但有感物。

○為衡山侯與婦

何遜

帳前微笑。涉想猶存。渥裡徐香。起風。且欲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勞。聚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忍寄流波。終朝不悲。

揚用。辭閨情詞云。寄長房。編不盡相思。他女。婦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慈腸蘭結。同煎悲。

和問經茂經年。

○荅尹義尚

柳預言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劍霍無清。鳴咽把樹。

新詩

卷一

三

無見藏水。歸雁衡蘆。願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

○遺崔祖思

劉善明

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湖。遙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則。無如何故人。相送臨盡。足下

難花北服。吾到竹南。句相去千里。開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與劉智藏

元帝

僕久厭塵邦。加以服膺常住。常欲登却月之頻。蔭。惟

春之松。抱曉玉之源。解蓮花之劍。蕭蕭有脫。脫。無

由無坐向棚之林恒思管寧之榻向雲間之蒼江不
怪未因抵掌或答何如想行芳者以代堂蘇必不多
述

○答郭時

劉孝標

人非乘底波沉而帶動間山川無由交朋難薦推佩
晚浮雲以接首臨清風而浩歌楚煙迴星亦云芳止
○與元九
不見足下三年矣以膠漆之心至於吳越之身進不
得相合退不能相忘各飲白首如何如何作此書正

新海

卷一

五

在神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開山條谷鳥禽鳴
平生故人去我萬里警然陳金

○答元微之

崔鶯鶯

自去秋以來常思忽知有所失於謠諑之下或強為
笑語閒宵自度無不淚零乃王夢寐之間亦多敘或
同幽難之思綢繆連綿暗若尋常與會未終驚覺已
斷蘇半矣如彼而思之甚還
○與王慶源
但值登高而南引領即慨然終日遙情餘飲酒終日
蘇東坡

可飲十五銀蓋他日可奉陪於瑞草橋路去故
倒盡也

東坡有云每念鄉令神典飛去

○與王元直

蘇子瞻

黃州真在井底者不開鄉國信息此中凡有製造江
邊美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望行款段一
僕與子象文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
君對坐莊門與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
○與六姨丈
黃山谷

新海

卷一

五

一句以供職都下如奴燒了眼前故不能上收每
批批感感互開願以家事未就緒多伏枕遙隔蘇
遠思不勝悚惻官小食一粟未能以扶老助左右但
腹中整一車輪耳

○與桑道升

蘇子瞻

劉宗政氣已高富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
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
○與許殿卿
李滄溟
楊柄入關日夜與二三孺子書傳虛而虛若於暮燕

一行鼓。閱帖。括我山。精神既疲。披咏漸康。安得與。敢。
卿。翰林。翁。苦。握手。景陽之債。以弄白雲。

○與王元美

李于麟

清。齊。辟。雲。史。談。名。理。觀。與。相。視。海。岱。之。間。誰。欲。盡。后。
勇。善。無。人。也。既。抵。西。郡。蘭。湯。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
美。在。前。寒。惟。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

○與李于麟

王鳳洲

蕭。寺。提。手。飛。若。河。山。近。天。津。迅。雨。乍。過。渡。海。人。立。遠。
不。見。天。獨。立。橫。際。神。王。氣。豁。然。不。挈。于。籍。共。賞。也。

鄭海

卷一

六

已。今。酌。盡。一。斗。則。取。子。清。長。篇。十。絕。為。文。錄。歌。之。得。
雲。不。流。魚。鳥。若。絲。從。令。與。子。麟。同。旋。雖。絕。胡。韻。導。非。
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令。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
關。鷄。六。博。之。觀。馬。在。邇。耳。目。也。

○寄黃貞父

錢文薦

湖。上。一。別。不。知。幾。寒。暑。歲。年。云。暮。江。光。雁。影。窮。寒。堪。
悲。不。得。素。心。人。共。數。晨。夕。我。懷。何。如。也。龍。頭。梅。花。奇。
無。信。未。由。折。一。枝。將。致。奈。何。
宋。文。忠。相。與。友。云。顧。影。清。澗。漸。有。雲。東。西。之。逆。懷。

人飛越柳壁斗南北之輝

○寄許性之

宋子相

雲。霜。擢。別。陰。已。殘。春。歲。厚。旋。流。離。心。抱。急。憶。昔。滄。洲。
聚。首。風。雨。停。危。龍。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
頓。遠。春。波。正。深。笑。集。新。綠。夢。魂。相。相。第。恐。珠。延。結。
延。結。

○與李滄濱

王元美

招。提。懸。懸。殆。誰。為。去。覺。慨。然。神。飛。東。越。檀。二。尊。人。
治。渴。冰。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耶。

鄭海

卷一

上

州大夫。輟。楊。悅。自。失。身。不。能。柳。西。雨。

○與姜仲文

屠赤水

白。日。遙。行。青。楊。易。老。何。時。同。問。一。丘。追。想。歌。馬。壯。哉。
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
放。龍。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寢。故。歡。杳。然。
言。之。心。斷。目。望。天。末。悵。矣。神。飛。
○與東履泰
王元美
下。舍。裁。去。延。頭。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
許。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御。潮。魚。鳥。不。驚。春。船。

○與王元美

陳繼儒

別來提句讀中時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
憶祇園雲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
此佳况忽落夢境矣

○與黃叔魯

陳者公

來伯於與黃叔魯云不聆兄笑語無一年花下清
尊燈前雅集俱為夢中事

○答李少參

陳者公

明公建節恬翁開津名山先嚴宏龍故公素亦是快
事弟居恒陶與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絆芒鞋橫抱

蘇海

卷一

柱枕未着勝綠當在何月念之

○與王養怡

張國綬

憶分缺時陰雲黯淡桑柳依稀因自遠絕即今紅香
緯絳何與張生眼中此也引領南陌但見芳草凄凄

王孫何日歸耶

○與陳仲倩

虞邦來

刻鴻雅意引杯飲語夢想都為佳境別來音問遂杳
夜即展鍾撫是愁人錦字

○與王元美

李于鱗

秋高酒無滋思携元美子與華飲燕市中醉為吳世
相枕藉談掌聞之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為奈何

○與馬榮之

徐文長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雞走數千里營營一冷觀
上此與老梅作語以耕機策不動而談談者何

○寄梁范吉

曾確菴

比來馳逐安無停歇顧精魂未嘗不飛遊絳樹柳
門間延想吹角鳴沙路奴宵遁第月明橫窗風起應

○與弟

張重華

夜色浸夜聲聲聞砌池塘未夢夢枕生寒燈夜漸微
待兒重寐風竹雨聲交起弄人不知花夢據前誰人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大玉當也悔馬心要恨不長枕

○與弟

張重華

唐李商隱有句云雀映之猶著常存夢寐是才子
應心之也又云閉目夢境已入凡塵之度

○與弟

張重華

待兒重寐風竹雨聲交起弄人不知花夢據前誰人

易。觸。而。聚。易。別。而。解。天。雖。比。隣。同。古。人。神。曠。之。說。想。
像。容。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

又

五元美

別。後。再。把。子。執。臂。一。遇。子。相。謝。於。足。下。僅。從。鄉。中。得。
數。行。人。生。忽。忽。可。念。

○ 寄无

劉汝佳

遙。憶。秋。之。年。舉。觴。問。月。仰。醉。桂。枝。頭。荒。山。雲。木。俱。
響。與。我。乃。今。已。作。千。里。別。寒。風。颼。颼。刮。面。也。

○ 報楊子同

杞無功

新海

卷一

恩

十

都。門。傾。蓋。停。杯。瀾。語。新。筵。是。千。秋。今。同。在。三。湘。七。澤。
之。遠。而。道。里。遼。邐。無。從。晤。言。安。得。壹。公。縮。以。符。一。吐。

精獨耶。

○ 與項楚東

陳若公

初。登。客。戒。如。棘。蘿。蔓。蔓。思。又。相。隔。頃。者。仰。花。如。露。繁。
禽。棲。飛。小。閣。寒。雅。殘。燭。尚。煢。悵。不。與。兄。共。之。

○ 與友

宗子相

別。來。再。授。衣。矣。北。睇。龍。門。白。雲。落。落。今。諸。故。人。並。馬。
臨。席。何。言。空。寄。也。

○ 與吳憲
企。仰。斗。光。伊。通。河。潤。盈。盈。帶。水。雲。樹。興。思。一。命。相。馬。
香。飛。無。翅。

○ 與泰文稿

凌約言

常。憶。十。年。席。間。吹。竹。彈。絲。開。黍。射。覆。高。歌。得。進。酒。不。
問。夜。如。何。真。可。方。何。朔。飲。也。蒼。茫。字。空。如。是。者。更。得。

○ 寄鄧大史

周啟臣

燕。門。斗。酒。天。涯。兄。弟。眼。前。肝。膽。竹。下。清。風。尊。中。明。月。

新海

卷一

恩

十

劇。諱。故。歌。王。權。也。別。去。春。明。門。外。遡。若。河。山。可。勝。傳。
雲。之。載。

○ 寄黃介子

劉日果

生平。醜。陋。思。一。向。如。已。前。傾。倒。而。道。之。云。遠。從。席。無。
從。永。懷。而。已。湯。使。附。致。惠。之。詞。音。舒。我。恍。思。

○ 與馮開之

屠赤水

秋。風。忽。從。何。來。感。我。白。學。涼。生。天。末。君。子。在。懷。既。嘆。
賦。難。從。空。搖。落。我。心。何。已。

吳。陸。景。與。從。兄。云。瓦。石。屑。歲。秋。江。迴。月。綠。字。可。得。

白雲終開川途將曉心傷淚滿
唐任華云。竟銷雲心折秋草。

○寄僧

汪伯玉

浪迹吳越。吳音未歸。抱首菩提。無由聽法。快可知已。
臨湖西望。木道蓮花。如睹法眼。

○寄李宣明

錢文薦

臨陽一別。沈然隔世。何時携斗酒。泛扁舟。同醉百花
場中。也。封誰伊阻。路語無由。一再通音問外。便河漢
隔矣。

○與陳爾說

張國俊

分秋以來。俄驚歲餘。春光鮮燦。鳥啼花香。不得知已
路對為收。大都誰想別恨。難逢年底。惟顧杜宇。聲美
在。若耳。無秋之時。便落然上。

○寄張不偏

王世茂

望天際。一痕青。從思飛歸。快秋時出。阮立燭。雖在夢
中猶。睡若家。雪兒。唱白。學之。屋梁。月。數。滿。矣。何。時。渡
江。東。

○寄朱景周

孔彌之

一古益。重門深閉。玉人夜從何處。來。香。夢。曉。也。夢
剪燈細語。當在林。鶯。笑。友。梁。燕。將。離。之。候。

○與文

王百穀

劉足下。寒。葛。幾。易。柳。不。死。地。得。木。落。黃。陵。南。黃。菊。耳。

○道吳間然

陳明卿

○寄張不偏

虞青霞

爲。昔。去。白。門。動。絲。隔。歲。八。公。草。木。種。山。雲。氣。都。是。故
人。念。頭。不。知。秦。淮。河。上。何。日。再。開。笑。口。見。時。須。雙。棋。

半酒作長千平日佳話

○與李惟實

黃光宇

庭樹。吐。秋。熟。雲。入。庭。風。來。簾。外。月。滿。梁。頭。不。按。片。心。

○與朱景周

何喬新

時下秋思漸佳。想高堂。膝。事。種種。殊。然。碧。梧。翠。石。深
帶。軒。除。秘。籍。珍。圖。輝。映。几。席。每。思。吾。兄。風。格。不。覺。形
超。神。越。也。

○寄徐汝師

王百穀

江上黃花。燦若金。堅。大。於。斗。山。氣。日。夕。佳。樹。如。流。
翠。色。滿。額。安。得。與。足。下。其。強。拍。浮。乎。

○與秦贊可
洛河煙柳。尚帶曉。岐。映。痕。歸。來。每。日。凝。眸。恨。不。得。情。

巨雲手。推。倒。西。山。也。

○寄岳徵都
別來忽忽。經。年。每。向。梅。花。月。下。如。見。顏。色。一。領。是。書。

動。如。採。史。遂。與。故。人。遊。著。山。河。

○寄楊伯里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處。但。足。下。風。調。才。情。如。

青山綠波。舉。目。便。是。何。止。不。忘。

○寄徐相舟
白鷺洲前。江。山。橫。翠。足。下。美。猶。蘭。省。謝。氏。雙。履。猶。有。

花。痕。松。雲。遠。思。作。悵。心。動。

○寄友
江。心。遙。月。把。酒。論。文。數。浪。平。鋪。星。河。倒。樹。涼。聽。猿。吟。

高。語。破。心。令。人。生。常。如。此。何。論。雄。城。百。二。七。同。車。無。

日。引。領。為。勞。

○與友
折。後。復。雪。山。遠。隔。如。清。風。朗。月。何。由。江。有。夢。天。際。昨。

逢。當。共。在。梁。州。道。耳。

○寄友
衡。山。阻。雁。空。憶。三。秋。草。角。花。情。悉。為。晚。渡。

○答沈龍霞
沈。郎。瘦。似。黃。花。繞。對。黃。花。便。難。然。相。念。

○與屠長卿
秋。風。瑟。瑟。晚。露。欲。結。何。時。與。足。下。共。竹。窓。燈。火。

○與友
高。齋。不。在。天。上。懸。珠。夜。雨。擊。花。涼。風。遠。莫。致。之。安。得。

化為青鳥。入。公。羅。浮。夢。耶。

○寄虞青霞
過。淮。陰。只。覺。清。風。滿。袖。然。終。解。煩。不。得。觸。熱。歸。來。此。

應。支。枕。小。湖。時。潮。欄。左。右。安。得。兄。亦。尋。道。夢。中。連。翩。

江。上。乎。

○寄劉覺庵
別。後。益。懷。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一。解。俗。狀。熱。強。銅。

○與友
折。後。復。雪。山。遠。隔。如。清。風。朗。月。何。由。江。有。夢。天。際。昨。

逢。當。共。在。梁。州。道。耳。

○寄友
衡。山。阻。雁。空。憶。三。秋。草。角。花。情。悉。為。晚。渡。

○答沈龍霞
沈。郎。瘦。似。黃。花。繞。對。黃。花。便。難。然。相。念。

○與屠長卿
秋。風。瑟。瑟。晚。露。欲。結。何。時。與。足。下。共。竹。窓。燈。火。

○與友
高。齋。不。在。天。上。懸。珠。夜。雨。擊。花。涼。風。遠。莫。致。之。安。得。

化為青鳥。入。公。羅。浮。夢。耶。

○寄虞青霞
過。淮。陰。只。覺。清。風。滿。袖。然。終。解。煩。不。得。觸。熱。歸。來。此。

應。支。枕。小。湖。時。潮。欄。左。右。安。得。兄。亦。尋。道。夢。中。連。翩。

江。上。乎。

○寄劉覺庵
別。後。益。懷。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一。解。俗。狀。熱。強。銅。

寄徐惟和

寄徐惟和

不接故吳則已聞足下此矣。排初於橫塘煙雨間意極惆悵。

與吳峻伯

宗子相

花下停觴便成萬里。念妻東馳。隔日接落。四聯金並白雲陣之。

寄大

王訓

路月虛滿。猶記笑語。馬首南來。山雲竹樹。風沙經鳥。

都足。掌人慈問。

復劉華父

王次公

一到一年來。問玄都。觀經地。花別後。再開多少。人壽幾何。能無離恨。

寄尹夷康

朱中道

大別山頭。一別。我既生死。有如幻霞。實之不足道也。所恨龍馬塞海。口如銅為。安得沈酣風雅。如吾兄者。

常時聚首。以慰微渴。

寄友

江桂

出雲。月。必。以。臨。遊。歸。來。科。香。煙。華。中。三。見。玉。老。生。

未及。幾。記。箇。間。遙。想。巖。桂。飛。聲。松。霞。滿。嶺。凌。裝。漱。齒。

發。聲。琅。琅。清。虛。自。未。煩。心。銷。盡。也。江。際。霜。寒。強。飯。自。

與大

徐雅文

人事。春。星。幾。華。心。到。昔。人。云。不。必。徐。注。事。恐。帝。中。集。外。別。標。想。兄。共。之。

東王章碑

劉汝佳

新。莊。何。如。泥。家。朝。川。手。異。書。司。花。竹。耳。蟬。島。此。時。起。

王先生天上

與徐子與

李兼龍

陽月。問。熟。感。念。故人。歡。歡。暑。昔。時。何。可。得。子。

與黃時父

丁曉

山中。沈。霞。可。餐。清。泉。可。濯。玄。芝。可。茹。白。鶴。可。招。黃。猿。名。猿。白。雲。隔。斷。耳。

與陶石簪

朱宗選

弟。今。系。修。居。集。清。園。亭。上。庭。花。正。開。想。二。舍。弟。正。遙。遊。花。下。刺。缺。玉。三。更。經。半。是。說。陶。石。簪。同。游。西。湖。事。

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吟。後始似對面花也。

○與金伯昭

陽開之

五海上覽觀日月。所出潮沙往來便。一吸盡之。此

數月。賜中何能一刻。遣金郎去也。至泰山謁祖龍祠。

見金郎題處。翻翻乎見金郎矣。

○與鄭文升

王百穀

五句。不下半。偶出見綠樹。濯濯海楊。一益半。益後

綴其間。但情無人。而句缺。又凄然。九迴耳。

○寄張幼子

章玄

并序

下

章玄

月下綠塵。湖上蘼蕪。為鄰。而山流。落月。心惟。出水

茂陵。秋雨。亦念。病相。如石也。

○與魏世惡

呂嗣南

伴水面。足下。逐成。淡。魏君耐。久。朋也。到後。親。麗。榮

三度。雙魚。林。雁。俱。家。裏。起。首。渡。陽。報。有。美。人。天。一。方

之。笑。

○寄馬姬湘蘭

王百穀

廿七日。發。泰。淮。殘。月。在。馬。背。思。君。尚。未。離。區。央。也。夜

宿。長。卷。聞。雨。聲。且。起。不。休。與。夫。泥。沒。肝。良。苦。見。道。傷。

雨。中。花。倚。佛。湘。城。面。上。啼。痕。耳。

○又

王百穀

吳山如黛。黛。借。紅。袖。拂。白。雲。今。山。靈。色。喜。乃。車。音。香

然。悲。戀。與。黃。兒。燕。說。不。貼。讓。紅。拂。諸。人。哉。而。寒。歲

暮。繞。一。相。思。便。增。白。髮。

○又

任南渠

歸。來。百。合。發。人。夢。魂。中。帖。卿。妹。梅。也。把。臂。有。綠。神。交

何。日。

○與洪如子

戴鏗侯

并序

下

戴鏗侯

夜。昨。盧。橋。里。夢。回。聞。浙。港。聲。驚。想。年。前。閣。下。時。不。覺

枕。前。淚。階。前。雨。隔。窗。聞。總。隔。到。明。也。慘。人。慘。人。

○與屠長卿

馬開之

風。雨。凄。凄。聽。之。泣。數。行。下。何。時。來。是。字。發。王。靈。輝。一

破。愁。顏。

○與卓徵父光祿

屠赤水

蓮。舟。過。唐。橋。使。人。物。色。足。下。屬。有。宴。上。之。行。是。夕。落

飄。河。滿。與。友。人。散。步。大。堤。紅。梁。百。丈。烟。火。萬。家。管。絃

沸。樓。魚。眼。照。市。高。吟。唐。人。停。燈。待。估。客。之。句。大。有。凄

清史以不見微父

與陸西台孝廉

長安增一酒人便覺起車價俗菊恨不得雲間士並

與伯喬指詩劇飲爭相為帝為言醉鄉侯矣久不聞

則狀惻怛懷

與李子麟

世貞夢寐中已作括提促膝狀神思飛越歲安得并

殿西墓也

翰海

卷一

二十

惜別

與東平王芳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

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要大鴻臚妻不忍下筆顧

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答夫來喜

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翼而已想蒙裝已

辦安適在近從各遠處而君足涉高山巖巖而君是

越身非形影何得動而無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

離於是承堂州之新以消兩家之思到今者之恨以

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兼天下之珍珍得

無日玩意夢往而不能出耶

○又答

既惠書令燕賜諸物攬繞執叙情想彷彿琴瑟珠

意心成結動以芳音獲身存以明鏡鑒形未獲我心

也昔詩人有遠道之戚班婕妤有離羣之嘆素琴之

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得君還未睹先儀則寶釵

不到也未倚惟性則芳音不替也

何賦小戎以為好。

○送朱茶遠

○將刀畫水中不折以通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

以為家何水不可以從舟載運朱兄浮於亂流主明

不在謀故臣有側便之悔

○與盧次樞

○騎而進我道傍茶香河渠間色也下街河能說風

鳴榔浪不旬日而抵燕為足下成五詩可自玩也

○與沈君典

不怪南矣道出深處曉我黃河莽莽天河萬手鉅野

千里迴望宮闕迴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時也氣結

風不能長語

○與喬白藏

○公渡河而西其佇立瞻望至極縹緲通盡天末乃

是坐纓之亭愴然不能執筆計公則慷慨大義而已

安有足耶

○與王元叔問老

分秋時晴光悲惋乃如千古河梁尚為肉莽弟離教

顧况

王元美

屠長坤

王鳳洲

怪作突然態通舟便不能禁斜陽在去影相弔索

○與吳鴻峰

○西郊祖席熱然銷毫明發將潮上流橋鳥望望去矣

敢問傍人加於幸甚

○與東巖善

○足下舍我去朝夕索馬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

何由飛越

○與項明父

數年不得見見蘇別茲語未了風吹新快快何

○一片熱心都被布帆揀去能不作有情癡滿河蕩風

雨夜推蓬之句更添得幾行淚耳

○報方元順

○白雪載空狂踏向春山一溪萬峰中脈脈難為懷也

○渡江來懷北南蒼茫無佳處

○與戴君聲

○把秋河梁刺刺止難今去風引旅帆蘭帆迅舉黃塵

凌約言

王元美

陳夢熊

劉大受

蕭鼓中便成千里深。泗水與江流爭漲。桃花潭水
弗言深矣。

○報友解親情 陳心陽

僕明日解親矣。汀月孤舟。增我離思。前路山川奇絕。
當盡寫以贈君。諸君倘得耐暢時。願與心腹山人。僕

雖千里具神來也。使者言從北望。猶望。

○與紀和元 成鏡

幾唯紅葉一帶寬。綠科客子。寫迄不容不。松據。候。候。

○寄弟 劉汝佳

論 卷二 附 三十一

漢北風霜使人如刺。度易水。寒蕭蕭。回首望山。不知

○與黃慎軒 朱伯儒

是下。去志遠。決耶。果爾。遂為之。徑。羊。求。俱。遠。花。晨。月。

夕。臨。臨。吳。適。哉。言。之。問。問。

○寄曾惟德 王峻川

郵路風塵。恨人容顏。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

還我荒矣。

○與徐八石 虞邦榮

正期握手一話。乃見下家山。夢穩客路。綠珠徒使。南
州想頭。又見鳳凰臺下水也。慘切慘切。

○到吳君一 成 鏡

行。我。掉。矣。把。酒。各。天。風。雲。在。念。

○寄友 胡文煥

鼓。樞。渡。江。清。光。漸。遠。夜。東。江。水。添。一。萬。皆。不。後。相。思。

○與馬姐 王百歲

新 卷一 附 三十一

僕。耳。行。矣。恐。君。然。不。敢。握。手。松。間。一。榻。春。以。為。觀。

行。雲。東。東。無。負。然。語。長。安。東。門。別。馬。生。白。髮。繞。吟。

○與友 王百歲

此。篇。淚。痕。在。袖。

○與孫玉繩 虞邦榮

幸。然。為。別。在。水。一。方。徒。有。遲。歸。

○與范貞宇 吳應秋

孤。帆。遙。引。回。首。故。人。渺。在。雲。外。不。知。其。愁。湖。上。能。消。

○與范貞宇

幾。多。愁。也。

弟將滿船別恨載過江南不知馬上行人亦有一卷

○與王子恭

東中郎

弟屈指生平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
別一長老今各在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
病離情亦復悽膺之甚即弟亦不知所以也詩有頭
詩字字涕泗再見何期令人腸痛

○別孫孝培

或錄候

橫機者未幾便買舟而去吳宮花草中人適作秋江

○東項明父

以朝賓

劍來東報友臂遠別君不可窮或不可注長故悲
慈心莫寫奈何奈何

○東鄭子

或錄候

即病中知君東去恨白駒之難維也悲風颭颭隙
中來明朝強起錢君故忍酒入愁腸便從寒山出耳

故係

○驍馬將軍

光武帝

卿卿四里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為探背

○與智顓禪師

宣帝

春寒猶屬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藥

○與趙德麟

蘇長公

數日不接思渴之直衡買風雪起居何如諸君者如

○與大別才老

蘇長公

山門虛辟長夏安隱燕里悠然得無所得與綠面語

○與王安國

蘇長公

數日病卧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僧清虛

○與黃魯直

陳師道

通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不何以前存者相恤者不
金子餘慈意不風去不甚惡不平居有可與者不任

者不相陵。不何以達。月。亦著者。近有人傳。謂金門詞讀之。與然。便如傳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逐。如前日不。

○與徐甥師川

黃魯直

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何似。

○與張允清

劉錡

近來甚慶。何如。行當何安。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不讓杜陵。

○浚沈太史

凌濤初

秋從萬木。薛荔可蒙。想蟬蛩。寒蟬。已入吳宮。詩囊矣。

○與周叔夜

王元美

楚中。茅驥。饒山水。足下。野而三湘。故奏九辯。令即雪。

益揮玉雨。洗潤。不大。可快乎。

○與陳山人

汪南溟

為問七十老翁。月何所樂。有帛盈。我。有稻登。場。霜。落。

露。莫。黃雀。驚。蟹。四。腮。之。類。三。白。之。醪。齊。厨。不。乏。而。月。

與鶴。吳。姐。抱。子。美。孫。託。桑。麻。課。織。杵。鼓。足。樂。也。

○與陸羽行

黃洪憲

江南此際。雖如玉。蟹如蟹。黃桂丹楓。飛香綴錦。香文。携名。醒山頭。作白。眼。歌。揚。白。毛。亦。甚。快。

○與王元美

馮開之

爾近秋何似。雲。真。異。響。亦。時。聞。否。能。加。餐。否。酬。應。稍。爾。否。臘。月。三十。日。防。身。一。句。子。能。安。穩。堅。守。如。虎。盡。山。否。

○與梁公實

王介州

子。辦。書。來。言。賢。弟。獲。得。雋。大。喜。足。下。眠。欠。穩。否。品。饒。山水。瑤。房。藥。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游。從。甚。興。也。是。

○與友

宗方咸

春。未。起。居。何。似。倚。杖。行。吟。麓。中。詩。草。當。與。蘆。蕪。共。酒。也。

○與周公職

王元美

梅花。屋。雨。日。當。甚。佳。單。會。開。吹。惱。足。下。清。夢。莫。更。以。為。夢。綠。華。否。

○與馬開之

屠赤水

何。處。別。君。與。也。將。枝。無。伴。帳。幾。數。聲。啼。鳥。鼓。角。月。明。

○ 馬。願。同。足。下。誰。與。為。歡。五。湖。煙。雲。轉。無。蹤。蹟。

○ 與。越。太。丈。三。百。餘。

○ 別。門。下。十。五。載。不。知。類。類。然。膚。玉。無。腹。乾。然。焚。將。然。

○ 確。然。與。積。其。然。乎。不。也。婦。嫁。單。手。五。山。蒼。茫。何。時。

○ 今。駕。

○ 與。沈。二。丈。宗。子。相。

○ 看。事。方。新。楚。天。日。遠。湖。上。主。人。生。事。如。何。東。鏡。白。髮。

○ 期。月。萬。里。懷。人。寄。思。幸。分。一。二。

○ 與。王。慇。懃。三。百。餘。

○ 從。同。人。問。起。居。皆。言。參。知。公。善。射。比。讀。函。書。來。矣。神。

○ 王。則。門。下。已。覓。丹。砂。勾。漏。乎。柳。執。於。慢。亭。仙。侶。耶。

○ 與。陶。居。資。未。伯。修。

○ 知。近。日。枕。屨。在。天。台。雁。隔。間。所。遊。幾。峰。何。峰。最。高。何。

○ 洞。最。奇。相。對。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

○ 與。丁。未。市。祝。無。功。

○ 園。亦。梅。樹。樹。菊。惜。幾。本。紅。葉。黃。梅。無。忌。乎。秋。氣。

○ 佳。黃。鷄。鷓。鴒。肥。矣。高。臺。明。月。何。人。共。之。亦。思。爛。望。而。

○ 南。否。

○ 候。乳。額。之。許。君。信。

○ 南。鴻。入。北。雲。不。問。足。下。溫。寒。惟。問。太。太。人。持。杖。攀。仙。

○ 郎。力。健。勝。韓。家。母。乎。陳。嫂。胡。姐。為。雲。為。雨。發。兒。孫。

○ 亂。乎。足。下。冰。挂。枝。小。山。乎。時。弟。病。乎。長。華。如。并。路。難。

○ 多。及。

○ 寄。馬。用。昭。三。百。餘。

○ 別。是。下。無。何。署。中。第。根。應。成。美。前。耶。愛。是。下。甚。并。及。

○ 此。若。函。中。何。不。一。報。平。安。也。

○ 東。王。父。母。三。百。餘。

○ 問。街。齊。園。蔬。肥。且。銀。否。井。邊。三。柳。可。藏。鴉。否。鴉。鈔。不。

○ 馬。骨。高。否。人。吏。得。無。太。瘦。否。雖。然。不。知。是。不。足。以。顯。

○ 清。白。吏。

錄

○與曹孟德

驚怯偷生。自寬荆蠻。憑心北風。欲行腐肉。漂泊風波。

絕粮若草。欲歸死關庭。而荆州水陸無津。益州復有

嗟防。仰企光靈。何由假翼。

○與從兄

陸景

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無區。九嶷形殊。加以夏石

奇雲。秋江迥月。睽離方遠。川塗將曠。錄字可得。白雲

絲。聞心傷淚。漫投筆無次。

錄

卷一 詩

五言

○與劉孝綽

簡文帝

摧旋西邁。載離寒暑。晚河未落。挂練先征。夕鳥歸林

旅。帆未息。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答唐書記

文文山

花朝使六日。奉重開新。灘而上。樓前一日。抵空同。郡

事稍簡。俯仰半時。皆商賈賜也。江湖寥落。鴻影。參差

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此詩。寢不成寐。

○寄陳時應

林世吉

水雪載塗。朔風凜冽。蕭蕭旅旅。逼歲還征。每對野店。

梅花。聽寒空。過雁。驚魂。增憐。明朝又展。端矣。想草堂

畫。度。杯。博。相。樂。陶。然。災。悔。亦。念。及。遊。子。不。

○寄張幻然

張維祺

一入范陽。白草無賴。黃沙。括。面。鈴。閣。虛。無。人。誰。可。與

語。士。大。中。有。於。周。

王維祺

○與王兵部

頃承光儀。甚慰風音。頓。安。心。事。路。遠。踪。易。轉。案。中。懷

快快。何。使。者。南。公。之。令。獲。行。甚。謹。會。天。新。雨。路。尚。泥

濘。漏。漏。如。行。籠。中。曉。暮。月。出。浮。雲。傳。之。車。人。相。呼。戒

嚴。不。及。於。津。既。官。平。特。奏。燈。至。車。人。轉。結。於。津。者。再

乃。知。鞍。轡。者。滿。滿。利。往。而。洞。微。冷。曉。或。不。元。一。決。之

虞。也。病。海。運。旅。勒。附。謝。松。

○寄友

黃履康

九日。抵。章。貢。陳。庭。蕭。風。旅。況。瑟。瑟。毛。骨。欲。病。望。故。山

白。雲。起。輾。洶。洶。淅。淅。不。能。收。故。人。登。高。揮。策。莫。亦。恨。少

一。人。乎。萬。里。相。思。空。寄。杜。若。

秋。庭。旅。榻。瑞。首。陽。關。鄰。笛。寒。砧。搖。惱。人。耳。子。相。語

江。空。木。落。慨。然。故。園。神。興。俱。飛。恨。不。生。翰。

然。翠劍孤蹤，鶴梅伴。回首白雲天際，渺渺中心惘。

新渡

春

古

曹六

翰海卷之二目次

美言部

贊美

賜馬異

漢光武帝

與雲長公

諸葛亮

與孔明

晉司馬懿

與諸葛

張華

與王澄少

庾翼

與劉孝標

劉之遴

道東阿王

魏陳琳

與劉孝標

簡文帝

名林九齡

唐玄宗

與呂賢

韓愈

谷柳子厚

劉禹錫

與人

柳宗元

翰海

卷二

與高錫望

孫楚

與米元章

蘇長公

與殷后汀

張居正

與仁荆石

陸樹聲

賀方公良

黃華

與王令

李于鱗

與陸鳴羽

王元美

與吳大容

王念州

與吳按節

錢文薦

與朱佐侯

洪時卓

與邢知吾

陳王誥

與陳若公

王鳳洲

與顧太史

袁小倩

與莊玉修

陳眉公

與傅令公

王百穀

與王龍溪

王鳳洲

與王丹陽

陳若公

與李滄溟

王元洲

東林新守

馬天錫

與夏都閻

丁韓

與岳恭戎

陳若公

與張洪陽

陳文燭

與屠長卿

王元美

與胡泰政

陳若公

與東華

張滄江

與李知香

湯賓尹

與汪長文

王百穀

與王弁州

謝榛

與高吏部

屠赤水

與屠赤水

徐文長

與王恒升

汪南溟

與王百穀

王元美

與袁后公

董陽明

與賈燕雲

劉汝佳

與楊大宰

屠赤水

與姜正參

陳若公

與沈懷德

陳若公

與汪文化

吳川樵

與陳陸水

屠景鳳

與王鳳洲

汪南溟

與王鳳洲

李滄溟

與盧子明

宗子相

與劉博父

邵子章

與葛地瞻

李德鼎

與友

屠赤水

與李令公

郭青螺

與俞定西

賈侍問

與陳黃門

王百穀

與吳開府

王百穀

與江司馬

楊開之

與傅宜卿

宋秉勳

與許贊勿

虞邦泰

與唐貴孫

江虞仲

與友

屠赤水

與項孝父	陳者公	與項明父	虞國儒
復李年吾	梅衡湘	與張不偏	洪胤衡
與王麟洲	屠赤水	與陸泮陽	馮開之
寄李卓吾	袁宗道	與王允美	李于鱗
與葛民望	羅達夫	復項明父	尹仲
與顧季狂	王允美	答曾遲如	袁石公
束項明父	陳宗煥	答鄒公履	陳者公
寄陳泰瀾	虞邦譽	復劉粹父	虞邦譽
與友	陳文燭	寄錢山人	今紹
與馬姬	王百穀	與唐中岳	紀無功
復徐五瑞	屠赤水	復張少鷹	許若信
答李時玄	王百穀	答吳明卿	陳文燭
與錢象先	袁中郎	答陳季友	劉眉吾
與邢知吾	陳玉璠	與友	張孟雨
復顧中丞	束袁	與史守道	沈朝瑛
復陳以達	王百穀	答徐孟瑞	王百穀
稱美			
復恒謙	漢楊雄	與章林甫	孔父舉

與孔文舉	張紘	與兄陸	諸葛亮
與長史	諸葛亮	與人	晉王澄
又	王澄	與兄士衡	陸雲
與親故	顧榮	報虞預	賈楨
與僚屬	王敦	答王僧虔	齊蕭子良
與何炯	梁劉孝標	報朱穆之	唐顧況
稱顧道翁	皇甫湜	與劉原父	宋歐陽脩
與友	黃山答	答李端叔	朱希
答張文階	蘇東坡	答劉涇	蔡子瞻
答賈耘老	蘇子瞻	述李于鱗	明王鳳洲
答王麟泉	王荆石	與陸汝陳	王允美
與袁石浦	李卓吾	與楊南洲	王維禎
與弟小倩	袁中郎	上馮琢菴	袁中郎
與吳明卿	王允美	與陶石簣	袁中郎
稱張聖清	陳者公		
薦			
薦馮野王	洪薦	薦辛慶忌	何武
論傅喜	何武	論朱博	杜業

妻兒州牧	妻	與洪昭烈	吳象肅
與高祖	齊	與劉柳	代書
與錢仲至	宋	與蘇東坡	與吳明卿
與王汝寧	元	與無功	與李比部
與張黃門	王	與百教	與項明父
寄尹夷庚	王	與百教	與顧大理
與顧鄒州	王	與半偈	與顧君錫
與郭侍御	明	與司直	與陳使君
與張肖父	王	與元美	與張參軍
與侯舜舉	王	與元美	與顧孟卿
與樊侍御	王	與余州	與友
與楊襄陽	明	與王元美	與焦弱侯
寄楊烏樓	袁	與中郎	與陶周望
與張子予	王	與元美	與曹重甫
			與雲卿

翰海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 沈佳龍錫伊輯

吳言部

贊美

賜賜異

始羅善翅回懸終能奮翼臨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與雲長公

諸葛武侯

○與諸葛孔明

司馬仲達

黃公衡快士也每嘆述足下不去口實

○與諸葛

張茂先

二陸龍躍於江漢秀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嘗恐

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茲知延州之德不孤淵

然之寶不盡

○與王述少

庾稚恭

吾晉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懷妙迹求之
見足下答家兄書懷善神明頓還舊觀

○與劉孝標

劉之遠

閒閣之下作類范枯總百家馳騁千載義以類事
以厚分揚雅備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聞為之者
勞觀之者遠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其書
東故致書范云君厚畫花履不充漢句出不行半
為明聰淨凡有坐卧之安高堂素舞無軒卷之勞
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然陳前

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漢東阿王

陳琳

辱命弄示龜賦故覽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
千將之冠拂鐘鼎聲應機立斷音義既遠清辭義絕
群猶飛兔流星越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驚馬
可得齊足

○答湘東王

簡文帝

比文體儒鈍殊常純學淳樸事事單緩佳手難可復
遇文章未陸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純答放九齡羽扇賦
朕頃賜羽扇聊以勝暑卿立賦之具見情素詞高語
勢朕拜之矣然嘉彼勳嗣方資利用與夫素指匪前
義不同

○張賦漢云自昔泉澤之時爾有雲宵之志苟效
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英
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答呂醫山人

韓退之

方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

翰海

卷二

韓退之

三

議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夷墜不
復振起務榮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說之人於朝
以爭故之耳亦謂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然
足下衣破衣整麻鞋卑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
賓主之道不可謂無過人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
甚寡乃還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誠恐
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明矣方將坐之下三
而三靈之駿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劉禹錫

書朱漢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得子為巨衛以揣其鋒

石鍊泰予參而輝之其詞甚約而味清然以長氣為

幹文為支路聯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嚙

不有文字端而更苦而朕信然以生雅然以清子之

衛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

○與人 胡魯

推諸葛之料心負其雄之斗勝不是孟嘗詎聽焉

此鉄焉非趙勝那知毛遂之雄

○與高錫望 孫

○事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開揚

子雲足下乃才力雄獨意語橫瀾寄存義渡同反樂

武事在燕宜一二有言者足下能數十字無盡情狀

及意窮事除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盡髮未及

此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

章果何如也

○與朱元章 二首 蘇長公

顧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聞念獨念吾元章遊注

履雲之氣請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起字何時見之

以說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賊狼然謂之老夫卧聽之未

半張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得知元章不盡天下豈常

如吾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或輩說也

○答兩廣使石汀 張太岳

錄親盡然地方牧寧公之功可錄也照現在之兵當

幸然之變在自戰之地崇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

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錄也廉養之與尚未足

酬簡在帝心大界有日

○答江荆石 陸平泉

歸掃舊堂意况祖通兄丈廣明則止為時羽儀使

福者藉以生色也

○賀潘田方公度 黃鞏

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賄而束其手撤浙東西數

百萬生靈無死中而生之甚盛甚盛字宙間數百年

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千人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

人大夫處世如朝雲官爵如雨使不可無此一

時錢守遣人需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官給神

子民方公力神之不勝乃極誠寧願聞者古

李于麟

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益適遇之耳。自戒不

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為、已、力、乎、更、下、不、數、年、奉、

進士出宰百里縣。辱寵。罔足明不鄙。然即時不遺故。

舊而加意百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

續矣、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最者、故云三

郡一夷公少招典而務極口是下

每、下、大、歲、前、下、女、康、王、斗、衆、白、足、下、甚、如、一、公、子、

生機天下
可錄
三
黃美
六

風骨、參、整、不、謂、季、野、乃、爾、披、累、紙、寫、愔、愔、之、懷、又、書、

語、奇、倒。

○ ○ 與吳大參

嘗讀列仙傳。恨太寡。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絕。金

呵逆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富貴神仙

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宋文文山通丁侍郎啓空萬馬以無前領衆星而

直上

寄吳按節

[illegible]

即謝永傳朱山一墩不足數第恐蒼生不忘太傅一

夕安車扁門銅官王士安得為明公有耶

文山通楊提刑啓召賈誼於長沙上心久澤是美

吾於江左天下何憂

與朱佐侯。遊時舉。

末。○是坤原上計原面有有吵來已失公之清

東王

卷二

今天下世路峰巒。人情浪蕩。地球自握。目笑沉埃。誰

議駿子於一言遠忘才忘不如先生者哉就外折節

一念其品已在秦漢前雍齒且使人人挾荀爽襟懷

矣。

○ ○ 典障局公
○ ○
○ ○
○ ○
○ ○
○ ○
○ ○ 王鳳洲
○ ○
○ ○

○是○下○天○才○溫○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

文以猶未是實際語當不使泉石落寞也

○寄顧太史

先生靜居山中有恆念可究者盡可讀在山亦可

通安注而不與天地間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間便
為千古點出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生不知
何日於玉屑瑣瑣為也

○與莊五翁

陳君公

二十年不入京口呼行有二快事一得未嘗言一
得五翁先生先生激言奮動皆有德矩師非弟
之友也前接兩度夢中飲松菊酒覺而思之者何
謂大都坐先生度尾傍耳家山多客多文通何日隨
先止携詩稿林招隱聞他吟細噴噴瘦竹破坐竹間無

事通人也

○與傅令公

王百穀

安然通左而窺使君行春也烟安柳色雲橫幾間
仙令裁才現子安不凋作賦蘇成一篇題扇頭春楊
仁風恐不堪使君懷袖耳

○答三龍溪

王鳳洲

此道理在孔門第五百牛乳陽明先生柱肉嚙出
酸酣然服之既久仍以為略有餘再一煎破使人咽
張間作甘露快

○與張洪陽
從開明公玄論真心如明鏡觸物朗然暑月蒙水自
有霜氣秋掌中一含及之便入清涼界矣

○與屠長卿

王元美

月來不見公半噴先之覺九月中作甘露饌與不
可言

○與胡參政

陳君公

往年遊迹湖寺青者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
且和先生真振古之豪也

○與東華先生

張滄江

逐逐仕途月不隨人親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
不隨人氣雖乎免矣公樂道自重耳月口鼻自為之
生寧不快耶

○東李知吾

湯賓尹

扶清李游華秀醉人芙蓉葉中突出一奇物非泉
冰石非煙非霞側而視之泉石煙霞無不有也急攬
之袖中恐其躍出更不意得報為知吾稱知吾是已
冬月何處置約游李去懷遠有宛陵生盧可誇耳

○與汪長文
三百裁

大雷之琅玕青幾千畝。是下雷散其間。意氣自豪。不
減實中君我。

者公集有張伯懷贊曰。佛不必種。金粟而齊。或有
餘仙不必種。玉宸而清。塵有餘遊。不必裏五岳之
狹而空。蕭者有滅。渴之。蕭竹古。虛文不必發。二酉
之秘而手助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掛。是
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破泥。泥之門。
戶窺醉鄉之。蕭蕭。噫。吾不知其為誰。可謂人之寶。

孟雲古之富伯夷

○東三奔州
謝虎泰

門下曠世。逸才高。晚一代。於天下事無所不習。於書
無所不讀。於前代作者無所不揚。於結撰無所不
工。於持論無所不盡。不任私心。向道久矣。

○與高吏部
屠赤水

一列幽人。家報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雲。最便處。則
琴玄論如欲。懸崖。溜。冷。幽。牙。爽。然。快也。吏事牽
人。道。巡。辭。去。便。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

○與屠赤水
徐文長

先生言。需。霽。院。霞。鏡。與。者。除。都是。晉。人。氣。味。一。見。曉。
骨。庭。俗。人。那。淨。領。如。許。清。快。

○與王恒升
汪南明

雨。集。漢。澤。不。遠。起。居。尺。牘。先。施。重。以。得。仙。請。什。手。讀
三。詩。若。遠。千。仞。而。梯。五。城。雲。門。之。瑟。維。嶺。之。笙。所。得
盈。耳。方。華。是。瑞。為。宴。安。餘。效。即。耶。步。耶。少。霽。常。面。陳。
○與王有叔
王元美

手書。款。語。清。雅。宛。睹。者。字。快。快。

○與朱后公
董陽明

是。下。牛。騎。如。黃。鶴。雲。中。青。霞。天。半。談。終。森。森。若。懸。河。
若。飛。駿。若。雪。稿。非。梨。直。令。人。吟。然。驚。矣。

○與寶慈雲
劉洪佳

遊。世。金。門。商。壘。松。桂。自。是。一。等。冲。淡。貴。入。東。方。朝。川
贈。手。後。

○與楊太宰
屠赤水

明。公。初。茅。為。屋。黃。土。為。垣。青。精。為。牀。彈。琴。賦。詩。而。吟。
先。王。之。高。宛。如。上。皇。時。

太僕沈公愷奏帖云。身。入。兒童。歸。草。鞋。心。如。太。喜。結。絕。時。

王元美先生與應黃州在明云。公治郎一不持時。起。即。脫。履。之。因。山。為。林。將。藥。釀。酒。隱。然。仲。長。與。處。之。風。比。之。蕭。森。殊。不。寒。儉。

○與姜正參

陳翁公

明公清風直道如元暮山如范文正所謂叔隸皆知其清明。

李太白有語云。明。明。千。秋。如。月。在。水。李。華。詩。云。惠。

蘇詩

卷二

詩集

十一

風。吟。秀。水。明。月。鏡。於。安。流。李。德。裕。詩。云。潭。從。雲。游。心。入。水。中。樂。明。苑。云。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士。未。試。而。丹。霞。失。色。

○與沈懷恒吏部

陳翁公

雲間掌序。暫借鸞輅。乃簡押指。折能。使。擊。笑。必。受。屈。履。皆。宜。古。有。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動。不。露。才。者。昔。聞。斯。語。今。見。其。人。

○報汪文化

吳川樓

曉事懸車杜門。棲處怡淡。每一勝對。風朝自遠。書快。

登臨江山并石有歲而無意。金情而不言。移如清風。執事之謂矣。

○與陳陳水

唐景鳳

大人卧斗下埃。露不。能。至。如。涼。風。自。足。不。似。人。間。苦。熱。也。報。奉。家。章。曰。義。皇。上。人。願。即。佩。之。

○與王鳳洲

汪南溪

足下生臥樓中。食煙霞。吸流瀣。飄飄乎。若。窮。日。月。而。太。虛。海。也。暇。則。左。投。班。馬。右。揖。莊。揚。則。又。翩。翩。然。在。此。秦。漢。之。上。俯。視。塵。世。紛。華。何。有。哉。

蘇詩

卷二

詩集

十四

○與王鳳洲

李鴻溪

惠謙自山東來。持元美報書。至。發。之。如。見。已。矣。也。詩。凡。十。有。四。章。嘯。生。色。矣。時。舉。龍。披。髮。據。胡。林。高。坐。以。泰。江。湖。太。華。之。后。則。飛。霜。自。塞。外。來。朔。風。逼。人。肌。骨。胡。茹。頰。明。代。馬。嘶。陽。也。豈。亦。音。故。有。勝。生。之。風。耶。

秦漢以還三千載。乃有物如此。

○報盧子明

宗子相

歸臥湖南。足下携尊。夜。祝。酒。酣。作。賦。向。雲。滿。天。曉。鴻。雁。之。音。茫。把。梅。花。而。歎。息。奇。篇。佳。藻。江。山。共。留。

○ 岑劉惔

鄧子章

向來得把蘭芳。迄今餘香滿榻。兩日有河橋之性。懷抱大作惡。恨無絲竹陶寫。然時咏華詞。則固然釋矣。

元美與江伯玉云。人不可以無公。乃能長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北面耳。

○ 與葛北瞻師

李調鼎

師臺張鳳麟之詞。於荆楚。後之前輩者。墨望其氣。皆不鈔不履。殊有龍駒之狀。真奇觀也。維楚有荆。當無

輪海

卷二

貴真

十五

護別而淫者矣。

○ 與友

屠赤水

吳下安采道。上胸中五岳。軒陰森。裝人如封高僧。於青松白雲間。談無生妙理。曠焉幽絕。

○ 東李令公

郭青螺

尋常官去。只作等閒。未有嘉裁。金公今日。蒼頭結首。以徽榮。棘任三載。徐玉壺。常注永雪。促海濤。亮借天

作紙。寫不盡。我公清致。今日玉佩朝天。祇恐留。在丹輝。願念萬里蒼生。仰望。問山不語。問水無言。但願天

○ 與俞定所兵憲

賈待問

不佞。嘉承。丘河西捷。虜無救。竊企。老公。祖駿。望鴻。猷。冠冕。而國。茲。銜。命。控。天。師。大。聖。羣。辟。恒。以。南。生。靈。靈。歸。福。佑。不。勝。敬。邦。光。荷。道。情。良。以。老。公。祖。文。武。可。憲。當。寧。拊。解。故。榮。哉。雅。乎。驩。馬。洋洋。大。德。運。公。青。澤。師。恒。絕。等。佇。有。大。拜。

唐。顧。道。翁。有。句。云。無。功。弩。耀。雄。威。反。敵。如。膽。社。從。之。有。句。云。張。儀。為。天。下。之。笑。田。悅。名。腹。中。之。眼。

○ 與陳黃門

王百穀

知門下登青瑣也。元龍湖海之氣。立以龜紐重。輕。直。借。恒。竹。桿。格。當。百。尺。樓。居。耳。向。過。會。稽。觀。陳。使。君。之。甘。棠。蔽。帝。歌。勿。剪。而。去。門。下。如。不。忘。王。生。也。請。以。一。字。為。黃。金。千。

○ 與吳開府

王百穀

門下高枕東山。蒼生。汲。望。吳。中。升。紫。閣。翻。滿。耳。現。山。羣。龍。之。后。不。如。行。人。口。矣。

○ 答汪司馬

馮開之

○ 與陳黃門

王百穀

知門下登青瑣也。元龍湖海之氣。立以龜紐重。輕。直。借。恒。竹。桿。格。當。百。尺。樓。居。耳。向。過。會。稽。觀。陳。使。君。之。甘。棠。蔽。帝。歌。勿。剪。而。去。門。下。如。不。忘。王。生。也。請。以。一。字。為。黃。金。千。

○ 與吳開府

王百穀

門下高枕東山。蒼生。汲。望。吳。中。升。紫。閣。翻。滿。耳。現。山。羣。龍。之。后。不。如。行。人。口。矣。

下者。

當春風滿座矣。

寄陳春園

○ 廣邦卷
萊陽之行，僕方祇役留都，未得高唱渭城朝雨，大足
帶人，三楚諸縣，如黃鶴赤舄，洞庭岳陽，上澤九疑，有
足下驚人詩在，自不當面唱過，湘雲展旗，神女抹黛，
待儂郎題破，爭頭花矣。

復劉粹父

○ 廣邦卷
辱惠扇頭詩，妙廉清婉，前接座乾，開城把讀，如見其
人。

與友

陳文獨

○ 與友

卷二

寄友

陳文獨

○ 山樓一鳳，懸之座右，南浦寒雲，西山明月，時時感懷，
乃知厚語，觀之諸君子，品流高潔，於落筆有神，得此
益增米家船之重。

寄錢山人

俞紹

○ 兩扇俱得，沙路曉風，一拂忽忽，雲氣滿襟袖。

與馬姬

王百穀

○ 丹陽道上，塵高，竹馬青馬，失與吳大帝，陸齊有湖君，
事關在，覺清芬灑然，不知行旅之用。

與屠中兵

祝無功

○ 方苦屏暑，一披足下，畫字清風，飄然至大，吳快人，夢
於斯學，奮父而見，或者謀好之弟，竊比之海上逐與
之夫，而神聲如足下，且從人辟間，掘去豈臨印，令謀
為恭，敢以重司馬長卿耶。

○ 建徐孟鶴

屬赤水

○ 何物徐生，字扶丹，霞氣帶濕，雲間有此，直令二陸
小巫兵，解詞無當，羨玄直，欲一切屏去，乃今情足下
矣，不覺投簪。

袁伯修與李卓老

○ 卷二 寄友 卷二 見案

翰海

卷二

寄友

卷二

見案

○ 頭有箭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無弱侯
書，又得讀四海八物，目力倦而神不肯休。

○ 復張孝廉

許君信

○ 連朝風雪，苦人昨，佳咏陽春，忽布持向林頭，讀之
不覺凍梅放句矣。

○ 答李叔玄

王百穀

○ 病頭高味，清芬習習，如春柳，暈煙秋潭，浸月無侵人，
間火食氣。

○ 劉夢得云，豈生之文，香如梅，翠屏浮層閣，視聽所

○ 非風塵。附物。赤精明。合群。羽得。於。題。者。

○ 答吳明卿。陳文燭。

○ 讀唱和。非真。損。今。頌。傑。與。然。如。流。雙。劍。風。煙。一。尊。面。

○ 此。宜。輕。千。古。矣。

○ 與錢象先。袁中郎。

○ 廟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意。翠。如。山。之。色。明。靖。

○ 如。水。之。光。鄙。薄。不。能。屬。和。奈。何。

○ 答陳季友。劉有吾。

○ 佳。作。載。錄。為。音。風。清。月。涼。港。與。瀑。泉。鶴。響。同。奏。不。佞。

○ 拈。梅。燈。一。片。暖。臨。沸。松。展。手。讀。之。不。減。南。面。王。業。

○ 與邢知吾。陳王謐。

○ 序。文。卿。教。何。異。卑。馬。載。魁。不。有。神。矣。揀。讀。時。久。沈。天。

○ 援。潮。馬。在。掌。墳。始。之。聲。又。津。津。挺。高。牙。出。由。一。嚮。而。

○ 莫。國。池。之。傾。不。肯。實。有。鐵。湯。望。為。不。肯。南。徙。當。寬。綽。

○ 楊。弄。携。長。江。之。水。教。置。先。生。研。池。中。水。展。鼠。腹。而。去。

○ 與友。張孟雨。

○ 兄。才。如。美。豪。寶。好。嶙。嶙。射。人。此。蕭。蕭。柳。換。風。而。上。

○ 白。面。生。跡。寒。矣。

○ 唐。陸。希。韓。稱。李。親。文。云。元。賓。不。女。不。令。卓。然。自。作。

○ 一。體。激。揚。發。越。善。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

○ 如。健。馬。在。御。踴。躍。不。能。止。

○ 宋。潛。溪。先。生。稱。唐。同。文。學。士。云。當。陳。友。如。雲。酒。酣。

○ 耳。熱。有。執。卷。宋。乞。者。同。文。振。衣。如。也。批。掌。四。顧。文。

○ 氣。銅。銀。從。口。真。開。流。出。頃。刻。發。然。如。也。批。掌。四。顧。文。

○ 見。之。甚。發。漫。展。見。之。竊。自。歎。規。方。員。中。語。古。人。

○ 歎。不。敢。香。洪。吐。一。奇。雄。語。難。見。諸。簡。前。者。近。一。二。

○ 千。篇。在。卷。如。無。氣。人。又。稱。部。考。功。傳。云。其。學。有。淵。

○ 源。其。文。雄。勝。新。麗。而。精。絕。規。矩。其。論。議。崇。張。皆。振。

○ 振。子。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

○ 源。其。文。雄。勝。新。麗。而。精。絕。規。矩。其。論。議。崇。張。皆。振。

○ 振。子。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

○ 源。其。文。雄。勝。新。麗。而。精。絕。規。矩。其。論。議。崇。張。皆。振。

○ 振。子。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

○ 源。其。文。雄。勝。新。麗。而。精。絕。規。矩。其。論。議。崇。張。皆。振。

○ 振。子。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

○ 披。拂。高。雅。

○ 還。康。以。建。

讀書及詩如明月入懷肺腑濯濯

○ 答徐孟鴻

王百穀

家乘之惠，未卒業而嘆南州之青美乎，得見下文，雖
藏之，豈不排脚遠傷哉。更貶中壘之書，而夜披讀大
性，煌煌似出青藜閣矣。

海

卷二

寶真

五

稱美

○ 復樞譚

楊子雲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而至耶？大詩無讀千

賦，則能為之謗云，習伏求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 與韋林甫

孔文舉

○ 元月將來，雅度弘毅，昨付將來，開教萬說，不意

珠近出老蚌，甚貴之，流書通心

○ 與孔文舉

張紘

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便，吳王瑒磨益光，不逆以相

翰海

卷二

寶真

字六

○ 與元理

諸葛孔明

鼓往調秀才之偽，勝者也。東吳孫盧中乃有奇偉如

其人

○ 典指所長史敘軍二首

諸葛孔明

要術紛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諱

人不如也。其人原州上士也。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

有膽義，頗得兵意，此人心存懷安而才展於人，早教

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唐楊炎稱李光弼曰國有事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

唐楊炯稱魏哲曰軍井未達如臨監水之源軍寬未坎似對望來之食

○與人 王 澄

夢國吐佳言如錦木屑。霏霏不絕。誠為俊進領袖也。

又

見微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與兄七樹 陸士龍

翰海 卷二 鍾道 二七

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編編故自是談者。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草莽。

○與親族 顧 榮

傅長虞為司隸。劾直志果。劫掠驚人。雖非同才。編亮可貴也。

○報虞預論揚方 賀 循

此子開校有志意。只言異於凡便耳。不圖傳寸却此。其父甚有奇名。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如方者。荒泉之特苗。南田之蕃秀。零質已良。但臨染未足耳。修

注豐懷。必成嘉哉

○與徐屬 王 敦

昔王輔嗣吐金華於中朝。辭跡今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答王僧虔 蕭子云

子色之紙。研妙輝光。仲符之墨。一點如漆。伯良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道矣。還不可追。

○與何炯 劉孝標

舒起輕飛。恰如天半朱霞。散輪矯出。塵如雲中的鷄。

青 翰 卷二 鍾道 二八

晉懷歲之梁。稔寒年之賦。縹。

○與朱拾遺 顧 況

朱君獨以烟霞。風景補。銀落繡。如山。月清中有像。霜復如新安山水。文無彩石。歷歷可數。

○與顧道翁 皇甫湜

吳中山。聚英。壯麗。太湖。吳石。洞庭。朱實。華亭。清波。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錦。繡。絕。居。出。其。中。間。餘。輕。清。以。西。性。結。餘。依。以。為。質。吻。解。紫。以。為。句。編。得。致。發。輝。屬。出。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果。為。快。也。

與劉原父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絕
善此道不窮矣以相告

與友

王長源安貧好義妻叔不免餓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終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山谷嘗云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墮其下

○答李端叔

老夫懶作文但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做吟清風

謝海

卷二

海美

二十九

然願同味者難得耳

○答張文潛

子由之大賢勝僕其為人深不顧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辭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或稱太白云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霧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終解間起

○答劉沔都曹

蘇子瞻
載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勿

子過文盛奇在海外無聊時出一篇見
賜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璣求易
耶無也

○答賈耘老

蘇子瞻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藤元發以扁舟破浪來相見出松蘿然使人神舉好個淡興的張鶴相公見時且為鼓棹別洗酒狂甚長道也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者蓋謂張鶴也蕭蕭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

蘇子瞻

卷二

蘇美

三十

一病更耳

○述李于麟

王鳳洲

于麟原時師劉詒學問側弁而戴若古文詞者諸弟子不曉何語成精于麟狂生于麟夷然不屑也曰子而不狂誰當在者于麟既以古文詞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迹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創出於肺腑而不為異
鳳洲稱宗子相云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博學貫足吳生一再論詩不勝酒玉端之裂碎而淫忍竟

白々答王麟泉標院。

王荆石

編輯奉天下奇男子有傳其裏寒條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踴不必不歸故衣一箇俄僕款人在寄浮梁息惠皆嬰兒也

與陸汝陳

王元美

東吳蘇軾中乃沒有仲蔚吾韓愈也此子固小靈壽
滿玄致與語聞奪烟霞墨色足下時相與下上甚厚

與素石濟

李卓吾

披仙集我有披肩旁住在內每開看便有歡喜是爲
一件快心却疾之奇大凡疾者皆是求以快樂自
非爲人也

王雄摘

曰者苑路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賴以
宜夫才之戔也猶寶之惜也既皆不價乃恒要在且
啓勸既者心則宜西而高之韓公審於斯幾故無此
顧亦不顧

與弟小脩

表中部

清雪松磐吳二司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公之上者有服如天者胸如日者口如河
 李太白稱五贊府云酒清中醉天幾後發談笑滿
 席風雲動人

上馮琢菴

來中郎

宋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畫翻窠臼自出手
眼有長言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捷
乎曉之辯而遙其氣

新

10441

與吳明卿

王元美

汪中亟下士日所群偶文筆如錐奇是彼名乃過自
挹損吾輩所愧

○與陶石簣

秉中郎

。 嘻 快 活 珠

而走長安

不知有何好面孔而發天善也。善此
○○稱聚聖清
陳翁公
聖清生而秀惠，胸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爛經史，
漢國楊侍郎試而罷之，痛諸生高第，舉體無凡。寄情

蕭遠望見者。亦賢孝。故水宿寒家。天莫得翁其意。王
行。謁長吏。將大人。華。相。如。馬。建。飛。逐。走。於。少。年。之。場。
非。特。堅。耳。輪。耳。不。秋。安。之。者。隨。上。矣。

翰海
卷二
三十三

蕭

○ 蕭 為獨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國身外。足以慮化。獨惜野王
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仕者通。

○ 蕭 為幸慶忌

先帝遠列特之官。故軒輒不得萌動。而破滅。先標
慶忌行。嚴修正。謀慮深遠。前在遠郡。數被敬。外夷莫
不奔。乃者大異並見。加以兵革久寢。憂忌宜在爪牙
官以備不虞。

○ 論 傳喜

何 式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余以寢病。一旦
遭此。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象以季友
治亂。起以無忌折衝。故楚路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
不以為難。子玉為符。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
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
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先輝也。

○ 論 朱博 武帝時

杜 業

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國家難後之寶臣也。

宜微置左右以拱天下。必人在朝可高枕而臥矣。昔
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遣匡周勃陳平尚存。不者
幾為奸臣笑。

○奏乞明教劉馬

恭 宣

康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案則一册斯
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策。雙。竹帛故
金華帝之高。而忽萬何之當。誠壯古之所重。慎也。南
欲鑿石索玉。割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道
何疑哉。誠知意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倉陳

所見

○與漢昭烈

嘉子致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則為之任。始當展其
驍足耳。

○與高祖

劉 柳

康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殊。心
無近事。性之所遺。繁華與錢寒俱落。情之所慕。嚴
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若升之宰府。
必鼎味斯和。濯嬰儒冠。亦王歌遐想。願無其丹款。

○代書

○代書 為劉軒 句樂天
康士山。陶謝。陶十八賢已遠。儒風相替。不絕其流。為
出者有。魏城人劉軒。軒開卷慕孟軻為人。東萊慕揚
雄司馬。遵為文。子佐得陽三年。軒每著文。輒示于
一旦盡。齊所著書。訪于吾行。欲舉進士。子方為落江
海。不足以發軔事業。又慮病無心力。不能偏致書於
臺省。故人因提城引筆寫腹中事授軒。且曰。子到長
安。持此札為子訪集賢庫三十二捕頭。綸林杜十四
拾遺。金都元八百外監察。牛二侍御。松芳蕭正字。藍

○與錢仲並

蘇東坡

○與錢仲並
吉州華柳致與之文。致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來。多
提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惟梓將老矣。念非大度。處德
說知夜而用之。誠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
已疾。馬不蹄。蓄多拙於行。惟念才難。勿責全也。若

公遂成就之。此子雖有可操必為門下用。
肩公有舊語云。昔令用者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用。

○與吳明卿

王季則

偶有一佳物。實置之。下。龍。中。如。四。明。沈。嘉。則。者。任。
法。負。氣。文。多。作。西。漢。家。言。詩。歌。情。遠。不。可。當。足。下。一。
見。自。能。青。眼。無。與。僕。答。跡。也。

○與王汝寧

親無功

僕生平重薦人。如司馬季主。唐舉之流。握手不致。聞。

翰海

卷三

唐

三十七

乃今有佞妙人在江湖間。何可不全足下知之。僕薦。
如王山人。雖善詩畫。典意野生。殊不可近。隨筆點綴。
便成奇品。時方薄暑。想足下。裝。製。不。出。戶。外。將。之。具。
具否。能。醉。山。人。一。斗。酒。山。人。向。伴。間。作。粗。傑。之。松。烟。
著之。雪。天。台。之。石。果。佳。處。之。瀑。布。而。足。下。置。身。其。間。
定。令。面。而。清。寒。頰。橫。額。露。感。感。為。山。人。者。
○與李比部
王百穀
不佞之友。毛君。破。浪。腸。也。介。而。發。之。雪。門。公。得。此。不。
佞。乃。前。魚。矣。

○與張黃門

王百穀

二十四。楊。明。月。寒。寒。而。就。之。者。如。雲。散。親。劉。君。亦。以。
劇。難。往。劉。君。負。奇。畫。以。千。諸。侯。黑。氣。戴。蒙。華。矣。此。將。
得。遇。張。公。子。不。憂。食。無。或。不。者。但。聽。何。處。王。人。吹。
簫。奏。矣。茲。家。人。菜。色。

○與項明父

陳者公

熟卜直。鼎。坦。中。其。技。故。自。漢。手。吾。丈。不。令。作。春。山。無。
字。碑。至。荷。

○寄尹克庵

王百穀

翰海

卷二

唐

三十八

郡士吳章叔。食而有道。此行將謁武吏。君。吏。徒。有。
青霞。安。得。飽。幸。稍。掛。之。俾。無。藉。聞。邑。之。菜。色。還。也。
○與張大程
王時可
望。蜀。言。旋。長。途。想。當。與。人。情。相。似。折。柳。阿。楊。臨。別。易。
席。座。上。有。張。鴻。雁。不。獨。是。弟。莫。道。友。使。骨。天。裁。薄。思。
川。注。臨。池。染。翰。奴。隸。鍾。王。一。異。才。也。延。而。進。之。不。惜。
薪。語。此。君。益。以。片。言。增。重。矣。意。與。半。駢。不。能。巧。
臨。語。徒。折。鑒。原。

翰海卷之三日次

自叙部

述

與曹長恩

親應 疎

與親故

晉劉 琨

與人

王遠少

小星帖

王遠少

與王丞相

陸 詵

上座主

唐劉 軻

與秦太虛

宋 蘇子瞻

答王幼安

蘇子瞻

與文

蘇子瞻

與人

米 芾

答徐汝厚

明 王元美

與余懋昭

王元陳

翰海

卷三

與王敦美

李于鱗

與華存外

王鳳洲

與朱貞吉

王鳳洲

復沈純父

陳若公

與應黃州

王鳳洲

與陶石簣

袁石公

與李仲古

王鳳洲

與徐少春

楊守陳

與袁柳之

王鳳洲

與張不偏

陸龍嵩

寄同社

袁中郎

與陳若公

董其昌

東友

王半陽

與顧少玄

王元美

東弟

劉錫文

與文

王百穀

與朱年丈

徐可求

與董傳陽

茅 坤

與張肯父

王元美

東陳山人

汪道昆

與李于鱗

王余洲

寄周玄六

錢文薦

寄楊丈

袁中郎

與孫心易

袁中郎

與吳明卿

王元美

類

答劉之遠

梁

劉孝標

與江明璞

明 汪南溟

與魏孝功

王鳳洲

與王文祿

王鳳洲

與李紫英

偶開之

復項朋父

陳若公

復徐文舉

王百穀

與陳子韶

王鳳洲

與張道之

餅 確

與張伯起

王鳳洲

答吳司理

陳若公

與周生

王鳳洲

與李惟寅

屠長卿

與范天祐

王士性

與項楚東

陳若公

答趙維修

王百穀

自快

與公孫弘

漢

東方朔

與劉晏文

宋 蘇子瞻

與俞清老

黃象車

答許北溟

明 方遜志

答沈肩吾

屠長卿

與王百穀

屠長卿

與俞仲蔚

王元美

與顧孝征

王元美

典唐太史	陳者公	儀程虞卿	洪時泉
叔友	史疎元	鄭葉寧按	劉汝佳
謝載			
謝金部中	唐羅隱	謝賓相公	劉禹錫
與朱康叔	宋蘇子瞻	謝應容菴	楊用精
答郭一丈	許相卿	與陳玉叔	王元吳
答吳市隱	鄭宗齡	與呂元符	屠長卿
寄胡司徒	王元美	與朱南明	徐文長
與毛別駕	錢文薦	東井侯	洪時泉
謝海			
典項明父	胡汝淳	各朱溫海	湯開之
典邢直指	王百壽	與六明卿	王百發
典張桐郭	劉汝佳		朱石公

翰海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者公墨迹

人沈佳號錫侯

自叙部

述

○與言長恩侍郎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家之樂。悲風起於閭閻。紅塵蔽於几錫。幸有東庄。時步玉趾。摧蘇不費。清談而已。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恆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

○與親故

吾枕戈待旦。志氣遑虜。恆恐祖生先吾著鞭。謂祖進

○與人

吾頃無一日佳。東老之裝。自至。要不得有所款。而猶有勞焉。甚苦。

小差帖

王逸少

夢無不

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失事守之可雲東陽花里
自小可何日得卿諧人

○與王丞相 陸 玩

昨食醉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我為愴鬼

○上座主 劉 軻

結廬廬山之陽讀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礪歲月慙火

寢或書癖

○與秦太虛

蘇子瞻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送遠

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我致謝焉

目不厭又有清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

村酒亦自醇醪柑櫚枰枰極多大芋長尺餘不咸蜀

中外殊未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南如北方猪牛

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番葛來

行喜借人看黃州官數人皆家善庖銀善作會太

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秋

第一笑也

答王幼安

蘇子瞻

稍定居當未數畝荒陳錦屏而老為嘉禾即漢傳
及見柏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客次腹相勞問何

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蘇子瞻

○與友 京路之下豈有閒人不覺極極過日勞而無補

蒼然見必笑也

○與人

米元章

海公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盡賦又少人

往還惘惘足下比時何所樂

○答徐汝厚

王元美

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思覺向年徒以浮氣待人

易舍待事以肅心待古人書以端心待詩文終無毫

髮遠益日得匪同行不止也

○與金慙

王夢澤

僕林居無營為疎而懶不秋為狂為拙為惡不敢為

安為竹林而醜其故志三閭而過其沉智竭矣而

其富每景物會意輒今酒故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

傳則倦卧卧不為夢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

與僕則不奇雅好雲鶴苦滑壁危鮮不墮脚

○與王敬吳 李于鐸

東行瘡瘡句蘇囊中榮應發矣魏眺之餘宜言盈匱不如一囊錢也然卿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何苦

○與金鶴卿 楊升發

接后同乘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樓而館無白鶴之假寐寒切柳永而得無黃漢之通從昔承清慶於使道廟華景於英流炳馬服府曠若隔世

○與華存叔 王鳳洲

僕一太行板傍驢耳。導師解羈終而飲之清冷。以故易為馴。豐草長林。差自得意。然暫脫玉時衣。神自怡。握塵拂。廷投自無限也

○與朱貞吉 王鳳洲

僕慕道而未有指授。畏筆硯如壘。而未蘇畫却。如酒之字生。而時一中之兒子。草失意。於真成無涉。而不蘇畫置之度外。何老人之多拘也

○復沈純父 陳贊公

東路十九山。負神之概。半為客所跡。如出於子母。康溪草樹中

○與應貴州在明 王鳳洲

僕自廣鬱。一丘一壑。鴻涎足潤。而孽墓不堅。顏頰強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復出期。康米以來。始能痛割。生平嗜玩。不掛一絲。誦白馬之道。編抽玄史之秘旨。長齋六時。懺悔宿愆。以此了餘生。粗覺具少味。耳根無能分供也

鳳洲有云。通來日了大僕。形神不攝。然須於裏池

中淹殺。無計迴避。如何如何

○與陶石簣 東石公

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統是人。朱甘草。與中之至。醉者。若弟。真是已蓋大黃腹中飽。悶時。亦有世功効也

○與李仲吉 王鳳洲

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又不幸而好飲。好談。需好一切鈔。蔡之朱技。又不幸而不能自愛。往往狂露其醜。以故狂名。膾天下。客所不得志於人。則借名僕其稍

得志於侯。則遂卿。僕卿而不能大得志。則又猶若及。僕僕又斯恥而負輕薄文士名。衡負心之痛而幸富貴。當止足之地而乏勇於。與朽之骨。作人語。類間物。中間愧心。畏心。厭心。悔心。數起。數滅。

○與徐少春書

楊守陳

弟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然耐行不能里許。而喜得陟。今皆不復爾。入朝非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當愧已矣。然矣。

○與袁抑之

王鳳洲

弟故是口吻間。屬款之徒。覺得一切滋味。如嚼蠟。醉以饌。塵實。蔬食布衣。聊以愜。修慈。慈。硯。燒。筆。聊以愜。詩。語如是。淺而而已。豈敢用不出為名。亦豈敢妄意出世之業。

元美與王百穀云。僕在人口。過洽。一世。晚婚。小自。由。木。食。草。衣。覺。輕。肥。之。睦。後。

○與張不偏

洪胤嵩

別後舍。報陽。至。疎。力。應。之。食。不。暇。給。胡。風。振。滿。目。

此。據。視。兄。散。步。林。巖。年。情。甚。翰。無。天。際。人。豈。俗。吏。哉。

○寄同社

袁中郎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已。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根。長。來。唐。突。人。耳。

○與陳省公

董玄宰

長安居。四。閱。月。未。見。一。可。談。人。也。但。日。來。趙。州。無。字。為。生。活。耳。早。竟。別。有。境。界。

○東友

王半偈

秋。美。正。可。出。游。乃。為。瘡。鬼。銅。一。室。忽。而。蛇。蝎。忽。而。負。冰。不。五。日。肌。如。腊。矣。髻。絲。似。木。葉。經。霜。刀。刀。亂。下。

○與顧少玄

王元美

避。寒。廬。一。場。虛。如。夢。飲。尚。未。得。靜。中。趣。歡。歲。須。悲。黃。草。研。杯。杓。今。無。毫。髮。整。或。有。可。以。語。公。者。第。忌。轉。敗。公。興。耳。

○東弟

劉玉文

二。月。十。之。日。得。弟。筆。書。見。蟻。食。蟠。酣。振。振。郭。尉。及。草。

○寄揚丈

來中郎

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吏。文雅多盡。夫古有鳴琴飛鶴。裁花種柳者。不知小輩有何工夫。作此閒伎倆。

○與孫心易

來中郎

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惟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於作官。

○與吳明卿

王元美

入春忽忽。酬應得一禪室。坐不能至。疲無為酒人幸。

去年具少宿力。惜勝中亦不至。出下東語耳。

又與明卿云。歲杪。懷人。懷其欲絕。已得子與雲中書。更破柘閣。最淺而足。下閣使至。手記念存。猶省今昔。陰效內。但數行下情者。何物能令人老。結習牽引。仍轉數帶。風蟬雨咽。候至難過。

與顧季狂云。偶有小小扁舟。徘徊自失。如柘蟬。與銀蟬。振月露。安能離身。搗壤之外耶。

議

○答劉之遴

劉孝標

北冬有隙。三秋暇時。多得書圖。代樹堂蘇。咀嚼精華。不知地之為與。天之為蓋。是用周流墳素。振管律冊。發毀之謀。止於蕃草。周周之計。利在衡翼。故鳩集斯文。自綴其隔耳。宜與歲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與江民瑛

汪南明

令之字者。塞路。乃公以古器為始。奏雲門。聞者傾耳。公無遂休。恐令音快快耳。果因人成事。謬為舉肥。

者物色之簡。若吳人義無所避。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若振急持危。心與吳俱短矣。

○與魏孝功慈志

王鳳洲

不佞人。巨路豈足以為尊公重。而年來展勸華研。脩詞不能。即有所撰述。亦辟而已。吾文乃鄭重獎飾。徒使愧汗。

○與王文福

王鳳洲

僕東吳時。氣豪膽肥。妄令管轄。竟不問古作者。藩城而狂。莽已幾年。人滿好問。今吳體體矣。無能為足下。

而狂莽已幾年。人滿好問。今吳體體矣。無能為足下。

幸勿過聽也

○與李聚美

先生中州人豪不任劣劣即奉教養使不得奈何哉
掛先生齒頰數款乎深相知也僕偶得一第便割一
丘一壑天下事自有大人先生任之

○復項明父

雙魚編導以獲批僕之頌也少聞當讀墨破蓋下
二扇書上紙描模赤頭奴耳

○復徐文舉

僕故繡浣之刀耳刈葵割肉尚餘斷不懼而足下謂
其魚腸耶

○與陳于祐

拙序便是謙批之遺所貽二律峭壁間雖乃不懼大
至而道和春雪俱可笑事今年未筆現不聞焉公與
發還前故戒其草舍覆疑是公鄉人子實故事恐不
見耳

○與張過之

有稿數章奉覽甚愧晚月然禁鬱飽餐亦須一嘗甚

為開之

陳晉公

王百穀

王鳳洲

備

意好世間別有滋味也

○與數伯起

寒窗甚忽忽推墮幾與筆研爭近始得好勉效佳集
珠玉之學久不惜意工拙既成讀之不知何語足下
為我藏拙可也

○與吳明卿

鳳洲與吳明卿云承諭揮珠之夢必正定下精微
所發于辭注往照乘如僕不過一鼓人愛耳

○答吳司理

寄舍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處故扁子美

○與周生

僕雖不至於情中作生活然大段脫此窠臼不得出
出沒沒何得其發者僕男子

○與李惟寅

僕學書無成胡又學文庶幾可和也尊食親事最星
中道將以小勝而補其大拙今氣息頓微頭岑岑矣

○與李惟寅

居赤水

王鳳洲

陳晉公

王百穀

王鳳洲

居赤水

人言屠生難折腰。今腰肢不直。一東橋奈何。

與范天然師

王士性

性作令。賈矣。乃復買官。號鑿之。足責以千里。未有

不介。老師九萬扶搖。下視。必聚。蟠。直作一大。露耳。

與項楚東

陳者公

詩正知小兒。金鶴。不堪一笑。美有未。家雲山。少。蘇

悔耳。詩懷來特。比。季。雅作。老。儉。見紅。銷。馬上。萬。少

年也。

余則有云。比來不。欲。沉。思。扇。頭。之。作。是。衡。口。記。不

三汗无懷袖

荅彭穉翁

生何得才。一。柱。莫。取。王。生。為。太。白。安。能。鼓。月。哉。王

自快

與公孫弘

東方朔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劉景文

蘇子瞻

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則則筆力曲折

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喻此者。

與俞清老

黃真

不肯沉埋塵土中。已成泥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

江湖雲月耳。

荅許生慎

方遜志

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景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

殊而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為所記憶。時時追

感。習責。不使存。斯須。侯。樂。如。僕。自。始。有。無。所。有。以。粗

識。數。字。大。為。所。困。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

庸人。而不可得。又安知周之於一時者。非野以為無

窮之幸耶。

荅沈肩吾

屠長卿

僕家廓之。夫。萬。事。誠。危。一。官。鵠。助。伊。人。即。橫。肆。貝。錦。

總不獲意。此去為啼。猿嘯山靜。水明。楊柳覆如。地。天。失岸。步步可憐。故人當展。此行。無多。後。勞。苦。話。

○○○與王百穀 屠長卿

僕既貧到骨。又不欲積者。向屠沽兒。故忻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間坐為清歡。與到或口。詎下。里。少年。在。初。極。吹。笑。暢。喜。話。朝。洗。厨。無。展。炊。矣。而。此。中。靈。明。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

○○○與俞仲蔚 王元美

閨門中諸小兒。登梯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問。下。

翰海 卷三 自注 十六

無知者。如僕固。不見為。師父老。習見。陸。阜。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歲。加。海。為。始。相。驚。一。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願。起。書。生。賞。哉。

○○○與顧季狂 王元美

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喜。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詩。雖。有。奇。語。不。知。從。何。來。也。

元美。有。云。血。墮。齒。頰。間。晚。而。小。遠。之。一。整。餘。生。粗。足。自。了。

○○○與唐太史 陳眉公

明年。老。父。七十。矣。欲。得。是。下。文。為。壽。弟。源。德。無。也。天。願。今。人。野。暮。木。天。之。清。華。而。吳。山。中。之。臨。操。請。是。下。以。一。言。掃。之。是。下。文。高。及。弟。弟。不。心。空。鬱。輪。乎。是。下。梁。水。雁。弟。不。望。白。鶴。乎。是。下。雁。天。祿。著。弟。不。坐。鹿。皮。裘。易。乎。是。下。掛。五。色。宮。錦。弟。不。披。四。時。花。袍。乎。是。下。侍。玉。皇。案。弟。不。續。佛。齊。乎。是。下。高。車。弟。不。高。軒。乎。是。下。千。鐘。五。鼎。泰。秋。饋。弟。不。薦。珍。之。遠。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指。對。惟。此。是。以。壽。吾。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案。噴。飯。從。我。為。不。知。漢。大。也。

新稿 卷三 自注 十七

王元美先生有云。比游洞庭。兩山間。覽太湖之勝。歸坐小祇園。覺天池。嶺。坊。各。有。致。以。知。南。華。生。昨。款。我。者。

○○○渡程虞卿 供時果

泰。汝。元。出。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囊。空。四。海。筆。破。千。愁。絕。無。他。狀。惟。不。作。鴟。鴞。不。以。酸。氣。不。致。貧。兒。態。年。

○○○報友 史啓元

想。兄。雖。雙。荷。葉。歌。八。鄰。之。曲。笑。容。帳。暖。金。谷。風。流。事。

第元坐窗。齋枯。擇行。後。朝。來。健。雪。披。綠。華。情。有。寄。人。
鴈。肺。

○ ○ 與龔家煥考

劉俊佳

咄咄劉生。今年落塊。勿論人。其可為。慰。即自不省。歷。
於何居。第。遂。而。顧。其。舌。稍。存。顧。其。匣。青。洋。光。閃。閃。未。
竟。飲。時。而。和。歌。時。而。起。舞。醉。後。耳。熱。淋。漓。酣。暢。興。又。
未。嘗。不。居。然。哉。耳。

詩

三

詩

廿

謝

○ ○ 謝也田金郎中

羅 院

某通衢十二。惟禁。黑。結。故。里。三。千。但。榮。黃。耳。若。非。郎。
中。雖。律。南。吹。和。風。外。扇。推。之。於。枯。堂。之。側。致。之。於。芳。
美。之。中。則。蝶。舞。常。空。絨。兵。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
○ 謝寶相公

劉為錫

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九。銷。彌。年。之。瘳。銀。翻。特。舉。危。心。
後。安。

○ ○ 與朱康叔

蘇子瞻

還后臨。某。亭。甚。清。曉。風。展。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
之。皆。公。恩。庇。之。餘。

○ ○ 謝應客菴

楊用修

倚。某。書。院。實。出。大。命。使。社。市。外。堂。無。絲。春。雨。南。窗。却。
舍。有。興。停。雲。感。德。豈。矣。何。日。忘。之。

○ ○ 答郭一丈

許相卿

觸。暑。臨。存。情。以。儀。物。佩。野。動。注。經。歲。塵。埃。中。人。雖。然。
毛。骨。俱。矣。

○ 與陳玉叔

王元美

山中自獲其蠅。與世味殊隔。乃明公爲念。不忌且以家致與味之故。惠我好青。消以映照。凡之玄度。豈哉諸侯之餉。幸遇遇之。

○ 答比部吳中丞

鄧宗幹

兩辱教奇。情。憐。見。見。故之。如。教。推。換。赤。心。肯。生。涼。快。甚矣。更拜重照。爲德無已。見。查。來。

○ 與呂元符

屠長卿

長卿方不利當世。不賤善泥沙。則畏若鬼。地。見。符。乃。獨提一片肝腸。明白相向。定。須。別。有一。副。眼。目。見。家。

翰海

卷三

廿一

聊中觀。彼。不。隨。兼。妍。姸。短。長。毋。誰。可。望。於。全。之。悠。悠。者乎。中藏嘉惠。江水俱永。

○ 寄胡司徒

王元美

公哀永江左。既靈落我。而腹食我。謹我。行。臺。之。夕。以却內人才。賜。權。不。謂。齒。頰。餘。生。亦。賜。收。采。不。快。之。正。

豈堪作藥籠中物。特以萬舊之深。等之遺。聲。故。展。使。稍有顏色。草野聞耳。昔人云。知已重於感恩。其豈敢

○ 食而忘左右

○ 與諸南明。仲卿

徐文長

謂立身無狀。墮肉有年。專諸。執。受。欲。其。死。之。多。實。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亦。有。大。惡。悲。其。善。陸。之。行。無。以。往。修。常。金。龍。義。之。確。豈。肯。捨。已。而。私。田。終。於。流。傍。之。染。食。得。諸。秘。守。感。而。涕。零。聲。如。疊。瘵。左。床。難。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必。起。之。念。道。義。而。在。天。地。共。臨。恩。德。同。酬。結。謝。猶。負。

○ 與毛別駕

錢文薦

昔人稱。交。交。換。則。久。故。握。手。道。歡。其。波。著。醴。無。何。新。獲。如。雨。如。雲。呼。道。要。枝。大。荒。之。野。矣。乃。門。下。舍。故。人。如。新。始。信。明。水。萬。道。醇。醴。也。

○ 東來侯

姚時來

不肖愧非出世人物。何緣樹在明公。口。須。又。何。緣。賦。在。明。公。東。上。

○ 與項明父

胡汝淳

風。幸。繁。晴。雲。間。波。際。第。落。第一。具。骨。道。似。廣。翻。胡。知。白。希。不。識。兄。文。何。以。收。入。鳥。檀。薄。也。第。胡。桃。虎。相。望。盈。盈。可。任。健。結。

○ 與諸南明。仲卿

徐文長

○ ○ 卷末臨海
足下推惜太過。不覺慚汗。天下一人而已。死不恨。乃
今得之。足下彼感感者何是言。

韓文公曰。古所謂知己者。身在貧賤。為天下不知。
獨見遇於大賢。乃為可貴。耳。若自負名稱。又死形。
勢。此乃市道之事。何足貴乎。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與邢直指
王百穀
暮老無收。若白。吳光顧之不中。於五祀也。明公文。
之。將與琮。繼至。莫其拜明。德當世。世豈徒渡。黃。

與吳明卿

王百穀

僕。此。家。夫。爾。目。不。能。賜。五。色。光。氣。不。能。吐。萬。尺。紅。
負。四。海。一。室。囊。吳。中。兒。悉。按。劍。足。下。並。物。色。馬。僕。竹。
足。下。有。風。綠。哉。

劉汝佳

○ ○ 與張桐部年丈
高。書。郎。懷。香。桂。蘭。方。貴。甚。乃。弟。往。來。平。原。厚。丈。折。斷。
義。高。把。臂。情。切。青。燈。綠。酒。相。向。色。飛。張。廷。尉。結。義。王。
生。我。願。弟。無。能。當。重。客。也。

奉紀懷山

袁居公

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溪山
古樹根。此曲雕。無益。揅。揅。而世之高。人。韵。士。發。其。
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情。供。華。而。致。為。費。之。惟。恐。不。奢。
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
寬。閒。地。苦。惜。華。初。築。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
使。一。人。玩。而。千。人。嘆。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難。然。以。
一。藥。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謂。士。之。嗜。為。幸。多。矣。故。
僕。便。寒。不。聽。彈。置。弟。行。矣。

與海

卷三

十三

交際部

遊顧

與平原君

東臨王

與晏驚

梁陶弘景

與支遁

晉謝安

與俞仲蔚

明王元美

與張孟雨

王世懋

與王介州

王百穀

與宗周晦

王元美

與王丹陽

陳蒼公

與張不偏

王世茂

與丘長孺

東中郎

東劉振之

程敦政

寄劉覺我

譚世謨

翰海

卷四

明

與友

俞怡

與王學憲

王百穀

與陶石簪

東中郎

與俞仲蔚

王鳳洲

與陳給事

王百穀

東項彥文

方紀

與王元祐

居節

與沈茂才

王元美

與王素白

東伯脩

與屠長卿

王百穀

與陳伯子

吳斗岳

與王鹿昌

王介州

與友

孔穎之

與張不偏

馬孟植

與項明父

王元榮

寄友

東中郎

與張不偏

虞青霞

與項明父

王元美

與牛崇成

王百穀

與洪叔子

戚繼光

東項明父

姚履素

謝顧

與友之

宋蘇東坡

與潘子欽

明宗子相

覆陳黃門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應巽山

陳雲浦

與趙山人

宗子相

與陸長庚

宗子相

詩不顧

與李叔玄

明王百穀

與王介州

王百穀

翰海

卷四

明

與吳自如

丁心淵

與高旭玄

陽若士

與蔡元同

莊起元

與王百穀

歐大經

與安緒卿

王百穀

答劉勝秀

王廷陳

渡李天德

錢文薦

報贈

與宋元章

宋蘇長公

與湯伯潤

明湯雲林

寄王鳳洲

王百穀

與梅客生

徐文長

與友

王百穀

與張肯父

王鳳洲

與項明父

胡汝淳

與湯隕陸

袁石公

與孫仲卿	郭維禎	谷純龍霞	三百
與石門僧	許雲村	寄蘇雲浦	朱
與陳太親	廣邦參	與張孝廉	施世華
東范叔子	吳斗岳	與呂明府	王百穀
與葛雲岳	陶石簪	報方元順	文翔鳳
與孫齊之	王半偈		
叙失晤			
與孟少傅	宋孫觀	侯鄧南阜	明汪南溟
與唐一琴	吳雅敬	與何吾卿	王
與項孝廉	陳省公	寄孫子喬	錢文薦
寄莫廷輝	屠赤水	與李本建	袁石公
與陳用明	許雲村		
諸翰			
遺張餘	孔文泰	與費昭伯	魏應
與元九	唐白樂天	復柳子厚	劉禹錫
荅舒堯美	宋蘇子瞻	荅程全父	蘇子瞻
與凌稚吉	明泰鳳樓	與彭旦陽	汪南溟
荅李中麓	楊用修	荅項明父	陳若公

荅阮集仲	三允吳	與友	汪勉
與孫使君	陳若公		
許無翰			
與顧益卿	明王百穀	寄吳文白	錢龍霞
與文	王百穀	與楊伯翼	屠赤水
寄吳章琳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與紀彭野	王廷陳		
飽			
射原獻晉	黃潛	董上婦后	陳趙昭儀
與馬伏波	杜林	報妻	秦嘉
與夫	文惠妻	與諸葛恢	魏明
與山濤	晉文帝	送橘帖	王逸少
送梨帖	王逸少	不張生	唐崔氏
與孟亨之	宋蘇東坡	與賈耘老	蘇子瞻
與鞠持正	蘇子瞻	與王直之	黃養直
與楊應寧	明李東陽	寄任五安	唐景陽
與郭侯	錢福	寄羅汝立	王鳳洲
與項東麓	陳若公	東經仲木	程東溟

送著帖	陳孟祥	東張君倫	朱長泰
與吳孝廉	王鳳洲	東荆卿	劉汝佳
寄茶	林太華	寄蘇雲浦	朱小翁
與項孝父	范如梓	魏香	林庸
送友華	許君信	墨	華銳
硯	華銳	絃	孔穎之
送梅	毛文煥	與項孝廉	程夢熊
題劉孝廉	許君信	硯	汪南溪
與吳曲雅	朱石公		
謝魏			
雅帖	晉王右軍	謝賜頌葛	梁沈約
謝趙王象	庾肩吾	謝趙王來	庾肩吾
答趙仲齊	宋蘇子瞻	與周文之	蘇子瞻
答王友	明徐文長	答王大春	王元美
與江惟一	王元美	謝茶	何慶元
答江綠蘿	袁伯脩	謝移竹	陸德龍
謝岳恭戎	陳耆公	謝陳寧州	文大倫
謝茶	陸德龍	謝倚	郭維模

與陳仲醇	王鳳洲	東項孝父	徐汝佳
謝惠魚	徐大長	謝陵雅明	陸
與唐一卷	吳維岳	謝華來	王弘澤
與劉振之	程敬政	謝王百穀	毛仲章
與給邦相	王鳳洲	謝劉維前	王百穀
謝著	王	瑞	答許中尊
答朱荏行	王半楊	答項明父	王三才
謝枕	孔穎之	謝鏡	蔡嘉祚
與悅公	王半代	與洪伯子	鄭大儒
謝履	孫仲言	謝借舟	王百穀
謝香肥皂	許君信	謝蓮花	張孟雨
謝瓜	凌浩初	謝柑	張一中
與曹太史	王百穀	謝草	胡承藝
與文	王半楊	謝酒	杜玄度
謝炭	許君信	謝湯客士	劉汝佳
謝龍安	王百穀	與黃淳父	王元美
辭魏			
辭但道	梁江	與劉壯舉	宋蘇子瞻

招蔡比部	招黃震宇	招友游飲	招王藍山	年日招友	招友	招王卯洲	泉春招友	招宋中虛	辭休	招沈其仲	招孫以德	招李憲部	招洪珪子	招陳子蘊	與姜唐佐	招飲	答朱在明	答范能夫
林太華	虞邦譽	許以忠	廖景鳳	俞璋	姚文律	許以忠	屠赤水	陳翰臣	朱日	屠長卿	屠赤水	黃甲	威錫侯	凌澗湖	蘇長公	王元美	蘇子瞻	蘇子瞻
招滿子嘉	招李曙華	招虞青霞	招友沈湖	招安緒卿	招友沈月	招友飲雪	秋夜招友	招馬照明	日五	元夕招友	逆福盧聖	招張孟雨	招渴開之	午日招友	招王子陽	答唐進梅	與王百穀	與王百穀
陳鶴	項桂芳	徐重文	屠赤水	王百穀	宗子相	屠長卿	李元暢	許君信		黃元宇	黃甲	王逸雲	屠長卿	陳肅公	許雲村	王槐野	王元美	王元美

答與邵	與趙凡夫	謝松	與友	與項彥父	與陳侍御	東項明父	辭飲	與文宗儒	辭休	錢李勉心	上已招友	招劉恆吾	道項孝廉	中秋招友	招促月	招友	招沈湖	招序真吾
王學澤	明王百穀		吳厓	史敬元	曹學佺	周造		李東陽		吳應秋	劉景心	江桂	董應舉	陸德龍	范粹	何厓	王巢	任仲厓
謝周二丈	與謝太宰		蘇九日飲	辭友	東友	答曹觀所		盛諸心齋		招兵憲	招余宗漢	東港師	與項孝廉	錢友北上	雪中招友	夏月飲妓	與杜玄度	招許君信
南國菴	吳仁度		李元暢	屠赤水	陸德龍	許君信		林有潤		創一初	凡四可	王輝	程厚德	陸德龍	朱道騷	王半陽	王百穀	劉有

謝秀二文	曾師建	與項孝廉	曾爾猷
謝飲	袁中郎	與元祐	徐龍綱
與友	魏秋	謝友	孔四可
乞			
與阮勝華	司馬超	與滕達道	宋蘇子瞻
與陳天伴	蘇子瞻	與張助甫	王元美
與陳郡伯	連繼芳	與金益章	鐵文慶
與文博士	陳天岳	與何侍御	祝無功
與程仲權	王百穀	與文衡山	宗臣
與張未孩	齊仕衡	與張雨懷	顧汝帥
與張孟雨	許君信	與朱介文	虞青雲
與劉石齋	張孟雨	與友乞桂	何廉

於海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龍錫侯輯

交際部

邀顧

○與平原君

○與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升之飲

○與魯儒

○正爾整拂靡滿具陳若木瑞糖飲忌許聆琴錫也

○與文通

○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與俞仲蔚

○淵青大都會也襟帶海藏多古賢士大夫之迹足下能投策而來乎郡府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膳足下無自苦人生百年中也正復何益

○與張孟雨

○弟署察察若痕盈尺局足下珠履致之

王世懋

謝安

與王龔洲

王百教

前至何時入郡。幸一過臨。錄其荇山中不乏詩焉。

與宗用瞻

王元美

小祇園水竹日盛成趣。所增置丘島樓觀臺榭水木芙蓉之屬。似非道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為辱耳。

與王丹陽

陳君公

檢毫遊冊教耶。暑台從過謁。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

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與張不偏

王世茂

何時間渡江阜。僕已教陽侯送會。待張先生破冰而來。印我苔綠。

與丘長孺

袁中郎

近日游興發否。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斟。洞庭一塊石。可發。不夫落莫也。如何如何。

東劉振之

程敦政

開欲把熱陽之。新練溪之清。夢後果來。寄小窗下。桐江。陶鈞。臺。以俟。新安水名錄。卷一。

寄劉覺哉

譚世講

足下幸過我。海澄雖一奉地。猶餘野斗。酒醉。君丹霞中。丹霞。在津。州。府。東南。

與友

俞鉉

頃入山。深長。積翠。來雲。亦學老農意耳。石田雨足。草橋雲深。真可做我王侯。足下何時過我。共作山窓佳話。

與王學憲

王百教

僕魂然斗室。不敢惜東鄰之餘。然何日忘門下思。一造見。不可得。故前讀諸。鷄。鵠。騷。胡。能。周。年。第一。氣。東。門。裁。僕。則。幸。甚。未。敢。以。錢。故。為。事。也。

與陶石簪

袁中郎

弟望山人。來如渴。已為山人置一得。宅。朝夕。康。族。可。得。十日。閒。大。是。佳。事。

與俞仲蔚

王貽洲

卿居極幽。春來并草種。又多海魚。新菜。甚。近。春。

也。足下與小佳，便從藍與昇來，一醉花下。

三百載

○與陳給事廣野。望秋漢客星乃與天然俱。去吳門不三舍近。當就

君平肆卜。支幾石有無耳。門下幸一過。臨王生無為

薪傳疾。臨令王生咏明河。可豈不可親也。

宋文公以逸董提舉。萬里風雲之天。潤一襟草

木之味。同視秋小外之芙蓉。肅迎歡氣。太華峰頭

之冰雪。存林清風。

方記

○東須彥父

茅屋去麻姑不遠。樓鉤月。雲仰看翠微。言念良友

愀然。詩賞第。第号山崔巍。望佳人兮。珠未來。不知何

日。鳳羽拂西江。金山巖再聆九韶也。

○與三元積。春明千人石上。皆蘇欲。院高。梁破之人。世幾何。奈

何長別。

○與沈幾才

來教有春訪意。春時倘遂茲。地。萬十日飲。樓久華。賢

許氏高陽印。章當解以佩足下。

三元美

○與王秉白

明年春杪。兄幸早發。弟實兩前茶。於小竹林。候兄

○與屠長卿

秋以。為期。出金閨。東騎。燕。遞。郵。從。者。入。山。居。白。雲。

紅樹。堪。以。奉。享。

○與陳伯子

新夏草木扶疎。櫻子初熟。先生高卧。經黃庭。詞白鶴

宋陶。若。鼻。持。扶。簪。山。川。方。物。真。是。菊。天。以。上。不。怪。綠

薄。莫。不。若。林。鳥。時。時。啄。金。池。得。把。仙。風。揣。先生。入。城

○與王龍昌太史

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來教。云公且用使事

於秦仲。渡江。因而過。我。當。爾。則。雲。當。若。甘。心。破。長

者服矣。

○與友

朱得。乘月。滿。挽。訪。足下。武陵溪上。恐。桃花。流水。相。與

天人。足下。來。我。齋。頭。傳。危。聽。月。箕。踞。放。歌。白。雲。撥。琴

孔穎之

借燈語攝此情千古

○與發不偏

馬孟穎

吾桐離斜。杖子護頭。頭堪曉曉。足下有意乎。當拂小
徑。候高軒。作平原十日飲。

○與項明父

王元家

落帽局期。豈可掃。吳可。餐茶片。可掃。連之。連之。

○寄友

朱中郎

聞兄多病。想疎疎不得安耳。未此齋中。一洗。何如。
已不來。香名。擾。且愛。此。當。態。風。光。

○與張不偏

虞青霞

經年不得仁兄。把臂。夢。頭。倒。每。開。馬。首。欲。南。向。門。
松竹。喜。有。五。人。奈。何。雲。明。尚。接。恐。疎。疏。恐。耶。柳。銷。金。
帳。底。滋。味。濃。也。遲。之。遲。之。

○與項明父

王元榮

九日之約。幸。早。臨。得。乘。興。揮。灑。把。酒。向。秋。風。高。
吟。韻。使。聲。振。林。未。得。雲。不。流。豈。不。大。快。

○與牛客戎

王百穀

再。願。當。在。何。日。請。出。一。斛。越。生。金。符。軍。耳。熱。無。然。不。

相。明。而。去。暑。街。枝。然。使。僕。不。能。歌。大。樹。壯。行。色。也。

○與洪子

咸經侯

曉。照。中。見。一。林。霜。華。半。入。煙。裏。却。把。十。年。舊。恨。併。上。
眉。頭。十。年。舊。恨。推。來。眼。底。感。生。素。饒。腸。不。堪。此。際。
朱。大。兄。臨。來。破。我。客。寐。

○東項明父

姚展素

花。簇。錦。屏。鳥。沸。歌。管。歸。行。無。算。朱。顏。再。酹。此。樂。至。今。
思。之。小。園。惟。有。竹。陰。滿。屋。池。波。漱。齒。可。覓。雙。目。台。丈。
不。惜。紅。繡。第。當。治。果。餌。為。茶。枕。之。助。

詩願

○與文之秀才

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佳士。

蘇東坡

○與潘子欽

湖上與樓。辱足下。取極間。建把危酒而樂之。句雪放。

宗子相

歌。青燈作賦。雲漢鼓角。霜落。蘇詩。一出夜光。難。

○與陳黃門

流泉滿衣。流波滿車。主人沐如濯者。浴如而過。臨機。

王百穀

僕何以堪此

○與友

在草莽於教止。得抱芝顏。仰勢明月。

王百穀

○與應吳山

郭諸寒宵。酒危茗苑。良晤真出意外。

陳雲浦

○報趙山人

公老矣。猶能時時過我。溪上採蓮賦詩。歲暮別公。公。

宗子相

不忍去我。又冒雪而馳。淮。淮波蕩蕩。比之公情。淺小。

○與陸長庚

溪上結廬。頻辱道。對落花之。續詩。坐明月以。集。

宗子相

蘇海

集四

詩願

九

詩不顧

與李故玄

獨醒扁飯。將淹從者。為竟日談。乃不肯停餐而去。則僕徒有天。勝其人。想耳。

與王奔州

門下入金閨。可當一度河清。比奔離之東。也對面瞻。驚氣。謂王先生臨我。後始知。這掉矣。私心望之。門下談長者。亦妙。我安無意。魏其乎。

與吳自如

輪海

卷四

詩不顧

十

丁心淵

手教。至。為平原之飲。婦松院。一。榻。以。後。車。音。奔。然。竟忘。虞人。指。乎。遠。力。故。問。

與高旭玄

六年。不見。高。初。聞。過。我。疎。慰。而。久。持。不。至。豈。訪。我。者。偶。與。耶。吳。越。道。中。春。夏。間。可。作。數。人。行。時。亦。憶。汝。水。釣。人。乎。

與蔡元同

台。火。世。氣。又。勝。於。玄。帶。去。秋。錦。旋。幸。使。光。日。月。全。奏。不。復。懸。雲。霓。豈。謂。行。孝。之。注。來。不。休。作。東。道。主。再。再。

竟。竟。從。空。中。飛。上。九。重。也。恨。可。知。已。

與王百穀

歐大任

聞。足。下。且。北。上。豫。勅。家人。陳。泰。將。趙。臂。一。醉。還。左。乃。聞。經。曼。胡。佩。刺。侯。權。吳。姬。竟。越。燕。矣。驚。詫。累。日。足。下。不。知。廣。陵。有。秋。生。耶。謂。竹。西。歌。吹。不。如。前。北。風。雲。耶。然。擊。龍。舊。侶。可。念。也。佳。扁。願。寄。我。當。耳。熱。時。身。聲。經。之。必。能。龍。無。城。之。雲。係。曲。江。之。儔。以。報。足。下。

與安緒卿

望。足。下。過。臨。月。再。生。輝。矣。竟。之。山。陰。夜。興。耶。

與安緒卿

王百穀

輪海

卷四

詩不顧

十一

與劉儲秀

王夢澤

聞。檢。節。暫。駐。江。干。無。遠。梓。必。得。板。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展。起。傷。內。治。具。王。趙。在。曉。松。桂。舍。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今。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登。無。光。翼。要。見。吳。世。跡。來。蕩。再。觀。何。日。

與李天儀

錢文薦

聞。者。望。氣。東。南。有。真。不。意。青。牛。到。關。口。而。不。舒。事。作。信。宿。留。豈。宜。城。九。龍。便。能。輕。行。謝。耶。令。華。俗。何。至。作。幸。陰。面。孔。

集 20—198

從汝師奔頭。當使。勝。夜。談。吹。寒。雲。淡。河。漢。耳。

○與石門僧

許雲村

養拙山中。賤食粗造。項為國事。抱漆室之憂。上人。慈。當亦為衆生。煩惱耶。過一兩月。浸。月。徑。造。束。林。也。

○寄蘇雲浦

袁小翁

仁兄。歸來。即。起。走。小。龍。湖。領。款。但。續。茶。新。歸。中。有。一。著。應。酬。侯。小。定。便。當。數。一。棹。此。中。積。懷。萬。斛。恨。不。得。即。傾。倒。也。至。此。海。暑。實。所。不。畏。符。聆。知。已。之。談。說。甚。

龍虎廟乎

卷四

朱陽

十

龍虎廟乎

○與陳太鼓

虞邦孝

且。携。玉。川。數。片。收。君。家。燕。青。致。我。孤。悶。兄。其。掃。竹。以。待。母。作。酸。持。大。逐。客。也。

○與張孝廉

姚世華

昨夕。臨。步。山。阿。竟。成。振。結。五。浮。竹。葉。消。之。恨。不。聞。足。下。履。屐。聲。增。以。寄。寄。明。當。走。一。騎。趨。足。下。襟。裾。

○東范叔子

吳平岳

足下。諱。業。巖。山。松。陰。擁。蓋。泉。流。聳。玉。即。臨。暑。亦。生。涼。山。雲。不。逐。客。當。渡。湖。陟。山。樺。掃。石。臥。坐。相。與。擬。浮。丘。

訪玉成。天。風。丹。冉。自。雲。中。下。也。

○與呂明府

王百穀

秋。深。而。適。當。過。公。檄。隸。半。日。一。題。破。蒼。苔。而。後。去。不。然。請。投。其。轄。

○與葛雲岳

陶石簫

明。春。特。來。秋。履。美。山。雲。溪。月。無。拒。於。方。之。外。

○報南陽方元順

文翔鳳

客春。秋。而。首。座。向。故。鄉。山。中。少。沈。塵。濁。欲。假。道。南。陽。

卷四

朱陽

十

將。太。和。自。商。於。入。長。安。或。得。一。握。手。耶。

○與孫森之

王半偈

當。換。麗。人。歌。君。樓。山。金。溪。山。之。雲。過。而。不。去。預。恐。天。寒。日。暮。無。如。翠。袖。薄。何。耳。

余失晤

○與孟少傳

孫觀

側聞壽域次里門。所冀一望履舄而高牙大纛刺史。縣令負勢前驅。不敢以野服見。匪區此心。必蒙發答。

○與都南來

江南涼

鍾山紫氣回。芥子重根未。能得堂階。乃中懷明德。固

與江漢俱深矣。

○與唐一菴

吳雅微

與范之翼。卡送林泉。望城邪煙火。亦付從不救。近故

與

卷四

教失姑

十六

此心一日三到門下。竟未能跨馬出梅溪。徒取臥耳。

○與何吾卿

王端

滿頭風雪回來。似孟襄陽。滿橋驢背。帶一技春到

否。即欲躬候。泥塗阻之。俟稍爽。即圖就然。

○與項孝廉

陳省公

與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松。與枯崖斷。群

作觀。顧心未厭者。是中賢長者。如元耳。垂雅聞士。舌

頻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靜觀。僕喜送虎皮之未。願

春來雪覆侵裝。滿足不出戶。未得駐顏色。飽。樂花之

論奈何

○寄孫子香

錢文房

聞者行經北指。出我救活。不意弟有耶城之行。青牛

已度關。而抱關主人。無由一睹顏色。徒想雲氣於溪

沙外。不亦無緣甚耶。

○寄莫廷韓

屠赤水

客春過雲間。即杜卯汾亭。乃足下業之新矣。徒從

海上携得一片碧霞。歸。今猶淋漓滿。羅裙也。

○與李本建

李石公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思仁兄此時。與女安先生。寢宴

綠葉。溪下。不啻仙矣。腰肢作痛。無緣得對二先生。談

錄奈何

○與陳用明

許雲村

故葛登舟。薄午北風。頗厲。便蕭然。撲撲。縱帆飽風。而

南矣。造物限。非則客側公也。

詩無翰

五百載

○與顧孟卿觀察
○此亦在人間。遙無鴻耶。奈何遠。王生。豈復有。
一峰。回雁乎。足下。故非公。孫子。陽。軍。書。難。勿。午。豈。無。
記。室。如。陳。琳。輩。此。其。故。不。可。知。

○寄吳友白

錢鳳虞

江水。匯。弱。衡。山。匪。高。竟。無。一。音。來。蓬。齊。果。殷。豫。華。無。
藉。差。作。置。書。鄉。將。刻。溪。叟。他。為。易。有。先。生。也。

○與友

三百載

不。秋。休。閑。遂。久。就。音。風。吹。安。得。天。風。吹。下。乎。

○與楊伯翼

屠赤水

僕。三。致。薄。歸。足。下。與。然。不。答。如。扣。雲。中。君。實。空。墮。

煙。霧。足。下。雙。眼。空。天。下。予。豈。敢。望。馬。第。生。平。飽。足。下。

才。得。片。語。便。如。奉。日。南。味。以。是。不。無。少。奉。帶。然。足。下。

向。才。賢。有。如。竹。素。上。古。人。僕。天。何。望。望。足。下。之。念。良。

已矣。

○寄吳章村

五百載

足。下。一。去。還。成。黃。鶴。明。州。客。往。來。如。織。乃。無。一。道。相。

遺足下大耳兒哉

○與友

五百載

頃。得。猶。子。入。金。陵。留。二。十。月。三。宿。阿。蘭。若。五。醉。桃。葉。
舊。姬。家。長。頭。上。進。賢。如。猛。虎。在。山。公。以。為。有。頭。陀。行。
身。無。也。衛。陽。在。上。武。昌。在。下。一。羽。一。麟。公。也。無。所。

○與魏珍野

王廷陳

腹。音。不。覺。離。折。既。久。則。覺。偷。快。而。足。下。曾。不。一。字。
及。相。忘。耶。

前漢

卷四

詩無翰

十九

謝翰

○遺張綾
前承手筆，多蒙書，每奉為見字，欣然獨笑，如獲親其人也。

○與曾昭伯

應 璩

雲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黃葉，損書及遠，若從雲陸。

○與元九

白樂天

覽天下書，開卷得意，忽如面命，心所著者，便欲快言。

新洛

卷四

謝翰

二十

達達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

○渡柳子厚

劉禹錫

零度守函，致足下書，中中盡盡，其悉相，思之苦，懷之。

結發，聚至是，伴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

○答舒堯叟

蘇子瞻

午膳，存存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爾，臨，快。

善清風之來。

○答程全父

蘇子瞻

別運，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

歡音喜慰不可言。

○與陳雅哲

秦鳳樓

梅雨，蕭蕭，梧葉，小堂，寒如老病，謂人忽報華西，至空。

○與彭旦陽

江南濱

錫想故人，宛其如昨，雲翰飛墜，若把丰神，何日坐我。

○答李中集

楊用齋

佳河，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巖煙，雨中空，小，是。

新洛

卷四

謝翰

二十

音不可得，况大君子之好音下陸耶。

○答項明父

陳普公

新昇灼人，藉音障之末，少流之，得手教，又清，露，臺，雪。

○答沈箕仲

王元美

念與公執手，張園時，可一紀所，為掛樓，謝蓋佳，莫昔。

而公之文，價突元，與易京之，虛爭雄，獨懷客，表，於，鄭。

當時，而敏於彼，斯匪，不免為山色，所笑，日者，公，後，節。

茂苑，便欲馳一介，相訊，恐壞，溪山，道人，例，如，新，未，果。

則。歷。史。以。大。幣。手。就。至。矣。模。範。之。餘。人。理。道。益。公。
何。自。番。青。馬。豈。四。明。狂。客。有。故。事。耶。

與友

夢。中。正。不。嫌。路。忽。轉。輸。及。鐘。雲。江。月。如。對。春。溫。

後約言

與孫使君

迺。荒。以。來。拖。麻。履。拖。履。處。處。壞。不。知。天。地。日。月。忽。來。
臻。北。自。天。即。滿。團。圓。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
知。已。

陳君公

新海

卷四

謝徐

二十二

紙

射。廣。歌。音。

潘。堂。

子。有。軍。事。敗。人。無。乃。不。給。于。群。故。歌。于。潘。者。
之。三。余。判。司。以。行。人。口。群。揚。用。春。以。其。類。積。詩。故。也。

上。坤。后。

坤。令。德。

天。地。交。暢。貴。人。婦。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
惜。喜。豫。設。奏。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
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盤。一。盤。鴛。鴦。金。錦。一。
元。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乳。銀。簪。

新海

庚四

紙

二十三

林。

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狸。魚。二。首。獨。按。寶。蓮。
一。鋪。七。出。蓮。花。鏡。一。套。精。金。恒。環。四。指。若。亡。絲。綉。單。
衣。一。張。香。文。羅。手。藕。三。幅。七。旬。先。挂。胎。髮。一。套。就。
金。被。褥。香。爐。三。枚。皮。犀。辟。毒。芳。二。雙。碧。玉。膏。香。一。合。
土。使。侍。兄。郭。語。理。拜。上。后。教。以。雲。錦。五。色。散。記。水。香。
興。馬。伏。波。

報喜

春。嘉。

東溪空遠。甚平。所望。前叙。遠。遠。快。之。情。頗。有。快。然。
開。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罕。有。甚。愛。之。
故。以。相。與。并。寶。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
伴。明。鏡。可。以。鑑。形。寶。鏡。可。以。耀。首。芳。香。可。以。護。身。素。
琴。可。以。娛。耳。

○ 典夫高文惠

文惠妻

今奉纖成藏一量。顧著之。物。典。福。并。

○ 典諸葛恢

明帝

今還犀薄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 典山清

文帝

足下在軍清明。惟標遠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

○ 送二萬斛

王遠少

○ 送橘帖

王遠少

送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 送梨帖

王遠少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熟。佳。言。叙。不。何。期。但。有。其。

○ 送梨生

王余州書

崔氏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美。奇。光。君。子。下。體。之。飾。玉。不。
其。堅。潔。不。移。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約。文。竹。茶。
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此。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
故。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然。絲。絲。因。物。連。綴。永。以。
為。好。耳。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屬。強。使。為。佳。

○ 典王亨之

蘇子瞻

今日齊素食。麥飯。粥。有餘味。意謂不減。舅。泰。金。非。
吾。亨。之。真。哉。此。味。故。餉。一。合。并。送。茗。兩。片。食。已。可。與。
道。相。對。咀。也。

○ 典賈耘老

蘇子瞻

蘇子瞻

今日并中無他事。十指如懸。通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狂。醉。合。賈。處。士。資。甚。無。以。慰。其。意。乃。為。
作。怪。石。古。木。一。盤。每。遇。歲。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斛。終。君。
之。世。者。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新。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 典劉仲正

蘇子瞻

蘇子瞻

水。蘭。四。面。頗。為。雄。壯。子。美。野。謂。白。波。吹。素。舞。者。也。
杜。於。齊。中。真。可。以。一。洗。煩。暑。也。

○與王立之

黃真直

第。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特。意。餘。墨。故。以。相。求。

○與楊應寧

李西涯

能。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慶。佩。
力。也。最。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字任五安

唐景陽

賦。體。雄。廣。悠。然。興。起。作。高。松。湛。布。今。以。奉。足。下。足。

謝

宋

叔

二十七

下。懸。置。高。森。酷。暑。中。能。無。涼。否。

○與鄧侯

錢 暢

日。來。山。莊。課。漁。牧。效。懶。琴。報。本。之。教。考。本。草。穀。餘。澤。
膚。殺。益。鮮。能。晚。澤。皆。福。且。於。仁。人。君。乎。惠。下。驅。森。疾。

理。獎。之。德。有。刻。馬。揮。而。獻。之。

○字麗沽立

王鳳洲

開。已。東。裝。將。而。首。矣。白。葛。黃。絲。无。衣。鉢。費。

○與項東蓀

陳鼎公

羽。公。行。矣。分。擬。操。舟。往。復。諸。父。老。遂。郊。外。適。春。河。山。

中。致。其。宋。人。馬。曉。水。一。幅。蘭。花。布。二。端。以。屏。於。塵。世。
者。願。明。公。三。年。如。木。布。雅。泰。鶴。山。嘉。華。表。莫。忘。布。衣。
之。交。我。秋。實。錄。鈔。望。里。臨。依。

○東程仲木

程東濱

足。下。草。玄。齋。問。卿。人。漸。風。久。矣。不。能。載。酒。問。奇。辭。時。
楊。家。果。一。蘆。邊。足。當。齒。牙。餘。論。否。耶。

○送茗帖

陳益祥

法。去。細。茗。乃。使。月。山。物。也。足。下。烹。發。便。知。山。家。涼。苦。

謝

宋

叔

二十七

○東張君倫

朱長泰

耶。其。數。品。勒。加。餐。回。野。中。小。小。盤。抵。耳。愧。非。侯。爵。宜。
堪。下。箸。

○與吳唐隣

王鳳洲

九。晚。道。人。與。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屈。作。余。園。供。
屏。外。縣。以。東。海。三。醉。習。相。報。尤。辱。也。或。公。拍。浮。酒。飲。
時。更。以。為。佳。耳。脫。瘡。草。草。雖。不。甚。亮。之。

○東荆卿

劉汝佳

山。若。顏。顏。天。函。詢。中。文。字。五。千。卷。當。不。須。六。蛇。後。顧。

村原

張敬承

○與項孝康

程夢熊

游雲間。送棹。海暑灼人。一切謝客。知已如仁文。不一。率蒙湖。驚笑。第不敢以謙。誠。潤。閣者。薄。厄。潤。蓋。聊。展。明。信。

○贈劉孝康

許君信

腐太史足跡。半天下。故學日以聞。公今步其後。應乎。歸時。眠底。江山。接。頭。風。月。當。與。俗。華。平。分。也。雖。後。不。勝。敢。獻。從。者。

硯

汪南溟

○與吳曲羅

表后公

鳳味一枝。端方。堅潤。聽。使。文。房。漸。磨。之。下。可。知。為。耐。久。朋。也。

○與吳曲羅

表后公

朱魚六尾。專人。齋上。其佳。惡。侯。公。鑒。定。不。肯。言。惡。則。涉。謠。言。好。則。涉。奉。且。慮。議。鑒。不。精。殆。明。公。之。笑。

○謝帖

王右軍

白石枕。珠佳物。溪。家。柳。王。

○謝賜好葛

沈休文

素來冰華。絳文。霜。際。變。海。暑。性。開。起。涼。風。於。襟。袖。

○謝趙王齊範魚

庾肩吾

某未。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雖。資。簞。食。之。餘。應。春。涯。恩。波。洲。成。雨。翻。驚。河。泊。獨。不。受。人。足。矣。任。公。終。年。矣。鈞。

○謝趙王齊米

庾肩吾

升。鳥。舒。越。既。集。西。園。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清。而。為。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餚。兵。即。成。山。川。之。勢。某。仰。費。周。祖。遂。開。塵。甑。昨。丹。龍。而。流。珠。吳。荆。臺。而。飲。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壘。田。方。漸。此。養。

○答趙仲休

蘇子瞻

公清。食。更。煩。顧。惠。羊。邊。誰。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決。旬。蔬。食。耶。一。味。

○與衛守周文之

蘇子瞻

○與衛守周文之

在哉。為子不惠。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乾者。不
甚。方有室。室。為之。望。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五
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然。但。差。小。耳。二
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
尤異也。

○ 蒼王友

徐文長

野客清寒。僧廚靜寂。永此食肉之戒。惠得免。瘦癯。因
然。無計之難言。形諸圖畫。惟公超群。諒不柳榆。停筆
以。思。捫心知感。

○ 谷王

蘇四

謝紀

三十三

○ 谷王大恭陽德

王元美

入春風雨。連綿霽霽。無好惡。偶得小晴。從友沈輕刀。
問梅花使者。以書及食柑至。即取今嘗之。風味殊絕。
得示收。藏至三月間。更佳。兒輩饒口。恐不能待也。

○ 與江惟一

王元美

伴來。每。數。損。餉。種種。扇頭二詩。狂履。精切。古印。新
刻。所。謂。五湖。長。不。敢。不。拜。來。意。之。嘉。陶。隱。居。十。奏。未
足多也。

○ 謝茶

何慶元

壁。仙。茅。如。金。蓋。珠。間。枯。腸。冰。作。苦。乃。竟。勞。使。醉
讀。無。聞。莫。便。自。清。風。習。習。注。我。細。寶。快。可知也。

○ 蒼江綠蘿

衣梅修

十年夢想。廟丘茶。如想高人。爾士千里。寄至。發。就。喜
醒。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舒。笑。語。不。足。方。此。愉。快。

○ 謝移竹

陸德龍

霖雨過山陰。翠屏雲板。榮名。慙。不。費。卿。客。小。園。裁。
朱。歲。化。龍。時。請。君。過。我。把。酒。焚。香。看。此。君。上。青。霄。也。
青。長。房。松。竹。於。於。芳。欣。竟。化。龍。而去。

○ 謝金山

蘇四

謝紀

三十三

○ 謝金山岳客

陳蔚公

台輪光絕。無以名。現。至於。金。誰。之。為。尤。為。奇。持。當。致。
起。消。子。養。之。但。僕。不。能。如。鷄。窠。中。老。人。耳。

○ 謝陳軍訓惠

支大倫

揭念久。反。寒。種。出。推。為。新。陡。養。白。日。欲。雁。即。使。就。書。
徹。夜。無。煩。太。乙。吹。簫。雖。云。扶。藜。無。湖。地。膝。未。安。高。臥。
矣。薄。言。申。謝。

○ 庚府晉謝炭致云。微漸曼倩。似見昆明之仄。清愧
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陸德龍

入腸胃時更欲向吾家桑芋翁索經為報願猶以為陰之也而不敢桑芋翁陸鴻漸也著茶經

部。維。積。

凌霜穎入口齒頰皆香以相如渴病割爵之即冰集露施不遲矣。

與陳仲醇書

王鳳洲

得手教及佳愛竹如意之觀念僕非永嘉二張何以

於海

卷四

附錄

三十四

寄此作小詩揮灑乃夜卧檢背癢時想親星下撫
 麋者字耳

東項考父

徐紹勇

承惠洞庭霜金衣一劑瓊漿損生甘迥萍實冷逼
壺矣援筆攬紙清風兩腋

謝惠魚

徐文長

連釣波臣信怡野老不意塞北無煩傳鉢之勞乃使江南日習舉綱之趣風味滿座咸荷非言

○ ○ 謝安雅明

陸治

膏土方忻林間稚子陟茁他自高蔭凍生疎風藤北

我公遠思可想。見矣。念我老嫠。使予私飲在胸中。便當解衣禿脫。不足酬高情也。

與唐一卷

吳維岳

辱惠鱣，竟披揚之。

得侵

○ ○ 謝湘妃筆床
管城子渭川名族非湘妃不足配
夜添燈夢據梧獨

坐月上虛。

給

...

40

武大

○ ○ 與劉琨之
得石面詩及書畫山房寂寥忽爾起聞入夜秋聲滿

竹樹間疑助予之喜躍

62

○謝王百穀
伏枕空林中。惟有蟬聲松影。一破吟
寂。想屬藤輪。毛仲章

茶器邊

士苑覽

虛歎仙矣
與喻邦相
王鳳洲

眞氣不_レ足_レ。操_レ外_レ侮_レ神_レ明_レ遠_レ。所_レ謂_レ山_レ中_レ寒_レ寂_レ靜_レ以_レ養_レ之_レ。

者。然夜來不能五六酌。名雖二謝。手則參閒足丁。
本。事。矣。於。謝。珍。謝。

○ 謝劉姓惠蘭 三百餘

捐惠芳蘭。傾蘇病骨。每當深。迴。街。應。斜。迴。照。戶。疑。更。
下。携。菲。佩。藏。鞋。在。弄。涉。湘。江。而。來。也。

○ 謝公云。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郭四面。種。蘭。
花。題。曰。香。祖。卷。有。柱。懸。異。人。常。在。快。德。裡。老。滿。多。

○ 謝蘭 王半偈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 謝若 王三才

讀過詩箋。香氣。當。滿。口。何。又。當。變。魚。也。註。別。座。在。
奉。為。煎。微。君。房。矣。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 謝枕 孔穎之

客明州半月大半在雨聲中賴足下書端差委蛇不
然行李生蒼苔矣

○謝香肥皂

許君信

拜佳惠頓覺塵洗玉樓香生玉簪如蘭之興佩結不
忌

○謝蓮花

張孟雨

蓮分玉井芳襲積著不覺光霽滿襟如坐瀟溪風月

玉井神品蔡神太草率玉井光霽則茂牛
登蓮人稱之曰光風霽月

○謝瓜

凌湛初

○謝海

○謝海

大雪結蓋念絲衣使良切平然惠我浮之碧泉冰液
澆澆可透肌膚且免納履之難矣

○謝柑

張一中

黃柑如蜜忽荷傳來也酒醺鶯大堪鼓吹詩腸

○與曹太史

王百穀

意黃似酒勝於若玉更剪丹聯一石便可單騰騰矣
恭奉嘉惠感不可示

○謝草

胡承業

雲鎖陽臺何處見巫城也足下以滿湖草贈我一梳

天賦疎曠看雲不知身在楚吳矣

○與友

王半楊

春燈璀璨不滅九微轉贈兼姬運與人面相映候正
下玉堂出綠羅之

○謝酒

杜玄度

聖于頂波中已知飲醉百醉乃竟願新福從山掌今
來不減洞庭春主人厚至矣

王舍州先生與張助甫云慈霖耳句一筆臣漢
窮之產白如晚脫計無所復之方賴鮑生以解

○謝海

○謝海

愧辱損極即付酒家可得百錢却取白葡萄乾之
耳

○謝炭

許君信

瘦骨飛空客體冷落承惠烏金寒威頓減烘烘

○謝湯若士

劉汝佳

辱惠銅雀所冀以子建說不殺也主臣不殺何敢當
絢想德懷人據換向而陵秋穴而禽一時雄霸得

此元俱存否吾獨費子建辨道微儀不徒以給墨
取績則來物臨珍自在臨漳冠奇外耳僕敢不十

藏之與恩王同意

○ 謝龍龍安

島薪遠貽寒士之虞。臨然換于以亦歲不憂。黑粒殺哉。

○ 與黃淳父

王元美

僅回。德。庭。相。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集。滿。拂。拂。作。天。際。想。繞。菜。色。如。藍。田。綠。玉。嚙。之。令。來。海。通。齒。牙。酒。腸。白。醉。真。大。快。也。恨。之。宵。子。振。手。舉。形。容。之。使。二。妙。沈。沈。牙。

謝海

卷四

謝龍

四

謝龍

○ 辭饋遺

我。不。受。餉。不。容。傷。當。故。人。董。隨。

江 平

○ 與劉壯興

蘇子瞻

辱。手。教。仍。以。茶。算。為。既。契。義。之。重。理。無。可。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致。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仍。竊。來。命。幸。甚。

○ 答范純夫

蘇子瞻

三。辱。示。翰。鄙。意。不。移。公。休。之。體。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謝海

卷四

謝龍

四

蘇。風。苦。之。今。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辭。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選。往。陳。庶。幾。此。義。

○ 與王百穀

王元美

僕。晚。頗。偷。生。言。及。趨。張。腸。寸。寸。磔。安。敢。當。智。即。足。下。以。孤。山。倒。結。成。蘇。謝。客。尚。能。具。獨。醒。脫。粟。以。持。不。然。者。索。我。東。海。雲。氣。中。矣。

○ 答朱衣明

王元美

公。為。天。台。雁。宕。之。游。未。聞。稽。品。有。此。勝。事。知。其。囊。中。積。不。散。雅。脫。拜。辭。入。春。當。掃。徑。以。待。

王槐野

僕歸而恃藝庭闈未嘗一日不泣沾衣也適奉嘉猷
勅之曰賀僕臣於是花敢領之哉遂附使群驛亦
恃門下詞悲人情當餘錄區區也

新編

冰

琴瑟

11-12

招飲

○與姜唐佐
蘇長公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微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
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遇。

○ ○ 新夏招王子陽

許雲村

梅霏初霽。薜徑中紅香燭燭。山翠飛簫已。令燒松爨
竹葉矣。軋車一過。星涯懷談半日。恐亦不惡。

分，杜詩
花從紫
此吁不
人須
既
開
幽

翰

書

○夏夜招陳子鱣

凌洞湖

晚涼垂釣。得湖鰕一頭。長可二尺。研鱗甚甘也。青嶺陰。明月在樹。此時令琴兒彈廣寒曲。與足下下著。其樂不可為量。

○ ○ 午日招友

陳著公

鳴鴈播音。綵雉報臂。葵榴綴錦。蒲柳拂旌。澤畔悲陰。
江頭抱恨。令人千載如見也。足下幸過我一說之。

○新秋招洪昇子

成德佳

平明霜酒醒。逐新涼。著人時。聽鶉外。芭蕉作疎疎聲。

起觀銀床。大車渡橋。葉下可來。共作。悲秋。客也。

相承并

○七夕招馬明之

屠長卿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是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樹。軒觀。天孫渡河。橫當為長安。七夕。屬酬之。

○招李憲部游山寺

黃甲

決句不雨。頗增渴思。結旦小坐。蔬盤。遠反。驚。嶺。非。玄冰。想同。慈月。

○白門路招紫蓋雨

王逸書

新蘇

卷四

招飲

四

一入金陵。便見。歡。氣。變。安。結。案。願。不。堪。持。贈。期。下。通。於。發。之。天。字。四。乘。明。月。在。座。

○招孫以德送月

屠赤水

湖水。凝。綠。炎。葉。藏。閒。明。月。照。空。六。合。朝。露。雲。物。耳。為。吾。曹。生。色。遲。足。下。過。賞。

○暮春遊揚盧墅

黃甲

摘蔬。小。集。遠。峰。濯。雨。古。木。盡。陰。小山。未。到。春。歸。幸。枯。星。聚。

○招沈箕仲送月

屠長卿

運。海上。月。天。字。四。舞。一。碧。無。際。游。魚。上。下。水。光。傾。已。今。涉。棠。飛。危。酒。呼。沈。郎。衣。此。也。

○无夕招同社

黃无字

管。絲。沸。月。火。樹。榮。花。已。剪。春。韭。濯。壺。蘇。酣。歌。浮。白。遲。玉。漏。預。戒。漫。相。催。也。

○午日招宋中堂

陳翰臣

時。際。天。中。蘭。水。競。沸。一。樽。白。醴。醉。藉。梅。林。低。快。關。河。更。移。文。弩。

○夏夜招馬照明

許昌信

山。頭。微。錦。天。際。懸。鈞。花。氣。侵。羅。袖。赫。沸。沙。一。壺。花。下。墜。大。共。消。之。

○暮春招友

屠赤水

蒼。風。習。習。烟。花。如。絲。芳。草。如。剪。斷。曉。子。規。聲。徹。無。計。留。春。呼。童。洗。竿。吹。霞。簪。月。惠。臨。是。荷。

○秋夜招友

李无信

白。雲。漢。上。秋。色。漸。肥。損。節。浩。歌。光。射。杯。杓。想。康。輿。不。處。當。無。快。釋。子。懷。也。

○秋日招王印淵

許以忠

秋。日。招。王。印。淵。

招友飲雪

招友飲雪

天潢剪水，風攬長空。銀海光搖，千山嶺白，雖無完家
味，已呼童煮茗，毋使陶君笑人。

招友

招友

姚文輝

昨日露布遊玉趾無珍羞無生客倫若說劍柳畫一月數年

◎ 招友送月

宗子相

新編

卷四

格

十六

雨中連船花下飛觴遙艇長波散髮弄月武昌王蘭
珮起中流白蘋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閒至豚侯得與

至人矣之

○ 午日招友

俞
瑋

設蒲搏。据胡床。痛飲讀離騷數行。可當左徒澤畔吟也。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

○
○
昭安諸

三百穀

新築松壇可握手松風入耳如春江帶雨潮足下接

一坐其下何必元亮非騰騰也亦難重不任工

二

○ ○ 招王藩山
○ ○
○ ○
○ ○
○ ○
○ ○
○ ○ 唐景風

竹多處無雲

以碧、黛、綠

足下其過我
指友廷湖

屠赤水

湖光瀲灩紅。落杯中。青來筆底。展文錦。一泛浩歌拍。浮。肯使鴛鴦起舞。龍魚翔躍。

招友游飲

許以忠

溪口泉聲枝頭鳥語潺潺浙浙若銀管冰弦並奏萬
輪海

携一壺柳下

一由為

招虞青霞

仰聆揮毫頓路

風播之

第披襟而曳履毋苛禮以備容專持懸河發屋崩
○○○ 招黃震字廷春 虞邦卷

茅。齊。無。長。物。○
裁。○
舉。○
圖。○

供。狂。生。

元其過我酒洗清月詩慰癖花不許東風歸去

○ ○ 結孝昭卷八

理也。

於夫松間路時遠。事隱半規矣。朝來持酒。形過
 紅。惜故人緣向。與足下。醉。頭明月。聽玉樹歌。
 宵。睡。不大快。使弟徒。有天際雲中。想也。
 ○招蔡比部 林大華
 炎威逼人。賴山中竹陰。滿庭白雲。在。偏欲致河。弱
 子科頭。歌。作。避暑。飲。足下。不。惜。枉。轡。夷門。也。
 候飛軒。
 ○招潘子嘉 凌鈞言
 春風。錦。綠。花。下。飛。梯。可。破。幽。人。家。廊。子。嘉。門。波。之。暖。
 肯從南宮。彭。彭。當。負。白。雲。桐。拾。婢。捐。一。款。招。子。嘉。
 於中路。此時。添。湖。練。明。與。雲。光。接。映。若。子。嘉。故。歌。清。
 秋。吾。亦。擊。節。而。和。如。是。者。人。生。幾。何。哉。款。無。君。莫。為。
 東人。所。屬。使。我。家。擊。也。
 ○招唐貫吾 江仲虞
 綠陰。遍。野。黃。鳥。聲。林。明。日。黃。雀。古。黃。龍。與。足。下。揚。
 草。荷。陰。看。閒。雲。四。垂。作。蘇。門。窗。
 ○招許若信 劉肩吾
 東。剪。秋。新。舒。羅。汀。並。戴。酒。囊。琴。携。事。境。長。天。開。五。

龍。意。常。不。取。六。書。於。五。城。十二。樓。間。也。通。之。
 ○招徒朗 王榮
 江上。芙蓉。滿。地。鼓。迎。林。堂。取。一。葉。浮。之。茶。葉。綠。
 學。個。散。人。樣。子。非。兄。莫。可。共。扣。題。章。即。寒。衣。
 ○與杜玄度 王可敬
 齊。頭。穿。家。著。長。干。破。寺。群。間。檢。沙。彌。盡。醉。清。飲。財。
 足。下。來。共。賞。之。
 ○招友 何厘
 不。提。名。利。太。山。擔。不。駕。是。非。風。浪。舟。值。此。深。松。柳。
 舞。帶。烟。嵐。幸。駕。紅。而。來。抑。坐。松。底。持。葵。浮。白。意。味。清。
 快。
 ○夏月飲妓 王平傷
 荷。好。十。里。挂。滿。一。輪。坐。綠。雲。然。開。河。朔。柔。肌。無。汗。
 何。夏。非。春。嬌。嬌。眼。洗。波。有。醒。皆。醉。一。聲。子。夜。六。月。雪。飛。
 語。決。南。薰。酒。酣。北。海。訂。期。元。日。莫。使。花。車。
 ○招從月 范梓
 湖。光。一。碧。萬。頃。緒。田。當。疑。人。在。鏡。中。行。幸。即。過。我。相。

捧破破心也。望切望切。

○雪中指友

朱通顯

聚朝雪。滿蒼蒼者。知先。勝情不淺。定。披鶴。整來。毋使。光家如此味。

○中秋前一夕招友

陸德龍

高。足。露。湛。挂。魄。尚。虛。一。痕。正。好。向。短。城。秋。天。道。盡。消。息。不。獨。先。長。安。富。家。一。著。也。幸。早。現。臨。無。在。望。好。陰。空。對。月。却。也。

○中秋錢友北上

陸德龍

翰海

卷四

招友

五十一

顧公此行。流大地之。光。樹。高。天。之。業。圓。滿。世。間。缺。缺。長。如。今。宵。之。月。其。可。無。一。觴。作。祖。幸。即。駕。王。輪。廣。人。耳。序。亭。入。座。矣。

○遺項孝廉

董應舉

知仙史。南來。正。思。超。推。請。五。馬。龍。袍。可。尊。忠。承。經。光。是。令。神。揚。九。日。伊。通。烏。龍。潭。一。片。地。足。於。高。味。五。難。集。以。迎。老。翁。吏。於。此。逃。世。漸。成。地。源。非。其。人。不。聞。之。也。

○與項孝廉

程夢龍

主人青木如玉。顯。携。來。明。月。下。竹。枝。一。幽。華。出。新。暮。下。共。呼。曉。之。鼓。柁。西。矣。

○七夕指劉惺吾

江桂

七夕。雲。正。渡。河。占。斯。人。間。樂。境。奈。何。坐。院。鶴。巢。我。要。把。江。波。微。福。桂。客。相。與。擁。姬。呼。盧。格。涼。流。酌。亦。作。世。果。上。快。事。勿。令。清。夢。笑。客。子。華。落。莫。也。

○東隱師

王輝

即。板。過。師。共。笑。應。雲。弄。耳。青。蓮。快。論。

○上已招友

劉景心

翰海

卷四

招友

五十一

結。且。携。小。拉。游。芳。洲。以。草。色。作。茵。褥。以。鳥。聲。作。管。絃。花。枝。作。酒。籌。二。三。游。侶。則。飲。放。歌。醉。則。臨。流。放。舟。便。作。蘭。亭。佳。致。願。足。下。早。來。

○招余宗漢

孔四可

而。後。看。晴。峰。更。有。一。段。翠。妝。色。足。以。醉。醉。醉。醉。已。携。燈。臨。於。木。末。亭。中。候。足。下。詩。魔。降。且。呼。山。靈。開。照。危。下。綠。茵。松。梢。滴。翠。以。供。詩。中。料。

○懷李勉心注蜀

吳應秋

計。足。下。到。成。都。美。棠。花。正。開。恍。然。在。錦。城。中。行。之。也。

一尊。醉壯行色。且問。天下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
乎。折亦待。嶼山上子。現啼也。候之。望之。

招兵憲

劉一初

謀。獲在望。諸嶺可登。當午。未迎。祭我。酒。流。詩。在。嶺。空。
天地。勿俾。山靈。笑。我。華。俗。吏。也。
湖大。江中。

與之宗儒

李西涯

秋霜未厲。竹色尚可愛。坐。嘯。其間。頗懷佳客。非公不
能當。請即過我。內。臨。符。題。頻。對。此。君。大。樂。也。

晉王子敬。喜。林。何。竹。可。一。日。無。小。君。經。曹。子。建。云。
吾。門。初。大。幾。難。不。得。內。亦。止。快。意。蘇。長。公。詩。寧。

翰海

可食。無。肉。不。可。着。無。竹。無。肉。人。瘦。無。竹。人。
人。恰。看。對。此。君。何。大。樂。也。間。那。有。操。竹。有。

遊諸心齋

林有潤

一雨先去。驕陽。通。往。池。亭。上。把。荷。風。竹。露。望。金。山。真。
我。飄。飄。然。心。骨。欲。仙。走。介。招。足。下。追。歡。河。朔。也。牙。齋。

微廉拱聽履聲

蘇軾

東項明父。竹。應。蕭。散。共。清。光。思。為。不。速。之。客。惟。是。視。師。江。上。
不。能。停。壻。為。工。近。將。客。歸。即。當。問。字。高。軒。不。敢。為。致。
筆。空。談。也。

春宵觀雨

許君信

尋常甲子。都。無。心。記。憶。承。兄。致。瓜果。相。招。乃。知。今。宵。
七夕。同。宴。居。侍。主。人。席。上。已。入。醉。鄉。不。得。伴。公。泛。槎。
天。河。倚。觀。仙。子。知。此。良。辰。何。

與陳待卿

曹學佺

以。諸。公。膝。懷。登。高。採。菊。陳。酒。賦。詩。其。風。流。瑞。不。在。南。
莊。澤。之。下。第。舉。俗。皆。受。其。名。不。使。獨。獲。其。遇。豈。然。應。
咽。風。雨。欲。來。無。能。赴。文。爾。之。召。若。文。之。好。我。至。矣。吳。
月。內。祖。以。謝。

東友

陸德龍

指。我。游。履。即。山。雲。亦。傳。語。而。且。經。綠。溪。投。杖。葛。藤。光。
作。酣。睡。老。龍。末。由。捉。起。如。何。如。何。

與秀父

史存元

與。秀。父。指。我。游。履。即。山。雲。亦。傳。語。而。且。經。綠。溪。投。杖。葛。藤。光。
作。酣。睡。老。龍。末。由。捉。起。如。何。如。何。

合兄蕭然遠致幾欲往便而腸腹作惡又自頽倒聞
命勉足亦須與到耳

○ 辭文

僕素無比公量也。奉杯一吸。若丹。楓。迎。霜。類。醉。矣。蓋
以抱病拈衣欲起。且為藥使可解。辱寵召。方。命。為。厭。
賤短少調。踵門叩首。

○ 與文

味香桐馬。疾感河魚。不獲起坐。春風。祇有飲醇自醉。
異日玄亭問字。白杜尋詩。當從公于適耳。

新海

卷四

辭飲

五十四

李元暢

○ 答元日招飲
原雨滿城。龍山飛竿。門須更望白。不寄。語。西。風。一。任。
吹烏帽耳。

謝飲

○ 與趙凡夫

高館蕭森。一吸涼颼。聽快論。已堪感。乃更勞供。且
使人不敢復到。張問奇字矣。

○ 與衛太宰

河亭尊酒。鍾山秀色。半落几邊。外適內胡。遂類然醉。
也。要損校史作。謝芳芳無次。

○ 答典郎

展語王庭。過承清宴。張遼盡左。絲肉競安。義和既近。

新海

卷四

詞余

五十五

蘭膏嗣輝。遠興千霄。野地幾絕。候氣溫於四座。徐

庭於厨與

宋之問有句云。主稱未醉。惟見馬駘。浮雲賓若勃。
留負有魚樹明矣。

○ 謝周二文

夜來促飲。郁廚至今。齒牙間。猶作蓮花氣。

○ 謝喬二文

夜來曲房張筵。笙歌迭緒。斜月。照。樓。龍。華。龍。苑。蕭。蕭。
世外矣。嘯。嘯。喬。部。又何遜。此。海。

漢北郡人第堪賈腸燒酒大縣長蔥統頭一飽那知

曹爾楨

主典漢性羅浮齊客還不敢言醉歸路如泥接羅劍
著朝來月已三竿幽然尚夢也

○與項孝廉
弟北郡人第堪賈腸燒酒大縣長蔥統頭一飽那知

天壤間有此珠味珠金五臟神說異想胡麻餅心不

減是施者還矣報者未至奈何附言中謝

○謝飲
盛宴不足謝獨携手排徊滿口肝膈大快也別後

宗去中懷雨手排徊熱湯一盆解癢苦茗數杯解渴

故作酒德令妻兒女子捉腰探背介生至此自謂不

謝飲
卷四
謝飲
五十六

○與秋元佑
飲荷花池館老槐枝日綠水隔塵身在水雨宮

來暑氣盡銷來秋間內融融帶翠色敬謝主人

○與友
游絲千尺下側耳鳴鶯正作雙柑之想忽浮大斗

腹還完宛轉彩雲不識阿誰扶去敬辭謝堵不盡謝

○謝友
孔西可

○謝友
孔西可

○與阮瞻輩七教
○學之可入淺體之所安緩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
○儀度小兒兒既之今漸之賢不開道慈之風望諸君
○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司馬越

與藤達通 乞金子

蘇子瞻

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朱紅盒子兩。置二十四。隔者。擬為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為不淺也。

蘇子瞻

漢書

柴四

乞

二十日

白鶴昨新屠成當從天俾求數色果未大大則獲
大小則老人不候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磁拈大不傷
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王元美

縣官席不易食。坐食之。腹脹。遂歿。有以稱寢者。是下幸和衷底智教我。

與陳郡伯七封

2. 庭
0. 繼
0. 芳

走即落魄。甚而滿彎高。號以伺雲頭。此志尚強。文人
讀禮餘閒。詩囊必滿。幸賜為小軒生色。連生高盤。接

擊節也

與金鑑章七

錢夫監

聞兄來影歸。此自天倫樂事。暇時携杖登叱。翠峰計
峰頭白石。磊磊具在。紫絳仙人。點化年代。非隔靈氣
尚存。吾兄哉。持螯人許叩之。必能奪然譽答。何為突
舞不一示弟。

與文博士七書

陳五兵

尊公徽仲墨妙重海內。乃淮亦名漬。無公家隻字在金石。私心怪之。即昔人婆羅樹碑亦不存。尤可恨。錫

卷之六

卷四

七

五十九

待郎作二妃乞足下大書同異代之李邕也
安雅游碑在維安府唐刺史李邕文所書

與何情卿 乞書

祝無功

秋色可人。足下解與興。臨紙一小畫。慮我興。拜乎。世間情事。最不受迫與不至。且已興盡耳已。

○ 與程仲雅七首 王百穀

病不成頭風胃寒

是下一

與文衡山七畫

與文衡山 七畫

宋臣

奔騰塵空。江。南。山。水。日。之。神。往。況。公。山。水。中。人。
妙。樂。乞。時。寄。惠。區。特。神。遊。其。間。如。陪。公。巾。履。

○與張耒懷七

○與張耒懷七

日。過。清。隱。琴。除。中。黃。鶴。聲。得。陶。先。生。當。日。有。志。
君。家。到。徑。起。幽。舍。煙。作。雪。走。乞。數。枝。不。掉。門。左。如。對。
君。家。少。年。風。流。也。若。曰。九。烈。君。揮。汗。了。非。明。望。

○與張兩懷七

○與張兩懷七

家。無。司。夜。送。君。家。乞。一。二。乳。畜。之。使。窓。前。吹。花。影。與。
鐵。馬。相。和。亦。足。破。街。門。翠。寒。拂。引。來。毋。驚。回。顧。至。

史五

史五

○與張孟雨七

○與張孟雨七

折。煙。方。集。草。水。有。香。不。能。開。坐。乞。一。枝。是。頭。春。令。井。
生。醉。側。武。陵。上。與。風。竹。相。吞。吐。

○與米勿文七

○與米勿文七

我。我。佳。醉。新。歡。如。在。真。頭。香。猶。使。酒。龍。舞。帳。無。
王。喬。之。侶。從。至。莫。偷。醒。而。渡。醉。

○與友乞菊

○與友乞菊

空。齋。如。水。不。照。銀。東。縣。然。色。龍。潭。笑。人。乞。移。一。二。枝。

微。香。披。塵。落。英。可。餐。當。拉。散。桑。君。持。贊。賞。之。也。

○與友乞桂花

○與友乞桂花

穠。香。弄。噴。意。送。歸。窠。飛。來。結。兄。亭。畔。幸。擲。數。枝。使。弟。
高。吟。小。山。於。燈。無。隱。

○與王司馬伯玉

○與王司馬伯玉

向。辱。損。文。朋。僕。布。素。之。軀。不。如。所。裁。此。後。勿。更。夢。佳。
無。權。鏡。口。難。展。展。耳。一。笑。

詩

卷

七

六

韓偓之並目次

情王都

慰

與李端珪

宋 蘇軾

與周翠亭

明 王錫爵

與吳明卿

王余州

寄黃慎軒

馮祿葵

字孫子京

劉汝佳

與歸熙甫

葛信吾

與朱在明

王百穀

與顧廷陽

汪道昆

春馬心陽

陽若士

東隅大參

陳若公

與王鴻臚

王半陽

與汪伯玉

王元美

慰蔡郡守

王百穀

與歐慎伯

王余州

答王季重

陳若公

與宗子相

王元美

慰友

汪道昆

慰友

王百穀

與屠赤水

馮開之

慰友

徐敷公

與施郡守

王半陽

寄友

王西樵

與馬仲良

錢文薦

韓偓

與江夏王

王 劉義季

與東宮官

郭 昭

與沈休文

王 王僧孺

韓 韓 韓 韓

劉孝

韓柳子厚

唐 劉夢得

與馮開之

明 屠赤水

與俞仲蔚

王元美

與友

王百穀

與友

王百穀

寄伍悼元

朱小甫

寄兒悼元

朱小甫

哈

與友

明 王百穀

與友

宗子相

與余次公

王百穀

慰夏道甫

朱小甫

再慰道甫

朱小甫

慰吳虛舟

朱長泰

與王龍昌

王百穀

與胡權可

王 韓

賀

與徐得之

宋 蘇子瞻

賀友母壽

明 屠赤水

賀友壽

王百穀

賀文明府

王北雲

賀任太學

劉 璣

賀王克齋

許相卿

賀朱侍御

汪南溟

賀相侍御

葉逢春

與友

吳文瑞

韓偓

與沈君與

屠赤水

與陽關陸

朱中郎

與鄭子

明 屠赤水

與洪五明

鄭大儒

新威伯子	此三朝	新月夜	表
與威伯子	月	與江遜之	表
與殷元美	屠赤水	與朱愈憲	張時
與王百穀	王元美	與莫秋水	屠赤水
答友	沈石四	與湯義仍	袁中
與王百穀	王鳳洲		

餘海卷之五	雲間陳應儒翁公鑒定	門人	沈佳沈錫侯
情至部		殷之翰元素志	
○ 與李瑞叔	蘇東坡		
○ 與周聚學	王錫爵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陳時空。今在吾文。何題中。			
捷捷破舍之多也。夫安知造物者不惜吾相因。又安。			
知此輩不還着於木身。又安知吾文今日之因。不為。			
吳日之稿已矣。勿言之矣。			
○ 與吳明卿	王金州		
聞足下問大腹已欣然。甘之如飴。室牛。夫諸貴人。			
且誤。僕以為足下莫若題足下用長安一席地。			
之。僕舍不飽升斗。而故之曠蕩清健之。使窮。			

日之德而時拂以率縣最昂之思此為厚耶
 寄黃嶽軒
 浮陽易消公許其在特淡漢游終昨商索惡不見
 謝安之莫勿適為許由之年也
 王食州與龍若喜云足下幸自寬六月暫忘故
 菲速如聚為故人慰
 寄孫子京
 良苦足下前時暫誤哀鳴不渡自惜錦浪泥耶要之
 朱尼赤汗終非外虎中物微塵小掛一晚偏促想足
 下胸中自無不平第何容磨突而予
 與歸熙甫
 足下行古通不亮於今人又從而甘心焉可異也
 勇之自起之雲由來犬耳足下何起焉
 與朱在明
 足下履履而東接國者之罪我比過春中山下見
 江煙樹微茫足下番地其間也欲往從之河無
 然不條已足下幸自慰終當奮其泥地耳
 柳子厚送弄生云吾聞楚舟而先手劍而盟者

敗非之餘也示之霸心雄氣無乃屈於其行與
 賜之信則履境之壯乎
 與顧惟陸
 聞足下南顧未無虛聲如足下終不作焉也
 彼者良有意
 寄馬心陽
 南來者來慰第云茫茫海宇遠不能容一若士倘若
 士心中又不能容一落字即便為所其矣此路非
 其是差足銘人亦足轉來兄破處為嘆
 東海大春
 得教後引運候聯信周伏元莫曰清風可世主道
 然同此儒才如春風拂面便消足才如養前一寒
 寄信我玄宰度為先生請車明航行於接斷某獨
 先生家時嘉落人也且以一官為桑下宿以一路
 山水為籬下物未必通運果然
 與王鴻鑑
 形庭尺寸地不能容王君主其著無強子雁客說
 之美氣以得木時之氣縱然不勝骨之款像其

安馬首以手板指西山為也

○與江伯玉

五元美

聞事急國家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惜公力累交經事少年從而提其後賴願升是定平公所獨獨上第臺諫類若此其月縣官緩急何賴元美復咸都督云南林葉華伯玉賴公是在廟廟間不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道則隔隔生分異事之則失其素素垢然宏變寧獨一伯

王裁

○寄慰蔡郡守

王百校

指郎報舌吐不能收柳下自宜然奈何中公以憂事僂小人不散知但識曾參不殺人也皆床或后之事古人得以為榮有如今月安能免失法夫一虎何重輕公公直作浮雲視之耳

○與歐慎伯

王全州

足下已請告旦夕當往何必城二疏都門供帳讀第不如鐘山一片秋色富無聲之情獨至耳此時

○卷三青浦李重

陳若公

自來建屋而伸鵬息而龍非特造物成就之有數聖賢之處固亦必有道顧明公勿令之胸中則十城九萬里故在也

○與宗子相

五元美

是安諸貴人使美風雨即盡逐我輩相告耶若我輩者如人之苦龍易銀而銀束之無奈耳逐之廣矣之墟乃所以相樂也天下無害

王裁

○慰友

王百校

營世多任耳之故王后孫矣以公路路獨不克見故不異子要必有特達者存人言何足地

○慰友

王百校

燕暨曉曉使孫桐效薪要之時無中郎晴後費下吳世無尾矣使君得無自悔遠山還不先入官耶

○與屠赤水

為閑之

文帝報卿並影毫今播弄一世而看卿名位此殊

意金馬居集開蓋亦字比如章足下才而與
以物口不能吐白鳳目不似得青黃倉息視肉足
其之乎所以此指妬人間於足下多矣足下請
天上不容乃之人間不容即欲高飛何之乎
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勿羅文章也足下
章即不遇猶得以百里自雄視下蓋室者何知見
當揮白玉塵尾以批足下達心

○ 恩友

徐獻忠

張要兩耳脫車傭人操筆策之矣為款段不若

其霜助應提轉千里

幸足下勿自阻

○ 與施郡守

王半仙

公乃遠矣最慈惠之口另其有極直以西山其氣
之武夷之雲其狀千百看為白水搖在新嶺平有
明珠意哉是耶非耶請以時酌一斛醉之
寄定
檢排書乃獨足下若復情到蒼乎陸章之木不乾
震即其村不堅不危惟明堂之下一無遺物者

之年足下自愛

錢文薦

○ 與馬仲良
客歲聞郎報知足下以高才取居動遭彈射然不
實鏡蒙塵增一番磨拭即增一番疑磨故彈射我
足下直以磨鏡人視之不足責也

附錄

悼逝

○ 與江夏王

劉義孝

寄居士不致其清瘦肥素然始可佳為之修刺不

○ 與東宮官屬

昭明太子

王威明風韻通上神華標快千里絕迹有尺無枝

○ 與沈休文

王僧孺

范僕射還不致永舍平生忽為時景追尋笑緒皆成

悲端

晉初方傷信昌曰日薄虞淵寒水淩然鄙人有

○ 與劉休復

劉孝標

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舊筆將刻淚然

知涕之無從也善宣室之誠有微美東平之樹沙

陽而西靡蓋山之泉開後歌而赴節性隨刻空隨

懷如何

謝莊月賦起云陳王初喪劉勰為之賦

○ 芳塵凝謝情易滅不悟中夜

○ 子卿子厚

劉夢得

子厚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矣安無物意其所

○ 與馮開之

屠美卿

名與王折令人超氣革開秋克正舉積謝起子拉

○ 與俞仲蔚

王元美

朱邦軍還南長遊覺其欲以東無道人風雅依然

○ 與友

王百穀

貞甫化靈根無餘百身以贖惟有氣結使若龍狀之

○ 與友

王百穀

愛卿強項乃今在青松根來我此君玉碎可惜諸人

○ 寄徐仲中郎

朱小窗

存亡恒遠徐迎易我惟夜夜人夢有若平生耳海內

第一知已竟去復何心也

○寄兒律中郎

東小橋

匠人新成風之巧。梅子島疏篁之音。玉堂無影。洞然何言。

翰海

卷五

詩題

○

與友

王百教

聞夫人建義。可憐醫痛。風木之悲。幸無太甚。

與友

宗子相

尊公乃不推耶。聞之驚悼。足下扶而讀禮。上奉太

人。且擬來或千古大業。是亦報尊公無已時也。

○與余次公

王百教

大病乍起。不能涉錢塘。以巨中魚。賜文。數公。隨

但有太息。道一。所。東生。勞。注。音。守。家。戶。使。楚。之。隨。

翰海

卷五

詩題

白楊悲風。代王孫一。物也。東湖別墅之。聞。高臺。曲

皆無忌。公子宜如。羊。頭。以。待。七。鶴。歸。來。但。言。雙。袖。袖。

鍾典

○○慰夏道青

東小橋

忽聞燕。子。樓。中。斜。陽。暮。斯。亦。為。兄。了。中。二。重。公。業。

足跡。此。期。那。紅。顏。別。耶。黃。王。何。必。更。作。白。骨。通。花。

再慰道青

東小橋

高情已遠。晚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

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何子遠。別有一番。
景新春入清宮。當與醒吾兄三生夢耳。

○ 慰吳塵卿

朱太溪

足下波為高翼耶。造傷我心。計今病當何如。好句。
西河表明。東門不矣。非太有情。則太無情。有無之。
替者。慶之年。未是枯楊。定有生理。無多輪數。行。

○ 與王龍易太史

王百穀

暑氣鬱勃。門下苦度清涼。隨指半枯。知偉元決如雪。
九一詩一第。以為此堂凡足藉。門下請作愛聲三滿。

而歌之。如和白楊蕭蕭耳。

○ 與胡惟可

王時

有生緣。即有苦趣。如畫必障。則眼入脫。苦為四時。
之序。乃知卜商之河為無益。愛根藤枝。請以慈劍除。

少處
轉錄而

賀

○ 與徐得之

蘇子瞻

得之曉得子。聞之喜。辦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
現。一秋送上。須是學書時弄。知似太平。然俯仰。開。
句。見其成。立。但催。各。勝。日。益。添。則。耳。恐。得。之。惜。別。

○ 賀李之文母寄

屠赤水

形。實。在。天。海。月。甚。襲。盡。快。老。人。呈。現。也。把。酒。詩。句。雲。
端。同。風。而。寄。更。聲。以。當。堂。下。珠。履。菲。儀。賀。

○ 賀友寄

王百穀

南。極。元。浮。結。為。台。履。當。板。海。屋。之。壽。以。慶。國。陵。不。映。
之。儀。研。當。麟。蹟。

○ 賀文明府

王兆雲

異。哉。黃。口。白。背。盡。遠。道。上。為。明。府。祝。維。祺。則。又。好。
用。安。期。巨。索。而。玉。青。鳬。為。

○ 賀汪太學

劉

聞。兄。美。律。必。美。物。也。青。當。有。人。矣。時。時。當。傳。文。句。此。
村。人。三。祝。

賀王克齋

許相卿

聞丹桂添枝。幽蘭吐夢。萬事足矣。未遑面頰。奉布。

賀朱侍御

汪南溪

夜來宣傳德星飛現。要聞我翁美瑋。喜世德作。

賀胡侍御

葉逢春

天上石麒麟。瑞池驚鵲。忽飛入公家。食牛之氣。當區于。

新詩

卷五

十

與友

吳文瑞

閒佳氣充間。即走類作賀。帝驚夢驚。錯寫吳聲。且欲。

諸

與沈君興

屠亦然

仁兄運允陵。大浸稽天。此當是澤。圖龜龍。斯足下。

與湯履陸

袁中郎

札云。酒。平。再。未。取。此。一。語。喜。妙。弟。讀。畢。津。誦。再。過。

與鄭子

洪五明

特馮夜飲。放無端。狂。把客光相。現。天。四鼓未傳。

將弟

洪五明

下大。詩。王。勿。令。小。觀。吾。儕。一。計。敵。之。非。詩。不。可。

詩王

鄭子

以酒。鬼。壓。制。兄。可。再。結。一。選。弟。能。供。狂。放。一。出。

報威伯子

洪五明

鄭。立。帶。酒。鬼。赴。陣。狂。歌。果。快。疾。寫。浮。雲。把。虎。寒。宮。時。

抵東城報月娘

成鍾侯

妻。婦。史。到。而。明。香。不。見。紗。帽。戴。衣。但。有。玉。峰。月。月。
 我。床。頭。奔。飯。一。食。卿。若。寒。盟。山。雲。當。不。放。卿。也。
 ○。渡。或。伯。子。
 別。來。不。知。幾。許。時。但。見。牛。郎。三。渡。河。清。問。或。那。我。後。
 要。江。也。妻。初。期。作。李。郎。不。料。翻。成。王。生。君。若。寒。盟。山。
 雲。又。豈。放。君。手。
 ○。與。江。進。之。
 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俄。命。下。即。自。上。
 乞。林。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立。待。江。郎。作。主。
 部。尚。書。三。年。渡。髮。向。高。落。然。渡。符。金。丹。一。粒。點。化。江。
 郎。同。張。大。果。豈。不。快。甚。
 ○。與。殷。元。美。
 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山。川。最。殊。處。足。下。驚。
 震。人。山。雲。借。杖。屨。使。陽。臺。之。神。道。刺。使。君。孫。却。下。上。
 手。亦。人。生。快。事。
 ○。與。朱。金。憲。
 僕。今。日。乘。舟。路。陽。米。明。日。宿。大。華。頂。上。必。期。仙。好。來。
 不。來。當。違。海。晏。揚。天。颶。吹。十。丈。塵。推。足。下。當。續。金。

下。不。得。省。得。書。意。期。會。也。
 ○。與。王。百。鈺。
 僕。六。時。晏。坐。妻。然。無。營。足。下。期。我。未。能。通。楚。君。苗。年。
 現。畢。現。使。營。楚。但。世。無。士。術。以。此。二。物。得。小。延。弟。論。
 生。慶。若。史。雲。登。可。也。
 ○。與。莫。秋。水。
 足。下。江。左。驍。雅。領。袖。性。月。搖。管。一。時。英。士。通。都。若。狂。
 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過。從。
 必。束。一。花。一。石。展。展。何。處。不。到。題。味。何。處。不。徧。露。恐。
 山。雲。大。拓。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案。奪。公。鑰。腸。全。
 足。下。化。為。一。粒。男。子。腹。不。能。貯。奇。字。口。不。能。吐。佳。士。
 慈。然。腫。腫。向。人。飲。嘆。而。已。豈。不。舍。居。生。對。掌。孫。大。快。
 武。
 ○。答。友。無。書。托。托。為。花。邑。
 承。惠。題。邑。開。臺。登。臺。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乃。知。古。來。
 司。馬。漢。於。陽。明。地。然。於。臺。上。皆。為。一。笑。之。當。耳。
 漫。覓。之。當。於。楊。柳。晚。風。梧。桐。秋。雨。之。際。也。
 白。樂。天。補。江。州。司。馬。還。客。陽。明。舟。中。記。思。非。此。
 然。自。陽。明。作。記。已。行。明。地。托。託。邑。出。塞。作。貼。君。

○泥巴詩云。楊柳。泥巴。春。

○與湯義仍

表。中。郎。

所云春衫小童者。隨任不聞。亦是其用。若爾弟亦得著矣。勝中欲語者。多紙上却寫下盡。

○與王百校

王鳳洲。

足下云負郭不能半蘇。季子奮爾。即使日數肥。堪活七八年耳。呵呵。

翰海

卷五

書

尺牘

韓偓卷之六目次

藥石部

免

與公孫氏

鄭長倩

與子

孔

與子

司馬毅

與蘇肅

吳

與從子預

裴氏

戒子

吳

戒侄蔚

劉夢得

送祖評事

唐

送林明府

歐陽詹

與開元師

宋

與潘邱老

蘇東坡

與泰少時

黃山谷

與六境丈

黃山谷

谷王秀才

黃山谷

與陸軍軍

明王

谷王世讓

魏

與解總兵

徐階

寄張至如

湯客上

與前邊撫

張居正

與蘇武源

茅康

勉友

唐景鳳

與友

陳

與趙將軍

范應期

與項東葵

陳

與友

宋仕衡

與朱侍御

張

與王觀生

湯居士

勉兄侄

沈

示二子

陳文瑞

祝舊游

陸

論社

蘇師旦

答沈學博

陳

與袁履善

王余剛

免

上楚王

周

楚莊姬

與儀秦

魏

賜太子勅

高

帝

諫孟俊仔

劉

與段會宗

谷

永

賜侯霸

元

谷侯霸

殷

元

遣黃璣

李

與胡廣

李

固

贈李廣

李

戒侄

諸葛亮

戒子

諸葛亮

責子

晉

湛氏

與王茂弘

陶士行

凌度亮

陶士行

谷謝尚

殷浩

殷浩

與殷溪源

王遠少

與謝萬

王右軍

王右軍

與子

齊

王僧虔

與弟淪

齊

與朱滔

唐

劉

上張僕射

韓

與崔曼

元

皓

與諸傅正

蘇

付子遠

蘇子瞻

谷王完國

蘇子瞻

蘇子瞻

與李方叔

蘇子瞻

與兄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與東坡

佛

印

與陳龍川

呂東

予

與子

聞士先役宜如懸格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魯肅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安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

與從子預

訪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餘忍之公是卿生

新海

戒子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其在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章以訂寬金子時常強以自急故能

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

戒侄符

善知憂子姑乎斷輪因入規矩刻中廉外朽然

有客者

聲然沒音黃之為歌之歸牛瑤金責在清廟其用

幕以暴潔其藏也積以養先苟惜非其所一有

之傷偶然與破觀為但矣後宜力學為整斷觀擊

青黃膝條文為腰金志所奉為清廟畫故以為表

微以為積去急以獲傷在難而行之耳夫偉人之

顧諸乎事事而一非亦懷乎烈則行矣慎諸

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

勿朕勿病吾嘗以此為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

送林明府

新海

公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禁故之手敵結在師

之膝何微之不中矣無使朱邑象若專美是官

與開元明師

石橋之棟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直當由窮寒

之人而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礙但勿廢此志

會當成耳

與潘邵老

今運小變不翅於蛟龍已為嘉穀於胸次則行乎

名干戈之間依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幸

○與蘇衛陽
 大臣有伯夷之清，然漢朝廷得其用，察吏師其風。蘇氏以嚴給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為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通，顧反虞其害耶？
 ○上中瑞泉閣老
 翁好士之名滿天下，而天下士嚮焉如風而思附焉。後者無他，服脫振羽於雲霄，則樊籠之斥鴳，羈縻之鶴，雖亦為珠簾而振翅焉，情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金其振澤也，如轉圜，惟相公留意。
 ○與門人
 前遠來龍頭為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也，常持大亦到無逐食法也。
 ○與王荆石閣老
 大聖風節意氣，既成一調，義賢者不能自挽巧者惜以自匿。雖兄大力未易蕩平，惟在精揮而觀之，道之耳。
 ○後器谷
 目前惟端居遠，暮緒古史，嚴閱新報，沈發洞達。陳者公。

方於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焉。君子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表錄，故在吾家有云：佛法不壞，而却也。謹復達令之辱。
 ○與蘇某僕提學
 今之學者，大獎採子史，不循經典，故著華不完，根莖騰口說，不救淺履，就負融不屬，虛介公東文衡，亟宜校正斯文，幸甚。
 ○題友
 世無子期，白眼欲枯，技榻新睡，忽忽有長揖進老，自居中岳。
 稱中山毛穎，弘農陶弘，絳人玄松，會稽諸生，云開子失時，致來吟子，世曾有賦子虛而不遇，物監者哉？技橋題橋，匪伊異人，貌典汲憤，王屑罪雷，千秋片刻耳。僕心愧其言，醺醉頓豁，擲枕起舞，舞舞似足下。
 稅無功云：孝子愛日，志士惜時，吾儕聰明不在先，年力不在人，徒安得閒工夫為人說閑話。管事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庶幾不忝所生。
 ○與友
 無事無惡性也，好善惡惡情也，去善從惡習氣也。陳者公。

惡。遇。善。工。夫。也。黑。白。自。考。無。自。欺。此。三。教。聖。人。之。法。
從。即。鬼。神。暗。中。之。功。罪。簿。籍。也。努。力。努。力。

蘇。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答。身。可。
以。免。罪。曰。子。宜。置。一。卷。曆。盡。日。之。所。為。集。夜。必。必。
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只。
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子。

○與靖將軍

聽。賢。將。軍。談。兵。若。聚。米。為。山。席。皆。在。目。中。黃。金。印。若。

家。物。君。還。自。取。之。豈。可。令。他。人。見。竊。入。腰。間。

○與項東其

屬。者。東。南。苦。賦。而。北。苦。兵。皆。不。足。為。社。後。憂。其。憂。方。

在。於。國。是。之。定。而。實。無。言。路。之。通。而。實。塞。茲。二。者。

明。公。靜。以。待。之。重。以。鎮。之。

○與友

鈐。刀。鈍。乎。是。耶。銘。乎。命。乎。否。耶。達。人。失。觀。帖。禁。一。

操。地。有。持。木。竹。終。徒。幸。故。壯。心。以。沈。世。服。

○與朱侍御

張翰翔

公。野。駑。馬。以。鐵。面。向。人。金。對。便。手。板。倒。靴。尖。然。於。
霜。肅。三。尺。猶。當。以。眼。目。作。雙。眼。也。

○與王親生

世。人。如。蒼。山。燈。裁。有。暖。氣。乎。之。便。動。吾。弟。可。不。一。

憤。耶。三。兒。已。赴。龍。沙。矣。

○魁兒侄

爾。兄。弟。齒。不。居。人。凌。學。不。居。人。先。料。策。精。神。觀。摩。所。

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好。憶。昔。吾。兄。弟。丁。汝。兄。弟。

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兼。顧。兄。雙。足。

○與

黃。吾。子。有。九。歲。而。受。書。汝。非。受。書。更。後。時。汝。祖。父。

祖。生。格。據。教。吾。兩。人。吾。兩。人。夏。無。暑。冬。無。寒。朝。夕。不。

輟。以。有。令。日。汝。兄。弟。乃。得。無。愁。政。傳。把。舊。書。向。北。窗。

披。風。而。我。是。汝。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動。

少。進。可。乎。不。可。乎。醒。吾。言。慎。勿。等。於。遠。耳。納。也。

唐。杜。牧。之。自。叙。云。某。幼。依。貧。八。年。中。兄。子。徒。其。

奴。婢。寒。餓。寒。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可。

止。有。一。豎。懸。懸。湖。漢。望。百。米。書。腹。長。兄。以。一。種。物。

乃。於。龍。營。某。與。弟。頭。食。野。萬。蒼。寒。無。夜。燭。然。金。

記者凡三遇。歲。連遇知已。各及第得官。

○示查壁二字

陳五岳

義輪香飛。忽鳥焚桑。忽鳥燒嶺。誰揮兼戈。今遇三。

昔人云小情小微。大憤大微。不憤不微。

宋君琮有云。句踐曰。下守深澤。惟魚警是見。其見。

馬。是謂發憤之事。

○賦社中節游

陸德龍

新海

卷六

十

引來易伏。願者五。良宵勝聚。功探益。復何似。吾輩取。

○輸社

熊子廣

天地間之事。一我難占也。必人做。我做。而後變始。

天地間之做。一我難夠也。必符合我。依人舍人。休。

而後益始受。不則物焉而貢焉。錫焉而乳黨。我輩。

相與解之。

○答應天阮學傳

陳著公

嘗憶三元吳先生。謂弟。業者刑部時。與李子群。

誦讀先國安之學。故。而波南及詩文。今吾又弱。

朝正金州東名。年也。不如亦有二三同志。相與。

即讀其書不。

王余州

○與朱履善

足下母以時薄。而自於末。長安中。縱之僕。與李。

寧不有。屈氏。豐育。老公。腐令之。屬。野。足下。凡。命。間。

勉。旌。自。愛。風。塵。之。際。毋。誤。談。

新海

卷六

十

○上楚王

楚莊王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喻飲內崩而王不規

王問故對曰魚失水雖同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

小無太子也墻崩不規樹得成而王不止也

○與張儀蘇秦

二足下名赫赫但秦華五秋不得大茂今二子輕魯

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士要不過席男教不早

○賜太子勅

高帝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還和耳以此故不大

然亦足自解解余親讀書猶不如我故可勤學習

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有勅云吾遺亂世當泰禁學自書謂讀書

治世所以來時方書乃如作者之意此恐非

行多不是

○諫立趙婕妤

累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以承宗廟備昭晚其

○賜侯霸

○與段會宗

○其青一言良痛傷心

○君于之材可優德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之

側顧于勿求奇功外更通亦足以獲雁門之詩

里之外以身為本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鐵一下無庸所

○若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負義天下悅何使

○言要領絕

○唐劉琨為大不忍其神聚而封之曰文

云漢無朽為芝蘭以怪人自構植無然為念

行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誦中慎無

○城杜以依麗漢飲惟無澤為良材以願瑤

○無前為蘭雁以佩服見藝歡語婉刻有味溪

明神宗
御覽
卷一百一十五

子瞻文
集卷之六

合者下疑

○遺黃瓊

語曰：曉曉者易執，熾熾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多。威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其被微利，至朝設樓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云所。而毀論，布疏，應時折，誠者豈非觀聽望深，赫名未廣乎？自須微賄之士，其功業，時亡所，按是故依倚，皆。虞士純監庶，預先生弘，以遠，雖令衆人，歎服，一言此言。

翰

卷六

民

十

蘇長公答李昭記云：得蒙以來，平日所好，惡。皆哀矣，獨畏過實之名，如長虎。又答李方升云：日士大夫，時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已僕思，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德與無功。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既不顧人造，作言語，務相飾，以益其飾。

○與胡廣進戒

漢家義城，公等類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宜有所私。

○贈李膺

方今天地氣閉，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顧恤情無事。忽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戒位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慾，棄艱滯，使庶幾之。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本何損於美？趣何害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懷。挺，碌碌滯於俗，點點束於情，永寬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翰

卷六

民

十五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大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才，非靜無以成學。協，慢則不能研精，陰謀則不能。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虛，將復何及也。

○戒子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足，以厚我憂。汝始為吏，果吏，以州縣遺物，村道者之。

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漢何

主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此馳騁，嗚呼其危哉！

○與崔曼
吾子勉之。所相規者。互。銀。步。實。從。本。謀。盡。少。即。平。氣。整。耳。

○與蒲傳正

千乘位。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欲老弟苦勸公。平意。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計治。過居之。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家賓。親知干。決不能不。應。則此數事。豈可無倫。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

不書如黃土也。

○付子道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見汝實無。而虛老耶。使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我者。乃吾之望也。僕言即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為善也。

○答王定國

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嘆於拙目。薄俗正好。人小。或不可不留意也。

蘇子瞻

○與李方叔
示。兵。在。前。之。終。焉。莫。知。所。謂。意。老。足。下。未。善。有。得。中。而。張。其。外。老。不。然。則。老。病。亦。或。不。識。其。趣。也。以。私。意。獨。真。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

○與兄子瞻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痛鵠之醫疾。同所精。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獨有是非之疑。文。兄。其。有。公。評。書。得。然。竟。如。其。處。

○與東坡

佛印

子瞻十大科。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清。雅。日。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年。功。名。富。貴。轉。瞬。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住。不。知。性。命。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只。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善。能。一。脚。承。當。把。三。二。年。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孤。貴。也。

○與陳龍川公
田間雜云。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休交涉。

入惡。處亦多。

○與林希元

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荆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望。恐有後悔。朱時。致仕。安南。

○與羅義正

君子。性。欲。以。入。於。善。但。強。而。語。之。以。不。能。入。則。委。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入。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予。處。吾。既。不。合。而。責。之。益。深。此。既。然。之。道。也。不。可。不。戒。

新條

卷六

地

二十

○與洪芳洲

天下事。誠。然。不。實。爲。然。爲。之。亦。須。有。漸。如。錄。金。則。一。陸。而。方。貞。即。成。操。木。則。必。從。容。而。後。先。就。規。矩。金。當。承。平。陸。固。循。之。後。其。勢。何。異。操。木。乎。願。公。稍。加。檢。重。也。

○與張助甫

廣。而。收。正。與。下。所。非。切。問。廖。廖。見。組。琴。子。願。同。男。子。事。然。達。公。有。云。願。檀。越。安。睡。故。亦。無。此。老人。願。事。語。然。不。敢。不。爲。兄。告。也。

○○卷劉虹川總憲

僕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沉於下僚。身蒙翫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暗跡而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何乃用市道相與。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寒之絪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容也。以公風施。又當盛年。國時。所當用者。此。漢。閭。門。養。重。靜。以。俟。之。若。棄。通。親。而。用。貨。賄。僕。不。能。已。必。將。揚。言。於。庭。則。僕。既。隲。於。薄。德。而。公。亦。永。無。向。用。之。路。惟。公。亮。而。宥。之。

新條

卷六

地

二十一

○○卷陳生

未。俗。薄。惡。凡。知。者。必。忌。足。下。輕。出。至。寶。以。求。俗。知。以。爲。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藍。王。而。山。輝。蕭。令。有。陽。君。讓。而。薦。之。楚。廷。楚。廷。之。利。非。山。之。利。也。又。云。佛。勸。忍。辱。還。言。如。死。足。下。但。守。此。四。字。惜。客。

○○卷傅棟樞

往。者。別。時。曾。以。守。已。妻。氏。四。字。相。規。乃。辱。辱。厚。意。愈。至。愈。厚。豈。認。爲。嫌。少。耶。至。於。腰。間。之。白。七。爲。嫌。

新海 卷六 王荆石 來教謂書忍與醋以施之一時吃面及家庭辭母

○ ○ ○ 吾岳月林尚書 者若假之他人可愈速趙執事促此宜忍所以自

○ ○ ○ 耳若就機障天輝嫌藏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

○ ○ ○ 非而大臣欲容家以養豈難惟以惜體異日者

○ ○ ○ 使四方墨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於中

○ ○ ○ 門下四顧臂肘方思却言夫一革降江一髮引錫

○ ○ ○ 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

○ ○ ○ 足下以解牛妙技小試割雞不愛不及但虞太過耳

○ ○ ○ 夫明而海周之割而無出之此龍虎之妙也僕嘗信

○ ○ ○ 於虎故以吾足下壓龍門之險者或可與言無矣幸

○ ○ ○ 母曰汝何不自醫也而吐之 王元昊

○ ○ ○ 足下多自引避似當入不二門而升龍之大未息

新海 卷六 王荆石 黃白之術世人秘之吾丈樂與人同之或心哉願

○ ○ ○ 黃白之術世人秘之吾丈樂與人同之或心哉願

○ ○ ○ 而人者其與為僕從周身之物無不畢於耶抑

○ ○ ○ 枵腹望屋而趨者耶倘用無不給則宜居高操

○ ○ ○ 求於世若猶作窶子狀胡不以自治也其來也果

○ ○ ○ 普送義交耶抑絲靈之好耶不爾亦當有一而推

○ ○ ○ 生平未嘗有一而而問關千里授以神奇之事則

○ ○ ○ 謂明月之珠無因至前不能不令人按劍也

○ ○ ○ 親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貽

○ ○ ○ 洪恩全無保報之士聞風縮頭義事之志則然而

○ ○ ○ 足濟之自丹陽奉將令人嘆羨不已然覺憤慨而

○ ○ ○ 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毅之力或不及焉夫直前大

○思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衆無知必見笑然以衆執事之至也不敢不盡其愚

○與郡侯 汪青湖

論平政之功以一方財力為度不以為恭恭惟

心茅茨上增而盡力平海涵豈忍以民山為開垣

○與蜀大 育司直

足下名太高如凡卑戚服之人爭趨之幸善避之以

通覽乃下

○與李本宰 王矣則

足下青年鼎貴天賦以才出則未被一世虛則映

千古綽有餘地第羊腸詩曲刺口并牙埋光錄行

族蒙氣之謬可也蚌珠勿刺時至自吐公家猶龍

○與趙廷字論德 楊升菴

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陸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

空谷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

且寬常留餘不盡之意

○與顧朗生 五百餘

足下綬胡纓負長劍高歌出塞五不壯哉字虛辭

之閒于馬居處左推胡錦古祀醉漿曰月草白五

預霜夫如流星戰如諸將之下樂則樂矣乃獨不

○與諸景陽 陳若公

四方如蜩如螻草衣木室未知落於何地王問伯以

世受國恩忠孝孝無懸金錢百步外募善射者輝有

○與閻揮使 張翼明

君既落即吳日標銅勒鐘已全麟閣上有韓家

驚而渡以酬酒限底其體心而火聚胃而烟蒸而

霜黃幾有不可起之狀人生遠處耳何五以平屋

○與汪伯玉司馬 王元美

鄰為閭羅舍文哉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與汪伯玉司馬

前是里中兒歸。入春。舊金饌飯。而賣于金。自
林。生所乃云。猶不如。前于私。勿亦味。章臺春也。
不。推尊。應當由。筆研。問不受累耳。精思能。飲脾土。
裁著太甚。何如。

又一札云。文思宜著寬。裁如。斷輪。將刀。能無小。
方寸。第一。東周耳。毋疑其如。婦口也。

○與梁伯龍

足下。凡五札。聲白如。霜。尚沉。涵。悠。悠。以。為。義。和。之。輪。
未。動。而。更。加。單。耶。

新落

卷

三

三

者公有詞云。紅顏難好。精氣神三寶。都。越。野。水。
了。眉。峰。酸。腰。肢。長。腰。肢。長。腰。肢。長。腰。肢。長。腰。肢。長。
枝。花。箭。射。英雄。應。強。倒。病。魔。無。繞。雲。去。尋。舊。夢。
將。誤。人。不。少。這。煩。惱。向。家。許。填。精。補。腦。下。手。處。
早。快。把。心。打。憂。訪。仙。翁。學。不。老。

○答王朗輔方伯

王元美

月。望。公。熊。羆。夢。乃。談。二。豎。見。復。狀。令人。鍊。然。中。年。
氣。不。易。復。自。今。而。往。猶。加。保。愛。如。補。劑。如。施。卯。婦。
易。持。用。之。不。動。乃。佳。耳。草木。金。石。之。類。病。在。則。為。藥。

去病則後為病不足恃也

○答蕭玄圃

朱石浦

兄。歸。山。中。愛。香。愛。茗。寄。意。琴。書。為。真。不。或。為。天。
人。惟。願。文。酒。之。暇。無。忘。却。舊。提。來。顧。時。取。大。藥。中。
二。語。錄。朝。夕。相。對。弟。今。法。侶。互。藉。刺。席。目。換。白。雲。
前。草。溪。一。丈。亦。惟。情。此。二。老。友。晤。語。一。室。

○與劉惟衡

朱慶

足。下。村。事。侃。侃。數。上。直。禁。陳。海。內。然。雖。此。之。子。已。
足。下。於。胸。腕。間。作。塊。磊。矣。良。哉。吾。自。愛。

新落

卷

三

三

○答黃起宇

魏致

龍。來。我。似。以。舊。事。芥。蒂。顧。開。拓。心。胸。虛。名。在。人。間。
群。猶。閒。雲。在。天。浮。蹤。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
達。人。大。氣。無。物。不。可。

○答王中石

祝無功

東。春。出。都。門。未。及。諸。趙。相。公。所。別。公。老。行。脚。也。
西。海。為。宅。以。友。生。為。春。屬。以。龍。書。賦。詩。為。勳。業。
老。病。死。而。秋。冬。有。語。公。者。曰。歸。來。乎。寧。死。其。鄉。事。
青。山。白。石。公。必。以。為。細。人。耳。緣。以。謂。長。安。塞。土。三。

文何如。白雲。煙。巖。市。酒。人。何。如。龍。丘。野。老。客。相。何。如。
東閣。出。入。柴。薪。何。如。山。家。蕭。散。霜。寒。何。如。薜。荔。水。菰。
炭。何。如。檣。櫓。觀。長。安。賸。負。何。如。掃。柯。山。視。燕。客。棋。
千。年。七。日。策。蹇。騷。問。某。無。衙。某。衙。衙。某。衙。衙。某。衙。衙。
黃。初。平。石。羊。於。長。林。豐。州。中。辛。早。歸。來。取。道。江。上。錄。
諸。掃。白。門。一。片。石。蓮。公。

祝無功

公。眼。中。有。老。耳。中。有。蟬。春。妙。欲。歸。今。秋。且。老。矣。紅。葉。
滿。山。黃。花。滿。徑。獨。然。不。賦。歸。來。恐。洞。中。猿。索。訝。人。真。

約

與王岩軒

屠赤水

歲。事。云。暮。和。足。下。之。舊。收。子。錢。幾。何。有。如。飽。丘。乎。好。
金。蒼。頭。奴。賤。之。勿。夜。其。化。蝴蝶。翻。翻。塵。絕。花。叢。也。

翰海卷之七日次

憤郁

恨眼

與夫長卿

漢卓文君

報漢元帝

王嬌

答趙象

唐步非煙

與實玄

漢實玄

與蔣晚

唐諸葛亮

與陵仲文

晉桓玄

與觀和

齊劉休

與王僧虔

魏桓玄

與蕭悅

唐柳宗元

與焦弱侯

唐李卓吾

與張育

王元美

答趙汝泉

張太玄

與王敬可

張太玄

與王元美

李于麟

與盧次樵

王余州

與周叔夜

王余州

與彭欽之

唐赤水

答凌初成

湯嘉士

鄙薄

劇草汪

吳東方朔

與弟雲

晉陸云

與桓溫

陳盛

與顏竣

宋劉竣

與觀故

劉瑞

與鮑泉

梁元帝

論臺諫

宋蘇東坡

答姜愈事

明王維翰

與張助父

王余州

請讓

賜吾丘王

漢武帝

賜裴助

武帝

責單于

郭吉

報石慶

武帝

責張陽

汲黯

與趙龍

宋

與官操

孔文舉

與袁術

呂布

與子

龍問

姐

慨世

建炎交

宋

與楊元素

蘇子瞻

與文

明宋

與王晉溪

霍

與文

金

與趙齊鶴

趙

答薛文豹

王守仁

與友

李

與王脩德

方孝孺

答馮方伯

王元美

答王遵養

唐荆川

報劉一文

宗子

答馬心易

湯若士

與王元叔

王元

與袁石浦

陶石簣

與項東葵

陳

與文

泉

臨討

翰海卷之十

雲岡陳總協君公鑒定 門人沈佳龍錫侯輯

憤郁

恨恨

○與司馬長卿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與司馬長卿 車文君

○風雨聲

○○與漢元帝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與漢元帝 王昭君

月出於
千載如
是亦可
見其意

吾謂辨甲者但不當犯之年不圖漢有蘇林之事也

○與殷仲文

德之休明肅慎其指夫若其不爾難辨問物不可得也但星有好執玄求之不時故

○與親知

漢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遺殊不蕩焉

○與王僧虔

經涉五朔踰歷四海書讀十二接觀六不遠不荷

○與王僧虔

反更暴烈腹癰傷為日久久飢虎能傷人連與食

○與王僧虔

趙壹曰所好則鑽皮出其毛明所惡則洗垢求其

○與王僧虔

說說轉修舊習漸成狂人飾志求仕者更苦

○與王僧虔

吳虞翻云自恨疏節骨體不煩化上獲罪當求

○與王僧虔

○與王僧虔

海陽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繩為帶寧使天下

○與王僧虔

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剖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

為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個知我之人反不如

塞行行死為胡地之白骨也兄何必勸我漢反龍

龍湖來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

死耳近我置坐於禪園寧滅專一為守屍之鬼之

耶

○與王僧虔

春來聞南林樹口宿僧及吾兄意極驕恨夫以

材氣如兄故當不為絳灌所寬然何王屏萬里

而奔覽之

○與王僧虔

近來皮治麟為清肅雅司牧者不以事為重好

虛文相詆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

○與王僧虔

嘗謂世願以大有為之君而當時諫臣不能

鄧藩

劇羣臣

畫齒牙樹頰。吐唇吻。擢項頭。結股脚。連雁尾。連外

其延。行步傷寒。臣朝華不肖。尚燕此教子者。

與弟雲。此間有一德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霞酒龍耳。

與桓溫。謂左思也。後思賦出。成大眼。

州道從事觀操風聲。道無威風來。虞之。莫退無虞。魏

與桓溫。與桓溫。

梅肇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與顏竣。朱修之。三代叛兵也。一朝居清油幕下。作。劉。場

孔向人。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與親故。吾家黑面阿秀。遠居劉安東。康朝。延不為多。士

畫鬼書符。表原必且殺人。亦似假山。覺巖強。要無

雲出雨。細看想無活物。

臺錄。蘇東坡。

是技之深。天下以為未便。蜀臺錄。官教人者。主其藏

以為不可改。唐。獨四類。以得言者。

○。答。善。金。事。王。導。續。

方。政。總。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

不滿百。太倉守臣怖。至。股。栗。不。能。持。乃。旋。而。棄。城。守

臣。挺。傑。開。望。見。賊。鋒。須。臾。而。三。連。矢。左。不。窮。矣。有。以

事。白。者。第。睨。目。視。口。禁。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報。擊

施。威。用。蓋。其。陋。

○。與。張。助。先。王。舍。州。

老。母。父。康。托。踪。方。外。嶽。癖。成。癡。安。能。為。著。事。言。殊。少

年。此。曾。子。持。頭。上。安。眼。尻。沒。著。口。有。何。準。繩。延。遲。也

余。別。有。云。灼。日。薰。天。一。旦。漸。盡。獨。留。快。在。人。志。獨

欲。在。人。口。此。四。語。可。蓋。今。日。諸。端。者。

○。與。張。助。先。王。舍。州。

老。母。父。康。托。踪。方。外。嶽。癖。成。癡。安。能。為。著。事。言。殊。少

年。此。曾。子。持。頭。上。安。眼。尻。沒。著。口。有。何。準。繩。延。遲。也

余。別。有。云。灼。日。薰。天。一。旦。漸。盡。獨。留。快。在。人。志。獨

誦讓

○ 賜吾丘壽王璽書

武帝

子在朕前。智略輻奏。及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展。監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 賜嚴助

武帝

君原承明之虛。勞侍從之事。懷故主。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越。北枕大江。間者。閩粵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 責單于

和言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待還。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從遣走亡臣。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焉。

○ 郭石慶

武帝

官贖民。悉盜賊公行。今流民愈多。居不純實。吏請與徙四十萬口。樓陽百姓。見初年。未滿十歲。罪而空。年服失監焉。今君上書言倉庫。郭不元。民多貧。盜賊乘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食而請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 責張湯

汲黯

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富。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若此。放析就功。何乃不。高皇帝約束。更之。為公以此亡。權矣。

茂。及人目。署公。即行。偶見。草舍中。辟枯。孫。漢。畫。端。一幅。同。索。筆。題。曰。鼠。翻。盆。汝。不。顧。口。銜。燭。煤。元。底。罪。過。罪。過。過。柳。筆。碩。友。人。曰。吾。屬。有。所。思。

○ 與趙寵

朱浮

匹夫腰。毋。尚。能。致。命。一。髮。豈。有。身。帶。三。綰。職。與。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相通與吏。民語。何以。類。行。步。拜。起。何。以。為。客。坐。卧。舍。之。何。以。為。心。引。鏡。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柔。何。以。區。區。陽。而。結。怨。天。子。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廢。而。為。見。者。所。快。○ 典。官。操。理。楊。彪。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同。書。父。子。兄。弟。事。不。相。況。以。表。氏。歸。舉。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欲。人。耳。今。

居事
當公不
早矣
也

一字一
決
動
之

下纓綬綬紳所以勝御明命者以公聰明仁智補
漢朝之錯任令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不辟
孔融策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操不待已遂引出見

○與朱術

足下將軍強威嘗言猛將武士欲
耳布雖亡勇虎步淮南足下鼠竄壽春亡出頭者猛
特武士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誑天下天下之人
安可盡誑

○與子字文茂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子父離世間
米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設貴王公富
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飢寒不得飲水
一朝斷乳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飲水
改雖窮樂極成死耀世間汝何用為今日以
殘命惟懸柱泣露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
欺負

先
國
百
年
之
計

先
國
百
年
之
計

能按兵待命九年不伐不
○建武元年
國家承平幾三十年王業隆盛不復以權謀戰事
合其間有實效實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
狂則以為妄萬一有懷能論到則接耳不聽別進
說以相誇動我祖業一統基業更不顧顧直兩手
與賊鬪耳
公遠表云但如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
衆尸於馬耳

○與楊元業

○與楊元業
最近數章請郡朝廷必謂益為臺榭所不容也昔
君子推刺是卿今之君子推溫是隨所隨不同
隨一也老弟與溫相和至隨終無間然多不
致此煩言至煩於弟
○契文
世之人舌長且員捷若轉丸落談吐如河出
而東注如虎走騰而覆之以鷄也其巧於言如此
則不難舉歟語古大知祥不可不來

○與王晉溪先生

重 監

今人未卒取依阿軟媚者。遇直率。則曰其人處部。

恬靜。即曰其人主。遇豪傑。即曰其人肝膽。則曰。

憤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者也。此輩在。

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至委身寇庭。而。

戊丙。而皆是也。

○與友

古人多本色。今人多廣揚。前撫率呼吾氣。豈。而。

無光哲。偶嬰逆鱗。建愆得健。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

辭海

心。物。以為大夫。夫事止於此。而實不厭其脂韋。統指。

之心。

○與趙濟寧

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則曰且姑與達達。勿。

激取疑。至事涉閑係。則曰損德容。應忍。乃所以。

其究。不過一依回混同。而幸且脫手。此習已入人。

髓。性。得利。以去。即有勤躬盡瘁。出身犯難者。其。

以懷事目之。學術人心。至此。弟恐不敢信。

○答孫文豹

王陽明

念以相府而謂之拘義。應以相傾而謂之疾惡。妬。

嫉。能。志。自。以。為。公。是。非。臨。情。疑。然。而。自。以。為。同。好。

○與友

今人不善人言。見人集拱。便拆。口。咄。內。不。吐。則。目。為。

老。成。人。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

楊。耕。山。先。生。云。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更。以。讓。

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已。為。可。耻。今。人。之。而。

行。反。婦。人。不。如。沈。公。練。曰。人。皆。貴。自。樹。能。自。樹。而。

沒。可。以。樹。人。

○與王勝德

近世之淺陋者。正史易足。而自高耳。宋。蘇。軾。筆。已。

顏。卿。不。知。晉。人。書。陰。未。能。達。詞。已。呼。蘇。子。瞻。為。阿。

欲。毀。棄。其。史。於。九。其。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

說。經。之。誤。蘇。強。辯。敢。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

他。日。月。也。武。

○答湯方伯

僕。自。初。襲。世。蔭。歸。足。一。園。荒。中。朝。暮。閱。覽。黃。庭。經。

弟。我。運。命。天。平。事。繁。難。聞。之。轉。不。置。解。明。公。

辭海

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雖人得沈都亡者。目方。威德超自。如斯耶。

○與王元敦 王元美

元所云間制於部。制於司外。廷制於官。榮老。制於。

於沙平。四結妙甚。第部。結二結。云實事。制。

虛言。肝膽刺於皮面。

○與表石滿 陶石貴

長安如奕棋。世路日難矣。嘆矣。

元美與李伯承云。京師中慈日。益其娛。毋耽耽。

下。於何。履歲。城者耶。

○與項東 陳著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徒衣。日。順。胥。隸。中。如。掃。落。葉。旋。

掃。旋。有。主。使。夫。夫。之。松。庭。宦。不。得。為。而。雀。不。得。作。

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獎。然。自。打。可。上。

醒。穢。潤。霞。點。前。泉。石。

○與友 朱冠封

刀。口。如。黃。滿。腹。如。城。滿。池。荆。棘。安。得。虎。穴。援。之。

穆。廟。衣。已。開。露。公。瑞。撫。南。直。黎。君。面。應。備。兵。

鋤。匠。室。而。不。風。四。起。時。有。技。匠。名。伏。祝。海。無。須。海。
訟。端。少。總。其。詞。甚。奇。云。告。飲。人。卿。語。告。為。務。
產。事。性。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行。於。身。勞。
發。掘。許。由。墳。深。被。惡。未。告。發。惡。又。賄。求。娶。且。竟。作。
得。免。今。某。月。日。抱。出。惡。兄。柳。下。惠。提。某。龍。紫。微。竹。
水。年。日。夜。痛。加。也。此。極。刑。通。獻。首。陽。薇。肥。田。三。日。
餘。似。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詎。竊。思。武。王。至。尊。尚。然。不。
知。焉。看。辱。何。兒。區。區。堪。嘆。激。切。上。告。

翰傳卷之 目次

遠部

邀恩

與弟

與泰少章

與鄭時度

答劉子威

與徐子與

答沈太素

與董子元

寄張叔焉

與陶石簪

與董陽明

與李健翁

與左觀察

題

答王商

與山巨源

晉

宋

明

表

王

馮

徐

曾

表

房

宋

曹

漢

晉

與徐勉

答魏邦王

東高崖山

與王金州

與徐子與

與歐慎伯

答楊應寧

與文

與沈博士

與王百穀

與徐子與

與兩科

答司馬懿

與謝萬

吳

文

李

宗

王

王

林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王

與文

答柏與王

答李湛叔

與鄭知府

與石拱辰

與翁邦相

與馮南江

與張初子

與王元美

與石拱辰

東沈懷操

答朱漢儒

齊

吳

蘇

文

王

王

平

徐

范

李

王

陳

馬

與孫幸王

答吳典中

復謝叔授

答袁克之

與吳寬副

與李惟寅

與林同年

答葉葵日

與江道之

與蘇潛夫

與王百穀

與何家郭

宋

文

高

吳

屠

沈

王

宋

宋

毛

宋

翰海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公案定

門人沈佳猷錫爵
值 陳龍影五弟存

遠都

避思

與弟

早發子

既定戎事當甫中東路歸故里為客指之墟以白士
而居重位何能不以感滿受責乎二疏吾師也

與徐勉

沈約

與弟

早發子

名
書
卷
八

暮年努力從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力不相
攝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聞取便則煩加寒必利
日數旬革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今
其不休持胎至快

與泰少章

黃魯直

思欲吳舟風烟之外要縛似未有脫期未懷方外之
人自是宿債難不更作蟹自難縛也

答鍾叔玉

文天祥

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則夢寐間聞命誤節

羅笑人方衛湯弓祠以安半舞倘拜命音春香花
猿鶴飽卧亦五雲之餘榮也

與鄭叔度

方遜志

虛度瑛中不憤與流俗往過厭其空閑每欲得一
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文生讀書讀
以自樂

東高崖山

張東隱

山林之興短猶勝控市朝之味長恨不即斯塵
公屑后而餐席雲而卧

與弟

表守郎

夫非不獨作官樂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
不肯便奮然尾云鄉道心懶忍作官遊之人舟少
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豈不有方寸大約
於此矣

晉皇甫相云羅敷盤桓疾與榮就

與王食則

李于麟

漢鎮鎮亦已郡國一大矣方且局促報下也元
自演漢置縣以伯樂望衆人遠僕野御一朱轎猶

不。死。性。流。言。胡。為。日。前。然。難。折。斷。傷。平。既。解。脫。去。矣。

○與徐子與 王奔州

此。腐。見。當。屬。羣。鴉。鳴。尊。食。不。滿。餓。難。笑。也。欲。年。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十。

○與徐子與 宗子相

日。折。腰。諸。貴。人。前。辭。爵。之。懷。推。與。為。語。豈。非。金。石。此。侵。錄。

蘇子瞻先生有云。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

而取適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

中之魚乎。山有巖。巖可美也。野有藥。藥可勝也。一。

勝可求也。一元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

樂可游也。

○答沈太素 馮孫庵

弟。遠。席。休。花。觀。北。麻。官。浮。於。年。福。傳。於。量。名。傳。於。

實。三。者。世。野。大。足。而。弟。不。幸。有。之。不。去。耳。生。得。失。

夕。解。組。歸。矣。

○與歐楨伯 王鳳洲

僕。老。此。山。鎮。無。事。無。故。園。遠。與。春。明。門。地。矣。

○與童子元 徐長谷

歐。忠。無。狀。復。有。此。杆。鉛。刀。柔。脆。獨。望。一。割。然。指。為。枝。旬。有。性。靈。鐘。鼎。尊。重。終。不。易。我。自。在。山。林。也。

○答楊應寧少傅 林見素

事。業。身。至。瘦。年。及。歸。諸。者。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退。一。小。節。茲。由。將。併。夫。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即。山。

○與徐子與 宗子相

而取適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

中之魚乎。山有巖。巖可美也。野有藥。藥可勝也。一。

勝可求也。一元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

樂可游也。

○答沈太素 馮孫庵

弟。遠。席。休。花。觀。北。麻。官。浮。於。年。福。傳。於。量。名。傳。於。

實。三。者。世。野。大。足。而。弟。不。幸。有。之。不。去。耳。生。得。失。

夕。解。組。歸。矣。

○與歐楨伯 王鳳洲

○與皇甫二泉

東中郎

也。積之吾。吾持抱病。薄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依恨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開天。

○兼陶石貴

東居浦

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龍鶴。忽聞林間鳴。與之。恨不叩琴。修製。與之。情飛。

○與沈博士

東中郎

吳令。甚苦。錢。錢多。如牛毛。人情。范。如風。影。過。客。積。如蚊。官。長。尊。如。閭。老。以。故。七。尺。之。軀。疲。奔。命。十。圓。

○與董陽明

屠赤水

大夫。夫。不。得。封。侯。廟。食。即。五。穀。四。清。何。處。不。可。寄。乃。局。促。一。官。春。愁。五。斗。為。造。化。小。兒。龍。蛇。耶。長。江。與。起。會。須。有。日。矣。

○陸路和白

東中郎

陸路。和。白。出。家。之。人。尚。不。貪。大。竟。中。祥。佳。而。以。區。區。一。鵝。殘。荒。

區一鵝殘荒

○與王百穀

江病漢

雅。惡。賢。路。儘。寬。既。不。容。吾。屈。足。則。丹。丘。后。室。當。不。安。持。與。山。雲。結。一。段。清。綠。月。向。萬。卷。中。作。五。色。雲。

○與李健翁

東中郎

逆。病。不。即。愈。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得。登。青。紫。之。樓。眺。長。江。之。水。言。之。處。下。

○與徐子與

宗子相

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達。白。雲。集。成。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山。僕。來。還。開。落。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松。山。中。之。環。環。珊。珊。矣。

○與左觀察

蘇司直

我。風。東。表。時。有。江。嶺。之。想。走。下。以。行。藏。窺。世。路。於。河。淮。杜。門。作。側。柱。島。不。復。操。薊。瑟。矣。無。意。花。開。曲。折。雲。衣。不。忍。薄。羅。草。徑。西。院。紫。蘭。但。欲。門。高。吳。洲。海。上。

○與蘭澤雲

東中郎

與。蘭。澤。雲。澤。科。

東中郎

金閣自繁華。今自昔。嘉祐。歌重舞。此。客。之。
事。雖。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人。之。龍。非。金。
龍。之。酒。傾。樽。柱。來。門。歡。宿。探。永。美。慶。之。舉。彈。足。南。王。
之。后。此。道。客。之。樂。非。金。樂。也。今。所。對。者。我。衣。體。大。養。
口。刀。民。及。城。莊。滿。身。之。因。徒。耳。蘇。何。有。於。金。何。有。
於。蘇。哉。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衣。知。縣。脚。跡。否。

蘇海

小

卷四

七

七

卷

○ 卷五商

僕。得。曝。背。乎。龍。臥。之。中。安。身。為。樂。無。憂。高。福。知。我。
者。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

○ 谷司馬銘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辟。如。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
罪。人。也。

○ 典山巨源

縱。逸。又。簡。典。禮。相。背。骸。與。慢。相。成。而。為。僚。類。見。寬。不。

蘇海

卷

卷

卷

卷

政。其。過。矣。讀。壯。老。重。增。其。故。使。榮。道。之。心。目。賴。以。
猶。食。鹿。少。見。豎。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焉。則。狂。頑。頑。
繼。難。歸。以。全。德。譽。以。嘉。著。迨。思。長。林。而。志。在。豐。沛。也。
今。願。守。陋。恭。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說。平。生。濁。酒。
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難。之。不。置。必。發。其。狂。
疾。自。非。重。怒。不。至。於。此。

○ 典吏部郎謝萬

頃。東。游。還。爾。拉。桑。果。今。宜。發。蒙。車。騎。子。抱。弱。孫。進。龍。
其。間。有。一。味。之。日。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難。植。德。無。殊。

○ 猶欲教養子孫。以故厚遇。或有輕侮。庶令。舉。數馬。彷彿。萬石。家風。未。有。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惟。衡。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政。以。為。撫。掌。之。實。其。為。得。可。勝。言。耶。

○ 與友

江文通

○ 性有所短。不可事強者五。一則體未。疲。緩。野。不。肯。二則人間。應。酬。辭。讓。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四則性。甚。是。動。事。不。行。五則。思。嫌。妄。夜。無。故。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顧。拾。微。實。願。珍。

○ 與友

江文通

○ 性有所短。不可事強者五。一則體未。疲。緩。野。不。肯。二則人間。應。酬。辭。讓。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四則性。甚。是。動。事。不。行。五則。思。嫌。妄。夜。無。故。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顧。拾。微。實。願。珍。

○ 性有所短。不可事強者五。一則體未。疲。緩。野。不。肯。二則人間。應。酬。辭。讓。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四則性。甚。是。動。事。不。行。五則。思。嫌。妄。夜。無。故。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顧。拾。微。實。願。珍。

○ 性。辭。謝。受。上。五。聖。善。德。極。常。輕。迷。人。路。有。著。往。忽。不。知。老。五。而。今。司。己。白。豈。容。課。虛。責。有。限。為。其。我。

○ 答鍾典王

劉孝儀

○ 下官。安。於。稱。無。器。以。成。性。未。暇。照。腹。未。所。屑。心。○ 答吳典守

○ 明。辭。德。長。冲。素。是。以。被。禍。負。杖。忘。其。疲。病。必。欲。歸。沈。以。破。着。冠。起。客。行。歸。覽。諸。瑤。東。海。耳。未。忍。受。此。照。

○ 答李端非

蘇東坡

○ 得。罪。以。來。更。自。閉。塞。高。舟。草。履。故。溪。山。水。間。與。其。難。處。注。往。為。醉。人。所。推。罵。雖。自。哀。斷。不。為。人。為。平。龍。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康。復。克。足。下。又。復。刺。相。推。與。喜。非。所。望。木。有。藥。石。有。藥。耳。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自。有。三。十。年。來。所。為。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成。也。○ 道謝教授

文文山

之中

雲間一寺春。綠句飯。戒。續。得。世。榮。辱。事。付。之。山。外。
人。一。方。琴。書。自。通。為。誦。停。雲。三。通。

宋陸發翁跋劉觀之陳今來野牛圖云公卿貴人
方黃金絡馬傳呼大城中時欲如三公野牛山
蕭散遺物固不可得

字劉伯壽結卷王華峰下筑王華蓬主有其名焉
二草以新富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即行牛止即止
其止也必令盡筋醉而歸

新海

○ ○ 與繆知府面
其茅屋三間在魚山溪廡傍者沿浦外一毫不以爲
公私撓獨爵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閒天惠仁極
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啼鴈宿各適其適則某
賜多矣

文山樹車食素啓一登白雲對甬島而俯仰十
流水忘夢處之去來
宋王夷甫答文丞相文愛哉文山高山流水難
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製侍中之如月龍光

河。既。已。生。焉。名。臣。死。焉。列。星。不。然。効。氣。焉。風。焉。干。將。莫。耶。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

答袁永之

勉事 聖君 統聲雷 使僕得高枕丘中耕稼以
王稅 采燕以奉親顏 新歲既升 回家大路 肥野
享神 枯魚鱸而召友 裝笠在戶 搭棹空懸 濁醪今
攀岳長歌 茲國鄙人之所自快也

○ ○ 典石拱辰
王舍州

不佞近益治小瓶圖不減白香山履通他上他月抱

寔美聞不失作老國斥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
 餘不失作老蠶魚園有佛經一藏力欲起聞之而
 爲不失作老衲子是矣足矣阿悵者江充多文士
 美交不稱公輩偉人聞我三徑耳

元吳興張青甫司馬云捐家釐于軍一畝一布束書入茅舍朝蓂蔬食雖米泔羹和率不能三合讀圓覺黃庭如小兒遊姑窰之下謂此人所學非尋常任不

樂約五明一揀三就。老吾餘生親友便駕者固由之。一處耳。

○與三五元美
明年一切掛客不然。恐落陽有不下之色也。

元美有云。為客所驅。無復生趣。今嫌寬一園。寢跡之不已。旦夕惟有綈衫行履耳。又云。謝方外。七八園義作夜郎王國。

○與江遁之
弟意欲往。枕無他。不過欲尋閒。候之方。文遠。問。

○與石拱辰司馬
間為世道念。須公出磨洗乾坤一遍。筆上君子肯許。長公十指不此。語亦似使。老賜不知。兩飽足已。作僧廬長。位賜也。一笑。一笑。

○與燕潛夫
弟此一。餘。懶。真。難。拔。夫。弟。豈。以。靜。通。為。高。者。哉。一。留。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慶。若。謂。弟。以。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與石拱辰司馬
王舍州

為高。則弟之。眼。如。雙。鳳。五。而。已。

○與沈懷遠吏部
陳者公

第五十。兵。藥。廣。九。聲。世。懷。多。地。嘉。當。花。香。月。白。之。

榮。寒。刺。舟。往。來。空。青。稱。碧。間。便。可。單。世。茲。耳。大。是。

天。無。後。看。我。當。歌。慶。日。柱。門。東。肘。手。一。編。從。處。為。行。

錢。能。耳。

王中丞。沈。當。坊。其。堂。云。偶。爾。謝。上。天。官。青。得。來。年。池。神。仙。又。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第。

○與五百散
元仲章

水。日。抱。病。沈。沈。空。林。中。惟。有。蟬。聲。松。影。一。破。家。來。

○與五百散
為開之

青山。白。雲。性。之。可。通。益。以。淡。喜。祥。悅。之。樂。一。官。何。

○與何客部
末中郎

扶。杖。而。出。偕。數。袖。往。王。泉。牧。唯。藍。山。色。飲。仙。人。雲。

此。地。兄。霜。絲。由。他。日。入。洞。深。閑。路。人。云。智。者。洞。中。有。

一。老。頭。陀。鬚。髮。如。秋。葉。身。若。堅。銅。飲。鹿。那。居。海。人。只。

司。不。以。可。者。是。必。我。也。凡。六。姓。節。屏。借。史。跡。之。或。

得。不。然。其。意。同。致。而。去。

新

海

八

之

蘇海表之九目次

邱遊郭

布居集

與鄭長官

蘇羅隱

與徐十九

吳明

荅韓維

蘇軾

荅楊濟甫

陳子

與王慶源

蘇子瞻

與晏尚書

范仲淹

與人

黃山谷

荅長官

蘇子瞻

與蘇無美

王鳳洲

與陳太純

虞邦

與友

陳君公

荅戴承幹

陽開之

與龍君晉

屠赤水

寄友

王

與友

王

與龍君晉

屠赤水

與王辰玉

屠長卿

與項孝廣

湯雲

與友

王百穀

與黃文軒

吳應

與陳立甫

屠赤水

與金玉章

錢文

山石集

與王無功

屠杜牧之

與顧章

吳

寄元碩

屠白樂天

唐亭

元

地世尸居

釋如曉

山居

明羅太

與周元耳

屠赤水

與范太史

吳明

寄項彥父

蔡致中

與龍君晉

屠赤水

寄小諸弟

朱石浦

寄弟

朱小

與陸典繩

吳國倫

復顧世珩

陳雲

復僧象先

王百穀

寄八舅

朱小

與友

吳國倫

送致

與兄

晉謝玄

與子

陶

與毛維瞻

蘇長公

與李端珪

黃春直

與友

蘇長公

與友

蘇長公

與李公擇

蘇長公

與表森遠

王元美

復程仲龍

沈無功

與楊東濱

陸

與友

陳君公

與徐子與

王禽州

與李見羅

李早吾

與王百穀

屠赤水

與龔惟學

朱中郎

寄夏道甫

朱小

荅子見素

陽開之

寄友

陳君公

寄虞青霞

張仁中

與陳觀察

王百穀

東馬聚生

魏

與朱太常

劉啟

與錢三儒	沈原	與杜友	廣青
與王半偈	鄒高雷	與王太史	林太
東方建元	屠赤水	寄友	程
卷徐孟儒	屠赤水	與帥惟審	錢
與江綠羅	袁中郎	寄游子元	邵
與友	仇石田	與凌允祿	王百
與李惟寅	王元美	報友	東中郎
字陳伯子	毛仲章	報楊東漢	陸
與周公瑕	王元美	與林玉峯	張
與友	陳省公	與吳之仲	徐
與友	吳從先	與友	屠赤水
與蔡爾通	蘇		
與友	何		
與時			
範	王	與弟	宋
答謝中書	梁陶弘景	與朱元思	吳
與阮從事	吳	與玄覺	胡
招裴迪	唐王維	遊虎丘	李

遊黃竹公	李太白	登龍興閣	李太白
三帖	李太白	答馮季華	王
與韋處士	顧況	遊西山	柳子厚
報謝	白樂天	小石潭	柳子厚
答士言	蘇子瞻	與李公擇	蘇子瞻
遊龍井	秦少游	與邵芳瞻	秦少游
夜遊	蘇子瞻	遊白水	蘇子瞻
寄蔡家	蘇子瞻	遊北山	晁
與呂王純	屠赤水	與友	袁
報李惟寅	宋	寄楊東漢	陸
寄伯修	袁中郎	復張不棄	紀
與徐子與	林太華	東諸鳳林	孔
寄朱司理	袁中郎	與屠赤水	沈
寄楊東漢	陸	與俞仲蔚	李
與楊見濱	高希章	與李使君	屠
報王憲長	陳玉岳	與俞仲蔚	王
報陳仲倩	虞邦譽	寄金曉源	陸
寄友	陳省公	寄余子翼	王

與友	徐文	與崔鶴汀	莊起
與王方仲	黃汝亨	與吳大參	陳清公
與偶開之	屠赤水	與倪如僧	王百穀
與歸給諫	釋慈山	與戚將軍	徐
東胡太常	孫繼照	與唐伯虎	徐
漢高襄之	王次公	寄成鏗侯	洪五明
寄張勿于	許君信	與何天玉	王次公
與項明父	游雲龍	嵩遊	袁中郎
與諸伯潛	湯霍林	答友	秦
遊靈巖	袁中郎	與黃君聲	劉大
與周與叔	吳維岳	與沈筠溪	凌約言

翰海養之元
雲間陳繼儒著公鑒定 門人 沈佳胤錫侯輯
洪其度海客

卧遊
○與鄧長官
按半部半部之中有一詠一編之趣芳草遠山
櫻桃晴陽幾月別受持揚
屠緯真先生云忘中隱隱江枕家在半村半郭松
下時聞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與徐十九
茅居在郡南前有芙蓉蘆花沒有高梧大竹不食無
他其日春黃梁燭圓說解騎數龍頭然落日夜即
薪大膳白酒引滿之隆襟期浩然如太古時人同
累無非難批

○蘇韓維
此蘇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乏居室稍寬耳目清
不改機關三商而賦高春而起淨院明窓之下羅

國史琴掃以自怡悅與至則泥小舟出盟閣二門
 蕭覽古於江山之間清茶野饌足以銷憂尊雖稍
 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相游從甚樂家有園林
 珍葩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谷楊濟甫
 都下春色已成但覺然漸處無與為樂所居齊前有
 小花園深種菜亦小有佳處傍宜秋門皆高槐古
 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子瞻有云新居已決日小窓疎籬頗有幽趣又云

○與王慶源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凡席之下雲海樓天高舟草
 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
 卷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通知之先覺
 ○與姜尚書
 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文脈浸潤中來之重
 之日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達恩一日修
 唐宰相張說記尚書章公別業云巖巖入野橫

出谷罕激揚岸澄潭洗月江泉電射雲木虛
 謂丘壑靈龍衣冠集許
 ○與人
 從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二三畝地
 蔬植菜亦有竹溪逶迤之致
 ○○谷上官長官
 所居臨大江巖武易諸山如咫尺時渡葉舟遊其
 間風雨雲月陰晴委慕態狀萬千恨無一語摹寫其
 彷彿
 子瞻與毛隱民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
 老人也

○與沈無異
 得二頃陲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院中養
 數千頭中構一島崑崙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傳
 金居古文右室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具滿盞
 桂脯瓜果間上一榻而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
 無休息焉傍雖兩艇客有問奇者以一二瓶或
 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隱几興

便健哉去甚俗客兄恍者雖呼老日了不剛

張個初先生曰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廣

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研田建楚荀一小几

素幾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不

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

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

一室供面辟達摩陳古壺鼎茶具一酒壺一士

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

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翁公先生有詞云緩步東臬有側幽人書屋

庭除方幅前庭喬木後庭修竹轉西廊別

谷小圃低橋寒路落紅相逐生亭軒蒼蘅青

屏蝶宿柳塘鶯浴楊蔭輝琴一曲

與陳太監

秋光漸遠我煩憂夜來雨洗長空月隱疎柳

池亭當添清致十倍

與友

陳翁公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開八達。几簾皆碧。想開

聲。風來。氣不覺令人自醉

翁公有云。昔人欲避暑。曰。春感松。何如洞庭月

看雪。何如清湘竹。余應友人曰。更得元龍百尺

則以種香。青玉枝。無不樂也

宋韓持國涼堂深七丈。每歲夏。獨以爲不可居

士。適自郢居來。因問郢居。涼乎。曰。涼。持國語

故曰。野人無備。養大屋。三起不覺。車馬塵埃之

物中。無也。念。露。形。換。扇。投。足。木。床。規。木。陰。東。接。則

言我心亦涼矣

○谷成永林

南都公署司業署最勝。前臨廣池。此時新荷出水。已

二尺餘。後侍鶴鳴。鶴山金碧。蒼翠。至溫。目一。銀。車

三。極。盡。領。美。勝。公。餘。日。懷。念。其。中。爲。華。樹。已。不。成。林

落足娛西生矣

○與龍君

居山。中。月。且。十。國。署。外。四。際。溪。山。樹。聲。如。遠。近。感。感

○與龍君

雲氣
署公云。無楊小橋。紙窗好屋。焚香燕坐。手握一
一卷。客來。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
馬路何物。

○與項孝廉
湯雲林

漢象所旁。草屋兩間。而無車馬之喧。僕偷閒。草
硯。中清琴在。凡白雲滿榻。半共素履。獨行蒲。感得
蔬食飲水。樂也。兄風負道義。試策騎相過。至生松
南園。論人論文。論千古學。即唱嘆。

○與友
王百穀

別墅新成。鳴溪可以洗耳。浮雲可以漁。躬
楚光。米於白馬。湖上鳴溪。樹門外。花屋
綠水。知心笑。築解語。伊濤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
空齋如水。晴晝開門。獨聽長松。聽如聞帝女之泣。

○與黃文軒
吳應秋

足下解組何急耶。計梅雨過園林。高槐。欒柳。翠色。左
衣。船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徐來。又安問大羅天。
○與陳立甫
屠赤水

蓬戶接手。外還荒。青苔滿子。履基絕。園。即。之。
門。裁。先生之。柳。脫。起。呼。童子。問。山。地。落。山。幸。夷。開。
半。寬。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窓。故。
風。焚。好。香。煮。苦。茗。思。見。其。高。來。鳴。樹。間。小。溪。竹。床。
枕。一。覺。其。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寐。竹。評。花。地。之。南。
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梅。要。挈。未。
告。語。胡。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
無。負。格。桐。月。色。也。堪。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與金五章
錢文薦

其字脫。南。陳。地。遙。控。東。湖。近。倚。青。群。蒼。苔。石。上。時。
膝。長。吟。但。覺。茶。樓。備。竹。一一。作。碎。軒。聲。胡。和。斥。鴉。
枝。聊。亦。自。足。庸。詎。知。人。間。世。何。物。為。溪。鏡。子。
孫。山。人。雁。洲。有。屋。數。椽。東。郊。外。陳。地。半。畝。悉。種。
花。異。草。五。英。的。的。綠。蔭。間。日。與。同。志。偶。和。吟。咏。
其。居。曰。衙。門。之。下。
宋。景。濂。先。生。紀。好。溪。遠。民。云。我。青。霞。脫。故。巾。無。
不。渡。與。鹿。事。接。野。居。近。大。溪。豈。竹。嶺。奇。然。當。月。
高。照。水。光。潏。潏。共。月。爭。清。輝。振。腰。短。爾。未。小。如。

新海

米九

新居

子

新海

米九

山居

吳坊

深空明中蕭瑟扶杖直為素直入無際兒轉苦
鳴溪泓絕可聽

晨居悅記獨坐軒云予為西昌教官學園中
軒斗大僅容擁擠一棹位可置經史數卷賓至

可升降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種菱荷也
植松檉竹相子生吳軒座全不入胸次日不

左臨太行右扶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
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居親開訓誨遇賢

則為交遊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

士師之位若親降誅野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

目覺然坐安得獨然予之所為學者皆世之
冥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乎生者寥寥不謂之獨

與予同

山居樂

○與王無功

杜牧之
我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之西堂煙霞性
而適蔭丹桂藉白茅酒誦一杯清琴數弄致足樂

無功答云僻居南浦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
鄉間以狂生見待我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諒招款

之詩惟受勾畫羅舍宅內自有幽蘭數莖孫楚
前空對長松一對

○與顧章

僕去月謝病還見薛蕙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
爭霞殊峰限日曲岫含雲溪深翠翠蜂吟雀啖水響

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山居遂草字其上
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斯已辦

謝靈運有語云竹綠浦以放綠石照潤而映紅
○寄元稹

白樂天
僕去年秋始將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

水泉石脉絕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番松十數株
喬竹千餘竿奇蘿為牆垣白石為欄道流水周旋舍

下飛泉落於落。紅燈白道。畢生池。每一獨。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華。香。盤。萃。北。寺。四。遠。變。介。奉。寺。間。其。隙。又。甲。廬。山。大。原。人。白。樂。天。見。而。受。之。總。變。不。能。去。因。而。奉。賦。寺。作。草。堂。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洞。北。戶。來。陰。風。停。徂。暑。也。嶺。南。覺。陽。日。虞。新。寒。也。未。斷。而。已。不。加。丹。牆。汚。而。已。不。如。白。城。增。用。石。暴。臨。用。紙。竹。簾。好。棹。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指。海。山。集。卷。九。廬。山。集。卷。九。

三。兩。卷。無。天。既。來。為。主。仰。視。山。俯。視。泉。陰。陽。作。雲。石。自。展。及。而。應。接。不。暇。此。分。也。前。有。平。地。輪。屋。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意。自。以。此。作。平。臺。環。此。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花。又。南。抵。石。湖。未。開。有。古。松。老。杉。大。佳。十。八。門。亦。如。我。百。丈。樹。柯。雲。低。枝。拂。深。如。幢。豎。如。翠。張。如。龍。蛇。走。松。下。多。葉。蘢。葛。葉。蔓。聯。綿。承。臂。月。光。不。到。地。成。夏。風。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崖。積。石。嵌。空。雜。木。異。草。蔓。覆。其。上。綠。陰。蒙。蒙。朱。青。

綠。四。時。一。色。又。有。飛。泉。落。其。北。以。烹。輝。堂。瀑。水。竄。增。隔。落。石。渠。春。曉。如。練。色。夜。中。如。玉。琴。瑟。聲。堂。兩。倚。壯。崖。右。趾。以。刊。竹。架。空。引。煙。脉。分。綫。懸。自。崖。趾。初。望。栗。如。貫。珠。霏。微。如。雨。風。逸。去。其。四。條。可。及。者。卷。有。錦。繡。谷。花。夏。有。石。澗。雲。秋。有。虎。露。月。冬。有。猿。雪。陰。晴。顯。晦。各。一。吐。平。變。萬。化。

唐。亭。有。異。石。鳥。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而。在。江。口。空。海。堂。北。臨。大。洲。南。枕。浩。漢。唐。亭。當。乎。石。上。其。水。大。戶。疎。竹。楊。柳。蒼。蒼。在。亭。上。月。所。照。者。遠。山。清。川。耳。所。聞。者。水。聲。松。吹。霜。朝。原。者。零。雨。方。導。原。者。清。風。次。山。銘。丹。崖。翁。宅。云。丹。崖。千。仞。其。下。誰。家。門。前。出。如。藤。上。釣。竿。不。知。幾。轉。為。其。四。牆。竹。幽。石。磴。泉。飛。戶。中。又。遙。譚。山。人。云。子。為。吾。謀。有。飛。泉。惟。石。老。樹。蔭。繁。近。來。可。兩。十。數。間。茅。屋。松。竹。滿。庭。水。石。隨。堂。石。魚。負。得。鳬。舫。運。鵲。吾。則。佳。而。家。矣。輝。如。曉。日。

〇〇〇紀位尸居

予初寄山寮。喜。題有竹門。有松。初。有開花。庭。有。無。角。有。梅。蘇。悉。有。菊。中。有。蒲。團。亭。有。元。憲。行。則。隨。行。則。隨。臥。則。隨。臥。之。曰。則。閒。更。秋。之。曰。祇。有。白。雲。閒。不。得。時。時。出。沒。萬。峰。頭。

前。齊。康。信。云。余。有。數。畝。救。廩。郊。莫。人。外。桐。間。露。柳。下。風。來。多。多。閒。眠。花。隨。四。時。一。寸。二。寸。之。五。竿。兩。竿。之。竹。雲。氣。蔭。著。落。葉。半。床。唐。上。勁。有。句。云。翠。亭。酒。榭。磊。落。來。烟。竹。徑。松。蘿。是。向。月。魚。鱗。積。登。珠。昇。桂。之。華。驚。翼。分。橋。映。天。光。

之。水。
新。水。
新。水。
新。水。

翁。公。曰。山。居。勝。於。城。市。益。有。八。德。不。青。茅。擅。不。見。生。客。不。能。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災。涼。不。開。曲。直。不。微。文。通。不。換。仕。籍。反。此。者。是。脩。牛。店。販。馬。釋。也。

〇〇〇山居
〇〇〇山居
〇〇〇山居
〇〇〇山居

余。家。溪。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翠。盈。溢。花。滿。徑。門。無。刺。刺。松。影。參。差。會。聲。上。下。午。晴。初。光。旋。汲。山。泉。松。枝。煮。茗。苦。咽。之。隨。意。讀。周。易。圖。風。左。氏。傳。離。騷。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文。數。篇。捉。客。步。山。徑。撫。松。竹。

與。蘇。廣。共。僱。息。於。長。林。堂。外。開。生。美。饌。泉。漱。深。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粥。糜。供。麥。飯。飲。然。一。美。華。空。閒。隨。天。小。作。十。數。字。展。所。藏。海。嶧。墨。蹟。畫。縱。觀。之。興。到。則。吟。詩。或。草。王。雲。一。兩。段。再。寫。若。若。一。林。出。步。溪。邊。迴。迥。周。翁。溪。友。問。桑。麻。說。龍。稻。量。晴。輒。而。投。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麓。綠。蕩。收。變。司。頃。刻。恍。可。人。目。斗。背。皆。聲。兩。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

翁。公。山。居。李。云。紅。蓮。米。飯。尊。羹。竹。籬。摩。腹。東。林。經。

村。中。有。古。寺。松。竹。多。絕。橫。與。僧。博。奕。羅。關。忽。伏。

聲。細。三。魚。射。三。鶩。飛。晚。陳。酒。從。清。米。羹。則。蔬。飯。先。生。不。衫。履。不。履。無。世。亦。無。名。必。此。其。半。味。休。傳。到。市。城。

〇〇〇與周元孚
〇〇〇與周元孚
〇〇〇與周元孚
〇〇〇與周元孚

雪。房。山。館。前。有。茂。樹。漫。有。長。流。上。鳴。黃。鶴。下。淅。淅。在。辰。載。脂。散。氣。怡。怡。良。朋。聚。首。時。而。臨。雲。缺。晴。竹。杖。履。冠。心。飽。渴。世。之。塵。心。吐。山。人。之。清。嘯。味。則。風。徐。度。囊。則。空。容。響。答。以。此。半。歲。道。懷。美。人。間。

得樂我

與范太史

頃接西南山小樓王楫。惜舉院東歸。遙翠。無異。書頗足怡老。

屠長卿有句云。水色澄鮮。魚行而往。度林光。落第拂閣以低飛。

○宇項秀父

結廬得弋山傍。日坐也。朴子種。古。慶。漆。奇。明。松。情。蒼。賦。懷。秋。清。窗。與。寒。泉。響。谷。耳。目。改。易。心。神。飛。揚。殊。

翰海

卷九

山居集

十五

則。接。關。藥。物。蔬。菊。自。愛。頗。得。戲。幻。造。物。之。趣。而。視。天。遙。風。雨。萬。態。孰。得。孰。失。哉。

○與龍君善

屠赤水

青山在戶。流水環門。吳。鳥。朝。鳴。喜。燕。晨。上。芝。下。黃。絲。白。蛤。與。二。三。同。心。醉。秋。沙。落。細。草。采。決。明。於。阮。客。渡。

胡麻於上流。今晉漢人見之。必以爲地。花千樹下。大。蓬。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俱。去。

○寄三弟小詩

東石塘

我意欲符荷葉山。荷葉僅俱作短垣。園之徒易相樹。

中。關。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則。

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法。時。每。夕。僧。行。此。處。則。平。田。萬。頃。晶。晶。晃。晃。如。烟。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松。石。隱。隱。山。中。可。多。種。松。梅。上。可。多。種。桃。柳。

第。入。村。可。自。閱。視。其。行。往。亦。自。有。方。畧。太。整。即。俗。弟。自。能。辨。不。須。駕。九。

王。百。歲。與。吳。仲。虛。云。樂。宜。山。中。梅。花。如。白。雲。龍。屋。世。界。都。成。錦。素。鳴。泉。曉。作。高。漸。難。華。玩。華。

○○○寄弟

袁小修

翰海

卷九

山居集

十六

山。中。已。有。三。亭。以。弟。作。屋。屋。起。因。裁。種。來。未。即。亭。上。看。西。山。一。帶。雄。藍。天。然。一。幅。米。家。墨。戲。半。後。聞。

走。乳。窟。聽。泉。指。神。日。以。興。健。百。歲。不。此。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位。數。日。煙。雲。供。養。不。可。不。書。

翁。公。云。落。紅。點。點。可。當。錦。旗。草。香。花。嬌。可。當。嬌。美。莫。道。則。山。康。溪。隱。隱。吹。吟。松。聲。鳥。聲。和。松。聲。鳥。聲。

或。問。王。元。庵。寄。空。山。何。堪。久。住。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青。故。人。

新海

卷九

山居樂二十

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矣。

○ 復顧世叔

終南當戶。鶴鳴如岩。笋左簇。食時。秀色紛墮。盤凡。

東遠。入廚。孤枕夢回。驚聞雨聲也。

白樂天。冷泉亭記云。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未歇。

狀。可以道。和夏之夜。吾愛其東。淨淨風。冷冷可以。

滿。嶺。山。樹。為。蒼。巖。石。為。屏。雲。從。疎。生。水。與。階。平。坐。

而。散。之。者。可。羅。足。於。此。下。卧。而。仰。之。者。可。無。釣。竹。

枕上

○ 興陸與純

鎮山。喜主人之。還。大吐。氣。色。有。陶。亮。松。菊。之。風。

徑。不。如。其。荒。有。杜。甫。尋。春。之。酒。而。春。水。不。如。其。食。

甘。寢。寧。不。讓。放。言。天。下。事。

者。公。有。云。不。能。卜。居。名。山。故。於。崗。阜。迴。復。及。林。

木。幽。翳。慶。開。地。數。畝。築。室。數。楹。擇。作。雞。編。茅。為。

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畝。

清。曠。宜。諸。君。有。高。山。重。圍。蔬。草。置。二。三。胡。床。諸。

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寐。携。琴。奕。以。遲。良。友。履。晨。杖。

吳國倫

新海

卷九

山居樂二十

典當掃乳泉以待。

有公。有詞。云。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裡。草屋。數間。而。

已。土。泥。牆。窗。糊。紙。由。床。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同。主。

人。誰。姓。誰。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

携。得。釣。竿。直。置。几。寸。強。一。尺。短。美。香。酒。美。醉。倒。笑。

聲。底。旁。有。兒。童。大。笑。吳。先。生。看。月。起。

○ 吳友

小。泉。陰。山。之。麓。臨。溪。開。閤。以。閑。俯。之。朗。竹。吟。風。高。松。

漏。日。客。玉。擊。鮮。呼。酒。花。香。鳥。語。夢。悅。風。襟。悲。然。隔。水。

○ 復與范上人

侍。者。五。知。結。廬。華。頂。人。易。卻。絕。松。風。來。顧。以。當。衣。具。

草。是。木。蘭。以。常。香。供。雁。王。康。女。以。當。法。侶。白。雲。可。望。

不。可。即。視。世。界。衆。生。接。接。何。異。一。塵。中。樂。獨。耶。

唐。任。華。送。虔。上。人。云。剡。溪。白。鳥。知。爾。無。機。

○ 寄八舅

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山。已。俯。聽。跳。珠。水。聲。飯。供。

滿。絕。寄。茲。神。骨。俱。清。覺。得。容。易。遣。日。自。信。與。山。水。有。

緣。二。三。月。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

典當掃乳泉以待。

澤元

山居樂二十

廿九

劉夢得曰。蒼海浮。朝於樓居。四無。殺。為。其。成。森。未。脫。子。家。夕。朝。或。望。如。飛。動。落。阿。之。下。大。江。傾。湧。白。石。磷。磷。倒。影。罩。生。風。起。烟。綿。與。空。蒼。然。半。滿。河。底。目。與。天。盡。山。川。對。手。不。平。

新海

卷九

山居集

二

遠致

○真見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無。餘。為。事。足。以。永。日。此。國。下。大。有。種。虎。一。出。手。鈞。得。四。十。九。枚。

○與子

少。學。聚。書。偶。受。閒。情。閒。來。有。得。便。然。然。為。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秋。然。有。喜。嘗。於。五。六。月。中。此。應。下。野。過。涼。風。整。至。自。謂。是。義。皇。上。人。

白玉端

慵。倦。無。云。有。詩。慵。吟。句。外。腸。枯。有。琴。慵。彈。

新海

卷九

山居集

二

信。外。頗。有。酒。懶。飲。醉。外。江。湖。有。甚。慵。英。意。外。子。戈。橫。觀。溪。山。內。有。畫。圖。橫。對。風。月。內。有。達。空。臨。世。事。內。有。田。園。慵。閒。寒。暑。內。有。利。都。

○與毛錄曉

歲。一。盡。矣。風。雨。凄。然。故。雲。所。屋。燈。火。青。焚。時。於。此。開。得。少。佳。趣。無。由。持。歌。獨。享。為。憐。想。當。一。笑。也。

○與李端如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散。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與李端如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散。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與李端如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散。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與李端如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散。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與李端如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散。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蘇直自題書太白秋浦詩云。寫此時雲日。流。竹西簾下。秋浦新。有。嶺。禽。至。者。時。美。新。家可。蘇

○ ○ 與友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蘇長公
重門洞開。林。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蘇
寫物之備。衡。衡。衡。

○ ○ 與友

草堂前。梧。風。意。露。預。忘。秋。暑。久。閒。暇。即。來。燕。坐。莫。蘇
蘇長公

明月也

眉公小詞云。風雨。風。時。晴。荷。葉。青。青。雙。葉。梅。看。小
紅燈。報。道。綠。窓。底。下。蘇。月。明。枕。單。嫩。涼。生。
蘭。蕙。香。清。朝。來。新。吐。百。餘。葉。摸。得。阮。瑤。飛。去。也。團
扇多情

○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愴不可。蘇長公
鄰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王元美

此身幸在。樊籠外。西園。危。事。日。新。茲。以。醉。酒。外。身
寒中作。靈。火。堪。逐。日。蘇。中。一。病。曰。半。完。此。言。非。凡
不。敢。以。道。

○ ○ 道程仲龍

我著衡。衡。鍾。山。佳。氣。下。於。房。龍。詩。景。滿。前。何。必。看。親與功

○ ○ 與楊東濱

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幸。累。極。不。覺。滿。座。香。陸。鍾山

曉。桂。舒。舒。早。菊。欲。放。笑。容。映。秋。林。在。秋。水。蘆。花。之。外。不。當。置。東。濱。於。其。間。講。道。書。耶

翰海

○ ○ 與友

居山有四法。街。無。行。犬。石。無。住。屋。無。空。肆。心。無。後。陳香公

○ 與徐子與方伯

山園書樓成。際。不。容。要。悉。從。諸。書。名。畫。古。墨。先。之。王。金。剛

覽之餘。焚香。燕。坐。並。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繼。續。之。足。死。矣

○ ○ 道李見羅

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記。後。微。步。湖。天。出。從。二

少年。騰波。健歌。終此笑。靜。靜。片時。亦足供。醉。之。用。可以。省。却。如。木。无。笑。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以。仍。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

唐陳子昂云。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達。故。人。而。來。夜。東。坡。詩。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倚。竹。

○東玉百數

屠赤水

歲暮金貧。端居寡營。奇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事。如君。賢。明。時。不。夜。燈。前。笑。語。此。中。一。點。靈。明。斷。

新除。接九。連其。二五

時花散本。咸以元簡。置碧紗窗下。悉。氣。襲。展。明。

痛其前。豈曰是。妨。何。如。詩。梅。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少。不。過。二。種。三。種。亦。

低。疎。密。如。畫。苑。布。置。乃。佳。花。之。所。謂。整。齊。者。正。是。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新。清。青。

之。詩。不。拘。對。偶。此。其。整。齊。也。中。郎。結。表。中。郎。

○與裴惟學。兒孫。過。兩。耳。曰。舍。鄰。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

預計。棘。零。落。柳。浪。錦。曉。起。看。水。光。綠。鴨。頻。忘。漁。沐。供。渡。車。推。川。舊。閑。人。杖。而。入。郭。落。月。補。悼。小。舟。以。梳。櫛。多。載。不。過。三。人。晚。明。讀。書。畫。一。二。刻。燈。下。聚。納。櫛。十。法。果。語。餘。金。教。生。晚。即。粘。韻。賦。題。車。兩。唱。和。不。拘。聲。律。間。中。行。程。如。此。聯。述。之。以。當。一。夕。佳。話。

○寄夏道甫

未小喻

山中。清。寒。畫。著。天。未。夜。蓋。木。棉。被。樹。款。前。益。深。泉。寒。響。小。菴。故。搭。已。完。朋。朋。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左。看。亮。翁。當。日。風。味。

○茶子見素

連其。二五

長夏。無。事。抄。門。焚。香。讀。而。分。整。人。書。不。見。一。俗。士。傳。則。僅。外。涼。風。下。自。謂。不。減。義。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

○寄友

陳者公

唐。中。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憐。人。也。難。命。南。宮。父。子。猶。落。盡。境。中。不。若。吾。家。風。雨。皆。我。畫。林。耳。當。以。亦。玄。宰。為。題。話。而。二。字。張。一。中。

○寄虞青霞

梁昭明錦帶結。鶴帶雲而威。蓋還龍夫也。
綠淵成橋。遠現吳人之影。屬景甚絕。

與王丰儀

都龍門

雨雪數日。偶乘興至江口。浴頭酒醉。登樓大飲。
林輝映。皓然獨酌。山下人雲。裁門。半淡。青常斜。
雪中。遠水。空。上。下一白。金。二。事。如。永。盤。浸。雨。
石。莫。筵。前。倚。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霞。中。
乍。現。真。奇。觀。也。安。得。半。倚。主人。携。陽。春。詞。來。當。唱。
小。閣。乎。

與王丰儀

集九

建康

林太華

夜半。泛。枕。上。忽。聞。嚴。谷。折。竹。聲。五。起。塞。塵。見。六。花。亂。
漲。萬。頃。堆。瓊。瑤。洞。心。乃。朗。吟。唐。人。地。疑。明。月。山。似。
白。雲。之。句。報。驚。喜。欲。狂。同。今。小。鬟。曉。松。煙。酒。連。東。飲。
白。把。管。呵。凍。縱。成。井。四。韻。未。校。暖。閑。少。引。胡。盧。
宋。潛。溪。太。史。曰。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層。巒。
幸。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王。合成。使。人。心。膽。
澄。徹。便。欲。仙。去。訪。識。者。問。之。王。冕。也。

東序建元

唐赤水

砂。江。生。不。遇。抵。酒。家。省。一。飲。醉。矣。如。錢。兩。曉。雨。
通。夕。不。能。眠。寒。鴉。未。鳴。對。巖。野。風。飄。飄。寒。江。路。
薄。亦。自。有。致。

寄友

程蘇

煙。兩。樓。頭。水。花。片。片。落。樹。梢。綠。葉。里。中。搖。
洗。酒。綠。鬟。飛。映。清。歌。激。喉。兒。走。如。雲。

香徐玉信

唐赤水

樓。前。花。木。漸。成。林。終。日。野。空。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
客。來。累。去。禮。法。難。得。清。陰。蘭。點。煙。窗。對。來。松。桂。有。偶。

新海

集九

建康

唐赤水

及。市。朝。事。急。以。向。塵。尾。揮。去。以。故。身。在。城。郭。不。在。城。
花。源。

與時惟客

錢宏

滿。堂。深。谷。松。風。歌。嘯。爾。時。忽。忽。忘。對。牛。山。約。
一。覺。真。快。活。也。

與江鍊章

唐赤水

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面。
南。北。風。皆。可。坐。亦。快。事。也。又。得。李。車。宜。為。友。江。上。一。
下。時。時。納。涼。賦。詩。草。人。世。不。肯。事。之。福。說。人。間。不。

下。時。時。納。涼。賦。詩。草。人。世。不。肯。事。之。福。說。人。間。不。

就之。諸事。他人。不屑。為之。事。頗。覺。受。用。

○寄將子元

摩。草。滿。山。白。雲。滿。袖。僕。特。放。脚。山。排。與。來。錢。草。共。吟。刀。圭。耳。

○與友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趁。春。以。還。殘。日。交。游。止。於。何。父。談。話。止。於。烟。霞。生。涯。止。於。詩。話。朝。市。升。沉。之。事。絕。不。到。門。即。到。門。祇。有。松。風。吹。之。而。去。

○與凌光福

雲海

東沈

王百觀

挾。一。編。高。空。遠。林。臨。松。間。雨。如。瀑。金。闌。隱。隱。色。皎。然。暮。寒。潭。印。月。冷。吸。一。觥。快。如。雪。雲。南。面。王。崇。不。及。此。何。暇。與。羣。僂。爭。月。且。短。長。哉。

東坡與客論食。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欄。欄。則。早。足。灌。以。香。蔬。食。之。以。已。不。以。著。南。都。夢。心。地。作。愧。穿。溫。潤。糝。裏。色。抹。猪。於。共。誠。香。親。薦。以。益。子。

戴。吳。與。庖。人。新。松。江。鱸。既。飽。以。盧。山。康。王。谷。麋。生。主。曹。抗。問。品。少。烏。酥。未。仰。臥。使。人。請。東。坡。先生。亦。解。前。渡。賦。亦。足。以。一。笑。也。

○與李惟寅

僕。此。傳。卿。井。食。園。泉。石。具。體。而。微。東。坡。事。日。新。香。醖。美。條。進。則。眠。眠。足。則。起。起。空。書。史。游。戲。輪。焉。不知。老。之。將。至。况。一。官。哉。

○與友

者。公。云。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回。九。月。草。蘊。正。茂。飲。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與友

飯後散步城頭。俯仰景色。應接不暇。輕雲遠去。數鳥。

徐來人聲。功聚。笑語。今。明。一。雨。兩。山。橫。枝。可。數。步。歸。來。又。月。色。溶。溶。矣。病。次。憊。然。乃。從。而。歌。之。曰。世。情。

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月。盈。盈。上。石。坡。南。好。交。間。余。之。歌。乃。步。月。就。余。促。膝。傾。談。泉。分。而。去。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寄陳伯子

苦。熱。如。伏。龍。夢。尋。梅。人。究。在。水。涯。隔。海。雲。與。月。共。臥。詠。滅。向。淡。著。漱。古。雪。耶。○數。隔。東。海。

夜宿山中晨起初日散驅道田白雲侵地較與經日
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一運出南窓映日定兒于食
漢書一兩腹方吸新編飯一孟此樂恨不與東漢天

○與周公啟

三元美

公與室通金數十里外春日如小年風氣清潤於綠
陰紅雨中然香燕坐乘興對鄧尉山色美筆寫黃庭
點玉元美故人間第一快事

○與林玉峯

張翰別

山中疎蔭可失不羨燒家麻蕨可食不食饑肉也
幾製可以遠適此山人樂事也公如有意不吝示

○與友

陳善公

箕踞於班竹林中徙倚於青石几上所有道法梵書
或較學四五字或忘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無
香不甚良反亦不死短琴無調而有弦長短無勝
有音漫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載星之
定亦能阮兄弟之間

○與吳之仲

徐獻忠

春鳥鳴林夢中流雲宿於榻下以無然臥車亭
來紐方萌猶綠亦沸寒到即醉醉即夢
竹明連煙酒香綠林自醺曰雪山清綠
和自就雲臥醉後

○與友

吳從先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杖刺庭有綠花擊清
聲焚好書一片靜坐一飢春風清消
蘇長公曰將廬山白雲觀長松蔭庭風日清
閑茶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

○與友

屠赤水

紅潤庭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紫柳邊乍拂輕風
閒好索醺竟有新約呼童煮茶門牖好客先王此時
情致何如也

未水有句云翠微層疊柏衣金綠松雲半室經

石蔭半沉蓋雨又云春燕香淡有客到門可
啼花陰無人亦自懸春

○與蔡爾道

蘇紫溪

香一姓花散體酌春宵生從事觀升什世界於

等塵情於浮沫

曉間然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得又足一境界。

吳從先曰。焚香倚枕。夢境未末。此時可名卧遊。夢。夢。夢。又曰。稍涉世味。一臨一沐。都成風神。

○與友

密樹映戶。蔓草露階。流火既西。涼颼乍颭。秋風四起。習。習。飛。飛。神。神。骨。骨。冷。冷。此時念長安名利客。無此風不。

新

九

道

卷

四

北

○鏡湖

鏡湖。清。流。瀉。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與弟

開。惡。通。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必。其。身。絕。運。書。突。星。灑。於。石。

○答謝史書

山。川。之。美。古。今。共。披。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晚。暮。將。歌。猿。鳥。亂。

夕日欲沉

未。能。有。與。其。奇。者。通。明。有。言。吾。見。朱。門。廣。厦。難。識。其。華。樂。而。無。之。志。望。高。嶺。雖。大。深。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如。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甚。奔。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遶。泉。水。激。石。淅。淅。沚。沚。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如。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甚。奔。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遶。泉。水。激。石。淅。淅。沚。沚。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如。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甚。奔。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遶。泉。水。激。石。淅。淅。沚。沚。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如。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甚。奔。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遶。泉。水。激。石。淅。淅。沚。沚。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綠。碧。千。丈。見。底。如。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激。湍。甚。奔。奔。失。岸。高。山。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遶。泉。水。激。石。淅。淅。沚。沚。相。鳴。要。要。成。韻。

○與朱元思

興苑雜事

○ 放郭應東三十五里有青山。地辟千尺。故事人。飛之鳥千翼。就來金水之。後百臂相接。

興苑大師

胡祥師

自到雲溪。太然心志。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拂巾安坐。青松碧沿。明月自生。風掃白雲。銀目千里。名花異葉。蜂鳥銜。集爾長吟。遠近皆聽。錦頭宮。如草為壇。世上淨。樂。競爭人我。心地東。遠方乃如。唐任華有云。僧院少客。蒼苔滿地。終南曉晴。

山畔

○ 招吳迪

王 維

近鴈月下。景氣和暢。般山殊可過。這下方溫。無不。敢相煩。報。猶往山中。慈感配寺。與山僧。飯。而去。涉玄瀛。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同。輞水論。與月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渡。卷寒。犬。吠。聲。如。約。村。煙。夜。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僊。僕。靜。聽。多。思。異。昔。攜。賦詩。步。返。迢。臨。清。流。也。當。待。春。中。并。木。蔓。蔓。春。山。

數輕。懷出水。白。鷗。鷺。翼。露。濕。青。泉。寒。龍。朝。誰。斯。之。不。遠。猶。能。從。我。迷。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是。之。務。相。違。然。是。中。有。沉。趣。矣。無。忽。

○ 遊虎丘

李太白

巖。巖。角。丘。自。下。湧。環。鎖。丹。霞。白。雲。於。運。宮。之內。予。與。不。亂。行。於。路。旁。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婦。千。其。中。失。向。碧。潭。與。松。石。道。舊。雲。去。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絲。松。陰。依。依。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華。現。竹。帛。太。草。芥。於是。欲。舞。屢。舞。

對洛

東石公先生

李太白

人。然。錯。如。鏡。而。中。秋。猶。勝。水。冠。士。女。下。迫。新。屋。莫。不。靚。妝。服。重。綰。累。席。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錦。錦。上。市。席。之。初。題。者。百。千。今。曹。都。署。竟。以。新。麗。相。未。幾。而。推。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照。空。石。光。如。練。一。切。先。登。臨。然。二。蕭。一。寸。管。一。人。板。而。歌。竹。內。相。安。清。聲。亮。徹。比。至。夜。深。月。影。橫。山。將。滿。零。亂。則。蕭。板。亦。不。復。用。一。夫。登。揚。四。坐。屏。香。綉。細。裝。響。微。雲。際。每。度。一。字。幾。畫。一。刻。龍。鳥。

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李太白

○遊華山黃神谷
以濁醪素琴會於黃神之谷。靡雲草以為席。傾崖而相歡。清商激於琴韻。白雲起於華峰。世儲遺生。類然覺形體六臟。悉為外物。

李太白

○卷汝州龍興閣
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暮江碧流。屈枯節。深靜夢中。開襟危欄。覽暮空。

李太白

○三帖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而忘身在世外。更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落人襟袖。疑如濯兔。水

臺也
接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欄。身勢飛動。非把酒自

忘此興何極
白雲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懸

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按首問青天耳。

陳子昂有云。扶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挂月。

可以載孤憤

○卷偶子華慶士

王績

○遊山水性之所適。舉酒賦。不絕於時。晴遊人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栢羣。意甚樂之。其強散哉。與鳥獸同羣。服不亂行。辭不

○與韋慶士

○遊山水。若無寒軸。渡無人。携手。柯吳。飛鳥。一

○登臨須臾。目睛與秋。履與意。抑。先。燕。子。貼。地。欲。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與泉怪石。亡遊不到。則被

○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遂。亦

○同趣。不知日之入。暮然。暮色自遠。而至。至亡。野。見。而

○續不欲睡

○報游

○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掉。進榮步。入秋。廣。初。見。石。

○憂如。削其性者。如引臂。如乘。讀。以。見。泉。如。寫。如。風。

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緣遂相與離舟巖下車僕夫
燕劉翳拂危絕滑休而覆上者凡四五馬仰睨俯
絕無人蹤但水石相連碎璫鑿鑿珠璣王驚動下

○小石潭

柳子厚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白石以為底
岸蒼石為崿為巖青樹翠蔓蒙翳搖綴潭中魚可
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
動傲爾遠逝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坐潭上四顧

行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不可久居

陸龜蒙云陳陽南五里有投金嶺八里許遠東
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草木甚盛車多大澤

孫蒙翳如鴻如洞地窪下廣積水可活魚蟹大
幽邃蒼寂氣候古澹可喜東野得之忘歸或比
成間日乘驢一柱蔭大樑隱焉蘇子瞻到日西還

○夢士言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俯仰古

蘇軾村酒醉後杖杖執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
武林舊遊未見曠慢者也
黃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

○夜遊

蘇子瞻

江山不
老
人
不
老
五
人
不
老

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處
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我兩人耳
著山蘇軾來醉廬山休無大醉石之上清泉

○游白水書付子過
白水佛院院後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嶺山
而泉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度輒為潭深

純石无丈不得其止雪戰雷怒可喜可畏水屋
後人連數十所謂佛迹也俯仰度數各至江山月
擊波中流摘美珠蚌到第二鼓渡飲酒食餘甘美

願影融融不復暮寐

○寄來家

蘇子瞻

去中秋不十日，秋陰方暖。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開，露浩然，所居去江幾十步，獨與兒子道，擇小舟至，去

群西望武昌山，各弄木蒼然，雲清降天。

○與李
子由近作樓登堂記，讀之，深覺前塵飛瀑，逼人

○遊龍井
龍湖至晉家，還道人參寥，是夕，天字開，霖林間，月明

可散毫髮，連舟舟從參寥策杖至湖而竹，出雷聲，度

南屏，雁足落處，湖上風聲，忽於龍井亭，而水

石而飲之，自晉家，幾經佛寺，皆不聞人聲，道傍

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澗，流水上，微悲鳴，殆非人

之境。

東坡有云，春夜行漸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

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應龍，不謂人

也。

○與邵夢瞻
春色遙隔萬草木，鳥各有舊意，廣復多登

○遊龍井
龍湖至晉家，還道人參寥，是夕，天字開，霖林間，月明

可散毫髮，連舟舟從參寥策杖至湖而竹，出雷聲，度

南屏，雁足落處，湖上風聲，忽於龍井亭，而水

吳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費。

楊鐵崖云，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赴吳越，同

事者指致，故昔人水仙船故事，蕩漾湖光，鳥

之者吟錢龍仙，怕，頗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之

○遊北山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犬松

者如益，直者如柱，卧者如卧，草間有泉，泓如伏見

石并錯，然而鳴，稍西一峯高絕，樹扶携而上，望之

不見，月如四，又里乃聞雞聲，項有屋數一間，曲折

度，餘為欄，如蟻，餘餘餘，既坐，山然，而不至，

鈴，鈴，鈴，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遊北山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犬松

者如益，直者如柱，卧者如卧，草間有泉，泓如伏見

石并錯，然而鳴，稍西一峯高絕，樹扶携而上，望之

不見，月如四，又里乃聞雞聲，項有屋數一間，曲折

度，餘為欄，如蟻，餘餘餘，既坐，山然，而不至，

鈴，鈴，鈴，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此處浮碧沈鴈。卧素月。窗如霞。雄之。地。然。漸。城。之。鼓。者。修。江。也。飛。聲。際。天。倒。影。蕭。水。埋。此。絲。高。低。如。華。綠。隱。漏。塔。朱。簷。咬。雨。朝。陽。東。果。青。紅。才。島。南。飛。羣。木。豈。翠。桐。花。落。盡。折。子。曉。日。長。靜。裡。天。大。山。玉。塔。浮。翠。亭。也。

○與呂玉純

屬赤水

兒。上。把。酒。謝。公。樓。煙。雨。深。深。河。山。迴。吞。飛。瀑。風。飄。語。千。古。秋。空。六。幕。猶。臨。晚。晴。精。舍。一。燈。笑。佛。為。郎。伊。儂。作。銀。架。翻。秘。檢。鼎。烹。異。著。主。人。易。松。

○與呂玉純

九游

漢。文。鎮。唐。神。變。清。玉。山。胡。鮑。嚴。言。各。壇。龍。雪。飛。水。使。平。子。解。醒。洗。馬。絕。倒。夜。半。就。寢。則。天。空。嶺。穿。雨。滴。在。地。蘇。開。曉。起。推。窓。獨。鳥。籠。門。草。簾。飲。酒。分。晶。品。買。前。嶺。履。共。清。言。移。數。日。排。柯。神。骨。蕭。天。在。閑。風。瑤。水。上。也。

東坡云。柳。十。九。仲。娘。自。黃。城。來。持。大。官。米。作。飯。我。且。言。百。東。之。奇。勝。勸。我。下。郎。心。翻。然。已。在。行。之。蘇。矣。

○與東

東居公

我。入。梳。花。源。餘。暑。尚。熾。遠。慈。德。山。之。塔。院。院。後。古。樟。樹。婆。娑。僅。蓋。梁。山。景。色。與。水。先。相。逢。茶。翠。院。驛。始。如。沈。

宋。景。濂。記。梳。花。源。云。夾。岸。皆。曉。花。倚。多。翠。松。入。如。有。雲。忽。見。鮮。葩。照。溫。翠。閒。可。玩。

○報李惟寅遺廬山

宋繼志

去。年。冬。登。文。殊。峯。觀。瀑。布。時。時。漢。元。碧。瘦。山。骨。蒼。雲。飛。雪。滿。空。千。山。俱。白。蕭。然。有。復。虛。之。想。如。身。在。瓊。樓。高。廬。今。年。渡。九。江。過。廬。溪。三。失。廬。得。勝。少。憩。呼。肩。與。

○與東

九游

四十五

百。折。從。風。至。三。十。六。峯。之。巔。同。得。絕。觀。立。於。珠。臺。晚。望。白。雲。下。今。翻。為。銀。海。佛。手。巖。巖。仙。事。寺。難。落。葉。空。來。林。瀑。平。道。直。馳。可。入。九。里。鐘。有。茶。有。水。方。需。米。有。羊。隔。畦。雙。步。忘。歸。見。獵。人。還。運。此。境。果。不。知。在。世。廬。頂。上。游。也。或。宿。上。方。片。月。池。四。天。無。點。雲。簾。夜。半。披。衣。行。吟。中。庭。萬。籟。俱。寂。閑。野。宿。露。寒。交。響。秋。空。晴。谷。應。林。碧。落。欲。隨。人。游。赤。城。漫。過。南。康。游。白。麻。洞。沿。洞。坐。朋。來。亭。雙。峯。青。入。天。際。諸。峰。翠。雲。珍。供。嘉。諾。孫。然。明。目。從。君。

東居公

題許宴會嘉景悅善依隨。慨無傑句。酬山靈耳。

○寄楊東濱

弟南來。逐舟載興。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

還家也。入閨尤勝。橫筆絕。群傳天卓立。白雲英。英

舒其下。別則懸。縱疑有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這

不經東濱來。共此為之。慨然。

余居汝陽。曰登錦屏。擎舟嘉陵江。步主占星。順。排

細觀。倚老松。卧怪石。往性。摩腹一矢。然。是三境

之游。須費我一日。程。惟母丘氏。歎土。巖。近在。編。辟

外。乘興。步。履。酌酒。賦詩。他日。詳。官。稅。吾。故。事。

新。化。縣。一。物。雖。老。猶。負。四。物。以。歸。朋。故。事。

吾。氣。關。中。土。物。相。與。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足。以

境。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

○守伯修

發舟五湖。信宿。綠。紗。峰。頂。遙。觀。七。十二。峯。之。勝。其

洞。觀。無。幾。居。士。舊。跡。不。勝。瘞。瘵。洞。深。六。七。里。其

咸。丈。八。半。段。又。積。陰。滿。洞。不。敢。輒。入。逐。舟。靈。巖。時

挂。蛟。趾。其。步。不。高。而。為。奇。甲。於。其。中。虎。丘。不。可

如。且。其。中。多。勝。景。過。響。無。窮。觀。而。施。履。迷。途。剪。不

思。吳。宮。荒。草。依。何。顧。視。千。載。著。新。王。欲。別。不。能。別

情。之。盛。王。於。此。

陶。周。望。先。生。云。登。錦。紗。峯。之。日。色。其。薄。煙。空。

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漢。覆。覆。之。仰。視。白

如。冰。裂。日。光。從。輝。霞。下。滿。湖。水。映。之。影。甚。壯。觀。

圓。鏡。百。十。基。置。水。面。

蘇。公。英。記。進。城。眉。山。云。入。山。度。雙。飛。橋。見。一。水。身

流。有。石。砥。其。衝。忽。今。二。派。由。石。梁。飛。下。行。數。十。里

望。見。白。水。寺。殿。在。翠。微。中。已。至。雷。鼓。坪。多。在

氣。中。行。忽。仰。先。天。角。雲。滿。日。光。始。照。約。矚。不。期

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處。與。在

中。光。景。自。是。不。同。上。大。峨。絕。頂。而。望。先。生。詩。云

列。几。案。東。顧。蜀。江。如。衣。帶。俯。視。大。峨。之。腰。如。帶

鋪。石。中。城。十。城。蓋。覆。在下。品。然。如。雪。積。平。野。

寒。沙。微。風。西。來。雲。光。隱。隱。又。如。洞。庭。北。巖。間。

波。映。不。可。名。狀。到。此。境。使人。肝。膽。澄。澈。

○復。歸。不。棄

清。影。投。檻。面。暮。秋。加。穩。酒。醒。詩。卷。咄。可。人。
 猶。休。半。接。蓬。窓。新。南。薰。於。枕。草。中。流。之。綠。水。
 楚。長。安。車。馬。塵。中。來。得。此。愛。享。真。仙。元。陽。矣。
 ○與徐子與
 別。送。即。取。道。慢。亭。被。千。峰。之。晴。霞。矣。九。溪。之。寒。碧。
 歌。倚。樵。歌。飄。飄。仙。第。恨。不。來。金。馬。同。登。一。吐。驚。人。
 紙。令。山。雲。快。快。耳。
 ○東嶽風林
 泛。舟。湖。心。山。月。入。簾。水。樹。玲。瓏。身。遠。在。畫。圖。間。未。見。
 孔。穎。之。
 抵。天。竺。妙。香。初。梵。是。清。人。思。
 眉。公。立。古。華。嚴。卷。六。是。卷。北。枕。震。澤。而。絕。名。溪。
 層。巒。於。霞。表。沈。影。出。於。水。木。斜。幽。郭。幽。宛。若。雲。山。
 ○寄朱司理
 住。錫。山。嶺。嘉。運。放。舟。而。湖。六。橋。感。子。瞻。之。陳。跡。而。
 嘆。羅。綺。之。荒。草。風。林。危。鳥。寒。之。有。枝。孤。山。夢。處。上。
 梅。窗。盤。桓。數。日。宿。新。禪。解。無。何。陶。同。望。五。鈞。以。是。
 遍。觀。五。雲。諸。勝。村。花。苑。臨。波。使。下。幸。事。
 ○與屠赤水
 沈。隱。學。

斗。日。日。偶。携。履。步。雲。湖。上。日。與。開。之。神。而。新。
 夫。白。雲。霞。入。庭。野。鳥。不。聞。或。凌。雲。登。諸。峯。則。日。
 天。低。海。洲。在。眼。倚。長。柳。知。我。而。入。者。禮。此。雄。快。印。
 可。授。矣。
 許。公。數。云。嘉。靖。丙。午。與。吳。東。三。子。南。溪。楊。子。今。
 湖。上。時。二。月。廿。一。日。也。零。雨。初。歇。旭。日。微。映。和。
 陰。拂。淡。烟。未。收。乃。憩。於。靜。慈。之。上。四。天。碧。然。青。
 莊。目。寺。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嶺。巒。震。聳。以。對。
 不。聞。松。櫟。通。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頃。之。陰。
 半。合。漫。而。漸。零。薄。暮。初。曉。榜。人。適。至。於。晴。烟。雲。
 菰。水。波。蒼。茫。翠。山。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桃。錦。柳。
 隱。隱。芳。菲。隨。處。出。沒。於。滄。波。之。間。若。與。人。和。而。
 去。幾。無。故。山。猶。見。和。靖。之。墓。同。規。保。叔。得。圖。波。
 粲。粲。而。已。此。真。與。勃。然。來。臨。無。算。
 ○寄楊東漢
 陸。張。山。
 僕。出。巡。將。千。里。送。山。川。有。佳。佳。者。未。率。太。好。西。
 萬。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庫。便。是。洲。縣。城。深。
 四。面。皆。山。真。可。謂。萬。壑。雲。屏。也。五。處。尤。靈。怪。長。

木森直如。此龍肩與只行樹杪也。六月須換鱗。都暑氣直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名報此。

○與俞仲府

李鴻漢

去臘從萬少運值雪霽。宇宙茫茫。若鴻濛一色。獨萬少如單屏環峙。歷代名碣。至突兀蒼穹。捫雪讀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登金蘭玉宇也。至嵩陽宮漢封一栢。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獨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摩面壁巖。李渤盧鴻仙隱履。是在雲矣。翰苑中所有。

○與楊見峽

高希李

大江之游。有泉曰珍珠。飛瀑潺湲。足地穴中湧出。殊不異康王浴水簾泉也。大能駕一葉從我海手。且今小奚。破百竟當之。

陶淵明開田間洗水。替侍伏陸之。吳曰林。松已。軍邑徐人。時刺船樸。一洗荆棘。此水通吾所文。

○與李使君

唐赤水

是下傳海朝天子。可得見亞燈佛光否。揚帆。掛席拾海月。壯游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聞室。佛三觀。無時不見。妙相。嶺湖。音胸中。故不之誤。勸。

東坡曰。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兩與天相。有知黑王。數點。郡人曰。海新至矣。不一狀。久已。閣下。

○與王憲長

陳五岳

不佞已至華山絕頂。而中山色更奇。玉士沈頭。雲掌安知。非吾兄顏色耶。稍晴下山。過州中當謁吾。

兄矣。絕頂寒甚。披衣單。發吾兄一笑。

○與俞仲府

王元美

三月登太和殿。繼繼。象。新。續。雲。氣。中。惜。即。如。卿。臨。如。

○與陳仲倩

虞邦來

胡九華。歸袖中峰。故高片。飛出雨。眼不知何。來。此。四。得。飽。看。山。色。

○寄金統源年丈

陸德龍

統源。何。日。今。始。歸。由。洞。庭。林。屋。壁。三。竺。烟。霞。六。橋。

柳。宜。并。華。可。連。壯。遊。截。東。南。名。勝。知。以。吹。入。異。
此。行。不。成。張。博。望。東。望。日。也。歸。來。新。時。衣。帶。想。驚。
天。目。西。湖。靈。巖。震。澤。幸。無。怪。仙。毫。寄。我。

○寄友
陳眉公

謝。光。臨。邀。新。柳。如。髮。青。雀。氣。騰。何。處。不。得。

○寄余子翼
王懋昭

取。道。桂。林。兩。岸。高。懸。翠。壁。時。嵐。片。片。飛。入。青。蓋。惜。無。
足。下。佳。句。點。繪。安。得。借。巨。靈。擘。移。置。東。海。濱。也。

○與友
徐文

昨。把。秋。酣。醉。飛。鶴。猶。飲。與。秋。斷。處。碧。空。浮。天。帆。影。橫。
時。綠。蕪。漲。岸。風。吹。宿。秋。人。訝。水。仙。歸。來。猶。有。一。段。花。
香。樹。色。留。我。衣。褶。

○與崔鶴汀
莊起元

蘭。江。雲。洞。松。蘿。如。海。嶺。鐘。聲。翠。蘿。元。露。霞。得。仙。仗。臨。
况。至。今。猶。憶。香。彩。未。散。不。知。此。勝。遊。何。時。續。也。

○與王方伯
黃汝亨

秋。客。如。洗。烟。雨。南。湖。綠。不。減。而。子。候。桂。往。者。當。而。
之。別。後。相。思。何。處。也。

○與馮開之
屠赤水

西。湖。五。日。主。人。千。秋。所。賞。何。當。嘆。起。連。仙。同。醉。蘇。蘇。
眼。已。

會。別。與。王。百。穀。云。武。林。山。水。如。畫。若。常。閒。尤。自。清。
遠。張。以。高。車。大。輪。辱。之。且。不。欲。數。數。動。人。始。一。再。
領。累。耳。與。和。約。吳。日。作。一。芒。鞋。修。父。張。耳。

○與倪如僧
王百穀

吾。師。楠。樹。費。山。雲。秋。葉。寒。何。完。時。待。吾。性。而。子。湖。共。
木。杯。而。醉。

○與歸吟諫
釋慈山

南。華。之。約。仙。舟。至。濠。陳。登。岸。入。山。二。十。五。里。遠。迤。
徑。其。可。遠。達。歸。人。且。從。後。先。為。掃。石。焚。香。誰。勸。山。僧。
遠。候。松。門。也。

○與戚將軍
徐泰

登。金。山。大。樹。林。如。洗。泉。翠。微。沿。沿。上。衣。袂。

王百穀曰走僧處。雲霧行間如海。清冷。照。
 ○東胡太常。 蘇應點。
 昨藉草片。清原竹院。間小飲甚甘。野語甚洽。路過。
 光微彩。冷露。隱隱。遙。四。滿。地。皆。白。雲。款。與。經。過。恍。如。
 濯。魄。冰。壺。起。容。六。合。吾。輩。昨。閒。宵。安。能。與。青。快。盡。
 龍江山并石。結此一段勝因也。
 ○與春伯虎。 徐積卿。
 候足下遊虎山橋。不意駕性錫山。止與微仲同行。時。
 月映長流。便紋綠綳。如瀾波中一翫。一月如貫珠者。
 新海。 九。
 里許。一種空靈幻相。奇絕今古。次日放舟香口。沿。
 下鼓柁太湖中。兩人快飲豪吟。甫初更。皎然一輪吐。
 性對閒意興鼓舞。 孟下。頭名。
 ○復高萊之。 王次公。
 日來擊楫中流。說大江東去。水盡松蘿。蓋一服便。
 俗腸。說盡。漸遠。氣體日清。天門晴色。如城如。
 次弟。據人。
 ○寄咸銀俱。 楊五明。
 同二三兄弟。登崢嶸山絕頂。噴龍四百里外。一片青。

上。銷。數。點。烟。村。眼。雖。有。此。小。景。急。欲。飛。入。詞。壇。竟。
 料。忽。忽。無。翅。倘。更。下。欲。得。之。俟。秋。聲。動。時。急。來。收。去。
 宋景濂先生云。龍泉多大山。有四。奇。景。也。而。中。家。
 下者為匡山。山多。蘇。松。彌。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
 濯。松。上。蘇。蘇。絲。紛。披。披。撲。數。十。尋。綠。可。啞。去。
 友。章。君。三。五。遊。之。日。歌。吟。萬。松。間。恍。若。與。古。索。傑。
 吳。語。千。載。之。上。松。亦。微。作。笙。簫。聲。以。相。娛。
 ○寄張幼于。 許君信。
 松風吹。琴。蘿。月。侵。衣。銀。步。珠。鼻。璫。然。於。遠。愧。無。着。山。
 新海。 九。
 賦。負。此。良。夜。 王次公。
 ○與何天玉。 王次公。
 澄。潭。泛。月。盡。航。飛。鶴。花。風。薦。涼。運。水。撲。塵。此。樂。令。人。
 碎。能。留。連。而。不。能。去。
 ○與項朋友。 潘雲龍。
 秋色漸老。三。在。夢。落。英。滿。袖。餘。香。襲。人。
 ○寄。 宋中郎。
 割。群。千。仞。中。度。而。却。如。割。大。塊。之。半。水。從。了。處。出。則。
 獨。沾。律。露。雲。外。飛。忽。然。壓。谷。千。練。直。下。激。石。為。屑。飛。

布一洞。時方下春。日與煙相薄。而瀑畔之風。復生。其間。雲現不一色。去瀑十餘步。巨石巖。道人各一石。望瀑而歎。回風忽射。祥霧隱面。起立欲避。而脚已斜。奔過去。皇前松曰。由徑抱雲根。斜陽繞山脚。瀑逐懸。危欲落。

與潘伯陽
元坐元華中。筆著筆。人天台金剛。風雲叱咤。則歌。其時贈章以催其勢。

王公建陳與趙文源曰。八天台道中山。色最奇。晴霧收。松嵐翠。橫眉人世一快。

○答友
足下欲開麻姑山之景。勝處最勝。處惟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篋竹間。數十里。至三峽。橋屋各一。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下與石間。則湧湧作秋清。水映映奔激。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龍雲。隱隱映人。其聲清越。天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珠落盤。玉鐵騎突出。

而乃餘。其擊筆探林。谷藏山中。一偉觀也。足下問。得無影視我錫山乎。

○游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起絕秀。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別遺石。元如鏡。有泉常清。瑩瑩可愛。所謂硯床素練。已不知為何物。其間。勢要特觀。鉢而五者。徑一二山。僧出。後於裏草。其間。細而已矣。登翠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清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聲摩。廊瓦谷。皆松而。廊。

下松最茂。每。至。聲。若。飛。騰。全。失。閑。僧。曰。此。美。珠。環。釵。釵。釵。若。受。其。戒。乎。空。避。去。僧。隱。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今。小。奚。以。袖。拂。之。其。背。綠。初。也。動。碧。綠。銅。鈎。宛。然。石。髮。中。亦。健。鐵。石。作。肝。能。不。免。消。心。死。嘆。矣。山。門。錦。繡。粉。黛。新。撰。華。承。彩。亮。虛。待。月。之。履。皆。骨。埋。香。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陵。此。人。進。士。猶。傷。心。穿。實。之。香。欲。斷。虛。無。之。畫。深。刻。夫。看。花。長。明。之。苑。操。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

○游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起絕秀。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別遺石。元如鏡。有泉常清。瑩瑩可愛。所謂硯床素練。已不知為何物。其間。勢要特觀。鉢而五者。徑一二山。僧出。後於裏草。其間。細而已矣。登翠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清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聲摩。廊瓦谷。皆松而。廊。

下松最茂。每。至。聲。若。飛。騰。全。失。閑。僧。曰。此。美。珠。環。釵。釵。釵。若。受。其。戒。乎。空。避。去。僧。隱。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今。小。奚。以。袖。拂。之。其。背。綠。初。也。動。碧。綠。銅。鈎。宛。然。石。髮。中。亦。健。鐵。石。作。肝。能。不。免。消。心。死。嘆。矣。山。門。錦。繡。粉。黛。新。撰。華。承。彩。亮。虛。待。月。之。履。皆。骨。埋。香。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陵。此。人。進。士。猶。傷。心。穿。實。之。香。欲。斷。虛。無。之。畫。深。刻。夫。看。花。長。明。之。苑。操。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

局公曰：久不游白龍潭，新夏晏君得伯仲邀余，
 鳴榔那杖，小刺楊柳黃鸝，爲人錄蓋如髮相與，
 帶解簪盟，湘水次有客訪紅袖，遠近藏匿且望，
 卜正如水晶宮，數丈赤瑣樹，未知落阿誰手，
 與童君奉 劉大受
 江干得舍，群爲千尋，湘柳霏霏，臨歌歎乃時渡，
 送風帆，披掛得雲氣，渺渺凌虛，倦則跌坐蒲團，
 僧談獨木，魚清聲風聲，寂寂故疑身在空，
 明在且不肯攢者去矣，款乃亦換荷

雪消水暖，身輕疾，離沈，離編室先開，錢塘兩山，
 住處徐而，隔虎丘南，鰲雁室以堂生，平松挂風，
 襟畫院塵俗，得不留腸，肺間
 者公曰：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檻，明櫺短舫，
 蘇置圖史，酒羹酒，蹄蹄近則峰脚而止，遠則
 至京口南，互錢塘而止，風利通便，移訪故人，
 留者不城一夜，歸十日，秋過佳山水，虛我高僧，
 人之塵，修謝，草草，無映夢，幅巾杖履，相對，

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與沈筠溪別駕
 湖邊桃花夾岸，迎我客絕，此時不洗我酒，
 聲百轉，我將新白，康作道場，撫公肯携，
 於伏虎亭乎
 表不公先生云：杭人堪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
 光深翠，之工山，嵐波色之妙，皆在朝且出夕
 未下始極其濃，纖月景尤爲清絕，花蘇柳情山客

水童別是一種趣味，又記六橋桃花云：花片
 亂滿水錢，香惡德撲鼻，與花神攜手，
 彩雲俱動
 張無姑先生紀湖遊云：丁未嘉平二日，大雪彌
 遊湖興勃，於是日湖冰不可泛，飲包憲別劉燕
 梅騎月，見大地山湖盡成銀果，而松梢竹絲雲
 庭翡翠，信常不似雪，草青山轉以蒼鶯翠羽，
 玉樓寺說無際，晚八清波，則人家燈火吳山夜
 市之下，歲晚之鎖，聞然獨枕，魂夢俱清，明年

月十日舟渡西陰。徘徊病榻。既飲湖心亭。羅蓋。閣時晚。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不滿半規。夕陽影罩交網。不覺狂吟。又西日。治具湖心。別。長文諸君子。薄暮。淡雲濛雨。正快快。值吳仁和。送花爆。即命向堤上燃之。余輩從舟中遙觀。大樹。草堂。先在波間。如堤下上。煙煙。緊閉。諸君更訂。花之約。余唯唯。第須。暫此。既待也。年。再。世。間。法。俱以不盡為佳。看與過飛來。見。千片。芙蓉。撲。人。若。曉。鳥。通。盤。旋。至。發。光。庵。入。坐。一小室。峭。辟。如。

削。泉。出。石。罅。漚。為。池。有。金。魚。數。百。頭。故。窓。曲。檻。相。向。吸。茗。真。有。武陵。之。思。出。清。波。門。度。六。橋。過。兵。精。而。行。問。野。謂。九。里。松。者。僅。見。一。株。二。株。如。飛。龍。聲。空。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更。千。百。歲。泉。田。澹。海。然。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蒼。桂。扶。疏。著。花。香。聞。數。十。里。真。金。粟。界。又。數。里。亞。煙。霞。寺。由。殿。石。階。上。兩。三。盤。徑。象。犀。峯。東。折。數。十。武。為。聖。霞。洞。洞。外。小。亭。踞。之。聖。錢。塘。如。帶。兩。邊。風。皇。嶺。也。

龍井寺。其向。門內外。脩竹琅琅。井在殿左。泉與石。并出。為方池。承之。淙淙下。湧。繞寺門而出。小坐。與。何。亭。院。一。片。雲。石。山。僧。汲。泉。供。茗。泉。味。色。俱。清。亭。三。面。環。山。漱。鉢。東。偏。而。湖。寒。梅。數。株。點。綴。亭。下。松。聲。竹。韻。與。鳥。語。競。此。日。下。春。乃。歸。戀。戀。不。忍。去。

瀚海卷之十目次

文部

論文

與論

魏文帝

與元九

唐白居易

又

向樂天

答莊克

杜牧之

寄李錫

裴中立

與謝民師

宋蘇子瞻

與黃兼直

蘇子瞻

答張嘉父

蘇子瞻

與洪甥

黃山谷

與秦少章

黃山谷

與侄

蘇東坡

與友

蘇子瞻

翰林公輔

明方遜志

示徐曰仁

王陽明

示門人

王濟之

與獨牛山

唐荆川

與余君房

孫月峰

答王康字

馮琢菴

寄弟君典

陶石簣

與友評文

吳國泰

文訣九則

黃玄宰

與友論文

黃貞父

讀李太白

湯養林

與友

陳蒼公

與友

顧鄰功

與張孝廉

袁了凡

與友

王季重

與孫令弘

湯居士

與友

湯居士

與友

陶石簣

與友論文

張桐初 復張秀才

祝希哲

與友

陳明卿

與友

吳大猷

論讀書

答王序

宋蘇東坡

與徐甥

黃兼直

與徐甥

黃兼直

答甯蜀龍

黃山谷

答王子子

黃山谷

與侄孫

蘇子瞻

寄莫中江

明唐荆川

謝社

袁了凡

與錢受之

陳蒼公

與友

洪元震

論書畫

與友人

宋黃山谷

與人

黃山谷

與秦少章

黃山谷

與傅仰老

黃山谷

與朱和叔

黃山谷

與友友

明徐文長

又

徐文長

與友

陳蒼公

翰海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公鑒定
陳龍彩五言

文部

論文

○與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與曲度雅均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文兄不蘇
以移子弟發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每有

翰海
時而盡
○與元九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嘗與人言多論時
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
為時而作

為時而作

○又
凡人為文私性自是不忍割或失於繁多其間好
極盛又自感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
事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白樂天
白樂天

○答莊亮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彩章句為之
末有主強盛而輔不顯違者其辭不華而格不
如鳥隨風魚隨龍師東隨湯武勝天得象機裂天
無不知意苟意不先至止以文彩繞前抹後如入
關終然莫知其誰慕歎而已是以意勝者辭愈壯而
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寄李翺

文之要在氣格為思致深不在辭製章句陳廢
人之美在風神清心志通不在倒置聲色
○與謝民師推官
所示書文大畧如竹雲澆水初無定質但常行
當行常止於不可不上文理自然安穩橫生水流
妙如整風捕影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至于萬人
不一過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
連辭至於能達則又不可厭用矣

○與黃魯直
晁君寄詩如看畫奇皆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

蘇子瞻
蘇子瞻

卷之九

果直以已意微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足為奇怪差出於不得已耳免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云耳非謂其詳也恐傷其道往之氣當為朋友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 ○ 谷振嘉父

蘇子瞻

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棄大第儲其材月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子瞻自評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

外

卷之九

翰

卷之九

蘇子瞻

平地論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折旋物狀形而不可知也吾可知者常行於所宜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唐劉琨自叙云天不工也而文婉焉當勸意時不能定不能咳不敢無不敢致倚者微深然於心其紙紙畏如臨上帝故有祭如星光如月氣如姬宮之水又有點如毛雲如大陰如枯腐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遙遙遙則有如海

運如雲起動如怪異

○ 與洪甥駒父

黃山谷

古之能為文章者其能陶冶萬物難取古人之陳入於翰墨如雲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 與秦少章

黃山谷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書簡閱不厭動爾來場下筆遲滯差是平時讀書不貫串也

○ 與侄

蘇子瞻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峥嵘采色灼爛漸老漸熟

翰

卷之九

蘇子瞻

乃造平淡其實不足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其而今平淡一句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月應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但學此善思吾言

○ 與文

蘇子瞻

頃歲陳莘老讀歐陽文忠公書兼問以文字問之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懶讀書每一篇出即覺道人如此少者至老病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書試者技尤有味

○ 答林公輔

方遜志

願正下以古人自譽而裁其高下勿為姑息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論自盈故無日進之耳且使人改擊吾之過闕事不早有所聞而迷情至此我前時好作文字猶于勤以班馬韓歐相擬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余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通而況不及焉為哉

○ 示徐曰仁應賦

王陽明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懷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意大豁了了即放膽下筆縱使出處詞氣亦無妨人必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三用矣而事寧有成耶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卷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倦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漱整衣整抖精神勿使昏惰日日間之時期不自覺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酬雜浪或竟日

引如此是說最奇神長微而名漢也蓋操繁精詳謂義務煩瑣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皆則精神明定之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以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每日或懷甚惡休少倦即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適場前兩日即不翻閱書文雜亂心月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強善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通氣息然懷淡善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醒醒若江河之流泓衍之融然決之一滴千里矣每日閒坐時或

○ 示館中諸生

王陽明

故學做事業須先打掃心地潔淨淨不使纖毫私欲然後執筆為文不誇工拙定有一段滿腹出塵之語紙間初先生曰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一勞不可以永恆不暫靜不可以為動不廉或不不可不入重韻不可以得舉韻之雄是故精神不

張揖志氣不可不養舒收攝之法飽背飽齒
捐除人事趁謝淫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一日不
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累恒而達尾
為助姑布不必相體膏肓尸不必拂龜象星家之
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榜選自慎選此
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

○○○與馮午山

唐荆川

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精神透實如有真精確
雄壯且澤必是英俊奇偉之士公考試看文不必論

新海

卷十

文一

奇論平論漢論淡但窺其真精神而如肯說
用意必是真實來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擬取浮華
是作偽亦人此是閑來大閑錄

○○○與余居庸

孫無

近有對美者數員不服曰我恒舍耳應之者曰舍
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是汝品下曰連耳曰
即是汝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即是汝品下
獨此

○○○答王康字

馮珠庵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舒舒為佳
如飲食無飽無飽無飽飽新則可食若稍留時
顏色不鮮雖龍膏鮑魚下箸矣

李廷龍曰文章如日昇冬常見而光景常新

○○○寄弟君典五則

陸步

陶石簣

來子之義當先入體局詞其氣脈使舒暢通節
稱情然漫運之則新流行之以古詞如人解目結
而不解其何暇張林深哉初初以此八門法心
吾平昔於世絲絲漏貨利者然少覺虞之泊然博

新海

卷八

文二

秋樹都無所解心既空橫口所言解有旁及
月不謀統統成不課文殊無未縛上臨之若所以
有今事者亦或由此初初口無談此者惟宜其

勢生舍心虛自不須華苑探文也

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為體然必鈞沉樞遠出之法
若因循強毅自稱捷徑一涉熟爛不淺可振其
之戒之初初口以先卑言者恐其出於特書

疾書

少年學文宜宜尋章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

漢月久。紀載雖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餘。其
 立基聲焉。也。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亦二。雖
 言平。語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則內外。今行
 不作奇平端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
 好從外到。賦。詠。者。非奇。非平。是為旁。骨。相。者。
 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如。
 奇景也。而子雙目。而耳人曰。此奇。屢也。豈有二哉。
 欲文字佳。亦須有膽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
 陸平原曰。謝朝華。於既技。習。多。秀。於未振。昂。數。曰。
 陳言之務去。要。平。羅。或。自。古。不。新。不。足。為。文。不。
 不足。為。奇。銘。記。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
 不。奇。平。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領。悟。得。之。條。悟。者。看。
 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諸。古。人。二。篇。文。字。得。其。機。好。
 都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
 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我。弄。其。一。篇。一。句。亦。非。
 詞。如。白。妙。惟。便。是。神。奇。無。奇。平。新。陳。可。死。子。
 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金。元。千。載。作。怪。非。是。不。
 不。為。政。是。不。能。取。此。是。作。神。子。亦。不。可。走。也。

切。恐。奇。麗。而。求。平。淡。奇。麗。不。經。則。平。淡。不。來。也。
 〇〇與文譚文主則吳因之
 文字不倫奇正何如先以說題造勢為主說題此
 然淺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然
 說得題倒須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骨
 舍其皮膚而探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
 力只成一篇訓話
 文字增一分是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醇
 愈早則使倘愈多且伎倆愈多而品愈下惟平日
 行意則識愈淺則時迅乎括來頭頭是道
 然標而談亦可博矣怒罵而談亦可雄佳如鉅廣
 我亦可開眼如圍棋時堅亦可前收如片言折鐵亦
 可一深而出如萬斛之來亦可循規蹈矩亦可
 九天忽入九地亦可故無執衍補綴之勞而神來
 王者無如識其腹脂粉者三年而成一素之說
 如今作者僅會弄筆頭儘會捭弄小世界只不
 關乾坤創個天下大觀驚人胸襟不謂另開乾坤
 非盤空手說只爭看破看不破平亦見識低

乎線索在下則臨軒起立無不如意夫題亦有其
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於一句者
而結聚於一字者。有本題而結聚於上文者。有結
於字者。有結聚於虛字者。有不在句字之中而
聚於字句之外者。看不破則我在微細絕縛之中
左則牽於右。右則牽於左。無通而可看得破時
壯神活。兩翼風生。如庖丁解牛。如巨魚脫殼。虛者
之實者。虛之而不為破格。風雨驟過。而不為傷
本質。而不為少欠。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為

新語
音曰。視文如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非無
總不入目矣。大抵文字。只着一篇大規模。大機軸
何大段卓犖。從字句上。病不足。今意如神。不王之
耳目。口體無恙。長森若望而却走。則句修字削。不
局不佳之故也。今讀直須大大旋。其儘力與題
一場。決有日異而月不同處。
文之貴鍊實。實尚矣。然人但知鍊之鍊。而不知以
鍊為鍊。但知實之實。而不知以虛為實。夫鍊之為鍊
而實之為實。說一句。總是一句。說八字。總是一字。

此句字之外。已不能通。而於句字之中。又彈非其
故意不透露。而機不隱。隨惟夫不露而鍊。虛而實
而透。為批大郢。導太深。而後能極文之致。總之貴
論而不實。鋪排實決其所以然而不責其言。然言
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鍊其言。不
無功。議論者掣其提綱。而了了。故一言可當千百言
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為至實
機言之。為至虛。至於善用虛。而所謂精深者。得字
皆舉之矣。

兄作性理題。著一句玄遠語。不得着一句解。視語不
得玄遠者。起於先覺之未真。而揣摩其近是。解視者
起於本質之已窮。而借助於終歸。若胸中見得了
自無此弊。至如牛玄題。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
者。陳然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
出一見。然涉動人
或問詞調之於文。何如。曰。何者不得已而用之者。
著一小詞。便換一分意思。思到時。只須直寫胸臆。
帶話兒。儘是精光閃爍。何以詞為。至於填詞。屑

是文。中絕不可少。然此須受。每大段變化。而不得。平麓。而峭。辟。摩。天。起者。不得不起。而伏者。不得不伏。豈區區。句字之調。為哉。

王君維祺序順天武縣云。頃者臣自關中來。渡於玉津。見有轉大木於河。許者。前呼與。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馬。當是時。即有激羽流商之節。載而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則嘆以為修言無用。而繁華沒實。宋潛溪太史云。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三

家用。始可以言文。

文訣九則 一字為一勢。

董玄宰

實

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離。正。位。若。一。犯。正。位。則。如。道。遠。齊。物。林。水。諸。篇。正。位。不。過。數。言。可。竟。何。得。變。衍。恢。奇。乃。爾。以。時。文。論。實。為。主。虛。謙。為。賓。而。股。或。一。股。實。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實。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實。一。二。字。主。明。時。相。泰。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退。前。一。步。或。退。沈。一。步。

皆謂之實。或斤斤。而題意。乃不通。高。品。也。今。蘇。子。瞻。來。忠。觀。碑。惟。叙。劉。漢。抗。衡。而。錢。氏。順。句。見。必。以。實。形。主。也。近。實。每。論。前。輩。大。家。名。家。但。管。者。即。已。遊。於。其。中。自。不。明。了。耳。性。性。有。單。門。漢。而。要。取。科。第。者。彼。雖。不。知。所。以。要。未。嘗。不。暗。合。者。不。合。則。永。斷。入。路。耳。弟。能。合。之。則。拍。拍。或。令。韓。文。不。幸。而。機。鋒。自。契。但。不。可。作。實。中。實。謂。於。題。意。中。又。入。奇。意。乃。野。操。禪。也。惟。實。中。有。主。主。中。有。實。步。懸。著。正。意。而。略。不。傷。觸。乃。為。實。字。法。門。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四

轉

文章之妙。全在轉。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游名山。至山窮水盡處。以為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出境界。則眼目大快。武夷九曲。過絕則生。若千里。陵直下奔。迅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數衍。開口即須於言盡語絕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荆軻刺秦王。至始。直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三個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波但拙者為之。則隨隨多。而不通。勁病在不審實。

之主

反

語曰。文者言之反也。又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古文之
動人精神者。莫如關東。東士游說。不曰不知。此不
而曰不知。此必有其所以。鼓骨打髓。令人主。陡。
變色者。專得此用也。且如論語中。說管民樹塞門。
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禮。何等明盡。却曰管氏而。
禮說不知禮。此反也。韓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
却一反云。向使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五

而無聖人之才。而非故父之陵。則將不暇食與沐矣。
寧止吐哺握髮之勤而已哉。得此一反。并吐哺握髮
精神奇警。又如漢詔有功不賞。有罪不誅。聖王不
能以化天下。亦其側也。

翰

李長吉曰。華補造。化天無功。此韓之所自始也。以時
文論。雖聖賢語。豈無待作者。韓旋處。如新。纓當平。世
二句。既平世矣。何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云。洪水敷
食天下。若猶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

卒也。由人意表。故於編處。須用意。韓旋

代

代者。謂以我講題。只是自說。故又說當時作者之
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測之源。且如莊子逍遙
篇。說鸞鵠笑大鵬。便代他說。我快起而飛。搶榆枋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鸞鵠笑。亦足矣。凡作文。原
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古人。非直定免。然

翰海

卷十

論文

十六

劉勰曰。詞微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夫翻者翻公
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罪輕一成之案。能翻
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山。應。詩。皆。判。明
皇。龍。貴。妃。最。淺。一。人。乃。云。尚。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
井。人。何。人。便。翻。盡。這。前。案。白

脫

脫者。脫卸之意。凡山水點結。必於脫卸之後。謂
學脉一起一伏。於散點節脉中。直脫至平夷。或取
乃是佳風水。故青島家專重脫卸。所謂。學脉。幾。受。

所患。憂。文章。亦。然。勢。變。而。須。應。不。令。杜。大。冷。淡。意。慮。須。設。故。務。令。針。鋒。向。折。

論

杜。子。美。曰。揚。賊。先。擒。王。凡。題。必。有。真。種。子。擒。得。真。子。則。所。謂。口。咬。著。且。如。王。文。格。部。北。虞。有。五。乾。湯。三。句。文。若。以。縱。橫。遠。客。論。卻。作。似。勝。但。文。格。小。嫌。云。揮。若。而。事。者。知。士。之。所。以。定。美。矣。其。心。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然。者。便。高。出。伊。公。幾。等。何。則。此。題。其。種。子。在。何。必。同。而。即。却。不。

辭

東

論

文

什

故。伊。尹。五。說。雖。詞。章。揮。霍。已。盡。於。宗。已。卯。石。處。玉。亦。以。命。為。卷。亦。即。云。道。至。於。中。則。不。宜。有。所。異。也。云。中。之。上。本。無。所。加。而。聖。人。又。何。加。於。中。之。上。也。乎。此。是。題。中。美。種。擒。得。此。不。必。照。顧。亦。字。而。本。字。非。字。矣。此。全。在。有。機。

雜

文字。最。忌。排。行。實。在。錯。綜。其。勢。能。令。之。合。能。散。之。離。者。數。也。如。早。前。教。選。左。右。是。皆。語。野。言。還。太。子。所。事。也。實。証。却。云。必。求。誰。而。先。論。教。則。犯。易。或。也。則。

通。所。皆。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眼。實。積。實。則。而。已。夫。胡。事。之。人。生。而。同。操。者。恐。不。其。及。其。其。而。思。其。數。譯。而。不。能。相。通。軒。者。則。教。習。然。也。以。此。三。離。作。兩。段。全。不。排。比。句。六。朝。以。沒。寄。意。段。為。文。少。氣。味。矣。如。出。門。四。句。主。教。行。怒。即。板。也。陶。石。實。先。出。門。二。句。相。對。却。用。一。通。文。另。做。已。所。不。欲。故。板。焉。

與友臨場論文

黃真父

辭

東

論

文

什

如。勃。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凡。三。解。一。曰。地。神。凡。談。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然。上。使。覽。者。觸。眼。便。說。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美。低。頭。回。想。也。破。題。入。題。廣。尤。是。空。青。一。燕。一。曰。通。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行。口。柴。不。禁。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卷。千。里。也。起。幾。遍。接。廣。尤。是。金。針。一。度。一。曰。現。色。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用。古。文。法。及。全。名。家。語。情。復。故。之。詞。須。極。鏗。鏘。之。韻。勿。陳。腐。勿。死。長。勿。沉。晦。勿。強。強。令。覽。者。如。聞。清。晨。鐘。如。如。

赤城。如達。采。漢。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摘。題。中。而。揚。題。外。韻。折。花。膠。瑯。瑤。散。播。之。以。清。心。為。君。遠。為。佐。神。氣。為。水。煎。煮。通。徹。為。健。反。是。即。有。沉。澁。精。絕。妙。好。詞。鬱。滯。不。伸。長。漫。不。掉。吾。文。不。見。吾。美。好。通。以。蒙。主。司。之。疑。反。自。操。一。科。毒。藥。除。障。之。藥。於。主。司。無。損。也。敢。以。此。方。為。同。病。相。憐。之。助。
鄒。若。嘉。生。云。文。如。用。兵。凡。以。致。勝。而。已。奇。謀。之。勝。發。改。其。堅。武。膽。之。勝。欲。乘。其。瑕。夫。崇。嶺。日。津。勁。猛。精。卒。固。壘。扼。險。九。天。九。地。必。不。可。入。之。徑。所。謂。堅。也。次。之。通。併。力。而。施。與。之。致。死。文。若。此。則。理。入。者。皆。禁。之。會。勢。除。節。親。之。用。陰。陽。奇。正。之。相。生。乘。之。道。渾。脫。而。馳。疾。無。節。其。致。決。文。至。此。則。理。入。而。始。出。東。坡。言。酒。氣。拂。拂。從。十。指。出。襄。陽。言。真。者。在前。氣。始。可。畏。此。亦。天。下。必。勝。之。技。也。
○。漢。李。太。乙。湯。霍。林。吾。吳。夫。令。之。為。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於。則。卑。吾。直。以。三。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至。早。又。厘。之。餘。也。何。令。之。矯。然。自。命。豪。者。不。是。心。解。也。

○。與。友。陳。者。公。陳。家。談。遠。伯。北。正。位。但。要。傍。敲。暗。擊。如。鳥。在。松。陰。影。獨。為。帝。無。殊。矣。美。人。在。武。練。步。陣。中。獨。吳。人。無。矣。有。主。有。賓。頃。刻。萬。言。有。主。無。賓。鐘。鼓。酒。食。皆。成。祭。此。文。章。法。也。
○。與。友。顧。鄒。初。行。文。之。妙。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比。語。在。冷。語。色。見。顧。解。破。和。兩。子。太。真。即。其。低。惟。呢。呢。語。波。淫。靡。餘。索。然。不。若。無。意。中。停。眸。一。瞬。反。使。人。神。情。欲。死。耳。然。作。文。之。法。在。涵。養。性。靈。使。心。苟。審。活。不。在。孫。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機。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鉅。釘。擬。括。須。精。殺。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尋。常。要。與。定。心。神。屏。除。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機。自。活。文。或。自。通。傳。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真。實。生。華。而。非。裝。取。也。
○。與。友。王。季。重。茲。必。乘。輪。曉。從。牛。關。而。渡。年。月。之。官。各。極。其。用。勇。

麻相悅而快獨結三其麻之手
○○與文論文三則
一題題今人所為者新窮者皆題而外題情也
中之情乃在字句與却之間語言詠吟之外題目到
手開目定題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點題而
叙通覺一種真氣悅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述其
肝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矣其文字善操筆
時未見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此新
刻結繞出口已屬典腐也

翰海

卷十

論文

五

一看勢文筆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筆鋒層
層度布衍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至
然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筆先於胸中打得一勢
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扼要爭奇或空中結撰或
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體氣自然
妙也
一取程先筆文惟制科中程者字無虛設如高
鉅的確不移其辭墨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然
下句有前股自應有後股非特法度固然即作者

不知其然所謂雲心化五也文章家每打精神氣
時將先筆程墨細細觀之何處是起何處是伏何處
是實何處是虛何處大轉何處是關鎖何處是
翠何處是款嘆看其一篇是何成局伏習泉神波未
自然脈脈相接也

○○凌振秀才

祝希哲

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心守人語語使人
脚汗不能自得觀宋文無善於唐文觀唐文無善
觀六朝晉魏而以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雅佳者

翰海

卷十

論文

五

亦必多視其否者請逐結逐毋令兩我而側然日
珍寒驅不越幾候一乘飛黃便自千里
或問熊于侯先生曰聞莊子也而惠連已于侯白
別已無達達則有惠文已不達然如泥耳又曰
選文者聚歛如夫無可達也舉錯如玉無可情也
語意致絕
○○與文
天地間一種現成文字如雲物之變彼阿儂之胡
怪本奇鳥之體種於目前悉我斟酌把玩造物殊

青亦勿吝

。與友

。人品

。文章

。無生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文章

。無生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文章

。無生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文章

。無生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文章

。無生

。人品

。周君

。皆事

始

味

點

五

論讀書

。谷王序

。少年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少年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少年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少年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揚

可

治

一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少年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皆事

。人品

。周君

香。念。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

東坡云。寓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者。則見蛟蛇糾結。文與可亦言。金學草書。凡十餘年。終未得古人用筆法。因見道上閑蛇。遂得其妙。然則。西。見。宜。其。蛇。耶。抑。草。書。之。精。也。

○與徐甥

黃真直

甥讀書。多有味。不須精治。一經。知古人。則拔子。然。後。所。見。書。傳。如。其。指。其。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博。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勝。欲。大。也。

○與徐甥

東坡

讀書

仁七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事。乃。其。躬。深。要。須。探。其。根。本。本。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搖。撼。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

○答曾菊龍

黃山谷

讀書。勿。求。多。惟。求。中。使。義。理。融。暢。則。歇。下。筆。時。不。塞。也。

貴文獻公曰。觀書。如。酌。水。飲。用。意。既。到。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持。用。兵。焚。舟。沉。鼓。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答王季子

黃山谷

比。來。不。喜。讀。書。何。似。古。人。有。古。曰。并。敵。一。向。千。里。行。要。須。心。地。放。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素。齋。而。後。息。時。書。味。猶。在。胸。中。大。之。乃。先。古。人。用。心。虛。如。此。則。靈。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

○泰。淮。海。云。平。少。時。讀。書。一。見。解。能。誦。暗。說。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將。由。胡。之。間。

把。茶。與。我。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數。年。來。頗。費。憤。自。慙。艾。悔。前。所。為。而。願。明。衰。耗。始。不。如。曩。時。十。一。二。每。問。一。事。必。尋。彈。數。終。捨。棄。然。無。後。不。省。故。雖。勤。苦。而。常。廢。於。善。忘。

○與元老侄孫

蘇子瞻

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而。學。便。為。喜。物。也。

○寄葉中江

屠荆川

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於。人。經。始。之。通。典。自。來。成。敗。理。取。之。幾。次。則。載。諸。世。務。

人。經。始。之。通。典。自。來。成。敗。理。取。之。幾。次。則。載。諸。世。務。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法

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技業相乘背。蓋之書若但可以有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未與。好文字與好詩亦止在胸中述出有見者與人。不須藉此零星簿子也。向見子良舟中所携書。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為志好學。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肝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其惡。來莊簡公悅云讀書在多識佳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

陸文定公對聲云讀書須尋出書中眼目始得。

論社讀書法

表了凡

今諸生修業三六九作文餘日則看書幾板隨時時文選定此通行之法實至理之規也。蓋工夫最貴專一如一日作文而兩日不作文思何由融屬意難。由貫通。又看書既非心得則必托捏而易忘。即一能完經書明年茫然不省而還文已謾不時又將。前選起此終身不克之功也。故單當作楚舟計。作文便併去別項工夫將題目一眼看著念念屬。

一篇說完便呈文人批抹應時改定又換一題。用功月餘文幾便活文務便熟矣。熟則三六九。可也。如看書除素所明白者且不必再看其稍有。明者細心理會必俟融通透徹然後看第二篇。而看前日已明之書則明白處更覺生靈無窮。所未見之書亦可因文會理至於時文集定俟作此題然後讀其文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所謂轉法無不隨法華傳也。

與錢受之太史

陳若公

予記少時給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親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即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施。者如暗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撫按。而何事最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如夏買葛冬買裘。年時買葛買裘不同。

○與○
無○不○可○讀○書○無○刻○不○可○讀○書○若○有○奇○特○有○操○揮○便○
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間○各○玩○須○尋○其○神○髓○也○
出○我○手○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入○臨○文○
自○有○發○揮○若○待○考○時○建○看○便○慌○忙○憤○亂○耗○散○精○神○文○
愈○不○佳○矣○

論書畫
三十一

論書畫

○與人○
大○蔡○書○字○格○法○如○快○馬○折○陣○草○法○欲○左○見○右○矩○此○方○
人○妙○處○

○與人○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予○作○李○廣○壽○胡○兒○馬○
扶○兒○南○馳○取○胡○兒○多○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
之○人○馬○皆○應○候○也○伯○時○嘆○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
近○騎○矣○余○因○此○識○悟○書○格○此○與○交○章○同○一○關○紐○但○難○
得○人○入○神○會○耳○

論書畫
三十二

○與秦少章○
寫○字○卻○事○也○亦○安○用○功○然○所○以○博○奕○遊○息○時○聊○爾○為○
之○能○使○筆○力○愈○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東○坡○曰○僕○醉○後○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
從○十○指○出○去○也○

○與潘邠老○
取○晉○法○臨○日○陳○左○右○事○業○之○餘○祇○臨○寫○數○紙○頗○
供○展○日○

○與潘邠老○
取○晉○法○臨○日○陳○左○右○事○業○之○餘○祇○臨○寫○數○紙○頗○
供○展○日○

眉公有云。著筆不如鈔書。換入過。不如述古。言行。又云。米元章言。一日不書。便覺思渴。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與米和叔

黃山谷

凡書之害安端。是其小疵。能是其大病。直須

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

正。最忌用意。意既便不成書。

兼直有云。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沉着痛快為喜。又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

翰墨

與米和叔

三十一

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態態百態。終

無然婦態。

○與畫史

徐文長

奇事絕。鋒大水懸流。怪石古松。曲人羽客。大抵以墨

汁淋漓。煙嵐滿紙。譬如無天。寒如無地。為上。

○又

徐文長

百業嫺熟。一絲枯枝。墨則雨潤。彰則露鮮。龍鳴。極

動靜如生。化性弄情。情態大遠。斯為妙品。

○與友

陳眉公

雲山以皴法為主。自然氣韻。高古令人山似死。溪似如野。齊南宮父子不免叫屈。之畫不在點綴。而在筆墨。李營直惜墨如金。正為下筆時要有味耳。

翰墨

卷十

馬壽山

三十一

翰海卷之十一 月次

經世部

用人

上相府

宋范仲淹

論用人

蘇東坡

卷廣天機

明張太岳

答何道清

張太岳

與李漸庵

趙用賢

答楊二山

張太岳

答方所賢

王陽明

與諸景陽

陳若公

愛民

論諸野

漢賈誼

論貴粟

晁錯

翰海

卷十一

日一

新酒帖

王右軍

與周文之

蘇子瞻

與張嘉父

蘇子瞻

論吳客

明李獻吉

與王元美

李于麟

答唐巡撫

王槐野

與支孝先

魏枝

論題場

彭一鵠

與張太岳

徐存齋

與徐子與

宗汝

賦役

卷孫巡撫

明張太岳

與府縣

羅

與陳若公

錢龍錫

答錢兵專

陳若公

附著公三大後議

布解事宜

北運白糧事宜

改兌事宜

被冤

上徐少湖

明楊科山

答鍾仲卿

馮琢菴

與中瑤泉

徐存齋

與張太岳

徐存齋

上徐撫臺

陳若公

上王制石

陳若公

武備

論方箭杜

宋蘇東坡

答李琮

蘇東坡

論兵審

明李獻吉

論將材

王陽明

與同觀所

徐存齋

又

徐存齋

論兵

梁可舉

與楊撫台

徐存齋

一籌邊

論邊事

明張太岳

論邊方

高中玄

論用人

王陽明

答邊撫

張太岳

答大同撫

張太岳

答成德撫

張太岳

答蔚遠督

張太岳

答何鎮撫

張太岳

答崔巡撫

張太岳

答吳深洲

張太岳

答王陳棟

馮琢菴

籌邊

高

如以
安得
不
得

我明王時槐云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為行之
獨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

○ ○ ○ 答應天撫

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獲俸展布待其被劾
後拯之則無及矣

○ ○ ○ 答何道清

國家爵祿以待有功之人不宜但而以爵祿還
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

○ ○ ○ 與李漸蒼

新海 卷十一 用人

趙用賢

通乎以來吏部乃為酌私臧公之主深用舍之權為
人計德而執怨凡少有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豫誣
以不可知之事以故桑條飲氣而楊楊得志者皆私
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二三十年前未聞
御史饋京師要人系數百金者今則視以為常至薦
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復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
有饋為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不暇而欲無滋取於民
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矣

○ ○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太岳

此米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

而不敢言米教謂有今抵論事功以為黜陟凡稱清

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言為言

○ ○ 答方耕野

此事雖之養慧但練一爛熟於其中則一箇好蕙盡

為所壞夫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銀霜吾明皆有故

毒破聖之功但混於參苓苓術之閒而進之養生之

人第一用之不特鮮有示

○ ○ 與諸景陽

新海 卷十一 用人

陳著公

當今難急用人一著而用人難急用人一著而用人難
在今惟有以善養人不以善用人二事則用人之
矣弟灰心已久楊向墓聖傑一片熱心未嘗忘

愛民

○論積貯

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嘗聞古之治天下也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戩也

修之俗日長是天下之大戩也錢賊公行天命將從

天下則產何得不登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

何以相恤乎故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

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衛擊

農子易子而散其骨乃駭而國之豈將有及乎夫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使天下各食其力使遊食之

民轉而耕南畝則可以富安天下矣

漢廷為曰積無用之府不如安貧益之民果危商

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於此已不若近而存

存也

唐虞頌曰軒昊之代君為心能民為有鞋堯舜之

代君為目此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此民為疾

五霸之時君為工此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此

民為水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哉民不可使為水

而隨之困矣

○論貢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近生於不農不農則

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易獸法不能禁

農夫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治官府給繇役無日休息

又私用選佳迎來弗死問疾養其病在兵中勤苦

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賦納不時當其有

者半貢而貢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此有資而宅鬻子

孫以償積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輸海

不耕種女不紡織衣必交采食必買肉交通王任力

過吏勢千里遊遊冠蓋相望今法行或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耳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資粟資粟之道在於使民以

為實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取於有餘

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償

賈誼有云奇巧末技高販將食之民形快樂而

縣怨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畜積少矣

凶年必先國。蓄積甚焉。

○斷酒帖

王右軍

新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第亦當恩同。此陳。新酒一年。所有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故。民。今。當追復重論。

○與周文之

蘇子瞻

嶺南無大寒暑。秋冬之失。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末。終歲一律。家求而易。安有乏與者。善吏治。不煩即。

○與安而與之

蘇子瞻

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秋。春。之妙。乎。

○與安而與之

蘇子瞻

君為欲吏人。命至重。顧深加意。大寒大暑。四。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為吏。平。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積。為。郡。中。未。嘗。不。躬。親。按。視。每。能。留。意。於。此。逮。到。之。禍。

○與安而與之

李獻吉

惟智者而後。起。家。今。百。姓。愚。蠢。者。十。常。八。九。又。苦。美。賴。而。有。司。不。恤。也。缺。之。不。問。貧。也。役。之。不。問。賸。也。是。

故富者割。貧者貸。亦不足則鬻子。又不足則通背。雞井。慈恕之。稱上。徽。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

還居者。縹緲。則必有暴露之風。故民害者。重。缺。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今。尚。蠟。皮。銀。等。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必。有。拜。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安。得。不。日。貧。洪。武。時。詔。直。隸。地。荒。田。德。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家。聽。無。賴。光。棍。捷。

○與王元美

李于鱗

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即賜。親。家。乃。遠。白。奪。其。田。上。美。其。故。遂。其。房。屋。折。伐。其。計。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他。家。父。母。妻。子。千。里。內。騷。然。是。不。欲。與。國。同。沐。耶。

○與王元美

李于鱗

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閣。外。也。無。越。南。北。貽。千。里。人。相。舍。造。成。嘯。聚。白。日。出。案。人。即。那。裏。之。間。有。楚。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為。於。吏。治。嚴。薄。也。

○ 卷序巡撫

一 概野

今歲大稔。斗米二錢。倉庾既備。而華歲又虛。有司以實倉為名。腹割富人之財。不顧見貴。富人叩胸呼天。靡所控訴。顧公憐而察之。

○ 與支孝先

魏 校

昔聞論及華人。農情而不知耕。山有芎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浴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聞贊曰。善與此。數利此。顧食百世功也。顧為蒼生汲汲。○ 論鹽場

彭鳳儀

新海

卷十一

食民

八

廣民之中。寬戶最苦。近歲鹽場。始設其器。糧食不充。未免預借。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告難以言盡。小屋義振。不敵風雨。帆葉飄搖。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陽縣人。偷物錢。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鹽淋之時。舉家登場。利泥埃海。汗如雨。陰寒延骨。亦必為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煮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遽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堪抵償。可端逼奪。舉家受惶。

此鹽之苦也。疾病兒老。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零散業則家計蕩盡。而宜加意。存念。遇事寬恤。

○ 與張太岳

徐存齋

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為之。有自陸慶康。平賦吏。在土者。不忍以端已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至。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漸喪其廉耻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櫻撲澁利。骨肉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碎。其意以為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富。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情。競相誘引。淫奔。

新海

卷十一

食民

九

飲博。視如泥沙。訟案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哀落。不可復振。

○ 與徐子與

宗方城

江皋小警。閱左彈經。漢動彈軍。勇及康系。小加阻。公徒驚。其警衛。民不堪命。如此作吏。不勝。矣。江海之。積洩於漏。虎而。况百孔。若注。何以。以。是。更。足下其諭之。署公紀平湖令。顧廊。廉。清。允。云。清規。正。米。六十二石。即耗三十二石。又加濕潤。折米九石八斗。凡。

憫惜濟軍至厚自縣大夫過抑軍以博風力之惠
 於是聽民自便而稱釋廬隸矣水汜糜爛失以宜
 僕當憚卒而民帶官笈矣夫米數縮軍不得不
 米色惡軍不得不諱頌公曰此非軍累民乃民累
 民也清涼兄先自牧種始微種必足三冬純純於
 春夏者罰預種必上官倉稟積於私家者罰其便
 一米則足色足數人則定服定石先到者燕紅以
 配殿未到者時服以候紅其便二後米置監飲先
 米置監兄米米八米置夫長五紅長編姓名定今

數呼羣僕則果集。搗頭領則加勸其便。三刻期至。完公必親之。旗軍一綱司一鄉。此其一。每一日則完一船。完一船則完渡船。其便曰。漕紅米去賣。買民傳報。將及水次。而故泊五里外者。捷之來完。而猶泊五里內者。促之去。隨來隨完。隨好隨完。便五大約。以軍民兩平為主。太尉之祖無左右。萬之伴無重輕。漕限不違。漕規不壞。公之真。非其風力也。

賦役

○答趙梅孫立事書
近來間牧者不以民事為急。夫拘捕賦役。里甲蠲
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來。則百姓安
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惟公獨意。

○與府縣言後獎

羅一峯

王荊公行青苗有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朱子曰凡民有
患難勢可官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

物注

4

1



1. 1

7

12

5

45.

一、

10

100

1.

11

1

1.

10

1

吾邑之民困於苛徵甚矣有秋糧之征有夏秋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諸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祖宗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所征入戶逃避者有之欲憑元案以盡征可乎竊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稅之於盤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下甲入戶原何官田寒畯之衣食不給索贖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甚乃以官作民需於他立田居富屋糧坐下戶況里書作藝飛詠詭術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

新海

卷十二 武庫

十三

車數十石者。一室者。至數十石者。總執權以定。極可。凡有糾差。吏界舞文。里老受托。以上而為下。以下而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可痛也。可悲也。今所極人戶。責屋者有矣。責田者有矣。責牛者有矣。責子女者有矣。鼓朴之下。何求不逞。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平。天道不順。苦雨連晨。米珠薪桂。官吏里胥。苟干鄉曲。錫犬不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苦求賑於糧里。益有所不堪矣。據原甲之數。務求取盈。以備上司。而失下民之望。愚

仁者之用。心不如是。或曰。如上司何。曰。公卿大臣。亦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遊於學校。擊節伊同。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推行其道。其不能為民指乎。民邦之本也。諸公肯傷邦之本。而不為吾民福。嗟。信筆遺書。不覺滿紙。

○與陳君公

我藏山

日再承手教。及以三大捷。議方老。公祖編書示。志。凡倒見寄。不勝喜躍。吾鄉有此賢公祖。何愁百姓。安。北運有解。故體自收。可謂頂門神針。自非鄭父。無

新海

卷十二 武庫

十三

大賢親肯為。此通與重。撫臺相聞。即以教之。書記。生有言。役事如隨。溺水。與長生。不老之方。吾鄉。事只合就。吾鄉。舊法。調停。第前有。四語。告公祖。父。布解。以預。給。價。為。主。北。運。以。早。發。水。脚。為。主。收。以。即。收。本。區。為。主。總。催。以。給。平。填。戶。為。主。似。不。甚。以。設。權。自。收。即。一。法。已。蘇。兩。役。矣。吾。嘉。湖。事。例。絕。其。名。者。不。加。派。察。而。田。多。役。重。之。人。利。其。可。惡。重。作。此。法。若。行。以。田。連。阡。陌。之。家。與。三。五。畝。小。戶。一。體。五。繁。預。白。可。期。就。緒。無。日。弟。所。不。敢。附。和。也。如。先生

以為然。言之當事何如。

○若錢兵部

陳君公

承台論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而。謂。英。世。有。餘。非。有。餘。也。若。然。多。而。民。心。躁。令。民。力。凋。敝。不。敢。躁。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樓。廣。者。同。猶。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為。桑。梓。計。為。子。孫。計。不。明。公。謂。錢。糧。案。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同。經。賦。之。不。定。也。若。定。經。賦。此。查。原。額。沒。查。增。額。久。查。增。後。之。額。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郎。文。綱。微。可。以。事。親。煩。勞。

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銀六錢一分。內改織黃線三絲布二千四百五十二疋。每疋加贈銀二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贈一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由搭派北運。一役兩役。人甚苦之。以淡道縣客商買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先作大商銀一八。視為已物。浪費不經。化為烏有。有此改套大戶。大戶未欲領銀買布。或曰待給布淡給銀。及布已給矣。或曰待解布淡領銀。及布已解矣。批回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遂以現銀而推重舊總之錢糧。或以前甲而領求新甲之債補。或有十不滿六七者。或有干請永給。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也。此向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貨房聽給印解布批油紙包索舟車關開掛號辦

批到京門平稅鈔內相庫官吏書司房標庫。民隨廚役見而渡手。探飯茶果土儀頭後。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銷整外。贈銀四錢二分。猶不還顧。任意揀選。兩次三罰。千辛萬苦。即使盡發現銀。尚多賄補。而況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布解布役四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一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公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淡秋亮。先要調停。細布此周文。案再見於江南也。請言臨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為物價。又不能賂賈。衛官委之衛書。衛書委之行戶。如昔年前。裁改全部。裁非典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免京中至今。爾情況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糧千係。誰則任之。差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發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則無色規便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議。前與七項。鄭父母親令解戶。設糧給事。先收布。銀隨收。鋪墊解銀。給印起批。信而良法。方公

新

卷十一

七

又倒行之上海青浦而布校之同可陸矣。別有虧
規條陳用標布容解布者高非土等既難托銀文
無田土勢難兼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
鄉鎮之布正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也
也。夫三縣細布勢不官折。開白粗布濫惡歸味北
人最所愛者。吾照原價三錢七今改折給散。務既
利於待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布。比之二線既堅且
有餘利可落者。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後
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線五千疋。杜整銀一千二

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
尚要商量。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行銀改折。其不
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資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
初自南京取給五府。其修甚便。自咸和史。越
而白糧捐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商章
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量腹者之獨勞。全
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吾。不獨在軍民。弱不獨

新

卷十一

七

在軍民。渡不獨在過洪過關。不獨在過關過劫
不獨在信船催車。不獨在帶辦帶時。不獨在積
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刀。預留華而
苦愁。期守。味出於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
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兩年水手之工食。千瘡
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存辦之不見也。春辦不
以救米之不足也。秋米不足。以區區與頑戶納米
之不肯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即付之水脚價。無
尸水手。應時湊集。正月開辦。豈有懸期滿之患

我今鄭父好設法。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
以救白糧。置糧給車。以救脚價。方公和又倒行之
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則懸乎。白糧中。又抽出
惠桂二王福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

車脚水脚。共銀三千兩。向青由南解北。北運順
稱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
行此近附。吸派湖廣四款上合許。九牛一毛。
不為過。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中。二王何如。更不
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脚價銀解。以便白糧自辦。

豈必從下流而運。通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必舍賊米而運。貴米多。交納往來之煩。外項。車馬。撥奉公在漕。一時也。鐵山相公在撫也。一時也。臺省方上賊。煩徒重之說。一時也。方公祖正當精志士大夫謀。求在此。脩枝亦在此。一時也。明君留心民隱。可與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指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漕糧也。謂糧長收於倉而兌之軍也。統計

新法

卷十一

統後

三下

松江府華上清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運納通州倉。或搭京。或搭遠。京糧縣內河六開盤則。兌運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遠糧入湖船。則其耗華城家雲。然使到遠。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於每百石。加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回潤。以補沿途蕩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准無冰之外。加賑開。

千。府縣主之。一某衙所運船一隻。金點換。名。運軍九名。運軍持。旗甲。與管。每人一月。六。斗。一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衙官。衙官給各。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於華上青無干。松江所官軍派運到處。則於三縣支領。行月二。亦於彼處無干。一查得淮撫議平一。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軍開兌之期。如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

新法

卷十一

統後

三下

限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後。即限過漕。期。江南限二十日。甯院坐京口。催督運。赴。運官有。蘇如期過。淮撫印給。票一張。或與票一張。統糧糧完。如期獎。如有司無糧。軍衛無。督糧司遠。及府州縣。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百戶。各。符。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雜。嚴。或。空。紅。米。來。或以。勒。稍。耗。贈。遠。至。乾。地。日。久。強。運。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稍。倉。廩。無。米。米。色。粗。惡。又。在。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稱。怨。各。臺。華。脫。已。罪。

故某野野空缸。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野野到而某衙所官未到當報也。其缸某日完。當報也。其缸完完開報。或未開報當報也。如此十日。報則運官無所容其據。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一運潤之外。又有所謂網司話會。此向來泰名。三收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報二三。今以完酒飯之費。此府縣雖死而不問者也。但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據數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糧船開完乃始。

將十擔。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運意。後庫長優侮縣官。不滿其狀。不已。完米又如此。其難至於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人代收。延誤不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終是有折。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撥收。有先除糧若干。充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除者。名曰除串。若不除。且并其撥收除串之銀。未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賂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賂百石。米價日賂。賂價日多。米不能賂。而儲備備產。賣男鬻女。隨之矣。強欺不破案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局收。本局行局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係額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覲望撥收。除串。此亦清。實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清書。排同揀。用賄派。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道不編彈壓。則氣勢必定吃。往還二千餘里。官弁及多遠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近視。以遠調近者。果說便說。不便耶。此特在撫。

倉僧一斟酌間而救荒受福不淺矣

續海

卷十一 救

二十一

此錫侯
公大節
顧而不
懷第大
任濟人
德仁人
德愛人

救荒

○上徐少湖翁

楊濟山

城中饑餓漏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蓋錄各
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宋師有捨米捨飯
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
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
外郡之民而填之也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
賑濟然淺出輸以本度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
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則窮民有
御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吾官倉之
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
青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過急賑不可動支外其
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令暫變賣收價到秋易
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
避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今少定價裁抑之又當
禮勸借貸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
自送故鄉矣未價騰踊日甚今定為官價以為裁抑
之計依各鋪戶之米俱責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

續海

所以故
荒無奇
美須在
中什

唐時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議節價宣州刺史盧
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
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二百商舟來
者相望人賴以生

20—

集 20—335

○自與中陽泉也故荒○
年來老病增劇不能出門○
老幼涕哭聲徹幽樓○
里巨浸勝然○
後波開紀○
以公之仁○
藍門之國○
政府自來○
中存留甚○
新海○
廷破格○
輸之也○
間實多○
慶若已○
老子弟○
○與張太○
三月以○
頓成巨○

增漲田高而岸固者○
石老人力○
持耕作○
司發賑○
望留布○
行乞則○
生弱者○
致主計○
東漂泥○
乎又况○
未已乎○
奇未有○
得伸以○
則受者○
更倒持○
日溪之○
甚微非○
如翁莫○

○上修撫臺包牧苑為曆三十六年陳升公
 經月積雨水沒秧治不獨為生靈苦而先為司農苦
 不眠為司農苦而先為師臺苦師臺當上下變道之
 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朽腹而飽在立計不能與之空
 口而爭不審師臺有策疏見示否向年吳不熟金
 得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故廣先已採此顧
 商之所以空乏而米價之所以前也米價則富者
 則索以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工
 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水田同
 新嘉
 前有民寓安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糧
 將來不知費吏師農斗心血耳恐乞師臺行元江西
 湖廣及淮揚撫按賜糧之禁一此則吳越之米自較
 此通羅之書鬼神既薄而奏上帝非老福壽之一
 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著忙博得廟
 堂玉人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台慈決不使
 普人專美於前矣謹潔淨以上
 ○上王荊石相公 陳升公
 淫雨累月大浸稽天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

今歲之水有甚於嘉靖四十三年何者蘇州偏處
 南甌西澤國早尚可蓄水則難療姑無論即如旱
 魃之年屋廬不立塌幾行岸不必增備雜作經溝可
 以易米而食籩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
 河出門即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囊
 空之添米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成疾病死亡之
 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幸而以前催納尚緩風
 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緩今則朝廷之會計無
 年不增開闢之侈靡無意不藏百姓之財力無日不
 消風雨之惡暴無利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
 四十三年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
 繫舟得而拾錢禾此雨在三四月間秧苗未許可以
 留工本而救條喘今不先不使即使天色漸晴而苗
 根已腐矣即欲播種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瓦
 置花籃化為朽枝矣而恃者瓜菜瓜菜浸於草莽矣
 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日夜併力或可使俸錢日
 而富而不休泥土易敗藥於此潰於彼矣成行足敗
 於大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焚太湖蓄之水浩海

東下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
小民金仗耕織今水災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庫四水
則守無河堤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而安徒
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
者不為丐者不為盜子盜賊四散有引不三尺乎
三尺相約則逃遁皆死他耳又安所顧乎此言之
可懼可驚者也居李七計當以誦租為第二歲而
張翁為第一策則收教行腹之徒哀哀露覆之衆或
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多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
恩例今先生手提調變之權身執桑梓之變必至卧
不帖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為一家而不以桑
為同室者哉章亟圖所以止危天變而於民窮者

蘇海

卷十一

後見

三十三

河朔西洛
結為弓箭社
家業武藝衰
弓而錫佩劍
為賞罰嚴於
乃本土強盜
鼓集眾頃刻
可致千人

武備

○論諸番弓箭社

河朔西洛諸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

蘇東坡

蘇海

卷十一

武備

三十三

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本牙耳目之用
向使州縣逐廬皆有弓箭社人戶送命盡力則非賊
豈敢輕犯邊塞如入無人之境

我明餘文貞公陪與楊武恭總督云客兵強悍終
難久住幾千里徵調勢難應顧兄一面獎率各
兵連動以舒目前一面嚴督有司選練鄉兵以圖
久遠

○答李瑞

蘇東坡

此四卷
是機密
不可示
人

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遺。凡屋宇。木石之費。未之用。為錢若干。其而定。無所藏。其不徒。心。斧斤之聲。然而有用。毛起。不可復計。此。不。之。過也。此。作。而。復。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虛。周。其。規。素。定。其。取。財。積。聚。皆。有。方。故。其。益。營。之。常。通。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怨。於。素。費。半。他。人。而。工。倍。之。

論兵害

李獻吉

新法

卷十一

兵害

三十五

京兵七十餘衛。蓋甲控強者。數十萬。意欲以強本。已至全。又。統。數。十。年。耳。日。者。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夫。兵。數。不。減。而。後。須。若。何。空。名。而。解。食。大。害。也。大。勝。驥。四。衛。者。非。謂。內。兵。耶。外。官。不。得。指。其。數。征。伐。又。不。遵。用。故。其。人。率。當。而。氣。驕。而。內。者。陰。殺。而。懷。食。者。也。以。富。豪。氣。驕。而。人。而。卒。以。陰。殺。使。貪。之。徒。其。害。可。言。耶。且。錦。衣。衛。水。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也。積。

此四卷
是機密
不可示
人

也。內。官。之。團。營。把。總。頭。等。為。內。官。之。私。人。也。此。非。說。冒。官。乃。逐。令。布。列。要。地。為。木。牙。乎。崔。石。塘。近。射。馬。樊。大。振。云。團。營。軍。大。半。私。授。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竊。以。生。這。樣。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刻。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於。廣。部。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他。出。益。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將。統。之。強。幹。之。策。也。

論將村

王陽明

新法

卷十一

兵害

三十五

今之武舉。僅可以得射射搏擊之士。而不足於諸軍。建。取。之。才。今。公。使。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應。故。事。而。實。無。所。益。誠。使。公。使。之。子。皆。聚。之。一。所。釋。文。武。為。濟。之。才。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射。射。授。之。以。精。思。无。過。關。之。要。害。房。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識。熟。察。又。於。武。學。生。之。內。或。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或。預。月。稽。月。考。比。半。而。試。三。年。而。選。則。一。旦。有。急。不。忘。無。異。人。矣。

○與周觀野按院。徐存齋。御。兵。職。不。可。不。練。然。選。之。責。精。練。之。責。實。蓋。牧。豕。犬。

○ ○ 答大同撫賈春字 張太岳
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是使不東行。惟之。速備之。殺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

○ ○ 答總兵戚繼光 張太岳
天下今日之事。但急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聚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待之數日。賊氣衰。然後渡。便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為全而有功。聞此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其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宜深慰之。士卒無分南北一體。始終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勝在我矣。

○ 答前遠總督 張太岳
公典前門將帥。但一一務實備守。以為戰備。一切得費。繁文惡從。前華臺上成。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為大功。不必有所新獲。

○ 答鎮撫何萊山 張太岳
土夷難種。非可盡以漢法繩也。親近年事。皆超於不

才武職。貪蹟有司。及四方無藉。奸使竄入其中。者。而播。輸之。守土者。又不。不。為。也。方。長。大。升。輕。信。偏。判。通。為。勝。奏。小。則。操。松。大。則。用。兵。經。無。事。之。選。置。之。錄。銷。以。為。夷。秋。報。此。幸。而。勝。民。器。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捐。威。傷。重。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僕。以。為。制。禦。土。夷。惟。在。謹。防。內。治。嚴。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但。令。奉。約。束。不。履。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

○ 答吳澤洲 張太岳
大抵虐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就。就。自。勝。常。為。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需。耐。煩。處。隨。機。應。之。令。無。大。失。而。已。

前門三衛。服屬二百餘。許。兵。人。扶。實。猶。不。能。一。盡。諸。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許。之。於。大。接。尾。則。後。之。骨。狂。吹。則。擊。之。以。義。而。服。則。復。援。之。援。而。復。吹。則。復。擊。之。而。可。與。終。由。且。論。法。守。乎。

○答王懷棟

向。來。邊。事。頗。類。吳。先。使。大。局。目。全。在。運。用。寬。轉。一。任。手。則。先。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移。飾。則。反。指。為。戰。陣。之。官。婦。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

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餘。太。或。而。冷。不。堅。其。得。失。必。有。然。辨。之。者。

○○焉邊

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各。統。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復。經。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何。所。從。

楊。公。博。陳。邊。計。六。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互。異。如。前。明。易。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房。雖。保。其。不。來。但。當。

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天。東。四。鎮。無。牆。可。恃。唐。雖。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

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若。邊。目。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矩。然。上。宜。與。韓。之。盡。研。竟。何。益。於。安。攘。之。初。一。節。昌。二。鎮。間。山。為。據。地。長。

二。千。里。虜。仰。而。攻。我。乘。高。而。擊。近。則。滑。膚。潰。爛。乃。守。兵。卒。得。援。兵。不。至。此。謂。度。之。失。宜。豈。可。解。業。於。牆。我。者。還。謂。牆。不。可。守。是。同。墮。而。食。也。合。運。一。閱。視。將。補。一。厭。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山。西。

門。戶。然。邊。七。八。百。餘。里。兵。壯。不。滿。數。萬。名。曰。據。邊。實。為。故事。

○○衛師

前。師。一。事。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成。方。以。戰。守。不。暇。耕。試。使。京。軍。小。屯。邊。地。給。種。糧。運。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決。甲。騎。屯。邊。為。犄。角。寇。去。復。業。固。以。其。邊。完。竭。堡。如。此。即。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轉。輸。矣。

○與許暨孫使君

陳蔚公

開原之不拔。賴職嶺李氏家丁焉。今李氏疑。開原失守。將此關扼入於奴。而東西之虜合矣。何如。何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此雖與明公無與。而招來何法。安頓何地。贊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全。賴。明。公。與。撫。臺。計。議。使。此。輩。不。聚。不。離。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我。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闊。

○春解迴曾

陳蔚公

海

卷十一

華是

四品

奴前好殺。達人附建。則無命。入山海。則無門。有。得。不。死。守。之。勢。若。以。遠。人。獲。遠。即。此。便。兵。肯。兵。此。便。是。省。餉。宜。必。紛。紛。募。為。我。近。關。所。兵。五。千。亦。不。過。浙。中。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善。移。此。加。之。連。東。之。土。著。痛。癢。相。關。用。親。手。獲。頭。目。與。借。他。手。獲。頭。目。說。便。說。不。便。議。設。思。恩。田。則。流。官。土。官。王。陽。明。蠻。夷。之。性。悍。獷。康。必。欲。鄰。縣。之。而。施。以。法。是。康。康。康。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悛。終。必。觸。構。姐。翻。几。席。康。

○報徐子與

宗子相

○報徐子與。海寇大都多華人。從。善。詔。夷。福。清。之。陷。也。且。華。人。先。其。美。既。陣。開。守。陣。者。窺。其。夷。也。還。驚。而。渡。華。人。乃。不。先。之。詔。夷。以。從。此。皆。威。也。夷。遂。呼。其。類。數。十。間。門。以。入。見。眾。眾。然。警。者。以。為。守。卒。也。詰。督。舍。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數。萬。金。走。矣。夷。窮。無。獲。還。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糒。亦。喜。而。納。之。囊。中。人。言。此。何。宴。而。貪。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其。俘。咸。夷。華。無。一。夫。創。者。華。人。亡。論。其。國。乃。又。有。夷。全。且。多。持。金。幣。其。妻。子。嬉。遊。間。巷。此。何。稱。編。氓。為。今。之。策。先。聚。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

海

卷十一

華是

四品

時勢可
思其
入者

言八

時

論海

卷十一

海

卷十一

海

海

海

子相西門記云為寇直犯關諸大夫議守城事

子守西門先是有司意勸父老子弟守門予登

則患難諸貧者疾者疎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

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號而懸火陣外不知約者

從軍法明日報寇且至門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

大呼折入子遂日開西門入之晨起縣安城上列

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八客或虞奸人子曰子辨

此矣於是為撤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城中

不徙者子縱兵焚之而壯夫有不屑薪穀入者不

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咸守凡五

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

與康大泰 陳者公

近來海禁甚嚴竊謂既禁以後宜審其出海之防

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此尤在臺省德廣調所

治水

○治水 蘇子瞻

三吳之水儲為太湖太湖之水溢而松江以入海

水日兩潮潮湧而江清湖水常淤於塞江路而江水

清艣隨帆海去海口常通挽吳中少水患自慶曆以

來吳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自長橋

路或公私漕運便之日華不已而松江始壅不快江

水不快然饑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

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議者欲復治海口而

不知江水艱重難督通快泥沙漫漶令欲治其本其

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繫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

橋欲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

駛然波官出力以復海口海口既復而江水有力則

泥沙不浸積水患可以少矣

○論治水 徐存齊

水利大端有二昔與洩是也而所謂昔洩者有大

洩為有小昔洩為大洩者以海為壑壑白茅諸港吳

之。源雖使之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溝者以近田之
 河為基。導田間之水而注其中也。小溝者疏濬支河
 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溝故濬可矣。不
 不而何以備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之以救而濬亦
 有所容也。蓄洩之大者財力必多。未易猝舉。姑
 小莫若修築圩岸為要。如救邑東西二鄉。高下迥
 東鄉岸高。本不告水。止卑岸為勞。當令各以備
 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而鄉圩岸在可必築而
 於得土亦當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加而高

卷十一 治水

焉。是財力既不虛費。早濬皆有備矣。賸以桑梓
 古云。功不必自已出。先歛言意也。敢以呈於下。執事

○答嘉定胡中尊

陳君公

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
 婁江南曰東江。即其中曰吳淞。三江匯口以受西來
 太湖之水而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全吳淞水匯
 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渙。渙奔潰而水患不
 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濬而且病旱。地方
 凋瘵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顧類無米之炊

仁人志。何以策之

翰海卷之十二目次

佳言部

正語

與荀彧

魏趙靈

與金琮

吳

陸遜

與庾安西

晉王胡之

答崔諒

魏

李繪

與施令公

唐張九齡

與王及

元

次山

與呂豫可

明張則峯

與張開府

海

剛

上張相公

祁山

答楊家宰

張

翰

與曹吏部

張翰

答王荆石

陳

著

與馮開之

居赤水

日

一

格語

家戒

漢杜恕

與張泉

晉

楊濟

與弟

吳虞翻

與傅咸

晉

楊濟

家戒

魏康

家訓

齊

顏之推

與高錫望

唐孫熊

與程將軍

唐

寶王

訓語

宋司馬光

與李方琳

蘇

子瞻

與王立之

黃真

與文

蘇

東坡

答朱子茂

黃山谷

與李公擇

蘇

東坡

與李公擇

蘇子瞻

答何金憲

明

王陽明

與劉肖川

李卓吾

與陳穎亭

宋

了凡

論養生

張悅

與王秉衡

康

隆

與文

王荆石

與王隸泉

王

荆石

與李及泉

王荆石

與文

陳

著

與魏孝功

王元美

答王荆石

馮

琢菴

答柳文川

張太岳

與曹長洲

王

余剛

與趙定宇

馮琢菴

與羅一峯

陳

白沙

與羅彝正

陳白沙

與錢次卿

屠

長卿

與文

陳著公

與陶石簣

宋

中郎

與友

陳著公

與徐子興

王

介甫

與吳玄水

陳著公

與霍渭見

魏

校

與邑兩江

張翰翔

與洪五明

戴

鏗

與楊定見

李卓吾

與鄭子龍

沈

錫初

與無去僧

湯暑士

東

走

陸

平

建庵公

陳著公

東

走

宋

中郎

東文

錢鶴隱

復

友

薛

方山

與沈懷經

陳著公

與公叔

陳

著

公

東劉覺哉	王次公	東友	王陽明
東友	陳蒼公	蒼王惟寅	屠赤水
與蔡文恭	陳蒼公	與蔡侍御	朱中郎
東友	夏正夫	與繼律	楊耕山
又與總津	楊耕山	與錢受之	陳蒼公
與林廣文	祝無功	蒼虞山周	陳蒼公
雜紀俱古今至言			
理語			
蒼王謹	蘇遠	與滕達道	宋蘇東坡
蘇事仲舉	蘇長公	蒼馬京	王安國
蒼范蜀公	蘇長公	蒼趙昶	蘇長公
東項明父	馮魯楷	蒼朱大學	茅鹿門
與李克齋	鄒守益	與薛守益	羅洪先
與田叔	屠赤水		
醒語			
寄文	明袁中郎	報侯助甫	宗子相
寄文	黃平倩	復友	袁中郎
與秦君陽	屠赤水	與蘇潛夫	袁石公

道劉子威	屠赤水	蒼萬和夫	馮開寧
履江山人	祝無功	與李子昇	袁中郎
東余養生	劉達生	與友	陳蒼公
蒼劉達生	余大成	與兩舛	袁中郎
達語			
與友	漢東方朔	與蘇張	東方朔
與所親	張居中	或子	梁徐龜
與抱居士	王康誥	蒼泰大盧	宋蘇子瞻
蒼泰寥	蘇子瞻	與俞清老	黃山谷
與文	蘇東坡	蒼王定國	蘇東坡
遊松風亭	蘇東坡	與蔡景繁	蘇東坡
蒼廖宣仲	黃山谷	蒼趙晦之	蘇子瞻
與蔡景繁	蘇東坡	寄友	明袁石公
與王承父	王元美	與胡大泰	陳蒼公
與尤君趙	屠赤水	蒼中史	陳蒼公
東洪五明	鄭大儒		
高語			
與鄭叔鹿	明方遜志	谷李鑑	何喬新

與張公亮	黃道周	答龍道尊	陳著公	魏無功
答教祭酒	王維翰	寄同社	宗子相	
與朱期榮	洪五明	寄荀公若	湯霍林	
與屠田耕	錢渾	東孫仲言	湯霍林	
東友	王百穀	渡程虞卿	洪五明	
漢友	屠赤水	與王以明	袁中郎	
曠路	王次公	與董陽陽	茅康門	
與子恢之	前王叔和	與友	唐元次山	
與王定國	宋陳子瞻	公劉養浩	明方遜志	
與張鼎山	楊升菴	渡包龍明	陳著公	
東友	袁石公	李徐友	林警	
寄同社	袁中郎	與曾觀察	屠赤水	
與蕭允升	袁中郎	與友	洪五明	
與張公亮	黃道周	答龍道尊	陳著公	
答是是山	韓大嘉	與友	魏無功	

翰海表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者公鑒定	門人沈佳	侯桂
佳言部	正語	與荀威	趙儼
○與全際	全陽安郎百姓困窮，郭成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親守忠節，在陰不二，以為國家宜委慰撫，而更急於餽餉，何以勸善。	陸道	
○與全際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害其不佳，終為取禍。	王胡之	
○與康安西	此間萬頃江湖，掩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枝一，下一釜皆奪其魚，而不輸十足，皆不得效，不知縣圖走何得持竿不顧漢父，何得鼓棹而歌滄海也。	李繪	
○答崔謙水廉角佃羽	翎有六翮，翮則冲天，廉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身雖		

官其
人其
此其
有見
其意
矣

一
心
月
日

氣
下
不
下
不
下

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走遠事任人
○與施令公
女不私人可以為婦士不苟進可以為臣
○與王及
人生苦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財
貨之末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錦繡亦何顏受納
○與呂豫所
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
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
惟公亮之
○與王周府
宣誠吳仕期上江陵書曰字為天下第一品人母為
天下第一品官斯言誠巍然不可以草莽忽之
○上溫州張相公
閣下以勅賜寶輪樓大治第宅廣基址強市買不
已夫居第傳子孫閣下今移易幾何家區區里餘矣
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閣下居朝常喜稱伊
傅周召之為相獨奈何野以康家者顧出蕭何李斯

下也山亦知重天子之爵用閣下還朝日月
不職在太守便葛中野服何所不可豈輕赤子孫乎
榮與地決不再廣
○答楊家草
權勢可以說兒女所稱豪傑者詎為權勢哉翔即
非豪傑自不肯處兒女子僕什他人下有國法在恐
難違說
唐穆德興有云既嗣宗口不言人之短心常暖之
但以東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宜敦顧身
○與曹吏部
大抵標趙孟之權者餘家人之故官不能使人之做
人僕性惡不耐煩權僅以官爵遷之爾耳何至自壞
人品卑卑不稱人類耶
○答王荆石相公
家食不能養親勢必藉館棧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
無少憾故欲問家塾聚里中三四生舉業之以禮
款廢耻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遺之一二不肖生
恒心恒產盡在此

鳳閣羅榮不歇翠華飄香可羨不盡明河雲霄無路
不逢轡輪泉石可盟不抱荆璣開之謂我何

新詩

卷十一 正

四

落籍

○家戒

張子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
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當責惠相嘗何從而來

○與張廉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者味真能尚道

○與弟

女子客當為求福遠求小性是使生子天其福人不
在貴發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新詩

卷十二

正

五

○與傅成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
了而相親每事欲了生子難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癡癡為快耳

○家戒

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當謹詞以謝若有怨急心所
不忍可外遣推密為消之凡事先自審其可宜行此
事而人欲易之當視宜易之理若使彼無殊佳勿益
折還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當堅執所守不

此詩見
卷十一
正
四
此詩見
卷十一
正
四
此詩見
卷十一
正
四

須行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或有不。是不足。是非。不足。非。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間。須當辭以不解。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感便當急舍去之。外。將臨之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不。須作小。卑恭。當大。然。不須作小。小。原。壯。當全。大。護。若見。需語。便舍。起。勿使。息也。若其言。邪。陰。則當。西。氣。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不須。強。勸。人。酒。自。醉。醺。醺。便。止。慎。不。當。至。醉。不。能。自。我。也。

父子之輩。不可以。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仰。則。怠。慢。生。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也。親。則。易。愛。群。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類。毀。之。處。如。菴。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辟。陽。推。論。無。可。放。矣。僕。妾。之。為。鼠。室。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多。見。士。大。夫。飽。食。醉。酒。忽。無。事。或。因。家。世。餘。緒。便。

謂為是。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振。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震。默。低。頭。欠。伸。而已。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矜。衣。刺。面。駕。長。房。車。跟。高。齒。屐。坐。基。子。方。擗。憑。珠。絲。隱。囊。則。燕。玩。於。左。右。強。容。出。入。堂。若。神。傳。明。經。求。第。則。預。人。答。策。三。九。公。議。則。假。手。賦。詩。當。前。時。亦。快。士。也。自。屈。亮。以。來。諸。見。俘。虜。難。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難。十。世。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父。兄。不。可。常。依。鄰。閭。不。可。常。保。一。旦。流。離。

義陽朱府家。貧。好。學。累。日。不。覺。乃。時。衣。紙。裳。無。德。被。抱。大。而。開。大。亦。飲。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其。聲。動。鄰。猶。不。履。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森。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為。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即。大。爾。與。高。錫。望。為。史。官。者。明。不。願。刑。辟。幽。不。見。神。怪。若。視。睨。於。其。間。

其書可燒也

與程將軍

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峻路

訓儉示子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善華靡自為乳兒

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餘科名

安獨不戴花同年曰若賜不可逃也乃看一花平生

示我後寒食亦不戴花亦不戴花亦不戴花亦不戴花

順吾性而已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

新注

俸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

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

栗棗柿之類看止於脯醢菜羹罷用蓆漆當時士大

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

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

筵血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服月簪聚然使教業

首或不然人爭以高鄙為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張文

節公曰人情由禽人禽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作

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宋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

錄寶王

卷之四

以訓法

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貪固駢

苦道以之際不甚慎靜則打定命不能自覺髮增益

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

新注

東坡書於雪堂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則有草木如

名節久而後成語絕有味

與王三之

古人有言我祖惟求定本之條茂其枝葉者以其根

定也水之能繼萬物者以其虛定也故曰能定然後

錄應

與友

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易曰物不可以苟

合故受之以貴

○答朱子茂
胸中不用古今洗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
月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與李公擇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堅爾而文以美名謂

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海而有味
者又詩云不戰不羅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害之有
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
得已也然自謂此策不獲獨用故歡之左右住京師

○東坡居士句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盞一肉有
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外告之主
人不從而適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
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與李公擇
羅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艱為
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答何愈寬
王陽明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飄如失之熱火之灼見其
終極其是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辯其
其事而辯之是自誇也自誇之是是非非已
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飾而平物也惟寡
靜自處以聽其來

○與劉肖川
李卓吾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于
末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凡大
人見識力量與眾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若徒庇於

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
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於父母
官則庇於官長立朝則庇於宰相為文則庇於文
於中官為聖賢則庇於孔孟為文章則庇於
馬種種自以為男兒而其實則皆孺子也豪傑凡
之分只從庇人與庇於人處識取

○與陳穎亭
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
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情懋行義

○ ○ ○ 與友

王荆公論戲字。楊龜山辨之。余謂。戲字。看一。戲字。凡。戲。雖。非。真。戲。然。戲。言。戲。動。中。往。注。有。時。害。人。非。戲。也。而。何。

○ 與魏孝功想忠

鄭先生南矣。諸賢一時聚金陵。是極精采事。第胸中。不可看此意。亦不可使人觀此跡。

○ 答王荆石相公

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緣而漸大。

新海

卷十二

格

力

大

使。之。小。讓。事。當。使。之。溪。新。小。漸。溪。即。漸。無。事。矣。

陳卷有曰。大寒之後。衣難盡。大飲之後。食難。飽。事有。機。而。慶。事有。漸。

如。治。邊。兵。凌。辱。博。擊。持。人。短。長。如。風。如。濤。似。我。虎。宇。下。甘。言。媚。人。無。所。不。委。蛇。似。和。不。敵。不。阿。不。可。

親。疎。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致。倚。似。字。故。治。邊。海。皆。有。三。策。吾。皆。取。守。馬。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未。可。

以。無。大。敗。居。官。持。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本。

陳者公

○ ○ ○ 可與

○ 又曰。世多君子。耶。同為君子。世無君子。耶。獨。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獨。為。君。子。其。力。專。又。曰。蘇。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用。獨。之。久。勢。必。得。衆。

○ 答鄧文川

貓以辟鼠為上品。山有虎豹。藎藎不採。不專以博。為能也。

○ 與曾長洲

大抵吳民易感。亦易怨。士大夫易譽。亦易毀。惟信我。之。不。可。奪。者。餘。則。採。物。情。而。酌。之。未。世。斯。斯。以。強。之。事。賢。者。為。之。矣。

新海

卷十二

格

五

我

○ 與趙定宇

諸君子。食見治平風利。撲滿恍惚。便且一息千里。此。可。寶。亦。可。憂。凡。吾。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二。不。如。意。

○ 與羅一峰

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益。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

陳白沙

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

○與羅正

陳白沙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變急為緩。變烈為和平。非但氣象好而已。亦達禍之遺。

○與錢次卿

屠長卿

四辟蕭然。一絲不挂。氣體曠怡。心骨冷寂。名為清福。

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凄涼。故不免世之怨。佛矣。要須持禁。艱時立定。即不作禁範。

想。漫豐約。宜寧視。若鄰。傳。

予公鏡曰。福不可受。曰。持。貴不可居。曰。積。不持。福則為度。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者。餘其量。適也。適之。鮮不固。

○與友

陸平翁謂余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外身亦小逆旅也。造物是房主人。我曾借房位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余曰。雖然。若借房人。年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無容他多住幾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德。觀命之說也。平翁

陳著公

○東徐子與

山樞是樂事。稍一營。則亦市朝。書畫。常樂。是雅。稍一貪。顯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物。人則亦地。

笑而點首。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渡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其踞橫股倚欹而生。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茶戲劇。試毀人文。付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與陶石簪

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閑老。歸林下。而後為。恐那時與寄特閑耳。

笑而點首。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渡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其踞橫股倚欹而生。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茶戲劇。試毀人文。付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與陶石簪

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閑老。歸林下。而後為。恐那時與寄特閑耳。

○無友

知希則貴。身隱馬文。雖差樹。避世之蒲。亦半立哉。松之門戶。既為男子。及與草木俱。成露。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實獲吾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春仲達。張子房。李長源。

○東徐子與

山樞是樂事。稍一營。則亦市朝。書畫。常樂。是雅。稍一貪。顯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物。人則亦地。

笑而點首。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渡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其踞橫股倚欹而生。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茶戲劇。試毀人文。付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與陶石簪

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閑老。歸林下。而後為。恐那時與寄特閑耳。

○無友

知希則貴。身隱馬文。雖差樹。避世之蒲。亦半立哉。松之門戶。既為男子。及與草木俱。成露。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實獲吾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春仲達。張子房。李長源。

○東徐子與

山樞是樂事。稍一營。則亦市朝。書畫。常樂。是雅。稍一貪。顯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物。人則亦地。

笑而點首。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渡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其踞橫股倚欹而生。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茶戲劇。試毀人文。付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為不可必得之事。

有一爻

銘
表
中
郎

如○是○前○垣○角○是○前○溪○湖○功○名○是○前○沸○湯○動○思○

唐○嚴○遂○座○右○銘○曰○我○酷○者○絕○世○之○強○強○者○碎○家○之○整○著○酒○者○窮○饑○之○數○忠○孝○者○富○貴○之○門○節○愈○者○不○竭○之○源○

錢鶴灘

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天下○有○二○苦○黃○連○苦○貧○窮○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人○間○有○二○陰○江○河○陰○人○心○更○陰○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陰○

翰清

卷十二

詩

子

可以○成○世○矣○

薛方山

天○懷○開○事○誠○如○夢○幻○池○影○無○常○無○變○莫○或○其○惟○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半○竟○同○歸○於○土○所○可○恃○者○惟○此○心○真○不○愧○於○本○初○使○胎○中○雖○然○無○所○至○雖○虛○可○為○他○日○受○用○地○也○

陳蒼公

○與○沈○吏○郎○懷○懷○遠○老○之○建○侯○陸○梁○江○南○之○財○賦○陸○沉○輕○施○隻○手○全○賴○聖○賢○豪○傑○未○有○過○來○通○誰○何○如○小○拙○克○勤○小○事○糊○塗○

卷十二

泰○初○用○之○非○獨○康○濟○二○身○亦○發○國○極○方○也○一○笑○

○與○公○履○

陳蒼公

關○尹○子○云○賢○惡○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實○家○庭○一○藥○請○

王次公

○東○劉○覺○哉○世○事○難○開○口○潭○如○白○頭○頭○吾○輩○但○遇○難○飲○飲○難○醉○醉○難○醒○東○鄰○面○舍○事○一○切○不○呈○齒○牙○差○免○時○忌○昔○人○有○言○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又○云○達○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翰清

卷十二

子

○東○友○

王陽明

一○個○塵○字○了○諸○多○人○吾○輩○最○忌○此○塵○字○不○去○往○名○可○曰○掃○塵○已○後○心○上○塵○口○上○塵○筆○墨○塵○世○路○塵○都○要○掃○却○

東○坡○云○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盡○掃○為○難○於○不○掃○二○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

○東○友○

陳蒼公

俗○俗○塵○掃○一○第○五○倫○疾○宿○必○掃○拂○而○去○吾○輩○第○掃○心○上○塵○其○次○口○上○塵○又○其○次○筆○上○塵○最○後○力○地○

塵耳

○答王雅賓

屠赤水

足下位准清溪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

萬里而書來。佗。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

境不貴取境實心。此中蕭然。則塵境自寓清虛內境。

煩驚。則此居亦有履難。以下以為然否。

○與蔡大來

陳善公

上士閉心中士開口下士閉門。不肖其竊附中下老。

息三家部。課子之外。閒聚四五門生。以一寒送殘日。

粉微

卷十二

卷十二

耳。有詞云。世事如棋。誰國手。從旁看打。竟不知。

○與舅吳惟長倚脚

浮生條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我何樂者。又樂。

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著。為吃驚。餘俱閑事。

切近來。於此道。稍知進步。不恰世情。學問煩惱。難。

退得一步。即為穩實。多少受用。能退世法。即道不。

退。這即世法。冷淡在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

身要法也。

身要法也。

者公題吳渾之印。宋卷曰。吳渾之得漢印三昧。

其訣。則惟以漸入。孟朝初時。兩剛相遇。過著些子。

心猛氣不得。與。莫。之。卦。之。老。氏。以。古。壽。於。萬。年。

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也。好。候。好。萬。好。名。節。

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嘆息。偶有感。題此。

○東友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

身一敗。三可惜。

○與繼津

楊叔山

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斂。事成如何。

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

伍表華曰。安社稷。安變故。古人。大手。段。多。自。食。平。

間見之。

○又與繼津

且欲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掃。勿徒盡其心。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受其。

身尤為忠之大者。

○與錢愛之太史

陳若公

沈通子
才情事

國輔之變幻家鄉之修擊且端坐冷眼觀之樂矣
不知英雄者侯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
者英雄陰而聖賢穩也吾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
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林廣文三說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世眼
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
蔬綠盡心於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
之士未晚不然情景不通身心為樂不火自焦無礙
餘海
自解未有其樂且先茹其苦矣
世不可避如魚之在水無之非是青白之眼在山
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界無病病生於人之心
以情攝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俗
○蒼虞山周
有門戶之說而後有門庭之冠有朝堂之胡趨而後
有遠左之戰場
○難紀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中默然後知平日之言

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
方不虛生
持持之言多失信想時之言多失體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置身利害之
中
君子不厚人以不德不愧人以不知不敬人以不
如不疑人以不肖不肖則味既凡幾皆不盡之意則起
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既凡幾皆不盡之意則起
多
多請兩句書少說一句語請得兩行書說得幾句
話
至道之用密卻不可言人之胡集深密不可言
使之生輕闊微不可通達之財疏暴珍不可言

性

著公有詞云堂堂男子莫被人驅使要識綱常
 耻出乎爾及乎爾翻局何時已成福禍遷君
 非筆防青史流行坎止萬事隨天理何必深
 步福之先補之始吾泰常相倚到底縱橫北
 渠由方洗耳

西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品諸常看勝於戒者則愧取自憎享用常看不及

我者則慈尤自恕

智者不與命闘不與法闘不與理闘不與勢闘

男子有德便是才子。女子無才便是德。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勿

須檢點者公路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富時不儉。貧如悔。閒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

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

待足何時足
知足便是求閒
何日閒偷閒便閒

犬狗無不可與人言使無不可與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

登高而危。止於頃越。得譽而過。則陰陽之罰乘。

踐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敢大。

勢利之夫。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而不增。華而不

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陰而益固。

寒子

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剋劑夫燄火榮亦昌辱亦

平生不履此境

抑人是自抑揚人是自揚

快心之語多則陰賊之義作快心之事多則禍

之萌亦作

理語

○答王謙

葉連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十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升
檀越既履順而游性。重佛理以却心。因此而推。渡河
義於遐邇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為渡酬來信耳。

蘇東坡

○此勝達道

蘇東坡

衆生滿浪火宅。難免愛賊。故為微火所燒。然其間自
有吃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
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

論

卷十二

蘇東坡

食也。此間何必主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
仕不仕為寒暑。此外其為議之。皆以不食為深解。則
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

○答華仲舉

蘇長公

菜羹藟藟。差餽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身
泰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

○答馮京

蘇長公

若如所論。未達神理。閉目不覩。便是一重公案。
○答范蜀公

蘇長公

承諭麤真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
佛國公欲哀而扶之。問所以能者。小子何人。固不敢

不辭。公方立仁義以為城。地操詩書以為干楯。則中
中之人。盡為敵國。陳公威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

願公宴坐靜室。觀彼能或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
技之心。作何形。以此猶不立。彼復何能。郭黃面黧墨

亦須然。社而況學之者。能驅復信筆。以費公千里一
笑而已。

○答趙祖好之

蘇長公

示茶處。患雖不成。只是惡人無心肝耳。與康家未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

長公有云。愛人之心。如珠在掌。常人之心。如聚在
水。

○東項明父

蘇長公

白雲司澄如秋水。閉門靜坐無事。撰懷但靜中。又也
一段思想。難遣。釋氏所謂魔也。欲持定力降之。未能

若當謂有心求靜。即動矣。然然然。

○答朱太學

蘇長公

○答朱太學

蘇長公

○答朱太學

蘇長公

先端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摩治三軍。大

樞機而坐。胸中景象亦可參照。

○與李克齋 鄭守益

拜手教。其曰竹樹林塘。文主道趣。花香鳥語。五費曲

襟。真超然鐘鼎之外。然其是猶何於境。不假若金革

可萬。薄書堆積。道味幽樸。亦有增損耶。

○與聶雙江 羅洪先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接

須以靜除。欲其靜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與田叔 屠赤水

一切修持。須向境上。求得過方是。即如平居惡念。不

知過。惡能不動否。平居室慾。不知過。惡即不動否。若

無事間然。過境無氣。則為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

至性如如。乃為真坐。

隱語

○寄友 袁中郎

世網彌天。逃一網。徒入一網。甚而逃之。不得。人網更

深。反不如安素網中。作睡。法最便宜也。若個中果能

揮塵掃積。山林即在。几席下矣。第貧病日久。靜極中

蛙鵝。頗有亮頭。

○袁敬甫 宗子相

弟紫霞。念切紅塵。計疎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

持朝握黃庭。暮餐綠雪。浮世終華。已盡耳目。即使白

頭。於此。亦何佳。草木同腐。壯士服之。

○字友 黃平倩

將以何處為荒。荒也。既勘破。開學。不必係懸。亦不必

夜離。水到渠成。無所不可。直至鷄犬。亦亦亦亦。盡讓

亦賓。亦主。方是見地。員通。不生分別。應。

○援友 袁中郎

里有人焉。家藏數金。恐為寄寄。所得防之甚密。慮

吾切。憂夢。賊發。寢食不甘。若眼作跳。頃刻而傾。衛者

數四。他日適有遠行。欣然。囊佩而出。及暮。歸索之。囊

中竟不知夫之何方道奇矣天下事大都類是

○與秦君陽

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
注海運空花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
今非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
一旦形骸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堪屬妄因得
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離兵及露乃塵怖漢祖唐
宗竭英雄一生精力後拾散亡山河入掌受用幾何
轉瞬煙冷捐棄宮後拋擲江山即黃金為拾寶玉為

蘇蘇

卷十二

三十五

物如曉曉白骨了不相關生前得失浪生憂喜轉
轉在彼有非涼人方在憂喜之中不暇論列悲涼之
境稍一提醒回頭萬念俱矣

陶石貴先生與湯睡菴曰此登萊雙絕頂下視城
郭點然如雜莖之蒲其中乃有無限關爭不亦可
笑耶

○與蘇潛夫

末石公

富貴海中易汨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為妙是
人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語似有說來於

燈灺落落都是惜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
子與兒偶過鄰家主人出迎呼婢曰為我釀却酒
子與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頌之主人復呼婢曰
子洗却可急為某家送去與兒神色頓覺沮喪始
誤認以為有喜事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
談會保管是門外漢也

石公有云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
我勝負心常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行徑便如
將游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

蘇蘇

卷十二

三十五

○與劉子來

屏赤水

不佞發手丘墓曠覽平野煙黃日淡牛羊散牧其上
蓋嘗有朱門大第欽鐘林堂馬嘶大海空白波連山
偏天無岸其下板屋猶見城郭衙衙俯仰而嘆判判
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轉瞬之間悉為陳跡東土
意於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雪嗟乎靈燭之甘囊火
藏之密蠟之觸紙人則愚之短乎短乎固不自知
之則勿渡為爾而人動動勤勤於百年之內力恒
其不竭而機恒悲其不復所管我何當其速時不

集 20—367

沈隱居
生隱居
王隱居
嵇隱居
晉隱居
周隱居
唐隱居
宋隱居
明隱居
清隱居

出個吾我。我來。此如。遠。遠。一。周。同。自。視。之。分。明。是。我。
然。豈。我。之。為。我。耶。只。遠。青。天。白。日。道。遠。然。能。謀。能。就。
活。潑。潑。的。莊。周。止。算。替。蝴。蝶。做。個。夢。耳。何。也。周。不。管。
夢。為。蝴。蝶。乎。此。便。明。明。是。個。蝴。蝶。那。封。蔣。周。又。安。知。
蔣。周。於。青。天。白。日。做。南。華。之。時。不。是。蝴。蝶。做。夢。之。時。
那。待。出。現。蝶。夢。醒。時。又。那。討。蔣。周。可。惜。把。滿。身。黃。金。
和。盤。托。出。亂。拋。與。人。人。却。不。識。耳。連。生。試。卷。之。
〇〇與蘭澤雲澤雨并
表。中。郎
井。居。深。山。有。年。天。宮。之。樂。不。可。不。知。夢。桂。樹。下。酒。奠。
新。海
卷。上。二
三十八

如。人。樹。皮。如。蛛。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
之。易。及。人。間。變。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
掉。臂。不。顧。明。矣。

達。籍
〇〇與友
不。可。使。塵。網。名。難。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界。
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與。輕。舉。耳。
〇〇伯夷叔齊
賢。者。與。世。推。移。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還。泥。如。水。中。
之。魚。與。波。俱。將。天。子。穀。下。可。以。懸。屠。何。自。苦。於。首。陽。
上。謂。然。
〇〇與野趣
大。小。二
三十九
張
近。者。步。近。畫。夜。接。賓。不。得。休。息。人。自。發。為。相。長。史。男。
子。若。若。詞。附。之。疲。倦。欲。死。居。祠。為。何。乃。不。快。再。史。
〇〇戒子
徐。勉
吾。清。明。門。宅。前。剝。兩。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落。文。
幅。意。謂。此。亦。通。來。春。耳。何。事。須。華。佗。時。人。謂。是。吾。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闕。洞。房。宛。其。已。
定。是。誰。室。
〇〇與魏居士
王。摩。詰
古。之。高。士。白。詩。由。桂。枝。於。樹。風。吹。臥。惡。而。去。之。聞。者。

衆臨水洗其耳耳非聾
 之門與
 者始內病物者自我此
 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
 道者

蘇子瞻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營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到貳兩半

七大畧似

答曰：此乃「三昧」之義。所謂「三昧」者，即「定慧」也。

七 壯

1

...

2

王 生

天竺和尚誤說却在一箇小鄉院子折足箇中
燒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其餘虛度病人北方何嘗
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似苦無醫藥京師而
醫手裡死漢尤多安眾開此一笑當不渡憂我

黃山谷

人生歲六十，日飯兩盂而終歲疫癘，此何理耶？
女墮地，自有衣食。今，今歲者終日者，正謂百草憂
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悠悠可渡，有不足之歎。
與友

蘇東坡

吉野

臨泉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瀟湘雪水
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
閒者便是主人
○ ○ 荅王定國
蘇東坡

蘇東坡

○ ○ ○ 建松風亭
蘇東坡
巖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
遙遠。著便吃生老病死。特別奉行。此法差似簡括也。

息望亭

答

十

四十一

100

303

下

人

○

野 々 々
 野 々 々
 野 々 々

不得廢日與女掛鉤之角急者肅服身人皆愛也
牙相持技藝如雷霆進則無敵退則無法當怒發時
也不妨熱飲

○ ○ 與蔡景繁
蘇東坡
一病半年。無所不計。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
朋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甚
念禱好。掃地盡矣。
東坡曰。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雲然傷之。曰。
何時得出此為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

積水中

利害踐考稱戴苦樂此八物無明體子也人從無明
體子而生連皮帶骨全無可通之地但以百年觀之
則人與我及他人物皆成一空土人云衆生身同大
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
益於身否

○○答趙晦之

蘇子瞻
勝既美風土又少許松篁將半歲又遭何求某亦
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孫訪自稱四休居士山谷問其抱矣曰粗茶淡

幻。臨。安。得。非。空。道。把。變。在。手。連。飲。起。舞。大。呼。大。斗。吟。
兄。或。不。能。掃。除。請。作。如。是。觀。

○ ○ 與王采父

足。下。所。舉。大。中。時。病。然。能。盡。掃。宿。障。天。女。鳩。茶。一。切。
皆。空。即。收。未。鑑。名。根。大。樹。蟬。蛻。任。其。搖。撼。漫。千。百。年。
王。采。父。無。恙。僕。亦。無。恙。此。曹。何。為。者。

○ ○ 與胡大容

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患。誰。魚。推。其。頭。顱。切。石。

深哉。幾。舉。惘。惘。博。博。不。得。真。人。此。空。一。夢。

鄭公元標云。人生若浮煙。何乃據一窟。傑作千年。

宸耶。擬。歷。名。勝。差。於。茫。茫。大。夢。中。作。佳。夢。

與尤君赴。屏赤水。

吾徒頂天立地。世世一場。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破升。

沈顗。暗。安。意。聽。之。結。難。交。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靈。耳。

。答中友。陳君公。

慶風甚熾。集。哺。地。鳥。何。足。介。之。懷。抱。故。不。敢。作。書。爾。

問。承。合。故。白。之。變。達。辱。吊。唁。同。林。宿。鳥。限。到。今。飛。人。

過。中。年。何。事。不。有。近。已。蓬。萊。青。山。之。麓。即。兒。女。事。時。

付之。理。道。而。已。

。東洪五明。

醉。飲。花。間。浪。吟。野。市。輕。雲。不。在。世。人。群。貨。與。國。榮。原。

時。時。情。態。第。以。一。笑。付。之。

。張赤水。

高語

。與鄭叔度。

拙。甚。甚。家。益。落。有。四。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怪。

棄。不。為。佃。萊。棘。盈。時。家。人。報。絕。糧。師。笑。曰。古。人。有。

句。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理。

者。皆。是。也。我。縱。自。愛。其。如。衆。人。何。固。相。與。大。笑。而。

。答李錕。

方。少。壯。時。情。不。知。人。況。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浪。生。

描。盡。哉。倘。相。知。問。及。煩。苦。之。曰。老。病。日。侵。不。堪。世。用。

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我。恐。來。公。王。三。原。

且。然。況。其。他。哉。

。答吳堯山。

二。十。年。前。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薦。薦。使。入。院。處。其。

上。建。陽。之。姑。城。之。吾。無。聞。焉。

。與友。

郡。尊。人。委。令。乞。詩。已。盡。多。能。之。累。人。如。此。且。叮。寧。

曰。幸。從。吏。部。無。令。醉。竟。預。拋。向。無。事。田。裡。去。天。然。

不。雨。雨。不。出。旦。晚。聞。足。下。早。臨。具。作。七。十。一。株。松。

主人

○與張公亮

黃幼玄

以僕意為公亮主人無如陳書雖者雪離一榻蕭第以吾黨集聚華視無恙便為佳况補正平雅輕然不從苟文若陳長文信亦未為過歟也

○谷能通尊

陳者公

憲府清嚴禮數懸絕顧獨委念布衣再勅札脫此高義竊合山澤之瘴謁謝瞻前不足報明公通之為信陵客而矣老夷門但有寸心未冷耳

○谷教祭酒

范楨

僕整立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將幹唐顧昂故簪褐履跣步皆造化陶胎不可移易古之換仙術者能脫人骨不能易人貌若以僕要持豚腿孟獲不下之奇而勿高勿卑擇節而居之僕即死不顧也

○寄同社

宗子栢

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六

○報盛伯子

張公明

自發城歸過五枝無一物可入眼及到余鍊廷香前始見幾點落花浮水西也

季光號負國見生雪何菊木絳句不語人問何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唐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此方何如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

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討一板上天云海上釣

客李白相問以何物為釣線曰以風浪遂其情以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釣又問以何物

為餌曰以天下無義大夫為餌丞相悚然

○寄荀公若伯仲

湯雪林

邇來杞雨難晴珠自氣色人生有知己耳矣蘇理一寸箭向人項下經疑耶

○與未期崇

錢澤

登泰山下絕磴泛溟海上方壺揖朋人於丹丘朝母於石室飲我以沈澹脫我以石華信非人間味

豈可與啄腐吞腥者語哉是下聞之能不啞然否

○東孫仲言

湯雪林

埋。屑。舌。他。人。不。任。故。態。飛。揚。之。甚。當。差。入。此。中。幾。周。胡。蝶。終。不。能。在。賣。介。吳。息。客。作。小。聲。

○ 與房田叔

王百穀

足。下。樓。高。幾。尺。可。望。見。海。月。無。僕。且。持。胡。床。笑。語。其。上。白。眼。視。諸。卿。水。田。間。舍。碌。碌。黃。塵。間。如。蟻。鄉。轉。元。不。覺。絕。倒。

○ 後經虞卿

洪五明

泰。汝。元。出。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臺。空。四。海。華。破。千。愁。絕。無。他。秋。惟。不。作。驕。語。不。吐。酸。氣。不。效。貧。兒。態。

耳。

○ 東友

屠赤水

身。世。浮。名。直。當。以。夢。燃。視。之。奈。何。受。內。眼。唯。黃。山。雲。不。還。客。相。與。探。浮。丘。訪。客。成。乘。龍。美。萬。翻。翻。雲。漢。間。

耳。

○ 與王以明

袁中郎

吳。中。人。無。語。或。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法。友。之。難。也。游。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然。舉。墨。無。此。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名。

山。人。如。蚊。冠。蓋。如。雲。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能。堪。幾。許。煎。燥。油。入。麵。中。當。無。出。理。

○ 渡友

王次公

創。在。堪。耐。語。愛。清。不。賣。文。何。能。向。如。許。人。作。酒。對。也。

○ 與董得陽

茅鹿門

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既。不。能。却。義。不。敢。私。則。呼。賣。錢。入。市。沽。酒。擊。解。與。共。淋。漓。當。其。放。歌。山。鳥。欲。和。林。花。半。點。鄰。家。之。犬。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先。其。謂。我。得。乎。夫。乎。

驥昭

○與子恢之

彼秘書有限故有就。朝請無限故無就。吾欲使汝

不競之地

○與友

元次山

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然能自全順

時而老。復何如

○與王定國

蘇子瞻

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援人可

僧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

○若劉養浩

方遜志

每觀古之名士。少連杜抑。則成豪怒。降。若無所容者

深病其無識

○與張易山

楊升菴

年來萬慮反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

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也

工則疲精。疲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律云。老病病廢

難親。草現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始。朝朝一

夕燈。一畫作。在家僧行。徑惟持。麗公空。諸所有。照

庶乎餘年。盡得活一日。是我一日。不終。則擾擾度

酬。又何異於塵勞。仕。我。能。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

傳人誦盡。為我製何。益於靈臺。何。祈。於。真。我

○復已蒙明

陳君公

為酒杯歌。板。所。同。不。得。與。兄。消。受。滿。園。佳。味

○東友

東石公

孤山處士妻。梅子。霍。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

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擬。之。不。得。傳。之。可。厭。如

衣。敗。絮。行。荆。林。中。步。步。牽。掛

○寄徐友

林君庸

官運諸朝身。還諸我。命還諸造化。公議還諸天下。一

無所得。持何所失。能舒安。行。即有餘日。伸脚長卧。即

有餘夜。屋裡青山。即有餘景。案上義皇。即有餘人

金剛有云。僕已授家兒輩。束身八茅舍。不持一物

自隨。覺胸次湛然

○與社中兄弟

東中郎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

所謂自誤者。非世俗之藥。但胸中曠然。無一物。即
懷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
何如何。

屠緯真云。何以消上天之清風。朗月。酒。豈詩。何
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與曹觀察

屠赤水

安期生說。楚不令。退就金丹。徐洪客于主。無媒歸。栖
岱岳。陸羅不肯。頻近陰雨。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燒
背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不能學。虞卿史。還窮愁者。

書。高髮禿落。老錯故紙。作蠹魚蟲也。

○與蕭允升

來中郎

東石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火。代奇士。以蟲。角。代
舍此。無可圖懷。

○與友

洪五明

弟生平愛讀古今書。以壯膽識。愛世間佳山水。以
幽襟。愛與友圖。恭作小我。場見野人有擔當。不敢作
尋常觀圖。千秋大事業。不敢作目前局。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古今議論叅題詞
爲學而不知天官地
德陰陽消息之微經
術事守之要南北之

阨塞古今之異宜可
以謂之學乎非獨不
可爲學國家以經義
造士而繼之後塲以

觀其博古通今之實
學將有以用之也用
之而無其具問之天
不知問之地不知問

之南北阨塞不知問
之古今事宜不知問
之國家典要不知惜
情然矐矐然議事而

不適其宜行政而不
得其理遇變而不審
其勢處劇而不通其
權即布列有位於國

家果何用手內之不
可爲學外之不可爲
用世且目之曰豎非
國家造士意矣古人

之學不如是也予少
時見先輩業舉者多
從六經子史通貫融
液而出所對策問皆

核實無浮語如瞿少
宰所輯策學指南喜
其有當於用後乃有
繪藻其詞襍積其故

實使入易悅而樂於
爲剽剽竊行而實學
不問矣噫今之人有
能畱意此學思爲有

董序五

用之具者耶吾且十
步九拜追而與之遊
何也士習舛而學與
用交廢所關於天下

國家不小也何意有
超然好古如采公者
觀其所纂古今議論
叅頗採少宰策學而

董序六

本之六經諸史名賢
奏議旁及近代諸集
凡有係於天官地德
經術事守國勢強弱

古今異宜者無不畢
載而類分之爲六曹
蓋歷歲時忘寒暑不
知其身之爲痺時見

童序七

之背馳乾乾然私以
自實其所學以待夫
有事而已復得爾奮
爲之叅附攷訂同社

及門助之梓而此書
遂行予見而喜曰有
心哉此足以移近習
以引士於實學矣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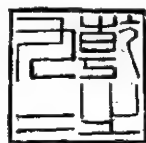
童序八

之讀書者不思爲有
用則已如有心於天
下國家舍此何之焉
采公家徒壁立仡仡

爲是則可謂有志也
已矣予所謂欲追而
與之遊者如采公是
也

董序九

崇禎甲戌嘉平月朔
日董應舉撰



古今議論未序

夏人其來之波於未
其因亂祭上流必以
其之自久移其之象
其名曰古今議論未

出序一

將以行之而索并於未
年按馬氏雖輕致物
以果明於文以道為其
而文者之教文者次
之則亦開教之門耳

惟求文體文章正宗
讀者以為有一乘物理
學治道而古取古嚴
為得其正統以文次之
未以教治也所以教治

出序二

其亦就其文之體次
之未嘗別其其志之
為其文地理者其志也
道而古治道者其志也
論曰其亦教治之者

也類書中如心要書
新冊病元龜抽羅史
百卷之多以備用雖
詳略不同而未甚割
截如初學記之類山

曹序三

之但與詞賦帖括用
者然其於文則又無
補也宋之所謂論說
居多蓋以文為主而
於他之以理學治道

為主而它又佐之學
者非是徒有有而
亦足以見其用之
勤云

音

日

崇禎甲戌歲九月
之三日石谷居士
書



序古今議論叅

予惟經濟者一時之蹟議論者百世之業然有經濟足關百世議論難通一時者蓋市其美言而未嘗究

施序一

其實用也采公議論叅一書或一人之所是一人以爲非兩人之所是衆人以爲非一時之所是百世以爲非者無不斟酌古今務

求於至當使皆可見諸施行非徒以資議論而已學富五車予不逮也家徒四壁予與采公共之采公乃能役剗勵氏以公之於世

施序二

其法力亦健矣昔王朗在會稽皆稱其才進蔡中郎還北更覺其談玄人疑當有異書惟時帳中果其擁王充論衡一部茲且合古

今人爲議論因以廣其傳
奚啻人受論衡之益哉事
功待用於

若相學術表正於聖賢上奮
資乎國是下亦可以息處

施氏三

士之爭矣其關係鉅也

施有翼題



古今議論卷序

自昔類輯古今文章者多慮
數十家並淹博載籍抽精撮
華用潤羣言之與區而摘
繪之年日其力匪細第類書

序一

所主操攝振旅雞豚瀟灑談
揆諸大義各有所載顧未有獨
衷古今議論之文從其類哉
劉彥和主之叙理成論時政
唯議體要而致用則同大要

聲微破的標義我定衡其主多
鑿之不利非它文取之擊悅者
此也刻就中亦參伍而折衷之
以成一家之學非其平居揣摩
有心於世者能辨此哉頃余見

序二

閩文學林采之所輯蓋以理學
沿通區分十餘目一字天上自周
秦下迄

皇代凡議論切中不頗謬者悉
以類收片文不盡以議論稱而

理可立印主是考位者亦附
於其類至于精義隱隱之方
闡并曾懷所獨澄則著諸篇
尾總題之曰議論素味良亦
勤矣文學者知今不知古謂

序三

之有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
沉藉之一日被遇入而倫碩
問生而它疑解務必傳達疏
通始免耳余目論之消余少
時見先輩講授率勸及生誦

習丘文莊大學衍義補及瞿
文懿指南策以歷科目中智
多不勉焉浸假而芻狗棄之
何論經史時務或流浪禪玄
或掇拾稗官叢說揮毫弄穎

序四

以文至固陋一遇主司發策試
典援古證今據事類義茫然
星措且詭得之而臨事瞶約
三章以禁望者比也殊可
媿已迤來小海馮少宰經濟囊

編吳門陳太史輯合八編皆大
有補于經濟而卷帙頗繁寒
士力不易致是士簡覈條貫
可備中司中物其舉業家刮
盲之全鐸極沉之寶筏哉抑

序五

大人鑒：議辨：論必較練名
理審晰者愛文士執三寸管
而系定之焉保錄事之奏王
仲任之作論衡也門石牖柱
各置研札遇事輒去覃思十

或而咸采以所綜述何足是捷
哉余聞采以雅於生鄉先達
曹能好先生游先生曾函示
目堂九妙至所商畧揚權采以
得之朝夕恒多固宜與街

序六

事半乃信也嘻街初生中即據
為性中之秘見者殆鮮七系生元良
以之束紉多沈為後生幸矣

四明趙璘禹圭甫題



古今議論叅序

周書王會曰采周書錄中
目事彙來附登彙審昉於
定乎當是昔虞古未遠聖
賢正作具它孤翼經世又

張序一

安民物至議宏論奇汗必
該獎官失子刪述并八九
弗存何有餘易曰擬議
成典與變化書曰議事
制政乃弗述詩云周爰諮

謀謂偏於筭議也議而後
論所以飛然求正得失鈞
深取極百慮筭蹄迨後則
威於雕龍談笑略於維鳳
佳處吾知古彙定不如斯

張厚武

因按周禮一經六官各具
縷析厥職庶績咸熙蓋不
治歸統心聖主
本
廟會典可照方以聖夫議
與論義在樞須公則

國是可見私則羣言適諱非
能上取賜眷呼澤首悽福
哀岐諡泉正春也林君采
公之古今議論叅良亦近
是吳庸爲不叅古今春設

張厚武

五河取阮經苑論道可
肌禪射策揚述誠不刊以
帙也鉅頤如劉安成王新
建之應機達變于肅愍孫
忠烈之執義完忠首非叅

識音谷之同契曷能棄前
人庸節今際

文明感代游詭漢魏挽回正
倒心狂瀾照灼群迷於晦
寧則君心盡不第如參苓

之但補靈脾而已且具薈

三才之嬰機節六卿之大

敘經史百氏靡不采切以

佐煦然明那如嘯而嗷衆

譟言資暇傑諸送日之所

手居史

張志王

如也

繡水張晉徵謨

爲也君栖塵清潔居貧若
康嘗從崇和董先生能始
曹先生遊紉具架插舉眼
版二酉之釀制義範淫聖
以中余竊儀之副具請并



古今議論叅叙

大典編之選厥有數種
一專膏潤鉛槧一飽空
踈胸腹一通博古今叅
酌經濟有志于當世者

卷一

之所為三者取材不同
而經濟一道宏遠矣此
非深見古今得失利弊
洞如觀火不能引手豈
區區詞章之士可拾而

定也邇來陳明卿太史

輯合八編大意亦取經
濟一類勒為行書然蒐
古遺今米家船所載疇
若范少伯寶井所貯之

卷二

為無垠也吾友林采公
彙刻古今議論叅其中
有墳鼓有竹書有經有
詩有史兼有今文集分
聞列族燦然盈眸蓋志

在當世乎余與采公實
同里居自少至壯稔知
其帖括名家欽于吾黨
重于主司至閉戶斗帷
讀破萬卷采公不以語

與采公

人而人故未之或知茲
且秘藏畫發則茂先三
十乘徙之市中何怪聚
堵而觀者口門一裂嗟
乎使采公以制舉蚤售

夫又奚暇為此幾沒却
一生帳裏陽秋耳虞鄉
窮愁廼能著書良有以
也今器界人爭談經濟
試取是編而証鼎之則

與采公

探議論之奧府真足參
古今以孤行也哉
崇禎甲戌初冬社友弟
陳元綸道掌題于白
庵



古今議論叢總類

一日天官

儀象 災異 曆日

一日輿地

形勢 京省邊夷

一日國本

王后 太子

一日國勢

歷代強弱 宗封 兵柄 大臣 外戚

古今議論叢總類

權奸 佞倖 宦官 夷狄 盜賊

一日經籍

易 書 詩 春秋 禮 樂 子史諸家

一日職官

內曹 六曹另立 外曹

吏曹

選舉 銓課

戶曹

戶口賦役 農務 國用 市糴 荒政



鹽錢

禮曹

郊禘 先代祀典 廟統 追崇

巡狩封禪 學宮 旌卹 謚法 宗法

喪服

兵曹

兵制 將略 邊防海防 儲餉屯田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刑曹

古今議論叢總類

欽恤 鞠斷

工曹

河渠溝洫 河漕海運 宮殿苑囿陵寢器

服之屬

爲綱有六爲目五十有五

古今議論彙目錄

卷之一

天官 儀象

孔子論天文

論天地之形

論天地之形

論日月

論日月行遣

月受日光

月星不受日光

北辰論

北辰辯

撫五辰論

七政左旋論

辨七政連天右轉論

中星論

天皇會通論

星官論

家語

宋朱熹

元史伯璿

宋沈括

漢班固

宋朱熹

元史伯璿

宋朱熹

宋朱熹

明陳僖

元吳澄

元史伯璿

宋鄭樵

宋王應龍

明張景年

應度總論

雜論風雨雷霆霜露冰雹之屬

天文雜辯

五行論

論五行體象生剋之性

四時論

二十四氣論

論一歲寒暑之候

論昏旦

天官 天異

孔子論災異

論日月食限

論日月九行薄食

論日月食限

日食議辯

日食月食辯

日食月食辯

日食月食辯

日食月食辯

明劉基

諸子

明張景淳

漢班固

儲永

齊管仲

宋吳夢

明黃道周

明張鼎思

天官 天異

家語

中興天文志

宋邵雍

明張鼎思

宋司馬光

漢李尋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星變論

宋王應麟

論恒雨恒陽恒風恒寒恒燠恒陰霜雹木花冰花

之屬

宋馬端臨

災異論

明張溥

災異論

明顏茂猷

卷之三

天官 曆日

論渾天儀象

明瞿景淳

論曆元

元蔣子奇

論曆法

宋朱熹

論曆法

宋程頤

論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總論諸曆

明章潢

論太衍曆

明唐順之

國朝曆法總論

明章潢

造曆議

明江以達

閏月定時成歲書註

宋蔡沈

與馬永卿論閏法

宋劉安世

閏法考

史管窺

歲差考

明董其昌

卷之四

輿地 形勢

論輿地

宋馬端臨

論分野

明瞿景淳

論九州山水支脉

宋朱熹

論周公善地脉

明陳繼儒

地理說

明魏一較

禹治水次第

宋洪邁

河源攷

諸家

解天開川流之故

宋朱熹

論潮汐

明瞿景淳

伯陽父論川震

春秋左傳

終人論山崩

春秋左傳

南北強弱總論

明章潢

論三都

考索

論建都形勢

明瞿景淳

兩直論

卷之五

輿地 京省邊夷

古典圖彙載

國朝京省考

九邊考

皇明土官志論

安南考

北虜紀略

日本考

古今議論卷之五

皇明四夷考論

卷之六

國本王

禹謨

五子之默

伊訓

說命中

說命下

無逸

明張溥

明周鍾

明周鍾

明鄭曉

明丘濬

明汪道昆

明周鍾

明鄭曉

明鄭曉

明鄭曉

虞書

夏書

商書

商書

商書

周書

周書

漢文帝論贊

唐太宗論贊

論光武太宗身致大平

論漢唐君德剛柔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論本朝勝前代十事

卷之七

國本

昏表

古今議論卷之六

內外論

周禮詩序王后辯

論歷代女禍

論西漢女禍

東漢皇后論

唐后妃論贊

諫高宗立武昭儀

論玄宗亂本

宋后妃論

漢司馬遷

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宋李綱

宋歐陽脩

明陳繼儒

明陳繼儒

明陳繼儒

禮記

宋王應電

明章潢

宋馬廷賢

宋胡寅

漢范曄

宋歐陽脩

唐史

明丘濬

元阮元

馮太后傳贊

言萬貴妃封事

秦之入

國本太子

周公抗世子

治安策論儲教

殷人立弟辯

公儀仲子

仲山甫諫立魯戲

石碯諫寵州吁

穆公屬國于弟

論申生

論展太子

論愍懷太子

論太子勇

論儲嗣奸萌

請明天復位皇太子疏

論光義光美德昭

明陳建

明彭元

家語

漢賈誼

元金履祥

檀弓

國語

左傳

左傳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胡寅

明丘濬

唐蘇安區

宋史

請福王之國疏

請建皇儲疏

卷之九

國勢歷代強弱

審勢

賞罰後先

論天下強弱之勢

論天下事極必變

商論

論平王東遷之謬

六國論

六國論

秦本紀論

讀秦本紀論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兩漢辨亡論

三國論

三國論

明葉向高

明林材

宋蘇洵

明顧錫時

唐李德裕

明張居正

宋蘇轍

宋蘇軾

宋蘇洵

宋蘇轍

漢司馬遷

明王世貞

明張居正

唐權德輿

宋李綱

宋蘇轍

魏論	宋蘇軾
晉論	宋蘇轍
隋論	宋蘇轍
宋齊梁陳隋總論	明顧充
唐論	宋蘇轍
唐論	明方孝孺
梁唐晉漢周總論	明顧充
讀五代史論	明王世貞
讀宋史論	明王世貞
卷之十	明楊楊吉
國勢 宗封	
師服諫封桓叔	左傳
封建議	秦李斯
治安策論封建	漢賈誼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漢司馬遷
六代論	唐李斯
封建論	唐柳宗元

議處王府教地號	明蕭繹
宗藩議	明申時行
樂豫諫去羣公子	左傳
諸瑞王婚禮號	明董應舉
卷十一	
國勢 兵刑	
宿衛	宋鄭伯謙
宿衛	宋史
宿衛	明五津
論唐宋末季之兵	宋林朝
論秦漢之衰	明曹承芳
卷十二	
國勢 大臣	
君臣本體奉公干	周雅
皇父卿士	周雅
論腹心之臣	宋蘇洵

論霍光

明丘 濬

奏楊素疏

隋劉 毗

劾嚴嵩十罪五奸疏

明楊繼盛

卷十三

國勢 外戚

外戚論

明瞿景淳

為泰王論三貴

魏范 睢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 向

論竇氏賓客

漢第五倫

論霍氏封事

漢張 敞

卷十四

國勢 奸雄

論奸雄

家語

入姦論

韓韓 非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宋蘇 轍

辨奸論

宋蘇 洵

論杜欽谷永

明鍾 惺

論荀爽

明鍾 惺

論魏武遺令

宋司馬光

論趙盾

明楊 慎

卷十五

國勢 佞倖

佞倖傳贊

漢班 固

五代伶官傳論

宋歐陽脩

佞倖傳贊

元脫脫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漢母將隆

宣宗不假羅程以法

唐書

議王毛仲婚

唐齊 澣

論伯榮封事

漢陳 忠

卷十六

國勢 宦官

求直言極諫對

唐劉 蕡

論歷代宦官

宋林 瑄

論逆宦王振罪狀紀

明汪道昆

逆宦曹吉祥石亨罪狀畧

明李 賢

論逆宦汪直淫刑疏

明商 輅

請急除逆宦劉瑾疏

明林俊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明楊捷

分處熾瑞罪狀疏

明瞿式耜

論織監疏

明周起元

議毀三朝要典疏

明倪元璐

辯東林黨疏

明倪元璐

泰交議

明方逢年

論內附留中之稱
論留中為內附之漸

明方逢年

中使議

明趙維寰

論本朝內官之善

明陳建

卷十七

國勢 夷狄

高皇帝論中原檄

徙戎論

辭疏球謝金疏

策二虜

戰守和總論

戰論

晉江統

明謝杰

宋蘇軾

明王宇

唐杜牧

陳恢復事宜

宋李綱

守 在四夷論

唐牛僧孺

守論

明陳士奇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款虜議

明馮琦

卷十八

國勢 盜賊

請先滅逆賊劉豫疏

宋岳飛

急討逆賊思標議

明林瑋

論盜賊

宋秦觀

代李瑄論盜賊狀

宋蘇軾

論用人弭奸

明王錫爵

取奸民議

明顧錫嘯

弭盜議

明林廷璠

卷十九

經籍 易

十三經註疏論

明瞿景淳

論河圖洛書

宋朱熹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先天後天圖說

後天卦圖說

論上下篇之分

論坤兌不言方

論重卦之人

論卦辭爻辭誰作

論陰陽不變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明徐渭

宋熊朋來

宋楊繪

唐孔穎達

宋楊繪

唐孔穎達

唐孔穎達

明曹學佺

明曹學佺

論易書經子集

卷之五

經籍

書論

論易圖說

論虞氏諸家及宗堯

論鄭氏

論易大觀于耳

此葉北大配補

論伯翳黎辯

論子不奔周辯

金縢非古書

周公居東二年辯

論表之弗辟

論大戴未集

論秦誓

卷之六

經籍

詩論

詩論

詩論

關雎辯

國風辯

國風辯

商春頌辯

大雅小雅辯

四始原目

論風

此葉北大配補

宋蘇洵

明鍾惺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宋鄭樵

論二雅

論三頌

詩序辨

詩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論詩亡然後春秋作

論秦以詩廢而亡

原詩

卷二十二

經籍考

春秋論

春秋論

世變論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辯

明曹學佺

明曹學佺

宋程大昌

宋程大昌

宋程大昌

宋鄭樵

宋鄭樵

明蔣德璟

晉范甯

宋呂大奎

宋呂大奎

明章潢

宋鄭樵

明王鏊

明王守仁

明曹學佺

卷二十三

經籍考

禮樂志

禮樂論

三禮論

周禮論一

周禮論二

周禮論

辨周禮五疑

論周禮考工

論儀禮禮記

卷二十四

經籍考

伶州鳩論律

律書

律呂正聲變聲

論律法

正聲六律十二管續

漢班固

明曹學佺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瞿景淳

明申時行

宋鄭樵

元吳徵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論後世聲詩不傳

宋鄭 燕

論今樂可通于古

宋房 餘 廣 應

論儒生不知樂

明楊 慎

卷二十五

經籍子史諸家

論諸子

明瞿景淳

論古今史學得失

明瞿景淳

論續史

明瞿景淳

論史法

明錢謙益

古今談論全目

論諸家

漢班 固

論文章

明譚元春

卷二十六

職官內實

舜典

周官

內外論

宋鄭伯謙

職官論

明王世貞

論官司

明金 聲

論宰相

宋蘇 轍

議侍從宿直以備顧問疏

宋司馬光

議侍從預聞邊事疏

宋余 靖

論經筵事宜

宋程 頤

請開經筵疏

明楊士奇

上言講學勤政疏

明文慶孟

論粉苑

宋馬端臨

史官助賞論

宋蘇 轍

論諫職

唐元 稹

古今談論全目

論諫職

宋歐陽脩

論臺諫

宋蘇 軾

論臺諫橫議之禍

明周思兼

論漢唐九卿

宋林 駟

論任子

明瞿景淳

論武爵

明王世貞

請東留都躬弁赴北冀替疏

明王 守

國朝官制畧

明林廷璠

卷二十七

職官外曹

論牧伯

論按察

論監司

論守令

論守長不可數易

卷二十八

吏部選舉

論冢宰下兼六卿

選舉議

論九品中正

論賢良方正

論孝廉

論宏詞

論佐吏

論辟署

論薦舉

論議

宋陳祥道

明施愛

宋孫洙

宋孫洙

漢左雄

宋林駟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宋馬端臨

明瞿景淳

明林文希

三途並用議

鄉書備才議

論爵爵

卷二十九

吏部銓議

銓議議

省官議

察吏議

專任議

請不用賍吏疏

爭吏說

糾舉武臣邊事疏

考舉卿官議

卷三十

戶部職役戶口

食貨志

論賦役戶口

論田制

明李廷機

明林欲樞

明瞿景淳

唐薛登

唐杜佑

明黃景昉

宋司馬光

宋包拯

明祝允明

明于謙

明聶豹

宰歐陽脩

明林庭壘

明丘濬

論田賦

議徵輸緩急疏

論徭役

論徭役

論戶口

論民數

上流民圖

卷三十一

戶部 農務

古今議論卷三十一

富民

論農

論積貯

論貴粟

復漢以粟爲賞罰議

卷三十二

戶部 國用

會計論上

明張以謨

明趙東驥

明丘濬

明謝肇淛

唐杜佑

宋葉適

漢徐幹

宋鄭俠

齊管敬仲

唐牛希濟

漢賈誼

漢晁錯

唐呂溫

宋鄭伯謙

會計論下

議國計疏

論理財

論理財

卷三十三

戶部 市糶

論市糶

平準書

論平準書

論泉府賒貸

漢和嶸

唐宋和嶸

社倉記

議棄改折倉儲疏

京儲議

卷三十四

戶部 考覈

周禮十二荒政解

宋鄭伯謙

明董其昌

明何喬遠

明張采

宋馬端臨

漢司馬遷

明鍾惺

宋王應電

唐杜佑

宋馬端臨

宋朱熹

明謝杰

明黃洪憲

明黃洪憲

歷代救荒事宜

救災議

明馮應京

議官雜書

宋曾鞏

勸通經書

明董應舉

卷三十五

戶部鹽鐵

明曹學佺

海王

齊晉敬仲

鹽鐵論

漢桓寬

鹽鐵論

明董其昌

諫放民私鑄錢

漢賈誼

請禁私鑄錢

唐劉秩

論錢利

明章世純

錢指論

明張溥

論鹽錢

宋呂祖謙

鹽政考

明申時行

鹽法論

明張溥

卷三十六 禮事繁多凡具三

禮部

問禮

家語

郊祀議

宋王炎

論郊祭

宋楊復

五帝祀議

明陳繼儒

議天地郊祀疏

明夏言

請親詣郊祀疏

明翁正春

議夏郊

明劉基

議春郊

宋胡安國

明堂議

宋王炎

明堂告朔議

唐王方慶

殷祀欽明南郊諸皇后充亞獻議

唐蔣欽緒

卷三十七

禮部 先代祀典

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唐長孫無忌

請華元世祖祀

明陳棐

請封孔子為殷後疏

漢梅福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議孔廟從祀疏

明程敏政

議孟廟從祀

明張思

卷三十八

禮部廟貌

諭廟制

禘祫議

始祖配天議

議郊祀二祖並配

皇后配廟議

昭穆更互議

兄弟入廟議

議廟制疏

卷三十九

禮部進崇

定陶共皇議

濮安懿王議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建文帝祀典議

典獻議

明陳偕

唐韓愈

宋馬端臨

明夏言

唐陳貞節

通考

晉賈循

明楊守陳

漢師丹

宋史

明萬象春

明許繼

明張孚敬

卷四十

禮部巡狩封禪

論巡狩封禪

巡狩議

文皇帝北狩論贊

議止南巡疏

封禪議

封禪議

封禪議

卷四十一

禮部學官

貢舉議

論學校

論太學

論鴻都門學

南安軍學記

國學鄉學議

五經博士議

明瞿景淳

宋馬端臨

明湯賓尹

明李廷相

梁許應

唐魏徵

宋孫奭

唐賈至

宋馬端臨

漢董仲舒

漢蔡邕

宋蘇軾

明林文枬

明丘濬

爾雅典吏部議禮

論士習文體

卷四十二

禮部

雙忠祠碑

義勇武安王廟碑

諸葛武侯祠碑

祭張睢陽文

許遠論

顏魯公祠堂記

岳王祠志序

岳王祠施全議

大忠祠記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陳

文丞相祠堂記

張千載贊

大義祠記

乞表忠義疏

明董應泉

明姜達元

明李夢陽

明錢福

唐裴度

明倪元璐

唐韓愈

宋曾鞏

明湯顯祖

明李贄

明羅倫

明韓雍

明羅倫

明李贄

明何夢

明吳世忠

閩三忠祠記

諸祀靖難諸賢疏

世忠祠記

乞爲海忠介建祠

駿烈重光冊序

贈太常卿周順昌誥命

贈太常卿魏大中誥命

呈明太子忠孝祠碑

歸氏二孝子傳

議紀錄却贈三臣疏

辭建坊書

趙鼎蔡夫婦死節紀

卷四十三

禮部

議法議

節愍太子謚議

君臣同謚議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明黃克績

明李若愚

明陳奎

明陳仁錫

明葉向高

明倪元璐

明倪元璐

明陸樹聲

明歸有光

明高拱

明文徵明

宋史

明王世貞

唐杜佑

唐杜佑

唐杜佑

太子無諡議

諸侯卿大夫諡議

國朝諡議

卷四十四

禮部 宗法

論宗法

論復小宗

論宗法

爲人後議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姓氏論

睦族論

卷四十五

禮部 喪服

喪服議 十則

論勅史蒿之起服

扶植綱常疏

勅元輔不奔喪疏

卷四十六

唐杜佑

唐杜佑

明李若愚

宋張載

宋蘇軾

明陳全之

元羅虞臣

宋林駟

明徐鉉

明張鼎思

宋史

明羅倫

明鄒元標

兵部 兵制

八陣圖論

論井田爲兵法之祖

春秋戰國兵志

漢兵志

唐兵志

宋兵志

國朝兵制

國朝兵制

言兵事

練習說

選兵議

議教士兵

練鄉兵疏

請築東鄉外城疏

卷四十七

兵部 兵制

兵部 兵制

兵部 兵制

明陳偕

明陳繼儒

明施愛

宋陳傳良

宋歐陽脩

元脫脫

明金元嘉

明陳勳

漢晃錯

明唐順之

明戚繼光

明林燁

明宋致

明艾南英

趙奇元

論許潭賊李晟等諸將自取機宜狀唐陸贄

論將帥措置乖方唐陸贄

論將帥兵多無用宋范鎮

論將帥須諳主宋秦觀

論將帥用兵明瞿景淳

暴胡總憲戰功充狀

明茅坤

盧趙千戶武人說

明王慎中

任將議

明陳仁錫

紀三將失地利議

明陳仁錫

試將議

明李雯

重將權議

明陳子龍

卷四十八

兵部邊防海防

論募民徙塞下事

漢晃錯

塞鎮議

明林文表

制備議

明陳際泰

制奴議

明陳際泰

遼東鎮議

明馬傑

復遼實者議

明陳仁錫

破三說擄奴果議

明陳仁錫

遼議

明姚希孟

遼議

明郭之玄

遼左海防議

明陶望齡

淮浙海防議

考索

東粵海防議

明陳仁錫

閩海禁疏

明董應舉

閩海防疏

明王家彥

卷四十九

兵部儲備屯田

請遼城儲備米粟等狀

唐陸贄

議復海運以裕遼餉疏

明龔用卿

議兵餉疏

明趙東職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明黃道周

議屯田便宜

漢趙充國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夏允彝

屯田議

明楊廷樞

卷五十

兵部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議脩車戰

明余子俊

論車騎

周士隆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宋李綱

論海運可習水戰

明丘濬

論戰船之弊

明陳益祥

增脩器械議

明丘濬

茶務

明章潢

國朝茶馬略

明謝肇淛

馬政議

明袁黃

馬政議

明林貞勝

議罷馬市疏

明楊繼盛

北虜貢市議

明王崇古

覆琉球進貢議

明劉應其

覆琉球進貢議

明翁正春

卷五十一

刑部 欽

孔子五刑解

家語

富壽考

楚辭熊

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除肉刑詔

漢文帝

復肉刑詔

漢孔融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宋包拯

訟李膺黨事疏

漢陳蕃

論韓國公冤事狀

明解縉

訴父冤書

明魏學洵

乞代父贖刑疏

漢魏學洵

乞代夫死疏

明楊繼盛

乞代夫四疏

明張氏

國朝刑制略

明丘濬

出獄議

明李攀龍

議酌免征疏

明趙東嶺

錦衣論

明霍詒

詔獄論

卷五十二

刑部 精斷

孔子論義刑

論象刑

魏終異楊干

議除贖罪贖

功臣賜死議

將軍王去榮殺人免死議

斷刑論

縱囚論

贓律議

復讐議

復讐議

復讐議

復讐議

復讐議

卷五十三

工部 河渠溝洫

明張 澤

左傳

趙奇 兄

左傳

漢貢 禹

唐呂 溫

唐崔 器

唐柳宗元

宋歐陽脩

明陳 楚

唐陳子昂

唐柳宗元

唐韓 愈

明沈 一貫

治河議

治河議

治河議

議與西北水利

議與東南水利

卷五十四

工部 河漕海運

論河漕

議漕舍

議漕期宜早

論海運

卷五十五

工部 宮殿苑囿陵寢服物之屬

阿房宮賦

練起上林苑疏

陳山陵厚葬書

歷論春秋工役

議造大像疏

漢賈 誼

明宋 濂

明徐 階

明徐貞明

明徐貞明

古漕法非時不載
事亦並見篇中

明翟景淳

明章 潢

明萬 榮

明王宗沐

明瞿景淳

唐杜牧之

漢東方朔

唐虞世南

明汪克寬

唐狄仁傑

乞停差官織造疏

明楊廷和

練造龍山疏

明詹仰庇

漢文皇帝諭

漢班固

目錄

古今長論

十

古今議論參卷之一

董崇相先生諱應舉

全評

曹能始先生諱學倫

林

家語

孔子論天文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故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

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此禮運篇中依王文格先生纂出者按太史公天

官書云蓋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此二語蓋其原本孔子此篇

天地也蓋國如舉凡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

至乃其推轉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

風之旋當重則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

當夜則自右轉而後旋將旦則自後升而後前旋轉

無動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

渣滓凝成形質者但以其承天動風旋轉之中故得

以凡然浮空甚炎而不墜其日九重則自地之外

氣之旋轉益遠益次益清益測極陽之數而至于九

則極清極剛無復有涯矣或問曰天行雖朱子曰

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

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

度狀如磨其用則六晝夜行九十餘里今人一呼

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也八十餘里人一晝夜

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

確可知因事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開得息在中間或

未達田垌昇疎疏處因能運轉不住放在空中不墜

少息則墜耳今按丹青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

百息一千二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何如得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得高要之連地下亦只是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也○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圍無空缺逼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阿底下則靠着天天地其氣無不通○然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奔出又見地之廣處天也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實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虛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廣大以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蓋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所以發育萬物只是此氣

曹能始先生曰天主覆地主載載自是浮于所覆

者凡物皆然且天行健如走盤之珠雖無停歇而卒不出乎盤之外也○然天以氣運地以形運凡有形者自不能與無形者敵如珠雖在盤內而其光彩則越盤外矣○中庸以博厚爲地道高明爲天道夫語天而曰高明則內外大小之跡不足以限之也故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又出於覆載之外者也

論天地之形

史伯瑋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黃帝問于岐伯
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又按邵子天地自相
依附之言至矣蓋矣已無可疑所未曉者氣運水動
地若無可根若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于心
終有未達者愚竊以意度之地若有所根若則其勢
當在下在下則當天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處何以
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地面言之爾
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今地之在水
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深厚皆在下
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宜多爲容水
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矣况在水面
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此度之則
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形勢亦北
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極厚其下
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繞地左旋無停息時地若
有所根著宜在南極不動之處非地之質根著乎天
也天若果有非實非虛之體運乎地外則南極所在

可公論

卷之一

五

五

可公論

卷之一

六

地當天中誠是而南極之說切

亦必當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矣如此則地
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雜大氣有以舉之
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蒂若不相連
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按舊傳引渾天之說曰天之
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黃圓如
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其術以爲天半
覆地上半蓋地下其天居地上可見者一百八十度
半入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

論日月

沈括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
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
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
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
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
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
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爲物
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蓋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

前日不爲之虧月之光一日之光耳。

沈說已盡諸儒弗載

日月行道

唐順之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老黃道一口光
道并道北至東并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并北近極故晷短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八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
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
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
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
短之制也日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晷景晷景者所以

日中議論

卷之一

人

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晷退而
長陽勝故爲晷景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晷退而短陰
勝故爲涼寒也一日晷長爲晷短爲早春爲扶扶者
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爲人有餘月有九行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赤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赤道立秋秋分
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然用之一大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
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

行急則日行疾。若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凡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若行急之候也。不及中則遲，若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失之日冬則南，夏至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異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也。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日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從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日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星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前極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

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厥治變于下，日月運于上矣。月出房北爲雨，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災，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讀班史是篇，及星文，懿星官，乃知凡天文志及天官書所以不入。

月受日光

性理 朱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天四夜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處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達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當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過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

沈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日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空側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放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矣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

空本有
初時天
以爲滿
者也

既死而復生也居顧鬼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又日月體常圓無闕但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故全暗至初三四漸漸離間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上九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從地下四邊射出月被其光而圓古今人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以爲無闕

今歲高來 卷之一 天官

未一段卽是論晦朔弦望按成間上弦下弦之義卽康節先生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及一半如弓之下弦又按張衡父先生代醉編記餘冬錄言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言月生至滿謂之白月虧至晦謂之黑月云

月星不受日光

史伯璿

○必照着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爲物所遮隔照不着月則月乃無以爲光乎或者又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如此則日月之行不免有隔地之時若日光爲地體所障月體爲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爲光乎愚終是不慚于心何者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于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

一、人談論不

朱二

1904

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繞二千六百三十里有餘卅九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里有餘而巳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十萬之廣大可以造六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爲無影則可若不允有影政礙月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嘗言月與星有光

一、今議論

卷之二

107

皆是受日之光以爲光恩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日月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在朔之第三日是時月也去日三四十度矣然始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漸增以至于半而弦漸增至于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平晦亦然無明生頓滿之理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皆圓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閉日而行自距合後進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此之近皆一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又不

知此何說也愚竊以意度之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自有光也乎若月之所以有輝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故日爲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爲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面晦乃其背

即所云魄耳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全陰半之

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嘗言緯星
 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
 猶四象之少陰少陽。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體之六
 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
 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
 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
 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
 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
 以爲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故月常虧日而不放。
 背此其光所以自生而滿。日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
 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
 知之。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分。則如月之光月
 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放去日道太遠。遠去日不
 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于行之
 常變皆不遠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
 常當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怪乎。要之月自有光。則地
 影遮隔之疑亦可釋矣。
 不受日光之說亦甚有理。但愚以晝夜思之。蓋則

日○光○自○上○照○下○故○星○月○之○光○暗○夜○則○日○光○自○下○照○
 上○故○星○月○之○光○顯○則○受○光○之○說○畢○竟○較○精○

北辰

朱熹

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爲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猶輪之轂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按天文圖天樞紐星在四輔宮者爲天皇大帝其神曰權衡寶初一日帝次二日帝次三日地次四曰太子次五日庶子

北辰辨

朱熹

帝座惟在紫微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磬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樞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磬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解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撫五辰論

陳楷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五行之修者養民之政所繇定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養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故當慎時撫于五辰春盛德在水迎春于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布農事犧牲毋用毋禁止伐木安萌芽毋作大衆以妨農事毋鵠川澤毋漉陂池無焚山林田獵置罟羅罝罝弱弱殺獸之藥毋出九門之類以撫木之辰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毋休于耒毋大田

獵出輕繫輕繫重囚止聲色薄滋味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之類以撫火之辰中央土之辰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月以成五行之序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姦慎罪邪養衰老趣民收斂乃勸稼麥毋或失時霜始降則百工休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之類以撫金之辰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賞死事恤孤寡謹蓋藏城郭戒門閭固封疆塞隙徑謹房室省婦事去聲色聲色禁嗜欲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

田器專而農事毋有所使勸國典論時令以特來歲之宜之類以撫水之辰周官仲春新陽木仲夏新陰木季春出火季夏納火司空相阪陽秋爲徒杠春達溝渠之類無非所以撫五辰也

施爾膏曰按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災歲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於人爲五常五事五常或虧五事或失或逆其時令傷其行氣則謂見於其星四星又以填星爲主歷者所在圖合以占變應與天官書

互爲詳畧至曰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星復無所與矣唐一行稱姬氏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應焉故周人常閤其禱祠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電及其衰也遷于玄枵以害鳥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水緯失行之勢宜及于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太史公曰五行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災歲之所在何哉班氏曰災歲天子理也故云或曰五星之變俱足致殃而災歲爲甚今泰以三行之說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受火行正氣抑司馬氏世典
周史既任漢主占爲初於當世之務乎一行又稱
五星失行不可歸罪於曆科其留逆伏是爰歷闕
食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耳不然皇天何以陰
陽下民驚悟人主哉

七政左旋論

吳澄

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
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
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立處算之因此
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
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
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
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
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于太虛盤
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箇月刻不
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
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營惑之行比歲星更遲
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營
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無餘無欠比
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
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
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
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爲差十

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遲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爲遲

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

二水三次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亦次其行之

速過于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恩輯書傳亦主左旋之說蓋天之左旋既帶動日

月一月一周則日月亦自當左旋矣豈自西而東

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及

其退處即若其進處而觀者以爲右旋也蓋亦因

天而右之也穀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進一度進

而與日會以成一晷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

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會字卽是週字

月是週日非週天也天繞乎日故月亦云周天會

能與先生

辨七政遠天右轉論

史伯璠

昔堯典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過

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比天不及一度月麗天尤

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

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

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及右矣此說

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

是如此說橫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

極是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

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度有奇二說不同

恩謂不然二說雖反展其實只一狀蓋天體非但高

闊不動待日月自就上運行卽天亦是運動物天非

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卽其體也此二十八宿

與衆經星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過一周而又過一度

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徒則漸退而反似右耳

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日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于天然其歷天體亦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卽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也。此三百六十五人統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首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過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並肩卽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度也。初豈有二致哉。

古今義論卷之二 天部 三

卽星論

鄭樵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午者謂之中方位也有中于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伏也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惟其未爲中故月令季夏昏火中惟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于辰天伏而蠶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概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巳午未中西戌爲火見伏之始終則

以未爲中。尚言盡之矣。亮與則舉四時之正。而言月。令則舉中。下時之中。則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故言。中星正於午而中於未。正如旦兆於子而起於寅。

天皇會通論

王應龍

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官。腹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官腹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所謂北極天樞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七服必遵其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其紫微之帝。猶郡。國有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

天

甲折主化生萬物者也。九日疏廟主章奏明日達聰也。氏爲天根。天行始於東。故此爲根。太子爲天下根。本是以取象焉。騎官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餘國子者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斧鉞。得以專征。然則大將總兵於外。母乃非國家之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於太子。惟所用之。故大將統兵權於外。以正軍法。太子握兵柄於內。以遏亂原。房天子之。

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此天子象蓋
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
於王所箕成帚又揚穀之器此星指揚故主八風傳
所謂箕星好風是也。尾而受之以其可以知婦無外
事矣。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宗
廟酌酒器也。罰人必於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又
有器量以斟酌之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
牛農丈人耕具璣珠女所獻工離瑜女服飾也。天田
九星象井田。狗天鵝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
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處與危主死喪危禍。室十
月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定之方
中作於楚官是矣。壁圖書之祕府。奎天子之武庫。婁
主畜牧犧牲以共祀事。自室至婁天子之官室施園
在焉。胃諸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鬚夷猾
夏寇賊姦究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則象西方
昂畢之間有天街分平夷也。參三星為中軍正中
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二肩為左右將軍二足為
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

物之平者莫如水也。鬼主鬼神祀事。升宿則于西南。
致養之義。養莫大於祭祀。追養繼孝之事也。柳主草。
木又爲天府。主燕饗。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
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仕。
獻翼軫器府土司空係馬。百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
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徂冬而效工。翼軫所以麗
於辰巳歟。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星官論

羅景浮

在昔黃帝命容成總六術時代古遠莫可紀訓而南北正以降法不經見人無所紹述夜宿辭崇亂飾前使天下神其事莫敢以疑聖人之情隱矣昆吾梓慎子韋史佚神靈尹臯諸家述稱則又不若巫咸甘德石申雅善名數不可得易也故三家書世爲星經之祖焉漢唐諸太史令皆北面而神明之王者應歷興起禁閱其書經生博士鮮有聞者漢國有掌故籍其書編相保章氏世其業故猶有明焉咸商人以黃紀星百四十有四德齊人以支紀星五百十有一申魏人以赤紀星八百有十紫宮以下爲垣三玄枵以下爲辰十有二角以下爲宿二十有八垣時內主令宿國外主應辰野之辨森乎備矣其在法於中外官不變則不占經故無變也是故古者惟五緯焉太史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蓋謬變也辨曰歲曰熒惑曰太白曰辰曰填其在朝出爲羣羣爲客夕出爲縮縮爲主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故法於主客乎占焉五緯之行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出入

彗常非可數致故法於表裏乎占焉其東行日順西行日逆順則疾逆則遲不順不遲日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故法於留行遲疾之類占焉夫歲也熒惑也填也其行遊夜半經天其初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進日不及則晨見東方行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逆則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焉太白也辰也行速而不經天其初與日合之後疾行而先日夕見西方行近南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近日則逆逆則又遲去日少遠則疾行以追日晨伏東方乃更與日合焉此五緯之大經也其在法也填歲後則不行意則過合逆則占熒惑後則不入意則不出逆道則占辰太白後則不出意則不入非時遲則占是皆變而後占故曰謹變也古歷五緯皆順行秦歷始注金火行遲歲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法至詳矣宋術承傳辭相客察至後張子信者隱居海上測用渾儀積三十餘年乃得將差法其言五星好惡之異辰星見伏之變又前古人未得者近代吳徵氏雅意論著敘叙七政取

逸志絕詣更新之慨於張李僧王諸家貴自表見轉
 相異同吾何以稱焉古有之天道不諱不貳其命吾
 則含譽射怒則格澤生幽玄之報何嘗倚也故五星
 掩孛委犯芒角變色皆徵以五德承以五官配以五
 事是故精祲之交明君慎之能遇災而加懼見祥而
 滋敬思其咎謝其過不敢荒寧君人者之道當然爾
 太史公曰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其次脩德
 惟知道者擇焉蓋嘗聞之歲星之精爲天棓爲天槍
 爲天精爲天衡爲國皇災或之精爲邪且爲星元旗
 爲昭明爲司危爲天燒熒星之精爲五歲爲大貴爲
 船星爲細流太白之精爲天杵爲天稍爲伏靈辰星
 之精爲枉矢爲拂樞爲繞經其出也或候以日辰或
 占以方位或測以色象皆星變之可警者也若夫天
 性平則政教得胡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
 忠臣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昂明則獄平柳明則國
 安無爲之德藉於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俾矣相視
 之情律呂交和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璽玉
 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徵也鴻書招諒鸞侶翔翔觀夫

古今談論卷之二

宋之一

十四

少微而可見皇猷玉潤則東壁聯輝矣帝典金清則
 左角旁應矣

叮嚀謹變而已

古今談論卷之二

宋之一

十四

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于「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舒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日至雙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欽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山岳之精。鉅而為星。中元為北極。上元為太微。下元為天市。二十八宿。彗星者。言乎其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水十二歲而周。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

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曰羸。夕出曰縮。西行曰遠。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靜。若及曰犯。妖變曰寺。合譽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位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貴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就。則求端於天而奉若其適者。不青之以甘石巫辰之術。而也。

其基精於天文。迨卒以其書授子璉。曰。即進之上。勿令後人習也。武廟閣通考天文星有注。張遍問莫知。遣中使下問翰林楊慎。引諸書甚悉。中使賦曰。狀元博學。得勿私習天文乎。惟曰。私習故基以為戒。至論皇極建相道得事。應則士大夫之所宜聞。即慎所引者。亦非基所授者也。

雜論風雨雷電霜雪水電之屬 諸子

董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干之世風不凋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鮑敬言曰雨既陰陽相薄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仲舒曰舒陽用事惟夏至一日是故曰其不雨乎曰然有則妖也○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怒而極激而爲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電皆爲陽之極兩者水之氣蒸而爲雲凝則爲露露者上之氣升則爲霧結則爲霜雷出于石電生于火有雷則有電火出于石也又曰陽倡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爲風剛倡而柔從則蒸而爲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爲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剛柔○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電何

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獨開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爲擊而爲雷電擊聖人從起不能易矣曰世人所謂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墜而爲石也本手天者氣而非形偶墜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

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適映雲際則如是而不愔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速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化僞誕之說而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張橫渠曰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不得出則震擊爲雷霆蓋雷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善適與之會則震擊之有所謂玄者氣之擊傳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猶乎星之墜也其謂神物主之以及書字定無

不有
或行
能行
如氣
酒如
水火
通亦
所與
說一

此理○或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
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
之爲也又曰如飯饒有蓋其蓋蒸鬱而下汗淋漓則
爲雨如飯饒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程伊川
曰天氣勝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
則爲雲○朱子又曰霜只是氣結成雪只是雨結成
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
露露止是自下蒸上○言極西高山亦無霜露○或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
微有露氣便吹散○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
凝故高寒處先雪○又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
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又曰
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
來歲發而生萬物也○又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
息也今此處無風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
知如夏多南風冬亦多北風蓋亦可見○又曰天地
間物有氣便有形如蠶絲木只是薄而爲日所照成
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成爲妖或爲祥

言八義論卷之六
宋之一
天

世五

言八義論卷之六
宋之一
天

○程伊川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涉氣○聖人在
上無電雖有不爲災今電下晴雨頭皆失有發疑是
初問自圓爲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
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電也

天演雜辨

集景序

太極者動靜之源也陰陽者法象之本也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論造化者權衡於此而已矣今天輕清上浮曰天乃陰陽法象之最大者也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運行於上蓋感於日月右行之說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謂斷繁鍊石尤爲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鑿而立石而補耶懸象著明曰日乃陰陽法象之尤甚也周原天開謂西北無光燭龍衝火以照此蓋感於天不足西北之說彼淮南子運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耶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詩之論天河也蓋折木形如匹練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之謂得支石博博物志之謂乘仙控皆小人無思憚之言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記之論月也蓋月形如水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光黑子曰地影若西陽書之謂得玉斧五經通義之謂化鸞轡齊東野人之語也星以五錯

落太白
星辰

太白熒惑鎮辰歲星與天日謂之七政吳澄謂若疾徐則謂金水附日鎮星最疾辰星最遲理或然也若夫玆星曰李絕跡而去曰飛跡相連曰流其詳見於漢書至於足萬二千五百二十之名數者與物數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爲定數耶風以八扶搖著明庶清明條景閭閻涼與廣莫不周謂之八於陸機謂有離合謂列子御風來而草生去而木落理所無也若夫上下曰頽日出曰恭陰風曰隨其詳見於爾雅至於換七十二番花信者與七十二候相當也吾豈敢遽以爲實信耶雨之所以降以陰陽相和而底故詩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而承夢漢月離畢皆以爲雨之兆是可信也至朱子謂雨如飯饑極爲著明若仲舒之用桐魚仲尼之識商羊吾尚以爲未真彼石牛黑曜之說好事者爲之者也何足辨乎雷之所以鳴以陽在內不得出而奮至朱子謂雷如爆杖最爲親切若宋史之謂仙火與地記之袪金門吾尚以爲未確彼石室仙車之說好辯者爲之也何足難乎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戴詠公羊傳有

是言矣。保章氏以五穀辨吉凶。則青爲風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之謂堯璧漢鼎謬矣。若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皆道聽塗說者也。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天地陰陽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局詩大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理有之。若毛詩之咏蟋蟀謝道韞之咏柳絮近矣。若夫劍馳玉馬見於貞定記。皆喪心病狂者也。大抵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造化之跡。無一物而非陰陽之理。故嘗合而論之。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天之半明半晦。日之半巔半縮。月之半盈半虧。星之半動半靜。皆陰陽之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也。若雪隨雨而凝。雨隨雲而降。雲隨風而飛。風隨雷而烈。雷之出入風之上下。雨之作止。雲之升降。雪之消息。何莫非陰陽之往來哉。然則學者果何以折群疑乎。本之繫辭以窮其原。合之太極圖以盡其蘊。參之經世以極其變。考之正蒙以知其化。終之晦翁語以會其全。則造化之意。言象數皆在我矣。而奚必旁搜

古今議論全

卷之一

天學

理三

博採以玩物喪志哉

而不起

古今議論全

卷之一

天學

理三

五行論

班固白虎通

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行根宗悉備諸此。箕子洪範陳休咎仲尼春秋紀災異凡以著明天教昭彰烜赫使爲之于者知所嚴憚畏懼焉。爾漢班固分天文五行爲二志所謂補史遷之闕誠然而歐陽脩言占驗之事官司之守占之有中不中。

言公議論卷之一 天部

四十五

不可以爲常陸九淵亦言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其指陳事應非一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罔所畏忌用知春秋不言事應之爲正也愚放于班史五行事應類弗載但載白虎通五行論傳儀象云蓋體具而用已備其中矣。

五行者何術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爲天行氣之美也地之承天循妻之事大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尚書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居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漚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特地土別名也比于五行最

言公議論卷之一 天部

四十六

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合物得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

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熱傷成物。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熱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是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詬濁。故是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

古人論金

卷之一

七

萬物成熱始復。諸故其臭腥。中央者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只今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爲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火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族。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今生也。卯者戌也。律中央鍾衰于辰辰者。發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乎甲也。乙者物蕃殖有萌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椿椿者。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動。

也。氣動雖也。其帝太皞。皞者太起。萬物振也。其神勾芒。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于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盛于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于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于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于酉。酉者老物收歛。律中南呂。衰于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

古人論金

卷之一

四

無射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欲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于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于子。子者孽也。律中黃鍾。衰于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揅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離。泉龜蛟珠璣。

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戌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官
 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
 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
 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
 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拒者旅抑而拒難
 之也正月律謂之太族何太亦大也族者泰也言萬
 物始大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著乎甲
 也言萬物孚甲種額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勝者故
 也言若解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
 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
 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設也言陽氣上極陰氣
 始賓散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
 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
 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
 尚有任生芽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
 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
 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水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水王火相土死
 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勝王者囚故王者休見王火
 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
 之子慎之物歸焉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燔金金生水
 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相禦五行所
 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
 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
 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
 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
 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
 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
 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字金金者
 堅強難消故母以通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
 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
 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
 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
 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
 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

以知同時起丑乾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起各以名
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
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
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
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水者陽陽者
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去故不可食水
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人火陰在內故
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
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
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
入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失者盛陽水者盛陰氣也
氣盛不變故不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
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木
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
火午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
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人君之氣象尊常藏猶
天子居九重之內臣王衛之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
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

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
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水浸金金之妻庚受庚之
化水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
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
昧何明天○人○欲○相○構○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
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
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背離何法
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
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答○善○及○子○孫○何
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
待冬也○主○勿○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獨○之○間○也
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
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
離水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
法法日入陽下陰也若讓臣何法法月十三日名其
功也答稱君過稱臣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
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臣法若
何法法金正水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拯直木也臣諫

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上也。君子達于近孫何法。法水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水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庶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陽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孤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憂養長木取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隱何法。法日行。月行。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水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始終。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日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日所不更照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

古今談論卷

卷之一

五言

五言

平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殺也。中不無支離。然往往有大關係處。蓋用五行志五常者。不徒區區子母生克問。

古今談論卷

卷之一

五言

五行體象生尅之性

諸冰

諺○氏○曰○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飲○也○缺○則○清○而○明○雲○滑○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是○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味○滅○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盛○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一○氣○之○閏○闕○散○于○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體○也○水○尅○火○火○尅○金○金○于○水○火○之○間○則○相○濟○木○尅○土○土○尅○水○植○木○于○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爲○乎○天○造○也○油○水○類○也○不○尅○火○而○資○火○油○出○于○木○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克○土○而○滋○土○灰○化○于○火○而○火○生○土○也○火○生○于○水○而○焚○木○金○生○于○土○而○鎔○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尅○土○而○土○養○木○土○尅○水○而○水○澤○土○水○柔○而○土○厚○也○五○行○生○尅○之○數○有○如○此○者○不○可○不○知○

深於陰陽變令之說

四時

管敬仲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施○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辨○便○宗○正○陽○治○嚴○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脩○溝○瀆○彗○星○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而○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登○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諭○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解○凍○脩○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脩○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虎○天○毋○塞○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曰○土○上○德○實○輔○四○時○出○入○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膚○肅○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臨○育○夏○養○長○秋○

聚收冬閒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
德日掌實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要行春政則風行
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
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九
墳發故屋辟故邪以假貸三政曰令禁肩去笠毋扱
之五政曰令禁且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苛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使民毋
令今議論卷之二
渾恭順旅聚收是民資以蓄發賞彼舉幹聚彼舉材
百物乃收使民無急所惡必索所欲必得我信則克
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禁行夏政則
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
政曰禁情塞關小辨閭譯罷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
三政曰慎旅嚴起聚收四政曰補缺塞折五政曰脩
牆垣周門閭五政苛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其時曰
冬其氣曰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
號令脩禁從民令靜止地乃不津斷刑致罰無赦有

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兵甲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
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訓罰爲寒冬行春政則
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輪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審順陰脩
神祀賦爵職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
四政曰捕盜通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
民閉公異五政苛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是故春潤秋禁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
易節失次則賊氣遂至則國多灾殃賊氣遂至是故
古今議論卷之二
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
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
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
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
生此四者聖王所以是於天地之陳也
施惠者曰春秋無事必書者特故深有不與乎桓仲

二十四氣論

吳萊

或問二十四氣之論乎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義焉。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芒種二字見周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于此時止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氣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節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卽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牛故謂之分夏冬不日分而日至至有二義子至

巳六陽

午至亥六陰

至者介乎也

午亥子之間也

冬

至亥陰極故曰至于陽于此生亦曰至夏巳陽極故曰至于陰于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

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水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日雨水者先是爲露爲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于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春屬木木生于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水宜也封

氣正月爲春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爲三月節此風屬巽蓋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生巽爲風也巽口潔齊故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上當勝動今又雨其穀于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卽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上有不同人力有

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

四月中小滿先儒

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二十日陽生三十分而

成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

謂之消者姤初無承蹢蹢坤初履霜堅冰蹢蹢其小

蹢蹢喻其消消喻其小堅水喻其消易言于一陰既

生之後曆言于一陰方萌之初應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一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其今年之秋也穀必

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得水之氣。成于秋。金尅木也。麥必粟其成之終者。麥種于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尅金也。木氣柔故穀類垂金氣剛故麥類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糴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曰小暑大暑。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最至于大也。錄小而顯至于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未至于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西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西風。七月處暑。八月中秋。白露九月節。寒露秋。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

于雪。霜之前爲露。露綠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錄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西風。一日之風。二之日。果烈。厥後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果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遜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風曰雷。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雪曰霜。皆成之氣。下半年言于時。不言農事。其意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觀二十四氣。而參贊候理之事。豈無小補耶。

匹得周易全部通過月令一篇

一歲寒暑之候

黃道別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脩短不倚於坤儀。地之升降不微於海勢。觀候者所不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論議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寄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盈而日促。脩短既分。寒暑以定。黃道節日晝夜脩短。因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大地升降。殊為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是。律家考曆以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寒燠。景短而日長。以為暑。景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晝而二氣之確界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冬行於南。斯則北土鮮有陽。陽高陰水無日。道何以居延之取。照不異於東。煙鐵勒之關。脾更炎於南土。是則九十一度。未當員顧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縣舊則影收平。睨則昏。縱絲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為高。早故地下之深。降於天上而表正之維。均於地中。如必升鬼之分。去地

古今談論

卷之一

天部

五

古今談論

卷之一

天部

六

最早。則地中之度倍。澤牽牛之至。去地最早。則地中之度倍。浚折而勾之。天體正方。是則暑極於寅。戌原經道於圓。三寒極於辰。申非寒殺而創。此一此夫。去極度。暑之不足以定岸也。然升降之說。程於脩短耳。目可證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麟斯而談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振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衝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所謂高。卑。即天地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升而氣益。若日行之高。則以為暑。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若日行之下。則以為短。卑而迫下。其影宜長。如懸火而視箸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於地。地使比於月。地生辰而寄於天。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為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為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於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

者數也。盈虛者氣也。修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盈。此做於離坎之象。而昧於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時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感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尋其後。渾儀著而斥蓋天。考極星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於一得。皆無當於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為象。顯在耳目而曾議。闕然。呢於測分。素吹候。續息。聽出地之微。灰積在天之積宿。而能視於昭昭。辨於察察。百今議論卷之一 天官

者哉。

先生夙年著書十餘萬言。首明天地之道。未嘗以示人也。此篇試草已具天地全體。固可想先生全書矣。若先生者。殆天人也。並有異理。駁至宋儒盡矣。先生一出。又復何窮之有。

昏旦

張鼎思

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為正月。然必以初昏為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二刻屬今日。後二刻屬明日。則于理未盡。必于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于歲月又相膺合。今之古今議論卷之一 天官

其不准也。按史記歷書曰。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余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時為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為一歲之初。寅時為一日之初。雞鳴而起是也。

卷之一終

古今談論卷之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災異

家語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亂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元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關測法弛糸殺

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糸殺者野物也

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

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

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福反爲福

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

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審亂惡夢不勝審行也至治

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違

日月食按通考志更多
手莫如謹華

中興天文志按戰國以後古曆與漢世始推月九道然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後推月行遲速然交食之法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至陳世張賓創立列限然應食不食亦未能明惟隋張胃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

道在黃道之南雖過正交無餘掩映食多不驗交食

之法至是始精又按隋書月陰精口光照之則見日

光所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

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

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故張

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

行黃道則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月食有南北多少

餘是觀之日之食與否當觀升之行黃道表裏月之

食與否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

按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月須是讓日些子則無食張衡亦謂月當對日若退避其暗處則不相敵而不食其說皆以尊日於義甚精

天變莫大於日月食春秋記日不記月者尊陽象也在夏書士文伯梓慎昭子之論備矣胡氏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未允食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忘天象也焦氏筆乘引禮書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太廟火后之喪雨霽

服失容而日食與焉則是日食之不可先定猶之火也而也喪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人君遂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代醇編謂焦氏此說甚善但日食必無不可預知之數特古人重禮不敢先廢俟其果食而後廢耳孔子有言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暍按此則日食固有定數其在聖人豈復以數爲言哉抑春秋紀災異百二十有二凡變具在其中愚於災異獨舉天象者竊春秋尊日之旨以尊天也凡君惟畏一天克畏天戒其視地

古人談論參 卷之二 天官 三

與人物之變莫非天矣愚故但于星變後錯舉數端以見側云

按曹能始先生有云或問日食爲災月食陰虧正與先王抑陰之義合似可以不救者曰譬如主威至重臣子異避而不敢與抗則主上常尊而臣下亦得保全無恙今月之見蝕于日也亦其與日抗行而無遜避之意也問日月行有常度是必何道而避之曰但陽光盛則陰光自然蓄縮而不至于日之明以取損傷故雖救月亦所以扶陽也

古人談論參 卷之二 天官 四

日月九行薄食

邵雍

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體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如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于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卽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

古今談論參

卷之二

天

五

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卽取此義。

日月食

張鼎思

春秋但言日有食之。不言何物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爲羅計所掩。羅計之說。甚無據。而抗日之說。余亦疑之。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爲光。對日則光滿。焉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近在南中。訪然知天文者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後。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有理。爲之一快。又按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見三千一百五十四日食。惟三十六是離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余聞之。晴人太陽交會時。常有虧。但分數不多。下土不見。則不言食。言食大抵以三分爲率。是說亦甚有理。

古今談論參

卷之二

天

六

日食議

司馬光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辨賀司馬光上言臣
 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
 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禱在
 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
 為禱在外也臣愚以為谷永之言似為協天之意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禱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禱寢深也天意以為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
 主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禱賀上下
 相蒙誣哉

內外所言是至議從爭分數胡為

日食月食對

李壽

日者太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晝人君之表也故
 日將旦清風發聲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
 炎以陽君登朝伎不行忠直進不蔽蔽日中輝光君
 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
 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掩昧亡光各有云為其于東方
 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詢有所畏
 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百今談論余卷之二

可不慎也
 月者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品同也言
 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
 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庭揚光輝犯
 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竄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

星變

馬端臨

按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有闕有應有縮有食同舍曰合變焉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常照謂自下而往觸之爲犯也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常耶謂失掩爲陵也經之曰歷相擊曰闕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爲闕早出曰蚤晚出曰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誣也然有或不盡如所占何也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惟

迫近則殃大遠則無傷寸以內芒角相及則其占始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侵之星史不此之察視見其差近遠辭張以爲變此所以繁聚不驗

五星變

王應麟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縱成以義縱美或以禮從旗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雖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古今談論

卷之二

二

凶杜牧註孫子云歲爲管星不福無道大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西山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是

漢元光中天星盡攝上以問候星者曰庶民爲星星搖者民勞之應又昌邑王賀在國時嘗自見大自顛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復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空其危亡

之舉乎唐天后朝來俊臣爲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呼號聲俊臣以木塞之木忽自拔去明皇時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蓋箕尾爲女星亂自色荒也先是武德初有星孛於胃昴間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元吉連後宮購秦王之應云辨記

古今談論

卷之二

三

恒雨

通考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欽以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
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
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
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
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後降皆失節故謂
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物隨雷出地皆
遺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後歸入地則孕
毓根莖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
揚慶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
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羣見隱居位已
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羣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
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
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以爲君失時賊弟佞臣
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暴殺禍
將成也公不悟後二年而殺

恒陽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桓
既死諸侯從楚僖公得楚心外倚強楚抗陽失援又
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零早不雨略皆同說

恒燠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無水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襄
公二十八年春無水說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
皆同故曰無水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宋亂
與鄭易邑皆叛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
召伯毛伯皆敗天子之師于賀戎天子皆不能討襄
公時天下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
甚善惡不明賞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
亡寒歲泰滅亡煥年

恒陰

漢昭帝元年四月崩無嗣立昌邑王賀即位天陰晝
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
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
以屬文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見諫安世以爲誣諱安世實不泄召問

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
下人伐上不取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
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
效也

恒風

春秋歷公十六年正月六鷦退蜚邇來都左氏傳曰
風也劉歆以爲風發于他所至來而高鷦高雲而逢
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
風之罰也象來邇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
一今論衡卷之六

恒寒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
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
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悟後與夫人俱如齊而
殺死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定公元年十月
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陰氣未至若

位而殺誅罰不繇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逐耶姦
公死于外定公立故天見災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
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
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數穀一曰菽草之
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
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
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電

水冰

永花

劉向以水冰爲木不曲直唐志以冰花爲華華惡投
木不曲直與華華者皆木花失其常性而爲妖者也
若木冰乃寒脅木而爲水則妖不在木也冰花乃冰
有異而結花則妖不在花也故以與電同類而附相
寒之後云

春秋十六年正月雨水水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
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水爲之冰寒氣寒木不曲直
也劉向以爲水者陰之盛而水滯也水者少陽貴臣
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
得雨而水也時叔孫倫如出奔公子儼誅死一日時

晉執季氏行父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水
 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郟陵之戰楚王
 傷目爲敗屬常雨也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
 爲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
 爲雹蓋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
 而爲露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爲水及雪
 之消亦水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春秋
 不書說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逐逐專權
 自恣將至于殺君故陰脅陽之象也釐公不悟遂終
 于今歲論卷之二 天會

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
 寬雖有不慈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言大言爲災
 也凡雹皆冬之陰陽憂之伏陰也
 按春秋所書災異筆不言華應事應具存後世治
 之者數家其所爲書率合不足信儒者因盡廢之
 孟堅述五行志以傳春秋雖載其說蓋亦病其率
 合宜無不用夫災成也五行志言災異者詳矣通
 考特錄恒雨數條天變爲大而事惟約採春秋一
 二見大凡爲若恒陰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則取

漢事皆班之本文也春秋中日食星變既見天文
 書雨陽寒煥風又見五行志所云傳春秋予以類
 子長之附宜虛哉

災異論

張 溥

衰世之主能明於禍福而不諱災祥者於魏之高貴卿公唐之文宗見之矣魏甘露時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群臣以嘉祥賀而主壘獨賦潛龍詩以自傷文宗之世河中奏鸛鵲見反太息而詔諸道祥瑞勿聞夫兩者皆希世之瑞夸大之朝冀望而不得而其君遇之反憂思悲傷卻而達焉此於劉聰之黃龍李龍之麟虎非五行庶徵之事二君之獨明也此二君者生於患難之中而習見人臣之擅自以爲災徵之甚

不足以致福應之物故當之重自抑而思咎也是故失意之君易與言理而窮大之主難與論道宋李沆之爲相也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御同列疑其細事而沆獨言人主冲年當知四方災異民所疾苦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覺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必作當時之人不察焉而其後真宗果封泰山禪社首以從事於繁役則人主之謹小慎微而釋天若可不亟手雖然其所以防乎臣者亦在乎豫之也唐之武后稱帝革命災變盛見其臣來俊臣逢意嚴

酷而其家忽井水如血夜聞號咷章后既誅太平公主于政而主家井溢卽近者石亨爲禍于天順之初構李賢徐有貞耿九疇張鵬諸人之獄是夕雷風拔木水溢亨宅天之惡人臣也卽殛于其臣之家以暴其罪於朝而人君不敢復私行其愛亦事之顯切可畏者也而歷攷前代以經術誣世而敢于欺天者張禹王安石爲甚此尤人臣之難察者也禹身爲帝師內附王氏務脫諸儒之論以爲天意不必言使天子不疑而權歸外戚安石知神宗有堯舜之志而其學

不遠則言天數無與於人事思以罔寵而專國蓋大君之所畏者惟天而爲奸臣之大者欲速得其志則雖天亦其所忌而務奪其可畏之勢是故春秋論語莫大乎敬天而張禹文之則謂深遠者聖賢所不得聞罔僞不聽禪寬之議火意主于在道而王安石引之則謂官占必不足信兩人皆真知天之不足畏哉張禹之視天也遠以爲不若王氏威福之近安石之視天也疎以爲不若已速禍人罔之可以有爲故既恐爲君勝於天之說以蕩上心又敢爲天不可畏之

言以自尊其學。此兩人之罪殆未可與唐懿宗時之
 大臣同律而議也。懿宗之朝尊長三丈而宰相以舍
 崇星賀飛蝗蔽天而京兆尹奏抱刺棘苑雖其詐固
 之言猶知天變之足譴而文以爲說天固未嘗廢也
 獨西人者號辨經義明著天之不足恃而人之無求
 於天則人君之上更不見有所謂天者而後世之主
 苟其聽之不詳慢神虐民覆亡之禍日見于天下矣
 故深慮之士惡望有道之君。講洪範之義而哭許之
 奏明責於所司之人。漢之太史公今之欽天監皆其
 職也。王振之主親征彭清斥其軍不可前劉瑾之爲
 亂楊源疏爲衆邪月陽彼皆位不上于大夫而各言
 其職忠義炯白雖西京之向尋東都之顛豈未或通
 焉。豈踰百年而典官之人無明福修達願遊者乎。要
 在恩天順之湯片錫秋嘉靖之樂藏進言而大示賞
 罰焉。則人君克誕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繇此而舉也
 王奔州有云呂氏以口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
 殺未幾而真主自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承漢
 祚於四百日食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

天下然此非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有效。以二
 十三年之治而昌唐曆於三百安在太白之爲大
 下兵也。立探到陰陽制復大交界處心眼俱絕
 諸儒五行事應問卽有奉合所謂神道設教者其
 苦心難。以吾人未可盡排。

吳興

顏茂猷

天之於人一身也如其耳目手足然斗一南而萬物生則無不添線吹灰噓腸谷於當日一南而萬物死重茵密室亦有凍瘡而起粟者矣故疑冰凝而知冬寸草綠而知春人之不能不造化也猶造化之不能不人身不物類也而人不知相與天地之是猶指我一身而相與手之足之也洪範書事應如辟盤示兒以恭容手以靜容聲以直容頭各指其所之而春秋渾之說者曰欲使人若無所不謹則象蓬之謂

山公談論卷之二

彭慶一於空廢一於室叩之而二十五弦皆動肯應之說也恭惟

高皇帝敬天而存省有錄章皇帝敬天而皇極有解烈聖代光面稽一轍即我皇上冲齡踐祚問夜求衣晨日忘食起在帝左右而聽之寧不為奕世之熙熙動色然而星告天震且地若有不釋然於聖世者何哉此固天心之仁愛董我無數則亦安得不深惟其所以致此者乎夫董之而不應難慈父變色焉而況於冥漠顯赫窮思之君者辰也紫微者

廢也太微朝也天市則其明堂之左小而右小也亢也者疏廟也魁也者司福也參也者司威也井也者司鉞也占皇極者大辰也大辰心也惟幾惟康酌天之宜則者惟衡也有所號操縱則列宿子其處矣南斗者天關也亦曰關也日月進入其處者沸湯也人陽陸者早也焚或者奸也犯斗者奸尤也犯得其處能以禮致天下不得其所者禮虧也坤也者地也其禍水者陰沴也震者陽動也折木者實然也星紀者吳反開海與百身也京師者首春也吳心腹也閭閻者尾區也交動者神氣類也是故天子理陽道所以爲之天也后治陰德所以爲之地也問未央微脫簪所以防之姤也連袂戈牧影弩所以去其戰也又曰廉之遠其如天也陛之卑其如地也天地泰焉所以兩物也不交所以震也勸長星以一極者恭也跪足皆兒戲也沙鹿崩而棄德疏力者玩也雌雄升與股也需啓金縢者綿姬之八百也張者所以宜狼也則顯以驅叢社也壁者所以弘文也則顯以親香史也鼎鼐頭至武庫則顯與職職乎比而而執我寧

序也。厚言其載也。致後言其勛也。安土教其仁也。則
顯我皇之聲造我華夏而薄言賓之及河喬獻也。
每讀先生文無不精核深潔如此篇一幅中表象
災祥具悉未晦翁謂周子西銘一句皆存兩義先
生此文正如此昔王介甫言无變不足畏并廢春
秋異哉斯人直欲與雷霆閭闔不起今甫爲之莊
編斯文。

日人談論卷之二終

卷之二

上

古今議論卷之三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齊訂閱

渾天儀象

翟景洋

古有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司天文之常所以敬授人者也有保章氏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機祥辨天下之吉凶所以謹天戒也蓋天之說以天圓如倚蓋旁轉而日月從之北極常見日上規南極常隱日中規赤道橫終

古今議論卷之三

曰下規此有其術而無其驗者也宜夜之說則以天無形象望之杳然日月衆星無所根繫此有名而無其傳者也獨渾天之說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此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入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見是夏至日北上極六十七度春秋

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此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周旋無極其象渾然此其說爲得其實者也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虞帝得之曆起戊午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天不可也中外官星常明者百二十可明者百二十爲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錢無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

古今議論卷之三

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辰四度則知爲壽星自辰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星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爲析木以考經度非渾天不可也朱子言天左旋日月皆右行主曆象退數而言也蔡氏言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主曆象進數而言也彼有所謂安天之論有所謂窮天之論又有所謂斯天之論此皆好奇狗異之談非極數知天之學也噫渾天之制其來久矣厥後洛下閩耿壽昌行于西漢張衡賈逵行于東都陸績行于晉王

蕃行于吳李淳風僧一行行于唐張思訓沈括行于宋皆其精于制作者也迨夫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人襲用金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時郭中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意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量之所凡二上有七東施高麗西極漢池南踰珠噠北盡鐵勒皆千載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

惟我

聖祖之興承天應曆變夷以爲華蓋天欲起文明之治必預生哲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爲一代觀天之器故郭守敬之儀表至今遵用之未能變也

曆元

葉子奇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一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象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漢大易也曆哉難多不出此二家之術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曆法

朱熹

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自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曾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地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于這四界內分作古今談論卷之三

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總之推步者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弄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幾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

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
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竟費以來曆至
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知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
都無是處

將差數算入正數天如何會差自是運行合如此
俱是絕頂識識

曆法

程頤

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
下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
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
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
差法短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
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于這裏差了

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

曆之名始于黃帝曆之算定于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于
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然錄古迄今終不
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
起于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
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
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迄春秋日差八度

古今論衡卷之三

天

殷周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
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祥謂
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
曆以孤春在癸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
嘉以正月申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不爲一然曆取
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歷聲言不厭其紛諸家不嫌其
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詔聖人何以符取于華哉嘗因
是而爲之說曰華之爲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
而特以華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歟

總論諸曆

章漢圖書

太初曆爲張壽王所詆清臺謀疎密而是非乃定太
衍曆爲翟雲撰南宮所非靈臺較薄而當否治天東
漢曆元爲馮異馮光所駁熹平較議得失遂分此曆
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
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爲與天疎闊
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
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胡指其失此曆行既
久而通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

古今論衡卷之三

天

天劉孝孫劉焯之嚴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
均遜迥相非無窮也夏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
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然更相是非而是
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
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
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
則不一雖行之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不得無毫毛
之差曆差始于毫毛積而致望晦朔不得不改書欲
天象易治曆明告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

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者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次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曹能始先生曰：屢變其法莫如求之於閏。

論大衍曆

唐順之 輯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依據。亦猶太初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行擊以爲議。曆之本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一行之言曰：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爲二始。此即易係天一地二之說也。所謂數中于五，地中于六，爲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十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爲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爲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楊子雲聲生于日，律生于辰之說也。自一而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行成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

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月也。綜生數約中積皆十五。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推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象通乎六十。象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爲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也。此一行取以爲起曆之法也。爲卦候則本乎月。令日卦則本乎孟氏章句。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傳。仁均歲差則本乎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周天曰。乾寶。

古人論

卷之三

天

曆

此又一行變諸曆法之名。以從大衍之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于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倣倣而已。

國朝曆法總論

章 漢

太祖高皇帝承乾御極。曆變圖數。縣天悟理。本心乎二統相持。則微諸七政三層相輝。必協于五紀。占天有壘而殫瓊之器。存造曆有官而儀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啓閉即少昊之所命也。春憂秋冬即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動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厥嘗考傳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

古人論

卷之三

天

曆

統爲名。而積分授時之數。現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半。已至今年。連數滋漸。差天慶擬合。修改我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遠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令員外郎鄭善夫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正元矣。武廟承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室。室動脩德以應天脩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

測影銅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
考也。昔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
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
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
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約七年差一度今令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十
歲之日授民時以求萬歲之貌者不有待于今日哉。
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日曆元二曰測候三曰察

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

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
大傳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
十七歲也蓋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
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測
知天之度惟有環衡一事夫環衡卽今之渾儀也歷
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天加辟焉獨不可倣而
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華曰澤中有火華若子以治
曆明時大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

垣以辨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
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
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
者是爲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術二曰明
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壹遂司馬遷
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算也乃鄧平唐都洛下閎之
徒出後咸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
辨五星聚井之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絕冠古今堯
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
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辱測影交駕百代
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術也子雲堯夫許衡明
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
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
準。

曆元

測候

察度

造曆

江以達

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此可與言曆矣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璣璣玉衡以齊七政曰璣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璣者合之謂也卽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筆者改也卽隨時以更改之意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來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

至距朔之日爲閏應以日爲萬分分爲百秒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卽來歲之多至也以歲實加閏應卽來歲之閏餘也上考性古明享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其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太過倍之而又不及劉焯所取二家中數爲七計五半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而以紀事斷之可等數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漢書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法立則七政之運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盈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準又係乎望朔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只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日月食或在望之前後觀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盡在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額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

法四分之三也。上者虛進一日朔之進朔進之誠遲矣。然日應有自然之度而以意附之可乎。故漢劉官日朔在會同荷歷次既合何疑于朔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一行亦日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素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然非明達理教者鮮克于此。班固曰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商明經之儒精算之士漢唐以來皆說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如宋錢藻孫覿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壽得其人。

吾鄉鄭繼之先生嘗夫請改曆元疏其言歲差交食諸篇登見中有北方食既而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而北方纔半虧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有准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遠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云恩賜度分秒無有

不同畢竟曆官所報者爲的閩廣食既恐是地勢天高低所是相差如沈存中如餉如饒之說耳先生所云據地定表者此也

古今談論本卷之三

閏月定時成歲書疏

蔡沈

天體至圓周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連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連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計得日三百五十九

百今歲論卷

十一

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分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

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百今歲論卷

卷之二

十一

與馬永卿論閏法

劉安世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卽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于終之意至于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爲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豈閏之法歷代換月歲終歲闕元城以馬說非

口人議論

卷之二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曆法

是後人又廢秦法不用黑竊謂國家總是一理譬如打算一般除千百兩錢外零碎分厘或隨大項同算卽便收條此按月法也或先算大件零星到尾本總結此結歲法也舉期圖滿分明無差別

歲差考

董其昌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槩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常其時非不殫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元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秒忽之間而人以梗求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而漸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其十度今在箕五歲矣堯甲辰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祐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以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

却一分五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爲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通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或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按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密而於中千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驗數其間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略其十事之難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算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算而不知元會運世皆有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古而妄意之聖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其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切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

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之脩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理微數顯

閏法

史管鏡

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傳云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

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今世儒者有蔡說

云其言曰一閏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強三歲一閏

于三歲閏率之數而有餘二閏五十九日六刻強至

歲再閏十五歲閏率之數而不足或者遂疑五歲再

閏之說謂五歲餘分而以日法計之僅得五十四日

有奇不可置兩閏殊不知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

置二閏月亦未嘗不可也

然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置一閏而有餘

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

之日以終前閏直至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而

爲一章也愚按蔡說之說其曰置閏之法非必置一

閏月即截然于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此說以年

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置閏之年其餘

分未必截然無餘是矣而不可有所欠欠則必不當

于此年置閏也曆家必于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

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

之說

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故天然恰好當在

此置非人所可移前移後置之于所不當置之月也

春秋于是閏三月之議正是爲不當置而強置者發

難按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

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

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見則

所閏之月必當于下年恰好置閏之月置之豈有預

借先閏之理及下授時曆起年置閏之次可見

閏次

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七

月或退在九月者亦有之

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置或進在四

月或退在六月者間亦有之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

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

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置或進在九月

或退在十一月者間亦有之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置或

二〇今議論卷之三

十八

進在五月或退在七月者閏亦有之

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置或

進在二月或退在四月者閏亦有之

見上二閏皆
是三年一閏

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二月置或進在

十一月退在明年正月者有之

此是五
年再閏

右十九歲七閏之數以大約如此蓋因授時曆絕年

斟酌其事則然耳以類而推不中不遠矣其氣朔盈

虛積實細數則自如旁通纂圖所推但旁通纂圖皆

只定其所閏之年而不言其所閏在何月則是閏年

○人○論○參○考○

非閏月也愚不知其若然定其所閏之月則如所諸

借下年日數參作閏者當于此年何月置耶

卷之三終



古今談論參卷之四

林德錄朱

輿地

馬端臨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直建治之地亦不_二新_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卷郡古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豫州在禹跡爲徐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雜裂猶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不復可考矣夾潞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

史者主于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

施爾奮曰子夏聞諸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是故聖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願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言何解也愚謂剛柔細大變于地經緯德刑存于人故或長保蟲或黃天地東夷西夷帝王合若符節南方北方君子矯以中和也禹貢分疆界以山川卽此可想經緯作用楊用修亦言禹貢紀山川不紀風

俗風揚于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該乎下之化也是可與論輿地矣

分野

景季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是其爲說之來遠矣雖古之星經散亡無考鄭康成以爲十二土分星十二邦係十二次各有所宜是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詳所應亦有可証者鄭神寬曰今茲歲在顯項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晉士弱曰閭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驅除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魯梓慎曰漢水祥也衛顯項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轸管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爲天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

大梁舉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則主分星之說者是矣然而辨分野之非者又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轸管北魯東而降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于冀而屬于益魯兗州之國也魯則不屬于兗而屬于徐此非分星之說爲可疑者說故畧分星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有分星之說以爲驗則左氏未免有附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無水之裁何關于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爲宋鄭之飢日食之變何預于豕韋降婁而士元伯以爲魯衛之惡星紀果同爲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墟果爲晉分則實沈爲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爲晉侯之祟此又左氏之說爲不尼信者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箕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惠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然則分野之說何所主乎鄭氏言十二邦係十二次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封域

皆有分星。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其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國皆有其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自是而後，或以十二州配之，或以列郡配之，或以山河兩界配之，或以七星主九州，或以七星主七國，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紛紛異論，可否不一。惟唐僧一行認山河脈絡于兩界，誠雲漢升沈于四維，參以古漢郡國，其區處分野之所在，此其最善者乎？其言以爲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

古今談論卷之四

五

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而不主于州國，此其所以獨異于諸家也。大抵周官之所辨者，因其星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以觀其國之妖祥如是而已。夫天子所觀者九州也，諸侯所觀者一國也，諸侯觀一國之妖祥爲一國之備可也，天子可觀一國之分星而不爲之救政序事乎？

先生曰：山河之限亦主高下之度

性理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一修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謂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重案。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崤冢漢水之北生

古今談論卷之四

六

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浙國。廣○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畔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處，這邊爲湖南，又一支爲建象，又一支爲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東潭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

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生，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浙江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論周公善地脈

陳繼儒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勝，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旣先占第一形勝，以爲根本。自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陰，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揅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

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晚
暢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
衰又生出聖人如大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
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
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國見地脉悠遠然
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聖賢
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尾當奎
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如
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

古今談論

卷之四

上

分枝擎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噫真至人矣

地理說

魏 較

蓋較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爲何說搭
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易曰天
與水違行天文趨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閭闔爲天門
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北
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爲逆日月五星逆
天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
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頤也
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
日吁玄矣哉大地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
河出崑崙東北逶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
下大界水也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
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條氣爲東夷北狄廣莫萬
里龍氣龍頤其性殺伐陰山東亘千餘里固天以限
華夷也控御北垂要害在北東矣氣散而弱知慕禮
義世爲不侵不叛之臣正而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
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降
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載龍氣天文北極不

動而泉星拱焉其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絳垣
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
都矣其地交夾河山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也後
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
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
後廢而莫都其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垂皆爲要
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
與鴨綠江會東與焉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
北崇岡千里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于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南絡于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
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慈嶺自起
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
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戒中絡蓋
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
于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雖然
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
湧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間則不能運矣西南
夷限山隅游莫能相長雄惟宜填以思信懷之可以

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生地脈發自崑崙之陽其方赤
水界之不與中國同其人多慈而佛生焉佛教流入
中國偏于四夷凡夫尊之甚于孔子要之不可爲常
經終係于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
惑人耳。

葉子奇亦有言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
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
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
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
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禹治水次第

洪邁

禹貢敘治水以其充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壤何爲自徐之揚順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蘇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

河源攷

禹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照逮爲光明也晉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至千閼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塩澤復行積石爲中源此河源之定論也元草廬吳氏澄曰天下山脉起崑崙山脉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中國漢發嶠冢江發于岷山以西惟河發于崑崙山脉初起處國朝王鑒亦謂山與水同原山發于崑崙水發于崑崙無疑矣

解天閭川流之故

朱嘉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濫孰知其故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滂衆流之會也不濫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餘漏泄復行春運激激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于東而復達于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于高源而下流于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潮之論而載猶瑞節之說觀於靖海關之序而載極
考亭之言乎是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旋行
于太虛之間氣升地沈則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則
水縮而為汐朔望之後二氣之交也氣以交而盈故
大于餘月卯酉之中二氣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大
于餘月此則王瑞節之算疏乎張子者其祭也若乃
潮之消息皆係于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
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
晦復緩一晝潮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故潮之
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此則未考亭之有取于余襄公
者亦其槩也噫各諸說之同異究立論之是非若山
海經則失之誕浮屠書則失之怪海潮賦則失之鑿
海喬志王充論近似有理而未真張橫渠王瑞節真
知而未悉論潮汐之是合襄公考亭其誰與歸雖然
潮汐之期原于造化隄防之功賴乎人力杭州海溢
溺者九千餘人青州海溢溺者五千餘家密州海溢
有毀城之決兩浙海溢壞民居甚衆潮汐之患可勝
言哉昔張夏命作石隄以防江湖水始免怒濤之衝

蘇軾命浚茅山以受江河水始免市濤之患此固醫國者所當留意也然又聞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權奸當上國則杭州三日是則位育之神功又不在堤防之末務也
盧肇海賦潮之生因乎日其盈其虛繫乎月此理甚勝

伯陽父論川震

左傳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逼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通考言地震亦不外陽伏陰逼兩語其所率合事應可以不錄詳人稱山崩川竭君為不舉降服撤樂次等事亦應地之所宜然

南北強弱總論

事蹟

卷一

荆楚削弱王蕭漢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備強魏武克朔方孫皓遣曹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起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與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

山公談論卷一 宋之四 地利

天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持也項王殘鷙石季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太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于紇紇矣使奄有南國覆亡不暇何待于東南哉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狐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而不便于遠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于垓

下此東南之兵利于亟戰下不利于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勝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卒密之衆靡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優利故耳故張良賈充鄭袤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故爭也自古惟關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山公談論卷一 宋之四 地利

三都論

考索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敗亡之意則有繇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利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泰布山河底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倚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舍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

古今談論卷之四

五

絕宅西土勢或然也。漢秦隋唐踵上長安仍以爲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脩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古之隆惟禮樂教化是遵而不以兵革陳伐爲事則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上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惟元魏孝文留意稽古中宅洛邑榮盛新一王之政遠律盛古亦遷都敗亡有以相之乃若陳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訖邊隅傳竊必也德刑兼

脩守戰兩備宿重兵于京師彊幹弱枝以鎮服夷貊指繫英雄以赴其功則恰大梁莫便已。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遠德知崇梅于海隅而忽艱虞于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大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壞苻秦而姚長實代堅以至輔民縣而新莽盡湮師統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數德化有時秦而君不常明

古今談論卷之四

五

紀綱有時秦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臨不數舍一方燔燼九重震動則洛邑之不利也。董卓僭而東漢亡兩宋踴而北朝亂倫師犯關如樓門闔以至興午失取藩侯弄兵往未如鐵王城不告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于無虞孽蘊生于悠久故載戰載案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得應其多難用將逃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不晉之亡兵叛于外也來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中洛陽

便于歸。大梁便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遂即于安也。雖然。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之地。在隴右。宋朝失于西夏。洛陽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從古以來。洛陽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邊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

論建都形勢

瞿景淳

欲興王者。務廣其德。圖遠取者。務識其勢。故得天下之會。可以運衝京師。宰制六合。據都會之勝。可以因險出奇。定計攻守。觀來太祖欲守漢唐之故事。都關中以安天下。以晉王之諫而止。其卒至于兵冗財匱。民困國危。則都會之據。夫豈獨以形勢鎮天下。亦所以省兵食。富國用。蘇民力之大謀也。嘗覽圖經之紀。觀古今之蹟。察山川之分。會窮綸夷之奧。區則天下之大。勢可親已。是故大江以北。吾得關中。焉。潼關東。

蔽隴山西。掩終南。雄前河渭。帶後西北之形。勝莫右焉。而巴蜀非其匹也。蓋巴蜀利于自守。而不利于攻。取重山複嶺。鳥道龍淮。水行則割疾。而不利陸行。則陞狹而難執。故古之論都。西北者。取諸關中。大江以南。吾得金陵。焉。萬水所歸。諸山所會。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東南之形。勝莫右焉。而浙楚非其匹也。蓋浙僻于一隅。楚交于兵道。進則不足以控引。退則不能以安定。百戰所爭。備安所守。故古之論都。東南者。取諸金陵。是故重關。據險。乘高下。師并殺。由以攻韓。則韓。

破。因韓而城垓津以臨河內決榮澤水灌大梁則魏亡。因魏而絕上黨則趙定。因趙渡雲中易水以攻燕。而并及魯齊則燕代齊魯危。出武關下黔中則郢以南不支。而四方之貢。蘇江。蘇淮。蘇汝。蘇沁。入于河。達于渭。此守關中而坐制天下之勢也。襟江帶海。因水濟師。乘江而入湖。則吳定。乘江而浮洞庭彭蠡。則楚亡。乘淮上黃河以取汴梁。則洛陽潼關開。渡河以北。沂淮而上。則山東河北及幽薊平。浮海以東而南。則浙東閩越廣右折。而四方之貢。蘇江而下。蘇淮河。沂酒而下。蘇海而入。會于江。達于都邑。此守金陵而坐制天下之勢也。故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可得巴蜀而不得關中。則失計之甚也。故秦未得巴蜀。猶有朝九州之氣。若漢高之以南鄭弘帝業。則項羽之計謬也。蓋自都彭城而以秦王三特。故漢高因而入之。此則勢在人而不在地。晉據金陵足以延典午之業。若苻堅之以全秦受制于人。則攻取之謀。疎也。蓋不定根本而傾國以試危于一取。故晉胡因而驟之。此則失在人而不在勢。則得關中而不得巴蜀。猶未足

恨也。孔明見先主于草廬。與之論天下之勢。意在誘有荆益。可以上通關陝。下向許洛。及其出師祁山。徘徊不進。雖以曠古之才。畧而無取于三分之地。則荆襄之失。非草廬之本謀也。若漢武洞開三巴。則因關中之饒。故能使蜀下廣出。奇制粵。封疆之廣。際海所極。則得巴蜀而不得關中。是失計之甚者也。此則往事然矣。我皇祖起自江右。取太平定鼎金陵。雖與漢高不同。然漢高起西北。則當據西北之都。會皇祖起東南。則當據東南之都會。此異地而同勢也。漢高先計入關。皇祖不指師燕薊。若與漢高不同。然漢高以關中為根本。故出師以攻項羽。皇祖以金陵為根本。而出師以攻伐此異形而同謀也。漢高經營四方而害之者在項氏。吳楚則項氏之僑耳。故漢高之時。西北先而東南後。皇祖廓清天下而害之者在陳友諒。張士誠。元氏則自救不暇耳。故

皇祖之時東○南○先○而○西○北○後○此○異○事○而○同○情○也○漢○高○
以○關○中○爲○根○本○而○屬○之○于○蕭○何○故○雖○敗○彭○城○困○滎○陽○
歸○京○索○而○漢○以○受○命○

皇祖以金陵爲根本而屬之于李善長故雖有太平
之陷龍江之侵海門之伐而德以應天此勢同謀
同情同而成同也昔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疑觀楚
漢之戰塲歷齊魯之都會然後能洞察天下之勢而
有史記之作况權度事變瞻容圖畫而決斷成敗者
乎。

古今談論卷之四 漢地

十一

兩直論

張濟

臨安之與金陵以言帝都皆地理家所謂南龍也然
臨安可以駐蹕不可以建都其地脈之變主于奸相
擅擅武臣多咎傅伯通嘗言之矣而南宋卒驗金陵
爲六代之舊都至國朝創業混一海內始皇所見
天子之氣諸葛稱爲帝王之宅言益大信而當時之
臣劉基謂之險固蘇伯衡論其土中則赤山爲成阜
長淮爲伊洛鍾山爲曲阜太河爲黃河東南之形勝
孰有先之者乎然而文皇遷之北平者何也則以
去敵之近制敵之便也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
南抵紫荆關去匈奴之地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本
京師無外之規而明示以自將待邊之義祖宗之
爲萬世慮至深也是故故吳之沃富淮南北之衍敗
因之擅銅鹽之利極遊處之安寧不愉快焉而舍此
而之北者誠恐後世之子孫卽于逸樂而忘其外患
則無若居之沙漠之地臨戎之險使日顧漁陽上谷
之閭而懷寇讐之邇則脩德仁仁設險守國可以世
世而不敗故今之論幽薊者徒傳言其西接太行東

臨碕石鉅野巨廟居庸控北有崢嶸剽勇之勢而不
講于鞏固之謀非聖祖之所樂聞也雖然備此者
備之于邊備南者備之于江固也而不知脩近輔之
城扼長淮之險尤所亟也宋仁宗時西夏契丹構禍
范仲淹請脩京城立四輔則今大同易州及永平臨
清之介可以曠然無守乎晉之謝玄以八千人當苻
堅九十萬之衆唐之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
州之師皆扼淮以拒敵不延敵以入淮則今自丹陽
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
州全淮之左右臂可恃天塹弛扞固乎且也從虞集
之議開京東瀕海崔革之場用浙人築堤捍水之法
聽富民田其中介衆分地計畝授官則隙地無不可
耕而無事籍漕艘于江淮從丘濬之議則置四曠郡
倣漢唐之三輔各宿重兵三萬而直隸河南山東之
班軍可罷此非獨以衛北亦所以寬南也往者洪武
之四十八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永樂都燕建七
十二衛始清江南北之粟以給軍食荷行二議而無
變則南直之屯田亦可復也大敗既舉而蘇松之賦

役豐沛之漕河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滌官司之事
責之其人

筆底金湯

卷之四

古今談助

卷之四

古今議論卷之五

林德謀朱公纂輯
聞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國朝京省考

周鍾

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遠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鹽果嶽之利順天 皇居東南轉漕泰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嚴如幕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真定探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

古今議論卷之五

二

河間雖有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此人昧水利墮邊不使入淀故沚決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秦此應蛇兵餉歲額百五十萬度支苦不給省費當去冗官而戎師藉口庚戌往事夫庚戌後官額可覆案也自戚繼光門多食客欲盡省之員少不能徧漸次添設或一路而中折或數官而一屯十羊九牧膏肓耗盡况一官親隨必占數伍汰此燭羊費省不貲矣市賞重冒井宜嚴數勿示虜輕軍管困弊更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牧占

古今議論卷之五

二

客兵戢于往來民兵溺于偷惰班兵和于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蓋其然乎宜鎮衛京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董道橫嶺之犯浮圖紫荆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庶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 皇莊日多民乏耕地冰易溫處皆名浸也而談水利者類畫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東舉動掣肘未雨綢繆是在東國成者

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倚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儒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珍假靈輿毋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

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僑饒池安員江倚山西走豫章荆楚徽洛饒買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腋甲天下我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川煩地當震澤下流北遭洪

水稻不遠種中產微盡瘠而沃爲淮南最楊州而
而銑買華焉故修多修靡臥陽孕靈氣而勝非百
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存轉
清要津自河不循軌輸就遠艱民益凋瘵海防重地
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口新湯
日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平則三江蓋
安湖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
抵京營坐仰幕官常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山多
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腴盤踞非大休息生理
未獲兩淮苦河徙泛濫決嘯濠洲尤急錦樣日新歲
供備屬保釐者與百利不若已一告
山東古六三齊地介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海南走
徐邳東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
輸所入泉源括入滄河直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
南風潮沃壤而武濱霽彌望白茅未相失其素矣
西王都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都患賦額故多通負
非民之輕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
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盧風焉東充穠穠織絳

野鹿聚之故墟南幸休息林酒之風可復也臨德場
水陸衝要干供應登萊斥鹵地永食僅給膠某河何
通海漕地廢不治遠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
二十舍諸島雖接自古屬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
咽喉以鎮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通羅而旅順非都會
矣三岔河委以與虜塞穴據我腹心秋老楊觀處處
可犯鎮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都縣民盡舍餘使
戎師牧民稱假牧羊也故戶口日減阡陌日蕪地無
寸樹山盡濯濯金海沃饒且多棄壤粟平遼陽安重
富庶加以朝鮮調兵之役建酋奴兒之報不至撫綏
雖有虎豹十萬且皮盡而毛不傳矣遼國海濱登萊
三百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結鯨鯢
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曠之易耳故談海防于山左
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驛接輪輓疲
敝宗齒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
牧豎氣清青衛山多礦益登萊瀕海多盜徒保釐者
其刑寬猛而施
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

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監利苦不能給。省城在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雖使虜不東行。踰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隣套虜。水堅飛渡。軍士鑿水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明民兵。故練土者。繕城壁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方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析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中國。後戶今一邊盡委與虜。誠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故鎮城地當極邊。以文捍小。以重衛輕。雖非本謀。要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鎮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屢風雨不蔽。情極難。諸軍請稍需濡。不得。請留其孳。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關深谷。易至嚮。乘然人習操杆。亦亦餘。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史能茹水。禁可鳴。羣而

治也。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控趙魏。西有成皋。洛陽之固。南撫汝郡。陳蔡之饒。宗齒日煩。按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秋黃河。屢從議。疏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教弩。鑄劍而難。馴衛輝郭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關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緩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從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逆移。風俗不移。財用甚調。汰浮費以節尾閹。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陝西古秦雍地。南逼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蕃戍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遼入塞。踰龍渡。涇直薄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

論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遠勝
宗祿供億不費民多凋弊漢中當蜀口○潼關全陝
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鞏華陰接
老秦鳳汚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壓特以羌人
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延令北虜自請封後中雖
狠心而爲市貨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宜牧
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漢地
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緩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
遍野千里饋糧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黑河絕我餉道
則鎮城必坐困故議者欲改衛本邑造舟轉運取道
大河自府卷葦川輕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
庶免庚癸呼耳若更審入精奔命疲勞惟窮途者可
稍裁否寧夏遠嗟賊之亂生齒耗滅其地負隅而
倚黃河引渠開田夏月種藝房難馳突但哨探不出
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
營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
西四郡左右虜常控扼三面止一經通中國最稱孤
危然虜一老屬西番得略密而睨脫視之何能及遠

肝○陰○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鎮○甚○難○也○
○中○轉○漕○金○城○宜○做○左○圖○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
○也○乘○如○董○氏○任○氏○之○屬○爲○子○計○倘○撫○而○用○之○足○以○
○衆○虜○沙○地○之○水○民○苦○遠○汲○胡○泉○脉○以○鑿○片○也○最○急○者○
○固○原○重○地○而○靈○寶○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
○安○枕○
四川古已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鉅關之塞東
下荆襄有瞿塘滄湖之險南通沅沱有瀘水大峽之
關西拒土番有石門峽峒之障牧千里石穴也松茂
建昌諸峯垂延內連然耆夷飯青稞而有股羅特萊
以解其熱滋其酥中國驅殺猶哨果弄兒無不如意
土司非背迫服屬不敢二故蜀民不苦外寇惟抹辦
大木抬骨于生靈鬼鬼之郊者相望紫雲而播因以
網故生變遂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費聞川中比
歲不給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
都錦城故玉壘金繩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
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青峰迴環淡水佳勝俗呼
神仙窟宅而民殷遂未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邸而後

巴梁亦勝區也。故爲南漢之喉。費爲荆楚之充。馬湖
東條雖居鎮雄。崎嶇阨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推尊。
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
道路險崎。巡歷難徧。師旅飢饉。樂上爲墟。林木四出。
山谷搖蕩。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籌煩苛。照言如哺
子焉。

湖廣古荆楚地。江漢若帶。衡湘作鎮。洞庭雲夢。爲池。
衡陽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興元之口。荊州受蜀江
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佐河路。柳走閩粵。長沙

二江合流論卷一

李之玉上

江

界江右。廬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
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
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
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河
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
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確。民率皆家而鮮蓄積。古齊
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
省會相埒。承天古鄧州。世廟豐沛故居。做鳳陽陪京。
據漢之上流。舟楫萃焉。荊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

長江

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特而三
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奧壤。家給足而少兼
弁。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飢寒之民。二郡
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爲秦壤。民多遁。秦因設郡縣。
假重臣以榮。戟鎮焉。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
陽。諸洞半爲蠻窟。吏猶藉蛟螭也。大抵楚中水澤蓀
茫。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徭獨賦。元凶爲
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本。肆雪。賊不侵者數
板。長沙荆岳被禍尤烈。孫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

百本諸論卷一

李之玉上

江

省冠蓋絲繆。郵傳屢告。困爲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
安楚策也。
江西古柴米鄉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
之交。奇峯鬱鬱。澄溪環合。士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
地窄。耕服不能給。人多持空囊而奔走四方。或至老
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也。吉安人
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時康土
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冠盜。臨江素淖。清溪四會。要衝
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萃集。廣

信郡當傳道下邑僻陋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撫州介江湖之表卑亦苦兼井巨族患山寇瑞州斷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遺民客戶時起爭訟緩驅緝獲越在南服汀漳雄都山溪會焉重岡積嶺盤紆千里大綱橫江諸寨輔車倚結樞臣連轄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給者獨此與耶矣此非土兵之效哉南安憑處嶺而距湖湘南瞰喉咽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耕封不繁水患鮮被儉膏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

水藥聲細民尚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

土

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閩開湖水通震江嚴江接新安尚方織造出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爲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好遊冶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爲厲紹興古越都其俗纖密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卒有海警此其衝也溫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

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土助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倫瘠地當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斜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饋餉可不轉輸而足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衛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門會閩北至馬嶺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設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覈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

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

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

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

箸焉也

福建古閩粵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巔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隣江浙地周七閩君子尚文而小人畏法興泉比星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關喉襟市井浮僑延平憑崇

岡俯急瀾風修餘朴。卽武環帶鹿水地簡僻而人多
嶺直汀州山廣人少與南轅聲勢聯絡時苦山寇漳
州距海苦海寇爲閩既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
在歲候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
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州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
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成以風濤激薄半從內地議
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秦夏東南風風寇必假途專
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洛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
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

薪米乏竭必資撫汲調兵扼守并拒諸港可坐困也
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儲簡沃饒吏但康靜
坐鎮耳。

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更嶺西扼交桂地土
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
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煮海
輕視農桑廣州故趙佗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戎
洋守控也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
邇鄰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權利肇慶望

銅鼓嶺頭湖上遊勝地路接桂林湘界閩粵東路
要衝兵戎孔棘惠濱海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
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峰之勝而苦搖賦康州故象
郡珠璣產焉雷州土腴姦民適墮瓊州峙南海之南
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
辛丑之亂大兵殄平而險終在黎不爲吾有議者欲
也重兵撫順銷遠中央界以太路斷其往來亦良謀
也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倭心故東路警
備急焉柘林去水寨稍遠咽喉要絡卒有警報當水

陸並援而絕交通斷橫汲尤制賊要策也。大拒橫南
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專恣酌食泉而彌散是在
人收。

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康北往荆楚西北接羅
施西南扼交趾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食粵
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大小節徑
聖藝歲久蔓延東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控嶺
海柳州架馱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農作慶遠穴居椎
髻與御並接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爵

鏡而多盜。坐藤交趾。保障皆佳。太平飲衣冠與中
國異。恩明俗尚科疏。鎮安頑梗。土屬皆勞。梧州內連
溪洞。外控嶺海。往者海賊出沒。江洋徼賊盤據。村峒
山賊。獨各聚賊。竊珠境土。驍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
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害地不能盡戍。中
泉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徼徠參倍苗夷。附據肆爲
寇竊。斷藤諸峽蠻人窟聚。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
苦其荼毒。不獨苦田諸縣。福也。蓋鏡方官多降調人。
不樂就政。令盜舉惟捐去成例。擇人久任。俾官商民
皆今歲論參奉之王。理也。

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阨緬甸崇山紫洞金碧所產氣候無劇寒盛暑田野廣沃南徵樂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糧數十頓露訟而勤耕藝福安大理永昌崔慶楚雄壞腹民阜曲靖八鎮孔道供億疲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鹽隣諸甸永寧澤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虎僻險隘土夷巨湖所恃皇靈追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夷難齊緩則相和急則不叛阿克小酋

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爲殷監。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卽梗塞。官吏萬里投宣。時艱難。又率勞勩。未幾考功。法賄之鮮有。周志必腐。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貴州古羅施鬼國。地界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恒命剽奪其地。開旅都縣。山多菁穴。地瘠民貧。官成嚴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距江不能當中。土下都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屏齒廣西。殘僻而陋。枕塊博食。土酋仇殺難馴。鎮遠當川湖之衝。而水背

山險扼足恃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塞心思南故漢武陵郡食糧斷買行旅差爲阜樂黎平銅仁桐楚兩
喬山谷森饒安順新造宜加紿大抵貴州爲雲南喉
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徂也土酋性雖佳兵然後
優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壹治貴東曰文臣
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九邊考

周鍾

國家肇述胡元混一區域東至遼海西直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車。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陰。以。制。諸。夷。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薊。州。寧。夏。甘。肅。三。鎮。又。以。山。西。鎮。巡。統。取。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取。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

遼東鎮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歷代地皆郡縣。我朝置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降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遼北之患。願東北諸夷星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依仍遼北竊發頗多。若大舉

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悍思城並立足制。其心。開元廣寧並據穆哈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未及岸而逝。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木葉白雲之間。遠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遙。遼。東。西。守。望。勞。費。道。路。迂。遠。遼。東。人。每。憤。憤。焉。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薪。糧。可。省。十。之。三。四。成。化以來論者率欲裁取。而屢作屢輟。無亦爲啓釁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鎮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遷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管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

壬子江西南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三次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長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衛遣乃令都御史經畧之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來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警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違累肆侵噬花當則僞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度窺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發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難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一圖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仍守內邊必從速入長計據險要脩牆堡增墩軍並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關起西至累各關止連城繫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時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散江經流真自然之險若修築外口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且之人堡核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設內連諸山陰處亦多但山外板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維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邊卽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擊援之處壘崖鑿壁山頂以內嚴今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丁初十
六月初

遼初設六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宣府自宣大連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以與中大寧與之軍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衛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背僅便遠之藩吃候視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

與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深平驛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薊北則諸陵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宣府鎮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爲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狄者蓋四百餘年。我

太宗下

太祖盡徙其民于關內。號其地爲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距紫荆關。東南距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

距野狐橋。國初常忠武王敏虜于漠北。卽元之上

土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

四驛接獨石。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與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元與和泰寧遠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復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氛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

鎮鎗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悠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喜峰諸堡西路之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馬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界軍重浮圖峪橋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探之上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

大同鎮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

土

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平虜西近老營堡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爲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爲耕守計。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

應付期二也。一邊既復宜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也。高山聚落三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北虜哈刺真哈達二部常在此邊往來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三關鎮

偏頭寧武雁門自西遼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離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

小人談論卷之五

三

多安置兵保河關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效方同無他志。但同本源性質尚在勢結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宜大並稱重鎮。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遼興和開平相連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園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

疎疎處處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所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保一關之險擇將帥覓勇壯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榆林鎮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平外幾三百里。虜輕騎人掠鎮兵出禦之無不及而返虜得拔隊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千俊建議徙鎮榆林堡。既

小人談論卷之五

十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欄橫截河套之口內復置山峽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桂時虜少連河軍士得藉牧套內益以撫探關獵之利。地方置虛稱雄鎮焉。自虜掠套後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窮極始仰給腹腹矣。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折色軍用始舊遂有米珠草柱之謠。愚故論榆林者意在警惕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里綏德近境春

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爲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安甘固達中之地另設倉場。每年余買儲積專備客兵之用。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塞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隋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勝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得要害。而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

丁巳談論卷之三

十三

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賈。曹勝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截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嘆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舊屬大師亦不利。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

屬亦不喇哈。則大會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滿官嘆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奄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緣寧甘固宜大等邊。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千八百所。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賊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入。授留軍。單弱數年之間。胡虜侵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鄆州以北。皆

丁巳談論卷之三

十六

爲左衽矣。元末烏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胥腴之地。今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然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迷塞河守牆。加以清屯田草業。併勢家散而不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水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

套迷矢。設者謂解河套之勝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寧夏鎮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池。卽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統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遠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

一八 談論卷 卷之五 漢道

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菰川東西三百里。池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裏之路。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掃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跋扈。是故竄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綠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山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勢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

大建城堡。設參遊將總制府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今三百里之閒。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據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甘肅鎮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邈州而西。歷紅城子。非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月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一八 談論卷 卷之五 漢道

高臺鎮。與四百餘里。至肅州。卽漢酒泉郡。肅州西北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水。斥谷。略以至哈密等處。卽漢煌燉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馬泊莊。浪暖。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坂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諸地形之大界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逼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國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于土

舉奮恢復之議至勸累朝。今之議者曰：獲城置青，雖能衝而守也。約好興師，雖費賂而置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夷視之也。殆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懷。地思艱虞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闕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狝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做趙充國與屯田，荒地則效魏貳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將

見瓦剌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

十九

資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薄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知勇足以服諸蕃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器。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甥舅傷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敢不悛，再肆侵奪，則略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霄而出，四面

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爲哈喇達矣。

建夷考

按今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往騰載之僑矣。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所，城站地面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達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

見瓦剌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

三十

入貢，仍設爲重關。原城當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倖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先寵于時。此建州之始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第凡察子置舍述之朝，繼併失亡其鄉，則稍衰焉。時置舍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董舍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子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考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今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夷性

故驚報謂中國我囑也。輒煽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連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勒不得官。以舍人入貢。實賜太減。更失望。蓋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蓋山。羈廣寧。尋誅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首虜。遣富築。權順。清河。鐵陽。諸堡。邊備日嚴。夷輔剽乞款。貢而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今蓋山九察復皆得。襲諸從叛者。覲先世。

古今談叢書

卷之五

十一

通賊一官。諸夷復貢。願時時以報。蓋山警爲難往來。患苦塞上。會大墩汪直方侍功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遠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宜大募兵剿。遂通以東寧侯朱永爲師。偕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論功。永將較封賞。有差。而夷益憤。怨深入焚掠。係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閒。驟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先者禿貢馬入謝許之。諸酋復來貢。請襲如故。少不寇。迄正嘉靖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權赤哈等人寇。巡撫孫綸御之。失亡多亡。何撫臣干。

教坐戒實物。夷人譁更詐殺。譁者夷。顯此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遼東西幾困。已復補戰。至今上朝。貢羈縻勿絕。萬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兒哈赤襲破猛骨。率羈其勢。始倖猛骨。率羅者與那林。率羅俱海。西部。率與奴酋二。宋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夷皆心畏惡之。奴酋尤甚。令猛酋與那酋相警。殺猛力不支。請于邊吏求救。不許。願得乘牌。并一圓。不許遠求。獲放酋。酋悉起兵。以援。爲名。襲殺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免。

古今談叢書

卷之五

十二

心利其妻妾。部落逐。傷以女許猛。實而陰離其妻。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歸表內地。以荷塞前。諱說邊吏。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內附。遭吏貪功。執殺。于是撫鎮以計非是。罷不報聞。迺奴酋故恨。恨也。日與弟達兒哈赤。屬兵秣馬。設險擺堵。數年前。料騎一視。今且至三萬。自三十四年貢報。以勦索軍糧。爲名。遂不復貢。時撫衆要挾。恐陵開原。邊亡禁。倖莫可誰何。撫鎮相傾。皇皇以益兵。請而不知。

跋扈之勢已成于曩。彼征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寨。直開原之東。而征骨那林。清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韃靼三衙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過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今那酋竭力扼守。僅五千餘騎。勢不支。必亡。亡則建夷與北虜通矣。或傳其飾名妹。捐重資以賄于虜。志豈小哉。愚又考建夷素驍捷。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比虜至。禦燒矣。遇江河則放。聚南夷習水道矣。賴大海爲限蔽。建夷則不然。兼水陸之長。無海之限。錄此言之。奴酋不死。中國之禍。蓋未艾也。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諫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婦與妻皆襲承。樂中葉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關。或獻馬。方物請令。最謹。天順八。三月上。兩宮繼繼。始許土官繳呈。勘泰與冠裳。于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屬僚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傳販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廢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掛酌情理。曲爲修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改府州縣正貳幕屬巡簡驛傳。凡三百六十。諫驗封。宜慰宜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諫武選。諫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諫皆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聞。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亨。竊據戍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祚。承義捐軀。傅友德。冰氏父子兄弟。威嚴惠服。悔思祖張統繼。膚藩屏平。僥均賦。疆土稍開。願其人煙。悍不得已。因俗

爲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
最强。鎮南蒙化順寧諸差小然皆向背靡常。期
刺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鏡竊尋靖蓋自麓川虛
耗中土孟養曲徇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况按官
非人。列法好貨。湖南鎮北將有梗陽之憂。至求馬湖
建昌川陸達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
國初霸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崎地瘠夷情猜詐
分隸川湖雲南永樂黎已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
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衝。自四城北窺
永寧芒部南侵畢節西播外突普盟內潰交謫。構亂
喜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
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
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洞險深難擾。易亂彭氏當
強。羣屬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
稍有征誅輒議調務所過殘破。條于剽盜。官司莫敢
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果余事汪濬統馭
嚴飭頗稱厭飲。以故順靖之禍不烈。湘楚永寶之憂
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

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右黔左鬱荔浦東西殘破不
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
倚山出沒。剽劫田寧梧。藤諸屏卒竟不能扼制。桂林
北六廟爲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
逼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于江
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張姚
鎮剿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閒復煩經畧
爾四川山包。紛從水鎖。瞿峽襟帶推東足稱天險。惟
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蒼族。欲其馴順足在調擾
龍州爲松潘咽喉。每邀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
雖仰我鼻息。顧其內究日堅。數啓隙亂。磨齒之勢復
得挾而投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構其隙類。若乃禍
門遂引諸番播州旁逼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
曰。明興乎定四海。凡夷遠蠻蠻。僭僞之地。西起巴東
猓猓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
百粵三江。天者兼據連城。緬者保恃深菁。雖稍素約
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
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窮。夜宿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

利智矣。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
憂陳禍，獲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楚乎夏典，吳荒周
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遼絕嶺，輿地漸
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陶國貽于緩
人，曲防宥于曠度。苟醜類自獲，飽饒中華，不忠奉
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畜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
或求勝喜功，于是侵奪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網賴，夷
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重經，理則降
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最聞。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典

卷之二十一

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于節餉，修文德于
廟堂，得亂之安，斯其詳矣。

安南

五

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
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
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
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于
夷狄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而不得與南海桂林
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物之鄉。一何
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
而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
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與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賊，聲
所成。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
使送還其國，賊聲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
之。宋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
長不謹，遂至夷獠後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
辭。宣皇帝體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祀，不違
黎利之許，遂爲所蔽。奉臣屢詣興兵討之，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

古今談論卷之二十一 典

卷之二十一

廿八

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于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此嶺外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按諸臣論交趾事非但一方之民重不幸也而又益之以文武謂司七十餘所官吏將士數萬人皆斷送為夷荒之鬼矣間有幸者變未作數日前以召得歸餘仕者俱不得歸又為親所謂妻公輔者

一八 龍詩本 卷之五 謝道昆

哉史臣謂必欲棄之宜讀公盡歸華人然後復其請為之重有風于斯焉嗚呼自石晉以來山重山後十六州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幸太祖起而復之生民祖遂于是而建都焉何安南之既得而復失也施有異

一八 龍詩本 卷之五 謝道昆

北虜紀畧

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蕃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遼西一日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日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日歸水哥以番借為天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爾酒斯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乘便西蕃族帳帳舊有

一八 龍詩本 卷之五 謝道昆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令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放族帳憎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蕃離心差法馬少入蕃不行而亦不刺遂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節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處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盛夏赤水黃峽之口無寧

日矣。其二窮愈南徙直隸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要其弟之女。至是死。子暴台等。各率兵僉離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舊僉。燕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僉離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僉離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戎伐。而驕侈淫縱。鄰邦亦厭苦。稍解必矣。其地西距娘娘。漸黃河東。不遠。故獨石。橫潮河川。所遺之麓。所謂萬路黃崖者。宗男女老弱。不過四萬。此東南侵必難。其帳于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宣南則大宣未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治。陸慶居庸。直西則入太。門以犯山西。自得石。橫亦而東行。奇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南窺通。路然。臆。胸。津。汴。京。西諸水及。都。城。邊。之。亦。不。能。使。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綠。度。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通。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牆。子。嶺。曰。羅。紋。峪。皆。繙。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

塘。橫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繙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塘。則諸華夷人之。遁逃者。曰陳。捷。預。色。稱。兒。何。驛。豆。兒。居。之。東。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僉。離。馬。牧。山。深。險。無。如。之。如。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為。險。自。此。以。東。置。牆。如。之。線。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為。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為。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鎮。冷。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遠。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遠。澤。受。東。北。諸。虜。木。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萍。泥。常。以。三。冬。春。初。水。結。時。犯。塞。又。遠。人。王。忠。入。擒。熟。夷。得。千。人。自。為。部。長。常。以。父。事。趙。察。將。傾。募。數。萬。盜。最。起。必。斬。二。人。祭。旗。率。以。為。常。其。惡。甚。于。哈。丹。夷。陳。通。事。等。也。虜。中。大。較。如。此。

日本

夷地志畧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遼無閭浙近其貢道自遼明州衛經其轍傳驛至京師按倭人自後漢通中

日本

國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爲王魏景初二年來朝獻自晉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五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永徽初王孝德即位始有年號復通中國後稍習夏音惡使名更號曰日本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統五人浮海而至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東者皆僧也元遣趙良宋往覲既歸水犀數千艘襲之皆漂沒無遺我朝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因命僧九人隨秩稱臣人貢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

日本

始于閩海設番館官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俱遣巡檢永樂二年東貢并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勘合百道定爲十甲一貢正統中倭奴入鄣大肆焚劫宜泊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鄣民宋素卿叛附夷人交通番貨閩浙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稱貢至鄣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及驗辦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幸得奔活上今造船賜放還國自後宋閩大爲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閩賊陳思盼據橫港徽賊許二據雙嶼虎視海上許爲中丞朱統敗之乃恨匿去不知所終其幕下司糧辦倉王直號五峰多機畧人推服之積駐明港以毛海峰爲子分領黨衆壬子夏五峰與毛海峰合夥誘誘元亮等寇黃岩掠漁船器物數十萬餘獨不犯通番店家浙巡杜文舉復奏設巡視中丞王梈馬祭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姓流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誘之始復休息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當拒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

則沿邊朝喇喇廣所。而今反禁耕種說者徒
稱庚何國初廢禁也。然國初恩民內向志意未堅。佑
德繼後以指申國。欲漸和之。余。其餘。其漸。其
德。驅之。猶不。惟向。使可。同。論。乎。北方。利用。港。宜。廣。開。
水。田。變。斥。鹵。爲。良。田。築。堡。戍。守。使。至。即。以。材。官。羽。林。
驍。蹕。之。策。不。勝。矣。

四夷凡以附未附。爲國莫能悉載。載日本。云。着。格。
房。之。外。莫。思。南。倭。即。兵。門。邊。海。之。意。也。

皇朝四夷考論

鄭 就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
也。哈密女直。非歟。鴨摩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
有三衛。以靖難。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
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
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我。唯革蘭台已駁。駁乎我
貳矣。素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并我
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
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
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
也。非勃冠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
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前皇帝何
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經。不已勞乎。
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老三
王胡四王我。置。置。焉。西。蕃。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
我。深。創。也。有。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
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
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

等尉
臨事
小何
治地
不

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辭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
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矣爲而不可也陪臣
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土非往來乎嗚呼均羅
戰者天德也韓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
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
華人雲中閭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立禦外
侮亦以固國防也池魚故瀕飛鳥舊林人情莫不然
乎彼具忍于捐墳墓父母妻子廬井而從異類者必
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豈亦反其
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古今談叢

卷之五

七

卷之五終

古今諸論彙卷之六

林德謀承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兩奮訂閱

惟國本及勢所以綱紀天地經籍善敗鑒戒之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欽德帝曰兪允若
茲嘉言惇敘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

一〇〇諸論彙卷之六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咎百
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臧之用休董之用成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它帝位三十有

一〇〇諸論彙卷之六

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度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有遇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帝曰來禹洛水獻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叙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余懋乃德嘉乃
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敷一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是命于元龜龜從卜

伊訓

維元祀十有二月己丑伊尹嗣子先王奉嗣王聽見厥祖侯甸辟后咸在百官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嗚呼先王憂脩人紀從諫弗咎先

百八論論金

宋之六

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難○哉○敦○敦○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微○于○有○位○曰○敢○有○桓○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厘○風○敢○有○殉○于○貨○色○桓○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遊○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愈○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其○訓○于○蒙○士○嗚○呼○嗣○王○既○厥○身○念○哉○聖○讓○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聖○厥○宗○

說命中

說命中乃伊尹與王之訓辭

惟說命繼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率若天道是邦設都樹后王若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答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徇侮無厭適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

百八論論金

宋之六

醇○顯○于○祭○祖○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枕○不○寐○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終○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小子舊學于井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盤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勉養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爾子素子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稽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事厥德修用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一曰人言詩金

卷之六

六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服后惟堯舜其心懼耻若捷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爾衡專美有商惟斤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宋稽民說弄稽首曰敢聞天子之休命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勞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時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饗國

一曰人言詩金

卷之六

六

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履節康功田功微柔結恭儉保小民惠聲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以四方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

身歟。平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
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
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
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
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詆詆。周公曰。嗚呼。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厥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念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
曰。小人怨汝。汝則信之。則若時不來念厥辟。不寬
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釁于厥身。周公
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一、論語本義卷之六

人

漢文帝論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魯人之治國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
德至盛也。廢繅繅。收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
呼。豈不仁哉。

施爾奢曰。班史贊文帝直曰。嗚呼。仁哉。陳仁子曰。
若帝更畫管。雖孔子以仁許之。豈特固。愚竊以論
贊爲史臣。揜揚當代之語。然欲舉仁以加武。若宣
史又有所不能。况元成以下。諸帝乎。文景並稱。亦

一、論語本義卷之六

九

不以仁許之法。猶嚴矣。然終當如太史公。迴翔致
審之爲得也。張南軒論高帝曰。此非所謂仁者歟。
語意與此類。蓋君必如文王。方直受得仁字。班史
直以贊文帝。而括刻遂以終篇。意欲凡帝王周孝
文勉焉。爲文王之止。豈以其恭儉而可爲極軌哉。

唐太宗論贊

歐陽修

贊曰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述湯武致治之業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錄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後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于斯獨施爾奮曰羅豫章言人主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魯惡爲多唐書論朝

古今論衡卷之六

十一

廷變故最盛此一贊未足盡唐書此一宗則足盡唐主矣錄是贊以專貞觀政要述其致治之因亦

有足多乎故後世銳意爲治之君有唐太宗何如之問然竊怪人君從諫無違太宗歐公何故不稱抑朱子所謂甚不得已只是見得利害分明故有

道一處服人耳陳潛室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

帝太宗也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歐陽修

自古擾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敗劇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屬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後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衆思肩僱

古今論衡卷之六

十二

度力舉無過事養國三十餘年海內靜治太宗起義兵冒得蕭宋老生擊敗薛仁果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爲大將創平僭竊四方遠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爲難委任房杜與謀大宋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變夷君長義表冠帶刀宿衛東海海南踰嶺戶關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義致刑指養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楊之後身平亂創後大業不說年開述置太

平發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屢患難而無懼憚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光武最知治本。處在首建太學。褒封節義。至其部上書勿得稱聖。與禹湯罪已同心。而太宗使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則又唐虞之缺典云。

論漢唐君德剛柔

李綱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然不失爲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總核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矣。唐宣宗精于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丁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製然有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爲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爲閹官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於天。則以剛爲德也。取象於日。則以明爲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於暴。明不至於察。雖古

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于剛明而不能無過。猶爲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爲柔。明易而爲暗。則失其所。以爲君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躋古人。惡可得哉。

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脩

早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永三聖之鴻業。養百年之無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饗于明堂者皆再。耕于藉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而所爲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無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聞然非時不。獨與焉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田于近郊。簡晏于更坐者。屢繞一二而已。故叙禮祀。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高廟者多矣。而歷臨避賓之禮。制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于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貨。調陳經。邇矣。寬鍾律之本。源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于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于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測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才措民。逸于治。

安。俗。豐。丁。富。庶。使。海。內。衆。德。受。賜。滿。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錄。勤。與。偷。又。而。刪。教。之。也。
施。爾。奮。曰。獻。公。信。史。實。過。以。禹。頌。其。君。至。元。脫。脫。後。方。以。文。王。止。仁。皆。實。錄。也。故。能。以。四。十。二。年。仁。輝。塔。桓。三。百。餘。年。國。祚。云。

本朝勝前代十事

陳繼儒

劉鑠云。我太祖皇帝遠過于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一統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家再爲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見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水主。前代岳鎮海濱。皆有崇名矣。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得用官妓。今挾妓娼。有禁。甚至罷職。不似余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是守。二也。關臣部卒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全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獻

威不干政五也。置千總官。則官妨察案。不立傳望。施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謂戮。則刑。則聞。則之刑八也。京師有熱審直省有臧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纔得蔭子入監。視榜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上歷。尚可量哉。守而勿失。逾萬斯年。

古今談論
六終

古今談論卷之七

林德謀宋公纂輯
閩中施有翼爾奮訂閱

昏義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
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
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
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
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
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周襄王將立狄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
福之階也利內則福歸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
矣其無乃階禍乎昔齊之國也魯大任紀嬀嫁
大姒齊許申呂嫁大姜陳嫁大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昔鄭之亡也縣仲任魯須臾伯姑鄆嫁叔
姬勝孫鄭姬息孫陳姬鄧孫楚曼羅孫辛姬盧孫
剡姬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以翟女問姜任臣故
曰利外矣漢司馬遷后妃傳亦言夏之興也以塗
山而桀之故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

殺也嬖妃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
禽也淫於褒姒故易系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
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
惟婚姻爲兢兢云魯哀公問於孔子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
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
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故不敢與本
朝詹仰庇諫慰問中官疏云天子之有后猶天之

有地切聞 皇后舉動端莊有拂聖心近出神宇

置諸別官轉成疾萬一久甚不起其如貽天下

後世之譏何伏願 陛下遵 先帝之命篤官闈

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云

云凡此皆謹重婚姻之原而厚植國本者也

史書廢后始於幽王史書曰食亦即始於幽王廢

后之下詩所刺亦孔之醜是也曰彼月此日蓋言

后既蒙譏而食于彼矣君料信譏而食于此也幽

王不悟不重坤儀不畏乾象西周遂亡施有翼

王不悟不重坤儀不畏乾象西周遂亡施有翼

內外論

王慶雲

按后立六官擬於天子之六官故日以陰禮教六官

舊說以爲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官而居之亦正寢

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官

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況曰古者天子后立

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

下之政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

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起謂天

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官其職掌亦略相

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官卿宮女

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傅教化之道

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器數

祝史之類是掌政令及拜爵赦日月之類秋掌典刑

及刑女之類冬掌功事若絲枲宮室處喪之類蓋自

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官也六官立矣求

入而治之于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

夫人之子后猶三公之子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

九嬪掌六官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官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嬪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廢其姪婦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側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官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皆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

古今議論卷之二

五

六官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官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官禁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隔限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每官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令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職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凡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

女之賢能者夫惟周禮設世婦之官即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數用子后之左右而后官之禮法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爲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爲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待用女乎此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官子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官猶后之不至王

古今議論卷之二

六

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

周禮詩序王后辨

章 漢 國書

歷觀聖經垂訓未有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事。蓋序禮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爲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在周。禮。天官之屬。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與焉。春官之屬。乃使世婦。女史。內宗。外宗。與焉。世婦。則每官。卿。二人。是禁。韓之內。男女。難。別。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于相。今使宮

口公議論卷之七

七

殺後侯而竊其夫人。誠如是。說則周禮制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于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此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于此矣。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式。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順出其度量。祭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和承之義。若然。凡事之屬于陰者。皆后王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祭廟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教人。日中爲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問辨之。巡狩同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循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各不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鷄。之。晨。則。王。數。其。惡。哲。韓。傾。城。詩。人。記。其。亂。云。

口公議論卷之八

八

華在周禮。今人王后。蓋此辨。非爲經籍計也。

論西漢女禍

胡一實

列威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祿有罪焉。高祖崩。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于是大列土疆之說。王諸呂。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卽世。聽張辟疆之說。縱諸呂居中用事。事權禁固。共幹兵柄。上以蕭太后下以安己身。餘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卽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此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爲出閭之言矣。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綱鈞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預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生。儒生多不得進。趙信王臧欲上與制度。則發其奸利。竇之賣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梁孝王愛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大宗之重。王太后于漢夫臨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救。劉致王。民慕衣其所從來者遠矣。

東漢皇后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法。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所以閭房肅雍。陰謀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刺。宣后宴起姜氏。請愆秦併天下。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自武元之後。乃至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光武中興。六官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傳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孝孝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蠶。自古雖主幼時。雖王家多廢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惟泰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蘇國。漢仍其謬。知恩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

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幄委事父兄食孩童
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于陵失大運淪亡神
寶故考核行迹以爲皇后本紀

唐后妃論贊

歐陽脩

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維薄殿與衷謁不行于朝外言不言諸閭閻雖之風
行形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嬖孽之
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
爲私奪東易昏之明牽不斷之衆險言似忠故受而
不詰隲行已效反徂而爲妍左右附之儉王恭之狡
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
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永
苑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欲祚吁可歎哉中葉以
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燕溺之私羣閹朋
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筭惡取充職位而已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父韋垂威何哉議
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挾制四海雖逐
嗣帝改國號然實罰已出不假借羣臣惜干上而治
于下故能終天年歷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于朝
糾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鸕殺帝引席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威地已疎人心相携玄宗藉其事以撼英豪

故取若報遺不施。肅宗族與丹勢奪而事淩也。然一
所建後王。亦有不厚哉。

八議論金國卷之二

十五

肅宗立武昭儀

唐史

唐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勸
解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頗謂無忌曰皇后無
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皇后何如遂良對曰
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時執陛下手
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
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
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姊擇天下今族
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
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主顧習三思韓瑗上
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普惡錄之故嫫母補佐黃帝
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毒覽前古
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隔聖代臣恐海內失望荆楚
生于闕庭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應乾坤必擇
鍾教名家幽閨令淑訓四海之望稱神聖之意是故
周文造舟以迎太嫺而興開明之化百姓蒙祥孝成
漢欲以婢爲后使聖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
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論玄宗亂本

丘 鴻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唐書
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
妃主皇孫及親近侍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
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
食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
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關
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
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繇得

古今談論本

卷之二

十七

觀陛下之面而諍之乎帝曰朕之不萌悔無所及獻
論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適至金城
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
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
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
之則爲匹夫明皇饗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
四十里而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待乎
昔崔群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
爲亂之始下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季

林甫爲亂之始此正廟治亂之幾先者張南軒云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遂見日公國之元舅
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公
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
氣力終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
厥大臣一言爲得力乎凡事只要辨之幾微小處
放過大處旋爭無益矣昔蜀後主獵果街壁歸宋
太祖召花藥夫人陳詩夫人誦其亡國之作云君
王城上豎降旗食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

古今談論本

卷之二

四

十八

甲更無一箇是男兒陳眉公先生記云蜀僻西裔
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亭榭與
名花相錯景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
作玉樓春詞日夕試房中容城之術一切國事付
之捲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祐耶遂手揮鐵如意
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祐聲愛姬伶
人樂器守劍門之口宋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紅
毡走馬闌草采蓮魚龍競渡鸛鵲諠詩而宋兵已
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錄景所抑皆婦人故

也○後景○亡母李氏不食亦不哭○曰汝不死社稷何
用○生爲此毋皎皎鐸鐸○差離人意若使夫人齒一
鄧○以報景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夫人官詞無一
字不○膾炙人口○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箋
才○精明○垂戒○官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
者○殷鑒不遠○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先生又
記○焉○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
坡一身痛○溫陽聲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敬題上
馬嵬圖云○此索清平詞○赴沉香亭時也○抑聞流
陽聲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嵬則相似○情狀大不
同○觀者其審諸○此數段皆具三百篇風旨○最足入
人心○胖李卓老曰○世之將亂○必有絕世之佳人先

宋后妃論

脫脫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蓋推本后稷
所自出○以爲王跡之所繇○基也○宋之興雖繇先世積
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
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
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于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
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權佑兩朝宣
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後若
高宗之以母道事隆佑○孝宗奉明慈怡愉之養○皆足
以爲百王法程○宋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
無唐武后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
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
九日有手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

又按高后時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
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榮
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
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馬太后傳贊

陳建

立妃馬氏爲皇后。止世子標爲皇太子。初上幸
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
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
不寐。時常勸上規畫勳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
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
今豪杰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
人爲本。願者扶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
天命所在。彼縱掠殺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本

古今談論卷之七

七

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而立爲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無量亭豆粥。濟
沅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服念
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
糗餼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因尤甚。昔唐太宗長孫
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遺諸妃消釋
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懼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
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害朕。后輒爲寬縱。
卒免於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

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會。朕復爲惕然。家
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
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
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後高后崩。建傳述行事。贊曰。自三代而下。創業興
王之。后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

高皇后稱相保者一德同心。諫行言聽是也。周宣
王嘗晏起。姜后侍罪諫曰。王樂色而忘德。王引過
自責。傾歡以聽之。丁奉以王之樂色忘德於茲益

古今談論卷之七

七

彰。蓋姜后之諫與郭公仲山甫左儒之諫。其善一
也。王之聽之。則殊矣。足見自古君臣相保有難於
夫婦者。高皇帝以聖神開創而爲君。高后猶
以難易爲戒。使姜后當日有此語。則王亦必傾歡
以聽之。而諸臣之言。皆見廟矣。中與何至有遺議
哉。然則我高后且當與太妃並列。賢于姜后遠
矣。施有異。

言萬貴妃封事

彭元時同上

成化初天順宮人侍上於東宮及上卽位冊立爲貴人專寵居昭德宮會其時地震孽見水旱頻仍時元同上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彗星又見東方光掃台垣人心惴惴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今外間傳聞昭德宮連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祗席離微而縣象甚著伏惟陛下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是在於此

古今談叢卷之七

其

卷之七終

古今議論卷之八

林德謨宋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周公抗世子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

卷之八

宋太子

一

家語

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則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故凡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歷代儲教諸文不復盡錄。其在宋朝。高皇帝卽

位。首立大本堂。授太子以儲君昭鑒錄。又諭李善

長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

告以張皇六師。此皆安慮危。不怠武備。二公所

不可忽也。文皇帝廣昭鑒錄。名文華寶鑑。以授

太子。因顧解縉曰。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教太子以輔非書。所以刻薄召亡。朕此書皆大

經大法。卿當以此爲言。嗚呼。合二祖之書之言

法與成倫矣。

古今議論卷之八

法與成倫矣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誕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

一曰人談論家
卷之八
賈誼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之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遷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術真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止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善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

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食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

一曰人談論家
卷之八
賈誼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詛退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蒞誹謗之不敗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歲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堯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生國老性耆而親親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步中采齊趣小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舍教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所上者告許也。固非貴禮樂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越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逆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故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夫存亡之
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詭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若欲不

司人論詩卷

卷之八

五

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難。施
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按洪武中尚書周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
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師保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非不欲專任責成。慮廷臣與東宮官
有隙。遂或離間。骨肉其禍。匪細。江充之事。可懼也。
朕今令廷臣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

心。庶幾無相猜之患。皇皇聖訓千古立東宮官
無期盡矣。

司人論詩卷

卷之八

殷人立弟辨

金殿祥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于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敦宗也敦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爲敦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殷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令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手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儀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者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豈庶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大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

一先

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于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節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本文亂而爭奪起此一語是開立定本游移通變

古今談論卷之八

唐堯禪讓周文立武後代襲之皆亂階矣

高皇帝神聖系知建文必亡成祖將興蓋聽其自爲不敢開廢長立小之漸成祖靖難師起

許高煦事成爲太子卒用解縉黃淮之言定計立

長施有翼曰惟太祖無替建文以就成祖之意故

建文猶得保其身成祖有立高煦之言雖終不以

易仁宗而高煦卒不得其死可不慎哉

公儀仲子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蒞。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順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兩字鐵案

古今義論卷

卷之八 國語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

古今義論卷

卷之八 國語

石碯諫龍州吁

左傳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庸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遠之。無乃不可乎。

穆公屬國於第

左傳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公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殯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饒之命。以義夫商。領曰。股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繁。

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斯言當矣。

論申生

其德秀

驪姬之說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
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衛離之然後譖惡可
施焉故驪姬自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此離
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關地辟土正其所
欲故二五因以暗之且爲之詞殺諸歌咏以動蓋其
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
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
請先之其言曰簡狄易辱又曰甚精必惡蓋精離之
口今議論卷二八
人情名顧行惟恐玷污故曰湯解以節自勵不以智
自全故曰必愚申生將何計能生乎然恐獻公未惡
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
爲逆之意自請先施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殺之政而
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魏虞諸國以大
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肯爲其子
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尤患無隙以加之
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
操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

不如此

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
遺飲里克而誣其爲附麗之計烏烏之歌亦猶二五
晉都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爲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
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
獻公既咸驪姬之說故歸罪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
辨申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
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知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
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
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驪姬之說而
古今議論卷二八
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立白
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結者危
國亡家之本也

論戾太子

莫德秀

戾園之禍。蘇江充之說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說者。其失有四。馬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愛衰。于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用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核其實。有則太子誅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混焉不問。遂增太子官人。以愧之。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愆。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謹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職。惟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人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讎恨有素。帝治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

以傾險之人。挾讎憾之意。則致戾于太子。必矣。而帝當之不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耳。而本源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慾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愈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夢惑于內。巫蠱之事。無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盂。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讎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儆云。

論惑懷太子

真德秀

賈誼之謂太子于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就有臣子將爲逆于君親而敗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登之耶。抑他人登之耶。惠帝庸旣莫之察。大臣惟襄願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旣成。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人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爲臣疏者。請沙汰宦官。意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况傳聞乎。英宗于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諫書以害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秋實易所悉者。莫券而巧。

八人談論卷一

二人

詐者能爲之。况譏人之工于說者乎。故因惑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譖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况疑信難憑者乎。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惑懷者。高李迪先生啓李泌論云。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于瑛不克盡其死。至肅宗之昏。廢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不勤者。一李泌居其間。爾當是時。侯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逆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汲汲矣。非泌左右彌縫累數千言。何能泣下沾襟哉。昔曹公亦以丁儀之譖。欲廢太子。問于賈詡。詡故不對曰。適有所思。公問何思。曰。思袁本初對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亦悟向使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雖父子有不能相保者。可不慎耶。

八人談論卷一

二人

論太子勇

胡寅

隋文於勇之事真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而使素往。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陳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儲君。國嗣乎。雖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至以罪棄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第囚其兄也。第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上臺宿衛。百八議詩卷末之人國本

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所跡來者漸矣。

論儲嗣奸萌

丘濬

按先儒有言。承方應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于顯。躍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其能問之近侍。帖息。長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退也。其後繼嗣重事。亦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卽是幾微初動之處也。百八議詩卷末之人國本

請則天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王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鳥皇唐親事戎旆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歲極軟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故詩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

古今談論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敵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何以使天下孩風易俗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謂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鼎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

論光義光美德昭

唐順之拜編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遠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與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以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傑而亂作比齊神武之子長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特其母妻太后爲之內主也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賄之而莫能故宋太祖于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斯管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

古今談論卷之八

卷之八

三

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于群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于此之時兄弟之際已生矣不然則是初無此言太宗既得位而與普得母命以文飾之姑以愚弄其弟姪使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竊之乎鄭氏伯乾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得已而不已適足以激亂也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切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卒之弟姪相繼被害欲以禍社稷適以禍社稷也當時趙普就榻之

此語

書尤爲可恨使趙普爲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諭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開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爲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普約寢而厲階去矣錄此言之婦人之言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

古今談詩集 卷之八

古

請福王之國封建福慶廟 葉向高

該文書官再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內閣朕覽

卿復奏傳示福王明春之國朕恩 聖母聖壽禧齡

在四十二年願曆後正其慶祝之時朕當親率皇大

子及諸王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今歲豫慶恐 聖

母責其非禮卿等傳示大小臣工仰體孝誠至意不

必持疑煩請臣敢不遵承但事有難行不敢不爲

君父一竭其愚自頃旬日間外間喧傳謂 皇上欲

借 聖母賀壽爲題目以晉 福王所以大小各官

古今談詩集 卷之八 十五

無不驚疑今又有此 論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

符今且謂此一賀也 皇上不爲 聖母之壽齡慶

而爲 福王之壽行慶而 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

歲其意將以何爲王日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爲然

自此以後中外無日不喧嚷 朝端無刻得安靜一

年光陰如何挨過 聖母聞之必爲之忤歎而 皇

上之壽 聖母者乃所以累 聖母矣 皇上孝事

聖母之盛心而使人捉爲聖母愛子之秋意天下萬

世其謂之何即 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以臣愚見

庶民之家上父母旬壽皆于一二年前行禮。聖母
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
聖意必欲俟至明冬臣不敢強惟是。福王來春必
當之國不必遲留且。潯王。聖母之愛子也亦在
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皇上率
皇太子與。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爲歡何必苦
留。福王使。官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皇上恩
臣如天愛臣如子臣苟可將順何所不爲惟見人臣
非勢如此不得不言不恐不言所奉。聖諭臣謹封
上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敷立至更爲難處而臣之
罪愈大矣伏望。聖慈留神詳覽或卽以臣之言轉
奏。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卽擇定明春之國
日期以安人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先生此疏經數十上獨封還一着就藩之期立決
故特錄此首云又先生請減福藩庄田疏云。祖
宗以來。親王就封自。景藩二府外並無有庄
田過萬頃者。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
下今自縉紳至小民無不猜疑謂。聖諭難明然

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福王倍此極難題目
以爲稱賀之計萬口紛紜一倡衆和卽。皇上之
心耶抑天有無人不信而。皇貴妃之與。福王
亦幾乎無以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前途盡
清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則之國日定必索
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今嚴冬在即其去
明春不三四月耳而擇吉之。旨未傳徒以庄田
事一日延。日久人情安得不疑若再不索。處分
則目下。朝端必大嚷一塲難以。天威臨之而
古今議論錄。卷之人。其爲。福王果殆不小矣以臣愚慮。福王富貴
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何如捐之以
彰令名于天下且河南山東湖廣盡被水災百姓
流波津離就死不勝若加之以按括庄田將立生
禍變天下且群起而指。王爲發端雖有庄田安
得而養且。王所得幾何乃以此結怨于天下哉
以。皇貴妃之賢明。皇上試以臣言告之當必
以爲然如。皇上罪臣以非所宜言詆臣戮臣臣
亦甘受而不辭矣。卷之人。務

古今談論卷之九

閩中

林德甫

朱公

卷之九

審勢

蘇洵

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夏之尚忠商之尚賢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濟亂至於政弊然後變

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草世長遠而民不荷簡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蓋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厲而不振弱甚者威衰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專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廢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

夷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仲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威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貪奔欲道各國其國以相侵樣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視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秦公其勢固已駭駭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也并天下而亦不悟專制以斬絕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

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者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縣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六呼於殿陛間三尺童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唯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

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奸。馬。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果。而。授。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敗。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今。誠。能。一。而。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迨。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肅。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欲。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然。則。以。當。今。之。勢。權。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可。草。易。者。其。前。威。而。已。矣。

曹。能。始。生。曰。王。霸。公。當。國。何。書。不。教。人。主。以。用。威。而。海。內。卒。以。騷。然。宋。之。敗。亡。卒。歸。于。彼。老。泉。辯。奸。論。爲。安。石。終。者。若。以。此。說。而。齊。荆。公。豈。不。亦。止。沸。而。揚。之。薪。哉。愚。意。謂。康。惠。無。常。政。勢。亦。無。常。惟。在。人。君。者。善。用。之。耳。

今。議。論。卷。之。九。國。勢。

四

賞罰後先

善治者必相世道之強弱勢處強者利用惠則賞先而罰後勢處弱者利用威則罰先而賞後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行而勢益尊惠亦成威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行而德始見威亦成惠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儒者動調禹錫三姓容庶頑諫先賞徒罰矣湯代唐以寬又云克寬克仁乃云先罰矣也此鄙儒不知時變之論也方禹受禪嗣陶範之極聖明五刑罰五服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此時忽易德而刑何異春條方茁而嚴霜實之其誰不駭迨殷癸之末商賢附勢寔繁有徒若苗有秀若粟有粒此時而欲嚴西舊服道逢罪罔王車而潛然出涕則斧之昏德何時與厥師一禹之典則在書不過謨章兩篇後皆為臣時事而君則無有乃愚嘗以商人之詩書與周人比觀而可論商之世矣凡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果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駁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簡意殷之先罰後賞者可證於斯

古今義論卷之二十一 五

忠誠

手。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暴殺之臣周公治魯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必有暴殺之政近於齊周公之治魯即其所以治周商惟率先罰後賞之祖法故卒能踰厲以自振于衰當時有天下者三十世既衰而後興者五王至于帝乙天下未叛若周之東遷侯托諸侯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叛於邢曹出有求金之令家有逃債之憂曾何異於山陽陳留而世人寡謂周掘其歷許長於夏商則亦不察之也後世學商而亡其本者莫如嬴秦學周而盡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劍盾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商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為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智寬厚俗徂治安其後至於兵驕士飽吏玩財困故何鄭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氣進而其意不聽寧伏大斧之侮而不忍諫欺北之臣寧貽社稷之憂而不忍發誤國之欺恒以四凶之罪其於殺寬為新人獲身之符以罰弗及嗣實延于世焉下士乞恩之滿遂至奄奄不起以迄於亡則亦有賞無罰之明故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

古今義論卷之二十一 五

再世果必有聖夷之禍矣。宋初初泰綱割斷安何遜。燕中原大報載故曰秦人以強政濟強勢卒危於強。宋人以弱政濟弱勢卒危於弱。蓋秦人不審勢之變。而以強濟強。如火既熾復益以火。火性烈而易盡。故二世而亡。咸陽之火三月不滅。此亦火德之報也。宋人不審勢之弱。而以弱濟弱。如水既滿復益以水。水性下而難返。故數世而滅。若臣相抱問諸水濱。此亦水德之應也。後秦自覺勢登遠。雖楚人之炬草。煙山之魚。故至我國家之勢論者。謂

百八談論全卷之五 七

高皇帝刑祀國用重典。而劉誠意尚慕孔明師其治。劉則本朝似為尚質之代。先劉之理宜其藉有強勢。首自今觀之。抑何其大似宋季也。宋人多議論。今人亦多議論。宋人重經義。今人亦重經義。宋有遼金之禍。今亦有東西南夷之禍。至宋人濫賞賂賂。諱和則紛然進階隘乎。今時亦濫賞賂一賈菜之備除走手之空。則議功連年。宋人失刑奸如章呂韓史人罪止。張置宋將肆市朝一狀神人之憤。今時失刑則喪軍之輩以銷刺為神。過盜國之賊以錢

布為典。可謂今日有人焉。持此德刑之機。故為今計者。定須師先訓之意。裁虛實之格。設畫一之法。而大憲嚴藩。縣之。每知人之賢不能尊。知人不肖不能斥。毋知事之是不能從。知事之非不能韋。如齊威王乘之主耳。一朝亦阿封。即墨殺兵。擊趙魏而齊勢遂強於天下。其在今日何為優游牽制。委其太阿。令乎益鼓之。速賦者坐。遽還坎負。狼藉之汗跡者安享豐。應以終成此弱宋之天下乎。

誠議不棄

百八談論全卷之五 八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有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升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陶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馬去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閬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陷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遠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爲弱在俯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于勾踐智伯

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強爲弱也舉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論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衰商至周而靡微。已極。天下日趨于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秦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微已甚。天下日趨于矯僞。宋頗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廢。蓋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實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視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其言未爲全是。亦不爲全非。相峙世而投之皆是國手。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主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德以揀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後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峻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弱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

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衰絀之君周公治魯親而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親親親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百今議論

卷之九

十三

茅鹿門曰周之歷雖多一百年而東周以後其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故周得以亡焉存

曹能始先生曰中國之亂未有不起于治河者而以河患屢遷而亡其國周之東西固無河患也乃能獨久河患則土崩土崩則民亡于是乎治河者與遷河者其禍均矣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不受河之病

論平王東遷之謬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讓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百今議論

卷之九

十四

之此一敗而常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議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亡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後振者也春秋時是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

上得取
心勝文
久其文

入謀從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
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
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囑欲遷陳章三吳之豪欲遷
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
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
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
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
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
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
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
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
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
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
董卓刻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
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維衛，
而又有狄人之擾也。卽鄭友爲司徒，亦未嘗在關
以東也。且非秦不能逼狄，然秦強而周自不能安。

故士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之脉也。不然則周
亡無日。茲蘇說理而此說勢也。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非○在○賂○秦○賂○秦○而○力○盡○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已○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能○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

古今談論

卷之九

二

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秦○之○彌○繁○使○之○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顧○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還○滅○何○哉○真○竊○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違○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遠○施○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

以○說○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華○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鄉○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刻○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刻○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古○今○談○論○卷○之○九○

古今談論

卷之九

一八

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併○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陶○石○簣○曰○六○國○從○約○特○欲○損○秦○曾○不○能○出○一○師○以○爲○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用○能○制○勝○而○無○弊○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西不免於滅亡管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股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趙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入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

秦人得逼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敵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食疆場尺寸之利昔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本紀論

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蓋與之作善幾乎黃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利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會

百人談論秦

卷之九十四

三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併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險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覩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等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策於句踐長轂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鄒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功業相及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絮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百人談論秦

卷之九十四

三

仁義二句卽不出丹書與西山亦不得取策王余州母侯辨也班孟堅又笑子長責小子是絕不知文意何如者

讀秦本紀論

王世貞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
置守令卽王族懿親無凡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
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蒙
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秋山戎荆揚之
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
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
蕩洗之而至於今卽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今支
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
古今議論參差之尤

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譁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
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

論三代至秦渾池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池之再闢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
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
蓋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
闕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
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
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奉爲招再
傳而噫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
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弱
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
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
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刻
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池之
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漢宋
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
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
乾綱獨運威福號就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

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于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慨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故也。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怙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推斯用威之效也。

曹能始先生曰：江陵論治端主威。然竟以用威敗。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豕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厭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公卿顯位。辭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彥以結禍胎。故其壽覆之機。纂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規相遠。猶手授顧指而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向使西京柳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亂。東京登用清河王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侵。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致。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讐類者而相之。立土偶而尊之。披以章組。列於廟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否。或吁股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

三國論

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過相遠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于官渡討烏桓擒賊諱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趙雲而關隴平其規略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淝而卒無成况能長驅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賄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問其巨細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

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儕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耶。漢高自許劉項興喪正是此有。

古今談論本

卷之九

十八

三國論

蘇 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授而不足以相
殺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奢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逆其頑鈍推轂足以爲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古今談論卷之九

十一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之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也然矣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舉勝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趙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古今談論卷之九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推轂而不能鈍欲爲果銳
而不能逮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一表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古今談論卷之九

十二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
不可及也美者如

古今談論卷之九

十一

魏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
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
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
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
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古今談論卷之九

十二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陳布必不出
于止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徒不知用其所
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
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
董卓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
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
世而不能一蓋嘗談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

荆州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獨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
 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
 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退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
 其功豈爲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
 長于料人之過歟

古今談論卷之九

世

晉論

蘇轍

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
 雖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咄而
 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
 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
 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欲
 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
 樂攻而無難者也

古今談論卷之九

世

隋論

薛 勣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刻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也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臨其用燕趙同其北而齊悼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

隋書卷之九

卷之九

廿六

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彼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鎬名城殺豪傑鏘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皆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拔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忍其去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湯末之手以及於大放縱於楊廣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下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彼

隋書卷之九

卷之九

廿六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共爲敗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惡者生於無歸耳。昔嘗聞之。謂之與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雖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迫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宋齊梁陳隋鑑論

顧充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班其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位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粹。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蓋剛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況勢力有所不足。而以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縱耳蕩目。千億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問有合其尺短。求其寸長。非無微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末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宋文而尚衰于末路。又况其觀觀者乎。故使宋有不納叛之隋。文帝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恭儉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仇之事。未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戮之竟。奈之何所起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蓬萊武之愚。此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棲位。齊明。蹈劉劭之迷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罔不覆。

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製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繼繼。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強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以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崇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萬，而在關中者五百萬。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衆，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同羣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

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禍，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滅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陷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暇以成敗之遠證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越縲是以蘇山未泯，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涇，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府之命。詠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服四方，然則從諫爲之一言而幾懼

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
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
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論

方孝孺

有志于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
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
功爲喜○必以無功爲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子成功
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
多好徵功于夷狄○故其家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
尤○其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
不能撥運伐亂○而未嘗遲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
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年心
于異類者○必有禍焉○婦之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
術者○多死于蹇躓○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始天道也
太宗旣平群雄○盡有海內○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壽
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繇其酋長致
之○閣下繫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
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于玄宗盡用胡人爲邊
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于
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于邊○即

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于獯胡
德光桀黠遂于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
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于
一時而流患備嘗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
始剪于武氏再覆于祿山黃巢之崔胤朱溫受之
太宗于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
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
蓋兵之害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其功
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特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
在極民而不在圖利唐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
功易無窮之禍也

一八諸論卷之九

四三

梁唐晉漢周總論

顧克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鎗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
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爲君者自賊溫之外初無
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
不元嘉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不楊隋也不及百年
天下五種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其君之失德致
然也嘗卽其顛末而觀之盜賊也而爲君溫夷八
也而爲君漢蕭蕭然卒也而爲君周太恭子也而爲
君後唐明宗有四人而三姓者唐有三君而二姓
王後周世宗

一八諸論卷之九

四六

若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
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若輩之久處乎故傳世
之久者十有七載也後其大者十有四載也後又其
次者十有二載也後其大者十有一載也後至其
盛者四載而失矣後唐曆數若遊旅承代如隙駒紛紛
然金玉已生砂磧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爲篡奪之場
世邈至此豈非天地一寒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
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
國之罪則朱三爲惡之首而舉兵入關者後唐同一逆

也○推○其○僥○倖○之○罪○則○敬○塘○爲○戮○之○應○而○奉○表○矣○
丹○者○同○一○勝○也○言○之○符○曰○舌○書○之○蓋○簡○牘○歷○世○
數○君○無○足○錄○者○故○逆○之○禍○起○于○秦○篡○劫○之○禍○兆○于○唐○
夷○狄○之○禍○慘○于○晉○強○臣○之○禍○作○于○漢○朱○李○石○劉○之○所○
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
祖○開○創○于○前○世○宗○裁○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
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
也○豈○帝○王○自○有○其○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
出○燭○火○不○容○于○不○息○乎○

日八議論卷之九

四七

讀五代史論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日嗟夫中國之有金元華哉其素廢冠履潰坊墮推衽衣冠納之腥穢卽無後論矣○諒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何如突厥柔然吐蕃同竭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聞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履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今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衝其州之民無不○
古今議論卷之九
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技比矣○教其虜雜治幽之土風物候令俗南矣○扶北技就南俗更幾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吸而食半也○元之再暖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歟○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鼎揭萬古哉○余間有欲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皇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論

王世貞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斷然家範，諒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言。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雖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卿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端端焉奉歲幣而見事契丹及二帝之比會也。與遺至南竄迹拒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壁與視再辱王庭，抑何甘志綢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

古今談錄卷之九

四九

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趣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聞而先王之遺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古今談錄卷之九

宋之九

五

女直東夷之至極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
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興之速也。天祚素而三帝
不免焉。于是犬羊之徒，歷汗中國，僞楚假齊，繼爲子
皇帝。趙氏百年故強，盡去。十五九朝，克仁之恩，一旦
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
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稷之望，而奸桎沮成。
諸將敗氣一飛，虎始真棄半壁天下，返居臨安。僅僅
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桎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

中今讀論金卷之九

五

仙監焉。諷若是也。宋實自戕，罪豈獨在金哉。自是歲
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而于吳乞買輩君之
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福及其躬，而後
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模範，講道者何限。然日視君
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聖
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入
豈至于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誤儒者誤之也。
賴天之鑒，禍流毒不與。豈謂亮三酋以次授命于其
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恭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

之警，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永冠，爲其竊據。漢
亦何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遼
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嚴，則通耳
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格和則罪貫，與
響會嚴，則罪惟供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
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嚴耳。今日曰：儲糧，明
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
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咸其處者人也。非
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闕中國事

中今讀論金卷之九

五

至大竊因故吏，猶其與滅之大故，屬而書之。命曰：金
小史。削其名號，章政略，書斥僞而拯其窮也。惟涉宋
者，雖細不棄。史固爲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
顏氏帝也。盟至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會破
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
發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吾郡林大格先生，繼三代五尚書，孫行也。其郡志
論張龍圖，謂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
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吭拊背，明說利害，抑

何壯也。及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長一統制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積于人主之心。而禍成于讒候之口矣。烏能成厥功乎。此寇忠愍岳武穆所以千載遺恨也。是故深謀遠計之士。世未嘗乏也。宋非無奇。乃有奇不能用耳。可勝嘆哉。

卷之九

古今談論全

卷之九

五

古今議論卷之十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查訂閱

師服諫封桓叔

左傳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觀今晉句侯也而建國百今議論卷之十 閩中 施有翼爾查訂閱 一

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祭仲諫封叔段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申無字諫楚子使棄疾爲蔡公曰吾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底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鄒丹在內君其少減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議封建

李斯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疏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國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古今議論卷之十 閩中 施有翼爾查訂閱 一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廷尉議是

廷尉議大是但無恩太甚宗封之法總不外賈傳疾建而少其力一語

治安策論封建

賈誼

樹國固必相疑之。就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而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歸。罷後自丞尉以上。偏罷私人。如此。有與淮南。漢北之爲邪。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通。遭骨肉之屬。而抗割之。亦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永桓之處。將不令諸侯而臣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天下室之號。以懷席之也。諸公

治安策論

卷之一

三

幸者。適爲中消。其次。屢得令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有百餘城。少者。過三四十縣。德至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議者。曰。諸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今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聞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傾此。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反。貫高因趙資則反。陳豨兵精則反。彭越用梁則反。黥布用淮南則反。又盧縮最弱

治安策論

卷之一

四

不用買生之言豈鮮

能沮

哉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往其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終漢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幾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則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叛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曹能始先生曰諸侯王反者朝廷處置之失宜并無舊臣故耳不在乎強與弱也漢文近于道術故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司馬遷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子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亭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者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

六

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難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燕會稽爲吳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據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備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比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

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休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叛諸侯或以過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陵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大牙相臨乘隙蹙地利應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遵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顯要之以仁義爲本

百八論論秦卷之一

七

六代論

李 繁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大抵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繇言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恒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憂實歸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于參視土崩唐千陵夷權其多禍取其小禍總二家之古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爲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居人有常土士衡又謂五等之國國爲已土衆皆我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要其病故爲已思制若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徒名故爲利國物又以諸侯享土受世及賜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苛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爲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

百八論論秦卷之一

七

八

遺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爲藩衛哉是知五等之制皆得桓桓獨斷自立卿相忒之則不遜惻之則怨叛陵夷逆節周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速近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遇正境土者之灾耶假小制七國則又有遜遜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雖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且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備家國之需卽未委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

古今談論卷之一 九

西漢則王氏桓桓排橫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後立于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釋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今郡縣或侵百姓相實事然而陞降黜陟在一人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嚴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桓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饒刑書如此者實繁豈所以安上之國土哉

封建論 柳宗元

堯舜禹湯之事達矣及有周而甚詳則有天下列土田而公分之說五等邦羣后公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托地降于夷王嘗禮傷導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桀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隨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夷弘者有之天子徒建空名于上得非諸侯盛強未大不掉之咎與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

古今談論卷之十 十

衛而爲之守宰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至役其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賁提編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都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視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書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帥有方伯建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堯舜禹湯之事達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及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一轉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發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欽王中肩者有之。凡伯諫甚私者有之。天下平。盤疆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粹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閭戚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郡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失。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財。其鍾挺鎡戔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當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郡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燔秦之柱狗。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國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何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築。保。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上。于。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矯。節。踰。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上。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後。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

中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袖而遷之勒兵而夷之大逆未彰蓋利浚財帑勢作威大刺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五符之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易拜之可也後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亦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斥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制之絲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傾裂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兵貽莽矣苟若卑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遠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番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版

古今談論卷之一 國勢

李侯漢世物正

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殤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入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古今談論卷之十 國勢 十四
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人生丁其明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封建變爲郡縣非自秦皇始也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當舜時固已用官吏制藩封矣秦置郡縣後難再易然宗封爵秦虞制非秦制也

曹能始先生曰湯武之誅桀紂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蓋不以天下爲私故列國諸侯從之者惟亡而固存如舊也豈如柳州之言資其克夏殷而不敢廢易乎哉柳州一篇絕好議論此段取議於先生無詞

議處王將牧地疏

謝應

臣近巡歷周原內理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備護衛千戶所見在軍官七百四十有奇除節年抽選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 楚府牧養歲費俸糧幾三千隨查該所建設營給緣因頃歲牧數日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 王府州衛并無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斗箇城三百餘里中雖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爲牧田大約荒熟不下二萬餘石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官一員經牧馬千匹羊四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款此外別無科差亦無草牧等因 臣惟 國初並邊諸王多有羣牧蓋 王皆提兵兵必養馬故其撥場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懸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周原未並邊乃邊設一所于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草牧乃尚被數百以羣牧之虛名此于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收者不過四五百金至

千科差輕省禁網疎濶則爲奸宄之所保者又不知其幾百千計也此于利害又不相權矣夫國家捐數百里之地以爲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卒將以展親而其寶乃爲蛇咽膏脂將以考牧而其寶乃爲通逃淵藪此豈聖祖錫予之意又豈楚王節度之宜哉况觀海刺都地方接連諸虜密邇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衝在武昌所在海刺楚之制馭議察甚難卽今該鎮亦常緝此地分布秋冬兩防然封城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之恐

按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境蓋其封壤內交驍臣

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六科十三道諫臣皆執奏不可予武皇曰朕念親親其予之勿距大學士楊公廷和當草制念草制恐貽後虞不草恐忤帝怒遂引疾不視事學士蔣公冕亦繼去梁太傅文康公儲曰如昔引疾孰與事君武皇促制公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令此士弗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好人誘爲不軌將不利宗社今王祈請篤庶念親親其予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任人誘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武皇覽制驚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

宗藩議

申時行

夫衆建夷庶以屏王室大業使食租衣稅世世勿絕
大恩也載在祖訓畫一而守之久矣今更制易別
有紛紛亂約束之議以義斷恩則有別疏骨肉之罪
恐而坐視則盜耗愈甚卒有土崩之憂僅而補綴則
苟幸旦夕不救衝決之禍故雖計臣謀士莫爲破盈
庭之言而建必然之畫者難之也雖然釋今弗圖則
後世之難且千百此矣漢初諸侯王置吏握兵同制
天子其患在強大而不掉自武帝推恩分王則宗室
古今議論宗卷之十一
子弟莫不受地矣然王之庶子間爲列侯侯之庶子
絕無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爲民而復仕于朝者自
是而後無諸侯王之患亦無養宗室之費其經綸定
也唐之末也帝裔王支流播民間其患在離渙而不
屬自宋養之京師則五葉之後驟然頽歟其後雖
親疎之等明親序之法和免以下不復賜名教宗之
院散居郡邑故宋雖費于前而大省于後其救弊早
也由是言之勢有所必極極則必通恩有所必窮窮
則必廢茲非具明驗耶

高皇帝神武開基創建宗子以強本朝明神睦之誼
以先天王然是時宗室之衆無幾可按籍而數也今
二百餘年屬籍者四萬而存者二萬八千五百有
奇以祿計之不下八九百萬設一傳再傳而後其生
齒什倍其祿又當什倍此勢之所必極而恩之所必
窮也故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則國益病裁宗室
之祿以紓國計則宗室亦益病何者今賦賦非減而
積貯非盈也乃水旱爲災迄無寧歲諸邊轉餉未見
休時財力亦甚誦矣加以宗室之祿日引月長則賦
安得不竭而國安得不病且宗室至貴倨也又非人
人能謀生也今祿既益微綱亦少密繫已困矣而有
司奉行條制一切以法繩之令搖手觸禁資身無策
則宗室亦極病已愚以爲祖訓至嚴而善報
聖祖之意則猶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
則所以親親也何以言之國初親王歲祿五萬他
賜予甚盛不數歲而盡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
代諸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耳夫莫富于海內莫親
于天子之子不加賦而奪之祿者以爲寧儉宗室而

省此恩數之當議者也。如是則可以清靈耗之原。紅
特哺之。國上無失。聖祖之至意而下能通乎宗室
之情。大較若此矣。

病民病宗室。此二病者。王介州已痛言之。而措處
周詳。未有過文定公所條三策之慮者。也。其曰
寬恤宗室。而不可以耗國計。疲民力。似非宗人所
喜。孰知此語正所以爲宗室計。萬年之安乎。

榮俱諫去群公子

左傳

昭公將去群公子。榮俱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奪。各焉
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
貳。若之何。去之不聽。機乘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諸瑞王婚禮疏

董應舉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商體親心。國家之禮多繇于倫理。失敘。臣伏觀皇上之子。皇太后哀痛悲思。歷歲踰時。心不改慕。外與天下臣民姑從以日易月之規。內持服制。至久不渝。此從古帝王所未有也。皇上之孝。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願臣念之。皇太后之愛子孫。欲其本支百世。雖鼎蕃昌至明也。皇太后之望。陛下亦欲其一視諸王。早遂室家。以開子世萬世之祥至殷也。今陛下于福王則愛不以

今議各論各卷之一

道。許娶三省而不顧于瑞王。惠王。桂王。則略不以時或踰期而不選。或年至二十五而不能有其一室。豈皇太后意哉。若以內庭守制嘉禮可緩。則諸王之服制至二月而已滿矣。若于外間所疑。陛下不欲諸王與福王比。然亦何至垂其室家之常願。頓令懸殊如此乎。且婚姻時則生育。迷文。庶蕃。則磐石固。庶民之子。未有二十不婚者。人皆欲子孫之多。陛下似欲子孫之少。人皆美帝王之子孫。諸王親屬。陛下子而室家之願不及庶人。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夫人年及則欲實易。開情難。則疾病易感。况諸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無師傅以肅其心。無詩書以移其意。而年過婚期。鬱而不遂。萬一獲視不謹。或有纖芥之過。上聞不知。陛下何以處之。卽不然。鬱而成疾。感而傷心。陛下骨肉天性。獨能忍然而已乎。臣觀從古國家福亂。惟關於倫常者。不救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者。皆有不可言之禍。願陛下少垂聖思。皇太后愛子受孫之心。思人情室家咸有之。願爲瑞王成婚。爲惠王。桂王。選婚。用肇福祥。約制福府員役。無駁四方以增過舉。則倫理正而谷惠消。子孫千億。皇上之福。且與天地並無窮矣。宦之過隆。與待之過薄。皆有不可言之禍。此最識微之論。故特采樂豫。及此篇以救裁抑之過云。

今議各論各卷之一

卷之十

古今議論參卷十一

林德謙采公纂輯

聞中施有翼爾喬訂閱

宿衛

鄭伯謙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廊衛而兵衛廊衛則皆統于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于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于司馬司隸之隸何以

掌于司寇司寇猶有可議者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

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于太宰而散于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于太宰耳必散于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于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勢以朔門羽林等爲官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官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

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較之兵以中壘蓋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較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効劉屈氂登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殿乃南軍制北軍之効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內庭宿衛無

不預者而獨宿衛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忽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耳故嘗因是而攷之凡周人宿衛之制莫不稽其功緒而料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裳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爲惡以亂中官之政令官正均奸

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與備王之顧問應對者。無非直諫多聞之士。其養凡係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聲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縱詭譎之人。得以廁迹于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後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日役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

百八議論卷八

卷一

四

祀而立堂垂執。劉欽而止戈。外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官正官伯之意。區區之曹荷大與受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道藝猶未有嫺于官正官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猶有古意。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于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者爲之。故當時諸官之亂。滕公除官左右執戟不肖去。代王入未

央官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効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冷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于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又隸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于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伏飛羽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承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馬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也。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于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寶武謀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

百八議論卷八

卷一

四

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馬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官衛。且關帶刀變小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官中及京師之巡警。唐祚凡兩衛及外府伏飛番士者皆屬焉。而文武于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官正官伯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不可以無司隸。有官正官伯與夫虎賁司

裁之屬不可以無太宰以統之
兵法兵制六節周禮統稱敵手

宿衛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昔太祖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繼閭閻
不遑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
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
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
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時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
以爲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
臣亦不憂其叛然熟視殺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
制伏其下則軍位開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
自繇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離屏左
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
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
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
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通欲
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
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
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
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爾無猜疑上
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兵于是以
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
鐸爲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爲江寧節度使張彥徽爲
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養甚厚唯石守信居
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宿衛

丘宗澤

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
夫議郎謂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于其
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衛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
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
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應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典
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裁領禁者自
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
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
宦官之應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
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
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
矣唐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
討處置等使翰林院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
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
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
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恐今後代相傳
聞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宋神宗元豐中

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
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請執政執政王珪
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卿班及李留後無面顧之
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
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
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先是景祐中西鄙用兵大
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公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知押班
乞罷軍士大夫鼎公有謀陳寶之禍皆謀之不足
也

古今談論

卷十一

九

藩鎮

林 期

藩鎮之爲唐患也尚矣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
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于乾元平盧
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因也方太宗平定之後
既分天下爲十道而于軍鎮賦戌之兵置使處之總
之以都督此其爲藩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矣且
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者而在
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
于衛將軍此何足以保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
河北一道則折而爲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
折而爲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
曰守使曰城曰鎮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
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
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
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應湯解鼓掃境
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境而方鎮之根
形矣嗚呼易建封而爲藩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
史而置州牧議者料其必交爭太宗何不鑑其覆轍

耶故曰其根萌于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
卽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爲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
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既平達宇軒轅
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
安河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基布大者連州十餘小
者毋慮三四成貶難削之形致輜車相依之勢使
人視之若羌戎然此節度之各立而方鎮之勢成矣
嗚呼劉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
而變哉已不在它時何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
其勢成于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
遑帥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
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
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雜事之最大者而走一介之
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就有不可爲哉士卒得
以俸餼俾偏得度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
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潮起矣嗚呼賞罰
不出乎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于漢
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

禍見于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
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黠虜耳重欲虐民亦何
能爲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
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加平章增以雁門之封重
以天雄之號州爲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以過乎
頃亦一點虜耳黠貨淫刑果何能爲而德宗惟恐少
拂其意愛惡子奪惟意是徇既奏元洪流贛州矣而
復請輕之改爲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
梅之留爲判官其縱之不以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
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縣代姑息之過
也至憲宗削平諸藩方有泰阿出匣之狀而軍士有
犯上之罪以天子尤命廢之何不可者而乃給之以
賞賈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
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
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
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其心不生于假
王之時而生于垂簾之僞遂寶融之內附不畏漢兵
之強而畏河西之聖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

可以使人之說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
三百年相終始也。

今說論卷一 國考 十三

藩鎮

曾承芳

立國之道莫先懷根本之慮。明輕重之權。決制置之
機。不得其慮。則因循。或至於養禍。不得其權。則倒持。
或至於生災。不得其機。則偏廢。或至於釀亂。若此者。
是非所以抑奪強大。削平僭亂。統一內外。維持上下。
也。明主則深根固本。有慮。居重。取輕。有權。制。服。處置。
有機。慮發於未萌。權抑於方動。機裁於既發。是以防
微杜漸。傷大。高難。彙孽。不作。而專恣無歸也。愚竊唐
紀嘗美唐自太宗。泰。酌。西。魏。周。隋。而府兵之制遂為
一代良法。今觀其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
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在京師者。殆五
百。則所以明輕重者。至矣。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
果毅。各有定序。則所以固根本者。至矣。四方有警。則
命將以出。天下無事。則放兵居內。則所以一制置者。
至矣。迨府兵法壞。而藩鎮之禍遂興。唐終焉焉。考之
開元十道。置使。過於邊陲。而國家無強大之勢。節度
之職。盡用胡人。而祿山有肆掠之漸。傳及至德。則將
帥節制。獨之行。伍不問貴否。惟其所請。河東得以殺

鄭景仙而立辛雲京也。絳州得以殺李嗣瑨而推王
 元振也。行營得以殺蕭非而推白孝德也。李懷王得
 以殺王志玄之子而推侯希逸也。吾不意府兵之壞
 至於如此。與元嗣之則李希烈得以自帝。田悅未洎
 李納王武俊得以自王。掌握在手。一不如志。則相顧
 而走。傳及長慶。則朱克融縱於盧龍。王庭奉檄於魏
 博。史憲誠振於成德。方命自立。天子若綴旒。然吾不
 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盛傳國之則李昌國自稱大
 同節度。王建自稱西川留後。董昌自稱於石鏡。李克
 用專殺乎文楚嗣是耶。宣則號靖難者王行瑜而殺
 丞相李鄴者亦行瑜。稱費岐者李茂貞而追犯京師
 者亦茂貞。表李鳳翔者朱全忠而授手於竇武彥者
 亦全忠。吾不意府兵之壞至於如此。積弱之後。將推
 之大壞。極亂而無所紀極矣。然而踪跡未敗之先。豈
 無可制之跡。吾觀元和中有名將殺而職未加重。景
 雲之際。推轂擊專而影響可反。開元之前。文武迭用。官
 無久任。職無遲授。權無專傾。貞觀故事。循有存者是
 藩鎮之可制者一也。唐德之時。安定割平。河北賓服

子儀一用諸侯奉法是藩鎮之可制者二也。德宗初政慷慨發憤罷却貢獻。滿青威動。頒賜錢帛正已。養服太平之治。將謂可見是藩鎮之可制者三也。憲宗卽位。平劉闢於西川。平李錡於鎮海。楊惠徽。吳州。則平之。吳元。渚。握。淮。蔡。則平之。王承宗以德棣。獻程權以陰景。獻李師道以沂密。海。獻烏重胤之在橫海。又以支那。屬刺史是藩鎮之可制者四也。武宗用德裕之言。遣重臣往諭河朔。命以出兵。靡以厚賞。王元建何弘敬。張仲誠之鎮。素稱跋扈者。激厲爭遣李回宣百八議論。余

鎮諸州。僕固懷恩得以意而授節鎮。養寇自封。河北再失。此則代宗不能居重馭輕以生災也。淮朔既誅。爲懷宗者宜分其地以恢舊宇矣。乃謂天下已平。從蕭悅之請。卽銷兵。棄甲溺於宴安。而崔寶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克祿之亂。河北三失。雖有武宗明聖。無補僉昭之不道。此則懷宗不能制服處置以釀亂也。況謀臣策士披露譏諤。指陳時弊。類多可用。在安史未叛時。則有張九齡之諫。仙客批嶽山也。而發說林甫募長兵杜邊障之說已入矣。在安史既

卷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唐之藩鎮與唐終始。唐者豈藩鎮哉。非露之變。則師尹失權。擊寇之起。則元首弗導。開州之駕行。則腹心無寄。李之朋分。則羣僚首禍。朝廷之內。可憂何限。而何暇於藩鎮哉。是以推本而論之。人皆曰。開元十三年。命將從宿衛爲亂之始。吾則曰。開元二十四年。用李林甫爲亂之始。人皆曰。天寶三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爲亂之階。吾則曰。開元二年。以高力士爲右監爲亂之階。智者觀事。未見自知所從來之漸云。

卷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圖書編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鎗柝之內
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
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
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
內兵而封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
溫舉兵內向蓋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于內
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
竊據一方而唐之上宇裂千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
亡人亡論余

所謂寇讐者非長然而近也皆不能地隔於寇
彼張聲劉岳之徒亦多是割平內寇撫定東甬耳
遇後黃匪倣創逆縱有外侮不能補過撫倣倣
屈孔謙和之石象以孤寡安之空之計復懷休
貴之于漢也賈似道之于魯者歟其科算宋金
自謂于是黃輿放潤者非民也庸宋受將地既
夫者亦非民也管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于民故兵
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
軍國之敗總始息苛且四字盡之

此葉北大配補

論禁兵之衰

段秀實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顧少留意

古今議論叢卷之十二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函書訂閱

尹氏太師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替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室我師弗躬弗

千古

親庶民弗信弗調弗仕勿問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

茹瑣瑣姻亞則無聽仕昊天不儲降此鞠誨昊天不

患降此大戾君子如仇俾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我恥四方蹙蹙靡所聘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

旣憚如相隣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

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詭爾心以畜萬邦

尹氏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

卿是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
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實則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
授之柄黨與既聚威福下移大姦根謀而莫除人
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

古今議論叢卷之十二

此有
所指不
是設法

蜀人注
口即水
得機底

皇父卿士

十月之交期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赫赫雷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率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濟莫懲○皇父卿士○
蒼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趨馬○
綢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
作不卽我謀○微我瑞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

詩小雅詩卷一 二 周勢

矣皇父孔聖○作都于何○將三有事○豆侯多藏○不整遺○
一老俾守我王○釋有車馬○以居徂向○尾德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讓口○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告○
昔○惟職競錄○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
居○憂人莫不遘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

四章皆句○說皇父卿士○結以配妻煽方處○蓋古今○
大臣爲奸○未有不遷內寵爲主針者也○戰國策客○
諫趙王親建信君曰○王知所謂乘棄乎○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慢愛○謫了此皆能乘王○
所欲於正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獨過○
于外矣○及日月暈于外○其誠在于內○簡其○
禍在于所愛○

詩小雅詩卷一 二 周勢

任腹心之臣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經是以有民有君。有臣而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獨而知矣。舉臣知之可也。曰權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比機不若後世之詐。故

古今法法論卷一 二國勢

五

管仲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苗湯有桀。尹武王有太公望。下而至子桓文。有管仲狐偃。則間有伍員公孫有范蠡。大夫社高祖之起也。人將任信。信而彰。越轉將任。貴參贊。噲嚳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鄒生陸賈。權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敖二人。唐太宗之臣。多濟才而安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遇曰房。利太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成。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

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之賊也。有腹心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陽謀也。無腹心之臣。則不濟。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無機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穿設陷。穿而不知以物覆其上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美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燕安。細文所謂子沙。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

古今法法論卷一 二國勢

六

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不為災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如島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察之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指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介之壬。必有濟友。以開

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專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專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處天下之變。若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入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生人殺人桐宮伊尹負展周公可饒爲之。柳子與

八日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三代以

下爲伊尹之事者多而有其志者少即木朝名

德勛庸不乏而胡惟庸以後如分宜江陵間有之

愚是以特采尹氏皇父等用章鑒戒而不放易舉

伊周也

論霍光

近 薄

君元首也幸相則君之股肱全體也人君平時則賴以佐治輔德不幸而至少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萬世不易之經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主威權已出之日猶之可也一旦禍福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之武臣宰相曾不與聞自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待國柄世世不易以至千潛移國柄其禍蓋兆于此歟

八日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三代以

秦楊素疏

劉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過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
誠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自
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奸臣佞士有漸而來
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篡之于易世卒殄漢祚終陳
晉祚使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
也

初嚴嵩營逆十大罪疏

楊繼盛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患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
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
者嚴嵩罪惡餘孽詩沈鍊王宗茂嘗劾之矣臣今再
以嚴嵩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
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府
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
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後代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死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
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
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壞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
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
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擅票本之權遂竊威福之
具如皇上用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
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不親附

于我故票本罷之也。皇上有過，人皆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上聞之，人皆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報之也。」是謂竊。皇上以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咸謂之惠甚于威。皇上之恩畏，竊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賊竊之心，將不日大且肆乎。此竊。皇上之大德，二大罪也。若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竊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于世蕃傳于人口。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推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勅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善疏」，誠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蓋由彼之奏置主。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竊。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今尚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乃令于世蕃代票世蕃却文，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輩會票，擬結成府黨亂政，蓋票本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清朝先知及。皇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

合符矣。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察議，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當爲輔臣乃爲聖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其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任歐陽必達爲兩廣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鄭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厥罪合先將長孫教忠、忠月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獲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獻部，教忠告病乃令次孫嚴爲製善稿，又告并前教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夫教忠嚴稿皆世蕃子也。隨仕參將未開一日，離家至軍門，孔臭孩童亦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是謂陞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家，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連賊化等竊兵甘肅爲事，華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朝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驚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營，月哈丹見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是勾虜背逆者，覺也而受賄引用，覺若則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隱
之則在。臣被其中傷。而害者又何可勝數。則
類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此專黜勝之
大禍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提于嵩而
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
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
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賄爲事。得官納賄
于嵩不得不納賄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遷
方爲其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盡取于百姓所以
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人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
害甚恨滿道含冤無伸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
在賊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亂者係
天下之治亂自嵩爲輔臣詭譎以欺乎。上貪汙以
率其下通賄惡惡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若魏
相者輩廉如伯夷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回滯巧
竊疑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
爲練事。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說此天下所

臣人議語卷一

卷一 二 國書

一三

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隱
之則在。臣被其中傷。而害者又何可勝數。則
類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此專黜勝之
大禍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提于嵩而
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
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
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賄爲事。得官納賄
于嵩不得不納賄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遷
方爲其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盡取于百姓所以
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人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
害甚恨滿道含冤無伸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
在賊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亂者係
天下之治亂自嵩爲輔臣詭譎以欺乎。上貪汙以
率其下通賄惡惡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若魏
相者輩廉如伯夷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回滯巧
竊疑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
爲練事。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說此天下所

以皆尚乎。此康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尚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若開闢者何。豈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皆出于至誠。朕萬事。皇上之奸。又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一切先用實賄結交情。熱故。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遠天。敬獻之聲。遊觀燕樂之。嵩以聖意所愛。惜舉措。皆預知。故得遂逢迎之巧。

古今談論卷一

七

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賄嵩之問。謀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塞天下之言。語。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事少有于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閣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彌縫。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奸。彌縫。周容所畏者。嚴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

藩將嚴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人。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揭發。露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此其奸三也。嚴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慢圖。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廉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謂其

古今談論卷一

八

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惜。則啖之。舉。勅。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龍絡停官。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連環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類此

五奸以彌縫之。敵破五奸則其十罪立見矣。噫。嵩握重權。諸臣從吏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深知。宜深砥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懼嵩之毒。凡事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千。皇上不可謂不負矣。階爲大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嵩之惡。一若不能知。又若不能去者。此不過姑曲全大臣體面。以待彼之自壞耳。不知嵩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剝愛一賊。臣願悉百萬生之塗炭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諱以勿畏嵩威。如果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不除哉。篇中如賊嵩誤丁汝愛大辟等事。稍從纂摘。讀者病之。愚竊以汝愛不拚身殺賊。乃問計于嵩。卽便當斬而賊嵩恐于誤國。誤君。又何有汝愛碌碌一賊臣也。凡如此類。愚罔爭其重輕耳。

古今議論彙卷十三

林德謀宋公纂輯
關中施有翼爾奮訂閱

外戚論

瞿景淳

三代以前禮教興行宮闈嚴肅母后無臨朝之制戚里無干政之權賜賞封拜未聞也周宣王時申伯封謝雖曰王之元舅蓋南土是保而非以母后之故封之也至秦昭王辛后攝政魏冉以母弟用事封爲穰侯外戚封侯實自此始漢興襲秦之謬高帝封呂后

古今議論彙卷十三

一

父爲侯兄澤弟釋之則相從征伐者耳孝文侯其母弟勃昭而竇廣國輩乃以爲終藩擇師傳教之尚未封也孝景立封竇族及王后之兄信馬他族猶未封也孝武時乃封母后異弟田蚡爲侯衛后弟青卿子霍去病皆爲將軍焉恩始濫矣元成以後王氏世封列侯居位輔政國柄更持卒成新室之禍光武中興樊陰二氏封侯者數人而宏理之賢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孝章在位欲侯舅氏明德馬后止之竟受封爵歸第此雖后族之賢而鑒前代愆多矣至竇憲父子

古今議論彙卷十三

二

兄弟充滿朝廷梁冀一門貴盛專擅威權幾成王氏之變可勝憾哉唐以太宗爲君長孫爲后防貴幸蒙實養貞觀時內里無敗族高中相繼柄移私豔玄宗天寶以後委政妃宗階召反虜以至武韋諸族一旦同覆穉氏受戮噫類不遺孰爲之也宋之家法頗嚴外戚皆不預政而母后多賢深自裁抑怙勢犯法繩以重刑若杜審韋曹佺以畏慎寡過自保厥終而王繼勳之豪傑縱在太祖且奪削之矣他尚奚恤哉是以趙氏終三百年卒無外戚之禍也嗚呼爲外戚者何樂而不爲自善之計爲母后者何惜而不爲門戶謀爲人君者何取於日前之寵愛而不爲戚里久遠圖哉必也賜之有節封之有制不過寵以驕之救其權抑其勢無假借以長其僭倖之心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如孝明帝處馬廖可也魯念謹厚不用爲相如孝景帝處竇嬰可也如其放縱不法如文帝處薄昭宋太祖處王繼勳亦可也若王氏赤族梁竇華楊之誅則無補矣爲母后者恩厚戚屬保全始終爲文景武太后及孝成后幸矣無已則爲馬后之謂止封爵

與無已則爲孽后之開第教學爲外戚者辭避榮寵
如馬房之辭位以特進就第其最也自處謙抑如寶
廣國不敢以富貴驕人其次也榮祿自效策名立勳
如衛霍之征伐匈奴又其次也寧爲不榮外官之郭
崇仁母爲寡妾之田蚡受遺諫諍之長孫無忌可法
而許逆之上官榮之不可法也

按洪武中上遣封外王父陳氏爲楊王立廟京師
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宋濂謂袞冕惟祭天地宗
廟用之餘當降禮不可服在永樂中駙馬梅殷畜

日公談論卷一三

養亡命陳瑛乞正其罪在景泰中都督汪全恃威
晚奪民田朱英劾之歸田于民至天監間外戚
孫氏爲其宗親求恩澤上謂李賢曰孫氏有何恩
于國家濫受賞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典
吾不能赦此固英廟賢明是則張太后裁制之力
也又成化五年錦衣指揮周或劾聖夫人劉氏求
田庄數百頃給事中李森上言畿內之地有限威
晚之欲無厭一旦奪之小民何以爲生也弘治中
外戚張氏欲徇民田尚書周經謂朝廷符外戚過

于宗親恐生變故主事李夢陽上言謂陛下至親
其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
侯今上陵下迫勢將必潰一旦法行陛下難以
保全宜及今慎其防閑亦杜漸萌芽之道也愚歷
按國朝禮遇外戚雖隆而例不洎事故凡姻婭
帝室皆持善保祿位不失今

秦王論三寶

范 驥

應侯謂秦王曰亦聞恒思有神靈與恒思有得少年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請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
 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請其神三日叢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倍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左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為臂臂大為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氣而
 迺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氣類必裂今秦國
 幸陽用之獲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強為

古今議論卷十三

則勢

五

器則已稱強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水實繁者枝必
 枝枝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聞者危其主
 以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
 國之人者乎國事則見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
 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
 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
 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
 諸侯而符布天下孫大國之勢強徵兵代諸侯戰勝
 攻取利盡歸於兩國之帶帛端入太后之家境內之

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
 賢竭國以自安然則今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母分是
 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古今議論卷十三

宋一三

六

極諫外家封事 上 孝成帝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泰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
其君光孫林父害驪出其君衍弑其君劉季氏八偷
算於庭三家者以雍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
尹氏弑朝李河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達年乃定故
終日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古今談論卷 第十三 周 七

以爲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丁失位道所
致也書曰臣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四子而門孔子
曰祿去公安或速大大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
涇陽策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
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顛覆危難之計而秦
後有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閔樂
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新代也漢興諸
呂無道擅相專王呂產呂祿廢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衆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

氏賴忠正大臣終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
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之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
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
五侯七貴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害治身
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宛執樞機朋黨比周稱榮
者登進滯滯者誅傷游談者勝之說執政者爲之言
排擠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古今談論卷 第十三 周 八

熊王蓋王以疑上心避諱伊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
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
秦漢外戚借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恭儉侯
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枌
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
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
枌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繼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察明詔吐德育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惠外家之福也。

論竇氏賓客

第五倫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威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累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家世飄山聚散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浼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談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士大夫不可不讀

論霍氏封事

張敞

聞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
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怠功德而朝臣爲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林德謀宋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
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
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
日門人聞之趨而至述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

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一

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能汝其故天下有
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二日行僻
而堅三日言偽而辯四日詭譎而博五日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
者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
傾衆榮衆其蘊蘊足以逐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
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閔公誅
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鄆析凡此七

子皆異世而同心者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羣小
人成羣斯足憂矣

古今議論參卷十四

二

公好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好成好者有數端。一曰在爵祿。何謂爵祿。曰貴夫人愛童子便辭好色。此火主之所好也。計于無處之成辭。飽之聘而求其所欲。此公卿之所好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成其主。此之謂同祿。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也。此皆俱選俱退。俱應俱對。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

韓非子

卷一 四國

三

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職。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富室。臺池好饒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富室。臺池重賦。欲以饒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

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設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非若勸譽也。以塞其主而成其所。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國事其官。談希于聽。論易於辨。說為大臣者。求諸侯之權。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權。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舉百姓。為威。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八曰四方。何謂四方。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大則兵弱。則畏強。其大國之所素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飲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謂其君甚者。舉兵以乘遠境。而制欲于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威。奸世主。所以塞其大。其所有也。

韓非子

卷一 四國

四

論人君審好雄之情

蘇轍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之情。不先朝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文將窮言其情。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爲志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于西。將取其右而擊之于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閒適。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欲能取其機而君之。古之議論。卷一。四。圖。六。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取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惡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穀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可以有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可

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奸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惡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說。則事不可成。故古之奸雄。刻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瓊瑋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進。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欲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于無欲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大禹鼎。照。妖。鏡。光明。燭。

辨奸論

蘇老泉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
若月臺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幾與天地○
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
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

古今議論卷

卷十四 國朝

七

不才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
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各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
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

大德性
公絕書

衣食大麗之食○四首美而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豎刀易牙○開方○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此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

王露云○介甫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
古今議論卷 卷十四 國朝 七

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於之舉○嘆茹其與梁武帝○
窮兵嗜殺○而以麀代犧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
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
辛苦區區活數魚○此亦可見其大奸○惡處○愚竊以○
此非其奸○乃其奸之盡處○分香買履○雖鬼絃藏頭○
誰同然其氣實已索然○

杜欽谷示

鍾惺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悲曰。君休矣。吾且思之。則王氏專恣。漢非遂不知也。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代之。蓋以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故也。於是人主盡徵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閑掩其目。以制漢之敵。嗚呼。若欽永者。真千古小人奸媚之尤者也。此等眼目。直踞高閣。

古今談論金

卷十四 國朝

荀彧

鍾惺

甚矣荀彧之意。後而勝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覩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東。此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處畧同。或首登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欽諱之者何也。

古今談論金

卷十四 國朝

一

蓋或有用世之才之志。合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爲漢臣。此或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乎先後。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或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卽以愚或而取其資。或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

當爲滿致正有爲曹之寶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其
矣哉之意後顧勞也
秘文諸之類者皆不必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于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
會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
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好至此蓋矣故
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曹操之微意也遺
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
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
子嗣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
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
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焉之是
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
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平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處皆可傳聞何必此時
亦何至此時抑操實遺之而亦欺之耶不則自身
不曾做得說亦又何用欺

趙普

楊慎

宋之多奸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又○遠○多○陳○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謂○其○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知○五○代○之○弊○長○難○苟○安○玩○時○燭○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李○林○甫○欲○杜○絕○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遂○請○用○

古今談叢

卷一 四 周勢

十三

普將代漢將自是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向唐宰相云此與普皆所謂一言喪邦者悲夫

古今議論卷十五

林忠謀朱公

侯幸傳贊

班固

班固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嗣通說而喪三傷其得不幸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售誅矣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章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殺豎牛奔仲叔孫辛邱伯殺季昭公逐費忌內女楚建走宰

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跡疎遠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孟堅贊中第一文字

五代伶官傳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
將終也以三矢勅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
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吾以歸梁此三者
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矢
以絀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于
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文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
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
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叛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愆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杰
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千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
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

豈猥伶人一語一篇可省數十篇矣。抑薛岳山人
人物斷云余觀宋朝以長壽人不禍其國則禍其身
女司馬君長言加四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亦何
貴玉遇合哉。此左即所以知子長爲有激之言
也。

佞幸傳

脫脫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
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王
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佞幸者一投其
機。爲思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舉城以求孤濯。祗
以素履亦曰殆哉。宋世中村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
也。大家有彌德趙趙贊。孝宗有曾龍龍大淵。二君固
不可謂非剛明之王也。

史佞倖皆有傳。班傳外特采此。以此篇不說庸暗。

却說剛明。蓋此輩所移弄。正在剛明。孔之所以惡
履邦孟之所以畏不祥。皆大夫所以致嚴于宮。霸
晉穆伯所以遲回于賞佞也。

議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

母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與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身得額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畀之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設于微妾建立非宜

古今議論卷

卷十五

國事

以廣借驛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宣宗不假羅程以法

唐書

宣宗時敕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談諧願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汝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崇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古今議論卷

卷十五

六

議王毛仲舉

齊 辯

開府王毛仲○免龍武將軍○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
所信任無言不從○故比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
使○吏部侍郎齊肅來問言○王明皇曰○福順與禁兵不
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好不早爲之恐
後成患

古今談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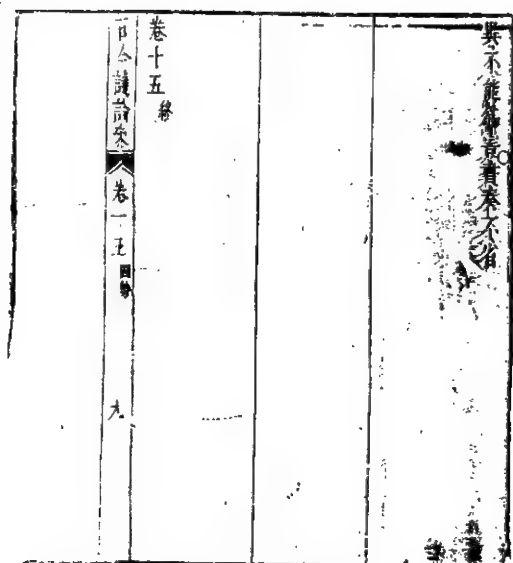
卷十五

七

論伯榮封事

陳 忠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常侍伯榮往來甘陵○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調陳忠上疏陛下
以不得親奉○幸德皇園廟○此遣中使致敬○甘陵未軒
薪馬相望○道路可謂幸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賦
權○倉囷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
儀禮上僭○伴于人主○長吏惶怖○謹責成邪○詔自蠶登
人修道結理○亭傳身設○備衛敬投○無度老弱相隨○動
有萬計○賂遺儀從人數百疋○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
間詎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環
爲伯榮屬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除其然也○昔
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坤之位○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鑠萬機○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滙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請崇之
詩○公卿大夫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
鳳宮商之謀○若國政一歸帝命○王事每決于已○則下
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常則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



古今議論卷十六

林德謙宋公慕卿
閣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求直言極諫對

劉 貴

臣以爲陛下之所應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請聖慮宜先及之奈何以襄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權朝廷勢傾海內華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益薰熾奸

今議論卷十六

上

生惟難臣恐曹節侯覽後生于今日矣今忠賢無廢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前皇帝不得正其終後陛下不得正其始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今公卿大夫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鉅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思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威愷然後盡其辭沃耳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詔七十餘其心甚謹其得甚寡然綱紀日紊

國祚貽衰姦臣強聚元日問者以其不能釋賢明而任之失其機柄也李隆基李隆基之除屏棄御之臣制使慶道有之以後門戶掃除之後戒其所宜戒而憂其所宜憂論君子不可不亮也哀之或謂時考官湯宿等見貴策青敷服而畏不敢取李鄴懸憤曰劉貴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乞回所授以旌資直不報今勿論劉之血口世間所無劉李之薄而皮亦何可多得耶

古今議論卷十六

二

論歷代官制

周以家宰統關寺。漢初以丞相監官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侯幸與政。唐令中入典兵。于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流源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漢之制。關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號。內亦臣西人。正內五人。一以大眾率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卑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然周人接必之學。大抵源流于此。漢初猶有古意。宰相得監官中。如郎中令禁關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

宰相可畏。節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東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不取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言其惡。則宰相雖無禁日之權。而宰相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宰相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

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其權歸之矣。蓋權歸之則實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性。射敵備。亂在官禁。夫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朋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興。不但刑府之流。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盧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傾于外朝矣。夫宦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閹腐房闈之任。曹節王甫無所畏忌。竇武陳蕃謀殺頭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事義兵以除之。漢于是

危矣。夫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承原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理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于南衙。樞密之權。甚于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樞密因疏。猶元源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值大帥。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移不得。始籍李全忠以族之。唐于是不可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權虛。位以

在上無後向時總領九卿之職清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以尊統卑之意所以於威服附也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慈五季之弊不典兵不預政于孫守之承爲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官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然不特此也張守忠以役夫弊于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以交結中外而請筠州是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輩曰選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不輕進其官也觀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內得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誦爲樞使不除內侍留後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壓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常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竄之節度之求柔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諫詞劉敞不撰惟簡諫詞蘇轍封還足給合後

古今談論集

卷十六

五

得暇也嗟夫以羣臣薰灼之流既受察于樞密丞相復受察于臺諫給舍祖宗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聽廢置募兵用師救于其口威福柄全出于其手而祖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用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知多堂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朝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遑勞問之至使開者爲之憂懼豈不有秦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反不若士閭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于外以典兵爲常梁師成擅文柄于內以預政爲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固蔡京王輔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古今談論集

卷十一

六

馬貴與曰將相者天下之大權所自出也漢以爲

端管中書樞要是宜得以竊相之柄也唐使駱賓

得以觀軍容是官得以竊將之柄也兵刑者人之大權所自立也漢自相重以來有貴門北

是官者得以專刑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

是官者得以專兵也勢焉得不趨於亡哉

公五代官者傳論自古官者禍人之國其初以

小書中人之意小信國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

之待其已信然後權以禍福而把持之蓋人主之

勢已孤則其權禍之心且益變而所以把持之者

日益牢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遂使人主以

為賢雖有聖智亦不能為之謀故其大者以亡國

而次者亦以亡身嗚呼以此為戒而人主猶有得

離內人以振亂下

進官王振罪狀紀

汪道昆

正統己丑七月朔也洗大舉寇太同兵失利王

振不與大臣謀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

從欽天監正彭德清斥違日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

有誤與陷乘與手革莽譁其各耶學士曹鼐曰臣

子固不足惜王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言曰

縱有此亦天命也竟執止行八月辛酉至土木武師

敗績車駕北狩振雖寸臂赤族矣足贖國辱君之

罪哉先是張太后與閣臣政三楊輔弼事皆處分政

治清明及太后薨張太后楊榮已進士奇堅臥不出楊薄

孤立無朋於是政權悉歸王振同一閹武也王振得

以三級遷紀廣至子健以江杯旁井原冠履何倒置

耶均一軍謀也王楊擬以因公坐虎王振乃以計品

降調政柄何旁耶而戰特講劉球繫大理沙卿莊

瑄囚御史范雲楊球十常侍之威權不始於此矣

時慶川之叛朝議以遠夷不足較王驥阿振意於臺

西南及側副與第比反于調泰宗雷反于浙張貴

苗盛乘時竊發以致乘輿陷寇振之罪浮于直理多

矣。所憾舉朝敦顏輝赫而尚書徐禧侍郎王貽允小
 其○中○之○最○貴○者○也○向○無○薛○瑄○之○不○私○拜○李○時○勉○之
 不○加○禮○陳○散○宗○之○不○往○見○孰○為○在○關○中○一○極○柱○耶○使
 按○度○輸○田○闕○家○閑○官○實○與○公○孤○之○權○相○盛○衰○非○天
 子○受○朝○晏○罷○日○御○便○殿○捐○美○之○權○在○公○孤○受○或
 實○安○是○懷○大○臣○不○得○見○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官
 故○三○楊○在○宜○宗○時○言○無○不○售○矣○英○宗○初○則○其
 手○惟○命○莫○之○如○何○矣○噫○

日今談論余卷一六

論適官曹吉祥石亨罪狀畧李賢

英宗光復寶位亨吉祥等貪天功為己力報奪門進
 駕之績以欺天聽誣迎立升藩之說以報私憾遂使
 社稷元勳僅以意欲二字成獄其逆謀不軌向非亮
 亮告變朱曹之天下未可知矣後英宗一日從容
 與李賢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
 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自宜復位天命
 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亦豈可奪幸陛下下圖慶得成其事假使景
 泰左右先知此事亨等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
 地也蓋此輩絕無謀社稷之心不過貪圖富貴以
 陛下為孤侄而已是故為君父者必不可不知春秋
 之義以犯首惡之譏

上逆宦汪直濫刑荒

商略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敢事○循○
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示
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縣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止
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嚴刑網太密官較
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接簡家財初不見有
爲帖人心洶海各懷疑畏內外文武亦皆不安于位
百司庶府舉皆不安于職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
古今議論卷一
于舉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
聽斷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如
章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
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
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嫌
正者則以與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湯湯澤
良虧損○國體大焉○聖德之累○陛下若爲防嚴
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諸
欽之反皆錄遂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其知可爲明

鑒○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
宮舍各得安息息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火
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嗟怨一旦有警變且莫測
藏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察天
地之色容勿察察于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
于改易○肯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嚴必
錄于通政社盡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議功
賢實之權什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故同
伺察之人謀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據
古今議論卷一
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者成之人管理如政財
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肯政不加于下
自足以安邦而定國矣

請急降詔官劉瑾以禦大亂疏林俊
自古奸邪執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
振唐朝恩陳弘志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
楊俊泰如劉季述如韓全誨凡可以危人主而破敗
人國者劉瑾皆備之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
而天下皆曰兩皇帝 宋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
帝立皇帝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稱
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為帝之副不得並稱帝
故曰皇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國家威
法制于太祖遵守于太宗至精審也劉瑾盜取
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客制于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子 孝宗至當也劉瑾盜誣而損斥
之劉大憂最賢福最大劉瑾謝選馬文升韓文揚一
府許達馬忠錫又賢福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
林瀚侯命獨存足明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
子客制于一權宦不庇其父耶 太皇太后 皇
太后時號難問使跪懿之 王母陛下家叔之色受
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客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母即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
之國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謔問 榮王程達
國致 陛下於孤立又且傲視 榮王扶取其物無
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客制於一權宦不庇其
所與其叔耶 藩王金枝玉葉 陛下同濟以若
也劉瑾吹毛剝膚日恣索客 陛下尊為天子客制
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 皇親夏儒之
跪拜呼阿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 陛下尊為天
子客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
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
也劉瑾罵唾罵索仁情中傷又甚則不顧錢象之誓
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
失歡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致版耳月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
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
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忌心璽禍抄沒其家
出善之權給事中許天賜尋事璽璽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大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

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也。劉璋敗羣傷頻廢置。自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官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此。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則廢罷。然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數難。或竊黥。到璋故阻其替。難其比試。今日謂某。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搔手犯禁。官校聯絡。網眼無分。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馬財。易足也。劉璋割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為逆。暗進人心。何聚財之。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璋盡蓋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璋盡蓄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璋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較。隨同祭掃。為張永所阻。是劉璋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因劉璋。而致兩直隸山東河南

盜賊之起。曰因劉璋。而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因劉璋。指差查盤。制置。而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因劉璋。指差勘事。制置。而致湖廣盜賊之起。因劉璋。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制制置。而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因劉璋之革撫民。播州寧安天苗等蠻賊之起。因劉璋之庇楊友及劉制置。而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因劉璋多方誅求。制置。而致。而前日官革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共誅劉璋。為辭。是劉璋即未自反。遍天下人已盡反矣。夫天下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毀謗。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善祥。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之主也。連悖虐。召亂。猶敢肆無忌憚。誣謾先帝。罪豈容于死哉。臣與劉璋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璋斥逐正人。朝野為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

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
爲報願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至朝厚恩誠不忍
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鄭統
說素世王鳳薦王章章勸鳳安祿山薦果卿果卿
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宗社至計哉

首擊逆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達

忠賢原二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皇
上念其厥役微勞赦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
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
爲惡哉乃初猶認爲小忠小佞以侔恩義既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典矣臣請揭其二十四大罪言之
昔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
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邦
若天淵傳奉而偽譏與辨之迹乃徑自內札不假
會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
問害豈眇小哉大罪一也如舊閣臣劉一燝家宰問
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奉御手著定大
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
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太論去惡
于鄭臣恐恐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樂之間普天實有
恨恨春秋討賊之義若禮臣孫傳行也明萬古綱

常之重者憲臣都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顯于護黨氣傲聖母之人曲意網繆終加蟠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低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裘之老臣大罪三也至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忠賢一則辱而迫之去一則爵之前籍去顯于善類善附之人破格驟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叔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德行盛以弘更爲他詞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手大罪五也若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一蓋叔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顯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婦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履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而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舊實人以德柱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惡其聲已屬構權謀之私比託言惡病立刻掩藏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勅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是皇上又不能保其起賴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紀成男丸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彗星墮月之象是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者庸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即安亦不可謂無微功至於皇上倉卒受命權術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忠賢以私忿婦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大焉罪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忠義者大罪十一也自是而欺瞞順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鑲鳳雕龍千雲捧漢篆慈樹慈飲恨添聲又不止于瑩地擅用朝官規

制借機度獄而已大罪十三也且今日應中書明日
修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語勃之館日不識丁如
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應星
等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其奏朝廷之名
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帶磨粗用立枷之法以示
威前歲加光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官也當時若非關
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
大罪十四也然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

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嫌室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孟長慶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
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又伍思敬朝
邊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樵校
學院足矣而徑率黑獄三丈拷掠身無完膚使青燒
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津墓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
恚大罪十六也而未也且明懸監謫之令于臺省矣
科臣周士模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
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事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于殿中官之聲大得矣而矣聖朝何可有此名
色大罪十七也而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緝紳矣
此鎮撫臣劉儒不官殺人婦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
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今制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于以彰忠賢之威焰
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益毒大罪十八也而未也且
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同話臺省文章
又再奏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

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其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
奸細非提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鵬犬不寧且直以快
恩仇行傾陷勢不至于與國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
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借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其尤可駭者東廠未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賁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靈
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
顯下忠賢同爲故首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

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籌謀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合也其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宗制不蓄內兵忠賢謀同奸細創立內幕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間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餉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後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遵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造官忠賢蓋已衆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至近日忠賢違忝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壘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違故駕驕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頗有徒忠賢此時親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不神必陰誣之耳大罪二十三也自昔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遠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此尚可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惜忠賢不足爲

古今讀諸案 卷一 二 四

十三

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等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其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伏乞皇上勅下法司選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官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着法司責問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聞太平氣象者請祈臣以謝忠賢

古今讀諸案 卷十六 四

十四

分處增瑣罪狀疏

瞿式耜

夫人立身止此名節。或以官評之劣。受斥考成。或以二節之羞。見積有遺。皆可條說自解。獨至媚瑣而終身不可對鄉閭。醜莫甚矣。然就冲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問。試就七年章疏約畧言之。有純乎阿奉為心。尋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或不得不從眾為之者。有一人而一二疏。有一人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陳奏他事而帶說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說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實者。有雖

古今談錄卷一八 國朝 十五

涉稱頌而詞意淡泊。僅取塞白以免誅求于一時者。諸如此類。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卽此攸分。臣愚謂皇上宜將一切紅本。盡數發出。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情屬可恕。某情屬難寬。因其稱頌之多少。而差等罪之。或削奪或開仕。或准其自陳。姑養廉雅。或免其追究。策勵供職。則天下始曉然于聖主之無苛政。無遷法。而寬貸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直俟何時。而現在供職者未免有憂疑之心。豈皇上維新之意乎。

所言增瑣一節。終身不可對鄉閭。及前後烈烈數

疏。幾今此輩無地可以自容。請至姑養廉耻。及未

古今談錄

卷一八 國朝

十五

論織監疏

周起元

職查得江南有袍段有歲造有改造。此三役者卽江南之所竭出而還以自竭者也。皇上龍飛初御傳五服以明尊均九式以盡制其誰曰不可而敢襲腐儒之見侈言游衣焚裘往事以戒損山龍輻輳之大觀乎。願朝廷舉動每有奢而不度當裁其濫觴而外間奉行亦每有以公營私宜塞其弊嘗者頃者織監李實擅自糾參有司變亂成規駭人觀聽其果爲典承而忠于職耶抑爲盈棄而便身圖耶天下人知之

一八

一七

諒皇上不難照之。已經按臣交章彈駭外。今職仰稽舊制。揀與情謹會同按臣林一桂潘士良臆列利弊無損于上供有裨于窮簷者陳之望。皇上採擇焉。至于假衆勒以竊弄威福。謾屬禮以顯肆恣睢。則又江南數十年來中使之所未嘗見人情共爲不平而該監亦自悔其謬妄不待職言之畢矣。此先生殺身禍本也。然已千古如生矣。何憾何憾。

議廢三朝要典疏

倪元璐

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毀陳庸見以褻蕩年之至治事。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聞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戍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之初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立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彈變干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事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煥然此一局也。旣而楊璫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璫罪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元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竊思客而猶疑有遺孽勢孽重而東憂其翻局于是豈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詳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

書三案自三案要與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闕聖之權。而屈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發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如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特逆非倫。當毀二編。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食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百八談論。本。本等之書。何事藉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至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晬等之附。和希龍不足問。史最上莫如黃克繼。賈繼春。王紫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同。既則構挺而著其危節。本本炳然。雖有校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劍老韓之傳。同繩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恥。若其次屬。

者。雖非盡有粹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取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月銘未下。斧鑊先懸。妄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燧等。傷竭詞難。其于忤璫諸疏。有匪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假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夾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愛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起戾不休。正恐肅寧無日。然連瑞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開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倫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成。凡三集或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慈橫前。理前身之禁。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將之謔。新薦選。備之說。毋許。

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靡然靡平借于大道矣臣句
以是非之心言是非冷以史臣言史史就事關大計伏
惟聖斷施行

趙鏡史先生題選案云前無要典後必無遺案遺
案者要典之軀身也此設新乃雷州來路歸路直
朝人不可不知

古今談論卷八 采十六

辨東林黨跡

倪元璐

奏爲世界已腐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
謹選惡性何前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
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萬
生我皇上大好靈驅八難繼繼發聖人無我深
燬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人才爲念純王之心較
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
我見臣竊歎焉以典獄後命入都從邸抄見諸
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道案一則曰邪黨再
古今談論卷八 采十六
則曰邪黨猶魏晉以來林黨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
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勅忠
賢奉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言令之事
後之論或東林獨亦天下之村數也其所引王者大
論東林提之標而或經人選刻樹萬野之幟而或持
太深此謂之誣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
後爲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偉才幹之傑其間即
類要可指數而盡矣今畫曰邪黨則無不邪
矣且天下之談論卑步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也。雖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兼。目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各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匪施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當而入猶寬之日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粹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能存如西

江而泰三吳三楚之間計九名賢多半崇儒泰之理

古今談論卷一

數矣。無況歷代奉恩綸屢俾耐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財靈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前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猶見德爲崔魏之異已。卽可化爲李樂之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繩崔魏者其人自貶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取而去之者其人既已落獄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歸清忠有

韓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顯然知人則哲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夫怪。癡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特與事大臣並皆奮縮閉默而獨獨侃侃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癡且不附況他人乎。追權奸表裏逆始大張橫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歷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完策。發生遺孽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猶加則徒以其票擬懸延兩一事耳。夫廷弼當詠在慈不爲無說封疆失事案案有從而當時之議乃欲

古今談論卷一

卷一

得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橫之所以開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黨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橫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丘比于陳寔王祖三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當其去國飄然一身天際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譔然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當益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其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

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獨之祖父且賢德相繼奔東
已然世不聞齊下惠齊蓋驅之誅可馬牛受向應之
罰震孟何罪遺此嫌讓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
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
臣之論東林不至調停而主劉白臣之論韓爌文寶
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
以臣此說申論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
無藍蔭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
成以清偏堂其錄錄錄廷推未與而早奉聖知之

市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金言已頒而既來不
簡之言尚冀溫文獎雪予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
道無出此者矣

按歐陽文忠朋黨論云凡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故孤人主之勢而蔽其
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
黨之說夫號為君子者其人固多寡過小人欲加
之罪則有可証者有不可証者惟以朋黨加之則
無免者矣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就友謂

之應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
謂之朋黨可也朋黨之說一行使人聞善而不
舉則人主之事不復聞有善言矣見善而不敢
則人主之日不復見有善人矣空國無一君子然
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為而國隨以亡嗚呼朋
黨之說人主可不察乎哉蘇文忠續朋黨論云禍
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
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去之之甚難斥其一則援
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故莫如出其首

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
將焉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是以善除盜者
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
之道使棄其黨以力取威勝者未嘗不及為所噬
者也蓋以言朋黨之禍蓋言散朋黨之術鴻寶先
生此文兼之

泰交策 論官

方逢年

陽之象如旭日而風康莊靜漢其丈夫氣育乾之德
毅然而蛟龍翔蹇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
之外者也陰之象如青風如雨峭壁崩瀾多婦寺
襲坤之順謹身媚上類尾狐首情伺擊類首鼠真小
人輩也不宜昵之內者也但致之天象人主法紫微
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友在宮
門則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
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

將內曜而必與外爲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于意
之所無借而前不敢以外屬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
與內爲膏惟外而內之則衆正安于誼之有所託而
外反足以據內此泰寧之器不必以陽絕陰以健捷
順以君子絕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德小
人化爲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運轉之
也哉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日與維翰諸臣講求
致泰之術所作大誥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
同心一體立綱陳紀爲民造福是以威格天地時和

年豐至于內監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
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煌煌遺訓列
聖永遵載觀章三垂備臣嚴辭之介肅皇罷各
路鎮守之權振建不戒于前保繁隨覆于後嚴明御
下之家法又何寡寡也迨皇上在宥肅志敬天
勵精法風用人若渴從諫如園海內喁喁嘉歎曰
慕見太平乃邇來天聰之疑高也中旨之頻傳
也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予告之暫旋也言官重
之削削秩也輕之則奪俸也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

爭切商于與安間巨端大蠶矣乃皇上過德其
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奸大詐之謀昔之蠶其
君者至謂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
局亦勸之勾應屈伏傳長樂之體體獨不動之
間時吞前宣室之夜摩君之清嘯其意至不令人主
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
快達披牙齒偶觸修文華殿琳瑯展讀之文獨不
結之建山誓寺建拒頻分後弘文館更番宿直
之典安來亦充番也而口口監諸直欲人爲牧馬

賜。批答亦如流也。而畢勳封豈真出之覽臺軍
閣封捧已期止宜泣示將藏胡溝營並陳之彈竭勝
事當規正須極悲陳何笑逐韓嫣之金彈。批已蓋
于中常侍而任金台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勳未著于
大長秋而紆綬鳴璫金漆謂者監之應。意臣擊之不
勳言臣擊之不勳併部院卿寺擊俱不動矣。公疏弗
省卑疏弗省併開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勳臣之
梯。麻部郎之扶。馬史未伸破柱之詠而長安大下搜
尸之令矣。在皇上或玩爲鷹犬之在手在諸臣深
憂夫。盡之。或心商之。而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止
遭因循之疾矣。所望復。應垂憂焉。河致決破邑承
之。詭計。莽茹之。亨途于常朝外復。內朝遺訓令
閣部大臣及參議等官。五日一輪對。一切兵餉用人
諸大政。做。先朝于奉天門而取進止。寧不足省會
議之。終。紅。紅。題。覆之。藉。滿。陽。邸。報。之。而。傳。乎。或。事。體
有。當。裁。酌。做。先。朝。于。左。順。門。出。諸。司。章。奏。而。令。議
旨。而。可。不。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批。奏。格。降。寧
不足。隆。漢。繼。之。權。杜。內。批。之。新。華。傳。奉。之。弊。乎。至

情誼既合。做。先。朝。類。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
大。憂。衰。竭。聲。威。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
想。激。叱。馭。之。忠。鼓。當。關。之。氣。乎。倘。有。瀝。血。披。忱。轉。喉
綱。思。做。先。朝。虛。懷。容。釋。如。赦。李。蒙。陽。全。海。忠。介。故
事。寧。不。足。挽。創。籍。之。慘。抑。駕。帖。之。橫。雲。廷。杖。之
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而。內。外。臣。始。蓋
惟。外。其。內。內。其。外。齊。異。以。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
常。通。而。不。隔。機。有。連。之。而。乃。以。順。若。此。類。是。也。先。機
而。發。如。養。錄。基。矢。未。抽。而。後。已。焚。隨。機。而。應。如。獲。善
博。失。而。中。以。括。倘。後。機。而。氣。不。爲。飛。衛。之。捍。棘。則。全
庶。幾。無。法。矣。胡。先。帝。堯。舜。之。訓。煌。煌。猶。在。耳。也。宇
內。豈。無。人。寧。有。斯。視。士。大。失。而。竟。是。夢。程。尚。子。黃。示
開。尹。之。流。者。哉

字扶風

論內降留中之禍

鄭 鄭

頃見脩撰文震孟疏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縱聖明。必將迷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命決旬未蒙報。可職竊疑之。職惟草奏之批答。官府泰交之賡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擅权。小臣不得以營私。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森閑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輩轉

同之風。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則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放之本朝故事。此弊惟。武廟與。神。但末年最多在。武廟蓋因叔璫之燭。竊在神祖則係好輔之藉。聖主當陽。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職謂此皆已見之病。奮力猶可施。而留中

之事。症候微結。非。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職歷稽史冊。凡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皆用以獨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滑。聖慮其徑。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職願。皇上之早圖之也。

先生文名蓋世。愚苦心求。應得此首。誠格於力也。然篇中所陳。實千秋鑒戒。一篇可作百千篇矣。

陳繼儒

國家之患莫大於內訌十二字

國家之恩莫大於內批二字蓋論他朝卽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敬叢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前可敬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錄是劉三傑李冰等牽連以違言路誅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二日史彌達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達懷中出御筆批云俾侂胄久握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構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盆主理御應天門僞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拜書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去侂胄以內批斥逐入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關臣標擬呈內批發部院恭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却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憂國者

中使議

趙維憲

辛未之秋東事告急一時邊臣觀望廷臣得齡
上徘徊四顧幾一人任事不得而中人輒乘其間願
爲陛下聚尸邊野上因而任之勅持前方創往
督東軍未矣命且再三下自戶工二部以及山左右
宣大茶馬無所不遣上蓋明知諸臣之必覆而示
之必不可同之勢以杜其冀也于是大小諸臣不爭
不能力爭不敢而徒躊躇焉抱慙憂于柁漆嗟乎二
正之有振理也天挺世廟起而更其轍天啓之有

上卷全書

卷一

123

逆契也天批 皇上起而障其禍世有聖明而登昏庸之弊竇者詎有後聖而更前聖之階謀者哉是諸靖之在 先朝禍雖烈而無足慮其在今日禍雖不烈殊可虞也何以知禍不烈 上之英武固足鈐之

「逆契之覆載未遠此輩猶有所憚而不敢逞然」以憚不敢逞而可虞蓋甚則積薪厝火之說也夫論

官惟賢才庸處憂商皆然封疆有急廷臣不任邊臣不任一中入任之而後不許將誰任乎 上此舉未

爲非也且簡前輔國士良聞也呂強張承業獨異

乎。擬選逆魏閣也。懷恩金英輩。獨非閣乎。而外臣之
以竊權敗以駭敗者。亦縷縷未易更僕矣。安在外
臣之可任。而中人之必不可任哉。然則將聽之與非
也。請毋徒爭于密之不可任也。而第當叩上商所
以用。璫之法。大抵璫之習性。與武臣類。其不學無術
類也。其氣質粗悍類也。其殘忍嗜殺類也。然自古有
擬矯制之閣人。而無擅矯制之武臣。有殺忠良之閣
人。而無殺忠良之武臣。何者。武臣之命制于臺省。制
于中樞。制于宰相。而天子不得私若夫制閣人之命
者。獨一天子耳。故百千人之可目難。或一人之聰明
。以此閣所以操其勝。而庸主輒奉社稷以從也。今莫
若正告皇上曰。臣讀周禮成周盛時。未嘗不用閣
人也。第周制經承虎賁諸屬。皆統于冢宰。冢宰得
謀其殿。故而黜陟之。故漢宋英主。猶師其意。即丞相
之微。可以用。弄臣中書省之空頭敕。可以逐權。豈而
終西漢與宋世。獨不中閣人之禍。臣今不敢謂閣必
不可用。而獨願皇上之用閣也。一仿周官凡闕入
任職者。其殿最嚴。陟悉聽冢宰以考功。法從事與身

臣等而皇上之視閣人也。亦與外臣等。毋以日侍
左右而生狎昵。毋以牀旁講藝而作戚福。如是而閣
人之賢者。吾得收其用。節甫輔國上良之禍。庶幾可
永杜乎。

此即呂文靖公請都知押班保舉監軍妙者。

論本朝內臣之善

陳建

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民于無述正德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輩二三人于卷末如前史宦者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爲過

王荆石言土木之變文臣武將輒喪膽落一二內

臣如莫如安乃能屹然如山不波不靡委任成功轉亂爲治可謂朝廷有人不可以宦者而沒其善

一〇八 論論卷一八

也才庸門言金英不以薛瑄爲簡已而顧盛稱譽之賢已加人一等至于景泰易儲不減魏徵獻陵之對王文陳輔輩視之有愧矣獨具區言天賜懷恩以救害類不然林見素且蓋粉矣方其嘆外廷之無人余子俊不愧主組乎林端本言也憂司禮監不可倚任不知成化末幸有懷恩言行卓卓如萬安而召王恕然有迷賢退不肖之風焉更如聖奇勒馬指胡惟庸第告變陳燕歷永樂至景泰五朝多保護太子功沐敬之諫文皇北征與安

之諫。景皇繼樂王岳何文鼎之力誠厥晚排擠逆理以至蕭敬之持祖憲孫裕之爭大禮皆可。用爲法陳公所議洵非過者

卷十六 趙

古今議論卷十七

林德謙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蘭香訂閱

論中原故

太祖高皇帝既命徐達北征復爲此徵以論中原曰
自古皇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
此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賢乃
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是此以從元

古今議論卷十七

卷十七 論中原故

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
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
倫紊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
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流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
相專權臺榭悉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鄰。國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

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
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家
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降
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
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
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特
有乘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
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
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

古今議論卷十七

卷十七 論中原故

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邵皆人版
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
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
威命開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
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走陷
爾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厲無秋
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斃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
而治哉爾民其難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若

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應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讀高皇帝此檄。可以觀本朝國勢矣。帝既卽位。一日與侍臣論及古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何能滅。朕親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政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緣而作。關寺起。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

古今談論卷十一

三

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達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頌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姓。氣貪婪。面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被。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戟。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達征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周室失統。封疆不固。戎狄乘間。得入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逼。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雁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焉。胡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滅城邑。鄯善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擾。中世之寇。惟此。乃大聖興之初。興蜀分關。疆場之表。一此。一彼。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望寇。強國并繫。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

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
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弊
遷之。後服士庶輒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
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
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
之隔。掩不備之人。牧散野之積。爲禍滋蔓。暴害不測。
此必然之勢也。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焉。湖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
罕。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

古今議論

卷一

王

陰平武都之界。虞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或晉不難立得其
所縱有得憂之心。風塵之驚。而絕遠中國。隔斷山河。
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郭欽願附

竊戎狄自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部皆爲戎居。
今雖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
黨。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禹朔安定。上
爲狄庭矣。宜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羗服之制。
帝不納其言。後五胡亂華。卒如二人所料。

本朝初降夷四十萬。備滿畿甸。橫行難制。于忠肅
公乃借征討西南之役。分調以去。有功加賞。卽便
安置。其處百年內。憂一旦頓除。又虜酋阿魯台。致
順獻款。請衆諸虜部落。屬其節制。諸臣爭請許之。
黃淮獨不可。曰。此虜狼子野心。分別勢弱。合則難
制。

成祖文皇帝歎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如
在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古今議論

卷一

王

辭琉球謝金疏附此爲持

謝 杰

臣唯琉球爲國僻居東南大海中其幅員不足當漢一大縣較于諸夷蓋亦微乎微者乃國朝因其世及每辱使臣以臨之毋亦念其慕義來王誠知禮教之國者故臣等至彼往往論以禮法物非禮不受事非禮不從至再至三愈久愈厲彼亦知所畏懼不敢輕凌茲者陪臣馬良爾來謝天朝并帶黃金四十兩欲藉天語賜臣此不過感激天恩無跡上報而欲效其區區于使臣云爾不知彼之謝勞而以金爲餽是市道之交也臣之奉使而覲于夷是不義之獲也彼爲迷入其不知此猶無足怪臣等叨居近利而亦隱忍其受寧不有愧于心乎竊念頃年以來聖治之在上者日以益昭官箴之在下者日以益肅朝有卷阿鳳凰之盛國有素絲羔羊之風雖朝覲賁捧交際禮文猶且杜絕不通無非仰承天朝清白之化以飭吏治者况彼外夷之物可不拒絕而輕受之乎且琉球奉使視朝鮮等耳朝鮮使歸未聞辭勞之典奉使者亦未聞受其禮物而琉球每藉此爲

辭以辭使臣則又不知其何解也然此猶多玉堂青瑣之英人人自愛固無足怪至臣光祿署丞監事等官每歲輪流一員犒邊順義王嚙嚙感戴恩慈亦以方物致謝臣之署官尚能奉將德意御其所餽如臣受琉球無名之餽是有愧于署官多矣其于正已率屬何有伏乞諭令禮臣示以中國大義其原進黃金四十兩仍令良爾帶回且諭彼國但以恭順爲忠勿以禮物爲敬庶彼之事體相安臣之名節無玷而於聖化爲益光矣

公奉命臨發時閩撫龐公尚鵬作色謂公曰海外之使勞民傷財行將疏請令二使還朝夷人領封可乎公正色答之曰使臣奉命已逾一年使舟所造亦已過半義無中止不如發舟以後疏請下次領封可也及還朝公又力陳開封勞費不便狀而力請領封蓋前所爭在簡書後所陳在經籍耳此事駢擾華夷不忍見聞領封之議鄭端簡四夷考已言之公曾經奉使又傳疏之豈文獻之不足徵乎

第二篇 論戰

蘇東坡

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昏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必至於駭敵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嫌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閒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天小其兵無強弱有小國弱

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寸之童孺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關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欲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竊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饒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戰常欲戰而我常欲和戰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

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殆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危也。

戰守和總論

王宇

兵家常談不出戰守和三策愚竊以不戰無和而無不守是上策也戰以定守守以待戰是日中策戰守偏曰下策和無策矣戰者以其士馬予敵而固其圉守者以其圉予敵而固其居和者以其居予敵也虛節獲兵割地以至盡已耳和者降之飾也納者獻之經也唯之與阿去幾何矣是故墜戰而言守者弱之促托守而事和者亡之媒也何謂上策禹其善用此矣諸民不即工三年舞干羽于帝階七旬而苗從北禹之和不以歲幣其戰不以所屬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故謂之上策也何謂中策昔者有熊氏戰烈山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已乃則天象垂見具器而天下作歷帝偃武數百年居無城廓以師爲營衛今所傳九宮之法是矣于是成湯則之七十征而九圍式故伊尹之令東暨于殳人周武王則之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而六服諧故周公之張幣至于獲麟大獲人稷頌故文立四部之墟也無戰何以臻此彼謂不能戰而可守者謬言哉大率標校既遠止戈其德此謂

嚴以定守也。其大則如李牧居雁門，虜至清野收保，
故示以怯，數年而攻，典驍遂以片塞。魏尚居雲中，軍
粗私養，盡以饗賓客，軍吏虜聞一入，帥騎車擊，敗之。
虜不敢近。趙充國阻辛武賢之兵，而屯金城，卒以威
軍，斥殄先零。此能以守待戰者，然而表不能無事矣。
故命之曰中策也。何謂戰守偏者？秦作巨防，隴河
而城中，假以爲金城千里之固，銷鋒鑄鏃，而錢鏹亡
之。阪泉蚩尤并兼，無親誅戰不休，虜后躬烏而爾小
子候亡之進者，狼疾退者，燕棲而恒，狂于小，虜不亡
何待？故曰下策。至于和，則無策矣。漢高祖武項羽，韓
信所不敵，一困平城，委蕤黃，敬貴王變，禮太后，珍器
無何，右賢襲新秦王庭，直上谷，歲入至燒回中，徵武
帝漢其左，雅矣。典午竊魏，假戎翟以捍，共蜀宅五胡，
于腹心，遂使屠龍，恭于猛，倚膏血流于河洛，唐先苦
突厥，既臣之，乃處之六州，而安史相繼，陷京師，燕雲
之藩，貢賦永絕，宋輸契丹，以亡。魏輪完顏，以割遼，回
亡中原，輪奇渥溫，以割金，而亡。天下始猶爭一歲，納
既而以神器界之，豈知元成受順，要成于絕事之。

胡越異家，式靈于頤，荆之威，刀筆之士，春偏辭以威
人，主委疆場，以媚蠻，金輪保，醢以寧，妻李六王，冠
際而儀，衍不與其，雄也，悲哉，因不思漢，掃境以賊，而
海內耗，宋虛中以和，而海內亡，獻納二百半，錢六十
萬，賞市四十年而歲出，且五百萬，亡與耗，孰多，百與
十，孰厲，以爲易，稱陵後而，銷口曲從，詩載黍離，而
謀專伐此夫，以益賊，遺若父，以社稷，遺仇虜者也。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子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
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有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
夫河北者，俗儉風淳，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于戰，精
名域，堅壘，畧群，相貫高山，大海，盤互交鎖，加以土息
徒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
自可封植，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
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
子徒焉，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回邊，摩封疆，出表裏，吾
何以禦之？是天下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太
彭，拔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最右護
強，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
億，低首仰給，拱拱不爲，則緣淮已北，衍河之東南，盡
海西，卽落，經數千里，赤地盡取，饑能磨，是天下三
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或瓊太，屯赫乎，應徵于帝居，
周泰，軍師不能排，圍于是，造利，吳越之使，以啖成兵，
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侵爭相凌，不用微健，不常無
以善齊，焉無以哉。四夷，禮樂，刑政，不服，脩治，品式，修

章不能猶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顱兀然而已。焉有
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治其五，則則
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猶連之，特股臂大臣，儉
處榮，連爲家治，其戰士雖落，兵甲饒，勝車騎，河朔而
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雖然，蓋發則疾，疾則此
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
也。百人荷戈，食器官則扶千夫之名，大將小將，操
其餘，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疑，是執兵者，常少，糜
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必棄，已虛，此不資實料食之過
也。其敗二也。戰，小勝，則要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
賞，或一口再賜，二月累封，凱旋，未散，書品已崇，爵命
極矣，田宅，廣矣，金縢，蓋矣，子孫，官矣，焉有復奇，外處
猶于我矣。此實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夫兵士，類，胡大
都，則跳身而東，到邗，而去，迴風，刀鋸，菜色，甚安，一盡
未更，旋已立子，擲擲之，上矣，此輕用之過，其敗四也。
大將，將兵，柄不得專，屬臣，詰責，新來，爲之，至如，鍾葵
將，陳，殷，然，將，衆，一則曰，爲，僱，月，一則曰，爲，僱，月，
三軍，萬夫，環，旋，期，作，提，展，之，間，虜，騎，乘之，延，取，吾之

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患太平殿約以律下常調兵四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蓋掠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此寡且不暇後焉能加威于反虜。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貴而乃墮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王余州職論云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秦以戰而兵日精故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火泉而諸比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過匈奴之勤又用其餘下閭下南卑下拜柯夜下失死百計而鏑不精故武帝之興也則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則武之餘饒也讀之令人勇氣曉騰。

康懷寶事宜

李 藩

金主病篤者令大太子四太子等回兵高宗開虜兵也。退其喜李綱上書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憂。赤縣胎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誠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埋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冷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藉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渡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爲敵。唐宣宗時守臣周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臣聞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傳有江鎮者。以襄陽鎮在東南。荆襄也。今當以襄南東西及

利○襄○軍○也○宋○帥○也○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那○
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中○敵○焉○雖○多○不○敢○
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南○財○用○給○之○西○路○
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
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
攻○戰○之○利○亦○當○分○寄○于○諸○路○大○帥○如○淮○南○河○東○之○帥○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京○西○
南○北○路○川○廣○之○帥○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
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謀○不○倦○
決○斷○行○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措○置○之○方○則○臣○願○先○
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龍○宜○且○于○建○康○
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餉○穀○無○不○便○利○與○二○
三○大○臣○熟○計○緩○慢○之○器○先○為○自○治○自○足○之○計○使○中○原○
脂○竭○之○民○知○所○依○歸○益○堅○戴○宋○之○心○大○槩○近○年○開○暇○
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今○卒○則○以○退○避○
為○受○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肅○此○
之○錄○今○未○登○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
沐○威○新○師○使○北○軍○數○計○渴○震○怖○不○敢○南○渡○濟○師○肯○奈○

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功○果○可○見○矣○然○
敵○兵○雖○退○未○大○舉○制○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
暇○場○使○疲○千○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
十○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
時○自○南○都○退○而○至○雅○場○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雅○
場○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
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月○風○
濟○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

陳士奇

善兵之道。兼神學。騰蛇養氣學。靈龜方今。倚帶關。爲
降。像矢。將至。托此以道。是龜之術。其首而蛇之。未始
乎審也。乃偵探者。窺虜部。落警從。遂駁有秣馬。厲兵
圖後。廣寧之舉。夫今日廣寧。固彼至我客者也。誠脆
致衝。無委致。聞虜卽拱手奉我。亦安所用乎。則戰而
聞功不如守之。可以自完也。夫愚非左戰而右守。遺
遠人巾幗之恥。蓋亦端其候焉。哉。日自爲生聚訓練。
而實未瓦徒實。自爲修靡。淫耗而力尚饒。以久備之。

卒試再移之闕。悉三十六營中閒聲皆色土也。于是
 營事有以嚴爲守之議。愚約論之以嚴爲守。守乃不
 懼。以守爲戰。戰乃不敗。守其十里。有百里之聽。馬守
 其百里。有千里之聽。馬存乎選士。選士無敵。存乎繕
 器械。器械無敵。存乎服習。徧知而服習徧知。無敵一器。
 具往夫成。二器具齊。夫成。三器具游。夫成。我固以士
 飽于伍。馬騁于槽。骨髓肉陡而氣可用。我固以折聲
 不過聞。聽聲不過聞。事益急。況而情爽。餘夫然後威
 聞而卒。若此。除陰賊乃必克也。是故守有以素。而守

之者獨其足伏其翼則謀必嚴無汲必慎則我靜而敵不知所動守有以強而守之者高其幟赫其聲蔽甲必露銳仗必明則我衆而敵不知所翕守有怒彼而守之者餌虎兔以徇其角綴朝鮮以啞其尾使彼聽悍于自爲守守有以怒我而守之者桑柘之下時念寃于夫彼乳哺之餘忽捨言于鑿明使我磨決于自爲戰夫此四者亦間外之雅談非提奇道勝可相參也而道不外于此乃有不可知者甲冑之氣亞于環環韓白之舉起于陶衛舉朝捉衽露肘飲敵百萬金饒而犖之邊而僅以快充私橐爲將壇白茅藉地乎詩曰有渰者淵萋萋之言與援之不可剛也華復舟流不知所屆言賄遷而無所底也暮棠喚人生不廉貪之介僂馬中戰又何論疆場之守乎夫權輿者必明其大振其樹今欲無債帥無快卒自樞輔以身先之亦明大振樹之法也昔齊景公遊于鉅得書曰食魚勿逐勿乘驚馬以問晏子晏子解之曰食魚勿逐無盡民力乎勿乘驚馬勿置不肯於側乎台樞腐朽鐵之寄能勿盡士卒之物力勿置姑息婦孺之

將于其側。則長驅屹于天壑。應行且歌。召虎稱之。
舊以是志矣。
必不可改。

古今論衡卷十

十五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願緣宰相無識。
遂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比
大勿齒。噫。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虜。南面
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敗
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齒不達而倫又欲陛下效
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
畫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
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
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
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

虜之情傷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警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闢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虜虜陸梁。僞祿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僅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零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廢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一六八 論金 卷一 七 國勢

七

虜之情傷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警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闢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虜虜陸梁。僞祿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僅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零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廢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桀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驛部侍郎曹開等引古證以折之。桀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桀之途非很復已自可見。而乃建自令臺諫從臣。金鑪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聖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桀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桀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桀曰。唐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桀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秦檜太政。徒服左衽。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聞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僞具摺。屬義不與桀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早之。義折然後。屬義不與桀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汴耶。

一六九 論金 卷一 七 國勢

七

桀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驛部侍郎曹開等引古證以折之。桀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桀之途非很復已自可見。而乃建自令臺諫從臣。金鑪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及聖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桀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桀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桀曰。唐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桀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秦檜太政。徒服左衽。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聞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僞具摺。屬義不與桀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早之。義折然後。屬義不與桀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汴耶。

此如魏絳和戎湯雄諫不受單于朝等篇其文佳
有○可○述○第○講○和○實○好○人○富○貴○之○資○而○中○庸○以○下○之
主○所○拜○心○樂○爲○者○後○提○用○公○主○和○親○割○地○納○歲○幣
不○惜○以○身○之○愛○女○祖○宗○之○土○地○萬○姓○之○金○錢○盡○捐
以○奉○夷○狄○豈○理○也○哉○故○此○等○文○之○切○不○收○

款虜議

馮琦

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有者用之以廢虜而愚者
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
智者用之則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則貽數百年之
害。何者？智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諸先言虜情虜
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
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槍
以假造於我。既假之道則棄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
陽爲詞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力稍
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
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扼腕談虜事者
大約不出戰守和三大端。而未有所以決夫戰而相害也
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
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
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
所訓。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
將憑之。而國祚之緩廢之。而悉備之。我誠號令明士
卒奮于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榮。即榮亦有以制之。

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疑。我入而修保。內患賊外固。學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遺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故款者。違事之大利。大害也。請得借箸而籌之。曰。以利害。秦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權法可振也。以虛實。程遠近。則功罪可明也。以間見。數朝議。則紛岐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待也。大虜之嗜利。蓋其天性。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秦虜情。而前背可知也。虜東結屬。虜百掠。秦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劉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宜大逼貢而禍移于度。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有上不在下。其下皆潰。一

且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潰。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拔其上耳。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冑之士。不能離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權法可振也。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進而致之。而或以爲輪。議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使朝廷報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輪情效實。雖大亦原。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報言不生。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遠近。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邊臣全得其形。而未必有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併失其形。賊守機宜。常以邊臣爲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間見。屢朝議。而紛岐可省也。遼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不信罰。不必卽欲駕馭。而無從。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然勝有機。敗亦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待款。賊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

戰○兩○不○親○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過○臣○意○不○在○戰○
而○朝○議○趨○之○戰○外○畏○敵○甚○于○提○法○內○畏○議○論○甚○于○畏○
敵○者○敗○道○也○戍○守○釋○便○利○任○用○狗○請○謁○外○橫○而○借○糧○
于○內○輸○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過○臣○不○以○邊○事○利○
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發○謀○事○深○寄○禍○敗○道○也○
過○臣○以○效○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行○構○必○重○陽○安○邊○
陰○好○勝○敗○道○也○過○國○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史○大○
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獲○敗○道○也○旃○裘○之○俗○人○
而○習○中○國○小○之○爲○囚○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真○意○無○
古○今○談○論○參○卷一

甚而澈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故必察六
機祛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

已已之變大同參將許貴奏欲講和于肅愍公上
言曰○罷○虜○食○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有○無○厭○之○
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達○之○則○速○變○且○從○虜○何○
知○信○義○賄○賂○獲○入○于○穹○廬○騎○旋○至○於○關○口○徒○示○
以○弱○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不○如○盡○死○致○力○以○
圖○剿○滅○以○雪○國○恥○者○必○不○出○犬○羊○之○下○云○云○

古今談論卷十八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附會訂閱

請先減運賊劉豫疏

岳飛

岳飛每朝見數以恢復爲意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
蔽必先去之後乃可圖帝詳問進取之機岳因慷慨
手疏上言曰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實有致身報國復
讐雪恥之心仗社稷威靈粗立萬效陛下錄臣微勞
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賤微寵榮超躐

古今談論卷十八 天一人國勢

有踰涯分又蒙益臣軍馬使濟使圖臣實何人敢不
報稱臣謂金人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
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望陛下假臣日月得便提
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聚將叛
將既還王師既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
以盡復然後分兵清滄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
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焉

盜賊首劉豫者此等乃國家第一遠慮揚激山先
生以嚴嵩爲天下第一大賊是也蓋盜賊置夷仗

凡如后太子宗封藩鎮大臣隔厥權奸佞皆有
之界暴而外不勝陳也故立盜賊門遂省塞逆門
以塞逆正盜賊耳然數等內賊爲甚此大易所以
致嚴早辨歐陽所以重戒伶官歟除河北賊易除
朝廷賊難信哉言也若奸民赤脅黃巾勿論陳涉
勝廣秦民之湯武也乃以爲盜何哉

古今談論卷十八 天一人國勢

往在大理得包舍恩送到撫夷委官果帖云恩據傾
力以攻孟乃者生恩昧敗者莫知所適然獨有請焉
夫木那孤子所恃以爲援者孟乃也恩據令既克景
楞又攻哈賴其設心以爲不吞孟乃不足以成宣慰
其驕橫不道欺蔑本主前此未聞若是之顯然者也
元戎號令而不受智臺遣官而不恤其違命之罪可
謂極矣春秋之法家臣叛主孽庶戕宗不待請于天
子而正之者聖人討賊之嚴運權啓機貴於神速
宣慰窮促時則不可緩也且先此移文有相權而行
之語而執事欲奏置書有隨宜處置之命生堂相後
隨宜此其時也亦其事也若謂今日天氣炎熱不可
舉事然是時促不可輕動我漢兵耳至于操練夷兵
處置逆儲示我有必征之意而速提軍處以速爲孟
乃之勢以解哈賴之圍以援宣慰之憂疑若可行也
必如是然後從而撫之庶可以制其死命而冀其退
聽不然徒遣一介之使持三寸之舌非惟撫益干事

且取其侮也況不免于後日之悔乎又聞八百來獲
恩據亦當差官遣兵或發文切責之三司官應猶宜
在屬衙總理未可遽爾輕許其歸也恩昧之言伏乞
察
可爲討賊律令

論盜賊

秦觀

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羣馳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陰阻是惡抄奪是資亡命是聚縣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禁敗則散逐非有恩信相結然獨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其羣起也利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誘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縱而勢縱非勿迫以誘其心則德而變生

言論論金

卷一 八

四

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蓋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故也何則盜賊之起必有巢穴而難制者連計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好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日與其僥倖下氣以其氣雲之聲號若劉牧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

陳目剛往往窮吏黨而治之通膏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日與其嬰銅金木索牛而受鑿鑿若逐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嘗考之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往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李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披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詳且盡矣

言論論金

卷一 八

五

奇謀只是招是詩也當事者能不刺心乎先正有言元夫天下相安之說誤之也嗚呼念哉又按少海論中云凡盜賊所以不靖者以上人任法而不任吏也夫民之爲盜其情不一而吏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其敢輕重其罰于是真生而殺宜殺而生者有之威惠不行民是以轉聚而爲盜臣觀古之能吏有使吏謹舉少半惡少子鮮衣面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夜捕納千虎穴中者尹宣吏之治長安也有明盜賊實令相新招吏退獲有功

而土名尚書謂補縣今者強敵之治膠東也有耳
 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合生語未訖捕吏已至
 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釋縣之豪傑用以爲吏
 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
 海也有豎正立長聞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
 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遺發之兵罷捕
 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而安之者龔遂之
 治瑯琊也凡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爲今之計
 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
 其小過聽於外處置布設耳目言盜爪牙庶威
 權嚴重而盜賊得以少清其下篇云盜賊之起無
 足深慮所可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昔周亞夫得
 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
 爲也唐縱朱克融還盧龍未幾軍亂復失河朔夫
 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之閒係吳楚之威
 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間有豪傑可不
 深慮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
 之衆傑豪傑入我數中則後卒行鳳擊雖千百爲

舉何足置齒牙之間乎嗚呼盜賊之說此三篇盡
 之矣

代李參論盜賊狀

蘇軾

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久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傑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遺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新二千石以下可謂悉矣而

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穆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王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十七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忘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謀事與爵位使地方之人莫敢向逆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凱皆

全唐書

卷一百一十八

九

唐○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強○豈○久○爾○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亂○往○之○咎○當○抗○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榮○告○獲○妖○賊○郭○進○等○繼○聞○裴○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傑○又○過○於○裴○京○東○州○郡○如○裴○岳○者○不○可○勝○數○此○等○輩○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提○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京○西○職○司○及○徐○沂○充○單○維○密○潘○齊○曹○濮○知○州○論○以○知○衛○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道○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卽○錄○用○若○只○是○尋○賞○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觀○覽○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道○材○皆○爲○我○用○縱○有○奸○雄○嘖○豪○亦○自○無○從○但○每○州○提○舉○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琦○之○士○如○尉○繡○

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容爲賢。而況以羣
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獲夷狄直
功名未必不由此輩出也。

用人真好

王錫爵

所貴乎臨御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
扶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廣焉而思容。則
無務以法窮之。有所唏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
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
舉四舉廢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
可考鏡也。問官再盜之法。自修關司。縮之非鈴者不
盡擊也。漫瀚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車車片言歸
命。恐後而崔蒲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之
難。蓋周詳於建官。濳詳於設科。長材負俗之士。皆耳
耳相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爲奸。故其時
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謀之則可定。撫之
則可下也。唐宋之後。用人雖問許大臣。辟召與諸色
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其權。而章疑下士。慨然曲辭
皆得安坐。取公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
心。干戈昔爲敵。國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當變才
窮則當借。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當
窮爲京東一駱言也。權擇沉鷺勇悍之人。爲吏而重

才較之選此豪賦爲河北五路言也。唐豪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惟此王質爲最顯二郡言也。錄川顯海諸豪以資得守此自剛中爲永嘉諸郡言也。大此四議者與唐虞難王人咸庶頑之訓不刺謬哉而愚嘗哀之矣。共工崇伯非溫良絮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相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好之不相入若水火然。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好。有下材則必不能爲好。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才不善用之爲好。爲好而奉奔走於上則上之法行其工崇伯是也。爲好而作氣勢

了人議論卷一八

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使有若人彼能守器修德如漆園蒙穀乎。能稱項黃贊與草木同朽腐乎。彼惟樵樸少文無媒以自達。銅墨小吏得批振而賄籍之于是拊髀頓足嘆曰。譚舞小者蒙鄉里大者憑山海而天下咨嗟多事矣。蓋苟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鄉園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鵠設財役食則屬與爲之用。屏肩藉藪背公道。當則鳴盜爲之羣。露飯裂肌引經批根則梟狼爲之使。暗鳴咄嗟武斷豪效則閭閻爲之傾。夫人與人相

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商堅者蓄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千百人刺磨角距而爲一二人下者此一二入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人使之不爲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於善而用之於好。愚甚或焉。諸累獄四臣之策今縣道有司搏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八。隨才露舉或推鋒致處或足智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或談達不羈可彼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使之試其衆舉於職事而耗其雄心於利祿則朝孟朱克融輩人人皆朝廷耳目也何好之能爲

了人議論卷一八

馭奸民議

顧錫時

民之難馭自古已固然禹皋立風動之朝卽相與昌
論安民而朽索六馬之虞夏未季而已歌殷宗應鞠
人謀人姬公敬怨汝習汝周之先封同異姓以义民
而入成之令首嚴邦內終以邪誣秦易郡縣親民惟
守令漢時太守非獨資之拊循抑且倚之扞圍以故
名將多出其中雖井田之意已失而無事耕有事戰
兵屯猶可並舉也唐宋則漸非矣而今尤甚自奴酋
發難征募無辜度水萬乘塞而動兩撫臣不戮則繫

天威誕將未卜何日此可不爲大虞顧若民之爲患
更有急于夷虜者請得而畢其說水不畏斧斤而畏
蠹魚不畏網而畏鸛鵒人不畏強禦而畏疾國不畏
寇而畏民何言之冠則彼已可量虛實可料勝負可
備款防可施或施以乘敵或壓以奪氣猶得厝吾智
而殫吾能民固吾民有力則吾役有財則吾藉方以
爲惟吾驅馮而苟其心之不可信智不達厝能不達
殫此其可畏乃大于寇故國安可以及邊邊安不及
國則曷若移夷虜之急而急民且問虜之逞夷之託

皆吾民導之乎撫清淪陷亟剪北關之翼以從事關
鏡其爲賊臣之教不待言而中國風有一種熱鸞奸
利之民乘關禁之久弛而家于奴奴因而用之無不
得志則蓋信之是楚用伯州犁以仇晉而晉不能用
析公責皇以罷楚亦且奈之何吾誠有以招之其冠
猶南也其吟猶吳也彼仍愛中國而不愛虜其在虜
中不較愈在中國乎料素餐以扼其吭佐偏師以擠
其背現屯築于覺舉寧遠以深其惴疑盧鳴應著皆
官若西南亦然微吾民夷故未敢離巢而大入也彼

其憤積于尉吏之漁獵而機乘于降郡之呼聲惟冀
內將有變其憑藉負船依島阻喚者亦然故惟絕吾
民之往來則自通是馭虜馭夷之道總不出馭民之
中而急民者正所以急夷虜也乃有不逼虜不降夷
目爲妖則非妖目爲盜則非盜食肉衣絹之徒半是
禹鼎舜轡之侶鮮衣怒馬之俠半是露眼裂眦之事
意卽曩者走胡走越之餘孽指背道咎追識駕謠而
豈望職職之民前規後休靡然從之今不特有其端
而已可謂坊之無可坊聽其卒起而不爲救哉夫馭

失而後議坊管敬仲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穠處。穠處則其言詭。其事亂。夫四民猶不可穠。而况不爲四民者乎。今有不羔詩書不雁鰥鈴而詭音竄句說劍彈鋏是賊士者也。不質襦袴不的稷粗而豬水與種墾荒植數是賊農者也。不審曲直勢不飭材辨泥而燕函暴削鄒刀宋斤是賊工者也。不權子母輕重不咨金粟生死而苛算奪計苑之壽寃貨攘系孔之管是賊商者也。而要皆附于士其附于士者儼予以雄杰自待也。進不能說時而退無以

古今談論卷一

一六

冥身。于是煽動于毫小可憑之妄說而屑播爲萬無可作之異圖。則汚與誣之屬也。以名義呼朋而既呼則抹殺名義矣。以報效引類而既引則棄吐報効矣。嗚呼。博屠命爲骹髀。推理鼓鑄結爲劍頸。羽人鍾壇推作謀主。優登弁席。詫曰時人。管飽締及乎阜宗。灌實題成乎阿堵。京觀繫繫于東。暮不戒也。而狂狡復蠢蠢于西吳。借客探九。象滿淮。滿之數不快也。復背公崇黨。慘首廉能之長。腹奸于良。耽良于奸。疎則厚毒。急則速禍矣。夫人生于五行。死于五行。豈棺木死

賈塚土。死則以爲賊。刀鎗金死。烹溺水火死。則以爲僂。何其明也。生于五倫。死于五倫。忠孝死。君父則忘其吉。賊驕死。友則忘其兇。又何愚也。夫民罔愚。西上豈遂無術。愚以爲晚喻之驚全。握之守。今而監司撫按。賞從而贊決之。昔張敬爲冀州探幽。擒伏得其渠帥。主名盡格殺之。此以誅爲弭者也。張綱單車之廣陵。朝請嬰壘。任部衆所之。而五百餘人上書乞留。此以散爲弭者也。虞翔在朝。歌設三科。募壯士。諸作奸犯科者。借之耳目。而聯爲爪牙。此以用爲弭者也。合

古今談論卷一

一七

是三策者。誅之國法也。誅之不勝誅。當情情專則一網盡之。不爲酷。情渙則脅從者可周。內于俱焚之焰乎。散之君恩也。散之不可散。當論地地偏則一網開之不爲狹。地要則遠育者可覆露。爲弗摧之魁乎。至于用之者。以不測之恩。伸不測之法。度其人之可用。又度我之必能用其人。當論時。銳方集未可下。與方固未可離。此奮在彼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此奮在我也。彼奮而我奮。則需其侮。得之萌可也。我奮而彼奮。則抵其疑貳之隙可也。而

恩又有說焉。奸之大者可用。小者不可用。大奸其機略必有過人。若故用之。而有特小奸利。易成。成易竭。用之。保不爲所賣。未可易言也。將必參酌于誅與教之間。形迹已著者。不俟獄成立。斃之。勿使仇陷。未著者。面焚其籍。誦令自安。更有潛踪合聚。密行捕緝。以示魁。魁國兩斷。難容于青天白日之下。則民志定矣。天是之謂功。善乎丘文莊之言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守令之效如是。夫何今之坊民者。三策俱窮。致天下事潰壞。而不可收拾。其視夷虜之震盪號縱而孰急哉。雖然。夷虜一日未滅。則加派一日未已。非獨加派也。發帑之去。加派一問耳。未有好與而不取者也。兵有不祥之曜。見有烽警。先已發其輕心。而復數召之。是教之弄兵也。欲用惟恐民之非兵。欲彈惟恐兵之非民。惟有曰。貧日弱。而民愈不可坊矣。則夫滓暮氣爲朝氣。作竭氣爲盈氣。翻然勃然。制平南比。僭僞以充實。磨飾之命脉。耗磨草澤之虛橋。技癢此。馭民第一義也。以充實磨飾爲磨耗草澤。所謂循木之言三策治。

<p>其標耳。然已甚難。此將相之分也。</p>					
-------------------------	--	--	--	--	--

彈盜議

林廷柔

石隄晉之故封負險阻其山自句注孟門盤紆而西或十數里壁立類門逕然往往細入穿窺草石揭木以逞譏者曰障之便於是伐石塞谷口斷絕間道又度其中築城張官置吏發丁男戍守然且甯聚鄉井寬益其莫能會制昔唐質肅公經畧其上時奇嵐諸郡弗靖公亟令獄去境上堡柵顧衆其驚異而公竟以成功此可以察其故也余睹前史鄭僑爲政道不拾遺門不夜關田器不歸士亡尺籍莫遂治渤海移

書勅屬縣急罷討捕吏郡中衆然鄉化棄其兵弩而

持鈎鉏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假令所部民皆人人如鄭渤海石隄之固誰其負之今時吏犬率後百姓疾苦賦增錄重獨程督河急法令煩苛農不得田作吏民莫安處次彼其兩於飢寒而吏弗卹無論石隄即山曰東不原廣衍亡寸險候遽又百數步一堡微獵縣屬何能有益吾丘壽王蓋曰盜賊多有通郡國二千石之故豈哉其言之也通者瀛濱張大夫拜監司備其石隄大夫奉天子璽書郡國二千石而下咸

唯大夫願指大夫亦射率郡國二千石宣布德意通達幽隱但務尉勞休養百姓今百姓樂生安業人自愛而重犯法俗趨長厚聲教旁達雖詩書所論寧謐何以加焉若遇形東競禁之日地與畔國然稍俾獲寧伐功能斯世俗所稱道余不以幾大夫云此贈張瀛濱大夫備兵石隄序也公自言以賑邊使延綏取道石隄故知其形云

卷十八終

卷十八終

卷十八終

古今議論卷之十九

十三經註疏

周中

林德其朱公

山東省

景序

言易則始于田何之十二篇傳于梁丘而未盛至王
蜀之學主理畧數獨觀古今其傳述流江左韓康伯
刪瑋之徒因面疏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訕以疏
異端競起學之者競而釋經則又何貴于疏義焉也
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至墨而復廢至皇甫謐猶
得其書歷隋宋而始流江北巢翁賈逵劉焯之徒雖
經註釋然旨趣多乖終貽淺界之弊使人煩而多惑
則又何必于註釋焉也言詩起始于毛公而盛于韋
賢鄭康成爲之箋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
之者何胤全緩章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觀其秀拔
一時駢轉千里其諸儒之所擇諸者乎言春秋則始
于丘明杜元凱爲之訓之其引經明義如于應母不
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蘇亮而惟劉炫爲最觀
其辨傳罕儔鈎深數述其諸子之想楚者乎公羊豎

守何休師之戴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辦已力其師作
解疑以難買述之長義惜乎持論太過反致失據使
達緣際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父子
之家學也創名何百餘餘以規諸儒同異之說似亦
爲世所重者然學不經師終痛二傳之緒是安得爲
通方之理乎儀禮始于高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
歷漢唐后若至兩戴而厥旨斯暢鄭玄註之賈逵疏
之至宋楊復又爲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
之缺其制精而弗漏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于周
公經盡明傳誠哉致太平之書也漢初無闕至劉歆
而始著述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冬官獨缺而全
書莫見于天下故何休以爲脫國陰謀之書林孝存
以爲淆亂不經之說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有鄭
玄篤信考古則聖經幾于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
后蒼而共氏分門王鄭率本二戴而全經異說南北
之派凡數十家而表表者惟皇甫規熊安而己熊則
背本經而後外義較之皇甫遜勝也孝經倡于河間
顏芝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不

改鄭玄主今文而陸澄改議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之異張禹兼通舉論而也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舉論而馬融爲之訓鄭玄蓋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相爲羽翼實何晏之所宗也。孟子註于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謐丁公著兩家張氏徒分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識旨歸時有僞謬惟趙爲近之爾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中道寔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鳳之辯其書始行郭景純古今談論卷末一九通議

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具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來故宋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弑左氏公羊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胎移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于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傳宋儒之學達于理若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

合二者而一之然徒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于世而漢儒爲世所貶豈不深可惜哉宗宋儒而排漢學余嘗憾世間冤事數種此其一也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
化萬物，始終無不管于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
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
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
蓋其所以爲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
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
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
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
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
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
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
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
之。此又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
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
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于洛書，則雖夫子
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
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

言八義論卷之九

五

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
揚其金以示人，而通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
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就陰，而舉其變
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
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
方者徑一而圍四。圓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
爲三，圓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
參天兩地者也。三二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
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
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
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友一點天三之象也。其
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
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亦具五奇數之象焉。
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其
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
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
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難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
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

言八義論卷之九

六

數言之通乎一圖錄內及外周各有積實可紀之數
 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
 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洛書
 之一二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
 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
 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其條而不查
 也日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日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
 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靡而奇乏也洛
 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靡而偶乏也必
 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日其
 序之不同何也日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
 上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
 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
 于中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
 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
 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
 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
 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

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
 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日其七八
 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日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
 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
 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
 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
 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
 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
 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
 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各六則參伍錯綜無遁而
 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神也日然則聖
 人之則之也奈何日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
 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
 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
 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季
 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
 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

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奇偶各居二十
期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八九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
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
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
因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于日也是
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
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
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

二言論語卷之十九

所先得乎圖。初無所待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
書亦豈必追考于圖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此三語若以書爲衍
時不宜見之于易。若以書爲畫卦則係詞數篇皆
蓋河圖並未及洛書者。意易以下篇爲用。所謂
聖人則之者。或是則河圖而制者。以筮則洛書而
制龜以十耳。卽上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之意也。止
則推本下篇出自神物。此則推本神物出自圖書。
觀首尾兩則字呼應亦可見文意之所在。抑王稚

有以說附會九數始自孔安國謂其與禹神
書而出此真大神接封手筆。衆然服鳴呼。其
冠謀之天書如此何乃以之言聖經也。如此
大可省事。

論河洛五行生成之數

徐渭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
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只是明一陰一陽
之謂道耳天數奇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
籌然天既從第一起數則地自當以第六作第一起
數矣六即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地之五耦皆一
陰也天與地所生之陰陽皆勻平並無毫髮之差者
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謂地不可
與天對又不可分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
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孟泥
沙相和之自然溼之而造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
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假邪虛爲衛風所充周者
即天五藏爲營脉之所藏而述者即地木一身也故
玄門用後者愚嘗用此取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
法天地耳即用後安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離天以助
其長久者也水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薄
際天故始成地之六不然只一硬塊地直天中一粒

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今日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
只作陰陽二字看猶之可然過說陰陽便以屬氣非
無形之物矣
世有奇人遂有奇理。

先天後天圖論

熊來明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經也。後天圖斷也。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兌坤母生男女。震得乾初爻。為長男。巽得坤中爻。為中女。艮得

言公談論卷一

一

乾上爻。為少男。兌得坤上爻。為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乾。退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蓋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為八卦次序。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為八卦方位。又其一為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

言公談論卷一

一

四象八卦。加倍而進之。八卦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卦觀六十四卦次序。但觀八卦之次序。可也。圖圖在外。以象天。方圖在內。以象地。各先將八卦定為內卦。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依次布于外卦。觀六十四卦方位。觀八卦之方位。可也。後天二圖。其一為六子受生之次序。其一為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所以致用。而若隨時變易之道。先天圖當至看乾天坤地。以上下言。後天圖當至看離火坎水。方可以南北言。先天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先天震巽對後天震東方巽東南。先天艮兌對後天兌正西艮東北。此六卦不但變其方位。且變其對卦。獨坎離二卦。先天為東西之門。後天守南北之極。常相對立。坎離其四象之體。太極陽動陰靜。圖即坎離二卦。觀獨之也。豈惟太極圖哉。泰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日月。為易乾坤門戶。坎離正郭。此坎離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此坎離震巽艮四卦。又曰。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

變陰用九老陰變陽用六其北壯之體九六之用皆
 坎離也姑就參同契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
 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
 坎中陽實離中陰虛仍為乾坤故丹經謂之還元蓋
 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
 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
 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曰為太陽精離
 者日之象何不二爻純陽而有中陰爻才說太陽其
 間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為認得日中有月則可
 以知陰卦月為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二爻純陰
 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間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
 之為認得月中有日則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
 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
 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離坎太極之四象
 是以離坎為陰陽之樞紐也

後天卦圖說

楊繪

伏羲俯仰觀察流傳千載未嘗無易何為不知流行
 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而
 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即如先天且
 非一圖之可畫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意也觀易云
 一陰一陽即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即云往來不
 窮云天地定位即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謂
 後天既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改
 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退就
 中必非聖人所能退也

論上下篇之分

孔穎達

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上經三十所以象陽下經三十四所以象陰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貫始末四正之位下經以震艮巽兌間歷中間則四偏之位也又按反對之卦上經乾純實坤純虛坎離三畫中虛中實順大過六畫中實中虛降六卦不變外更十二卦反為二十四卦下經中孚二陰在中小過二陽在中除二卦不變外更十六卦反為三十二卦計之上下篇皆十八卦亦無多少之分矣

一八論論卷之十一

一七

大抵六十四卦中一陰五陽之卦十有二陰四陽之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除八卦不變爻卦惟五十有六云

論坤兌不言方

楊繪

以方隅而論八卦者說卦之文也乾曰西北坎曰北方艮曰東北震曰東方巽曰東南離曰南方惟兌與坤不言其方噫聖人之旨微矣夫陽者君子之道也陰者小人之道也陽主乎生陰主乎死者也陽生于子而帝出乎震何也帝者造化之真宰不可得而名之者也雖不可得而名之而生物之功顯于春故強而名之曰帝出乎震乃釋其義則曰萬物出乎震而已齊乎與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

一八論論卷之十一

一人

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奈何離明方盛而殺物之陰已生其一耶小人之道長于此矣作易者蓋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錄辯之不早辯也陰之所以能濟于陽者雖不防之于微而制之于其也小人之所以能勝于君子者雖不虞之以漸而制之于壯也坤者三陰之位也兌為四陰之位也陰氣之微而漸者故聖人特于坤兌不言其方所以戒陰于無形也如臨卦之象曰剛浸而長至于遯之象曰浸而

三

長也其不言柔者其義同也。至于五陰六陰乾之位也。辭之不早疑盛乃動。故上六曰龍戰于野。文言曰。謂其嫌于無陽。故稱龍焉。說卦曰。戰乎乾。又曰。言陰陽相薄也。意不防于微。而至于若不虞于漸。而至干壯。凡如此者。聖人之旨微哉。乾薄陰而後一陽生于坎。故謂之勞乎坎也。艮位于丑寅之間。得非萬物之始終乎。

按西北盛陰用事。陰氣既盛。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陰以一陽犯衆陰而出。蓋以已任勞代乾父防。陰陽者故曰勞乎坎。

論重卦之人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王肅魏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難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雖有萬物之象。而萬物變通之理。後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繫三才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象三才而兩又非神農
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
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
其占今觀伏羲結繩而為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
重卦矣又周禮少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
書也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
取諸夫既象夫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夫卦
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
卦為得其實

論卦辭

卷一

上

繫辭天地定位章結以八卦相錯明八卦錯為
六十四矣何故以定位等句屬先天相錯一句屬
後天耶

論卦辭爻辭雜作

孔穎達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蓋是文王所作
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其有憂患乎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
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象者微卦道演德者
文成命者孔道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
明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
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後更依此說一以為爻辭

論卦辭

卷一

上

多是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用亨于岐山武王克
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
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禮
兵之後箕子始後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又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說者皆云
西隣謂文王東隣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
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托君之國通言東西相隣又
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
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

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業故也。按禮儀命徽曰文王見禮讓樂崩道孤無主故託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廣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爻詞。決係周公所作。陳臯定屬之文王。則如東漢西漢之類。明指村事。毋論非服事之心。恐亦非處憂患之道。

論象占總歸于象

曹學佺

象者斷也。取象于彖。以其全體易見也。象者像也。取象于象。以其模寫難周也。德體象變合而言之。卦之龜也。即卦卦也。夫子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又曰。卦有小大。詞有陰陽。夫小大既齊。淑慝吉凶之辨。瞭然于詞矣。此聖人明白斷出。以示人也。註內典者。有模象之說。以象之形體大過于人。或摸其此而失其彼。只可大畧形容之耳。蓋道理無窮。而言詞有限。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也。如說卦之潛龍見躍飛亢。坤卦之牝馬堅氷括囊黃裳之類。固象也。即元亨利貞。乾乾惕若。與先迷後得。直方合章。亦象也。大抵凡詞皆象也。但有正象有取象。又有象中之象耳。聖人觀象而繫詞。即觀此象而繫之詞也。卦下曰。卦詞。爻下曰。爻詞。只一象字。該之本義。一詞而分為象占。且如潛龍勿用。本一句。以讀為象。以句為占。未詳。施爾奮曰。左傳稱。韓起聘晉。見易象。是知凡易皆象矣。在六書。日月為象。形易字。從日月。便已尚象。何疑卦詞爻詞也。

論一卦各有一卦之主

曹學佺

一卦六爻講章多重二五取得中。也。袁儀卿語于易重首畫以初爻爲主。蓋本初辭擬之。之何未而要之。皆有所未盡也。道有變動。故曰爻。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爻原是活潑物。事豈可拘定何者爲重何者爲輕。然則汎汎無所適耶。曰又不然。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有此時。此物歸重何處。卦中某爻足以當之。卽所謂成卦之主也。如乾之三。坤之四。屯之初。九師之九。二。履之六。三。小畜之六。四。皆是何者重乾重坤。始成乾坤。卦而九三又重乾中之重。剛六四又重坤中之重。陰也。非動大陰中則不能亨也。非一陽在下。則不成震。故曰初九爲成卦之主。師陰道也。九二一陽在二陰之中。故曰在師中。吉。履之六三。成兌者也。小畜之六四。成巽者也。故乾畜乾之事。歸焉。凡成卦之主。力量最重。亡論隨陽。即始之一陰。便爲女。壯五陽。便安身不住。小畜亦只是一陰。便云當以其隣。大鄉陰陽爻不在多寡。只看其所處之時位何如。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論陰陽不變

曹學佺

陰陽奇偶。固天地間理數之不能相無者。乃若大小淑慝之辨。尊卑貴賤之殊。則尤關係大道理大各分而決不客以混淆。假借于其間也。易中變化變通等語。雖云陰變爲陽。陽變爲陰。然只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非真陰變作陽。陽變作陰也。陰陽本體。自是變不去的。如乾之用九。見羣龍无首。本義云陽變爲陰。坤之用六。利未貞。本義云陰變爲陽。如是則陰陽真可以相變也。假如男子有時合。忍異順。行陰柔的事。卽變作婦人。否。婦人有時勇往。裁決。行剛方的事。卽變作男子。否。此不通之論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且用九見羣龍无首。明天德之循羣無端也。用六利未貞。言一子從陽而不變也。又非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之謂也。此說易中最高奧緊最易惶惑。故特明之。或曰如子之說。陰陽不能以相變也。則八卦是死物。安能變爲六十四卦。且如乾下變二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豈非陽變作陰。即坤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又非陰變爲陽。

耶曰此亦是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尚在成列因重以
後事也譬如自春而夏自夏而秋是股變為寒然春
夏未嘗變也自秋而冬自冬而春是寒變為股然秋
冬未嘗變也寒暖相推而歲功成亦如剛柔相推而
六十四卦成春夏秋冬特陰陽二氣之流行耳四序
尚不可變二氣可變耶且每一卦六爻即歸本卦下
六爻盡變為七變連本卦成八卦以入加八即成六
十四卦則乾未始不歸乾坤未始不歸坤也即謂之
變未嘗變可也究竟所謂變者只是錯綜之說錯者

陰陽橫相對也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等語父與母
錯長男與長女錯中男與中女錯小男與少女錯故
謂之八卦相錯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必天地男
女對待而交錯也綜如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類之
側之言陰陽上下相類倒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
則或相上下巽兌艮震四隅之卦則異即為兌艮即
為震而卦名則不同也綜則相推故曰物相雜而文
生然要之四正與四正相綜四隅與四隅相綜難雜
亦不雜也陰陽不可雜尚猶可變耶

論剛柔往來上下之說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之說前止頤本文謂去未推其
所從來東坡曰凡易之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
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
三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未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
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陽而生三子皆一陰
而三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
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
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畫之象曰剛上而柔下賁之

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成之象曰柔上而
剛下恒之象曰剛上而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
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
女相值之卦十有八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
取以為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
或取其剛柔之相易豈拘拘哉然亦有三子三女不
相值之卦而剛柔往來者如无妄之震下乾上曰剛
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大畜之乾下艮上曰剛上而
賁晉之坤下離上曰柔進而上行是也朱子流說只

以卦變二字當之不問其所變者在何卦何爻也後漢虞翻嘗指其卦自某卦變如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卦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卦來不但相去已遠卽序卦亦顛倒來故辨其非矣梁山來知德始易變而爲綜綜者以兩卦綜爲一卦如同人柔得位得中者以大有上卦之離來居同人之下卦也八卦雖正位在二故曰得中大有柔得尊位而大中者同人下卦之離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之尊位居大有之中也故雜卦曰大有衆也同人觀也以二卦同體故也

百八論卦象卷一

三十

如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者以賁下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噬嗑之上卦爲六五也以六居五故不當位賁之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又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也故雜卦曰噬嗑食也賁無色也如无妄之剛自外來者大畜上卦之艮來居无妄之下卦而爲震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下卦之震上而爲大畜之艮也故雜卦曰大畜時也无妄之震也如咸之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

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恒之剛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故曰咸速也恒久也如晉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離也故曰晉晝也明夷昧也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睽來人爲一卦言以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爲睽之上卦也故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爲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

百八論卦象卷二

三十一

以解上卦之震下而爲蹇下卦之艮也蹇難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蹇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二居内卦之中故曰得中卦側自下而上曰往自上下曰來蹇解相綜故雜卦曰蹇難也解緩也如損益相綜益之震上而爲艮則損下所以益上損之艮下而爲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故曰損益虛衰之始也如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爲旅

之上卦也。豐旅相綜故曰豐旅故親旅也。如渙之
剛來不窮者以節上卦坎中之陽來居于渙之二亦
得其中故不窮也。節之剛柔分者在渙則柔外而剛
內在節則剛外而柔內故曰剛柔分也。節渙相綜故
曰渙離也。節止也。此說雖歷歷有據然雜卦之義未
必專爲剛柔往來相易而設且各卦中無剛柔往來
相易之文者則雜卦又當別尋一義矣。綜之之說近
是而引雜卦以證之反鑿也。

古今談錄卷之二十

閩中

林德謀朱公恭輯
施有翼爾審訂閱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緯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後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

古今談錄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遯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古今談錄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皋又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間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違。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怪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舉已以則之也。湯之伐桀也。蓋嘗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信也。則又蓋嘗然以言桑之曰。萬方有罪在乎一人一人之罪無窮萬方如曰我知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文偕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言案之當爲天子久矣。如

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
綈綈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無風俗之變而後
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
之變而不復返也

孔安國書序云先師孔子生于周不親史籍之
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
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運職
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芟夷
煩亂剪截浮詞撮其宏綱舉其機要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此論其正而老泉論其變變亦正也江河固不能
使趨上而蟻其橫流潰決可乎

論舜閔漁

金履祥

警腹之殺舜也象之欲腹兄也史記曰舜母死警腹
更妻而生象象做腹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警腹特
出于愛惜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故嘗考
其情則虞氏自暴故有國至警腹亦無違命則愈能
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
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情之故
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端而其爲明稼閔
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養
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
或者見逐于父母放勞役之或避世病不敢居而自
歸于田漁抑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漸磨之邪故難書
有謂見器之苦聖而陶河濱見時之貴濯而販負夏
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在爲之以收敗販出
雜實而實得聖人之意又警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
之間而竟之舉舜則在克讓之役史記反覆重出而
莫之辨固也然孟子于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
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說之遠而在于于發明聖人處

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
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瞽瞍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蛻敬康句芒璿
牛以至替腹而生舜則舜黃帝入世孫也堯舜俱出
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殞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墓何出乎考之于書
曰虞舜曰殯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泰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墓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千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墓並契稷而爲言則墓爲有
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
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者前所云固決矣解稱有
虞氏補黃帝而郊畧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
載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
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
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

耳此朱子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稱黃帝其都。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都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曰。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禘報。以至暨之祖考也。胡氏國語所謂禘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舜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史大傳所謂帝入唐都。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墓以至暨。賡者一家之私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都之爲樂正以祖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位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和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錄

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夫不見于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者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報宗堯則禹固當都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顏自郊錄馬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報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錄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吳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確議

論啓大戰於茅

薛應旂

予聞之以上計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苗仲康之於桀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於茅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遵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于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其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剛而反著之豈唯傷之哉。又將以爲後世戒也。

如澶淵之役。王欽若謂真宗爲寇準所注。欽若固自傾擠小人。然其言豈可廢哉。沈長卿先生曰。澶淵之議。使發自秦檜。人將舉起而罪檜矣。然檜之和議未必不卽本于準。且準和議既定。約歲納銀三十萬。然則虜之退也。非真宗之力。而三十萬緡

之力。豈使三十萬緡真宗豈可知乎。

西伯戴黎辯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
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矣則黎
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戴黎武王也自史遷
以文王伐者爲戴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註皆
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戴
黎之役文王豈遠稱兵天子之幾乎然則文王固嘗
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
討之若崇若密須辛酉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
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讓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
國之師也而豈有戴黎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
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戴黎之事亦已爲之
賦如是也則觀兵王纘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
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言孟德之術也

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臨鄂侯文王聞之
竊嘆逆執而囚之而況于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
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擊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爲武王然則戴黎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
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服政于商則戴黎之師或者
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使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
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卽
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戴黎之師在伐紂之時

可今諸論卷二

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
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戴黎列于商書
以商視周則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于夏商周王帝乙時王季已受命作伯受主璽
和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
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璽
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至有水紂
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
武王之爲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金履祥

讀西伯既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各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華君親而來爲後之速也此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哀紂與觀之說是尤傳之說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故予謂面縛事必武庚而後世失其傳也何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既而入商紂已自焚武庚爲紂殉冢故而縛銜璧義經真觀造軍門以聽罪耳武王惟紂之自焚俾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觀使奉有殷之祀示不

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備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就無乃踈謀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以此于達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兒糾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于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救則皆綱常大事真不可不辯

金縢非古書

王康

余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口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則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珥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醵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罔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貴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而御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慘人佞子之所爲也

下人義論卷之二 聖蹟

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且滋後世割股煎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祿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升既曰周公別爲壇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

千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家宰之權而不有其若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升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卽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喪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尚十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終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但舊傳今文古文皆有故臧子篇以俟知者

五說懸繫

下人義論卷之二 聖蹟

一六

周公居東二年辨

汪 版

余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爲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爲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間王室然未明其何所辭避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與誦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遜位然必尚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謫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爲甚遭逢外亂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昔非成王後感風雷之變而逆之則大誥何緣作東征之師何緣而出乎

論我之弗辟

曹學佺

按鴟鴞之詩拙解與傳註異正固書經金縢一章合而論之始能貫通蓋謂金縢中弗辟者辟訓逃字周公謂既逃流言而非遜避于外則明抗國法而無以見我先王其曰弗敢請者謂成王雖知流言起自武庚管蔡而罪人斯得然尚在疑信未敢遽爾請讓二叔而逆周公也及風雷作金縢啓則大感悟周公之志孝而灼然知管蔡之不道矣想逃公歸之後二叔愈不安故執武庚以叛王乃使周公征之也問周公東征子何以決其在必逆歸之後耶曰書敘太誥于金縢之後未必無意大誥正爲東征發也一篇之內首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本庚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而大誥之文周公實代成王而發揮者也不然則流言初起何等危疑公能請于王而行東征之事耶不請而行是爲專擅非王之命而創爲王曰等語是爲矯託則公雖大聖人亦難以自解矣愚嘗謂鴟鴞本以警武庚也成王因罪人之得而聞之則在東之詩似爲賁王作

也。周公以代武王也。成王感風雷之變而問之。則前
 日之藏似爲今日地也。若篇首公乃爲詩以詒王者
 之曰。鳴號此乃史臣之詞。非聖人筆也。若泥乎此。則
 今詩書之指皆悖矣。孟子曰。詭詩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愚謂說書亦然。
 無此等心目。不必讀詩書。

論大勲未集

曹學佺

問文王以服事殷。何云大勲之未集乎。曰。文王伐崇
 黜黎。俱是與紂同惡者。伐二國正所以微成紂也。使
 紂知微而反邪。以從正勲。莫有大焉者矣。故下文曰
 觀政于商。正觀其德改與否焉爾。
 文考有知直當引爲知己。

秦誓

許子遠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竊怪焉。或以爲周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敝書特錄之也。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于數百年之後。而以事功成敗論哉。及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懇至惻怛。春秋諸君。虛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不錄。秦誓悔過。自是帝王第一好處。自宜特錄。至云聖人不可以欺。既論人不知。始皇郡縣長城。寔爲萬世永利之功。李充翁謂始皇居然爲千古一帝王。介州更謂秦非與周爲代。而與六國爲代。周衰未興。孔子自是先見其微。不得謂秦誓終篇非關曆數大事也。

古今議論金卷二十一

林德謀朱公纂輯
施有翼南齊訂閱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第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彼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答彼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悍然好色之心誠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以為可以轉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騷人之所不能明亂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喜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

古今議論金卷二十一

朱十一

與○其○君○父○兄○之○禍○必○及○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更○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蛇○變○柔○媚○而○辛○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詭○譎○而○君○臣○之○情○辛○不○惡○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死○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讓○而○明○怒○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恐○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禁○焉○窮○於○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處○事○也○益○詳○

詩論

鍾惺

詩活物也。游爰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七十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列國盟會聘宴之所賦。與韓氏之所傳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皆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蓋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

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恢。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問。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庸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于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未必盡于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意。句明其訓。詰或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使極不肯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

古今談論參 卷十一 詩論 四

今以其立想之處。遠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子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

蘇東坡詩論云。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曲說。雖其義之不至于此者。必強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夫詩上及于君臣父子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于飲食男女昆蟲草木之微。蓋其中無所不具。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

關雎辨

鄭 樵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
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
作。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
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薛君章句亦謂關雎諷淑
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于周衰而不知麟趾乃
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歌小雅曰：
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
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

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
意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諫。諷故曰：作之
爲義，如始作，俞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于衰世也。

作字如此說詩樂皆微

國風辨

鄭 樵

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于王
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
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于二南。蓋周大夫行
後至于宗周之地，觸其壞而思興舊，其詩雖作于西
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
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
如此，則木瓜雞鳴齊而在衛，碩蕣雞鳴而在齊，泉
水載鼙等篇，皆衛詩而在邯鄲，召穆之民勞，衛武之

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
詩出于王風，而雅之詩則出于朝廷，大夫爾文王之
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于風者，幽風是
也。平王之詩見于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
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
國詩亦可降耶。

此卽采詩序詩因乎其地之說。愚嘗謂十五國之
風，當以十五國之音，釀之意爲此也。

商風辨

鄭樵

商之風。豈之檜。曾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終于匪風。思周道也。曾終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浮檜亂之治。一變而後見。商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于十五國風者此也。

蓋本文中子變可歸正之義

詩經

卷十一

經

上

商魯頌辨

鄭樵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閼宮曰新廟。奕奕奕斯所作。蓋奕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王延壽等又謂魯頌是奕斯所作。商頌明言正考父得商頌十六篇于周之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脩行仁。政其大夫正考父。策之而作商頌。此蓋出于韓詩。以商頌出于春秋之世。故爲此說。爾當漢之時。詩之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抵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小序爲正。

大雅小雅辨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此說本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雅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愛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諷文王在上祇願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四始品目

程大昌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卽至商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必加損也先簡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而大小高下之辨起於其間夫頌愈於雅康宜其減畧倍乎雅加于風二南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而左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雖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詩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小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則國之稱則夫子問黍離于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侑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辯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凡此皆始于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是善傳會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者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皆命也詩之與

命○謨○之○興○訓○體○同○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
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
故○也○是○故○秦○穆○之○昔○上○同○湯○武○文○侯○之○命○秦○配○傳○說○
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于○名○耳○至○于○詩○之○品○目○獨○疏○統○
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又○曰○學○易○其○要○于○玩○象○學○詩○其○要○于○玩○體○故○王○之○
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尊○之○頌○非○褒○君○也○體○本○頌○
也○詩○體○自○殊○非○惟○重○于○風○頌○高○于○雅○也○審○如○是○也○
王○國○侯○國○各○有○風○而○天○子○諸○侯○各○有○頌○矣○周○平○王○

詩○列○于○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詩○列○于○頌○不○

失○為○諸○侯○之○卑○被○謂○聖○人○降○王○國○而○尊○諸○侯○陋○矣○

愚○毛○詩○臆○辭○篇○以○尊○之○有○頌○也○泮○水○思○樂○差○履○鎮○

京○闕○宮○唐○穆○登○崧○赫○怒○崇○文○樓○秋○功○固○自○冠○頌○者○

而○上○之○降○也○陶○王○尚○列○于○雅○平○王○抑○而○從○風○竟○成○

中○之○詩○不○復○知○有○君○父○貶○而○之○風○不○成○其○為○王○也○

最○隱○公○之○世○定○平○王○之○世○詩○亡○而○春○秋○作○或○以○此○

天○

論國風

曹學佺

大序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名分也風則十五國風
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成故曰風思按風爲八卦之巽深入
于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諷上皆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本必專
刺乎上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
在于諷諫開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昔奏樂
工執藝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于王道衰禮樂廢
政教失國興敎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
說卽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
之音哀以思各錄于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
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爲正風幽十二
國爲變風似失之遠矣夫幽係王業根本周室之所
錄興也豈得爲變乎叙詩者因二南在前故幽不宜
與列國幽而以之爲變是亦及本還源使民德歸厚
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事
卽乖而風俗卽敝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

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于例不相悖耳

古今詩論卷之四

卷之四

十三

論雅

曾學全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持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先儒謂之正。自六月以下。謂之變。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謂之正。自民勞以下。謂之變。然以今考之。正小雅。燕喜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登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

古今詩論卷之四 卷之四 十三

時世則有不可攷者矣。愚按朱子此論。較諸先正頗為明悉。然謂變雅之事不同。而以其聲附于二正。似亦未有顯據。且怨誹不亂。去歡欣和悅之聲遠矣。又安能強附之耶。諒謂小雅多載臣子事。間有及人君者。則亦人臣之祝其君。以答休戚者也。大雅多載人君事。間有及人臣者。則亦君父之勞其臣。以開勸美者也。風有正變。而雅亦有正變。如國之始治而終亂。俗之始厚而終薄。則之始和樂而終傷悲。音之始平聲而終轉聲。皆相因而不得不然之勢也。如此則臣

成其爲治亂之臣。君成其爲治亂之君。而正變歸于
二雅。不必以聲相附會矣。請贊諸高明者。

論頌

申學仕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奏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
之。按頌而曰容。猶廟而曰貌。爾故孔鄭二儒云。頌之
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廟之言貌。以處者下可得見
立宮室象貌之也。

凡經史有刺。爲褒爲善者。有甚踴躍詩之有頌。洵
以昭揚前哲。尤以引掖後王也。然蓋若今世之碑
志墓銘。無爲其頌矣。

古今詩論

卷十一

論頌

申學仕

詩序辯

程大昌

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聘。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槩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機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齊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按。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日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鑒空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末。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賦者。其體制止相因也。經秦而兩陳。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欽其便于討求。遂釐

別諸片各置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辭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此可得而言者。然也。

夫子刪詩。取其合道者存之。不合道者去之。二語最確。馬端臨曰。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出于傷財。困役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桓叔叔陵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之口者。則可錄也。噫。盡之矣。

詩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程大昌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則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商共題凡十有三車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國如此非夫子偶于國古今談詩卷一

施爾奮曰詩出南字可謂撥火寒灰夫然直斷爲無國風是又滅火也左荀史遷猶爲近古豈真說創風名在子貢與師乙論聲歌明曰宜雅宜頌宜風宜南今逕以風易南何哉毛氏據太史公四始之義分風雅頌爲四詩愚意雅分大小總一雅名今當以南字冠二南篇首以風字冠十三國篇首於四始之義斯得矣

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

程大昌

春秋臧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雅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聚之用鹿鳴。卿飲酒之笙。縣。庚。鵠。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翬。季札觀樂有舞象。則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則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晉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幾闕。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藏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鍾命夫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承取以傳。尼其數孔。類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罅誤不待料而白也。假設其時。祇以廣取爲用。乃

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儀。及覆討寃。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于制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此予所以敢違諸說。而斷以爲樂也。

歷歷無遺

論詩亡然後春秋作

鄭 熊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齊，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彙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愚解在四始而曰詩亡，蓋王降而風正，春秋王不稱

詩人，蓋論公季十一

卷二

天之側，非謂其體之本風也。

論秦以詩廢而亡

鄭 熊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妃妃夫婦祗席之秘，聖人易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彙彙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撝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怨而不敗，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原詩

蔣德瑛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號有性即不能無情有情即不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蓋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孤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辨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實教化勸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褒貶刑政鄭康來燕衛趙齊辟則詩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真詩是故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傍書史其法不局四聲而宮商角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數書禮春秋之用而竟象深微思遠路斷於經外別爲一宗故揆在于涵泳反覆徐而識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是夢境而或弄小序而應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蘇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肅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于子夏所稱美如而如曹瞞父子顯出而霸駿壇可歎也此孟子之所謂詩亡也夫詩何嘗亡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爲詩而詩亡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爲賢至緣時日而巫矣廟

古今議論

卷十一

松之詩玄鳥那爲玄至房中而香矣朝會之詩卿雲爲華至栢梁而衰矣選守之詩翁河爲九至振子而費矣頌美之詩康衢爲泰至唐虞而歸矣諷刺之詩椒聊爲微至五噫而露矣謝別之詩燕民梁山爲吳至河梁而沒矣陸生之詩懸蟬爲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獵之詩吉日爲允至上林長揚而佚矣閨怨之詩白華承露爲厚至團扇而輕矣從軍之詩楊柳用雪爲植至鼓吹而奉矣都會之詩商邑爲壯至三都而無矣宮室之詩斯干爲範至景福而腐靈光而詭矣此皆后之工于詩者而現下此者乎然則詩遠亡乎曰不亡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沿宋唐拾晉魏倚漢規揚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皆襲也取青瑣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伸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贗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泠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蓋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于聖教之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失之故隱躍心日間以爲天

地鬼神之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循
 靡古差有可觀而所以情其性者則晉唐爲甚晉以
 老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子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
 詩取士如今之時義裕矣既熱不後知聖賢爲何語
 後之詩沿此兩派而奔軋周召尹吉之意亡矣乃欲
 其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唯商
 賜妙悟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已論聲歌則曰
 寬靜柔正者宜頌廣大疏達者宜女恭儉而好禮
 者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南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已而動者也知所治性
 而後可與之言詩

善說詩

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林德誨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附會訂閱

奏秋論 敬恭傳序

范 宰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棄倫攸數絃遺基
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扶災因釁而作民
俗榮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寢寢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誦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敬恭傳序

范 宰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誥諄諄聽我藐藐屢霜堅
冰所繇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繼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詩文王
之道衰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

古今議論卷二十一

敬恭傳序

范 宰

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邢君所以明其
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
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
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貶隆華袞之贈片言之貶
辱遇市朝之捷德之所助應殿必中義之所抑難貴
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濟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範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
有三而爲經之旨藏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
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垂左氏以繫春秋爲愛君
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
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解夫人爲
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
用禮是屏妾可得而略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
得而殺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使賢可得而害也
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

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經
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爲理。左氏雖而
富其失也，誣較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
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度身而已矣。
雖序較梁而左氏公羊具見其中，非卑舉也。

春秋論

呂大奎

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
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
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
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
權，而夫子乃因權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
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
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出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
乎義理之當然，是故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
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見韶樂
聖人之所以告願淵者，不見諸用而爲其說于春秋。
此皆一切舉妄之論，其大要皆至于以禮樂賞罰之
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
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
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局也，故所用者時王之
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于修春秋之時而竊禮

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義于詭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

春秋之作。謂以權自予。固誤。謂以權予魯。亦非。魯老泉春秋論。謂天子之權不在周。夫子不得也。而以予魯。其言曰。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公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

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

王

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予其子孫。所以明見思周公之意也。用桓之亂。夫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之予魯矣。是說也。似之而非者也。許子適先生春秋論辨云。周公雖聖。不先文。武王雖不肖。不丁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理之必不然者。曾謂孔子爲之。

義子王

下論諸書卷之十二

王

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雩。門之兩觀。不當疑其僭。而季氏者。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僭。周季亦可僭。魯人僭之。無不當議其僭。然而魯也。忍也。夫子且忙。祭而不堪矣。則非與魯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魯不能有也。周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天子之道。而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之子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矣。病而不可解。禹之禘也。湯武之放而絀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錫之而不疑。天下後世且安之。而無議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爲。皆以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所無之事而已。

世變論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大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於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二變也劉知幾云孔子通史始于堯典終于獲麟蓋春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下懼也已弭矣用春秋經史一由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過之四十九年而無役一毫振起之意聖人于是絕望矣薛是而上則爲西周縣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于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交身之俗儼然與晉侯爲兩伯矣春秋而太未強然猶未至于霸位也蓋至于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執其君齊自是爲兩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衛國之政盡在三家則魯如齊旅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穆

之後晉國之政在六卿而趙鞅韓宣惠斯爲諸侯之新已其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齊而奔走于偏下方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域爭地者日以侵擾而無一息寧矣欲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被其世變爲戰國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會于比杏合天下而聽于一邪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十九年盟葵丘安中夏獲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末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同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而無伯者十餘年三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于是

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盛威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虞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川齊桓召陵之典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難曰再王夏盟而晉之會諸侯錄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而後諸侯無主盟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猶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末有名字也。于後則名字著于經矣。無職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末有書字也。于后則有生而名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偕天子于後則大夫偕諸侯矣。始也大夫偕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邇之

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公之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于輪趙魏之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春工正月辨

章演

春王正月從胡傳之說者則主是時冠周月從陽明
之說者則主改時改月訖無定見合二說論之若以
胡傳爲是孔子雖得遂其行憂時之志而實已冒平
生今反古之愆若以陽明爲是孔子雖得違手擅改
正朔之罪然武王周公何有于飲若昊天撤授人時
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愚竊以周之時亦未改月亦
未改其以千爲歲首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
朝賀者以十一月爲首耳至若所以順天道授民時

古今圖書集成

卷十二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references. The references are listed in two columns. The first column contains references to books and articles, and the second column contains references to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The references are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author's name.

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爲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月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爲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俱有明證。用列于後。以備攷焉。

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于寅周建子雖收歲終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于丑春豳豳未改時月夏正建寅不必論已嚴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太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卽此親之饗
元祀王視而止云十有二月固允穀以建丑爲歲首
而其時與月終未改也書證未改時月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諄訓成王而七月漣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爲夏至七月也其果然歟蓋水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蓂莢于四月蜩鳴于五月霜降于九月蟄蟄于十月雖欲不謂爲夏至時爲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仰爰之時月乎蓋周正建于爲天統是特改乎歲爲耳其與爰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

古今圖書集成

朱子

100

月棲棲戊車孔傷四牡騶駟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聚收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酉不可以興師而八月日食卽爲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鄭玄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

自明矣。時未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于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若爲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卽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如中春書擊土鼓飲郊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紫仲冬斬陽木仲夏斷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于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

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二月矣

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

書之春非卽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

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教政刑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飲之觀于

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

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水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水三其度春始治鑿若周果改月則

十二月爲夏正十月矣安得有永可斬也若周果改

時則建子之月卽爲春又何待春始治鑿也或曰先

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

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斯言出于雜記宜亦可徵而

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

待辨也況七月而禘乃云孟獻子之所爲則獻子之言

又安足信哉禮記未改時月

此辨歷歷有據而主陽明之說者獨多茲詳附諸

家辨說以伸夏正之義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

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三

皇事不可考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旦近春舍于天

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

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當觀圖風七月之詩公劉

后稷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

候此皆占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

周禮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合月而占星定曆

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

猶是也。朝賀與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月夏正。迄今不能易也。新魏皆嘗建正。唐肅宗亦嘗建正。未幾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元始于漢武帝。武帝改秦正。而用夏正。年號以紀年。湯武復興。豈能易哉。蓋殷周異建。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其明白。却制造于正耳。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爲春。爲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月。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爲蔡九峯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但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其實時不改。月亦無改也。其爲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寔傳。冬至陽蒸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以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其說之不一。千古以爲不決之疑。愚嘗求之。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建子之月。一陽所始。安在不可爲春。午未之月。陰

氣所始。安在不可爲秋。其于秋冬也亦然。且周禮有正月正。有正歲。周時二義實兼行之矣。是義也。曷從受乎。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春王正月之說。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余竊辨之。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爲從周乎。夫子作春秋。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正。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泰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

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秋傍引曲據。誣之子罕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盡于寅。寅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盡于申。申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從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相悖者也。且也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如此。則周夏時矣。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王季子

按春王正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或云以夏時冠。月先儒至今論者不一。而子安從曰。余從夏正而已矣。曰古今之說。從周正者十九。從夏正者十一。胡氏始用夏時。冠周月。以調劑之于獨何取于夏正也。曰詩書周禮所言時月皆與夏正合也。而春秋何獨不然。且若單用周正。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爲之。故如謂以夏時冠周月。意必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仍爲仲冬。正月爲三月。而時仍爲孟春。是謂孟仲夫。其倫又如夏五六月而在周已七八月。秋八九月而在周已十十一月。是謂時序乖其度。與先王平秋四時之義鮮矣。且夫子周臣子也。所修春秋。魯史之舊文也。以易世之時。而冠昭代之月。義之所不敢出也。然則時月俱夏正者。于義何居。蓋周建雖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不改。漢高祖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夏之曆數。魯史春秋皆沿夏正。亦遵周制也。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此曆數之類也。所損益者。此建寅建子建丑。尚白尚黑尚赤之類也。且若周禮孟冬

十月也。須來歲之曆。十一月建子。固有朝賀書雲之
事。而諸侯朝覲發號。施令。則俱在來歲之孟春也。文
如國公承喪。卽位。雖在本年。而紀元。則以明年之正
月。以此例攷之。則書隱公元年爲春王正月者。甚合
矣。

已上諸說。文成一味。偏執卽文格亦兩路。謂停不
如。祭鄭曹章四家之確有把握也。余按文成其轉
之最難通者。曰冬可爲春。夫冬可爲春。將昏可爲
旦。來亦可爲暑矣。而其最有理者。曰閏不改時。何

古今義言全卷 卷十二 雜論

二

待言行夏之時。不知四時一定不易。因建子曰周
之時。建丑曰商之時。建寅曰夏之時。其云行夏之
時。猶曰用寅之月。云爾。非謂周之已改時也。文成
謂天王正朔不容改易。豈上天時令反可改易耶。
愚因取晦翁告朔註。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
十二月之朔于諸侯。此二語。種種可爲夏正之證。
其曰季冬。則明是前歲十二月矣。其曰來歲十二
月。則明是以正月爲歲首。以十二月爲歲盡矣。其
曰古者天子。則明是歷代皆建寅矣。商周朝會頒

授朔於諸侯。二月亦猶今鄉俗或以冬至爲年。或
以臘月爲年。及外夷或以中元重九爲年。是也。而
時令月令竟何會改換乎。且以十一月十二月爲正
朔。其於正字甚爲不通。何也。九月皆有朔。獨正月
則謂之正朔耳。歷代曆數皆稱正朔。俱是以正月
爲歲首。卽商周建子建丑。不過以是月頒正朔耳。
何曾以是月爲正朔耶。識得一頒字。於行字便自
了然。

古今義言全卷 卷十二 雜論

卷二十二

古今議論卷二十三

林德謀采公案輯
關中 施有翼商訂閱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人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夫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喜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有笑驕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明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象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禁多鄉飲之禮象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養喪祭之禮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廢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或以

男男
女女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而無怨畏敬而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升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管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育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司馬遷禮書錯錄荀戴弗寶錄云此係禮樂總論下分疏者亦弗錯

禮從何出出乎未者也昔者帝王繼天而治質文相推而禮行焉蓋至周而大備故曰周禮其禮儀威儀三百八十五所以品節民用而銷綜官常者則曰儀禮二者聖人之經也至于禮記則或錄舊禮之文成述變禮之辭而其中又多儀禮之義故特謂之傳是禮禮者果何自而傳哉自夫河洛效靈圖書衆出鳳鳥秘瑞剛進功成聖人經世之具已幸于六經之文矣然韓起得魯見易象春秋始歎周禮之在魯孟子古今談論全卷二十三

是為禮記鄭玄受焉張之學為三禮說先王典章類綴之數各有訓政而離經殆合矣此漢儒傳經之略也且周官之考工記不類經文儀禮之王朝禮又多遺闕聖人經世之大典繁而不明是以漢武以為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世莫有傳之者獨劉歆知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述乃用之以輔養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乃不能用以致治他尚何說哉至于韓愈大賢亦苦儀禮之難讀而謂今誠無所用則禮經之不行蓋自劉歆章詁之而不獨壞于王安石素經之失矣逮于有宋諸儒輩出篤信遺經講明理學淳熙有俞廷樞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作丘葵訂二家以為成書吳澄集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而大儒朱熹則修復王朝等禮以喪祭一禮付門人黃榦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于是千載不完之責輒以累榦而榦亦允矣此宋儒傳經之畧也雖然傳經者傳其文也昔之言漢儒者曰註疏出而經義晦則傳經者既不免有病經之虞衍經者衛其道也昔之

言宋儒者曰議論多而成功少則衛經者亦未必致用經之效宋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當時有修復三禮創疏殷勤想篤只陳于上而情不獲行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體彙爲一經分列科試俾海隅皆獲誦習聖經之全以觀盛世之化將見敷錫之下下以率訓于皇極上以躬治于太和而諸儒衛異之功獲收實用矣

周禮

瞿景淳

王者之制莫備于周禮蓋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畫爲萬世之經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共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較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木既立然後從而增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卿九貢九賦九式之序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車旗圭璧梓匠輪輿高績卑墮之法魚鼈之微至纖至悉無不畢具而意之所在雖六卿各分其職而太宰得總其權維時道洽政治四方無虞固本于關雎麟趾之化而法度之維持者亦不可誣也故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仲長統亦謂周禮爲禮記之經皆有見矣若攷其時則賈公彥以爲六年所制得之而鄭衆謂作之于豐者失矣挾書之律既除河間獻王得之李氏乃始入于秘府劉歆見而重之鄭縱杜預各爲疏解乃編授于諸儒卽設位言之謂之周官卽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劉歆嘗奏置博士弟子兵荒武帝嘗欲設學官而爲羣疑所沮其與王制不合者蓋于制之

官出漢儒叔仲之餘。與朝書不同者。蓋孟氏之論。在諸侯去籍之後。冬官之屬。難見于五官之中。要之本全若強續所不類。猶以羔補狐。以縞補緇。適所以致疑。凡可疑者。皆此類也。五官之缺。如音夫司商之類。本見亡于秦火。若強以爲全。不知儀禮所載。國語所錄。自足以相證。凡所聞者。亦此類也。設官分職。周書聚其繁。周禮盡其詳。因事以存名。要之分攝者。多因不一。一求備矣。遂入匠人。一以長言之。一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便民爾。內

一八黃論卷之三 禮制

宰之掌。固有寺人女史之屬。凡奔走趨事與教法之備者。皆其爲之。宰特主其職耳。而六官煩御祿獻。諸爵佐后立市。皆禮之宜有者也。豈若後世之婦。無功而祭獻不聞者乎。三物之法。求其德行道藝之全。卿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便各以教其所治。登其夫家之衆。家三年大比。賓之于王。所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而亦未嘗求傳也。豈若後世之狗名取士。而行業無關者乎。屬民讀法。非授也。于民衛親。故教彌敷。而民日遷于善。

矣。墨人五布非苛也。抑其逐末作之務本。而民浮。自消矣。以國服爲息。如農以粟。木工以器。械雖所有。以爲使。非稱貸以取償。亦何近利之有。賈田寧千載。師者蓋吏爲縣官所需。而非商賈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爲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賓客屬于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畢則降而肉袒。諸刑屬之司寇。所以威懷諸侯矣。玉府共王之獨用。內府待邪之大用。亦猶古有世藏。而豈以致之四方乎。三公北面執壺。后致飲而降。賢醴原其禮意。自備而盡。謂不與尊敵乎。內小臣之掌。蓋覲族之在四方。昏姻之所往來。固以君命行之。非外交也。蔡氏之所判。蓋男女昏姻。以時娶乃爲配。奔乃爲妾。嫁禮之設。非恣亂也。夫聖人周天下之慮。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無一而不講求。無事而不精備。彼林孝存十論七難之語。何休六國陰謀之排。不見爲此書之累。自取侮聖之罪耳。後世行之者。如策竊之新莽。固禮之所必誅。而堅辭之安石。不又深病乎。太宰之規模耶。

一八黃論卷之三 禮制

周禮

註景淳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矣。而復有九賦者。蓋九賦所貢出于農圃。藪牧工商。嬪婦臣妾。閭民乃任民之稅也。九賦所徵出于邦中。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是乃任地之稅也。然地之所供。何莫非民之所出者哉。既曰八統任民矣。而又謂九兩繫民者。蓋統曰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幸史。禮賓此以治王畿之民也。兩曰敬長王吏。師儒宗友。此以治畿外之民也。然兩之所繫。何莫非統之所馭者哉。卿大夫

以正月頒法是亦足矣。闕師每歲二十五家讀法二

十餘次。蓋中人之性。常必有過。彼其異日將有賓與

之期。故以讀法書德行。道藝孝弟。姻睦敬敏。任恤之實。正所以寓閭閻之術也。雖繁數何厭哉。師氏賦三德三行。亦已足矣。保氏既教以六藝。又教以六儀。蓋世祿之家。鮮克緜繇。彼其異日將有任子之用。故以儀妻責之中。和孝友。勸客中。禮歸來。比桑之學。實所以運玉成之機也。雖嚴密何過哉。吾聞父母仇不共天。兄弟仇不同國。今設官和難。其先動禁其怒。聞

若相悖矣。不知先王重民物之命。惟欲撫撫無臂執無兵。故爲此制。且辟之朋仇。可以釋。不辟則法可以執。亦足伸孝子之情矣。豈若唐人議殺汪黃之忍耶。吾聞野鷹惡無禮。蜺蜺淫亦。今設法雖有限。以仲春會以途次。若相違矣。不知先王行多婚之政。不忍男有嫁女有怨。故爲此制。謂凶喪不可爲悅。納采不能賀迎。是亦存烈女之節矣。豈若鄭人桑間濮上之淫耶。以田獵言之。所謂春蒐夏苗。敬備冬狩。以講武是蓋鄉迷之民。賸遠近而量征。或春蒐則夏不苗。或秋

獨則冬不狩。但言其名。當如是耳。豈必盡致于司徒

而聽教于司馬。以廢農業哉。以祭祀言之。曰天神八

變地祇六變。人鬼九變。以致物是蓋樂舞之致達洪纖而皆格。或六變而致。祇不致物。或八變而致物。不致神。但言其理。當如是耳。豈必毛鱗在鬯。沼而介羽在臺池。以獻奇饈哉。泉府有收息之令。蓋謂先王既不禁商賈之務。未亦不從民以趨末。敎王安石借此爲名。而行青苗。乃神宗之能臣。三王之民賦也。山澤有虞衡之征。蓋謂先王既不爭民之利。亦不縱民以

趙利彼夷吾假此爲辭而與鹽羹乃桓公之功臣三王之罪人也。王府供玩好賜予之用非瓊林大盈之比也。蓋九功九賦不人王府若獸魚之皮毛筋骨則入以爲賜予玩好之需。遂帥之野職野賦則入以爲佩服貨賄之用。是欲有藝入有經。果後世私藏之可並論乎。太宰宰百官兵衛之事非丞相職衛之比也。蓋小宰司會分理財計況呂俊華掌兵必宰臣而後登召公雖制命必兼卿而後行是道有察法有守果後世宰相專權之可彷彿乎。

自漢除挾書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千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千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因以上諸秘府維時李官士額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營然求所以相勝一有異聞隨聲舉詆漢武帝以爲讀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于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歆乎天命乎朱仲廉氏曰周官布茂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古今論衡卷二十三

蓋至是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海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宰與治教政刑賾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于天下。故世儒識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有又網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爲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說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染人地官有敢人以至巾車司裘司弓矢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筮未嘗亡而敢見千五官之中也。澄之爲書歷內史司士千天官麗

次司樂諸子于地官。麗封人牧人于春官。麗衛牧司
隸于夏官。麗司獄司稽于秋官。而縣師屬人等職則
以爲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實未嘗缺也。
主樂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渙。主吳氏之說
則參天夫倫而意義乖析。矧舍廷棟之復古編王夫
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適與之
論議其不爲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
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
于獲麟距應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于

一八義論全

卷二十三

經義

伯之訛皆因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
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
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于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
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
之論禮經以爲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于數千
載之下。乃欲復已去之籍。輯煢煢之餘。而以已意爲
之傳會。是其智有加于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
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爲之也。嘗觀周經一書
纖悉具備。自天官太宰以逮于雋氏梓氏自八典八

則以逮于草木昆蟲品式條貫布濩流行而淵然湛
然者。寔充塞于其間。備差至乎也。何與天官。鉅細一
也。內政至密也。何與于太宰。官府一也。馮相保章司
天也。何與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于夏
官。兵農一也。山澤倉廩民所需也。何與于司徒。富與
教一也。自姬公制作之後。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
錄略而六幹五均託名于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
而青苗市易藉口于國服。蘇轍用其五六而不足以
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述

一八義論全

卷二十三

經義

用之猶曰無益于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數其
精禪于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
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
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而中今之授詩也疑者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
古之教也。

制疑扶輿一無附著

周禮工官各官嗣焉。漢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帝夜
得。是以考工記補之。幾乎考工記豈周書也。按書周
官知言上云。考工記。孤次言六卿。以及九牧。一無
言及百正者。考工記之首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
焉。說者謂六卿之職。百工居其三。故正卿可提之職
也。其說始於鄭氏。其言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
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既曰處其二。是百工者六卿
中之一卿也。而又以百工爲司空事官之屬。則又不
得爲六卿之一。乃司空事官之屬耳。其言自相抵牾。
如此。且工之說有三。有以工名官者。如命垂作共工
是也。有以工爲事者。如書允釐百工。工熙哉。是也。
考工之所謂百工者。止于器曲面勢。飭五材。辨民器
是也。子夏孟子之所謂百工。非書之所謂百工。與舜之
所謂共工也。鄭氏不知其異。又爲之說曰。司空掌營
城郭。建都邑。立宗廟。社稷。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
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其說蓋以共工即司空也。夫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不止于監百工。况百工

者。特四民中一民耳。執謂司空之職在于監百工而
已哉。有虞之時。首命尚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
則知司空與共工。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之說。何疎
戾。一。至是耶。竊意六卿之外。自有共工之職。不然。則
百工各以其事分屬于六卿。若正人當屬于春官。弓
人矢人當屬于夏官。夫舜之命官。工虞與職。今周官
以虞衡屬六卿之屬。則工亦當分屬于六卿矣。
自當以周官司空爲正分屬六卿。終是兩職。

論儀禮禮記

朱熹

儀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禮記要兼儀禮諸如冠昏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或不然如禮記所謂天高地下大句漢儒安能到此

禹端辟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又曰易本卜筮之書也以人知歸十翼而不勝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人知誦戴記而不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所以不過汗房